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3B8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二)

〔明〕譚希思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一

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二)

〔明〕譚希思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大政纂

要六十卷》提要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景泰二年辛未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二月上皇在南宮

上幸太學

南京翰林院學士周敘言臣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廢者我太祖太宗以暨列聖臨御恪守一道皇上嗣位正天下臣民仰望治平之時宜復午朝之典加宵旰之勤常思曰上天玄遠何以格之陰陽和氣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親奸邪小人何以使之遠兵戎何以整刑賞何由當寇盜反側何由平今日黎民何由安正統之仇何由復夷虜之禍何由息經筵之暇每日一二次賜左右大臣以及近侍之官講論前所云政理以綿宗社以福蒼生上以周敘所言稱旨令禮部申明前詔凡朝廷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敕御史陳綱巡視兩淮鹽課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五

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按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開鹽課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今其官非閒茸不職不除是驅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亦且勞事事之勞也如絲然混之

多手理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徧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議察如迹奸宄不欲舉纖芥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禁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省官誠獨於諸產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絕弊剔蠹清源決流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選補廉吏其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墾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爲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而於邊中粟已卽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聽竈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縮贏代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二

解分地之禁中國一家恣聽其所往惟嚴通夷之禁則上之開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而富商大賈末由操利權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竈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充差繇以優之鹽可通賈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附于謙謙愛之時李賢應陞嫌本部與王直並謙亦以文曜薦何文淵同王直爲尙書並有寵復阿附之

周敘請復御門奏事之規不從

時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卽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榷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侍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肝膽不從案邱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閒有早午晚三朝或再馬誠以自古禍亂之階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詔捕鎮守內官陳海

海以鐵劍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故捕鞠之時又有司禮監高顯情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大理寺丞薛瑄致仕命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會試考官取中吳匯等二百人

三月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柯潛劉昇王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鵬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吳匯等二十三人改庶吉士是年讀卷高穀列工部尙書石璞後閣體猶未重也廷試王越卷爲風飛去上復給卷足成之云墜於朝鮮次歲送還上喜擢越御史

夏四月上皇在南宮

文選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十策

賢言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闕道有司利病生民休戚軍務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忘其愚陋敢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勸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曰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四

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畱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愔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專心致志居敬存誠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自無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令主未必不由好學以致之也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虎賁之規位亡有官師之典依几有訓誥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周廟有欽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內外交養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願陛下摠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禁欲則意誠心正矣三曰戒嗜慾臣聞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戒成湯曰不迨聲色不殖貨利周公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張繡古作大寶箴以戒唐太宗范祖禹講五子歌以戒宋哲宗人君能受人臣之戒者天下以之而治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願陛下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是以古之聖賢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庶幾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獎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中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必欲心得其職非務學不可願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情悅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其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者此以聖明望其君忠臣也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此以庸暗待其君奸臣也留心省察嚴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矣五曰慎舉措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

準一失其當則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矣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特伯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頓一笑況見諸行事舉措豈可輕動哉願陛下試加畱意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卽止又望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人君旣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大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節儉臣觀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六

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之治不可尙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唐太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奏而止宋仁宗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色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尙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賊寇驚擾人民尙未寧息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服食器用必須減省以蘇民力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乃可以轉禍而爲福商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不滅仁宗久旱不雨而密禱卽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

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震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罷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厥人君修省何如耳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各處奏來災異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惻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矣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正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眞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七

旋踵而遭大慘者薰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率皆畏慎恪勤但陛下一日之閒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誠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播令名於無窮矣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降自後世西漢尙忠厚東漢尙名節雖所尙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宋之士大夫有三代之風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有戒欺誣之詩眞宗有疾奔競之詩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尙清廉也願陛下取法於宋戒欺誣疾奔競貪墨抑僥倖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同故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也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於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八

年可也十策既舉萬目斯張由是明賞罰辨邪正振紀綱勵將帥修政事攘夷狄開壅蔽敬大臣特舉而措之耳惟陛下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之望幸甚疏入詔付外既而給事李侃以災異陳言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院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寬見賢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宦侍爭拾爲圓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云尙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頓顙勻圓奪天巧朱雨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襦半墮羅裳綴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

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止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

人時雖未及上京師傳之

淮徐廬鳳諸郡饑都御史王竑發廣運倉米振之時民饑河南山東流民殍至死亡者不可勝計且相煽爲盜竑蚤夜經畫大發官廩及勸斂富人出粟厚振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所儲尙富然乃儲京師用有內臣及戶部郎同主之竑欲先發後聞主者有難色竑曰民爲邦本民窮至此吾恐貽朝廷憂故以權宜發倉不從儻有變當先殺召變者以謝眾怒然後請罪於朝主者從之乃大發倉振濟近者日餌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九

以粥遠者量給米流徙者給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二十九萬餘人醫活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瘞埋者三千三百餘人於是居流之民安堵立生祠以祀竑或集爲錄曰救災傳

詔以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世襲陝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鑑振濟之

陳恭請設柴炭夫

先是以山西民艱減免各郡柴炭夫尙書陳恭言有誤國用請更添設詔會廷臣議尙書王直等言今邊事未寧民困未甦寬恤不暇焉可再勞恭既以爲有誤國用乞敕工部大臣往代之使定立課程不至缺欠上曰恭止理柴炭而位尙書

何不體朝廷恤民省費之心而妄欲添勞人力邪其毋庸代第以卿等所言降敕切責之

五月上皇在南宮

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陳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河北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要地北平爲京師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

命副都御史軒輅總督南京糧儲

諸臣累請使虜不許

時瓦剌脫脫不花王遣使進馬及送回使臣高能等來朝奏討使臣以通和好上不欲遣使吏部尚書王直戶部尚書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

瀛禮部尚書胡濙各疏言遣使通番行之已久若一旦不遣虜情懷愧邊釁遂開況今邊方士氣未振兵備未舉倉廩之糧尙乏瘡痍之人未甦若不遠慮深謀遽欲出師討罪恐非萬全之計惟皇上愍邊境艱難念生民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俯徇遠人歸化之誠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敕在京總兵總督等官操練軍馬修飭器械嚴爲守備庶在彼無可執之詞在我有豫爲之計上曰卿等所言固是使臣不遺朕意素定矣

六月朔日食上皇在南宮

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言今春土星入垣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旦豈無故哉其必紀綱不振法度縱弛而致之也伏望皇上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君臣同心務敦實行則天

變可消又往者星變大臣求退者朝廷未允或當退者曰恭

班列今乞將臣先賜黜罷則如臣之濫冒者亦必自省知愧

退位避賢然後慎簡才賢以資任使庶能召天地之和來太

平之效也因具陳三事一建州朱顏野人安置海西等衛皆

我遼東藩籬赤斤蒙古沙州等衛則我迤西藩籬昔太宗欲

征瓦剌必先遣使迤東迤西厚加賞賚以結其心故我師之

出瓦剌遠遁及正統以來瓦剌漸強東併諸夷西結諸衛以

徹我之藩籬所以屢爲邊患今宜遣使厚齎金帛撫慰迤東

迤西諸夷俾令去逆效順革心向內則也先必自生疑忌然

後選將益兵據守邊地則不爲其所窺矣一在京軍職取其

應襲兒男旗丁取其當代壯丁赴營操備矣今又行取餘丁

盡括差操且京師之人無田產主業不過蠅營餬口兼補貼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一

軍裝今無一人以理家業可乎乞將應襲及當代壯丁常操外其餘盡行釋放生理一王振專權之日奔趨於門者非止一人及振誅夷之後傾詐之徒欲陷人重罪輒指爲振黨致令無辜受害者甚多乞敕法司自大赦以後有指王振之黨告訐者悉皆放免庶獄無枉濫詔悉從之

李賢上戰車議

賢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具木馬惟能拒馬不能避箭按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槍是也中興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置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刃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各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方共十六餘里行止自由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車馬糧草輜重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近前則火礮齊發奇兵繼出遠遁則我勢益張我威益振矣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鷓鴣車李賢余子俊邱悅皆陳車戰之利豈亦未嘗試歟

盧忠有罪伏誅

上皇在南宮忠爲錦衣衛指揮安言告變上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策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五

三

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命兵部侍郎揭稽巡撫廣東

議內蝗命大理少卿陳詢巡視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于謙子冕爲府軍副千戶

先是武清侯石亨薦冕詔召赴京謙辭不允至是冕至謙言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貴顯臣豈獨無是心哉但方國家多事之秋宜以公義爲重不當顧有私恩伏念臣才乏寸長官躋一品顧已乖於清議敢重冒於殊恩況臣男器非遠大名位得祿非所能勝且亨不聞舉一巖穴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之勝顧乃薦臣之子於公義安在況臣叨掌兵

政選法比以軍功妄報者多不准理所以杜微倖革冒濫也豈宜臣之子而冒官賞乎仰祈聖鑒令冕回還原籍庶上不玷朝廷之名器下以協輿論之至公而臣亦免非分之責奏人不允授冕是官謙又辭不允

京師地震

反賊趙才興等伏誅

才興僧人也以妖術惑眾作亂

任宣罷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侍郎劉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

洪奏臣既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而姪能爲都督同知信爲都督僉事俱參將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官至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理宜知止乞賜臣休致以終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五

三

餘年或將俊等分調別鎮上曰洪父子受朝廷委託宜悉心整飭兵備不必遜避

河決沙灣堤

初以沙灣堤決水皆泉注徐呂二洪漫漶敕右副都御史王暹處置至是暹上言黃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國其所經歷之處自陝州以西有山陝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國朝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梁北相離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其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河灣入海止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漕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等遵聖諭自黑洋山東直至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

南可令副都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濬從之監察御史陳綱言江南漕舟俱從江陰夏港並孟瀆河出大江遡流三百里抵瓜州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在常州府城西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縣正相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二處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用疏濬北新河須二十萬夫白塔河須七萬夫可就宣德間曾於白塔河治閘潮漲入閘則土沙積塞潮落啟閘則運河水洩今可易閘以壩章下工部覆奏綱言可行當以蘇松常鎮揚淮共事上以未經按視令移文尚書石璞措置

何文淵爲吏部尚書

八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古

禁約私鹽

戶部奏比者召商於各邊納鹽糧而應者絕少蓋因私鹽多而官鹽爲之阻滯請禁約之遂上所禁事條一各處竈丁多有通同該管官員不將已煎鹽顆入官而私賣於人今後務令逐季催督足備年終類奏如有逋負於官員考滿之時罷俸追完方許赴部一官私舟車往來俱令巡鹽巡河御史等官嚴加搜檢如有夾帶私鹽則人坐以法舟車沒官一鹽司官吏於收鹽之際多倍其數及至放支受商旅賄賂亦倍其數其批驗鹽引所監掣官員亦圖賄賂苟爲文具不行究竟宜令巡鹽等官嚴加伺察犯者謫戍極邊一起運南北京官鹽及商旅賣鹽南京於龍關批驗所掣過赴江南門報名南京戶部委官覆視果無夾帶私鹽方許入城北京於張家灣

批驗所掣過赴崇文門報名本部委官覆視一淮浙長蘆運司所屬多係濱海不產五穀鹽禁既嚴恐貧乏竈丁生計艱難今後除煎辦本家課程之外果有餘鹽許送本鹽課司交收卻於附近有司官倉給米麥以償竈丁淮鹽每引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四斗一各處鹽場原山場淮場拱採柴薪燒鹽近年多被橫豪侵占宜悉還官如有怙終令巡按御史究治竈戶有缺或於有司僉補或於見在竈戶多者分補一商人支鹽賣畢即將截角退引赴官告繳封送各鹽運司通類解部若愆期不繳鹽司移文追問上曰鹽禁不嚴恐官鹽爲之阻滯禁之太密恐細民艱於度日持禁者尤須斟酌而行復午朝舊制

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奏內閣係掌制誥機密重務衙門近侍之職莫先於此永樂初年本閣官員凡遇聖上視朝立在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已爲定例近日因與各衙門官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官雖品高皆立西簷柱外獨六卿序立東簷柱內遂使內閣官無地可立此係朝儀不可不辯昔孔子在宗廟朝廷亦便言誠以禮法所在政事所出之處不可不明辯也又臣等叨蒙皇上擢用同知經筵事會講之日班或列於六卿之下恐觀者笑玷辱此職自臣等不才始也又每午朝進近御榻奏事臣所奏多係制誥機密重務理不宜在五府六部奏雜事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古人大射之禮尙且如此況於聖明禮樂文物之朝內閣經筵神明制作之所可以苟乎詔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官東西對立經筵日同知經筵官序於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尚書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侍讀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高穀言賢才者輔世之具務在得人薦舉者用賢之道尤在至公朝廷之於賢士既試以文學復察以言行是以官得其才稱其用臣見侍講陳文檢討錢溥俱由進士出身授職翰林讀書待用積有年歲文學問老成行止端謹才可以任重而致遠識可以應機而達變設使擢居在京堂上或藩臬正官必能盡心於所事溥學問通敏性質和平有博覽之才可以備顧問有勤篤之功可以資講讀設使得侍經筵必能裨益於聖學臣既知其賢理宜薦舉古人云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曰蔽賢蒙顯戮所係重也伏乞聖斷不拘常例將各官隨才任用使得進職以圖補報疏聞命吏部授以相應之

明大政彙要

卷二十五

六

職吏部請令溥侍經筵而擢文方面故有是命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撫江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爲人謙恭謀慮深長征輸有度屬郡有荒歉卽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及各學校祠宇橋梁河道一切修濬盡取諸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役科擾人爭爲立生祠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屬曹盡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出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云

九月上皇在南宮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李匡奏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約臣合攻草塘苗賊及至

彼而來已班師致被賊眾輕視孤軍遂來拒敵臣督軍奮勇力戰斬首四百餘級賊眾敗走臣思來違約非欲陷臣死地實將損誤軍馬幸賴朝廷威福大破賊眾全軍而回部因勿來挾奸玩寇總兵官梁瑤同惡相濟乞治其罪詔令來自陳至是來奏匡欲臣合攻草塘臣以爲必須清平平越疏通然後可進故不從其議及臣圍攻香適山寨匡欲來策應臣止其來匡又稱四川軍士守備年久要先放回臣亦不之允匡銜臣累沮其意以此加詞攻毀上曰來匡各逞私忿理當究問今且令用心整飭邊務再互相訐搆不宥

詔誅大同老卒吳淮等

明大政彙要

卷二十五

七

時淮等訟定襄伯郭登承救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尙書少保謙糾言昔齊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以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目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上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畫無法制大同豈復有軍哉

昌平侯楊洪卒

洪鳳陽人自少武勇由百戶積邊功累進至昌平侯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奉命備禦宣府最久號令嚴肅士卒精強虜寇臨邊輒夜遣人劫其營虜甚畏之曰以我兩人不能敵宣府軍一人蓋一時邊將之能振兵威以懾虜心者莫比亦頗知

好文事嘗請建宣府儒學以教武職子弟至是卒帝聞悼憫不已遣官賜祭葬子傑嗣四年薨無子庶兄俊嗣七年坐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坐父俊以嫌誅失侯謫戍後復指揮同知

廢廣通王徽燂陽宗王徽燂爲庶人

先是湖廣武昌州民段友洪等十餘人投入廣通王徽燂府爲家人導王不法友洪父洪山復以妖術進友洪又言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善相術引以見王利賓言王有異相當主天下且言當於去年六月起兵否則不過今年五六月當軌據南京登殿王悅其言遂有異謀以金造羈玉之寶銀飾靈武侯欽武侯印二改元玄武作敕書分遣友洪蒙能陳添仔等並齋印幣等物封都廢寨苗首楊文伯爲靈武侯天杜寨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太

苗首苗金龍爲欽武侯及以銀牌賜橫嶺苗首吳英頭等誘使起兵三五十萬八月初旬來并攻武昌諸處文伯等不敢受友洪齋以歸爲鎮南王徽燂所執能添仔等尙招誘諸苗未歸巡撫湖廣右都御史李實以聞敕遣監察御史劉孜錦衣衛指揮盧忠與鎮南王與湖廣三司收剿友洪等遂遣駙馬都尉焦敬內官李琮微廣通王遣錦衣衛官籍友洪等家並械利賓赴京鞠之微燂既徵至京三法司皇親司禮監官引段友洪面鞠於廷微燂具服且言與微燂同謀會湖廣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總兵官保定伯梁珪奏微燂家人陳添仔蒙能招苗賊約二千來武昌助微燂聞微燂不在還屯青坡水洞等處官軍連擊敗之禽斬五百餘人賊眾奔潰墮崖溺死者甚眾添仔被槍單騎遁去能率苗兵逃之廣西

來等並以所得微燂與苗賊偽敕上之由是二王反狀盡白獄具奉旨降爲庶人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更物價店稅

太醫院醫士張鐸奏京師萬方會同日用百物不免資於商旅朝廷設立官店輕收稅課賣買有所負欠常令御史督責蓋所以招徠之也近者理財之官不知大體惟務刻剝如紵絲一疋稅鈔至三百五十貫可值銀七錢三分棧布每十疋亦至三百五十貫他物皆然以本物計之稅鈔先取四分之一臣恐日久商旅畏避稅重不肯來京致使百物騰貴事下戶部尙書金濂等言臣等初以京師多故奏令加稅所取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九

許過三十之一令郎中徐敬順天府治中劉實重定時估致有過重臣等未及酌量即命行之今鐸奏如此宜治敬實等罪從之遂奏更物價店稅上等紵絲每疋不得過七十五貫他物稱是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禮部尙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

李匡條上川貴事宜

匡奉命提督運四川糧於貴州供軍言四川宜爲區畫者二事一令行商出銀以備羅買其坐賈豈容全不介意欲委官估其資貨事下定爲四等上等不過銀十兩下等不過三兩勸令出備羅買一商賈既該效力居官者豈容坐視請令四川除沿邊不動外其餘司府州縣儒學倉場庫務巡檢河泊

僧道等官俱照月支本色米數運一次至貴州交納又言貴州宜爲撙節者七事一朝廷授方面官本欲安其民奈何撫馭乖方致使蠻夷竊發輓運之勞累及鄰近而親管收養反若無事請以正統十四年以前到任者該支月俸俱爲停止各衛指揮以下亦撥其半一雲南四川調去貴州征進官員每日止給行糧一升五合其各處差使人員俱支廩給五升請不係總兵巡撫重任者俱令支給行糧之數一貴州自苗賊損耗以來法司不問理有司無催科其額設吏典虛費月糧請都布按三司每房止留一名一四川征進官員所報馬疋如北京例關料夫北京苦寒之地冬無青草當給菽豆貴州冬無積雪四時青草不歇何故援例支給請自今以始總兵參將許報四匹三匹指揮以下止許一匹一貴州累歲

定大同操備班軍

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奏大同操備山西河南二都司官軍每兩班相輪半年一更前班自二月初赴操四月下草

場牧馬七月採秋青草八月放回如有差占失操武藝又所採草束因見放班伊邇往往負欠致累後班官軍採補又沿途一帶秋田果菜成熟被其蹂踐況大同天氣苦寒後班者較之前班寒暖各異勞逸不均所操武藝方見就緒又復放還人懷偷惰之心莫有堅固之志請自今二處官軍每年定於三月初赴操一年一更從之登又奏大同東西二路各有參將操守其本處並河南山西調來操備將逐一挑選年力精壯拽弓六十斤已上者爲頭撥當先破敵餘者爲二撥每隊二牌一面通寫五十人姓名以憑試驗點開五人爲伍各帶小圓牌一面互寫五人姓名背刻軍令一人有功五人同功一人退縮五人同罪令其誓於神祠結爲兄弟遇賊則同心奮勇有難則齊力救援每五百騎委都指揮一員管領使

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

觀辦事閤中奏言王直胡濙等皆正統中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益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至今人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

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噫武臣向知事體毛王言臣願獨覘望云

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于謙奏臣才識疏淺既掌部事又總兵權委難負荷今副都御史羅通已召至京乞令提督訓練兵馬臣專理部事詔不允令謙仍總督軍務通協贊提督操練

立五關營

先是向書于謙等言胡寇謫詐而使臣皮兒馬黑麻察占等時有惡言慮其乘間入寇有詔令謙等會議戰守方略至是謙言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精則國威振而虜寇可平臣等議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兩隊置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三五千人置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官各量其才器謀勇授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不致臨期錯亂賊來多則各營俱動少則量勢調遣隨機應敵頭目素定交戰之時但調其頭目而士卒自相隨處既久同輩者易以相救管隊者易以使令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知我火器一發猝難再發以此即肆馳突今若遇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來急擊陣不動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心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來攻我則火銃大礮飛槍火箭弓矢齊發賊勢重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騎

用長鎗大刀勁弓射斫步卒以圓牌腰刀齊衝賊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將卒不得退縮違者治以軍法此操軍出戰之勢如此訓練則各營已選團操飭部伍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團營外更選其次以備緩急調用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完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縱賊勢眾可以固守無虞但醜虜趨健去來如飄風驟雨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受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作士氣捐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效死以報國恩疏入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復命御史許仕達巡按福建

先是仕達巡按福建以與尚書薛希璉互奏被徵命御史王豪等往勘報希璉奏悉誣因並上福建耆老數千人乞畱仕達狀及是閩縣耆老鄭文初詣闕奏畱仕達都察院謂勘仕達餘事尚未報請候其報處之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乞俯從民望故有是命

加陳循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景泰三年壬申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于謙石亨請兵伐虜

謙等奏虜中脫回人戶屢報脫脫不花王與也先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竊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大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不可失也伏望皇上允臣所請統領三營團練軍馬分往宣府大同朔逆虜以復前警荷臣等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而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矣上曰且不必勞人動眾俟邊關有警更爲區處

救諸邊鎮練兵爲虜防

少保于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

獨議邊府大同爲京北巨鎮爲山西雁門倒馬等關一帶藩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四

離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豬圈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寨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理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關馬石牆布渠答使峻陝險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鎮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勿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倚前角後爲截斷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眾雖聚營蛇豕投奔中亦安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寨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

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培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溝御史城鎮守古北口古北口遼東都指揮致主之古北口遼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塞地平漫難隄防平居盡地而守然且不給即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團操便

駙馬都尉石璟免

璟奉使湖廣令家奴貨私鹽載以官舟又嘗奏奪薊州民田科道交劾其罪下都察院鞫之論贖徒還職詔免官二家奴杖戍邊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上太平十六事

二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五

進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鉞戶部右侍郎

也先攻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瓦剌太師也先遣使齎奏來言其故父奪治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扶脫脫不花王立之也先姊爲其正室有子不立爲太子而欲以別妻之子爲之也先言之不從乃起兵來攻也先中道而返於是也先追與之戰敗之脫脫不花王領其下十人遁也先收其妻妾太子人民遣人報喜並獻良馬二匹命宴其使賜鈔幣等物有差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金濂下獄

先是詔免景泰二年民間稅糧十之三然秋糧例輸米其間有折收銀布者夏稅例輸麥其間有折收絲絹者濂移文有司止減米麥而銀布絲絹不減有司承意追徵甚急民頗怨

望至是以學士江淵言命戶部查理濂奏稅糧已遵明詔減免未嘗移文追徵戶部給事中李侃等奏淵言不虛而濂以爲未嘗移文追徵請敕各處巡按監察御史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擅斂於民濂恐事敗上疏曰米麥夏秋正稅也臣已遵明詔免民三分惟絲絹銀布之類明詔未載況今國家多事用度倍常若一概減免恐國計不足請敕巡按御史止問有司會無全徵米麥至於絲絹銀布不必究竟於是科道交章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又敢肆爲奸言以蔽聰明遂並發其陰私數事上曰爾等言是濂姑宥其罪稅糧悉與詔書減免侃與御史王允固爭曰濂欺罔法不可縱遂下都察院獄已而釋之調爲工部尚書革去太子太保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吏

詔舉下僚隱逸賢能及罷職無職犯者

按先朝罷官除職犯外悉聽舉用自嚴氏當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說自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悉禁錮終身矣其後或已罷斥遣成爲執政所忌者一一附之考察之末豈亦不顧天下後世之公議歟萬曆辛巳京察踵故智將得罪政府已遣成爲民如鄒元標劉臺輩並真察尾越二年江陵故而諸臣復亦可爲後世明戒矣

三月上皇在南宮

有星孛於畢

陞都給事葉盛程信爲山西山東參政郎中章給主事楊鏞爲副使督餉遼東

先是戶部言萬全遼東二都司倉糧俱軍衛管轄奸弊日滋乞添山西山東布按二司官各一員分督邊儲吏部舉盛等

堪任故陞用之

左都御史王翱掌院事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周敘卒

敘吉水人由進士選庶吉士擢編修預修兩朝實錄歷今官生平負氣節外和內剛篤於行誼嘗欲修正宋史請於朝許其自修未就而卒嘗言制治保邦十二事中興太平十四事上皆納之爲文優贍有法率意而成出人意表善草書所著有唐詩類編及石溪居士集藏於家

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初時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尋丁繼母憂乞終制不許章再上乃許之由此忤旨至是服闋止令於本院供職

命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吏

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俘也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報可既而條陳邊事十四其目曰設武學以蓄將才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軍民汰冗員以節邊儲專防禦以固城池委將帥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風弊防虜使以杜奸謀修城堡以防剽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以益邊餉又疏言迤北使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今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上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承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

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駐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周知地險數犯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又効總兵紀廣得旨邊圍孔亟不得以微文撫大將下御史檄召秉還言官交章謂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賜

夏四月上皇在南宮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山西參政葉盛協贊軍務

案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險境緊要去處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先是獨石馬營李家莊鵬鵬龍門赤城雲州長安嶺等城遇虜殘議者欲棄之于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宣府懷來不可守則京師孤矣乃薦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天

安往鎮授以方略且遷盛贊軍務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膳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士卒不任戰者驅之耕歲課餘糧以供軍中買馬除去勞功恤貧之費盛在任五年邊人賴給歲亦屢登

遼東提督軍務御史寇深巡撫都御史李純總兵都督曹義上戰守方略

議易皇太子

先是上欲易儲用內監王誠謀以宮師傅保啖內閣大臣進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汪淵王一寧蕭鎡爲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學士矣會廣西思明府致仕土官知府黃岡

令子鈞以代己庶兄黃珪守備潯州託言徵兵思明府令其子糾眾結寨於府三十里外夜馳至府襲殺珪一家支解珪及鈞喪後國仍歸原寨明日乃入城詐發哀遣人報珪捕賊以掩其迹方殺珪時珪僕福童得免走憲司訴其事仍以徵兵徵爲證閩郡人亦皆言殺珪家者珪父子也左副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已具聞於朝將逮治之珪白度禍及乃謀迎合朝廷意轉禍以爲福先遣人至京賂用事者然後遣千戶袁洪奏言永固國本事謂天命豈可逆違國本豈可輕緩願早與親信文武大臣密議以定大計以絕覬覦之望疏入下禮部會官議眾心知不可然莫敢發言遲疑者久之司禮太監與安屬聲曰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簽名尙何遲疑之有於是無一人弼違者及署名王直微有難色陳循持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天

筆半跪奉直直既署惟給事中李侃對眾灑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亦相向示不可意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於是聯名合奏謂陛下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今黃珪所言是宜允詔曰卿等所言三代聖王大道理當順人心行朕不敢固違於是增置東宮官屬有差時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不之辭嗟夫使侃與聰移憫心於署廩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奈之何見不出此也是時大理丞薛瑄轉餉雲貴署狀無名謝理以此議瑄誤矣案先是上問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此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亦其禍之所自取也彼陳循輩未死而骨已寒矣黃珪尋陞都督巡撫李棠尋致仕

五月癸巳朔上皇在南宮

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

甲午廢皇太子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大赦

詔曰朕以涼薄躬際艱危賴天地祖宗眷佑之隆膺母后臣民付戴之重嗣臨大寶安固家邦方負荷之弗勝豈授承之敢慮而皇親公侯駙馬伯及在廷文武羣臣乃合辭上請以爲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此三代之聖謨誠百王之懿範謂朕長子序在倫先宜正東宮以明繼體事方聞於聖母遽見允於輿情復以皇后之謙冲固遜軒龍於有子再三陳懇理順名端肆循慈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訓之諄兼遂賢情之切乃於五月初二日冊朕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其母杭氏爲皇后大本既正彝倫亦明親親之義尤所當敦太上皇帝長子特更封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瀉爲許王同辟國家衛安宗社案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紛臂之謀王直猶云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曾無一言何哉

築沙灣堤成

白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言引耐牢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經沙漠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沈下若羽非人可爲宜以戒行僧道設齋懺符呪命工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往

治之封河神爲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北之神璞至決口未易築濬自黑羊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往協璞等於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水流漸微細始克築塞之

兵部尙書于謙進陣法圖

謙等言稽古陣法莫有過於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也其以常山言常山爲北岳大將居北岳玄武之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自古如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數人深明此法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則諸葛孔明也蓋孔明按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之數以名之九數居離南方朱鳥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曰鳥陣一數居坎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後玄武也故曰蛇陣三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故曰龍陣七數居兌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故曰虎陣六居西北乾之位也乾爲天故曰天陣二居西南坤之位也坤爲地故曰地陣四居東南巽之位也巽爲風故曰風陣八居東北艮之位也艮爲山山出雲故曰雲陣大將居中五則又所以象乎太極也一大陣之中有八陣而八小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法八卦小陣法六十四卦所謂陣開容陣隊開容隊臣等欲將陣法教演軍

士謹繪圖上進帝曰兵法乃古之常道必兵精器利方可取勝卿等依前訓練毋事虛文以應故事

王豪復爲監察御史

初陳循奏鄉人盜葬山墳命豪往廉其事豪故受業師循縣人豪以廩米易牲體祭之已而循事不得直遂訐豪低價買物復有詔風憲官被訐徇私不分曾無參奏雖經赦宥皆改外任循益爲豪發也豪由此當改知縣御史朱英言訐風憲官者豈能皆實若不究其虛實卽罪而去之不惟怨仇思報者無所不至爲風憲者亦愈加緘口而政事之失無復敢言矣疏入詔吏部會法司商榷皆言風憲被訐徇私宜審實應改任者改任應辯明者辯明詔從之且以豪小過不足究命復其職豪素貪縱獨以不附循爲士論所稱又有張存正者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任泰和縣丞豪嘗委之按循事至是亦坐贓罪黜爲民

詔與土木死事諸敕封贈

蔭子入監不願者聽

修青邊等口城堡

時督撫僉都李秉奏言制狄之方固講武以練兵尤據險以固守如獨石馬營等處形勢險隘戰守有人賊少則有寡不敵眾之心不敢輕進賊眾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惟宜府迪北沿邊一帶大小白陽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太監興安尙書魏源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神銃官軍輪守續該總兵楊洪奏將前軍歸併葛峪堡操練近因賊犯邊缺人守備俱各廢弛宜趁今邊務稍暇修復緊要城堡量撥官軍守備等因下兵部議于謙

覆奏秉所言實保邊禦侮長策上從之

六月上皇在南宮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兩廣守將董興武毅罷命副總兵翁信陳旺分代鎮守左都御史王朝總督軍務

先時兵科右給事中黃仕儒言廣東總兵都督董興武官軍不遣戍廣西都督武毅在廣西往往以廣東軍不至爲詞不肯進討且聞殺貪墨玩事又聞人言興若不移必再致請論者出疏聞敕御史王允往廉之允奏興毅及參將范信俱貪懦無爲縱寇長奸乞執赴京究治別選智勇廉介武臣三員代之事下兵部議于謙言興毅等各掌三軍之權均爲兩方之蠹訪得鎮守涿州等處署都督僉事陳旺鎮守雁門關署都指揮使翁信俱謀勇廉介堪以大受乞將旺信召赴京師各陞實授都督僉事充副總官令旺代毅信代興仍將興毅及范信俱降爲事官就從旺等立功又言廣西廣東兩處總兵不相統攝不肯互相應援乞以安遠侯柳清充總兵官佩印總督兩廣軍馬如溥不可輕動或令臣謙或戶部尙書金濂左都御史王朝內遣一人往命旺信俱署都督僉事朝往往任總督之寄

王一寧卒諡文通

一寧僊居人性敏捷詞翰清俊然不愼名檢其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私恩君子無取焉贈尙書

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禮部奏鎮南王言苗賊縱橫屢被攻圍寄命武岡恐無生理

其意欲求遷國今王已進封岷王向者湖廣三司請岷府已奉旨分封有定不可輒更矣今宜令守禦武臣嚴飭兵備以衛王國從之

八月上皇在南宮

河復決沙灣

清河縣學訓導唐學成言臨清河洞自沙灣決而然其所以決者以隄薄水急勢莫能禦查臨清至沙灣凡闢十二有水之口其勢甚陡請俟今秋漕運畢口洩乾開河於臨清清月河以通船不必由開其臨清以南俱從月河疏濬不動原開直抵沙灣其隄岸低薄者培厚之河道狹窄者濬廣之如此則水勢自緩衝決無由而漕運通矣章下工部請令學成往同撫臣洪英及巡河御史有司等官相度宜否從之初訓導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五

陳冕以治沙灣河陞教授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事下工部惡冕詐妄請遣人送往山東巡撫等官處責其成功否則械赴京師懲治之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榜求治河之略然而未有言者冕嘗有修治之績矣今以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惟河決莫大之患若仗一人之力而能成功則原遣諸臣已成之於冕昔而無復告患於今日矣況區區一冕而使之受制於巡撫等官望其有效不亦難哉且冕所言皆爲朝廷若以言而見罪臣恐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略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一冕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重伏望令冕協同巡撫等官設法修築爲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爲冕者亦毋是其見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

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天下之人有長策者俱爲陛下言也又何憂乎河功之不成哉從之

遣侍郎李賢姚夔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太僕少卿黃仕儒言各處巡撫考察多憑里老呈說近因里老多因前官縱容囑託營攬收辦代之者或持廉執法革去此輩輒因考察反肆中傷撫臣風飛電過因遂誣陷是里老乃有權之有司而官員反受制於里老乞敕撫臣查有不阿里老而見黜者即與分豁賄求里老得保出者體實黜罷更敕以後考察多方諮詢覈實政績庶無寬縱疏入部議中飭閒仕儒又言巡撫大臣固經簡命然亦豈無移節息終以負朝廷者乞敕惟總大綱毋親細事惟從輿論毋執私見其事安民安之處暫行省革庶政無多門事有歸一上從之戶部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五

奏今年各處水旱必得大臣撫綏俟來年別奏定奪案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在浙爲被黜者妄訴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遂罷之二三大臣莫能扶持既去方歎息彼謫得者阿世附俗反微要津世且謂之能人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熒惑晝見

九月上皇在南宮

華敏條上中官不法狀

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言竊見近年以來內宮袁琦唐受喜密王振等專權誤國俱已敗露此天下所共見也伏望皇上監前車之覆防微杜漸親賢遠姦總攬權綱以爲子孫萬世之法不然恐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曹節侯覽之

害復生於今日矣臣竊恨今之在朝文武臣僚懷祿固寵保全身家緘默不言臣草茅賤陋偶有所見不勝痛哭流涕何惜一朝之命不安萬乘之國哉謹以內官苦害軍民十事上聞伏乞聖裁臣竊見內官收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而來非盜府庫之錢糧則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內官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典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內官家人義勇外親盡是無藉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甚至納粟補官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己之私破萬眾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糧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助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鹽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捐房邀接客旅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美

倚勢賄買負賴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糧內府鹽局乏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內官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事下禮部皆寢不行

會昌伯孫忠卒諡康靖

忠鄒平人上聖皇太后父也性和厚有陰德孫氏幼嘗病喉忠夢神以藥愈之尤好施予凡恤孤助喪辯冤舉賢諸義事無不爲天順元年追封安國公改諡恭憲子五人繼宗襲伯爵餘俱都指揮孫十人錦衣衛千戶

命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御史劉琚等言河南山東河道改決災異迭見皆由文武羣

臣德行不加而至師保才能未著而支兩俸近聞戶部欲將被災田地覆勘追徵與其剝削疲民之財孰若減省重支之俸且南京河南山東鳳陽等處鎮守三司等官皆不得人若不嚴行考察何以上召天和上曰上天垂戒皆朕不德所致羣臣亦當修省其關兩俸者暫停一俸俟豐稔時仍舊各處鎮守等官王文不必去考惟南北兩京屬官從公考察以聞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上皇在南宮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也先遣使臣察占等來朝貢馬且奏求中國使臣往來和好詔曰正統年間因遣使臣往來以致宗社傾危今止聽其自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美

來朝貢以禮待之可也仍敕沿邊兵官操習士馬以防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上皇在南宮

于謙辭免總督不許

謙奏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等官又有臣廂其閒不免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且洪武永樂以來原無總督之稱邇因邊務緊急命臣兼領其事此蓋一時之宜而非經久之法臣猥以書生不通事務於兵家進止之法攻守戰陣之謀一無所知以臣總督非惟總兵不得專制抑且下人無所取法即今虜情未定將任宜專苟他人得以分其權則將臣不能展其蘊進退之際安危所關況臣權勢太重亦宜貶損臣見石亨累疏辭免因思正統十四年賊寇侵犯之時事勢擾攘人心危懼士卒未練鎧仗未備亨於此時尚能戮力卻虜況

今日士馬操習頗久器械頗備國勢尊崇人心已定朝廷於亨爵祿足以酬勞位望足以服眾權勢足以馭下而拳拳以不勝其任辭免蓋有臣以爲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驚鈍而使亨不得行其志邪若因尋誤事萬死莫贖乞解臣總督之命各營軍馬專令亨等操習疏入詔曰擾攘之時賴卿與亨同濟艱危今何乃有猜疑之心總督之命其勉副委任毋固辭

學士商輅上屯田議

大略謂往口外田先年在京功臣官將於附近城堡膏腴田占作莊田他諸空閒田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又占業之以致軍士無近便地可田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效今日守邊之要若舍田種而欲充實邊雖傾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兵

府庫竭民力不能濟也乞申屯法禁侵占省養兵之費於是命部移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而清田之侵沒者 案王鑒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雷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策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善哉鑒言誠當今急務也

巡撫四川僉都御史李匡下獄

初四川鎮守內官陳渭衙匡行事不與謀遂同三司交疏匡爲播州反賊詔以講和遂致其愈肆劫掠索都指揮徐海賂不得制海部伍收被虜子女踰五十人勒取土官金銀累千

百兩草塘戰敗妄以功報於是徵匡至京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六科十三道交章劾匡素行不檢弄權舞智旁若無人三法司鞠之匡具狀但不伏貪污罪命錮之刑部而移文兵部右侍郎李賢覆焉時賢考官於四川也

癸未客星見與鬼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立三團營

石亨于謙等言也先悖逆屯虜近邊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儻遇調遣輾轉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少合於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爲十營每營一萬五千用廉練驍勇都督一員管領操練用都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兵

指揮三員各管軍五千用都指揮或把總十五員各管軍一千又用指揮三十員各管五百俱聽各總兵官往來提督原操太監仍令提操監槍內臣同去監槍如有聲息聽用幾營就著本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本營操練庶得號令歸一臨敵必能成功上是之 案是時太監阮讓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永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亨及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此內臣坐營之始 案是時都督楊俊言異時也先雖曠橫而諸酋角立者尙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弑脫脫不花并其眾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

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肅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畱守禦選其壯勇各選老成諳戰官將之西赴代州東赴永平結營團操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宣大合宣大兵列營屯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微數叛逆以正其罪伺彼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變而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其妻孥獲其輜重彼前不敢進後不得顧比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之此實戰勝攻取之機也下本兵少保謙言也先達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讎恥宜雪後發憤徇國固其理也但興兵舉事繫社稷安危卽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境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大羊山開道乘虛以搗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不豫防而輕於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若蜂蟻得利則鳴張失勢則鼠竄乃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親誠未見其便時謙以虜奉上皇駕南旋而討之無名內卻俊難顯言獨本其爲國遠慮者如此而大信固在也御史練綱條上時務八議

一曰節糧儲以養官軍謂輸米授官之人圖職不圖祿宜敕該部查勘各處納米陞官者仍食舊日俸糧納米授職者上月支食米一石各衛所軍戶免差操者暫住支月糧俱候遼忠憲惠之日照舊關支二曰賞邊士以蓄銳氣謂遼關乃國家之保障衣食乃軍士之本源乞將守邊官軍倍加賞賜給

與衣糧使無凍餒之苦三曰選將卒以備調遣謂武王克商三千人惟一心是兵不在多寡也漢高初業得韓彭以濟事是將不論貴賤也乞敕總督總兵官揀選精兵舉軍職之有所長者而任使之以備緩急之濟四曰畫長策以定安攘謂周宣王北伐獵狁爲中策漢武帝窮兵遠夷爲下策秦始皇築城禦胡爲無策皆未有得上策者乞敕廷臣陳謫論獻嘉猷以爲安邊禦寇之遠圖五曰禮大臣以敦國體謂太祖入議之日特列於律條之首今則一或有犯輒送法司卽情虛免罪者亦先受陵辱矣宜敕法司今後大臣除謀逆黨惡重情鞫問外餘事必推問明確取自上裁不許擅加筆楚六曰廣薦舉以佐中興謂知人之難聖哲所歎今之薦舉不無魚目混珠武硃廟王之弊謂宜令一品官舉布政使廉使參政二三品官舉副使參議僉事知府毋避嫌廢公母徇私濫舉否者許糾劾連坐七曰禁違例以保官員謂郡縣官考滿宜令赴部考覈依例黜陟如果廉能顯著有益民社許小民指陳詣闕仍行撫按覆勘然後奏請定奪其有故舊輒准保奏者一體究問八曰清刑獄以召和氣謂法司罪囚有訴冤行勘未明駁勘及提人未完停對未結等項法司避嫌不敢辯理淹禁連年有傷和氣宜敕法司會官審錄并移檄撫按以清獄囚疏入命禮部會官議行

申飭薦舉

先時練綱等陳言薦舉方面官員下部議未定而吏部遂陞楊珏爲廉使李顯爲參政綱等乃歷舉吏部之推陞不當者劾尙書何文淵侍郎項文曜專權濫爵而王直俞山亦爲文

曜所愚並請今後印鈴二簿備寫舉主姓名一送御覽一送內閣俟考績後賢者舉主並賞不賢者舉主並罪上以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姑宥今後選考其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徇私案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爲次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手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侍讀劉定之議請使虜

定之言今者虜使還期漸近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致其來寇而撲滅之臣以爲待夷狄之道但當爲應兵不當爲禍始若廟堂之輔算無遺策疆場之將戰有必勝以暫勞而圖永安固臣子所願豈但淵衷哉儻成敗未可預料則臣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望

尙願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虜虜暫遣使臣其或此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怨懟若由此暫羈縻之則歲年之後國家閒暇選練將卒愈精修築城堡愈完賞罰愈明資械愈充腹裏諸處無饑饉之患口外各屯有奮敵之勇然後觀釁徐動亦未晚也今者掌武之臣謙讓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同睿聽衛所之兵但有虛數畿甸之民望風逃遁則成敗未可預料也明矣陛下何汲汲於違眾論信讒謀以萬姓之命僥一時之勝哉臣愚儒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之後糜費不貲損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絹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爲時甚久爲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謂爲不富也今宜

比此例豈與汴宋之季虜兵來加而要割藩鎮卻質親王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讎恥未復損我之武則漢高帝先被圍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已於突厥而後伸不報其讎未聞當時謂爲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使詔諭而羈留父兄黜削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纂弑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殺其父而婁敬勸漢高祖通和蓋蘇文弑其君而房玄齡勸唐太宗罷兵不討其罪未聞當時謂爲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賊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讎不討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其獎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加其防備覽羣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修築城堡明賞罰備資械使內無患外有勇然後彼覲之開此足以勝之也抑尤在陛下進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勉聖學於日新月盛而中止以爲用羣策之衡鑑服夷狄之根本臣計謬望較大小羣臣公同博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肉試虎少有全理矣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如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爲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望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景泰四年癸酉春正月初上皇在南宮

御史鄭時言三事一曰敦節儉以厚財用二曰嚴賞罰以肅軍威三曰節勞役以厚民生淮南撫臣王竑亦以地方災異奏乞任用忠良屏黜奸邪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蓋造之工嚴無功爵賞之濫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更乞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克明此心之要以清出治之原上皆然之

二月上皇在南宮

特陞黃玟爲前軍都督同知

以首議易儲故有是陞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文初與中官王誠結歡謀入閣會高穀嫌陳循專寵乃疏請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推舉循舉蕭維禎穀舉王文 案以孤卿入閣自文始自是內閣大學士始領吏部尚書兼保傅銜職機務如故隆重益甚然猶修撰贊善通參少卿皆得入乃後部尚書若卿必夙處禁林列吏部者乃得推餘無與矣附時禮尚書胡濙奏近來言事直實簡易者少虛飾煩文者多乞申禁約上曰言路不可塞但不許虛飾煩文及假以告訐獄訟並希求進用違者必罪其榜示之

國子祭酒劉鉉憂去
鉉言臣八歲時叔母陳氏守寡無嗣將臣撫養二十餘年得

至成人今母陳氏沒蒙皇上令臣奔喪復職臣竊惟禮莫重

於爲後孝莫大於送終況臣職敎國學爲風化之源彝倫之本若使臣不得終喪非惟有孤撫養之恩且無以敦厚倫彝爲諸生之模範伏乞賜臣如例守制庶有以廣朝廷孝治天下之道而臣亦得以伸人子之至情從之吏部都給事中林聰等言君親人道之大倫忠孝人子之大節未有忠於君而不能孝於親亦未有薄於親而能厚於君者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冊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曩以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聞喪暫令奪情起復以共濟時艱近年邊事宣譴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猶或有奪情者臣等愚昧以謂大臣之中有其身之去就係天下之安危者聞父母喪不得已有奪情起復亦不過爲暫時之權宜非經世之常典若一概奪情遂成故事其流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幸視父母爲路人子道既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皇上申明祖宗之舊章令在廷羣臣非職典機要重務與國家之所倚毗而不可一日無者有父母喪悉如例還家守制滿日起復不必奪情則君親之大倫於是而敦臣子之大節於是而勸矣上嘉納之

增鄉試取士額

兩京各加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加三

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一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三月上皇在南宮

以左鼎爲監察御史

鼎言四事一修軍政謂貂蟬盈座莫非公侯駙馬塞衢無非將帥民財益耗國儲益虛今宜新紀律明黜陟有功必賞不使僥倖濫干有罪必誅不以動貴曲宥一遵成憲謂高皇定善律令百世遵守今縱軍歇役者不充軍受財枉法者不處死文官雖不處死猶令充軍武職既不充軍復得還職今宜詔刪繁文依律科斷務使貪官污吏驕悍卒不至縱恣自如一汰冗員謂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在內如主事以二員增至十員御史以六十員增至百餘員侍郎都御史亦常倍於額設在外如河南參議舊設二員今增而爲四員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三

僉事舊設三員今增而爲七員其所稱撫民管屯等官皆屬添設又如各省有方岳有御史乃又設巡撫鎮守豈其爲方岳爲御史則合眾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爲鎮守則任一己之智而有餘耶謂宜查內外官凡非洪武舊設者參酌裁罷一責成效謂御史遷轉太速政故未諳宜以六年爲率凡未經二考者不得遷轉至於巡按必歷三年之久曾任別差練達政體者方許差使又以國用告匱疏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人多餓殍兼之匈奴嫚侮突厥寇掠可謂多事然而卒使貫朽粟腐斗米三四錢者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躬藉田衣弋綈省冗官放宮女惜露臺之百金靳土木於一畝夫是以國富民安而治爲首稱今能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汰抑工商僧道之流罷去官吏將士之冗廣屯田以實邊

虞減士卒以舒邊餉他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一切絕止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又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條約以督勵尙何患戶田不增賦役不廣而國用不足哉不然任貪殘之吏舒目前之急力已殫而徵不已財已賦而斂愈加臣竊有憂焉而未敢盡言也又以災異疏救弊恤民事宜曰求實才以任民牧停銀課以杜民患務踐言以信斯民減工匠以省虛費禁游惰以端本業專委任以警邊防選大臣以清治本上皆納之

大隆福寺工成

是役也費用數十萬計壯麗甲於在京諸寺官匠軍夫賞賚有差上將臨幸太學生濟寧楊浩言棄儒重佛不可垂範儀制郎章綸言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爲聖德累詔罷行又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四

先是也先殺其主而併其眾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巡撫羅綺破松潘夷人黑虎諸寨

夏四月上皇在南宮

詔許大同士卒就近補伍

于謙上言大同府四州七縣民生長邊地安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謫戍衛所軍苦逃亡卽清勾徒擾況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府州縣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令大同等府僉前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鄉背井之苦家室

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繫其中心將樂戰效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從賊民忘大創焉

五月上皇在南宮

歲星晝見

王文憂去

上以內閣機務至重命乘傳奔喪即起任事

六月上皇在南宮

何文淵致仕以王朝爲吏部尙書

初文淵任温州知府治行稱最及再起爲吏部聲譽益振春坊左庶子周旋溫人也見文淵屢被彈擊具疏爲伸其枉及明大政纂要卷二十六

五

文淵復畱用吏部給事中林聰攻之益力遂併劾旋上命宥給事中曹凱廷諍曰何文淵奸邪周旋黨比於法難縱乃但下獄先是文淵與太監興安善其得復畱安有力焉及是聰劾文淵有屬託內臣等語意指安也安奏請上詰問是何內臣聰復奏云文淵欲私其所親往往詐稱內臣屬選因與善地以濟己私疏入復詰詐稱何內臣屬選何人於何地聰等又言臣等以言爲職凡事風聞不敢不盡其愚非有所畏避而不敢言也帝乃釋之文淵致仕旋復職

賜廷臣折俸銀數除公侯駙馬伯外武臣每季該銀一十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二兩有奇文臣每季該銀三千五百八十九兩有奇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命太子太保工部尙書石璞畱視沙灣決河

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道給事中國盛等言沙灣之決累敕大臣尙不能爲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況決口頗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並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瓦屑場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微福還而以璞往監察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放論彭垣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流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舟人淹畱日久必皆愁困躁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其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尙書石璞措置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可自淮入黃河至榮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落一百十九里以通河張秋之決由沁

明大政纂要卷二十六

六

水合黃河遂成奔急之勢若引沁水入衛河則張秋無衝決之患矣行人王宴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則開閘如此漕運可永無患衛輝稅糧十四萬餘每一石令民出石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丈糧一石令挑河二尺可挑一百六十餘里今所漕地不過百三十里兌衛輝一府糧可成其事何惜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章上詔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玠等覆實以聞沙灣之決石璞等新鑿一河長三里以避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欄截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以畢工聞工部欲取璞回上恐不能經久令璞且畱處置

征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

詔命爲南京工部尙書兼職如故

先是北虜之難京師震驚有薦徐理才者召入問計泣曰
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無能爲矣苦請幸南京尙書
胡濙于謙陳循等力以爲不可太監興安厲聲叱理曰祖宗
陵廟在此將誰與守理大慚而去尋有詔凡主南遷者必處
以死自是朝廷薄理不肯重用雖大臣屢薦引不允理意爲
循所抑陰憾之而陽爲諂事求進循具告之故謀更名乃疏
言爲人臣當避國諱爲子孫當避家諱臣幼誤犯祖諱據理
當避請更名有旨從之

八月上皇在南宮

郎中章綸條上七事

綸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崇徹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
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襍補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七

諸事皆剴切

薛瑄爲大理卿

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近者禮部等衙門官會議寬卹事宜其
一謀逆反叛人命強盜文書到日俱許出首悉免其罪臣伏
讀大明律前項重罪皆常赦所不原故自洪武永樂以來頗
降赦例鮮有原免者往年廣東等處草寇叛逆朝廷命將討
平戮其渠魁餘黨奔竄皇上以時多故屈法宥之蓋亦因時
制宜而非常法也矧今中興之時豈可用此姑息之政哉且
邇者旱災京畿尤甚究其所由實法司濫刑冤獄忿怨之所
致爲法司者正宜悔過避位以雪冤滯如古人祭孝婦之墓
而致雨可也今乃不此之思顧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
恩且謀逆強賊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

又孰從而雪冤好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曷通乎天意是則將
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
終之祿將何以遏止之哉伏望皇上遵祖宗之舊章明國家
之常憲殊恩必施於無辜大法不貸於惡逆上曰賞功罰罪
自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計議停當以聞是時
蘇松民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居蹈海以避罪先是撫臣
王文往訊之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眾皆畏莫敢發瑄抗章
辨其事文亦悟其罪之冤者多獲免

召大同總兵參將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先上疏以虜情叵測措置當豫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太監阮安奉命治張秋決河道卒

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善工作其北京城池九門兩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八

官三殿五府六部修營皆著功績平生賜子悉歸之官蓋中

官之最賢者

九月上皇在南宮

王文起復

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侍郎與御史無統行事矛盾人難遵守
文移往來亦相窒礙乞改授憲職便故有是命時詔市羊角
製上元燈九疇諫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
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又因災異
求直言條陳延儒碩御經筵嚴選舉明賞罰重守令簡將帥
六事且乞罷黜以儆庶位上慰留之
命錦衣衛執冒籍舉人尹誠等送刑部問

誠與汪諧陳益龔匪王顯李隨李森錢翰皆冒順天籍爲禮部主事周駿所發命執送問並令以後科場嚴加防範其外執事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學出身者充之

左都御史致仕陳鑑卒諡僖敏

鑑寬厚清慎宣德中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每還朝必遮道送人不能舍及復鎮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則大雨饑則振之人謂恩惠太過而短於激揚豈知鑑之深哉

載名臣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都御史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諡文襄

忱吉水人八歲能文過目成誦由進士選庶吉士與修永樂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九

大典授刑部主事郎中尋除越府長使宣德中以才望薦巡撫蘇松破崖岸訪利弊不三二年公私皆足兩奪情視事皆出民情奉敕清刑獄多所平反每歲款發賑活饑民景泰初陞戶部尚書尋改工部仍舊巡撫累乞歸未幾卒爲人量弘識敏莅事精勤有善謀者雖卑官賤隸無不接納性機警善籌畫在郡二十二年督漕運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積羨餘立綱運籌鹽利修圩墘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圖以革通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僞收帶徵以禁馬頭巨細畢畫東南冥然彼有言其多費餘財以結王振者豈未知

巨工之苦心歟載名臣

命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有貞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治河有三策一置進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通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十

道下穿濮陽博陵二壩及舊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濫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金運河自永樂間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濬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益淤不已漸致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章入詔允之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願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

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樂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準至蓮花池大豬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乃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聞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表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尤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云當是時調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十一

陞王竑爲左副都御史仍督漕巡撫理鹽也先弑其主善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先是兵部奏來降韃子言虜酋也先與其主脫脫不花交戰脫脫不花爲也先所敗逃往其姻家兀良哈頭目沙不丹處遂爲沙不丹所殺也先自立爲王凡故元頭目苗裔無不見殺至是也先遣使臣哈只等齎書來朝貢馬及貂鼠銀鼠皮其書首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猶言天聖也末稱添元元年中略言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且致殷勤意於太上皇帝上命賜使臣宴及賜綵幣表裏有差上以其書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號爲天可汗元世祖

爲成吉思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酋羣酋翬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敕別封爲敬順王或曰刺王便而安遠侯柳溥給事中林聰徐正等欲仍稱太師禮官會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則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敕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示羈縻便詔從之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虜寇遼東

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致仕禮部尙書楊翥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十二

舊吳縣人洪熙元年以楊士奇薦授檢討與修三朝實錄歷陞修撰正統元年陞郎府長史十年致仕景泰元年自以潛邸舊僚入覲陞禮部侍郎令食俸致仕四年又入覲陞尙書仍致仕食俸舊每來輒條上經國大計召對便殿賜賚稠疊時以爲榮翥端厚和裕存心不欺少孤極力問學爲文平實類其人云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景泰五年甲戌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黃河清廷臣請賀不許

巡按山西御史何琛奏黃河自龍門至芮城清同一色此實皇上至德所感萬萬年太平之兆也廷臣欲行賀禮詔曰此乃偶然不必賀

左庶子兼侍讀周旋卒

旋永嘉人正統丙辰進士第一授修撰景泰初陳瓌夷狄安夏大計千餘言多見采納秩滿陞侍講與經筵進左春坊左庶子與修君鑑多所著述至是早朝衣冠端坐而卒旋文辭敏贍而性坦夷於物無忤云

遺平江侯陳瓌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時閣臣陳循等奏山東河南連年水旱加以自冬至春飛雪過度軍民艱難乞命文武大臣素稱廉能幹濟者各一人往撫安之聽以便宜行事詔是其言特以命陳循且命廷臣詳議所當寬卹並蓄積之方以聞於是羣臣條陳十事命陳循相時行之

二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主

命大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會試考官

取中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先是禮部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作同考官官由科第有學者宜兼職以充勿再用教官著爲令許之故商學士纔閱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中允楊鼎贊善錢溥皆已未已六閎科矣

于謙請議戰守方略

謙奏各處邊境自去年十月至今屢報煙火或稱也先欲來南邊打圍或稱也先見在沿邊下營矧河南山東等處連年災傷軍民困苦賊盜生發雖撫卹防範無所不至而意外不測之患難保必無其三營總兵官石亨柳溥張軌皆朝廷之所倚注乞令亨等同計議萬一虜寇果來搶掠邊境何以捍禦戰守若來侵犯京畿何以保國安民軍馬如何調度營

陣如何安置或賊寇分投徑擣關陝山西並眞定保定等處則何處屯兵截殺何術征剿掩襲凡事之可憂而當行者逐一具陳取自上裁毋得含糊隱忍退有後言上善其言令總兵官卽具戰禦方略以聞兵科都給事中蘇霖奏運籌帷幄發縱指示文臣職也斬將擧旗戰勝攻取武將事也國家近來武有總兵文有總督于謙膺總督之任石亨等掌總兵之權正當竭忠宣力以報國恩同心協力以濟國事可也然臣則見于謙平日軍務悉憑節制自總兵而下莫不箝口結舌以依從俯首帖耳以聽服近因邊方聲息緊急卻乃朦朧奏請以爲戰守方略責皆係於總兵其意以爲他日儻有失誤事機罪必不歸於己也原其奸欺之計難逃鉄鉞之誅其總兵官石亨柳溥張軌以爲平日節制號令皆係于謙今日戰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西

禦方略卻欲推調論其情由實是委靡怯懦厥罪惟均乞敕于謙石亨柳溥張軌及協贊提督右都御史羅通務在和同計議將方略詳細條陳如或仍前飾詐推奸乞將各官逮送法司明正其罪另選文武重臣代任其事於是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言戰禦方略一也先若大舉入寇賊馬馳逐迅若風颶一二百里頃刻可致宜先於大同宣府增添兵糧入據要害以逸待勞其雁門關實山西咽喉亦宜添軍固守一賊若自陝西甘肅遼東深入腹裏臣等隨卽分兵迎敵或斷其歸路或夜襲其營或乘其疲伏乞聖斷於臣等三人預定何人護守京師何人領軍出戰安遠侯柳溥言太宗皇帝設置神機三千五軍三營近因虜賊也先殺主自立議列十營臣等三人實總其事識見不同號令不一互相掣肘乞敕在廷文

武官從長計議或依永樂開例分三營或依今定十營令石亨管四營臣與張軏各管三營凡發號施令整理軍務悉聽各自處置如此則責有所歸事無推調上曰朝廷選拔爾等任總兵官以爲得人今爾等各執一說互相矛盾平時尚且如此萬一臨敵必誤大事論法本難容姑記其罪今後務要盡心操練軍馬有定論時間具以聞于謙奏七事一臣已將十營見操官軍每隊選人強馬壯者遇敵令其當先以摧賊鋒一臣於五軍營存操官軍內每隊選年力精壯者以備策應一見操官軍令統兵協贊官親臨提督演習走馬射箭臣等躬親比較量加賞罰一見操槍刀手宜給與弓箭五日操演槍刀五日操演弓箭賊遠則用弓箭賊近則用刀槍一各營馬隊無馬並倒死馬者宜先關與馬房操該追之數候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成續買價官一各營俱缺協贊臣推選把總都指揮趙輔蕭文陰俱堪任用一振武營統兵官署都督僉事崔福爲事降都指揮使緣福曾經戰陣宜令仍充統兵官坐營管事上曰軍士恐當全隊兼用若取其強者其弱者難用矣卿等還計議停當來說餘悉允所言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金濂卒諡榮襄

濂山陽人由進士任御史巡按廣東江浙在廣有千金不取一廉如水之謠陞陝西副使因邊寇命督餉尋陞食都提督宣夏軍馬善籌西陲晏然陞刑部尚書諡諡頗刻以平閭寇兼宮保進戶部尚書爲言者所劾改工部落宮保銜尋以易儲復卒賜祭葬爲人性剛果有才威值國家多事善聚斂國用邊儲以給然人亦有病其隘險遇事偏執者

詔求直言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竑言皇上敬天勤民非不至也而天變民窮今時尤甚者竊恐聖德雖修而猶未至欺大倫雖正而猶未善欺賢才雖用而未臻其實欺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欺仁愛施而實惠恐未溥欺財用省而上源恐未儉欺刑罰寬而冤獄恐未伸欺工役停而匠力恐未休欺法制雖頒而承宣奉行者或有更張欺賦稅雖免而司掌錢穀者或仍牽制欺與夫一言一動之未宜一念一慮之未正皆足以累聖德而乖聖治也由是而欲回天意息天災詎不難哉伏望皇上共責有位之臣修厥德新厥政修德也必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愛厚誠信釋猜疑務果斷則修德有其誠矣圖治也必進忠良遠邪佞專賞罰伸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六

冤獄寬賦役傳振卹節財用禁聚斂御貢獻罷工役則圖治有其實矣將見源潔流清功深效速萬事皆得其理生靈咸獲其福如是而天意不回天災不息未之信也上曰觀竑所言誠有忠君恤民之心朕已深自修省並飭內外文武羣臣一體責己修政以彌災異凡當行事務仍令各衙門議行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銘奏近戶部郎中陳汝言公幹回還言江南蘇松等府積雪民凍餓死者甚多常熟一縣至一千八百餘人江北淮徐等府亦然有一家七八口全死者有父死子不能葬夫死妻不能葬者其生者無食四散逃竄所在倉糧又皆空虛無以振濟又沙灣修河起倩山東河南夫九萬之上於民間措辦鐵鍋數萬餘口並鐵索等料不勝騷擾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圍聚扇動爲患不少乞將修河夫止存

一二萬人其江南江北分遣大臣巡撫振濟上曰覽卿所奏朕心惻然各處饑民卽馳驛行文與江瀾王竑設法振濟死傷暴露者責令有司瘞埋沙灣修河令徐有貞止用班匠物料候南方送納買用人夫鐵料俱令疏放停止災傷處稅糧勘實停兌揚州及蘇松等處其令王文往撫安振濟之六科都給事林聰等條上八事一崇聖德以答天意謂耳目玩好戒其諂心掖庭嬪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過奢逸樂戒其忘返爵必當功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一修人事以消咎徵謂聞之人言曰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爲非時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之謀則災異傷物苦寒害人又曰大臣專恣厥罰恆風又曰雷爲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出於下君子爲小

僧道以杜游食謂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蠶食京師動以萬計此輩奸盜詐僞靡所不爲是以昔者有倡妖言之趙才興近者有造妖書之淨處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者有謀財而殺傷人命者且景泰二年已度三萬今歲復度恐民將半爲僧道矣謂宜嚴敕城衛驅逐出京一禁私役以振軍旅謂祖宗定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今各營總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糧卻令在營操練者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聞差官點閱率皆顧情頂替不惟軍士受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謂宜敕令各官將私役者盡行退出原給者以時操練一慎刑獄以導和氣謂法司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旨迎合如奉旨辦理者雖怙終而必宥奉旨知道者雖可矜而莫伸

又如當行勘者不與行勘當提對者不與提對積淹含冤甚傷和氣謂宜敕法司推情詳鞫不得鍛鍊成獄一省班匠以舒民力謂輪班人匠多是災傷之民赴京之時多係典賣揭借及至到京有買屬作頭而批工放回者有私自占役而辦納月錢者甚有與人傭工乞食者今工作既少人匠實多謂宜將二年一班者改作四年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其見當失班罰班者悉與除免疏入上嘉納之御史鍾同言此者定州署都指揮吳玉並新樂縣禽獲雞賊二人各奏送道臣訊問之俱曰也先令來覲視北京軍馬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闊若何擬夏秋間大率虜眾從居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有南人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至彼處中國虛實靡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

不介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
子母煦煦然相得寵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而顏色不
變當是時以子順之言爲狂後燕果敗而子順之言驗今顏
色不知變者大臣且然況羣臣乎臣今言之不以爲狂必以
爲謬且臣居草茅時聞內臣構惡戕戮忠臣劉球由是諫官
箝口使當時有數人委身直諫必能止太上皇之行而無今
日讎賊之禍既而皇上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
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讎賊喪氣俛首北歸臣謂皇上
有堯舜之仁孝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足以鞭撻四夷坐
致太平奈何讎賊甫退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伏望皇上鑒
前車之覆轍奮今日之有爲親庶政以總威權篤倫理以厚
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去無益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
徇於貨色無甘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郊廟謝過如成
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延擢英雄講明方略如此
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讎賊可徐圖矣不然災異之來猶
不止此而禍患之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帥各言方略
經旬逾時互相推託及柳溥石亨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
計而無經世遠久之謀夫平時將帥且如此讎賊之來又何
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爲今妨賢病國者醜
之夫禦讎賊之方莫先於用賢才賢才之出何代無之顧用
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出於亡
命衛青出於人奴皆能樹功勳以扶國家據忠赤以靖邊難
蓋由上有高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皇上雖求賢

如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故雖屢命選將而所舉者皆膏粱
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曾何能薦之耶噫
讎賊陸梁如此朝廷欺誑如此此臣所以撫膺長歎而恐他
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職當言路父
子兩世叨蒙國恩今臣又研審讎賊姦細而有所感發於心
竊忍緘默上覽奏令禮部集議以聞於是寧陽侯陳懋吏部
尙書王直等以爲同所言親庶政敦倫理戒貨色絕嬉游諸
事皆皇上當賜採擇臣等何敢妄議至於所謂致災之由此
實臣等不職之所致也乞賜黜臣等而別選任賢良上曰自
古君臣皆以協和輔弼而成治道朕方倚任卿等變理治化
其可以一人之言而遽欲解職乎不允

三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邱濬彭華等十八人爲庶吉士是科張璣邱濬何喬新楊

瑄耿裕鄧廷瓚皆著功名

順天河間饑命刑部侍郎周瑄振濟之

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乃條八事一裁省各處冗官二

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減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追馬騾牛羊五

暫罷供應柴炭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恣民採取七招商中

納鹽捐其斗數八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事下戶部不能皆

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爲難上聞詔特從瑄議瑄又爲之

具耕牛種子以便於民時亢旱苗槁行部至武清懇告於上

下神祇是夕大雨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上皇在南宮

更定工匠班次

初各色工匠有二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至是因給事中林聰等請以二年者更爲四年三年者更爲六年工部復奏請均以四年爲次通計匠二十八萬九千有餘除事故外南京五萬八千北京十八萬二千今以北京之數分爲四班歲得匠四萬五千季得匠一萬一千亦未乏用從之

築浙江捍海塘

五月上皇在南宮

遣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改李賢爲吏部右侍郎

下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於詔獄黃沙四塞

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三

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乃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稿成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不敢對曰作死作死蓋皆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建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也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官議章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養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

不保養而所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

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敕坊使稱密詔選良女子納禁

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敎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

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正

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

天地祖宗社稷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

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

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勤論政臣聞君上

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

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

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三

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皋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傳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於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子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游之篇或於敕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尙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帝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雷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正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雖爲二其實一人況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母阮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

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其他畏天戒任變理節幸御務儉約慎賞賚重名爵革巡撫擇重臣辯異端卻貢獻汰冗官皆切時政疏入上怒命錦衣衛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同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偏令誣引大臣並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變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以進士楊集爲六安知州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時集觀政上于謙書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上意本爲脫死計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遂出集爲州守案進士選知州自此始

黜給事中徐進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

進吳江人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降職復眷所淫者未行乃黜之尋戍鐵嶺衛上皇復辟受陵遲又有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復辟後亦下詔獄死杖下

齊庶人賢嬭谷庶人賦憾移置南京

六月上皇在南宮

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廖莊言太上皇帝在南宮臣爲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會時時朝見以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曩時見上皇遣使冊封皇上於瀋陽每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於東廡臣伏望皇上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推治道仍於時節令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祖宗在天之神安而天地之心亦安災可弭而祥可召豈必求之他道歟然國家所係之重不特此也太子者天下之本臣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讀經書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而無私天下之心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五

意蓋天下者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天下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太上皇帝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勦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以保祖宗之天下於萬萬年之永況自近年以來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迭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竊竊憂之以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

頌歷代君鑑錄於羣臣

錄李賢所撰也擇二十二君善可爲法者各三四切要事集爲鑑古錄每段下爲解說數句上之上問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爲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頌之

詔度天下僧童

時天下僧童數萬赴京請度有詔兩京各度一千名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不必查勘稽留左闕教清議等令各僧道拈鬚定數領取銀萬餘兩事覺命法司禽治左善世僧南浦等分受其銀欲爲掩護朦朧奏乞將天下僧童普度以息爭訟於是六科都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劾奏南浦等奸欺四罪禮部奏允雲南土僧不給度僧錄司卻奏欲給度取利肥已致蒙允許一也戶部奏准令僧童運米實邊各僧情願報效僧錄司卻奏稱其艱難致蒙免運二也給事中陳嘉猷奏准依舊例查考各僧投文應試僧錄司不肯遵依回中並無一僧投文計屬禮部奏蒙免考三也恐許出奸弊奏要普度暗要人心四也夫前次令其運米則云行童艱難今收度乃得銀鉅萬前次行查考則云無僧今給度則稱一縣有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美

百餘名八九十名臣等看得南浦等閭閻小輩無賴姦人覈祝髮以爲僧實逃名而避役不耕不蠶而衣食實四體之不動不忠不孝而生存實三綱之莫究飲酒茹葷全無忌憚貪財縱欲略不慚惶俱宜禽送法司明正其罪時禮部尚書胡濙等亦奏各僧官累次進本煩瀆其欲普度者特設計爲規利之媒其言爭訟者特款詞爲文奸之術雖名清靜機濁無倫雖號慈悲貪婪無厭況所收之人但取銀物或假張作李或稱老爲少或縱容軍囚竈站或濫及游手白丁或人不到而借倩代替或捏虛名而貨賣與人欺君玩法律所難容上命法司悉禽治南浦等禮部即舉僧代之居數日陞僧大海爲左善世掌僧錄司事未幾悉有南浦等仍俾其收度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銘卒諡忠襄

銘山東高密縣人前禮部侍郎智之子以父廢授給事中陞修撰宣宗實錄成陞侍講尋陞廊府左長史持正不阿有承奉抗王銘卽日劾奏之朝廷責承奉而捷之景泰初以潛邸舊恩陞禮部左侍郎明年陞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三年召還陞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仍兼掌詹事府嘗因災異言弭之之方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省刑薄斂卽用愛人遂錄皇明祖訓以進皆見獎納卒賜祭葬錄其子海爲錦衣衛百戶銘雖短於才學然質直負氣遇事侃侃而儉樸自守論者稱之

八月上皇在南宮

九月上皇在南宮

附內使田福私亡至真定府藁城縣錦衣衛捕得命卽誅之內使阮綰附司禮太監興安屬管工太監黎賢擅於西海子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毛

作佛庵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絹絞並劾安等詔姑不問所造庵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也先爲其下所殺

宣府大同等處總兵等官各奏屢獲降虜及我軍士自虜中脫回者皆言虜酋也先爲阿剌知院殺死有定州衛韃軍可帖木兒自也先弟賽罕王部下脫歸備言也先既殺其主自稱可汗阿剌知院求爲太師也先不許遂生嫌隙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剌二子從行因令人持藥酒毒死阿剌次子阿剌詐報兀良哈盜已馬遣使請於也先取長子回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歹都王賽罕王統眾與俱臨行觴阿剌

長子復毒之行至中途死阿剌怨益深給也先二弟渡川俟其既渡阿剌統部落三萬人徑趨也先所居先使人數也先三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輪到汝死矣也先曰我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伯顏帖木兒特知院眞孛羅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剌舊部曲卜刺禿僉院突革帖兒掌判阿麻火者學士事也先日久也先不之疑因共趨也先帳中拔所佩刀刺也先並殺特知院等其眾遂散賽罕王聞阿剌攻其兄領眾七千蹕阿剌後欲俟戰疲然後乘之既而也先死賽罕王棄其眾乘橐駝十七隻南走爲其下卜兒塔追及射死歹都王領其人馬西走兵部疏其言以聞因請各邊嚴爲兵備以俟從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天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附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壕爲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都委官勘覈禁約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以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

時官臺山民爲盜綱捕其渠魁釋其脅從因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遂蒙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忠勇伯蔣信卒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也正統九年爲右都督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革爵歸復爵薨特予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景泰六年乙亥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初命太監班伯鎮守兩廣

案太監鎮守自此始嘗考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敎官入內敎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敎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尙少其後差出者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而內官之權益重矣

兩廣總督馬昂破瀧水猺以昂爲左都御史

時趙音旺合諸山叛猺殺掠甚肆昂召狼兵官軍直抵巢斬獲甚眾 案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无

初韓雍復一征之至今賊日益肆無復議征夫畫計諸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西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以哉霍韜嘗謂羅傍緣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若調狼兵達舍並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扼之且縱火盡緒其林木使無所蔽伏賊可反掌平矣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也

二月上皇在南宮

陝西耀州人爲妖言守臣以反聞逮捕二百餘人巡撫都

御史耿九疇申論此本狂妄無反情悉減死論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翱乞致仕不允

詔有司建第於縣郭之西時王直在部選法一委於翱於是洗刷垢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允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羣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格出身二等祿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翱以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虧勞之歎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匿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翱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朝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

夏四月朔日食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手

命副都御史馬謹巡撫河南

明年嚴所屬官吏凡貪墨無狀者悉黜之

罷參將孫安江福以都指揮周賢指揮張林代之

從宣府撫臣李秉奏也

五月上皇在南宮

山東旱蝗

撫臣薛希璉經營振貸活饑民百八十餘萬口

閏五月上皇在南宮

命孔弘緒襲封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承慶長子也年八歲賜鶴袍玉帶如例以其軀小去二勝俾藏之以爲榮成化中坐法削爵弘治中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六月上皇在南宮

以宋儒朱熹裔孫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附南京戶部尚書沈翼言各衙選留備操運糧等項差占軍多有妨屯糧乞禁革其弊從之 又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下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不許給民耕種完辦 案景帝不假內豎每每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構也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陞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爲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

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濬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泄之濬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城隍堰近民盡倪皆臥泣隄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三

洪不強之挑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十六里以通白茆塘暨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

命副都御史鄒來學專巡撫應天等處

時議改總儲與巡撫分設二員

八月上皇在南宮

杖南京大理卿廖莊及在獄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闕下同死綸仍錮詔獄莊請定羌驛丞

先是莊上疏勸帝朝上皇加恩沂王忤旨至是以內艱赴京領勘合陞見命錦衣衛擊在午門前杖八十請定羌驛丞並綸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案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御史易儲時獨坐深思泣

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章綸論儲位事懷獻流涕五年遂上復沂王東宮並陳時政闕失疏死年三十二骸掩閣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買金石卽於天順元年二月贈爲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爲知縣茂陵又憐其忠受禍慘祿其妻羅氏官一子爲通政知事啟上疏請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沒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諡恭愍

江西撫臣韓雍薦吉安知府張瑄撫州知府王宇

吉安人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人瑄決斷如流且屢辨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具冠裳聚眾迎送以徼福澤力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置諸法無何遠重疾郡之長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三

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瑄執弗許病亦尋差郡民給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爲已有乃遵舊例祇取楮幣一貫仍爲公費丙子夏郡大饑具申上司不候報輒發廩以振民賴存活者多郡學諸生有匿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彥輩皆魁科甲爲名宦實所造就者也僚屬廉而貪者家有婚喪皆設法以助之又建閣於學以藏御書建祠於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修治完整公私一新 撫州郡地險民夥素號難治宇至則以簡靜御之六事畢舉里有隱士吳與弼不妄至城府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卽先謁拜談論竟日出歎曰眞明府也宇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黠盜府金自若廉得其狀置之於法眾皆畏服撫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

以爲當然宇日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郡治有穴地前守引水蓄魚以自給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道邇傳誦宜黃多山有虎爲患爲告神而驅之虎皆遁去金溪有眾聚暴掠者宇曰此吾良民迫於饑餓故耳卽開倉濟之眾皆感泣曰眞吾父母也卽時散去

九月上皇在南宮

較選將衛民止移入

初邇民春夏就耕秋冬移入撫臣耿九疇言邇將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失恆產將何爲哉請自今令民勿移入將不能衛民者罪之疏下民皆稱便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順天府尹王賢陞正二品俸

賢九年考滿乞致仕上不允賢宅心公恕待人不欺非義分毫無所取在任以當務爲急嘗修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惟恐累於民故民德之深

江西饑

蠲逋糧十餘萬石從布政使陳翌奏也時南京戶部沈昇奏江南司歲辦商稅等鈔乞差御史同部官拘集鋪行照依時值平估填勘合行庫放支給還物主不許乘機作弊從之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修南京國子監號舍

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六間久頽廢至是祭酒吳節乞改建復宇號以居監生從之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大同撫臣年富乞終制不允

景泰七年丙子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

于謙以國家多事窮年居止朝房至是以疾在告上命興安舒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上聞輟尙膳醢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灑昇謙和藥有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以謙薦陞乃同謙過誤密奏之上召謙授以奏謙叩頭認罪上曰朕自知卿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有何聖諭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而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出奏示之偉慙慙又上用人多密訪于謙時缺祭酒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屬謙姻託爲懇謙時曲意因中官薦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語

之上宣謙辟左右諭曰有貞雖有詞華存心姦邪豈堪祭酒若從汝用之恐教壞了後生心術謙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銜之此固上知人之明而謙之禍胎於此矣

調工部尙書石璞於兵部協理部事出直內閣大學士江淵爲工部尙書

時淵在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志失望

二月上皇在南宮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博士

三月上皇在南宮

遣石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

時總兵石亨素貪縱爲謙裁抑其姪彪又驍將慮其一門同握京兵故奏遣之亨彪皆切齒于謙

廬鳳淮揚撫臣王竑陳致治保安二十事不報

其言多指斥權貴陰中傷之

夏四月上皇在南宮

沙灣堤成

初堤決饒道阻絕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上疏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堙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以竟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者常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轉所謂阻者然欲驟而堙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降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亡溢涸之患法必爲是當可有成詔有貞自用乃作壩埽閘渠隨宜先後之間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陵張秋之首踰百里至於大緒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漕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閘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堰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棲以水門續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閘於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美

潯魏潯八積水過丈則放泄之都通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爲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

五月上皇在南宮

寶宇通志成

先是五年七月敕陳循等率其屬纂修禮部奏遣進士王重等二十九員分行各省直郡縣采錄事迹至是成

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穀進少保蕭鐵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厚左春坊大學士以宋儒周敦頤裔孫兒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乞致仕不允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美

以災異也時年八十有二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提督遼東軍務都御史寇深乞歸省許之

時深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矣深

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哀毀踰禮

八月上皇在南宮

陞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均賦額

泰知前免租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輕額重者多在貧下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額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

九月上皇在南宮

欽賜閣臣子陳瑛王倫爲舉人

時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未中式循等言考中譯字官劉滔不中爲失舊制詔儼等同話宥之循等又言己子不中爲儼等閱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上怒請如洪武開罪劉三吾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林挺以硃卷無批與房考官俱下詔獄而陳瑛王倫子得以欽賜舉人赴會試給事張寧等奏循文私其子失大臣體罪當誅斥得旨覽爾等所奏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國之元老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毛

罪姑貸之高穀乞致仕詔卿持正之心嫌疑之情朕已具悉但館閣之職正當用賢不允所請今後尙加秉忠直以全名節噫穀可謂以道事君後不恆有矣

附是時洗馬柯潛奉命主應天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生赫夜投潛叱之固以重賂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懲之

湖南苗叛命兵部尙書石璞討之

時奸民李珍魏玄冲引苗作亂往爲嚮導大肆寇掠作議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民大擾璞以計生禽珍玄冲械送京明年二月諸苗平璞還部治事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陞馬昂爲左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

以征斗峒賊有功也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削宣王護衛

自宣獻王在永樂宣德間已恣橫犯分因宣皇書切責稍斂敢託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子盤斌未嗣卒孫奠培嗣王坐不法事革護衛

附是時昌化王仕潭以大同地瘠乞移封不許已敕諸王非時令萬壽節毋輒集有司宴苦爲令

福建僉事陳祚致仕卒

明年正月上不豫羣臣請早擇元良不許石亨等遂迎上皇復辟改號爲天順元年

案景帝當英皇蒙塵之際正國家殷難之秋順民情以承大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六 吳

吳

寶轉危亂而爲治安夷考其政固營立而兵政一新興志成而風俗可移護衛削而藩變潛消錄劉基之後而功臣勸世周朱之襲而聖教維當其時葉盛參軍程信督餉則兵食有賴矣軒輓撫浙江馬昂督兩廣李賢姚夔巡行天下則保障孔固矣王翱爲吏部耿九疇爲都憲李秉參贊薛瑄大理則公輔有託矣雖其北狩之迎泄泄足疵廢易之謀眾心未厭奪門一舉天實奪之然當土木之難方及夷人抱微欽之質以肆憑陵向微肅愍之智審社稷之重則國無長君所以任賢選將南征北距破虜情而不及禍者誰則主之故景帝之緩於迎駕者正英皇之所由以終歸也其有功於國家大哉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英宗睿皇帝紀下

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丙寅朔

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初景泰不豫羣臣僉欲立茂陵爲皇太子王文不然陳循輩知之學士蕭鐵亦曰既退不可再立羣臣乃因文意會集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改建字爲擇字眾從之奏上不允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十三日夜武清侯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同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於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遊畋爲赤子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啟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

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鎖鑰投水寶並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亭等惶惑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迫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卽位乃呼兵士舉輩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而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壘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輔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朝候景帝視朝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卽位矣羣臣遂頓首稱賀

大赦

逮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下詔獄都督范廣文廣王誠舒良張王永勤等同下獄謂迎外藩也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陳循蕭鐵商輅俞士悅江淵亦以故縱下獄進許彬薛瑄爲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彬以亨與有貞薦瑄以眾望所歸

以李賓爲大理卿錄奪門功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軌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太監曹吉祥嗣子欽爲都督同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弟成葉達兄成俱錦衣衛指揮僉事並世襲軌輓皆英國公張輔弟也

封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姪欽爲昭武伯

按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欽亦自以戰功及從奪門封後反誅成化初御馬監太監劉永誠姪聚封甯晉伯從永誠積戰

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至正德則泰安伯張富安平伯張容高平伯谷大寬永清伯谷大亮鎮安伯魏英平涼伯馬山鎮平伯陸永皆冒太監張永等恩澤封蓋濫觴極矣嘉靖改元後俱革

袁彬哈銘並以隨駕功陞錦衣指揮僉事

丁亥殺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於市

范廣王誠等並誅初謙等下獄有貞喉科臣王鎮等劾之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實迹亨等揚言已有此言及廷鞫有貞令所司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言曰事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承風旨以意欲二字成獄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並籍其家屬戍邊按于謙錢塘人自入官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三

所至著經略朝野特隆已已大駕蒙塵謙誓不與虜俱生整頓操練黽勉百方咸切機宜正誤國之罪懲失事之臣阻南遷之策尊嗣君以定國威選將材以當敵愾鼓揚中外輯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鑿與復還秋毫皆公力也乃以忠魂遭磔於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無暉後諡肅愍

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謫戍邊蕭鉷商輅王偉並除名高穀

王直胡濙並落傅保致仕

欽賜舉人陳瑛王倫除名

以王朝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朝詩乞致仕李賢言其廉謹老成詔留之榮迎駕迤北又減曹賊人以忠義多之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

石亨詭薦也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令翰林院諸臣兼東宮衛者並改別職

以景帝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謙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參議尋並復翰林學士

二月廢景泰皇帝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宣廟賢妃皇后汪氏爲郕王妃

癸丑郕王薨於西宮

葬祭皆如親王禮諡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命總兵官南和伯方英鎮守湖廣

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爲會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四

試考官

取中夏積等三百人是科同考太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典籍徐祕蓋官制初變也試事最號嚴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甯夏太監高平伏誅

景泰時忠爲錦衣衛指揮平居尚衣監與忠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與太監阮浪南城內使王瑤圖復位於

是浪瑤及忠俱下錦衣衛瑤被殺浪瑤死忠得釋既而坐他事謫官柳州至是上知其狀特收忠平磔於市三日且籍其

家

出章綸爲禮部右侍郎擢廖莊爲大理左少卿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敕考察御史九疇首進五事一崇廉恥以勵士風一清刑獄以召和氣一勸農桑以厚民生一節糧賞以簡軍士一任臺憲以振綱紀因敕戒風憲乃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於憲職至矣各宜澡滌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眾皆竦息風紀爲之肅清

召軒輊爲刑部尚書尋致仕

本年七月輊見曹石橫甚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汝耶輊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輊頓首以疾告乃賜白金綵幣遣之按輊鉅鹿人狷潔性成扣資賞祿非其分雖纖芥不取四時布袍蔬食筮仕使淮上冬時溺水衣盡溼有司製衣一襲堅卻不用以衾裯衷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五

之爲御史爲按察使振揚風紀故舊履其官所者烹一雞以爲款約其資三日米易斤肉爲食間親喪卽發行僚屬尙不及知總督南京糧儲清益勵

命李賢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賜民八十以上者冠服

時有茹文中者百有四歲上召見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部院大臣造其第致賀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宴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兼之歟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而頌聲作矣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讀卷官凡三伯武功掌內閣靖遠掌兵部興濟掌鴻臚

榜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石亨從子石○後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謗劾於市許彬子起亦中式

封皇子見清爲莊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見治忻王見沛徽王

按莊王萬妃生景泰三年封榮王今改封成化二年之國濟南今世封秀王高妃生成化六年之國汝甯無子國除崇王周后生成化十年之國汝甯今世封吉王萬妃生成化十三年之國長沙今世封忻王萬妃生未之國除徽王韋妃生成化十七年之國鈞州今國除

開蘭州運河

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六

有貞正月己巳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尋進兵部尚書按詞林記曰掌閣事有貞所自著也閣在御府非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伯封識者已卜其罔終矣

改耿裕爲翰林檢討

調章綸爲南京禮部侍郎

石亨等短之也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詔獄尋致仕

時富被參將石彪奏害上以問李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覺之遣官體實遂致仕去

罷督鎮巡撫

亨與張輊等固請也

滿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參政尋除名安置江夏

以亨等惡之也

調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為山西副使

雍撫江西有聲時有除舊布新之議故調之

召襄王瞻墀入朝

方上北狩時王上書慰皇太后居攝發府庫金募勇敢士圖迎復有社稷大慮上復辟石亨等誣尚書于謙都御史王文通大聞盜金符迎立王世子而謙等冤死王疑懼不自安已上得王所上書於大內大善之手書召王朝是時諸王封禁朝謁久矣王入見被親禮隆特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概以詆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強撫柔善恩威兼著幸為百姓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命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七

雪概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召再朝御製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詩賜馬薨諡曰憲上性至仁厚時錦衣衛緝弋陽王敗倫鎮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奸皆非實上大感歎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有此穢行今皆誣誣非所以重朝廷敦親親恩也於是宗室多沾恩洪覆而國家祚運元氣畢此賴矣

釋河南按察使王概於詔獄命復任

山東海饑詔發內帑銀振之

時已發銀三萬兩有司請益上召徐有貞李賢問賢曰可有貞曰不可發銀振民滋里胥奸靡實惠賢曰弊即有如民方待哺何遂增銀四萬兩有貞不懌蓋母論可與否事惡其不

出己也上覺之嘗謂賢曰增銀振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命汪妃遷居舊王府

母女保全竟獲考終李賢幽廢之一言貽之也

詔追復太監王振官立祠賜額曰旌忠

按振誤國之罪雖死虜不足贖也奈何祀哉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劉永誠祠曰褒功弘治初懷恩祠曰顯忠猶可紀者後則繁且濫矣是時少監阮浪贈太監

何文淵暴卒

易儲之詔人皆為文淵虞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縊死時有同鄉侍郎揭稽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有怨奏喬新逼父死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嘗薦黃珌及代珌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八

草易儲之疏俱逮至京以迹涉已往並釋之

六月李星連見逮大學士徐有貞李賢副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御史楊瑄張鵬周斌等下詔獄雷電雨雹風拔木

初瑄劾石亨曹吉祥怙寵擅權奪民田上方壯之會尋字連見鵬等將合糾亨不法都給事中王鉉潛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同泣上前自敘奪門迎駕功有貞等欲加

排斥且言鵬乃已誅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陷疏入上震怒召各御史俾誦彈章歷詰之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

明甚上主先入譖竟下諸御史獄嚴刑拷訊究所主於是王鉉同錦衣衛官劾奏九疇與綺諷使阿附二閹遂並下詔獄

是日雷電盛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京師震恐於是降徐有貞李賢為廣東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

政使瑄鵬謫戍鐵嶺時上亦心知亨等放恣但以日在左右不忍發已而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有貞賢未有妄言今同謫心不安乃召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遂轉吏部左侍郎瑄鵬在道遇赦或謂當謝曹石不從復謫戍廣西南丹衛按是時曹石專權而彗字見天人感應信不誣矣

禮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致仕

瑄見石曹恣橫日甚遂引疾去

命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贊善修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以程信爲太僕卿

信以參政入賀上以信在景泰間屢進讜言遂畱之

秋七月奉天門災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奪伯爵安置金齒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九

時石亨輩必欲殺有貞乃僞造謗朝政疏假養病給事李秉尋名上之逮訊不承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上權爲之上遂逮有貞收土權考掠瀕死終不承錦衣衛官門達乃摘詰券中有緝禹神功之語爲逆謀狀土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詰命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刑部侍郎劉廣衡猶劾之曰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宗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事在赦前乃釋之奪武功伯爵編金齒四年赦回成化八年卒按廖道南曰子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而遷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廣衡旋陞刑部尙書時緝捕匿名未有獲石亨勸上榜募告捕

者賞上爵已得旨呂原岳正奏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其事人情緩則怠事或覺露急則懼愈求韜晦不如毋究時吉祥在傍請究治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命李賢仍直文淵閣進吏部尙書

初石亨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戎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譖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上不聽與王翱謀復賢內閣

命左都御史馬昂巡撫大同山西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十

調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參政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

正初以內臣武臣權重告上領之正漏言尋以災異代革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太切直石亨等指爲謗訕內批謫職後道邠縣以母老畱閏月陳汝言嘗憾正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乃逮獄戍肅州五年八月上思正言乃宥回原籍爲民

附時兵部尙書陳汝言逢權宦意奏將前時送出雲南兩廣湖貴韃官盡數取回物論共斥之

八月奪定襄伯郭登爵謫戍河西

初上陷虜時也先藉復駕邀重賂于謙謂之曰賴宗廟社稷靈中國有君矣至大同登言亦如之上復辟已降登南京都

督府僉事矣猶不已故諫戍 按斯言也正言若反與漢高
分羹之語相似虜之所以終不欲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名於
天下者其猶項之終不烹若翁也歟而肅愍卒嬰烈禍悲夫
追論大同出謁事進封劉安爲廣甯侯

安宿遷人永樂十九年襲父榮伯爵爲大同總兵下獄閒住
至是進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已與破曹欽功加三百石成化
七年薨兄子壻嗣十五年薨無後安子旋嗣伯爵以後見永
樂十八年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仍直文淵閣

時起復不預閣事至上召見命中官送赴閣辦事

起年富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陞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誥爲順德知府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十一

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至文

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

詔總兵官非宣召者不許入左順門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劉儼卒諡文介

冬十月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時石亨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傲張翬教蔡京招楊龜

山故事勸以薦士亨領之會大學士李賢言與弼者乃司業

吳浦之子貫淹詩書動遵古禮屢薦不起亨慨然託賢代奏

草上之上問賢對曰儒者高蹈乃遣行人齎敕幣聘之敕曰

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思勞於求賢然後成無

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

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遜邱園不求

間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啟沃今特遣行

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明年五月

與弼至京師意出石亨薦不欲仕求觀祕書冀開悟主上賢

不悟言於上宜授官僚侍東宮講學上曰與論德左與弼辭

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何不就職與弼以老疾對上曰宮

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米酒遣太監牛玉送至館務令就職

與弼三上章固辭上復召知其意不可奪賜璽書金幣復遣

行人送歸令有司供廩餼復陳十事表謝而歸

石亨請帥師巡邊上不許

時虜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焉石亨欲巡邊乘取之

上召李賢問對曰比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困陛下初復

位正宜與民休息況虜雖近邊未侵犯無故舉兵恐無名若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十一

寶璽乃造自秦皇蒙自李斯亡國之物不足寶上然之乃罷

巡

十一月逮陳汝言於詔獄死

時科道高明等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至是所司陳所

籍汝言家財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于謙在景

泰閒任久且專歿無餘物汝言未拜何得賂之多若是耶石

亨等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皇太后

不及知後乃爲上言其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且曰

久事定迎立事愈無狀每詰曹石皆曰有貞向臣言耳上於

是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編而曹石俱不免者由

於此矣

虜酋哈剌爲其下所殺

十二月遣中官送先師孔子並四配飾金銅像置文淵閣
張賜卒

賜太平侯也祥符人初名軌景泰初征貴州苗于謙奏其失
機心銜之後以奪門功封侯祿二千石世襲乃與石亨謀殺
謙以范廣爲謙信任併誣殺之廣既死一日賜遇諸途爲拱
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子瑾嗣天順四年
降指揮使

附是年封鎮守遼東左都督焦禮爲東甯伯禮山後人以宿
將及殺虜功封祿千二百石世襲七年薨孫壽嗣成化八年
薨弟俊嗣弘治十三年薨子淇嗣正德五年薨弟洵嗣十四
年薨從子棟嗣三十六年薨子文輝嗣

天順二年戊寅春正月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五

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以孫繼宗蔭會昌侯

太后兄弟五人餘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又有爲
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
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且不樂者數日曰有
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何
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
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
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侯爲人醇謹
不妨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

敕令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先是太監興安崇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如期集京師
上意其濫更定十年乃度度止二百人必能通佛經者考送
私披雍者勒還俗違者謫戍邊是時中官奉佛始盛京城內
外及西山建塔廟甚侈踵作者各傾其平生貲力爲之穹峻
弘麗上擬宸極大學士西安姚顯上疏言自王振竭生民膏
血修大隆興寺窮極壯麗車駕至時賜臨幸今廢廢盡矣繼
者滋盛彌濫無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主信之得禍者
不一而足可鑒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修葺寺院悉折毀
備倉廩之用勿復興爲萬世法時雖未行而顯之名與楊浩
並震矣

修大明一統志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五

永樂中詔修郡縣志未竟景泰詔修寰宇志竟而未梓至是
命李賢等重修志凡九十卷表京師列方岳凡建置沿革形
勝風俗山川土產公署學校書院宮室關梁寺觀祠廟陵墓
古蹟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釋各備載之五年四月成詔刊
布天下 按李賢嘗言翰林實文學侍從臣宜不得與雜流
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知非進士出身者將半靡薄成風無
由釐正上命修通志唯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願外補翰林
一清按承宣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如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
皆文學擅一時李賢此論豈非世時之一變耶自是以後翰
林非一甲及選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而資緣阿
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釋建庶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少子文圭也幽中都廣安宮上北狩時悼建文君三王皆不終其歿也又無所加禮數以語指揮袁彬太息既復辟一日召閣學士李賢語之且曰朕念親親恩不忍也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即裁幸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入白皇太后令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閹者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閹牛玉諭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方入禁時纔二歲至是年五十有七出不識牛馬無何卒而懿文太子之嗣絕矣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虜亭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召溥還令閒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上怒曰莊浪頭畜既被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五

虜掠又被總兵橫索況無功戴罪朝廷復受所獻可乎溥慚而退

陞副都御史寇深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閏二月前監察御史倪敬卒

敬無錫人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頻仍上敬天修身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於官年四十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兼學士

夏四月復設巡撫以浙江布政使白圭山東布政使王宇僉都御史李秉監察御史徐瑄山西布政使陳翌陝西布政使芮鈞巡撫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初石亨等以文臣督邊武臣受制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上

召李賢曰今各邊革文臣巡撫軍官肆士卒罷非便其爲朕擇才能者用之賢乃舉圭等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止是不得逞其私耳在任者卽遣使召還是時上明習政事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詣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而六卿都院缺必召輔臣密勿簡任焉起韓雍爲大理右少卿尋復僉都御史

雍撫江西黠姦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天順改元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至是起用之

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爲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兩鎮將官不協討賊無功盛至議革兩廣守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未得行時搖賊鳳廣山恃險爲惡官兵莫能制廣山死吉弟其子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六

襲父之惡僞稱鳳二將軍招集各山賊首搖蠻編爲旗手殺手劫掠鄉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敵殺官軍燒毀房屋禾倉擄牛羊牲畜不可勝計陷害指揮等官陳廣聚官軍盛等立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於連灘立爲總營節制號令督行都指揮胡榮在陽春魚子水韓瑄在岑溪思慮新樂徐昇在雞骨嶺韋俊在羅旁水口各進兵副總兵歐信左參將范信各親督兵斬菁伐木開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搗巢穴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禽斬首從賊徒鳳吉弟等三百四十五名類殘黨多餓死招撫脅從回山住種及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趙成等因事充軍遇革造妖言構集大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燒劫衙門殺擄官民掠去寶家寨巡司印信茶毒一方盛督參政范信副使雷復都指揮韓瑄督

官領兵禽賊斬三十名顆奪回印信脅從固治趙成伏誅五年十二月大藤賊悉平 按何喬新曰葉盛合兵剿賊屬廣參議朱英察姦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康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將併進城等鄉屠之英力爭非辜且遣閒使請盛亟班師諸鄉始免屠卽此觀之則所謂破砦八百者恐亦不免有宋泰永平之類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附先是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越

過廣西市利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人禁之則商滯而弊叢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許出境於是公私稱兩便焉

毀外戚孫顯宗私廩肆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七

私廩專利病商也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廩抵家人於法顯宗免罪戒飭會昌侯繼宗爲弟乞恩上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眞可謂王者不私矣

以姚夔爲吏部右侍郎

先是孫弘以知縣考滿入京倚石亨以桑梓畱京師又因迎駕功冒陞工部侍郎復謀改吏部士林鄙之上覺恐其謀奪情卽令守制既而問所堪任者得鄒幹姚夔又審知幹端謹夔有大臣之量故任夔

陞山西左布政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恭至進耆老令人得盡言周知利病時米價貴乃出倉米而

取其直以充義役費米價遂平

五月漳州布衣陳眞屨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眞屨初治舉子業赴省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修張元禎禎曰濂洛之學自有眞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璘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禁錦衣衛官校貪擾

上一日召賢問政賢乘閒甚言官校奉差提犯擾害狀上曰然今後非大故不差尋密廉尤甚賢所言遂召其指揮戒之

附先是陳汝言阿權宦奏將送去江南鞫官盡數取回李賢

曰鞫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末

甚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後三年曹吉祥反率倚用此輩信夫

秋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命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

南京刑部尙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尙書

先是九疇降布政上一日與輔臣言九疇謫非辜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命爲禮部尙書尋憐其老改南刑部

八月興濟伯楊善卒諡忠敏

善順天人景泰元年爲都御史時英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善負忠義氣慨然往虜遣點慧偵之先以詞鋒挫其銳暴及見也先風概射虜應對不窮反復開諭朝廷威德及臨

發好生向善之心遂同鑾輿以歸蓋奉職不辱而能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天順元年以迎駕復辟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薨子宗嗣成化元年降為指揮同知

清京口甘露壩

初因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造河自七里港引金山水上流通丹陽以避之撫臣崔恭因知府林鶚言迂遠多石且壞民廬墓力主濬故迹春夏以閘秋冬設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之時役夫六萬有奇設法勸農二千餘石給軍未久工畢尚餘二千石發濟揚州饑民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羣盜

聽設法禽渠魁梟數人示眾餘脅從用輕典盜以甯息尋歸院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九

審決重囚

時間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辯為同起二人仇指寇深云會問已明奈何韓雍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俟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雍復曰若不畱所稱仇指者將誰與證始畱四人後訴者竟白

冬十月上獵南苑

苑在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有晾鷹臺有三海皆元舊也本朝關四門繞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承樂定都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勦戚武將應詔馳射

黜鷹坊司出獵內臣

時出獵不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敏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

內臣以預進上令人密訪得其數候其至杖而黜之

十一月罷冬至宴

惟存正旦慶成二宴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

進都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酋迭為雄長自相仇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虜無寧歲矣

以李紹為禮部右侍郎

先是郎中李和囑權近以求士論譁然上以李賢王組對遂用紹輿論大愜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十

是年南寧伯毛福壽卒壽祥符人本降虜景泰三年以都督同知勦苗寇功封祿千石世襲薨子榮嗣成化六年薨子文嗣弘治六年薨孫良嗣嘉靖十九年薨子重器嗣三十四年薨弟邦器嗣四十年薨弟國器嗣

天順三年己卯春正月

駙馬趙輝求封爵不允

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來朝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上召李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命封之已而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不行

命工部右侍郎翁世資往淮徐督運大木

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乘坐除名

秉在大同鎮痛革諸弊凡剝削軍士必置於法羣情洵洵度不能容乃以事中之

以都指揮高飛統遼陽兵學士李賢力止之

時鎮守太監范英乞來朝以飛部下所親昵者乞統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持不可上欲允召賢問賢不能止明日復見上曰聞飛非統馭才地方所係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宜止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附錄上嘗於靜中屏左右告賢曰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即批出有司議送去與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臣看又曰差便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三

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戒具服拜天畢省章奏部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復省章奏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晚而休若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伐其謀

先是謀報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知州修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聞請乘未發遣使問之可伐其謀乃命給事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建齋宮於風雷山川壇

上不欲夜出問可以勛臣代祭否李賢對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宗以爲不可上曰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賢曰可宜殺其制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可免夜出賢曰聖慮極是

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尙書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三

瑜由李賢薦用石亨以私隙媒孽之朝士疑瑜至恐不用後瑜至上召賢議仍用瑜羣小愕然眾毀始息按天順前方面勢重大不爲部使所困其遷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京職遂有借爲駕馭之法及末年知釐此弊一於郎中內選用弘治末年始有兼補之例近則全以要職充之矣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祖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恃心不萌而逸意自戢今必並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之宜也石彪有罪下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明旨乃敕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

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交通之弊稍息

三月濬吳淞江

吳淞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水灌田大水則洩之以防淹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歲遭潦崔恭至即親詣其地相度至是督工挑濬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百七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五千五百六十七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又濬曹家溝滿匯塘新涇大營浦諸水至爲利民因目漕港爲臺浦以識不忘

夏四月陞河南按察使王概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時歲荒老幼流移概檄所司設法鳩集俾逋負定賦頌民恃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重

無恐

改王宇爲副都御史兼巡撫大同

五月田州頭目呂趙等伏誅

初知府岑紹老傳嫡子鏞頭目呂趙有不軌意故挾其庶子鏞拒紹而逐鏞於外時官府暫令鏞寄住省城而令鏞襲其職趙於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恩城上林並受害擅爲鐵鉤弔掛之刑與販私鹽僞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鏞既而鏞子玟亦故趙遂以幼孫呂嬰冒玟名而襲其職葉盛會兵以討執趙誅之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敬宗慈溪人莊持好禮精通經史爲文雅厚而暢自正統間爲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嚴章條革舊習勵諸生於進學成德

晉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私忿有詆誣周文襄爲草疏申

理辭少散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

竟白及考績至都上下不謁權閹王振以禮幣求程子四箴

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十七年不調敬宗

意豁如也時兩京皆得人北爲李忠文時勉於是有南陳北

李之稱云載名臣

六月

附編修彭華以與修大明一統志多支廩餼坐除名閣臣李

賢申救復其官

秋七月崔恭奏復周忱徵糧則例

初巡撫李秉改定蘇松加耗則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米五

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斗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重

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或者謂此法據文而觀最爲均平聚數則之田於一戶由帖之中算查填註不勝其煩而里書之飛走不復可稽又金花銀準米三石四斗三梭布準米一石五斗綿布準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也

逮工部右侍郎翁世資下詔獄降衡州知府

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供文綺

七千匹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官督併加造七

千匹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與尙書

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

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進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故逮之

調寧夏通租及權罷果實皮革諸物

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敝撫臣陳翌拊循之又籍貧甚者計口給食奏罷通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抵輸布帛

八月逮順天府試官倪謙下詔獄謫戍開平

時舉子奏謙通賄陰事故逮之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石亨奉朝請

謫前吏部左侍郎孫弘爲大理府通判

冬十月石彪石亨有罪伏誅

先是亨往來大同顧紫荊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疑之特憚于謙輩不敢決爲耳迨南城迎復恃寵貪恣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壬

子姪廝養勢燄熏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千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屢月不息益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督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星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亨奉命禦寇童先力贊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未晚也亨時還無功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上念其功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還第未幾家人傳說謗始露其不軌之謀賴上剛明果斷及祖宗在天之靈故伏誅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

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眾朝廷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從之按彪渭安人驍勇貪狡包藏禍心天順元

年爲遊擊將軍以破虜功封定遠伯明年進侯世襲邀人奏

保謀鎮大同朝廷覺其異命官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劾之

下詔論死亨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爲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

禦虜敗歸京師下獄赦出充總兵官封武清伯禦虜西直門

卻之進封侯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忠國公至是坐法

死皆國除

附上一日與李賢言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則

不可彼景泰不諱陛下復位天命順人心樂文武羣臣誰不

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未順幸賴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壬

陛下洪福得成事假令景泰左右先與知亨等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彼時此舉之先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紛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虜寇關內召白圭爲兵部右侍郎往贊軍務

圭入對便殿賜資優渥即日就道至陝西總戎失利虜熾甚

乃按兵不戰至固原值虜掩至從騎僅百兵令悉下馬結陣以待虜衝突者三疑有伏兵乃引去躡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池海納都連戰捷虜解去還朝

錦衣衛指揮劉敬坐石亨黨改從輕典

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韓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素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誰不蠲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眾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二月以項忠爲陝西按察使

南和侯方漢卒

瑛全椒人都督方政子也景泰五年以征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以平蠻功進流侯歲祿千二百石薨子毅嗣伯天順六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老

年削爵成化七年卒子壽祥嗣嘉靖十年薨子東嗣三十八

年薨子炳嗣炳薨無子弟燁嗣

戶部尙書沈固以衰老乞歸許之

天順四年庚辰春正月

禁朝覲官與京官交通

賜卓異布政賈銓等幣宴擢湖廣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尙書雲

南布政使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起年富爲戶部尙書

初山東巡撫缺李賢薦富左右不悅富者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遂召用之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諡文毅

穀興化人端簡廉靜不比匪人正統末入閣己巳北征穀居守當乘輿播遷羽檄旁午朝議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帶爲贈給事中林聰忤權貴置重辟力救之內閣王文等以私奏考官劉儼不公亦救之時評者謂蕭鐵守似矣而歎於穀之忠苗衷請似矣而歎於穀之達馬愉慎似矣而歎於穀之廣云

二月令冒迎駕功陞官者自首改正

初法司奏請查究上以李賢言令自首四千餘人盡改正

內閣致仕尙書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德王秀王崇王吉王徽王後秀王國紀

明太政纂要 卷二十七

天

命翰林學士呂原尙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會試考官

取中陳選等百五十人時有下第舉人知賢弟李讓未中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上疑之賢對曰此乃私意考官無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試之皆不稱囊三木禮部前以徇羣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鄭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王後改姓謝選劉健等十四人爲庶吉士是科陳選張元植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皆名臣

以軒輊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石亨既死上每念九疇輒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

夏四月

附時內府庫官奏歲用金不足數戶部議欲以蘇松嘉湖歲

折糧銀折金五萬兩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有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不足再議而行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贈侯諡忠毅

驥東鹿人由進士歷兵部沈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再敗雲南思任發章耶羅等屢錄軍功正統七年爲兵部尚書以平麓川功歲祿千二百石景泰元年以平苗夷功增祿四百石世襲薨子璋嗣成化七年薨子添嗣十五年薨子憲嗣正德九年薨子瑾嗣薨子學詩嗣薨無子弟學禮嗣

陞揚州知府王恕爲江西右布政使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壬

楊人立石頌德恕在揚屢辦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羣弟子科不乏人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復廉州知府李遜職

遜爲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其縱部民竊珠下遜錦衣衛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斂財物等罪狀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

附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眾相顧莫敢異論陸瑜獨言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不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也

達不從欲出反者上知無它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

八月虜孛來寇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敗績

時虜大舉入寇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遂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無算京師驚疑兵部議欲遣將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李賢謂宜出軍於紫荆關倒馬關然虜已有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救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虜亦引去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諡清惠

九疇盧氏人廉介自持政尚明肅爲都御史時欲糾石亨之罪以不密先落其所排出爲布政使後上尋知其賢陞爲南京刑部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壬

以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大水下優恤之詔

時田盡淹沒李賢因召對言曰臣聞今年水災大江南尤甚數十年未嘗有此百姓不能存活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大加恩典安得蘇息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上曰固可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行被災州縣申報撫按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

陞御史高明爲大理左丞

庚辰劾天下不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明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任不以累趙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曰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曰是能御

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爲山東按察使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敗北虜於東壩

陞巡撫湖廣副都御史白圭爲兵部侍郎起守制南京戶部侍郎馬諒爲戶部侍郎

上召李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賢薦白圭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上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上以爲然命下輿情亦愜翱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故賢薦之調巡撫遼東僉都御史程信爲南京太僕寺少卿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重

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守將海寧伯董興相結納興又嫖連曹欽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條具以聞詔中官及錦衣衛郭指揮逮霖而籍之途次入霖賂及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阿曹欽遂劾信輕聽僉事言信得貶

冬十月上閱列侯諸將於西苑

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上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畏避者罪黜自是將士咸知勵警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上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賜鈔三千貫至則恤軍士繕城堡劾貪蠹搜括隱卒分田給種課歲入爲兵馬費

十一月虜寇莊浪

時涼州甚急

以王越爲山東按察使

閏十一月下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於獄

望日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卽言必曲爲解說或占書中所載不祥語輒改削以進獨遇天文喜事卽詳書夫朝廷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降職

召南直隸巡撫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恭知萊州捕蝗發振民賴全活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太刻崑山有一人涉誣連逮充戎者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撫按各領敕行事訴之無益或謂部院獄情必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重

大理評允方決御史在外行事平冤伸理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得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又有督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於前巡撫李秉不爲理至是復訴於恭親試之移文提學復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中進士者南畿巡撫蓋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陞山東布政使劉孜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孜入覲時與賈銓蕭暄等同以卓異賜宴故擢用之

十二月以王恕爲江西布政使

詔敕編管金齒徐有貞還原籍

上與李賢論人才高下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止是石亨張軏輩害之亟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聖恩所施最當卽傳旨下戶部行之

武平侯陳友直卒

友直全椒人天順元年爲都督以征苗功封伯世襲二年以宣夏出塞功封流侯歲祿千一百石薨子能嗣伯成化十九年薨子綱嗣弘治八年薨子勳嗣正德四年薨弟肅嗣嘉靖十年薨子大策嗣

附是年豐潤伯曹義武強伯楊能高陽伯李文俱卒義儀眞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遼東以宿將積戰功封祿千二百石世襲孫振嗣弘治二年薨子愷嗣嘉靖五年薨子棟嗣六年薨弟松嗣三十九年薨子文炳嗣能六合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鎮守大同以破虜功封祿千石無子弟倫爲指揮使文西寧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虜功封祿千石至是奪爵爲都督僉事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三

天順五年辛巳春正月

起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起守制大理寺卿李賓復視寺事

大理少卿李茂卒上召李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翱議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於文華殿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二月飭法司不許畏避緝事官校

時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李賢諭之賢曰誠如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豪橫又國爪牙卽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辯乞特旨諭法司許

有枉者辯理毋畏勢避嫌於是上召法司臨誠如賢指人人悅服時刑部郎陳璉失入人罪部寺審允上自鞫辯出之較法司痛省又諭法司有曰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犯錄悉與滿除令奉公守法焉

三月召民開佃松江荒田

撫臣劉孜修復周忱廢墜之政時松江府有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重額久廢不耕稅加於見戶孜奏請召民開佃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者二斗謂之官租不起科不加耗民歡趨之蕪穢盡開十二年見戶皆耗皆復舊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凶荒召佃始於周文襄而成於孜立法周密至今行之松人謂是秋糧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每石始八斗五升至六斗金花一兩初準米三石八斗其後準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又歲積餘米二十萬此荒蕪開闢之效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四

夏四月陞南太僕少卿程信爲刑部侍郎

信以守正被調故廷臣推用之

南雄知府劉實卒

實以進士選庶吉士不涉權門授金華府同廉操直節行撫字之政陞順天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屈遷任南雄當孔道商稅減十之九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以忤中貴使誣奏抗毀使敕大不敬詔逮獄上書自白上亦不窮治尋卒於獄實生平清苦獨喜著書君子謂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義矩與古廉吏范丹塵飯殆相符云

令陝西按察使項忠奪情復任

先是陝民饑忠不待奏報發倉廩振濟民皆悅感至是丁繼母憂軍民詣闕乞畱許之

詔議革冗食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四十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曰每年一二季支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召吏戶兵尚書議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卻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彙

五月江南北大水

自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民皆艱食至是尤甚輔臣李賢會昌侯孫繼宗尚書王朝馬昂請於上曰今天下民阻饑況又興兵旅宜寬恤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允之太監牛玉亦力贊於是條列十餘款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六月虜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敗績命懷寧伯孫鏜總督軍務兵部尚書馬昂帥師禦之

時甘涼莊浪告急命發京師軍一萬調河南山東軍二萬秋七月庚子曹欽曹吉祥等反懷寧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

等死吉祥伏誅鏜進侯旌死事追封吳瑾為梁國公贈寇深為少保餘進爵加官有差

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以奪門功權傾中外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其仲父吉祥為司設監太監在正統間征麓川又征福建選健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及奪門迎駕諸官以吉祥故冒陞賞遂相與為死黨後石亨既誅吉祥自生疑懼欽又以私掠曹福來為言官所劾且奉敕諭欽思石亨敗時亦先敕諭朝臣而後收繫會是日懷寧伯孫鏜同兵部尚書馬昂奉命出師征虜欽約其兄都督曹鐸從兄都督曹瑋弟都督曹鉉謀入內為亂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吉祥為內援從其黨掌欽天監事湯序擇是日舉兵先夕鏜候陞辭宿於朝房韃官都指揮完者禿亮恐事敗逸出告恭順侯吳瑾廣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彙

義伯吳琮時瑾琮以陪祀罷宿於朝房急趨告鏜同於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時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俟天曙漏下四鼓欽舉兵犯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搥鼓大振掘殺錦衣衛指揮同知遼東擊翰林學士李賢傷首並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邸鐸率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寧侯劉安時禁門未啟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莫知所出達曉詔會昌侯孫繼宗將王師鏜督諸軍先登吳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墻以眾接戰王師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敗殲斬之欽遇鏜子軌奮刀斫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城卒與欽遇眾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街相距至西鉉以百餘騎往

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令執潰者斬以徇
責戰益急發神臂弓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
不克諸軍進薄其眾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潛其胥井
中其黨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至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獄
明日辛丑以賊黨未盡禽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
都城九門明日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韃官或爲反
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又明日癸卯吉祥伏誅仍以鐸等棄
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資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丙午磔
湯序及韃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於市至八月旌死節功追
封瑾梁國公諡忠莊贈深少保諡莊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
保安太子少傅賢朝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鐸賜爵徹侯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七

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維時太史程
敏政作平逆頌其詞曰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
中興既攘□□內外時又有孽其間欲梗于治蠢茲吉祥實
維寺人中懷孔奸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昭武手提禁兵
孰敢予侮后惡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遁中構吉
祥以逞無賴以效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熒惑在辰伺閒
而舉信聲喧喧燔我闕門戕我朝士喋血闕東金吾御史惟
相惟將臣賢臣安如唐衡度被斬被殘飛變夜聞后赫斯怒
曰爾繼宗元舅元輔往暨爾鎗用整厥師爾瑾先驅爾昂殿
之靖此狡童維爾之績爾維弗績罪弗爾惜眾奮其武如罷
如能大旗繖繖聲震空賊鋒始交逆陣而聞瑾喪其元人
百其勇再鼓以進羣醜遂奔乃俘□□奏功轅門免技斯窮

如醉罔省反走厥家投首胥井梟徒狼隊不日成禽天開日
舒告銷沴沈后御午門告于大眾罔治脅從無怖無恐吉祥
就磔欽首懸竿藁街聞闕都人大觀乃補其居乃殄厥世爾
族爾嫺投屏四夷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犒我師凱歌謳吟
勸忠褒功后有明詔公侯公孤有敕有誥羣臣稽首我后永
貞大愍既平聖武乃成我后曰嘻維天之祚將帥之力祖考
之祐允顯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河決開封

八月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
督軍禦虜

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竑竑至
邊虜引退旋班師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美

陞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被賊害李賢首薦蕭維禎上曰此人吉祥嘗力薦之非
端士也及賓上曰此人年雖少器老成久典刑名眾曰然
遂用之

以禽逆賊詔天下布寬恤開言路

時李賢上言曹賊就禽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
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
放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勞獎勞陞用之典以勸
之猶懼其訥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倦
倦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
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於大僇而不悟矣上
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

知先是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擢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得祿命法書研精之以下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爲眾奇其術授序班及景帝不豫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上卽位擢驗封主事累進郎中至是欽反執朝賢時祺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李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陞職

宥謫戍肅州岳正爲民

先是正既謫上意每及輒曰岳正倒好止是大膽至是曹石並伏誅上曰岳正固言之李賢對曰正有老母在得放歸幸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堯

甚乃釋爲民嗟夫端直如岳正賢既不能回天子謫戍之日又不克引進於上意既回之時君子以是多責備云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於涼州

時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附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時趙榮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曹賊反文職皆畏縮退避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獎勵士卒滅賊功成二事忠義凜然一時罕儼李賢因論人才言之上曰是忠臣也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命副都御史王竑再理漕政

竑至徐淮老稚迎拜道左右如蟻歡聲動野數日不止會旱漕河涸禱祀輒大雨卽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施措咸行惠施勳名大振

冬十月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

河套週回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靈夏鎮各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防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早

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寧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令考選生員送國學肄業

限年四十以上先是宣德中曾有令以後開一行之

命都督許貴調兵勦松潘叛民

李賢見上曰近聞外議松潘羌民叛亂已敕四川三司調兵勦然三司官統兵諠煩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統之庶得成功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罷湖廣總兵兼統貴州之制

李賢言貴州凡百軍務將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誤未便上曰此等事情誠

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

上與輔臣李賢品論部院諸臣

上顧問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綢繆最高尚有十年上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畱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嘉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退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聲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聖

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品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附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曹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畱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是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曰朕一日之閒五鼓初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不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必以為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

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

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畱意自然節儉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閒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徧賢曰此時正宜玩味況聖賢語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畱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上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榷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聖

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十二月巡撫副都御史葉盛同總兵都督顏彪討平兩廣諸蠻大藤賊弗靖盛督兩京漢韃並江西湖廣沿江等衛所及兩廣官軍土兵壯快人等分道夾攻破老鼠道砲石門紫荊金龍白雀六廟仙女關通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禽斬首從賊徒三千二百一十七名顆燒毀房屋禾倉一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船五百三隻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

天順六年壬午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為可汗

二月詔清運由小河徑通延綏

時延綏用兵日久戶部左侍郎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入寇迄今三年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尙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窮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湮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溯流趨運庶幾運餉可足而民困少蘇或摘漕運數千糧赴陝就令教習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乃回許運船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儲大有增矣詔悉從之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達竟沮其議

復設提學憲臣

時學規多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督之教副使張和任浙江游明任福建劉昌任河南僉事李齡任江西王度任湖廣周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聖

豫任山東鄭貞任山西馮獻任陝西陳良弼任四川劉斌任廣西郡王任雲南

三月罷陝西屯兵

時管糧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供輸困極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終無已時也今陝民罷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乏難欲久宿師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食益匱當裕邊用莫若敕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諸調卒盡撤可也師得罷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

時有學廟木主之易或以毀聖像爲言鶚曰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並易從祀諸賢

夏四月禮部尙書石琚乞致仕畱之

初琚奉召敕選妃動止頗失措上短之賢承意謂宜令自退

薦戶侍郎張睿爲戶部尙書仍管糧儲

陞侍郎張睿爲戶部尙書仍管糧儲

時士論重琚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琚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命吏科給事中潘榮往琉球國冊封

賜麒麟服金帶榮奉宣德意王以下皆竦息聽命陪臣請爲

中山八景記援筆立就有用夏變夷語國人爲之刻石

六月逮國子祭酒劉益下詔獄

秋七月陞順天府丞王福爲府尹

調戶部左侍郎馬諒於南京

以年老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呂

起守制副都御史王宇爲大理卿

宇先撫大同劾石亨石彪爲大奸大蠹乞置於法不報已而

亨彪果敗人多直之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憂去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諡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尙書致仕王直卒

直泰和人文皇往來北幸或畱輔或扈從正統景泰閒任冢

宰已已車駕北征直率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年議迎駕以

正對輿安蓋不爲阿世者翰林侍從三十年任冢宰十六年

而後致政年八十四歲贈太保諡文端載名臣

以大理卿吳琛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

冬十月陞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先是忠爲陝廉使有惠政得民心詔奪情復任至是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畱故命仍撫其地陝人歡聲如雷

十一月內閣學士呂原卒諡文懿

贈禮部左侍郎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云

毛里孩等寇固原轉寇寧夏都督張泰率子翊領兵敗之

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出寇固原同至黃河大壩掘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秦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眾渡河翊令軍徒截其半前驅者盡溺水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十二月命尙寶司丞兼編修李泰侍東宮講讀尋陞侍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星

泰伯父李永昌爲太監正統中掌章奏有寵泰初中鄉試上甚喜及官翰林頗知向學矜己自足性狷僻寡諧所與者朋比汲引士論薄之

縹是年懷柔伯花聚文安伯張輓俱卒聚通州人景泰三年爲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薨子榮嗣成化元年薨子鑑嗣弘治八年薨子璜嗣嘉靖八年薨弟瑾嗣嘉靖十五年薨子燾嗣三十四年薨子嵩嗣隆慶二年薨子光祖嗣親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辟功封歲祿千三百石薨子鑑嗣成化元年革爲指揮

天順七年癸未春正月

陞兵部侍郎白圭爲工部尙書

工部缺尙書上意屬圭執政欲舉所知託以資淺爲言上曰卿所舉乃方岳耳白圭由方岳歷都憲至此不可授乎卒授之

二月命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文在正統中內閣學士曹鼎薦侍上經筵知之故命直閣

陞吏部左侍郎姚夔爲禮部尙書

夔在吏部有眞定守以重賄賂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奏稿來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亨貶附亨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故超用

陞御史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文升爲御史巡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時朝覲考察畢缺方

面故用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星

貢院火

時陳文柯潛爲考官焚死舉人高潔胡黻涂珏曾灝等千餘人試官俱越牆走上憐之命姚夔祭於郊贈死者俱進士改試期於八月按永樂癸未以初卽位無進士天順癸未又遭南省火又洪武辛亥有進士矣永樂己丑長陵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至庚辰康陵南巡明年肅皇卽位補殿試故有辛巳進士亦有天運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晦夜空中有聲如雷

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勸上憫念元元停罷一切厲民者以弭災變上命具寬恤事

條以進行之賢又請罷江南織造磁器清錦衣衛罪囚止遣
臣進貢罷西番使臣停中外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終不
聽

夏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

宇在任以洗冤澤物爲先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蕭然無以
爲殮少保李賢倡眾爲之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王概爲大理卿

先是刑部都察院獄囚要結多罔成風徒爲文具不問駁繳
概至則測情比律指摘其過誤疵謬不少假借以故諸法吏
相率爲明愼而民不聞以枉死者其所爲斷案繳駁諸法吏
亦轉相鈔寫成編至今傳以爲式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六月詔旌西安府知府余子俊

西安會府公務叢委訟牒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彼使往來
無虛日子俊處之裕如初西安患城中水鹹苦民爲艱食子
俊於城西南三十里相交滴水欲開渠引入呈白巡撫奏允
乃躬贊工役市闕流通民用稱宜頌其功澤壩橋圯壞行途
旣阻民田因折子俊先後建策營修二次橋城牢固水患遂
無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督健卒鑿山開路
溉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秋七月追諡靜慈僖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
是孝恭太后崩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僖姑及
死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動上復其位號上命李賢舉行

之

宣陽侯陳懋卒

懋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追論父死事封伯祿千
石七年以鎮寧夏進侯封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子世襲加
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至是薨子潤嗣成化二年薨子
輔幼弟瑛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爲瑛助衛弘治元年輔坐
法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維藩
嗣隆慶二年薨子大紀嗣六年薨子應詔嗣

閏七月鑿三河

順天巡撫李敏奏鑿是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之
擢監生王俊爲山西道監察御史

王朝選科道專取禮貌爲主尤重北人俊亦居官廉謹後至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工部尚書

八月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諡忠安

濙武進人初爲給事太宗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
鼓時上意有所屬濙力保護其閒仁宗監國值有飛語太宗
命往察之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仁宗初頗疑及檢舊章
得密疏乃明後爲禮科給事林聰忤權貴坐死濙移疾景皇
帝遣問之曰聞林聰事心忤成疾聰得末減其功居多但倪
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絕無匡拂未免保身之
意重云贈太保

禮部奏補會試

以彭時錢溥爲試官取中吳錢等二百五十人
錦衣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彬質直不阿計可以進言御前者李賢與彬而已謀排去之乃使羅德彬私數十事上之得旨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有彩漆軍匠楊宣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下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並條陳達不法事二十餘件擊登聞鼓以進上付達逮問達逼宣令供李賢主使宣懼拷死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宣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攀指也達失色計沮彬乃得調南京宣亦免按石亨欲陷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門達欲陷李賢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賢

得楊宣不屈而免若二人者亦義士哉

九月巡撫大同副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王越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上諭李賢也

起僉都御史李匡巡撫宣府

匡前巡撫四川以事罷至是王翱薦用之

冬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按揚州之田明溝洫築堤歷歲取無量淮之鹽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海上湖上水意不難治所欲以時其蓄洩在瓜州一帶置閘立表節以啟閉之何患其勢之漫堤

十一月巡撫兩廣副都御史葉盛同總兵都督顏彪率兵討廣

賊平之

先是九月兩廣盜起參將范信以兵會剿大藤峽賊信利擄掠馳至廉橫聞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又欲並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朱英力爭其非辜且遣使請葉盛亟班師盛從之盛知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等將顏頤自異故討賊不成功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眾聽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禽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誘之而不知實積年反覆之賊也

十二月燕耆民茹文中卒

年一百十歲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卒

自益亦國之瑞云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甲寅朔

上不豫

遺命四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名分三曰

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殮器服從舊按洪熙宣德天順時

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

守令尙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

心農穡之事老幼厭梁肉覺獨餘糧粟安堵蕃阜號稱治平

庚午上崩於乾清宮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

二月諭大行皇帝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

皇帝廟號英宗

葬裕陵罷殉葬

按止殉一事真出古今帝王盛德事也

錄附名臣未有卒年月者

王信南鄭人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厯鎮通州倒馬關臨清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荆襄諭輯永順保靖所至經略過人已虜犯京師信拒戰西直門外後曹石犯關力戰東市所部劉武張全智勇過人即懇薦於朝嘗曰儉可以久不以侈累子孫我所遺也人稱其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按英皇以幼冲之年承大寶之位登極之初御經筵幸太學災異求言閣武將臺以先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從祀則正學崇矣令三品以上及風憲官薦舉賢才則吏治舉矣當其時王翱鎮守柴車參贊薛瑄爲提學于謙爲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辛

侍郎李時勉陳敬宗爲祭酒魯穆軒輒周忱韓雍爲巡撫石璞治河陳鑑掌院禮部則有魏驥兵部則有鄺埜非不彬彬然得人也奈何王振專恣權歸內豎持法如薛瑄而論死直言如劉球而暴卒時勉荷校敬宗下獄維時三殿告災焚惑入南斗天心亦已示仁愛矣猶恬不知畏親征胡塞土木之變車駕北狩及踰年而歸險阻備嘗復辟之後躬理萬機辨徐有貞之邪而權奸息誅曹石之黨而亂階杜恤鍾同之死加章綸廖莊之官而士氣伸處士吳與弼有聘而正學崇矣閣諸將於西苑而武政修矣特進李賢薛瑄於內閣而輔相得人矣項忠撫陝西葉盛平兩廣而撫馭有託矣又如王翱吏部年富戶部王驥兵部軒輒都院其所與論道經邦者皆一時之選故精明之治於祖

考爲有光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信哉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七

壬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忠編輯
憲宗純皇帝

帝英宗第一子孝肅太后周氏生也英皇北狩邸王攝政時
皇太后命冊立爲皇太子景泰三年易封沂王天順八年卽
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一葬茂陵

天順八年甲申春正月甲寅朔

乙亥上登極大赦

逮侍讀學士錢溥於獄謫爲順德知縣降兵部侍郎韓雍爲浙
江參政

時陳文言溥與太監王綸定計將退李賢以溥代退馬昂以
韓雍代賢怒以聞故貶斥之綸亦降內使發南京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門達有罪下獄論斬後謫戍南丹

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
稍犯者卽遣官追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
罔故殺諸大罪數十款法司坐斬籍其家得萬計後以審錄
謫戍卒死戍所

復袁彬掌錦衣衛事

二月尊母后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皇貴妃周氏爲皇
太后

上卽位之初命議兩宮徽號聞宦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
只尊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顧望宜遵遺
詔庶順天理服人心彭時曰公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心者
惟綱常今獨尊所生恐損聖德不細請入對少頃聞傳仁壽

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
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稱
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安得引
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且宣皇晚年每以后
事爲憾居恆歎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正同
不可諱可鑒也且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故
耳若欲全聖孝則兩宮同尊爲宜於是議始定而錢太后加
慈懿二字以別嫌是時會議者恐忤內旨頗觀望引默賴輔
臣而定抑賴上本仁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
以成大禮焉

加李賢少保華蓋殿大學士以陳文彭時爲吏部左右侍郎
三月復岳正爲翰林修撰楊瑄張鵬爲監察御史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放宮人

傳策廷試賜彭教吳武羅璵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此先年八月補試所取士也吳後改姓陸踰月改李東陽劉
大夏張敷華謝鐸傅瀚倪岳等十八人爲庶吉士後東陽六
人與戴珊樊瑩皆有令聞

減南北兩京供用庫及司苑寺等歲用白糧豆麥茶蠟各十之
三

西番寇甘肅總兵宣城侯衛涇巡撫俞都吳琛率師討破之
俘斬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以柯潛爲翰林學士

翰林編修張元禎疏請行三年喪南吏部侍郎章綸疏行大昏
禮於來春俱不報

時禮部奉遺詔百曰外請行大昏禮綸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尙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乞降敕待來春行之疏留中元禎引疾歸

夏四月癸未日食不見下文天文生賈信於獄

令刑部試政進士同諸司官僉書問刑

罷遂安伯陳韶所管軍務

戶部尙書年富卒諡恭定

富懷遠人公廉執法由訓導擢吏科糾正敢直不以利害二其心正統己巳督餉濟邊有勞績所至察民隱革奸弊尤嫉賊吏流民聚南陽陳畱十數萬富爲藩伯撫定之皆願爲編氓及爲戶部益懋慈以國計爲己任關中數用兵舉楊璿余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三

子俊可任司餉吏曹以爲侵官富上疏極論薦賢爲國之道載名臣

五月京師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下修省詔

復定襄伯郭登爵令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

登是時條陳軍務一增騎兵一整步伍一舉將才一去姦民

上皆嘉納時上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王亨耀武營唐順練

武營林貴奉顯武營張溫敢勇營趙永果勇營鄭達效勇營

米童鼓勇營高廉立威營王璇伸威營張璘揚威營張紳振

威營監神槍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案此內臣分坐十二

營之始

都御史軒輶卒

輶河南人有冰檠操與運使耿九疇爲同鄉維時稱廉吏者

必以二公並稱云

以順聖川牧地爲屯田

南京給事中王淵王藪等言五事上嘉納之

一日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官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迺嚴交結之禁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上嘉納之案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禹得以逮至政事堂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四

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六月

秋七月立吳氏爲皇后

王氏柏氏爲副宮

八月御經筵始命儒臣日講

經筵每月三旬遇二日開講賜講官柯潛等金綺寶鈔有差

日講萬安李泰等輪日進講李賢彭時陳文侍班日爲常

改馬昂爲戶部尙書召王竑爲兵部尙書李秉爲都察院都御

史

初給事中張寧擬薦竑爲兵部尙書秉爲都御史密告於賢賢曰薦人只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事體得無礙乎寧乃

易疏昂以言官劾其不職故調之茲秉尋命經筵侍班
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大學士李賢陳文彭時爲總裁禮部侍郎李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南京祭酒吳節爲副總裁學士柯潛等爲纂修等官

改蘭縣開中引鹽於甘涼缺糧倉分上納

廢皇后吳氏

有旨太監牛玉壞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獄並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皇后欲立王氏玉以王氏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吳后廢居別館玉熹南京孝陵種菜俊成登州衛雄隨往玉姻家懷寧侯孫鏗聞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甥吏部員外郎楊琮除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五

九月詔舉官論獄不必會同內閣

復耿裕爲翰林院檢討

冬十月立王氏爲皇后

敕授后父王鎮爲都督同知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時給事中張寧等合舉盛堪入內閣或譏於賢曰盛素嘗公賢與文沮之乃召盛至修屯堡廣墾積復官牛官田補戰馬千八百匹

皇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尙書姚夔率大臣醮錢具辦香赴壇助禱祠

給事中張寧疏爭言釋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浸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

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數盡矣歷代英君詎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談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存之以備治外之一術耳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祚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於邪也夫

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閑其逸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辦香尺楮具列之御宣揚於佛老之宮相率而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六

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若使齋醮可以助國難殺身亦所不辭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敢爲囁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疏入上是之今後僧道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

瑄河津人閱宋儒諸書知爲道學正脈卽專心體究至忘廢食務實見而篤踐履動合矩度終日儼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凡出處取予之間毫髮不苟其學以復性爲柄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大節凜然生死利害不能動也時呼爲薛夫子爲大理卿忤王振坐死瑄怡然就害乃獲宥天順初入閭尋乞老至穆廟以羣臣疏請得從祀文廟載名臣

革奪門功封爵

以安樂里板橋村地爲莊田

乃鈔沒吉祥地也 案皇莊之立自此始

擢知縣盛禹爲邵武知府

初爲御史言石亨請爲縣厚加拊循吏畏民安不決之訟折以片言真定之民聞風趨附後累陞副都御史

十一月南院僉都御史高明上言乞修人事以回天意

明言陛下罷貢獻革宿弊宜天道無不順者今南京自春徂夏氣候愆和陰晦淫雨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張積生雨水之

災臣請以理推之君爲陽臣爲陰恐權下移歟朝廷爲陽宮禁爲陰恐女謁取歟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恐佞人多歟外官爲陽內官爲陰恐閹宦盛歟又聞今年三月揚州人民無故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七

驚疑攜扶老幼俱往南奔兩日方定此亦異之大者也疏入敕羣臣各加修省

調南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爲普州茂州判官

上卽位數月微淵與同官米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言皇上遵遺命冊皇后蓋以承繼宗祀賊臣

牛玉肆姦貪賄賂進退以致聖明廢退吳氏中外駭聽以爲吳氏既退則玉之罪萬死無疑矣今玉猶得放南京全首

領夫玉故違先帝之命謀立皇后欺侮陛下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有四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玉兼有

之陛下尚不忍明正典刑則今後左右恣肆更何所懲天下之人謂陛下好行姑息誠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

與書所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者異矣且冊立皇后母儀天

下豈有居內閣大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哉方牛玉肆

姦之初婚禮尙未成也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

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

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不言

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

爲甚伏望陛下剛毅明斷卽將牛玉梟首示眾仍將李賢等

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則號令行紀綱振中國服義外夷畏威

矣二曰鑒往事以防後患言皇上精意圖治頒詔求言臣等

已於今年四月內陳言五事內一言保全內官正欲陛下防

患於未萌也處置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果作陛下勿謂牛

玉之後再無牛玉也臣請以目擊之事爲陛下言之正統末

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其禍已慘天順年間曹

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其禍尤烈今日牛玉專權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八

立皇后欺侮陛下其禍尤爲非常自茲以往若再不以牛玉爲鑒而思所以預防又安知後日之禍不有甚於牛玉者哉然預防之道非欲使之遠去左右也亦不過三事而已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任管事並置立產業然此三事非臣等一己之見實太祖高皇帝成法也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彼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世之以爲己勢人望曰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故與聞國政者當禁內官侍奉朝夕偵伺左右文武大臣多與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以婢媵奴顏者內官能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

行私謁者內官能朝夕讒謗之浸潤日加疑信易生稱美者驟躋顯譏謗者久下屈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故內外交結者當禁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故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當禁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儻或不然恐禍起蕭牆患生肘腋深有不可測者矣臣等今日之言迺眾人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無疑臣等雖死而無悔惟陛下聽察之奏上詔曰牛玉壤大婚禮眾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徵等不知情實妄言要譽希求進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九

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於是徵調普安州判官王淵茂州朱寬潼川州李翔宣州李鈞綏德州奏草蓋鈞筆云

起復翰林院編修劉健充纂修官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虜阿羅出結札加思蘭字羅出結毛里孩數寇宣大延寧

旌表浙江宣平縣蔡撒妻包氏貞烈

時陶得二作亂鄉民攜家赴東巖以避多爲所掠包被執度不可脫乃紿曰有金珠藏巖穴間可往同取賊信之與俱行至險所罵曰吾本良家女豈女犬豕偶耶遂拽拽賊墜巖俱死姑林氏亦投巖死鄉邑知者咸痛惜之

成化元年乙酉春正月己酉朔

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余士悅還籍

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壻朱驥並放還給家產

時冕自龍門所卽上疏訟父冤上問之復謙故秩以冕世襲千戶宗彝後官尙書亦奏雪父冤復官賜贈諡時御史趙敬奏收于謙等誣陷榜從之

傳旨陞左正一道王爲真人給誥命

道士乞恩膺封受賞自此始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兩廣蠻叛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陞韓雍爲僉都御史贊軍務率兵討之戶部侍郎薛遠飭軍餉

時指揮鄒盛等多有私投勢要謀爲旗牌計冒陞故兵部尙書王竑奏請軍前用人止許於關內選舉六月雍會諸將於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十

南京八月雍會輔等統軍節與賊戰於廣西之全州陽峒勝之賊以大藤峽爲巢從來未有入其穴者雍駐高振嶺督諸將於十二月進兵破大藤峽自是高肇雷廉以次削平蠻夷畏縮而兩廣寢安矣明年三月班師封趙輔爲武清伯韓雍進副都御史督軍巡撫廕一子爲錦衣衛所鎮撫

附錄時廣東按察使夏垣奏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搖搖逼脅平民使爲賊黨進則驅之以當矢石退則殺之以舒怨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煩竊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宜慎選守令善爲招撫俾見在之民懷惠而固守被脅之眾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又御史李至剛言川廣之賊據人負擔或少畱所掠與之有司輒誣爲通盜

分賊乃救撫按巡守廉誣伏之寃是時刑部主事馮俊廣西人亦言遺孽宜撫令輔等酌行之

國子助教李伸言五事詔議行

一明從祀之典謂顏曾孔鯉宜配啟聖公伯賚荀況馬融杜預王弼宜黜元劉因許謙宜祀二嚴學校之職三擇承襲之肩四廢大臣之子五益小吏之俸

許祀推官王得仁於汀州

得仁當鄧茂七反時奮力殺賊卒於行陣故府臣請祀之

三月彗星見

西北長三丈餘

郎裏盜起命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陽

敕恕振饑民勘災傷覓糧稅時流寇攻陷勦撫無策兵科給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土

事中袁愷奏劾之於是命恕與巡撫王儉巡按王瀛三司汪

澤等俱戴罪平賊

甲午行藉田禮

田在山川壇之南上乘耒三推公五推卿九推觀畢賜宴

詔復郎中吳節等御史葉淇等職

從御史趙敵奏也

召修撰陳鑑固請終制許之

都督察阿奴進海東青卻之

以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也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安邊方略議

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立營堡以時啟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

以應敵府谷縣境極臨東偏西距諸營入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川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援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兵追捕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數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簡閱十二團營將士

附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言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土

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敕諭迤北使臣李來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口進入今都督朵羅千等不遵舊例卻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知之

三月加王朝爲太子太保進陳文爲禮部尚書

幸大學釋奠先師

陸修撰曹恩爲尚寶司少卿

前此修撰秩滿陞講讀至是王獻以將滿請於賢將爲己地

故有是陞遂爲例

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

以旱災也凡免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王傑爲南京翰林學士

夏四月鈞州地震有聲

二十三日方止

減曲阜縣孔氏田租三之二

出岳正張寧爲興化汀州知府

寧以申救淵微等忤賢正亦爲忌者假名草疏劾賢會兵部

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侍賢假歷練之說票旨陞府士論

不平案寧海寧人力學攻文辭志負經濟授給事中齊諤

自將風裁炯射其劾陳循王文私子應試鈐約石亨曹吉祥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古

論姚文敬敏會大臣香錢忤內閣以救王徽勸天子芟稅政

爲修省以節省爲難民困乃其大者朝鮮饑殺毛憐郎卜兒

哈父子命寧往寧以陳臂代重兵感悅而罷至是出爲知府

尋以病免

致仕副都御史馬謹卒

謹新樂人廉介自持甚爲楊士奇胡濙所知許

周洪謨陳四川剿賊略六條命采用之

一日阻絕路徑二曰先剿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用土

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

五月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復倪謙翰林學士閒住

謙在先朝以主試事除名戍邊恩詔有回至是復

妖人趙春張仲威伏誅

春以寧夏軍餘遊山東京畿間自稱宋後與景州人仲威造

妖言眾信之久而事覺至是梟示時方重妖言禁賞緝捕蓋

犯者多矣

反賊趙鐸伏誅

初鐸起殺都督何洪等將士寒心綿竹典史蕭讓率里長王

志恭等數百人擊敗之勢遂沮後乃爲千戶田儀所獲後錄

志恭死事贈百戶賞不及讓蜀人惜之

六月革太平侯張瑾爲錦衣衛指揮使興濟伯楊宗爲指揮同

知

瑾軌之子宗善之子先是奪門封者俱革二人尙得襲至是

指揮董源等援例乞復遂並革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古

秋七月以程信爲兵部侍郎

贈廣東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吉與知縣王麒麟丞秦瑄隨軍討賊奮擊死之事聞皆

贈官詰初吉出軍時付官銀千兩與余文給軍餉時已費十

之三及吉死乏喪具余文以付其僕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

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沈經歷急以告

僉憲胡榮亟視之瞪目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

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付官銀我負汗辱

地下矣願亟還官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案吉餘姚人尙

氣義不少屈筮仕刑曹嚴明廉頗訊鞫多立驗權貴無敢爲

撓時朝官咸避馬門達吉獨與舉鞭揖會失朝當撻幾死成

化初陞憲廣東巡惠潮摧強黜墨殄海寇禽程鄉寶龍峒巨

盜及敗河源清遠二巢俘獲無算移擊雷廉高諸蠻以漸平至是以追新會賊至陽江雲岫山奮前力屈受害

申越奏禁

從大理卿王槩請也

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皆大水

敕南北直隸浙江河南撫按振濟饑民

八月沐琮嗣封黔國公畱京師奉朝請

命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揚巡視民瘼

明年二月義以貪婪僭侈被劾閏三月琛以受賂妄薦俱下

獄爲民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編修吳希賢爲檢討

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修玉牒成

南兵部尚書蕭維禎予告命都御史李秉代之仍參機務

九月戒飭提督市舶內官福住

初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

戢其下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覈實布

政使李禹等具實會奏上宥其罪飭之

兵部尚書王竑致仕

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賢所沮遂三引疾堅意求去士論惜

之

定烏斯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祀宋儒楊時於延平府

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免運糧旗軍便帶資用土產之稅

此從漕運總兵楊茂奏也

詔以淮浙等鹽募商中納於淮徐德州

此以補優免兌運之數

虜寇榆林寧遠伯任禮都御史項忠禦卻之

冬十月陞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詔守臣買官牛給軍耕種永爲例

戶部言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邊地多曠不耕守城

軍餘數偷曠無所用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耕種而官收

餘糧給貧軍買馬騎操便詔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天順

初有言是勞軍不便者下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

經國遠圖大同自罹兵以來人畜蕩盡幸朝廷發帑銀買牛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給軍耕邊人稍得安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

官牛多老死又以給糧續買令耕種官不煩督責士不致賠

償此官田牛之明效也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敕邊臣恪

守俾永久不廢庶濟邊詔申敕如章

限哈密等國貢額

時哈密爲亂加思蘭殘破國亂民潰貪饕宴賜不時來貢動

以千百道路疲於迎接禮部議欲令哈密歲一朝不過二百

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

貢經哈密等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乞敕陝西甘肅等處鎮

守總兵撫按三司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又敕哈密王母弩溫

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詔曰

可

陸王復爲兵部尙書

十一月陞廖莊爲刑部左侍郎

先是南道鄭安論莊法律生疏至是莊因進表乞致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特陞用之

平收糧斛禁侵勒

時漕運參將袁伯上言便宜戶部以所議覆奏上曰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官軍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良多故禁之違者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以水災免保定永平所屬糧

凡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七

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勅各問刑衙門疏淹滯罪囚

時南刑部侍郎陳豈因災異請照正統年例差官審錄莊以寇賊未息水旱頻仍恐擾民故奏寢之 案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若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乃以徵科常政頻勤制使供億浩繁非固邦本之長慮也

己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承天門成

附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祁陽怒知縣李翰接應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劍榜掠俱死興尋以疾死於道翰妻訴於朝下法司得隆伏辜其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訴命卽誅之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祀元儒劉因於客城縣

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僉事鮑政爲左右參將工部尙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少監林貴監軍統兵討荆襄反賊劉千斤等

千斤河南人卽劉通也少有膂力正統中惑於妖言潛住房縣與妖僧允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名龍糾合劉子龍等四散劫掠千斤令男聰約子龍舉事是年四月乃於大木廠立黃旗聚眾四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攻陷城池事聞命永等討之明年四月禽千斤等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七百八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九百六十餘人招撫脅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七

人九月石和尚等燒劫巫山大昌縣喜信等隨賊向往剿殺賊力屈食盡乞降官軍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既而併千斤妻連氏僞官常通王靖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皆禽荆襄悉平 按是時先有錦衣衛千戶楊英奉使河南見北方流民聚聚山中數十萬人策其必反卽上言流通之眾宜選良吏振卹漸圖散遣詞甚切不報人追服其先見云

追贈故南京兵部尙書黃福爲太保諡忠宣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

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二學士於翰苑教習內閣按月考試第高下去留之將及二年散館至是相率入內閣請散館賢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禮抗聲對公從何

處教養來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刑部主事
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不許

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也

許泰宣衛帖木耳等與民交易

是年宣遠伯任禮卒禮彰德人正統三年爲左都督以征西
虜朵兒只伯功封流爵歲祿千二百石十二年加恩世襲子
璿嗣爲宣夏總兵討滿四失利謫戍子宏爲指揮使

成化二年丙戌春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仍連坐

乙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少詹事孔公恂下獄尋出爲漢陽知府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九

衍聖公弘緒賢姪也恂上疏言總兵止有朱永一人諸總兵
譁然不平言官風聞劾之遂調外任

復三大營制

時御史魏瀚等上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操將廣儲蓄
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沿邊殺掠殊
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
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輪月錢或隨
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
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撓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
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殉國爲陛下效力輸忠
者則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
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雁門偏頭一帶關

隘疏略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
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
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
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
雁門山西要關添設才望重臣知勇參將提督巡撫綏緝地
方然大要尤係於兵部之得人今尙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
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
陞任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
爲十二營團練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
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卽參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壬戌皇長子生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手

母萬氏尋封貴妃本年十一月長子薨

二月重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以紀

命學士劉定之萬安爲會試考官

取中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林瀚等二十四人爲庶吉士後瀚與章懋及賀欽莊景韓

文熊繡許進皆爲名臣是年羅倫論賢不宜起復久之章懋

莊景黃仲昭以諫元宵燈俱得罪時號翰林四諫榜內商良

臣輅子也敏政李賢增

陞修撰黎濟爲左春坊諭德

大學士李賢憂去

賢父昂卒於家請終喪上令馳驛奔喪葬畢速來

詔延綏選土著兵

巡撫盧祥上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多驍勇與胡虜狎戰若練爲土兵護家室必奮勇自效不待驅而從事下兵部議請敕御史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民丁之壯者編什伍名土兵得兵五千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由是延兵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卻矣案土兵之法若使行之北邊則邊民不苦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旋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賦日不暇給奈之何哉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琬奏乞移堡防邊

疏略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主

二千餘里堡疏兵少而套虜屢爲患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熟遊河套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麟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是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闕疏撫按分巡官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戡邊詔從之

奉敕振饑官李賓請開納餒入監例以備振不許

此從禮部尙書姚夔議也

給度牒贖備振

閏三月江淮饑命副都御史林聰振之

聰請發松江府糧十萬石振淮徐又請以兩淮運使儀真批驗鹽引所沒官鹽二萬餘引賣銀及暫改淮揚應收船料鈔收米振鳳陽諸處俱從之時濟川衛典史喬芮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敕命振濟而州縣官將振濟錢糧銀雜鉛銅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遠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詔軍職五年一考選著爲令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主

敕王母復還哈密收其眾以衛邊塞

先是哈密地方被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時北虜已退故兵部以爲奏

夏四月詔補伍軍士聽西南之便

山西巡撫李侃言臣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塞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嶺障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北互補各非所宜多致死逃各不得用合令就便兵部奏覆從之

詔許故都督同知范廣子昇襲遼東寧遠衛指揮僉事

從廣妻宿氏訴冤也

擢陶魯爲廣東僉事

魯先蔭新會縣丞陞同知掌縣事至是韓雍請進憲職專守新會並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龍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南院僉都御史高朋請發軍儲糧貸貧民詔戶部議

時有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鄰家十一歲幼女烹而食之倭寇浙東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扶植綱常疏其略曰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也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仁宗嘗以故事起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重

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二臣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然史筆書之士夫誦之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數臣者未嘗不稱當代之故事然生靈以困社稷以傾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

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況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戚忘天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言言則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則行行則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不然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眾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清閒之時開懷延納降尊賢講聖學明君道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治亂諷風俗盛衰咨邊防緩急順旨之言察而逐之忤旨之言容而受之羣策畢陳眾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禮經拘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哉且此事於先朝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何人何至比年朝廷以奪情爲常典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重

摺紳以起復爲美名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況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今舍館如故妻孥不慟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畱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且爲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且成其事是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有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此也天子者以孝

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重念綱常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覲顏爲不忠之臣乎疏上詔諄外御史陳選等交章畱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畱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御史楊浪又言士氣與國運相通今王徵等以進言遠斥士氣一沮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再沮乞復舊職以作士氣奏上賢票旨謂浪朋比姑不究是時倫雖貶而士論歸之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五

進撫寧伯朱永爲侯封都督李震爲興寧伯

此論平荆襄流賊功也

命畱起運京儲於河南備振

從李賢所經郡縣目擊民艱奏也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臣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

時李賢奏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虜穴今毛里孩處其中出沒不常必須大舉而後邊安乞敕兵部特議搜勦更選武將統步騎精兵於延綏鄜慶環縣一帶防秋於是召信受命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六月命彰武伯楊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營兵往延綏討虜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

大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呼吸間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驗功者不以當先破敵爲上但以首級生禽爲差所以士無鬪志往往坐敗乞稽洪永開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禽次之斬首又次之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下兵部看詳而王復議以生禽斬首者有實可驗當先者無迹可憑以是爲差不免濫報近如涼州報功生禽斬首者僅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已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是時福建沙縣訓導周復上平夷十事一調選將士謂主將副將總督參謀各應得人二激發智勇謂軍民子弟及謫戍刑徒悉令報效三預察地利謂偵察虜狀隨機決策四成算方略謂分營襲其大酋出奇邀其潰散設伏截其歸路五修飭兵器謂置拒馬銳弓矢傳毒藥六廣備兵餉七嚴明號令八采納眾謀九公行賞罰十儲養武俊奏入上嘉其言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美

陞倪謙爲禮部右侍郎尋致仕

時謙自謫戍復職開住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竄恥改南京翰林學士未幾陞今職科道會劾謂姦貪那佞蒙宥開住自合靜居閭里卻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眾論譴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宜逐望徇輿情以戒干進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畱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秋七月以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旌郡縣正佐余子俊等四十八員

馬文升以父憂去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申戒出使王府官受宴餽

彭時歸省

明年二月還朝爲其父敏義預乞封從之

八月給事中印弘上言十一事

一畏天戒一容直言一精選法一抑奢僭一通錢法一息紛爭一廣儲蓄一憫窮民一革徭弊一飭邊備一公賞罰上從之

命兵部尚書王復左都御史李秉整飭邊備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老

一自大同抵遼東一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邊境事宜悉聽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具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宜黜陟

諭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其文曰卿以俊偉之器經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於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子官遣行人諭祭嗚呼惜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厄於前而伸於後允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令名式慰九泉之冥漠靈爽如在尙克鑒之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進士周鑑除名

時崇王將就學詔吏部選進士侍講讀鑑稱病覲免王朝奏

其懷姙不忠遂坐免

南京光祿寺卿尉能卒

能以吏員任光祿三十餘年未賞私持禁轡其允足多者嘗偕少卿輩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獄能私謂同寅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調南京退無後言論者謂以吏發身如尉能況鍾者殆士林高等云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命李秉總督遼東軍務

光祿寺奏添歲費供應

時禮部上言正統開歲費止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天

南京御用監火

冬十月毛里孩寇廣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卻之

復征金沙洲九江船鈔

征鈔始自景泰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尋以商阻停課至是以軍士月糧不給復征之

敕遼東守臣毋過揀選入貢夷人

先是禮部擬定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許入貢以致夷使不至且結三衛屢擾邊疆至是都御史李秉以爲言禮部因請敕從之

十一月增營堡墩臺於要地

此飭邊兵部尚書王復請也奏略謂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紫紆二千餘里平漫多

沙無險阻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虞警傳報倉卒卽調兵無及不過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闊難瞻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巴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響水堡移黑河山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免鵲堡移響鈴塔白落城堡移輒營兒寨門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捷直而水草亦各利便其高家堡至雙山榆林塞安邊定邊等營相去隔遠者合於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灣瓦剎梁等處各添哨堡於鄰近營摘官軍哨守又起安邊營接慶陽築墩臺二十四座定邊營接環縣築墩臺十座溝牆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客兵墩臺稠密聲勢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又言寧夏三路皆衝要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原無墩臺東西二路營堡墩臺相去遠聲聞不接皆隄賊深入之路請以東路興武營移至近裏與花馬池靈州東西對直各一百里自花馬池東南紅山兒至環縣等處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等處西路至河北分水嶺至固原半箇城等處及永安墩至靖虜等處中路靈州至石溝兒一路往草州胡蘆峽等處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等處每二十里添設墩臺一座共五十有八座每墩撥附近軍餘看瞭烽火相接鹽貨流通糧馬漸增詔永行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旣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營堡墩臺爲

內防計矣 案金溪曾漢曰按蔡元定言長安龍脈發於崑崙經回黑水綿絡至西橫山始起祖宗轉索諸澤自西而東盡雍州之境今平涼西靜靈州之北連山綿互八百餘里其冢面橫平可以立營衛其西條爲西戎之祖其東條爲長安之祖四面有建瓴之勢西可以制西戎北可以制北狄東可以衛長安周武王之都關中者以山河四塞而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唐末而諸戎據有之宋范文正公主招納叛羌爲漸復橫山之謀以斷賊臂故軍中有破膽之謠以議和而廢宋遂不振國朝亦舍橫山之阻而關中不可謂完矣 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裕陵初請減黜官月俸請新大學景泰初上正本十策議禦虜長策上人君鑑古錄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三十萬振山東饑民與寬卹江南江北大水及所畫籌邊策所薦用耿九疇軒輅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武皆稱得人而止汪妃之殉葬出建庶人吳庶人於中都尤爲遠識雖初遭曹石之奸繼羅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心旋悟茂陵初御請出宮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朝宮禁甚嚴內外密閉內帑充積不得妄費遊有常所毋起離宮賜有常度母啟倖途種種皆名言誠救時之賢相也但正寧微淵終身棄置而奪情起復遺憾羅倫則未免於相業爲未光云廕其子璋爲尙寶丞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固攘竊之流也比來

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亦矯僞自文耳安足論哉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諡恭敏贈尚書

莊吉水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給事中性直心坦遇事敢爲振譏之使全陝攸活復儲一疏大節凜然若曰晚節稍弗逮則君子未盡信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

鎮守開原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尋令仍守備

先是太監李良奏朗失機旨以監丞張鑑代之尋以指揮王綸等保畱李良引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爲解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將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先効後保前後反復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五

法具在宜勿許竟內批韋朗仍舊開原守備張鑑令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懷宣侯孫鏜奉朝請

收京城疲癯殘疾老幼於養濟院

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由徑道入貢

先是北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由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也至是忽自異由喜峯口入挾三衛夷與俱部以聞旨下言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細其心虜使患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由故道殆其結各虜由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其機另於是敕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

未嘗引他夷混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故全也今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朵顏使從東來卜刺朵顏俱我屬衛朝貢自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自今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朝廷得壹意款待篤世好虜大懾服是時虜阿羅出者結訛加思蘭字羅忽者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中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爲嚮導頻歲頗深入內地爲寇災已而訛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眾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以訛加思蘭爲太師尋殺入而引兵入榆林寧夏掠環慶遂至固原廷臣數議搜套復東勝不果時各邊督撫無虞皆得人以故無虜憂命黔國公沐琮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八

五

明大政纂要卷二十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成化三年丁亥春正月戊辰朔

弛夷使限數之禁

初建州三衛多冒毛憐衛人以規賞賜故禮部議減限人數及是毛憐人至守關者以數足不容入貢使者有怨言李秉恐生邊釁故奏得弛其禁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總兵沈煜等嚴兵固圍以待之

原調宣大援套官軍仍畱守禦

命雲南副使呂洪專巡邊撫夷

己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韓雍督同和勇會剿殘賊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時巡按端宏上言趙輔等破峽之功當賞妄言賊盡之罪當罰況冒賞過分賊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誣守將歐信忌功縱寇兵部言宏所奏切中輔病宜治如法輔請率兵自效上乃令雍等會剿輔不必去

陞蘇州知府邢宥爲浙江左參政仍掌府事

宥公廉有爲巡撫宋傑及所屬累薦於朝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

命巡撫大同副都御史王越贊理軍務兼紀功賞

巡撫常振止於楊信軍前紀功益先已命振總紀功賞至是從武宣侯朱永等之請併委越焉

鑄欽降監規於國子監

此從祭酒邢讓請也

命戶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軍士

昂等奏選過一等軍十四萬二千九百有九人

命歲祀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於金華府

禮部因僉事辛訪之請議如楊時例立祠鄉郡

授進士賀欽爲戶科給事中

三月召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設協同參將二員

於延綏高家龍川城堡駐劄從王復奏也

虜寇大同都御史王越等調官軍禦之

斬首二十七級生禽十有二人尋磔於市

罷兩廣提學僉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時兵火之後人物凋疲故廉憲夏垣請暫以他官兼職

禮部尚書姚夔奏修明學政十事

一令提學等官選明俊子弟入學先教以倫理言行次教以經書史鑑律令兵法等事而置三等簿以重德行一入學宜禁泛收庸流使有遠麻相扶之益無苗莠相亂之病一停納馬納牛納粟納草等項出身例以端士心一武學生不宜照縣學歲貢致徒行伍而弛武備一有司宜整理學校以勵生徒一巡按二司官宜提調整理學政一教官宜照先朝胡儼陳山張瑛魏驥年富王來等例考驗優擢一雲貴宜照正統間例一體考貢仍禁冒籍一歲貢除科貢考日及丁憂日期作實在餘日俱宜作曠一南北提學近改副使選用御史爲便上俱從之

詔京官三品以上許廕一子孫入監

初因前代任子制七品以上皆得廕至是因李伸奏乃定例夏四月復十二團營改白圭爲兵部尚書提督操練改王復於工部

臺省會上災異修省疏上嘉納之

疏略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慈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費必罷之以防國用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敕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之休

命宣城伯衛穎佩征虜將軍印鎮守遼東

明年七月穎引疾還京兵科陳鉞等劾其虜寇犯邊不能剿禦俘囚越獄不能追防及聞寇黨侵擾之謀遂興託疾避難之計乞正罪乃下都察院獄

五月韓雍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宥之

命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往遼東征建州女直

凡五萬騎命朝鮮以萬騎佐之是年十月從撫順關出塞抵其境破之生禽一百二十八人斬首六百四十九級俘男婦一百五十一人奪回被擄男婦一千一百六十五人獲牛馬器械無算朝鮮奏斬賊首李滿住等三百八十六級生禽二

十三人獲牛馬羊二百餘詔班師輔進封侯秉等陞賞有差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聰掌院事

封周壽爲慶雲伯尋進侯

孝肅皇太后兄弟也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瑒皆錦衣衛指揮既而壽受李政等投獻討慶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頃或受魏忠等投獻討東光等一千九百餘頃作爲莊田壽以十七年進封侯祿千四百石世襲正德十四年薨子瑛嗣周或以二十二年封長寧伯祿一千石世襲正德三年薨子瑋嗣十四年薨子大經嗣俱嘉靖八年革

六月南京午門雷震詔羣臣修省

直閣左侍郎兼學士商輅上言時政十事

一勤聖政謂省覽章奏外尤當究心政務多方詢謀一納諫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四

諍謂建言降調官宜查取量復一儲將材謂宜於營府帶俸以上官精選操練令讀兵書赴京營教習歲會官考試如二次一等者陞俸一級俱下者問住一飭邊備謂要害城堡宜增軍馬糧草墩臺器械並剗削山坡壘塞蹊徑一汰冗濫謂吏員考滿宜照宣德正統例分別賢否一廣蓄積謂每歲放粟宜通取息一分以補鰥寡廢疾免追之數一崇聖道謂宜於孔聖封號加道配天地四字一整器械謂製造戰車招撫逃軍多方優卹之一謹士習謂宜教讀小學並習射較藝上嘉納焉

命襄城伯李瑾充總兵官陞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太監劉恆監軍征四川都掌夷平之

瑾等十二月至蜀議分兵爲六哨一由芒部進一由普市水

胸進一由李子關進一由渡船鋪進一由金鷺池進信等居
中節制先從李子關伐木開路壘石成橋遣將分攻勇播等
寨賊登高倚險鏢弩礮石亂下如雨我軍各用神槍弩箭仰
射力攻賊被殺傷遁入深箐中我軍乘風縱火焚其廬蓄各
路兵進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一一皆克其焚燬賊寨七百
五十六處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斬首一千五百九十餘
級生禽三百四十餘人俘獲賊屬八百餘口追還被擄男婦
一百餘人馬羊牛豕三千餘隻鉦鼓鏢弩等軍器械五千餘
事瑾等加祿賞賚有差

復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致仕

時年八十有四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五

追封漢儒董仲舒爲廣川伯宋儒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沈爲崇
安伯眞德秀爲蒲城伯

河南巡撫王恕以災異自劾

恕奏言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蝻傷稼良由失職所致況河
南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
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
伏望罷臣選賢代理仍乞去奢崇儉停止一切不急之務庶
天意回而災沴弭矣

下修省詔

時各部院大臣並引咎求退上不允閣臣彭時商輅劉定之
上言曰上天垂戒聖心憂勞敕諭羣臣修省改過靜言思之
臣等之過尤甚其玷累聖德尤多蓋自祖宗以來設置內閣

之臣所以備論思典命令勸勉聖學與聞庶務以助成太平
熙皞之化良有在也伏惟皇上聖性高明可以比仁義於堯
舜並勇智於湯武而臣等才業學問殆不及後世之良弼無
以贊助萬一言乎論思則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魏徵
之犯顏敢諫俾其君致貞觀年中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
不齎糧之富足是以黎庶猶多貧困言乎典命令則不能宣
布聖天子威德之烜赫睿思之精微以鼓動四方如陸贄所
草詔書使河北叛將讀之歸命山東父老聽之感泣是以夷
狄猶或嘯強言乎勸勉聖學則經筵講讀不能如程頤之辭
嚴義正范祖禹之色溫氣和使聖聰之樂聞不厭是以日就
月將之功猶未至極至於與聞庶務則未嘗見賢必薦如崔
祐甫而用舍之際未合人心未嘗遇事必爭如張九齡而處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六

置之閒未愜輿論是以四海九州之廣猶未咸寧蓋有其君
而無其臣所以不能致治而感動天變也臣等不堪其任若
此允宜罷黜或退就閒散或放歸林泉然後皇上別簡賢能
如古之諸臣者來居內閣以裨益大猷庶幾天眷永保自無
災異之來宸慮少寬免臻宵旰之念上曰卿等職居輔導朕
方倚託調變何以遽乞退閒所辭不允

虜寇榆林孤山參政湯允勛力戰死之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

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右侍

郎兼學士吳節等以下陞賞有差

黜都給事中黃甄爲湖廣宣鄉知縣御史魏瀚爲四川潼川州

判官

時延綏巡撫缺命會推吏兵部以二臣名上臺臣聯署劾二臣不端姦貪狀上詰濫舉者吏部侍郎崔恭等上章認罪上令二臣調外任且令言官互糾舉於是御史糾左給事董振右給事紀欽給事王秉彝侯祥科臣糾御史滕霄曹英姚綬得旨俱調外三御史皆知縣四給事皆判官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陝西巡撫項忠署都察院事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陞薛遠爲戶部尚書鄒幹爲南禮部尚書

九月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陞陝西參政余子俊爲右布政使

命大同巡撫王越兼撫宣府地方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七

贈永靈伯譚廣爲永寧侯賜諡命諡襄懿

時采盛言廣欽事成祖功在漠北所統部曲時號譚家馬迫守宣府二十餘年兒童婦女皆知其賢其身僅有爵位子孫不能襲封又歷舉武臣山雲許亨張泰文臣王直胡濙高穀儀智薛瑄陳璘吳溥楊勳吳訥錢習禮李時勉師達古朴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楊信民軒輓王宇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如敬劉忠敷鄭瑩王佐王忬侯璉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焦宏金問薩琦王恂張鳳沈翼年富賈銓胡儼陳敬宗魏驥陳泰李敏馬謹及死事鄧榮等乞命儒臣查其行能勞績量賜贈廕云云

虜破開城知縣于達教死之

徙縣於固原

停徵湖廣江西有災縣分稅糧

修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時有陰厚之者請於朝起獻內館教書獻不自安故有是請省沿河州縣衙辦

此刑部主事袁潔奏也以通州抵儀真沿河編夫甲送官船故議難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於不當夫役之處以均勞逸

左春坊黎涓奏復東宮官兼職不允

冬十月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申明鹽禁

私鹽至二千斤者充軍

擢庶吉士章懋黃仲昭商良臣爲編修莊昶爲檢討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八

阮權伏誅

此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以盜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故誅之

十一月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諡忠肅

翱鹽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事憲臺鎮松潘巡廣寧征捷虜總督兩廣風持凜凜官民畏而愛之嘗築屯堡使烽燧珠連簡閱行伍議處讞辟咸中其時宜及任冢宰剔垢弊嚴考察公銓註抑倖進知人進賢惟恐不及門無私謁權勢請託不敢行於恩仇一不介意贈太保載名臣

復兵部郎中沈敬官

天順初被石亨誣與于謙謀迎外藩成邊至是事白

移武進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

孟漬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爲西流至是復移巡司關防之

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爭化畏信如神明時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至戒其下悉屏儀衛蓋其風也及去士思之如父母後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

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杖闕下調外任

歲時稱督學使者之冠

時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懋等疏奏謂陛下張燈之舉或以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

亂加思蘭寇大同命撫寧侯朱永爲平湖將軍率師禦之命太監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清理鹽法

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

明年七月明奏歲旱河梗商鹽積滯竈戶多疫死宜存卹不宜逼迫且乞令已還京上令俱還

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詔振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

特陞太監葉達兄千戶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

達初以長河峒功得賞綵幣金帛辭之爲兄乞陞兵部執稱

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

無例上特許之 案內臣辭賞乞陞自此始

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

附時禮部會議荆門州學訓導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

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十

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

命李秉爲吏部尚書

命李秉爲吏部尚書

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俱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江西巡按趙敵奏畱兌軍米備振並乞免本年鹽鈔從之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

陞河南山東布政使楊璿彭誼爲戶工部右侍郎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帝位改元景泰緣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陛下爲太子在前郕王卽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

敕御史陳選提督南京學校

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

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必禮

王詔誥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

則先頒冠婚喪祭若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

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

於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於學宮端默危

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周旋磨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

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

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鉤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

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

勸之羣士爭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筆

則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

之威卽與卑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

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

定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耐廟承統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將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卽位正大倫也郕王卽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人不過羣臣扳己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旣廢不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致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卻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卽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

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能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成化四年戊子春正月壬戌朔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改章懋黃仲昭爲南京大理評事莊昶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己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徭徭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損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置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朝修撰人稱爲翰林四諫昶尋告致後薦起爲南吏部郎中復引去案昶江浦人逸思神受浩然於煙雲花鳥之間其詩豪其文宕其行飄乎若乘風太虛富貴利達漠乎無所繫也同時遊者皆冲邁之儔於是流風潑潑人欲淬磨之不暇云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陞李希安爲吏部尚書

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景泰中蔣守約例進尚書一時無有執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西天佛子剗實巴請靜海縣地爲常住田及宛平縣佃戶

時嘉善長公主累請文安等縣間地科臣邱弘言公主食祿之家也兼以駙馬兩祿猶稱日給不足劉實巴佛徒也乃反慈悲之教而以剝削爲事承行者略無執辯勘報者僞作空閒無藉之徒竊投獻而漁獵其中狡獪之輩投管業以囊橐其內乞收成命以安民生上曰姑聽勘本年九月戶部勘上請曰皆民間地宜退還詔曰是並退佃戶令當民產

改于冕爲兵部員外郎

以自陳乞改文職

三月改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何喬新爲福建副使

復命總督兩廣兼巡撫副都御史韓雍專督軍務

詔祀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學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從教授張濟奏也綱當徵欽金虜犯順之時盡心爲國知無不言雖屢遭敗逐不改初心舊有祠朱熹爲撰記稱爲一代偉人特未載祀典至是命有司春秋致祭

夏四月命太監陳浩同三法司堂上官審錄

上以久不雨恐獄有冤故命審之時罪當死而情可矜疑枷號而期限未滿者皆得充軍徒杖以下皆遞減一等放遣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言六事

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月修治化以止流民三日禁科征以避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民姦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所司知之

南京都察院重囚反獄

凡六十四人逮署院事僉都御史趙璉及提鹽巡風御史王

相張鸞等治罪囚令南京守備等官督捕

大學士陳文卒諡莊靜贈少保

文廬陵人性險忤羅倫之謫與有力焉賢卒秉國柄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通賄賂人皆鄙之至是有爲詩悼之者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可以想見其人矣於是禮部主事陸淵之言文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乞更以惡諡御史謝文祥亦言嘗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陳文行實之惡自有應得之諡議者欲預爲已地朦朧妄擬豈惟不勝其情繼之者或慕而效尤肆行無忌國家將何賴哉皆不聽

封西僧劉巴堅參爲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西

劉實巴爲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演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鎮南堅參爲靜修弘善國師端竹也失爲淨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

五月京師大旱

大學士劉定之上言時事

一曰存天地之心謂正后禮遇稍疏不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二曰體祖宗之意謂廊王之女及笄宜依諸王女例爲之婚配三日聖學宜法乎切近謂宜取太祖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實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四曰聖治勿惑於異端謂寺觀塔院不可增廣以費民力疏入畱中不下令歲貢遇有事故准次貢考補

從禮給事中成實奏也但已到部而遇事故及事故過三年

外者不准補

詔順天府存卹孤貧

有司添設養濟院給粟布因給事中陳鶴刑主事薛祺奏也祀先賢熊禾於建陽縣

從大學士彭時等覆議也先是訓導游宣議欲從祀下翰院議執不可特祀於鄉禾受學於朱子之門人輔廣在宋而仕入元而隱其向道之心出處之節蓋有足取云

六月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岐巡撫遼東街山海關主事馮續慢已乘軍士領布有惡者執續委官及左右杖之內一人斃餘下巡按崔讓坐侵盜罪內三人走訴冤命給事中鄧山刑員外周正方往按之具本末狀科道交劾岐詔逮岐聽理岐三疏力辯且計科臣參舉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五

及按已者既至會官鞠始伏辜上以岐所計皆誣特黜爲民讓坐贖徒還職

太監潘洪乞以兩淮餘鹽令其姪潘貴中納不許

時戶部參覆奉旨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庭凡養生送死自爲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案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棠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自是陳珪潘午皆賜萬引

免江西秋糧子粒

以旱災也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詔廷臣議陵寢大學士彭時曰此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裕陵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禮也閏夏時復有噴言時曰太后母儀天下三十年即臣子何忍異議事關繫

非小一異議謂天下後世何內臣洵洵爲危言聳之已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入問所當時對如前上曰朕知遵正禮行固當獨恐傷太后心學士劉定之進曰孝子從義不從令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孝也若因是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其安之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厝梓宮於左虛右以待後來即兩全庸何傷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止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六

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願陛下定之時上雖未允而容色甚和時請退具本上皇上得以臣下公議委曲申勸終大孝即日開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夔等各疏言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所繫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太后正位中宮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違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號慈懿未嘗有纖介之過聞於中外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奠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子道全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今一旦梓宮不合葬於裕陵神主不祔享於太廟人心駭疑臣等所爲悼懼也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前召面對固已洞燭禮義之經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欲順承則義有未安欲從眾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未賜允斷萬一義不勝恩或

違典禮臣恐在廷百辟將有言天下後世將有言即遂行之
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正之者乎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致誠
盡孝開諭太后俯從眾議以光宗社天下幸甚下百官吏議
百官言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於是輅時等帥百官伏文華
門號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於是傳溫旨諭如議乃
退而孝莊皇后祔裕陵

秋七月有星孛於台斗

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文祥上言姚夔濫舉張岐遂下獄夔上疏乞貸俾圖自新給
事曰昂乞赦以來忠言皆不允御史楊璫等乞霽威保全以
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再奏擾皆不
宥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七

敕各巡按按察司詢察屬官以息刁風

從江西巡按趙啟奏也

擢趙啟爲江西按察使

以江西士民上章懇留故陞之

戶部尚書馬昂上章乞罷

初會議陵廟時昂託病不朝在部管事至是科道魏元胡深
等言昂方眾論未定則竄身傍視以爲得計及睿斷已頒則
覲顏入朝恬不知愧且受濟寧知州于靜饒女二人又受西
僧劉實巴賂幣乞下法司究罪詔不問昂上疏自辯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充總兵官太監劉
祥監軍討石城叛寇滿四等

固原土獋滿四者國初歸附羌也虜平涼固原間令闢荒穢

爲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滿家營成化初爲參將劉清指揮
馮傑迫賄不能應遣其弟指揮璫捕之四遂反據石城不數
月有眾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廣眾漸集
五千餘人清等攻之不利陝巡撫遣指揮邢端申澄攻之又
不利詔遣宣遠伯任璫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价合宣夏延
綏兵討之璫不候延綏兵至領陝寧兵與戰大失利殺傷指
揮王震等二百餘人詔逮璫等下獄而命劉玉項忠督師與
新陞巡撫馬文升給餉合剿賊戶員外張振往督餉賊走壁
阻深固不出伏羌伯毛忠怙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退忠
親卽陣斬千戶以徇陣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洵欲濟
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傷害實多惡盈矣今入山自保
譬虎已投筭卽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仗皇威氣直以壯今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太

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爲濟師且京軍肥怯卽至無所用兵
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
出殆其類也於是閣學士時毅然任以爲觀項疏曲折知賊
不足平也已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久五年
二月滿璫降賊愛將楊虎狸者夜遠汲被擒忠懾之乞宥死
自效乃假辭色諭順逆慰勞之虎狸請誘四使出戰設伏當
可禽忠大喜示賞格遣去明日整師進滿四果出戰伏發就
禽斬虜七千人禽者獻俘其餘黨走慧掃山者明年亦就禽
方事急時中議者肩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將出劫
營冒陣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頻
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乎
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爲賊巢穴爲

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閒軍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虜衝宜添設衛所以鎮之便奏可而事平劉清馮傑伏誅任璫吳琮陳价並謫戍忠進右都御史文升進副都御史毛忠賜贈諡葬祭是時順天府生員馬璞同兄馬璫求爲父貞復仇討滿四命馳驛以往案毛忠涼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爲都督以征西番功封流伯祿千石子銳嗣嘉靖二年薨子江嗣十二年薨弟漢嗣三十年薨從子桓嗣三十七年薨子登嗣

禁光祿寺買辦強奪市物

從給事陳鉞等奏也

八月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九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甲寅曉刻月犯軒轅右角星

陞馬文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陝西布政使余子俊等奪俸

時兵部奏滿四之叛俊等平時既欠綏防臨事又乏運籌故停其俸

詔發陝西廩振饑民

庚申耐葬孝莊睿皇后於裕陵辛未耐神主於太廟

彗星見

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二閱月乃滅先是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上卽位冊爲貴妃居昭德宮其父貴由諸城吏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擢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同宗與劉吉等附之朝士羣趨其門大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十

而明宗社萬年之基也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安今四方旱潦民窮盜滋荆襄流劫人心搖撼陛下作民父母寬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而尙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濟又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不貲建齋醮而西番劉寶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輿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振饑民仍禁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凡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於雲南等處鑛場採辦益公私俱困矣乞悉停

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眾子也若冢子懷姙而眾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殆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舊臣而姑爲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得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各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於是吏部擬革番僧名號得旨謂恐失遠人心御史左鈺抗疏言遠人心不可失邇人心可忍失乎乞發羣臣計議不報檢討張頤又言均恩澤以廣後嗣求賢才以圖治理開言路以達通情接羣臣以察庶政罷冗食以蘇民力節賞賚以豐財用擇將帥以卹邊軍去異端以崇正道八事詔所司知之御史胡深等六人又言邇者彗星昭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戒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既以略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修省亦徒爲文具而已未得彌災之實伏望皇上統覽朝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正位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內閣大臣略無正救方且圖富貴徇邪謀是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權豪之囑託多分首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振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盡求備所言不允翌日給事中

董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宥之於是姚夔程信商輅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旻等復言輅等飾非強辯決當罷而攻夔尤切上怒命輅等仍供職馬昂准致仕逮董旻等三人胡深等六人廷鞠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輅當邸邸易儲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當人心乃併逮之後俱擬贖還職

冬十月詔以身言書判選監生

從吏部奏也四事俱全者優等選用或三事二事可取者量材受用俱無可取而衰老者冠帶閒住

午朝尚書李秉等失期上表謝罪詔切責之

進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爲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給致仕禮部侍郎倪謙詔命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以子岳編修考滿也時吏部以謙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職之人持不可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給事中毛志議察典

疏中指摘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黜而年過於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畱工部郎中鍾成以有疾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盛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員外歐賢徐敏清望未孚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明正各堂上官員司考察者之罪上曰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察御史康永韶等亦言陳瑾馬桓彭盛余璞俞志孫瑜貪淫素著而僥倖被畱歐賢劉珙酷暴已露而資緣不黜庸儒似湯懋趙繼先猶得廢祿罷職似朱璣冉信尚且尸位乞救覆考旨如前

十一月南科道朱清等劾守備成國公朱儀等命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清與楊智等奏言守備朱儀參贊李實俱以猥瑣之材濫膺根本之寄吏侍章綸以子玄冒京軍餘倖倖薦書刑侍王恕託郎中黃紱娶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工侍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府尹畢亨善政無聞黃緣陞用衍聖公孔弘緒恃恩驕恣荒淫無度奏至下刑部陸瑜言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行禮部改正王恕不卹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聖斷上曰恕等事亦在革前並宥之明年二月章綸與高明考察庶官各徇意見上以掌印官何以不同僉名既而綸又訐奏乃命盛等併勘覆言會考之時綸不能對眾擬論明亦不與誠心商推以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重

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臣俱宜逮問綸所言宜畱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畱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所劾綸事亦多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綸明姑置不問

南京給事中王讓奏言戶刑二部收糧之弊決囚之多詔所司知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虜寇榆林

以陳俊爲戶部右侍郎

修復運河壩閘

先是正統初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

舟由京口出江最稱利便迨景泰間壩閘漸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礙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崔恭奏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巡撫邢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定中書舍人陞格

黃珪等言本官紀錄綸命書寫詔敕爲近侍臣永宣間皆用進士監生陞擢亦異比來多有勳舊技術甚爲濫下部議自後凡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陞光祿署正著爲令

御史戴用上言六事

一勵實行謂日講宜辨析疑難講畢宜商榷章奏二精考察謂宜令撫按官隔別體訪來朝官從公開報三公薦舉謂宜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重

復京堂官會推及連坐之法四均爵賞謂吏部郎官宜與各部互相推陞五弭盜賊謂京師宜行保甲之法六革宿弊謂京軍冬衣布花等項宜令科道親自關給上日勦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時御史劉璧等執言皇上獨任之下必有黃緣作弊賣官鬻爵之患上曰特旨擢用大臣與大臣舉保方面皆祖宗舊規壁等妄言沮止令陳狀後各罰俸三月

給事中彭序上言十事

謂保邦之要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薄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誨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迪

選法清版籍以通賦役消災彌變莫此爲急後禮部復奏五
事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餘所司舉行

調御史邵有良於外任

時有良巡視光祿以費民無經諭所司具數署吏遲不報有
良杖之中官同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宮中日用
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知蒲江縣事

詔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

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封朝鮮世子李曉爲王太監沈綰致故
王祭既行遼東巡按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
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託殊
輕中國之體會遼海僉事俞景亦以爲言禮部以聞旨謂英
所言是今後齎賞遺內臣冊封等禮仍選廷臣 案此內臣

明大政集要 卷二十九

壬

不封王之始也

旌表上杭縣陳黃二貞節婦及同安縣故民葉秉乾忠義

正統末鄧茂七作亂攻上杭民縉紳縉纓俱避難遣二婦奉
姑時陳年二十黃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
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
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溪渡
俱投水死越三日二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又同安縣
有賊陳敬德攻城掠鄉秉乾募兵千餘從主簿蔡璘禦之海
賊海秉彝等圍密衛中右千戶所秉乾率兵卻之賊再犯高
浦所復率兵與戰禽賊首鄭尾仔等十餘人斬首數百級兩
城俱保賊怒率眾圍之以兵寡無援被執脅以從秉乾冒曰
死即死豈從賊奴反耶賊遂解其屍至是巡按御史余斐奏

聞故並旌之

是年封右都督羅秉忠爲順義伯忠降胡沙州左都督困即
來子以平蠻功封祿千石流爵十六年薨子珍爲指揮使

成化五年己丑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戊寅夜犯心宿

舉計典

吏部尚書李秉致仕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其任情行私十有三事且言其暗結
年深御史附己專權上命法司會議尚書陸瑜等議秉街直
沽名顛倒選法旨曰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

明大政集要 卷二十九

壬

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同奏時大理卿王榮與彥莊
姻家欲謀代秉是奏榮所授也彥莊既被許問乃以劉璧吳
遠馮徽對蓋璧等當建言推舉官當歸吏部遂俱下錦衣獄
璧調漳浦知縣餘並贖杖還職彥莊又以劾退邱陵孫遇李
齡涉誣枉陵累懇辯不已乃命會官並彥莊廷鞠彥莊坐奏
事不實降大寧驛丞彥莊泰和人性傾險謫任未幾遂署大
寧縣事以科罰過重爲怨者所殺問者快之 案邱陵蘭陽
人自知縣至布政皆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極饑惜冤
任布政省斂節費李齡朝陽人爲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
服並黜人並稱冤又案秉性狷介素拒請謁初掌銓左侍崔
恭俸資深頗不平右侍尹旻嘗受學商議多從諧者借爲口
實秉遂疏二人亦有間及銓考多偏執行事或不近人情時

大學士彭時弟侍讀華有所屬竟黜其人而用事中貴欲用所厚於美任者悉補外任而又會有王槩之陰謀故內外交搆以去人甚惜之以崔恭爲吏部尚書

二月設固原衛

時項忠奏言固原內巢土獯外迫北虜舊惟一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宜增一衛以振要衝詔從之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命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劉翊侍讀學士劉士爲會試考官

取中費閻等二百五十人

禁夷使騷擾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壬

時濟寧老人李職奏乞遣官伴禁仍令原來伴送人管束並行沿途官司嚴禁時又有日本國還使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假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使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時來朝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賜田州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李賢進邱濬條陳事宜內土官起兵殺賊功成日重賞給誥敕至是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乃命吏部覈實給之

逮衍聖公孔弘緒

彭時等奏言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係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聖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

例上曰弘緒羅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後巡撫原傑按實得其非法用刑姦淫樂婦四十餘人勒死無辜者四人法應斬上念宣聖後姑宥死爲民

閏二月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字季方鄞縣人天順初以編修入內閣抱負經濟居家孝友與人交尚氣誼性剛而志高屹屹不能下物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於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卒羅孽左遷欽州又追逮戍甘州二猾敗召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惡之陞興化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儁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竟顛覆不偶君子謂其犯浚恆不密之戒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壬

詔慎旌異之典

從評事申安奏也時因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卒以貪酷而罷故有此奏

掌武學事監丞閻禹錫上言三事

一葺文廟俾知禮先勇後之義一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試藝量陞一武生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追廩送操詔所司議行之

己未雨霜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星癸亥月犯積薪及木星甲子月犯軒轅御女星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癸未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禮部奏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

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已入宜禁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列西班前行通參佐貳並六科列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尚書都御史列上侍郎副都等官照席對坐通參寺丞列東旁六科列西旁俱有次序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三月廷試賜張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凡二百四十八人改費闇等十八人爲庶吉士是科雍泰李崧後皆有聞尹龍乃吏侍旻子也

夏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磔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元

元吉凶暴貪淫殺人數多庠生蔡讓條其罪惡於答策中御史趙敵不敢問惡滋甚族人張雷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勘實械至京命法司廷鞠伏辜刑書陸瑜等奏言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眞靜先生等號猶無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遂成仇隙今元吉所犯律當陵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並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句都目諸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錄者重罪不宥明年十月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發肅州衛充軍

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吉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上以事施行姑已之成化八年其子元慶得襲眞人封號成化九年元慶以母老子幼爲辭陳乞得放免科道虞瑤襲襲等交劾上曰元吉事既處置待其親終仍令戍邊後親終竟有爲民贈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諡忠文

以其孫禹奏也

命執御用監丞龍閏於司禮監治之

時間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上曰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觀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卽離異

皇子生

賢妃柏氏出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辛

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內艱去

以尹旻葉盛爲吏部左右侍郎原傑陳宜爲戶兵部左右侍郎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敕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

時定海衛千戶王鑑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驚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

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啓陵轅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故敕各官整軍伍嚴

斥堠以防其奸

申明大理寺參問刑官舊制

舊制謂部院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

參問刑官此從南大理評事張珏奏也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於雲南

此祀廢於正統至是三司官奏其興水利崇學校有德於民應在祀典故復之

鹽賊錢厚作亂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禽之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賜故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謚清惠

改姚夔爲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姚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之

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河決開封

論平兩廣蠻賊功都御史韓雍都督同知歐信等陞賞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特予翰林院侍講學士邱濬母李氏諡祭不爲例

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文學迴邁對客揮毫運思

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祕閣折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一揮

九行停汪演進頓挫并放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景

泰間上敵愾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滔滔法語耿耿節義不徒

於文已也卒年六十一

附御史李溶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解錢糧有數少而

其來自遠者如儀隴縣解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直銀四錢

而開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何啻十倍請自今凡課程多者

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又內庫所藏弓矢動億

萬計其開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

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具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

不犀利請飭有司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

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財用不乏

而姦弊可除章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

式督造 案嘗聞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

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非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

主計者一一言之卽言而勿用可奈何哉

九月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李琮於詔獄

初周或奏討武强武邑間地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黎福按視給事中李森等疏言昔先帝敕諭皇親有強占及

投獻田地者發邊戍一時貴戚斂戢近給事中邱弘建請不

許貴要奏求田地荷蒙聖俞中外權忻今帶俸指揮周或奏

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聖夫人劉氏奏求武清縣地三

百餘頃畿地有限給欲無厭乞敕還民仍禁將來等因奉旨

待勘報區處及王等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外皆設官爲

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詔改命韶與琮往

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

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婚通券畢舉以

與民漢景遺田叔按梁獄叔還婚獄辭勸上勿復問計二人

之心豈不欲以順上命爲恭哉願以爲大體所在當守義宣

德不敢苟從以爲是恭之大也臣鄙賤豈能少希古人然區

區之意誠有望陛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歲一收有間歲間二歲而一收者故賦有不同世未有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者明矣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苑糧地五百頃而英宗皇帝不許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並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畀之臣等親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平坦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嫌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今武強地方迫近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阜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夫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厚自將富貴永保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況聖朝上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後將何以給之臣等到

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具供執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特賜寬卹庶民聞知有生之樂沐浴歌詠本固邦寧而外戚亦咸休無窮矣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田還民特復中書舍人解禎亮職

時考滿年六十八例不得用因自陳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上特許之

冬十月徵士吳與弼卒

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卽司業溥子也資稟嶷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味見程伯淳見獵有喜心乃曰審如是吾亦可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經書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沈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躬親耕稼取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三

予甚嚴四方來學者日益服天順元年石亨欲薦高士以自高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以薦憲帝遣行人敕聘之公意出石亨薦辭不受職求觀祕書冀開悟主上時宰不悟言於上令授官寮職然後觀書公三上章辭上乃與璽書金幣復遣行人送還公陳十事表謝而歸公丰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陋巷風雪之意亦通時務凡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

十一月調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恆主事乙瑄陳道於南京部屬

時有吏孫慶等訐告雲等受賂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姚夔等私昵屬官陸瑜等朋比故縱並長通政侍郎

張文質停當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爲計上以雲等既下獄
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
衣衛獄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上改調之孫慶等遣
爲民

設總府於梧州總制兩廣

時韓雍憂去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
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有任其責者乞敕大臣
如馬昂葉盛韓雍等總制兩廣庶事體歸一巡按龔晟亦言
宜立總府於梧州兵部言兩廣互爲犄角廣東藉廣西之兵
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按等官名位頗煩議論之際甲
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遂命
太監陳瑄總鎮兩廣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五

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雍乞終制並辭新陞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
允辭

十二月禁外夷貢海東青免鵠

從禮部尚書鄒幹奏也

申夷貢限期限數之令

照天順年間例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舊制歲一比貢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急民隱當卹今
山東河南兩直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明年五月大
學士彭時等言北直山東河南旱傷州縣見今追賠各項馬
匹乞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從之

成化九年十二月兵部言北直山東河南災甚民間馬宜停
征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
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九

五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成化六年庚寅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郭鍾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員諫官躬親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修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省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戒祖己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願以後奏甘露詔言瑞應述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望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鄒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鍾安得爲此言姑宥之已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征蠻將軍總兵平江伯陳銳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二月六部三法司等衙門尚書姚夔等奉詔陳言二十事

時上以災異下詔求言夔等乃條以上一南京根本重地宜令守備內外官修城池練兵馬並嚴整操江船令科道官巡視一庶官不職宜諭撫按二司嚴考察革冗員一兩廣陝西兵革之後民多死徙宜嚴實開田免徵一山東河南北直土田洪永間許以開種免科且聽採山草魚蝦以自給邇來王府及勢家請爲己業每畝納穀二斗或三斗宜定其數瘠土納五升沃土不過一斗仍禁勢家毋得請間田奪民利一京衛軍職太多宜視諸司職掌定額一養馬地方宜審視均役其死亡力不能補者緩之一諸司官九年稱職者陞二級近因會保多驟遷宜罷其例一兩京繫囚雜犯以下宜卽疏決大辟可矜者奏聞區處一軍職所犯除死罪外二年中改過堪用者宜許疏薦起用一文武官以罪逃者宜改其令重者罷之輕者如常例一在外文武官生事赴愬者宜令別選人覆視之一南京快馬船私貨常倍宜諭所司禁約巡河御史糾察一親軍間有親老一丁者宜聽於近衛著籍原伍除名一枷禁私穀耕牛者日太多宜量減之以全其生一官軍軍餘訴誣人罪宜視舊例令其運轅傭工贖罪一諸州歲造段匹不中用倍征者宜暫停免蘇杭織造宜責成府官原遣內官堂長等暫取回京一白河非商旅所由其抽分竹木宜罷一蓋溝通州二局弊太多乞令工部都察院各遣一官同內官抽分一歲造軍器通負者暫免今年歲辦及弓箭弦條之類一巡邏官校察訪陰事間報私仇中飛語亦有誣連被掠首服者宜詳覈其情又言陛下下一身宗社生靈所萃可憂之事殆不止此天下水旱災傷干戈盜賊無日無之可憂也賢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人或未用小人或未遠可憂也正道或未修邪術或未屏可憂也陛下欲一一聞之必詢諸近而後得乞令內閣每五日一疏天下事宜以聞陛下時御便殿召問其所以處之方無所疑者即下有司行之少有所疑退而審之而後行則於天下之事皆在陛下照察之下乃若內庭之間處后妃則思恩愛之均御羣下則思仁惠之溥宴樂必思其節賜予必思其常齋醮非內侍所當爲庫藏非賊盜所可入皆宜裁正而慎防之陛下處內庭如此外朝如此清穆肅雍恭己南面動與天遊靜與道會而人心不和天道不順者無有也疏入詔曰莊田子粒不必定數但不許多取軍職坐視帶俸差操並文武官有罪在逃及漕規軍等事循舊例行段匹免倍征督造官取回一員堂長等畱之白河抽分局不必革通州五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每處止遣主事御史各一員內官罷遣其餘皆如所議行之召江西撫民按察使趙啟還京命南京大理卿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篪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南院僉都吳琛代之遣刑部侍郎曾輩往浙江戶部侍郎原傑往河南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戶部侍郎黃琛往四川大理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巡視吏治民瘼

時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故議差輩等凡罷黜貪酷不職有司及發廢勸勞興革利弊悉聽便宜蓋以其時水旱民饑而有司不奏故也時各省汰退不職者各百餘員時正以被劾准其告致

禁各王府及公侯駙馬伯家隱淨身人

因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渾擅畱故併禁之

三月以林鶚爲南京刑部侍郎

京師雨霪晝晦陝西寧夏大風黃霾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改趙府長史雷霖爲金華府同知

霖不安王府佐趙王笞辱彰德知府邢表等互訐俱逮至京事白表調衛輝輝霖得改

免河南等處秋糧屯糧

秋糧汝州三萬七千六百石蘇松常鎮二十四萬八千餘石池鹽一萬八千七百餘石屯糧蘇鎮太倉共七千一百餘石

宣州二百六十餘石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四

詔陝西延綏開屯田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

通吉水人中永樂進士先爲兵部郎中以貪淫謫河泊所官

己已之變通上戰禦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

副都御史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本職素好談兵遇人輒喋

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說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云

編修陳音上講學好問及斥佛子法王疏

上曰此事屢有人言俱已處置未幾音又疏薦致仕尙書李

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舉人陳獻章及謫官王徵章懋等

奏雖未行而音之爲人亦可概見矣

發內庫銀四十萬兩送遼陝宣大備支官軍俸糧

夏四月命戶部尙書薛遠視漕河

庚辰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大雨水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

來浙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常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湖廣苗賊縛渠魁章同烈等以獻轉南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卒年七十六計聞賜祭葬爲人臨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能幹稱

五月禁王府投獻地及告訐不起科者

從巡視河南戶部侍郎原傑奏也疏略云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地開墾退灘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輒擅標封界至占奪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五

身謫戍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鹺過半軍民租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冊起科例致令奸民告訐徵斂日重賠納傾貲之口口請如舊例告訐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歲差主事督軍計辦糧草部議從之

疏畧云陝西三邊榆林最要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芻糧爲今之計無如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敕該部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

竣還京務使常有數十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人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並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共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尙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並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理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令襲封衍聖公孔弘泰在監讀書

計一年朔望隨班朝參從監丞李伸奏也

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六

瑄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駕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鳴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置其屬何經經計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於邊務然亦不究其用云

邇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以歲荒民饑不宜急無名之工費國用而傷治體乃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罷保舉

是時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父甚且受賄囑而不得

薦者因歛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己也藉藉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箝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選授私舛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其安養斯民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比比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致仕副都御史巡撫江北諸郡並督漕運陳太卒

太邵武人操守清白有才力敢爲爲御史時以搏擊得名所至風稜甚峻貪墨多自引去威名至今著於吳蜀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七

特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母宜人戴氏祭

秋七月己卯皇子生於西宮

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上令託病別居以痞報

至是誕育廢后吳氏保抱惟謹後爲孝宗皇帝

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濟京畿山東饑民

右府都督僉事李昶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振邨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

先是給事韓文等勘實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

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開設福建漳平縣于龍巖縣地

八月阿羅出寇榆林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率師禦卻之

巡按直隸御史楊守隨上言六事

一明諡法謂卹王戾諡宜改一重大臣謂尙書李秉宜起用一守法律謂御史朱賢妻芳不宜以公罪違律罷職一備儲蓄謂歲額稅糧宜量存畱一禁姦詐謂軍職實犯不宜以未就逮者會赦復任一息餽餉謂西征耗費班師宜早下其章於所司

免山東農桑絹

免臨洮府屬縣並鞏昌等五衛稅糧

己巳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鉤星

以水旱下罪己詔大赦天下

浙江布政使張清罷

清巴縣人宣德中進士歷官奉職廉謹執法太嚴浙俗侈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八

鎮以節儉至是爲巡視侍郎曾輩奏罷以老疾去人多惜之錄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例選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

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清侯趙輔帥師搜河套

尋召還命吏部集舉被黜堪用官員

得平樂知府袁表泰安知府畢宗賢修武知縣劉昭濟寧判

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

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附錄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騰貴蓄積之家因閉糴以規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冬十月丙午夜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令國子生歸籍聽取

以京師米貴吏部聽選官給監生萬餘率多缺食也

斷簾峽殘賊寇電白縣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

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梗糯米並各府部造梗米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九

每歲十六萬石舊弊沿關如民船帶甄納鈔守關則爲運軍陵逼至楊村又被攬頭剝削是以雷滯日久負貸日多請罷帶甄納鈔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倉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其腳價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十一月命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召原傑代忠振濟順天永平河間三府饑民忠請詔旨招諭

反側並請京營達軍神槍火器以往許之

十二月調江西僉事張悅提學浙江

詔減惜薪司柴炭

從工侍王詔奏以順天真保被災傷也

禁奢侈

時民間服飾無度酒席大侈屠宗順等射利之家販賣寶石邀官倍利都給事邱弘等以爲言且欲追價利以充振濟刑書陸瑜上議以爲深切時弊宜逮宗順等治罪追價詔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卻之

成化七年辛卯春正月甲戌朔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敕責陝西鎮守三司等官

時兵部尚書白圭上言毛里孩滿四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各官縱弛偷安故有是敕時泰剛王銳在邊年久廢弛尤甚卽召還解任尋下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十

懷憲侯孫鏜卒

鏜大同人起身偏裨致位大將已巳之變頗奮勇著勞勛天順元年以迎駕封伯曹欽之反鏜臨機應變尤足多進封侯祿千三百石世襲至是薨子輔嗣十六年薨子泰嗣弘治十四年薨子應爵嗣正德十二年薨子瑛嗣嘉靖十八年薨弟瑄嗣二十二年薨子秉元嗣三十七年薨子世忠嗣

以余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致仕禮部右侍郎李紹卒
紹安福人由庶吉士累今官英皇最重之后充實錄副總裁垂成得予告至是敕召掌國子監事命至已卒紹貌偉性直有器局好古博雅持論平正亦喜獎勵人才年六十五子溶爲雲南布政使

定長運法

舊例漕運軍民相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兒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兒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兒運令裏河官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兒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淮徐臨德四倉歲支運糧七十萬石皆就水次而軍爲改兒誠良法也 案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兒運已而兒運又有支兒改兒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止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

京師饑敕戶部發粟振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時權貴有乘時冒射者侍郎陳俊請旨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行巡邊罷授套之議

調南京監察御史沈源於外任

先是奉詔令御史閱視守備軍士時隊長受賂伍多缺而守備官尤役占源令各衛悉具軍士名姓年貌按之將盡革宿弊成國公朱儀太監安寧等不悅遂上言軍機密務源詰問名數恐不密且操練之時御史忽至則軍士紛然出候尤不便上械源仍命自今止令內外守備參贊官閱視著爲令源下獄贖罪調外任時刑科虞瑤等及南科道皆力言供不聽

浙江巡鹽御史李塔上言鹽法利弊一兩浙運司三十五場額課二十一萬有餘歲課不完往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虛出通關完報申部撥商累歲無支追併多致逃移請今後兩浙間刑衙門但干鹽法審有力者俱送運司照納米例每引准米二石其收買鹵丁餘鹽查撥缺鹽場分上納無力者照徒流雜犯年分俱發缺鹽場分煎辦以補逃亡事故之數一松江嘉興二分司額課十一萬四千有奇近例令竈丁遠者出米給近者俾代煎辦課然近竈本課尙拖欠況能代納遠竈課乎請今後近竈納本鹽外若有餘鹽隨多寡送官每引與米二石該場官攢按月支禁西難一鹽課有存積有常股正統十三年以前兩浙鹽課存積二分常股八分每遇開中存積者無壅滯常股者不守支正統十四年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自後存積愈多催辦不及每遇中納並收支十餘年請仍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辦完存積四分每年終巡鹽御史督同分司官秤盤月貯商到便支禁該場擅挪移如遇該派商到亦令常股六分內挨次支不敷設法追給禁攬越一洪武至宣德年間竈戶全戶亡者行有司僉補正統年間單丁老疾貧難者亦僉替近年戶部奏准皆於竈戶內空間壯丁撥補竊思充軍人犯尙支月糧囚徒限滿猶得疏放獨竈戶世相繼無放免請今後除本竈一丁存畱二餘丁幫贍其有各場竈丁事故及在逃未獲者照例將本場殷實贖丁撥補候事故丁長及原逃更替若全戶死亡充軍並單丁老疾貧難無力者亦照例於附近砂場丁糧相應民戶內僉補一洪武年間每丁歲給工本鈔貫又免雜差永樂宣正間仍免雜差稅糧存畱納附近倉分近來有司將竈戶田糧與民一般加耗起運每畝正糧三斗五升加耗腳

七升八升又編水馬夫糧及雜泛差役且竈戶例不分各丁
轉合但見田畝數多其實地瘠力單每至徵收不前不免鬻
賣流竄貽賄里總請今後通行有司凡竈戶稅糧存留本處
附近倉分上納或減徵耗米或全准折銀疏入下戶部議多
准行

設湯溪縣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隸之

二月復設九江蘇杭州鈔關

以戶部奏京庫歲用不足故也 按鈔關臨清河西務許墅
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州內河西務以入京門戶杭州出
閩廣總道金沙州出雲貴總道故皆稅貨餘止稅船料臨清
則貨料兼稅莫知所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免福安連江龍巖稅糧

凡一萬五百餘石以水災也

改南院僉都御史張鵬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附時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
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
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
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審勢掃其巢穴此戰之策也
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邊民無事則分哨
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提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
截殺此守之策也下兵部議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
勢難進剿請命諸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三月有星孛於天田

設歸化縣

割沙縣清流宣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工部官三員專理蕪湖荊州杭州抽分竹木

乙酉復御經筵

遣都給事中邱弘行人韓文封琉球世子尙圓爲中山王

引至山東病卒復遣給事官榮行

築兩廣總府城於梧州教場

移奉議衛官軍守之從韓雍奏也

奪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官

監舊有會餼椒油錢鈔輸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
而去致有餘積相沿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任意公用未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四

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任亦如是給事成實邱弘嘗言及至
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議等
各奏辯科道文章劾詔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
三萬六千五百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
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於斬贖爲民王允亦以倉糧受賂
遣戍既而監生盧楷楊守趾等連名訟其冤下法司議竟寢
陞王偁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院修撰耿裕爲國子司業
時各員缺詔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
張瑄可任禮侍養病侍郎李紹與南翰學士王偁可任祭酒
裕與修撰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學風化所關祖宗擇官尤
慎如宋訥以碩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書署司業自後如

胡儼陳敬宗李時勉皆師範可尊近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崇重作新風化既用復裕召李紹命未至而紹已卒矣

附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間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鬻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鬻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五

夏四月乙卯雨土霏夜木星入太微垣甬守端門進士盧璣請設左右起居注官

附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什而死已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卹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養濟院振卹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如議行之

五月禁告訐

將洪武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凡告訐者不分遠近一體

遞遣從江西廉使牟俸御史任璽奏也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詔收茶易馬

從馬文升議也將陝西貯庫茶課綿花等物易銀遣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陲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軍官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嚴實缺馬數目照例行之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鄉試許之

憲大學士呂原子也由官生授今職時給事中芮繼勅之不聽但不爲例

六月南院僉都御史高明乞養親許之

清涿州良鄉等縣賦稅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六

時御史梁昉奏州縣迫於科差產盡稅存民多流亡里有代償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上鑿山設險議

子俊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於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半得自蔽及以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刻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牆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按白圭援套之議既以王越沮尼而子俊築牆之說先後踵費何啻百萬然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半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誣哉

襄陽賊李鬚子等伏誅

督撫項忠言流移之眾嘯聚山林者無慮百萬臣奉敕撫捕其有貫址論遣復業者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四散奔出者莫知其數其賊首王洪有眾五百屯於釣州龍潭溝李鬚子有眾六百屯於竹山官渡官軍分道首禽二賊餘多散亡及諸軍前後共斬首若干級並入山俘獲脅附之黨與族屬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並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可安上降敕獎諭之總兵官李震男百戶昇忠男所鎮撫級各進一級

八月虜入河套

陝西撫臣馬文升上以田賦馬議從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七

文升言邊軍之苦莫甚於賠補馬匹故逃伍者多計屯田軍士每人給田百畝約獲五十餘石除六石輸官外所有尙多宜令歲納銀一錢一衛計田三千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又恐領馬軍丁專恃買補飼養失宜宜按名冊預爲審勘分上中下三等買馬一匹上等等者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方以田銀給之下兵部議覆詔曰可

遣敕存問致仕尙書魏驥

賜羊酒敕有司月給米三石

刑科給事白昂等言大理寺審錄罪囚參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載諸職掌比者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撫按在外衙門駁回

再問者多被偏執已見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酷刑雖冤不敢再言乞命法司遇有詞稱冤者俱改別官問理下法司議如所奏從之

九月以御史陳選爲河南提學副使

命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尋以宣府撫臣鄭宣憂去命聰兼撫之

閏九月崔恭起復補南京吏部尙書

設南直靖江縣

從撫臣滕昭奏也

遣工部侍郎李昂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先是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滬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淹沒守臣以聞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八

部尙書王復援永樂年間事例覆奏故有是命

設榆林衛

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禕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里橫絕河套之口屯重兵請盡釐陝人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與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初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案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沒西夏元年章孔興據守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至是余肅敏築城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者亦間有焉在

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以寇路四出守禦難及將安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腴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而樹藝樵採圖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富庶自虞據套而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轉輸艱則士伍耗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鎮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再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薪桂之誣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降墩野猜峽是直衝漁河之涇虜自此出軍駐漁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元

斯鎮者願畱意焉

冬十月調王恕爲刑部侍郎總理河道

溝通惠河舊道

戶尚書楊鼎工侍郎喬穀條上事宜上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鼎穀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處所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故迹逐一查勘及據元史並有二十四間見樹碑文所在事迹可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集俱難導引水外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閣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粱河量

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惠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洩入三里河水開住併流入大通橋開隨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開瀦水以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開洩水以行大舟況開座見成不須增造止河渠間有決壞淤淺宜加修濬較之欲開三里河其工甚省此前元開泇河漕故道今若興復則舟楫得以環城潯泊運糧儲得以近倉上納

嚴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民健訟盜方熾且奉教行事持嚴刑立威以禁之獄死者五十餘人又矜傲爲藩臬所疾會提學夏寅至吉聰屢抗不能堪回語按察使牟倬嘆寅奏發其平日兇暴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夏時正巡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考聰貪酷黜爲民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時正遂委牟倬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俞蓋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扶私所致惟侵欺罪實擬監守自盜律贖爲民刑部以爲宜蓋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以被倬等構陷亦具各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許辯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師命都察院會官廷約之乃比故勘律擬斬詔即如所議處決刑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降廷美爲衡州府判俞蓋爲澧州判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

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洪僧官賄僧以聰嘗箠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大赦

賢妃柏氏以成化己丑四月二十八日生明年正月癸亥薨諡曰悼恭

原任少詹事柯潛辭祭酒召命乞終制許之

上復御午朝

時建言者皆謂君臣懸隔請時召大臣議政彭時等亦以爲言於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召見文華殿但初見未洽

不宜多言時等諾之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奏減京官卑隸俸薪文官猶可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

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間老云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獻俘

先是項忠已生禽李黠子等而餘孽未除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兼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無分玉石悉草薶之獻俘者百二十九人其餘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屍江澚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功或方之

墮淚碑然視之羊祜而情則異矣

免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因水災也

十二月並廣東石康縣於合浦彗星見

丁丑夜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已卯夜又見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倉尾掃

北斗三公太陽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謹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

愛意也皇上憂切於心避正殿徹樂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切惶懼謹採修德大端安民大要

條陳如左其目曰正心術謂宜減去內府修齋曰謹命令謂傳旨應專以防詐僞曰親接見謂宜日御便殿議政曰慎賞

罰謂議罪宜循舊章曰納諫謂宜虛心聽言以通下情曰勵官守謂宜令各官遇事執奏曰卹軍民謂宜令各管官愛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

養毋因公科斂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德

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政可次第舉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奏入上曰覽所奏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

朕懷都御史李賓言在外官司聽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吏以入己至有假立文簿虛作

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益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

以益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甚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宜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無爲民害詔禁

官司科罰諭德謝一夔又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條上五事其目曰正宮闕以端治本親大臣以詢治道開言路以決壅

蔽慎刑罰以廣好生謹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成化八年壬辰春正月戊戌朔

舉計典

辛亥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募民大同納馬

時戰馬以西征多死傷故從撫臣林聰之奏凡納馬五匹者給冠帶每匹銀十兩

乙卯辰刻金星晝見巳午與日爭明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以星變免慶成宴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諡文靖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五

驥字仲房蕭山人謙虛守禮簡樸成性臞然若不勝衣初訓松江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與修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入考功以清正聞正統初陞冢宰時王振藉寵大臣交媚之獨驥費用一帕振亦重之景泰改元得請家居惟以文學自娛厚德雅望年九十有八上以御史梁昉奏遺敕存問未至而卒遺命勿請諡葬重勞里民上聞計遣官祭葬其子魏完以父遺命具疏辭葬上以其將死猶恐勞民純臣也重違其志特從後乃賜諡

罷未至進賀東宮表箋

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命禮部侍郎萬安洗馬江朝宗爲會試考官

取中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往延綏等處議處兵事是年四月命還京改禮部侍郎雷復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三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寬有時名久不第嘗投詩李東陽以爲其人必狀元至是果驗是科寬與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有聞

授樊瑩爲監察御史

夏四月運河水涸

京畿自二月不雨大風竟日

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

奉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爲所生母終制士論醜之定襄伯郭登卒諡忠武

登臨淮人鎮大同廉而尙謀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五

疆大小數十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又置礮一發五百餘步景泰元年以破虜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天順元年革爲都督僉事八年復爵至是薨繼子嵩嗣成化十四年薨子參爲指揮使

五月命武靖侯趙輔總督都御史王越詣河套平虜

時余子俊奏虜賊擁眾河套日急以各邊謀報聞故有是命

巡撫宣大都御史林聰致仕

時言官謂聰老成有識不宜聽其去詔俟病痊起用

巡撫馬文升械陝西失機都指揮董楮至京上寬之

上曰緝臨陣先遁失陷人馬虛詞掩飾本當處死姑從寬降

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

令

六月增設慶陽延安各通判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並乞致仕不允

先是兵給事梁璟等劾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附籍者不論久近一切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動天肝腦塗地宜正其濫殺之罪上不聽兵部尚書白圭亦奏忠所上功次文冊與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商陽等處官兵前後禽斬賊首王洪王斌等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禽斬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禽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鞠情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五人陣亡者十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乞行各御史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審覈詔不須再勘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說者謂兵部議是而廟畫不從蓋有主之者今忠奏雖辯然流民百五十萬遣回何所謫戍並家屬幾六萬能生存者幾何律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監丞閻禹錫爲北直提學御史

秋七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瑜爲刑屬十年陞山東布政以李賢薦超陞刑部尚書十五年明練法典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下達鞠達鍛鍊以爲反形已具瑜獨明其冤達怒譖瑜於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孥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犯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類如此

陝西隴州大風雨雹

州之北山吼三日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山裂成溝長半里

隆善寺成

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尙寶少卿工部給王詔等言陛下紹成鴻業於茲九載頻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異地變於下而江海汎溢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損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疏後又言內官劉永誠所請莊田宜還官馬政止以見有者印烙其折買者應停止不聽時大學士彭時等又以二事爲言詔馬政如議行

大學士彭時以疾告不許

以疏多忤旨或畱中不出或出而事皆不行故也

召平江伯陳銳佩酒運印鎮淮安而以平鄉伯陳政代鎮兩廣

壬戌辛巳陝西寧夏地震

虜寇臨洮鞏昌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九月虜寇固原

敕僉都御史張綱整飭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畿甸原無巡撫至是因科臣梁璟之言而設之邊備則薊州永平山海密雲居庸等處也

附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況前歲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爲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奸人乘機煽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謂南京承平日久宜敕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鳳陽接壤淮安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漁鹽爲生如肩挑馱負貿易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顏料草束俱令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壬

勿徵邊官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冬十月禁詐稱差使內府採辦人役需索者

從順天府尹李裕奏也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鈴

十二月免順德眞定等府屬並河間衛秋稅

成化九年癸巳春正月壬辰朔

丁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陞副使何喬新爲河南按察使

錦衣衛罪囚越獄

免湖廣武昌等府秋糧

凡三十二萬餘石

二月免長沙荆岳辰常府屬口口六十萬二千九百有奇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諡文敏

夔浙桐廬人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皆第一初爲給事中議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連上封事決擇大儀節及慈懿異葬尤詞嚴義正後轉吏部釐正銓法人不可得而撓時彗見四方災亦連疏歸本人事蓋善應變練時務可屬大事者卒年六十贈太保說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饒謝然亦一時大臣中之翹楚也載名臣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陳俊爲吏部侍郎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校

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吳中帖服其最稱許者王鏊也十四年九月陞陝西提學副使躬教諸生下邑必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南畿時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壬

命儒臣校正資治通鑑綱目

盡黜後儒所著考異考證諸書而以王逢集覽尹起莘發明附其後上親序於卷首命梓以傳時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畱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下其章於所司

三月山東晝晦

始遣監察御史巡河東鹽

減雲南銀課十之五

命巡撫振卹北直山東饑民

因戶給事鄧山奏民饑相食也

夏四月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

神祈雨澤

因免山東稅糧從總理河道王恕奏也

移置南京神機營於城外大教場

逮司禮監太監沈繪及奉御賈祥皆處斬千戶賈廣處絞餘黨處治有差

繪恃寵稔惡後見疏懷怨望祥因教以私造兵器家僮演習

以備不虞有惡祥者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

及其弟廣不時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

故有是處

御西苑閣將官馳射

上以中矢者少命撫寧侯朱永簡別罷把總以下官四十六

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改王恕為南京戶部侍郎

旌表海康縣民吳金童妻莊氏為烈婦

先是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

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

狗見金童妻莊氏有姿色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

捕魚夜縛金童所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

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

適莊氏出汲水識其為夫屍哭視之所宛然得銘謀死狀願

力不能報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抱夫屍死焉三屍隨

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潛發其屍棄之

大海吳祁歸得弟屍於海濱乃訴於官儒生李啟李蕃及關

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並士人弔哭詞章上之銘狗吐伏刑

員外馮俊特為具奏詔有司即誅銘狗梟示旌表莊氏刑部

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屍誠為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司即其

處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於永久詔從之

五月進商輅萬安為戶禮部尚書

陞南大理評事章懋為福建僉事

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卒

理天台人為縣為郡皆有惠民政民為立去思碑為人情約

勤慎有幹才文藝亦優所著有讀史備忘詩經集解學者取

焉

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於南京管事

時兩京科臣唐仁汪直等御史羅明吳禮等俱劾其不顧清

議污壞名節今又營求進用宜放歸田里以為姦貪者戒俱

不從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六月延綏徙鎮榆林

河南蝗廣順真定保定大名懷慶大雨水

秋七月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道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哈密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屢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

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

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

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

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敕赤

斤蒙古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

亦遣使進貢因賜之敕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謀縱哈

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乃敕以往

停考黜生員追廩例

先是各提學奉敕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卽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於本實而例廩生考缺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懼惜不務子弟於學至是閩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

八月參贊軍務都御史王越率兵襲破河套虜於紅鹽池進太子少保命同理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操練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方城唐張仁愿所爲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靈夏因以爲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靈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卽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慟哭引去而套爲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其餘力田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靈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瞞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尙不敢久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三

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未幾亂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三虜並至初猶去住不常成化六年以後遂駐牧其中爲久計歲三五深入殺掠人畜邊將莫可如何大同總兵楊信請調宣大軍馬並力勦閣學士李賢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按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虜必入掠邨延環慶間宜擇將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算會毛里孩等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有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靈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里孩以土鞬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眾強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軍今宜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筋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廷議命吏部侍郎葉盛往行視議方略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亦不可田耕故按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部尙書白圭復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虜且自以爲功議延緩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面奏越既召而虜擁眾驟渡河詔武靖侯輔及越刻日行會輔病越獨

將謀知虜出它掠遣老弱於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齋
七日糧盡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
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
首三百五十餘級奪牛羊器械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
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
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
虜志猶未懈再圖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遯自是邊無虜患者
多年乃當時言官糾以爲倖勝濫功上曰濫功固罪虜遠遁
不無功詔無問明年始加宮保增俸同理院事兼管團營越
杭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己官償之不報後以從汪大闇直
出大同襲破威寧海得封威寧伯崔太史銑歎以爲威寧出
奇取捷慮成而後發發必中於邊功固甚偉也夫忌功媚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心慘於戈戟諒矣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蒲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歷今職丰
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上知其剛方就制中召
爲祭酒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而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痺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復伯夷叔齊廟祭賜額曰清節

從知府王璽奏也廟在永平府洪武中有祭廢於景泰故請
復之

冬十月虜寇靜寧

起戶部侍郎原傑巡視江西

以盜賊蜂起殺死指揮等官

上閱列侯諸將騎射於內苑

十一月命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

編纂官劉翊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謝一夔黎澹鄭環劉健
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其後邱濬起復分爲八館云

十二月敕降邊軍條例

曾率眾對敵者雖失利不罪惟坐視退避者坐失機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邊務

鼎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
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
史等官不相統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
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
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

誥

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
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
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效勇而嚮導可得
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
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
士卒同甘苦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
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於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
值邊境災荒軍民疫死者萬計牆亦旋傾虜竟入河套云云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成化十年甲午春正月丁亥朔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閻禹錫奏清科舉之弊詔從之

大略言監試御史宜十日前入院詳察事端以祛積弊同考官宜擇學優行端者毋徇勢要千請搜檢守號官軍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用京營人役以革其傳遞夾帶之弊其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並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若引嫌畏避者即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

二月以邊警免各處巡撫赴京議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免兩廣郡縣官朝覲

靖安伯和勇卒

勇進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俺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爲人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大臣多縱肆勇獨儉約循理眾親之有愧焉子忠爲錦衣衛指揮使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諡文莊

盛崑山人崇道誼尚名檢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從將官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

復不其戴天之誓又論邊將不可畱守京師及視饑陳州協贊獨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定級兩廣鎮宣府議防河套咸克裨治體雖在兩廣官軍多誠平人報功然其清慎勤恪畱心世務人尙惜其大用之未究云

詔戒飭總兵劉聚都御史馬文升王越余子俊等

先是考功郎中張謹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祝雄縱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且乘機妄殺幼男女婦云云工科給事中韓文奉命辨驗覆奏如謹言劉聚文升敢相朋比互遺其子劉祥馬琇奏捷王越職居總制倖勝邀功余子俊事出遙聞附取罔上後知事覺掩奏飾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爲無功總兵參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兵給事中郭鏗等又奏各官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

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韓文嚴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按劉聚清縣人太監劉永誠從子成化七年爲左都督以延綏戰功封宣晉伯祿千石九年再以功予世襲是年薨子祿嗣十一年薨弟福嗣弘治十四年薨子岳嗣嘉靖六年薨從子文嗣十七年薨子良重嗣三十年薨無子叔斌嗣隆慶四年薨子應元嗣

增雲南鄉試舉人五名

免武漢等七府壽州等三州霍邱等八縣秋糧

免武昌等十一衛留守左等七衛並洪塘湖千戶所子粒起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

先是掌院者制各道規避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聰至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禁人勿言非聰所能也

勒令總督兩廣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鎮廣垂十年威令素行鎮守少監黃沁不得恣其欲時布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敷貪而暴雍不為禮乃與沁攻訐之奏雍搖賊出沒隱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小可制及差官往覈屬宜敷勘竟醞釀以成其辜上乃命致仕雍功浮於罪為內侍奏黜公論不平

敕湖廣巡撫吳琛總理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夏四月調主事林孟和為慶陽府通判

孟和任南禮部言侍郎倪謙貶法徇情市恩鈞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始為信從而心實銜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得旨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調邊方

特許駙馬兄馬誥為國子生

時都給事霍貴等奏言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祖宗以來未有弟為駙馬而兄得錄用者馬誥誠狎恩蠹政馬誥貢錄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以朱英為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五月都察院副都御史雷復卒

復寧遠人由庶吉士授行人擢御史歷兩司陞禮部侍郎改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清雅端謹所至守法循矩在邊行事得宜人多思之

六月詔以新舊條例附載制書

從兵給事祝淵奏也大略言大誥律令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已久此外制書有未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為條例也乞敕文武大臣備查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

翰林院侍講學士邱潛起復還任

閏六月敕英國公張懋管五軍營定西侯蔣琬同撫寧侯朱永管團營

五軍營舊教場在德勝門外後易就錦衣衛至是懋奏復之

秋七月黔國公沐琮援陳銳例請得節制雲南三司詔不許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四

兵部覆議琮世守雲南與銳奉敕鎮守兩廣不同若令節制事權太重唐之藩鎮可鑒也宜如兵科言復設巡撫便上曰國朝遣官文武相頡頏暫敕總兵官節制三司乃一時權宜難以著令兵部議是巡撫亦不必設

刑部尚書王槩卒

槩字同節廬陵人敏達習吏事由主事歷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其清勁劬勞拊善恩威並用上釋之復任巡撫陝西善救荒多全活遷大理卿獨持明允濟以長厚多所平反成化八年進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至是卒諡恭毅

以項忠為刑部尚書

八月敕歲祀宋二程於博野縣

祖居在地名程委社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從知縣裴泰奏

敕安南國王黎灝毋輕調夷兵驚擾邊境

致仕副都御史孫曰夏卒

曰良豐城人豁達有雅度與物無競所至惠愛及人隱然有

循吏風俸祿餘貲常以給宗戚貧乏家居二十三年足迹不

至公府鄉人賢之年八十七賜祭葬

命周洪謨爲國子祭酒

敕公侯伯及駙馬初襲投者送監讀書

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附黎澹主順天試初場得一優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

弊勾墨卷得膳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取爲第一乃馬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五

錫一時名士謝一夔主應天試取王鑒爲第一試錄五策皆

整原卷一時皆稱得人明年鑒果會元及第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免朝

賜武清侯趙輔誥券封令子孫世襲伯

科臣章鑑等言輔自捐揮歷都督皆非軍功初征兩廣驃陞

伯爵後征建州復冒流侯與宣晉侯劉聚之並以軍功者不

侔輔妄引爲例復得世襲且又奏保書辦陳經得除吏目乞

慎重爵賞並革經職以杜奔競御史李釗等亦言昔仲叔于

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惜之曹彬下江南宋太祖

厚賞之而不使相欲其取劉繼恩也朝制流侯之子止襲指

揮駕馭帥臣之大機也輔何人斯敢爾僧素且又奏保陳經

匿其前任革職宜寢世襲之命削妄求之官以戒欺罔上俱

不聽

冬十月起復徐溥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滿魯都寇宣大

以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

十一月虜寇平鞏

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給邊需

傳旨陞高士噲道統爲真人

左演法胡守信提點聶彥良爲左右正一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原貞本名瑀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清慎自將多著勞效

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遣自宮者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六

時有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皆逃至京師復希進用上命

錦衣衛重杖而遣之

十二月陞程敏政李東陽爲翰林侍講

起復原掌太常事禮部侍郎萬祺

科臣徐英等執奏上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卒

圭南宮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爲最

然乏清譽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聞訟聞者嗤之

旌表烈女郭妙裁

南陽衛軍郭俊女也聘爲李澤妻未嫁澤亡遂自縊

禁妖書圖本

時鎮撫司屢獲妖書故都御史李賓奏禁之

罷寶慶等府淘金場

時開二十一場歲役夫五十五萬而武陵之民傷於虎蛇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故巡按等官奏止之維時河南宜陽等衛給事中郭鏗戶部尚書楊鼎皆言銀礦可開煎備邊用有司勘報言洞路險阻礦脈細微恐費多而得少亦併閉之

成化十一年乙未春正月辛亥朔

癸亥大祀天地於南郊

進大學士彭時爲少保

舉計典

凡罷官一千八十一員

敕祀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七

天順六年盜竊發泉率兵守備不敢犯明年賊勢熾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賊聞言感泣旬日歸者千七百餘戶俱給牛具穀種俾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破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弔死卹傷激揚意氣與賊戰十餘合破黎壁等十八寨禽斬八百餘人賊平驥冒瘴疾卒眾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乃有是命額曰袁忠驥安福人景泰甲辰進士

三月改定淮安常盈倉臨清廣積倉所著鹽課則例

先是二倉開中淮浙等鹽共五十八萬引至是以米價增貴則例大高請更之淮鹽原引納梗粟五斗浙鹽納四斗今各減五升長蘆山東原二斗五升今減三升

禁有司酷刑

從祭酒周洪謨奏也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

兵部左侍郎李震卒

震由庶吉士改給事中陞通參歷南兵部侍郎改今職爲侍郎兩考幾二十年會遷以疽發項卒人謂其不無缺望云

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邱潛爲會試考官

初命彭華以從子入場引嫌辭乃改命潛取王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謝遷劉戡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或曰鏊以鄉會元有盛名對策復當第一商文毅抑之置第

三

命御史胡敬等清理各直省軍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八

凡十一人惟閩浙雲貴先已遣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

時安福人端慎貞樸外和內剛辦事閣中不當南向坐伏闕

號泣爭慈懿葬禮抗疏正宮闈廣儲嗣又論景帝固安公主

及并宜嫁沮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及上地震十事彗見七

事皆名言也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出處之際固見

明處決者其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廕其子願爲尙寶司丞

夏四月進戶部尙書商輅文淵閣大學士吏禮部侍郎劉珏劉

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置寶豐商城縣析汝州固始地

增設各府州縣判丞官勸農

蘇松常鎮湖州府屬各增通判縣丞一員北直七十二州縣

江西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增州判縣丞一員

錄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彭得青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陰陽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書占候今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如近制

五月命文武大臣見皇子於文華門

皇子生時以萬貴妃忌失傳於外廷臣未及賀至是六歲因乾清宮門災上欲顯示於眾命司禮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商輅曰若降敕於禮部以擬名為辭則眾不言而自喻矣既而禮部奉命擬進不稱旨上親定書於玉牒越數日命大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九

臣進見又數日召輅等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曰皇上儲副未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為太子上曰即舉行乎輅等對曰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勞聖慮上頷之立紀氏為皇妃徙居永壽宮

己卯晉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於巳清營軍

時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法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惟糧餉虛費亦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六月皇妃紀氏薨諡為恭恪莊僖淑妃

先是受萬貴妃觴遂有疾而薨八月壬寅葬於山西

獎諭襄陵王冲林女清澗縣主並孫輔國將軍徵鏐婦王氏孝行

從王奏也一以剗股活母一以剗肉療夫

秋七月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清杭州西湖

定中鹽納米給湖廣邊餉事例

八月設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修撰吳寬乞歸省許之

陞修撰謝鐸為侍講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陞編修倪謙為侍讀

選進士楊茂元等於刑部問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十

凡二十人從刑部尚書董方奏也

冬十月敕國子監酌科貢例多寡分次撥歷

時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

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

必在學曾為廩膳者方可相兼撥歷於是納粟者亦奏臣等

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

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

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

監之先若仍舊規以大取撥是納粟者取捷徑而科貢者淹

滯矣故有是詔

旌表劉門孫氏等為三節之門

孫劉遂妻胡氏劉安妻胡氏劉閔妻廬陵人一門三寡守節

不二聚處紡績敬養舅姑年皆七十餘故旌之

十一月癸丑冊立皇子祐檉爲皇太子大赦

陞副都御史黃鎬馬文升爲左侍郎

時侍郎員缺惟二臣從吏部推陞他如尹直程萬里萬祺皆

出內批

十二月己亥尊諡廊廡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按是舉也勅自宸衷而商文毅力贊之復其位號加以美諡

初不以易儲爲憾真堯舜之德哉

置儀真縣河港三閘

特祀宋太傅張世傑丞相陸秀夫於死所

從副使陶魯奏也幼主死於崖山二臣首死難故特祀之

命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成化十二年丙申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

時又陰霾蔽日南科道上疏乞修省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加商輅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萬安改戶部尚書兼職如故

陞編修陳音爲侍講

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英桂陽人端方儉約清淨簡易一時名卿皆自以爲不及十

四年十二月陞都御史仍總督

修京城及京通二倉

強盜宋全伏誅

全武驤左衛勇士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外劫

殺官校莫能捕雲被獲伏罪全削髮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

端等捕獲乃梟示

簡選五軍三千營宿衛官軍

命兵部侍郎滕昭兵科都給事中章鑑同選

夏四月敕文武大臣科道等官詳議備邊兵略

從御史薛爲學等奏也

命都指揮同知王璽佩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都督僉

事侯謙充副總兵鎮寧夏

庚寅夜太原府地震

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

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聚爲梗劉千斤李胡子相因爲亂流民百萬都御史項忠悉

逐之不率者邊戍死者枕籍時兵馬司吏目文會條陳處流

民三事其一謂荆襄地饒可耕遠年入籍可給還田土收籍

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

聽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謂流民出沒不常乞選

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

謂荆襄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

縣立爲保甲通貨財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都察

院是其議請移文從之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

地里志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

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

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

謚如故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治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賓乃援洪謨說上疏詔曰可傑受命馳至徧歷山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皆欣然願附籍傑乃會三省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開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郡縣撫治之

設大同左雲川等衛儒學

右玉林衛天成鎮虜衛陽和高山衛皆設學

命給事中張海員外郎金迪覈遼東軍儲

傳旨陞萬祺爲工部尚書仍管易州廠事

致仕戶部尚書馬昂卒諡恭讓

六月浚通惠河成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修撰劉健爲右諭德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

命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尋還京

京師黑眚見

夜出傷人蹤迹之不可得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傳疑

敕四川巡撫張瓚兼理松茂建昌等處邊務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朱燾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陞陳鉞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遣郎中張文昭等審錄天下重囚

設貴州程番府

以金筑安撫司並上馬橋十七司隸之官屬學校如制

八月降刑部主事郁存德爲寧海州同知

時僧錄司道堅盜賣度牒存德鞠實請於尙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有存德不從

改王恕爲右都御史巡撫雲南

徹宮北祀玉皇祠祭器

商輅等奏言祖宗初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並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爲母后祝釐爲生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四

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可敬不可瀆宜簡不宜煩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並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之子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之謹伏望將內庭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從之祭器送庫收貯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翼上備邊議

大略以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亡額踰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戍囚徒以充及雲南兩廣逃軍潛住境內者乞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峪黃崖口劉家口石

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通寇路甚夥我軍防守法疏欲選所屬軍衛舍餘若民壯編什伍以時練蒐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行法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例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勸於逃而巡撫都御史閻本立嘗奏四方軍民願投軍自效者聽宜舉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急酌選用詔允行

都御史李賓議製戰車

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櫓五百具相參而用每車一輛櫓一具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並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並文武大臣各一員統領教練俟營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項忠言陝西諸邊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五

畜兵車數千輛京營亦當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小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大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輜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十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於馬步相參較開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睹其素習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

先製車十輛櫓十具送教場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既險遽遽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間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櫓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同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按肅皇時俞總兵大猷製兵車以獨木爲輪人推挽可上下塹指揮如意輔以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翼以簞箒龍盾虜弓矢弗及蓋以馬陵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爲備算車成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五

車百輛步騎三千控虜十萬於安銀堡云
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
甘肅巡撫宋有文等奏言土魯番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誇詐無憚屢遣使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况哈密夷眾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得城池金印猝難興復宜行鎮總巡撫等官追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用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戒謹飭以戒不虞詔曰可既而禮部復言宜順

夷情許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許一人來貢

九月陞應天府丞白昂爲南京大理右少卿
增先師遶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上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遶豆佾舞等事禮部尙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可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號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七

禮則禮爲僧乞敕廷臣計議增遶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遶豆佾舞俱如數增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乃遣問臣商輅告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

詔撫綏流民

戶部因河南巡撫張瑄之奏請河南山東山西及北直各巡撫曉諭所屬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皆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並移文原籍官司復其田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閒地如例振卹仍籍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曰可

妖人李子龍伏誅

初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人幼名立桂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言相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勅合並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鑒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資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壽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七

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臣韋塞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塞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楊道仙及黑山朱廣鮑石皆伏誅餘黨皆遣戍已而刑給事雷澤等言得權廣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醜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得宥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撫治荆襄原傑奏地方事宜

初河南巡撫張璠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兵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原係會官審處至是係言信陽固始等州南抵蕪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邱等處山勢綿亘勢可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邱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十二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識察兵牌人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眾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便於巡邏詔如議行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尤

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

從傑議割竹山地爲竹溪縣割鄖津地爲鄖西縣割漢中洵陽地爲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俱俾土著流寓雜錯以居又分隸荊州左右瞿塘襄陽安陸鄖陽七衛及德安房縣均州長寧夷陵枝江遠安竹山入所於行都司調都指揮使掌司事

冬十月辛巳京師及薊州等處地震

丙戌金星晝見於已夜月掩畢大星

南禮部左侍郎章綸予告

十一月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鶚太平人歷事兩朝簡言語澹於自奉好古秉禮志切躬行

事母盡其孝敬惟待下嚴過律以正於交遊不苟諸世稱篤行君子

附兩廣總督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蕩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眾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其眾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健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處之疏下兵部言英等能下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手

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至萬數宜賜敕獎之

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

以舊印爲土魯番所劫也

續資治通鑒綱目成上爲之製序

陞原傑爲右都御史

十二月陞周洪謨爲禮部右侍郎

以耿裕爲國子祭酒

明年三月命經筵侍班

傳旨陞倪謙爲南禮部尚書錢溥爲南吏部侍郎

懷恩嘗受業於溥故力薦之

設遼河浮橋

馬文升奏言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廣寧爲中路開原

遼陽爲東路寧遠綿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略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冰開或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大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上從之添設管糧郎中於廣寧仍三年一查盤

是年海寧伯董興卒興長垣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與曹吉祥連姻以迎駕復辟功封祿一千二百石旋坐黨降都督又資緣復成化元年仍爲右都督至是卒明年三月子昇豫隴請襲吏部尚書尹旻等據中府勘報請命襲上命查與封革

南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緣由乃移文兵部審實始以詔例不應襲具奏伏罪上切責宥之命昇襲燕山右衛指揮同知

成化十三年丁酉春正月庚子朔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分遣科道官查盤邊糧

直隸鳳陽臨淮二縣晝晦地震

置西廠命汪直領敕刺事

此西廠之始也雖在東廠後而勢更出其上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近因黑書之異候得權之誅命出外伺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乘驢往來京城人莫之知用一市徒韋瑛原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緩冒功陞百戶至是伺得楊舉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

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都御史王越倚瑛濟事皆密遣人預通情款云

申明軍官侵剋月糧之禁

刑部復馬文升奏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匹者依律擬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

二月減寧王奠培及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命皇親文武大臣擬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枝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去祿米三之一仍下敕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地湧泉如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高尺餘

閏二月癸卯臨洮鞏昌二府地震

命御史吳道宏撫安鄖陽人民

敕副使陶魯提督高雷二府兵務防禦蠻寇

三月詔雪冤

時錦衣旗校收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替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于原家謀逆拜受妖書僞職以緣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隸卒圖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塤擊登聞鼓稱冤鼎乃故學士鼎之弟奏下法司時西廠官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願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至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上曰自後但遇冤抑者必推

情審辨不許狀及無辜

詔慎妖言之禁

懷來奉御廖禮信部下妄報繫及平人撫按殷謙何鑑太監弓勝總兵劉青周玉等皆扶同奏報下都察院平反坐妄報者斬並請治禮等罪上切責宥之因有是命

命慎選王府官嚴保勘考試之禁

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吏部禮部尚書

以邱濬爲翰林學士

遣官祭嶽鎮海瀆並鎮山之神

因禮部奏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不寧故祭之

改都御史原傑爲南兵部尚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時王越忌傑密通學士劉珝沮之珝力主其事故吏部所擬滕昭翁世資皆不用而特旨用傑

西廠執建寧衛指揮楊畢下獄死

畢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營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高崇往勘來報畢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百戶韋瑛家瑛給畢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句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任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直令瑛夜入任偉家搜檢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任偉鄰乃登墻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然畢既被執上命太監錢信同韋瑛籍畢家產並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

師獄具奏坐斬監候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至祠堂與田三

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任偉調台州通判董序調河間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任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病死應奎永成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西廠執御史黃本下獄免官

本奉差雪貴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坐罪免

罷西廠緝事

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如刑部郎中武清從廣西勘事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皆疑其有所齎載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者俱執繫西廠獄又如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武等皆執繫獄訊鞠無實竟不以聞商輅萬安劉珝劉吉皆上言近日伺察大繁法令大急刑網大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專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逸臬生事有以激之可爲明鑒伏願皇上體天包容法祖成憲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刑獄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因條其紊亂成憲七款以上上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謂輅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曰汪直素祖宗

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爲先珣曰珣等奉侍皇上於青宮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審回話儒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籍其二黃賜陳祖生輩擱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重

福建人與楊舉通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尙書項忠具奏草諸部院大臣其上之奏畱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車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各該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畱滯人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後數日王越遇劉珣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賄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歲日少況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珣默然吉曰不然吾輩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畱公卿大夫欲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也越無以應

謫司理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

詔清出軍丁就近衛所差操

原衛停勾從清軍御史邱山奏也

傳旨令吳綬於鎮撫司同林繼問刑

時西廠雖革上仍令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副千戶綬能寫本通詞翰汪召至批答封進稱旨故有是命明年八月陞綬指揮僉事仍掌鎮撫事六月南兵部尙書原傑卒諡襄毅

傑山西陽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副都右都陞今職時傑因勞成疾竟卒河南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使國家無窮之變潛銷默定其功尤爲卓偉云

兵部尙書項忠免官武選郎中姚璧調思明府同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美

忠初具乞革西廠奏草令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璧赴吏部尹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爲首旻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出兵部旻但以次居首爾汪直衛之忠告病未行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實姦私事謂實求於兄太監黃賜囑忠並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而左給事郭鍾御史馮貫等反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莊榮參將劉文儀賓王允壽彰武伯楊信等十三人皆與忠平日交通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於廷忠抗辯不服然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都御史李秉具奏得旨忠爲民璧調外任餘降罰有差璧故尙書襲之子也旻欲注邊郡恐物議故擬徽州同知知內批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

處以近地乃改思明在廣數年以病歸卒於家

復西廠

時西廠雖革汪直猶幸戴縉以御史九年不遷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覲倖進大略謂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舉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眾奈其部下官校辜瑛等張皇行事以致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畱斷自聖衷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奏內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誘舉投商格李秉董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壬

直得復開西廠伺察益苛而人不堪命其禍端實肇於縉矣苟圖富貴遺臭萬年可勝憤哉是年十月縉陞尙寶少卿明年五月又陞僉都御史管院事十七年三月傳旨陞右都御史十九年二月改南京工部尙書是年八月直敗縉亦罷大學士商輅刑部尙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行戴縉奏也格加少保乘傳歸

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

從祭酒王慎請也

京師雨錢

秋七月雲南巡撫王恕劾鎮守太監錢能

恕奏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猷苦蓋黃鸚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止貢獻今卻令臣進貢前

禽誠恐近日別有敕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

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遞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獸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璟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於樹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於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御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上嘉納之又奏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爲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鑒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聞忽百戶汪清齋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壬

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皆無之况錢能等交通外夷攬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等處節有緝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疏上差刑部郎中鍾蕃往會三司按其事明年蕃勘報錢能指揮郭璟取捷徑以玉帶蟒衣狗馬私遺安南國王致彼因問啟圖遣一酋長以兵尾其後將近邊界白守關者得脫歸安南兵以邊吏戒嚴去又遣蘇本盧安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上特宥能降敕切責止罪其下指揮姜和李祥等九人而和祥尤怙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巡按就彼追問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避艱險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陞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

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史

南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徐溥丁憂去

詔京官十年一考察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

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聽其長自覈

陞參政秦竑爲僉都御史提督雁門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平涼鞏昌府屬隕霜傷稼

附錄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以私忿考

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考稱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禿

八月陞邱濬爲國子祭酒經筵侍班

詔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寇丁

都御史王越乞免提督操兼職不允

越因余子俊入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詔祀唐臣褚遂良於杭州

遂良仁和人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因儒士周璟之奏祀之

改王恕於南京參贊軍務掌都察院事

復河南巡撫陞李衍爲副都御史

九月命雲南巡按逮治都指揮方明周佐參議金醴僉事翁遂

等

先是太監錢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輒遣人械繫之三人懼其以官課千兩饋

能能不满意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梃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

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醴竟其獄復以賊誣死者既而佐以

礦場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命錦

衣衛官往會刑部恤刑官暨巡按御史甄希賢鞠得其實通

効能等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云

冬十月復立哈密衛於苦峪

時苦峪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讐殺朝廷恐罕東無援乃敕

都督王璽等於苦峪築城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

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一月杭州大雷雨虹見詔該省修省

仲寬抑強撫恤操練以御史侶鍾奏也

詔覈遼東屯田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手

廣寧二十一衛地俱丈量

妖人桑冲伏誅

初大同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裝誘淫良婦女不從者

魔魅淫之冲太原府石州人也盡得其術效者七人冲歷四

十餘州縣淫婦女百八十餘人莫有疑其僞者至晉州有男

子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情

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於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禁文武官乘輜

文官三品年六十以上方許武官一切禁止從汪直奏本稿

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戴縉吳綬爲直心腹劉珏亦爲

越誘數人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輒施行人皆畏懼卽司禮

監亦謹避之

十二月少詹事黎淳上科場議

旨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並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敕會試多取副榜舉人投教職

從御史胡璘奏也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尙書加俸一級

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爲白圭抑沮下兵部余子俊覆奏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故准擬陞授時越爲汪直所厚六卿貳入見直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尹旻陰伺之跪且叩頭及旻等入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先跪特效之耳嗚乎以宮保之重冢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如此是風濫創極矣

逮守備太監覃力朋至京下獄充淨軍

時直發力朋嘗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

滿都魯仇加思蘭相替殺遣人貢馬駝

彭武伯楊信卒

信六合人洪之從子天順二年以右都督延綬破北虜功封祿千百石八年再以戰功予世襲至是薨子瑾嗣弘治二年薨子質嗣嘉靖十七年薨子儒嗣四十一年薨子炳嗣累總帥任大將萬曆十五年薨子世階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三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成化十四年戊戌春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凡二千十六員惟福建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鈞江西按察使趙汝清慎正直中外所聞爲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鈞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爲尤著云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復差御史於陝西洮河諸處巡查

陞彭韶爲廣東左布政使

令軍職冒襲連保勘官揭黃龍職

令文職功陞俸級雖陞調照舊關支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王獻黎濟謝一變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

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錢張昇張順更番講讀時東宮內官典

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議論方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

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宜言之上賞

賜東宮五莊吉備言天下山河皆主所有徒勞民傷財爲左

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禁問刑衙門引用革去條例

命禮部尚書兼翰學劉吉翰院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

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令軍政官五年一考選

增設雲南整飭臨安兵備

修國子監

三月皇太子冠

命每月朔望百官奉天殿朝參後赴文華殿行禮

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珏劉吉太子少保文淵閣

大學士

除吏員人等納銀事例

先是寧夏巡撫賈俊奏行已得旨臺臣連名乞罷上曰洪文

帝從冕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俑邇者有

司以乏邊儲又議行納銀事例後世又將謂何御史言是宜

一切罷勿行

廷試賜曾彥楊守趾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踰月改梁儲楊廷和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是科劉俊劉忠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彥皆有聞

復開遼東廣寧等處馬市

致仕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卒諡文毅

倫字應魁對策大廷以所學進言正直不阿人至今傳之奏

名第一授修撰甫三月上扶植綱常疏忤李賢調提舉明年

賢卒復令職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性直愷不恤世情與

人言竭盡底衷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遇事無所回避

其高風凌節眞無人間煙火氣楊文貞相時以百官祿薄得

受阜隸折薪錢遂爲例獨羅不受既辭疾歸給茅舍於金斗

山取給於隴畝不受餽遺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

十八正德中追諡文毅但以剛強疾惡爲縉紳所忌故惠廟

實錄多貶詞豈亦不顧萬世之公議歟

上杭盜起巡撫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先後禽獲賊首曾宗鄧嵩等三百一十三人內三十六人梟示餘多瘐死存一百二人明奏係脅從詔貸其死杖發廣西邊衛軍是年十二月明辭疾歸

以王恕爲南兵部尙書仍參贊機務

免浙江收買花木

時水旱饑饉從巡按張銳奏也

安南國王黎灝奏辯占占城事

時陪臣阮達濟齋疏其略曰占城原與臣通好自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眾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奉敕責諭臣復其土宇誠恐天使急遽緝訪難詳而占城與臣國爲讐言不足信乞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使占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此臣之大願也上下其章於所司

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時陳鉞計生功而汪直又營出邊廟議以文升往卒之鉞欲搗巢文升欲招安王英之計出而汪直巡邊

夏四月設貴州程蕃府儒學

十七年十一月知府鄧廷瓚請開貢上以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姑令歲貢一人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五月免徵遼東都司歲貢藥材二年

遼東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陳鉞奏藥材產於鳳凰山靛陽等處距遼四百餘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故有是旨

歷黎瀄爲吏部右侍郎張瓚爲戶部左侍郎御製詩集成

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尙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

時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阻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卽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四

六月設肇慶府恩平縣

令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初百戶王英謀欲往遼撫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撫定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以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以爲功且沮通事詹升之進後英竟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矣

秋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爲御史耿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皇怒召至文華殿與其寮周斌同指斥二兇罪狀乃坐死會大風電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未滅戊鐵嶺尋有瑄不詣二兇謝復構成南州上踐祚起瑄尋改按察使振憲度奉職益勤年五十四卒於官人惜其未究云

副都御史朱鑑卒

鑑晉江人由舉人教諭擢御史巡湖廣廣東皆有聲陞參政布政以虞警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經制得宜召還佐院事再乞休致家居二十七年鑑公廉明敏片言是非立斷所至吏畏民懷嘗上書言數十款皆大計詔褒之其政事之才歟賜祭葬錄孫爲國子生

執詐僞人楊福

福江西人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直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導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寧紹大小官皆信畏承奉軍民詞訟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僞校則任其納賄及抵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五

福州稱有敕旨三司而下迎候唯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蓋直勢灼震天下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申明馬政新舊例

定土官犯贓罪及陸襲者先行查勘冊報

禁西山鑿石

八月執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倬成邊調侍講學士江朝宗於外任

初汪直欲往遼東伺察未果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賄直所厚者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羣伏道左保鉞行事公當直左右納鉞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奉命唯謹直大喜鉞

因譖馬文升及倬以倬撫山東時有隙也至是倬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囑直發之事連浙江僉事吳珣等多人差官校逮至吳綬承直風旨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倬獨誣伏受常熟等處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以受財枉法律謫鎮遠衛成朝宗以常有事囑倬調廣東提舉珣等皆無罪放之倬至戍所逾年卒倬之獄人皆知其爲直所陷以知府許聰之死倬實有助故無有恤其寃者

廣西太平府四川威州皆地震

太平自六月至是凡七震威州二十三日又震

禁將同姓民抵充軍役

令文官犯貪污者追奪原受誥敕

及官吏監生問軍爲民等項招由開報吏部查考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六

陳鉞子澍乞入國學自效許之

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鉞奏澍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且援李秉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下兵部余子俊請免澍旗役令冠帶入監

戊戌早朝東班亂

班中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乃定上命御史究所從起竟莫能得

命整點兩京禁兵

禁科斂

巡按直隸御史范鉅奏江北大水爲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並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敕翰林院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

候天象推詳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鞠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通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征罷役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蘇民困疏入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九月陞嘉興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陞御史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

封皇子祐楹爲岐王

祐楹益王祐樞衡王祐檣雍王祐楮壽王祐棹汝王祐檣涇

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案岐王邵后生弘治八年之國德

安無子國除益王張妃生弘治八年之國建昌今世封衡王

張妃生弘治十二年之國青州今世封雍王邵后生弘治十

二年之國衡州無子國除壽王姚妃生弘治十一年之國保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七

府十七年徙德州無子國除汝王張妃生弘治十四年之國

衛輝無子國除涇王楊妃生弘治十五年之國沂州無子國

除榮王潘妃生正德三年之國常德今世封申王楊妃生封

敘州未之國無子國除

遣御史三員於良鄉固安通州三路巡南捕盜

定隱匿賊情罪例

一二次不報者停俸三次者戴罪俱捕盜如故四次以上監

奏降等用

冬十月加萬安王越太子太保余子俊林聰張文質太子少保

命御史婁謙提督南畿學校

追降韓府藻陰王徵錕爲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先是王有疾周

恂入問竊語王曰王有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稱有娠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及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院司廉得實刑部具獄以聞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枝陵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逮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獄死

先是巡按沃須奏其淹禁陵虐故勘致死人犯計三百八十

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勤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

按三司鞠治閱籍致死者四百七十人無罪而故勘故禁死

者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坐凌遲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八

景隆亦許奏類聽御史李瑄廉事劉鈺囑託並他違法事亦

下勘等按多誣於是械繫景隆至京類等下法司議贖罪調

外任明年二月死於獄人以爲許聰之死時景隆任同知與

有力此其陰報云

十一月始令翰林院官習儀

故事相傳免習儀至是緝事官以奏奉旨鞠問學士王獻等

具以對詔自今大禮惟內閣辦事者免餘並習儀

裁革養利州永寧縣土官改爲流

從兩廣總督朱英奏也以二土官俱罹罪籍而今聲教漸敷

故改之

十二月令邊倉有指稱勢要囑託攬糧打攬坑陷者照例充軍

調衛守哨

陞朱英爲右都御史仍總督軍務兼巡撫

並賞太監顧恆總兵官平鄉伯陳政等先是英政爭坐被旨令英止巡撫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英等招撫安戢之功而夷民難處叛服不常恐解總督之柄致諸夷輕視反側復生難於再振乃加陞賞陶魯等加賞

申明在外武官私役軍士之禁

成化十五年己亥春正月戊午朔

加尹旻太子太保

汪直爲之請也

丁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

起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九

時都給趙侃等御史王溶等交章劾遠潛往京師資緣復用且皆總京儲尙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況以奔競而起竊恐效尤接踵乞罷不從

詔製樂器給大同府文廟脩祭

從巡撫李敏奏也

二月命南京工部修開國勳臣墳墓

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鄧國公馮國用黔國公吳復號國公俞通海浙國公康茂才梁國公趙德勝濟國公丁德興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

靖海侯吳貞江陰侯吳良墳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等

以歲久頽壞爲言南禮部具奏故有是命

差太監劉側鎮守江西

先是正統開江西始設隨復革去天順開復差太監葉達天順開取回一向停差至是復設各處皆然自後司禮監之權益盛矣

三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諡文僖

謙上元人中探花授編修歷陞學士主順天考舉子授謙陰事付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歸上疏白陳復職開住既入史館陞禮侍御史陳選論罷之後七年復起南禮侍進尙書蓋景泰中嘗教內宦後俱柄用故也其子岳後爲尙書有名蓋克蓋父愆云

命御史吳道宏仍巡按湖廣撫治荆襄地方尋進大理少卿

夏四月副都御史韓雍卒諡襄毅

雍長州人自幼英邁不羣出按江西刁豪斂迹所規畫多合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十

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侈而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於喪生也既而爲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家居僅四年而卒廣人立祠祀之年五十七

傳旨陞吏部聽選官李孜省爲太常寺丞

孜省初爲藩吏受賄既歷京考得冠帶事始發以罪匿京師乃學雷法託太監錢義梁芳以符籙進寵駭加因與芳等表裏爲奸始此孜省尋改上林苑監副蓋由御史楊守隨吏給事李進等劾之也

虜寇大同參將盧欽等督兵與戰敗之

命太監劉恆汪直總兵官朱永蔣琬尙書王越簡閱京營及選

用把總官

五月汪直執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下詔獄

先是直往遼文升抗禮於直又有陳鉞之譖及直還會余子俊劾鉞疑文升遂嗾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奸不忠撫按無方致啟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一如直言吳綬附會成獄刑書不敢違議比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戍重慶衛公論寃之案前此未有尙書隨內臣出外勘事者聰不能辭而復多徇直意故論者獨責備於聰云

責令科道官自陳俱廷杖
內官奉旨宣諭科道曰卑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冀以異言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十一

獲免合詞請罪詔人各杖二十時文升讀不以罪倖職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又不敢辯明竟被杖士論惜之陞戴縉爲右副都御史屠滂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言王濬屠滂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加萬祺太子少保

先是皇太子出閣祺理易州山廠至是貪緣得之祺起家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吳經等以西捷報

經吳綬兄也初普定等夷零賊劫參政姚昶家屬經奏欲大

舉滅之上命巡撫陳儼相度事勢緩急進兵儼畏綬勢遷延於家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吳綬於南京錦衣衛
綬近知不容於公議凡文官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筆辱遂忤直意而斥

以指揮趙璟兼掌鎮撫司事

六月逮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謫戍浙江副使王齊除名

雄苛刻取民贓穢狼籍巡按張銳牒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畱雄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覆奏其事上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十二

獄並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銳奏事俱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顧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遣戍齊爲民銳調梧州推官福調永州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叛人劉八當哈伏誅張驢兒等遣戍

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爲盜馬事露奔建州驢兒等六人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畱之陳鉞等奏請梟首示眾兵部余子俊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秋七月南直巡撫王恕以災異乞免不允

其奏略曰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中申奉各部

勘合派買各項物件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匹可減省者也珍奇玩物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敝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俱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敕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阻難毋巧取民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指實參奏擊問則東南困苦庶少甦矣上命查理禁約注直行邊

八月南京大風拔孝陵木

九月南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疏劾扈從者失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律追罪首禍薦徵薛瑄等數人時命信捍虜都城備出經略皆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固本十事君心政體反復數千言聞者壯之及督餉廣寧破松潘夷寇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參贊機務獻納謀謨宣威戡暴實兼文武之功

禁鳳陽應樂山地樵牧及耕種開窰取石犯者處死家下丁口成邊

立罕東左衛於沙州

先是番夷奄章因諸族讐殺流落此地后部落日蕃其子班麻思結以功歷都指揮使衛尚未立至是其孫只克援罕東赤斤例以請許之

致仕副都御史夏鄩卒

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於人自爲御史歷布按司所至推鞫得情無冤抑然性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鉞亦舉進士

冬十月陳鉞請討建州夷命撫寧侯朱永總兵太監汪直監督軍務鉞提督軍務率兵襲之

鉞既諧黜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詭言於上遂命三人便宜生殺陞賞且敕朝鮮王李婁夾攻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至建州虜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古

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廢侵盜一空尋錄功加直祿米歲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陳鉞陞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緬甸求孟養貢掌地不許

緬甸自敘禽思任發功請加賜地敕朝廷以任發族屬已赦任發無過不宜奪土地故勿許

徙延綏定邊營於中山坡

初余子俊曾建此議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巡按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坐豈可輕棄若曰平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

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定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等守鄜延必據水與險其城堡遺迹往往尚在永樂開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詔曰可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先是科道張海等劾鼎與王復薛遠錢溥詔不允至是鼎乞致乃令有司月給米二石夫四名米夫之例自鼎始末兩月鄒幹王復致仕皆給米夫

閏十月毀會定比附律條

王恕奏言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五

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誥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得旨會定律紀繆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十一月滿魯都可汗殺亂加思蘭

命布按司進表官陳言

令立嗣非異姓失序生前或立賢立愛已定者不許再立

十二月建州虜寇廣東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謚莊敏

恭直隸廣宗人靖恭自守知萊州有惠政民以楊震方之後登顯位臧否惟公允愛惜人材親善類亦一代人望云

御史許進言各省主考官命翰林官如兩京例

上謂選賢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執法者巡按並布按司相糾舉治之案嘉靖戊子辛卯命選京官主考後尋罷今萬曆乙酉戊子辛卯甲午丁酉庚子癸卯亦差京官蓋與進建言之意同云

附兵部右侍郎李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司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市地於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於官以爲社學因請敕額並令有司歲時修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成化十六年庚子春正月壬午朔

禁雲南邊境交通外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六

甲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汪直監督團營朱永進封保國公陳鉞爲戶部尚書

錄征建州功也永夏邑人父謙景泰元年以破虜功封撫寧伯二年卒永襲成化二年以平流賊進封侯至是以平建州

夷功進公爵十八年以禦西虜功予世襲弘治九年薨子暉嗣以禦虜加太保正德六年薨子麟嗣復爲侯薨庶兄麒嗣

嘉靖六年薨子岳嗣隆慶元年薨從弟岡嗣

以王宗彝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爲

平虜將軍率京兵往延綏征虜

又命宣大寧夏固原甘肅諸鎮出精兵三萬應之時延綏太

監張遐奏聞虜眾渡河潛圖入寇巡按徐舟亦請議戰守機

宜遂有是命其參將等官卽令直等推舉並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啟行

附兵給事孫博上言數事一請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請令法司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請令布按守巡各府每歲首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以俟考覈偏徇者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汎之詞本當究治姑恕之時直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二月詔天下過孔廟門者皆下馬

滿魯都寇榆林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七

戒諸王及儀賓赴京陳情

三月汪直王越率兵出塞襲虜於威寧海破之封越威寧伯掌院事

初錄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封伯御史許進又授先年兵書王驥禮書楊善事例奏請兼職乃命掌院夫越達直獵爵許進又附會之士習可知矣時賜王越諸券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眾時越惡朱永先征建州不爲己地久開套虜河開則移於威寧乃以計紿直奏令永率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由宣大往會於榆林及至大同間有虜營在威寧海子劫之可以樹勳乃說直盡調兩鎮勁兵冒險襲劫虜不虞官軍

至壯者裸體而避老弱者被殺掠而直以大捷聞永獨不與益有自云

陞阮勤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禁盜伐園陵樹

夏四月

五月周洪謨進所撰疑辯錄不准

禁天下攬納稅糧

命發天下鹽運提舉司官銀悉入京庫

六月詔奪鎮守太監韋朗俸半年總兵官侯謙前遼東巡撫陳

鉞俸各一年

時遼東巡按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乃有是處兵都給吳原等又言鉞等起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一

六

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汪直往遼東還憾珍奏其事鉞出迎五十里訴珍奉王越風旨直益怒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同王宗彝覈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至京

禁貴戚勢家侵民田

長樂平地山起

其占爲女主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宸戎服男飾以從此其應與

秋七月翰林侍講彭教卒

敘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性刻厲尚氣儕輩多忤卒年四十

二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屢侵擾占城占城遣使請討之汪直因獄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誠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子俊力沮之事乃寢案是時東構怨於女直北挑撻於韃靼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若使安南之役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矣幸而本兵諸君子力沮之豈非社稷生民之大幸與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九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道將從之劉大夏執不可曰貢道自鴻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乃不許

逮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秦紘至京下詔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減親藩上怒逮紘命內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敝衣數事亨回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資嘉歎良久詔釋獄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時汪直亦以事至紘抗禮不少屈直以上知其廉亦不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上問各省巡撫賢否直獨稱紘賢能上以疏示之直叩

頭伏罪

八月陞邱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申明存恤孤老之令

禁重解富戶

謫強珍戍遼東

蕭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戍

九月辛丑威州地震有聲

是夜西方流星如盞大赤色光燭地自婁宿北行至霹靂旁

尾迹炸散

十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

旨切責各奪俸半年

晉府方山王鍾鉞有罪革爵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十

並削故鎮國將軍鍾鉞封號初鎮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瑄及母孫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鍾以爲己子鉞扶同奏請賜名奇渙至是人發其事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乃有是處瑄與孫皆斬張與奇渙皆自盡

十一月陞何喬新爲副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封韓府故輔國將軍徵鎮已選未婚守節妻杜氏爲夫人

修設惠民藥局

十二月罷廣東造辦進貢均徭餘戶

先是市舶太監聿眷請以均徭餘贖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布政使彭韶因請罷且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征之需無冊

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王親日益眾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上用儉樸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恤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啟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疏上詔減其半遣戶部員外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莊田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訴於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使密遣人邀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覈卒以所占田盡歸民援例起科畝三升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有害吾獨當不以累公竟得命如章

禁僭用渾金禁色段疋花樣

命太監汪直仍爲監督咸寧伯王越仍爲提督保國公朱永仍爲總兵官往大同征虜

時直怙寵弄兵永越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濫爵賞猶不屬厭一遇警報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警急亦欲希旨倖功先是九月已命往遼東備虜未行而罷至是因虜寇大同故復遣行明年二月破賊於黑石崖捷聞直越加祿永與世襲餘陞賞有差案直始建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覺紀功者惴惴從命執事者不敢復參覈自是

士馬疲敝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民荼毒有不忍言而五階濫冗非復祖宗朝之舊矣

附初湖廣江西等處巡撫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朝覲吏科給事王瑞等言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願乃爲之請雷前後因仍恐成定制諸司正官既雷則進退人心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揭報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廷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並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聽科道糾之庶足爲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有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成化十七年辛丑春正月丙子朔

舉計典

凡罷者一千九百九員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余子俊丁母憂去

詔增會試詩易房同考試官各一員

二月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

旌表寬河衛千戶王忠及妻岳氏忠節之門

忠死事迤北其子信生方期岳年十八守節鞠子至是信爲

總兵官乃陳乞旌表焉

命禮部侍郎徐溥詹事王獻爲會試考官

取中趙寬等三百人

改陳鉞爲兵部尙書

調監丞祝瀾爲廣西府經歷

瀾奏天下文廟宜皆如南監制爲木主下禮部議洪謨劾瀾輕率故調之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同日地震

禮部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曰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關係尤重乞行各守臣理冤恤孤儲蓄省費浚渠築堤從之

三月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西域撤馬兒罕進二獅子

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接職方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重

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御服不宜受禮部尙書

周洪謨亦言不當命大臣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

湖廣守將都督王信撫定諸蠻尋令總督漕運

時信上言湖廣蠻夷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

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廣田地高下

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收禾未竟徵斂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

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

在朝廷而已詔下其章飭勵眾職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屢

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

讐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

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酒牛且詰其逆順

故皆稽顙曰屢歲苦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

方願爲屬役尙敢反耶信沈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展玩

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亦無所好嘗曰儉足以

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爲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

奏官信絕不爲止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傳旨陞屠浦爲僉都御史

夏四月南科道周紘陳金等以災異會劾南工部侍郎劉俊等

並畱之

禮部侍郎李本兵部侍郎馬顯祭酒王俱副都御史胡拱宸

鴻臚卿李塔吏部俱覆奏畱著用

敕司禮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

五月禁邊人出境捕獵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重

山西巡撫何喬新奏沿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

遇虜執冀免死遂爲鄉導侵邊設有桀黠不逞如匈奴之於

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昊吳其爲邊患可勝言哉宜嚴禁防

守關者知情故縱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捕獲者給賞犯人財

產詔從之

陞禮科都給事中張鐸爲漢陽府通判兵科給事中蕭顯爲鎮

寧州同知

舊無此例二臣因曾言事忤旨吏部希意外除

定詐稱皇親馳驛索財處決充軍例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蘇

州盜奪其篋問其隸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

陸是職卒於官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秋七月命太監汪直總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剿北虜

詔軍民人等交通進貢夷使並投託撥置害人者俱戍邊衛汾州王貢錄求書籍詔以勸善書爲善陰陽孝順事實與之八月以議歷數執真定學教諭俞正己治罪

正己奏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天行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美

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謂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氣節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呈進乞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昭所司看詳以聞禮部尙書周洪謨等會掌監童軒集歷科官生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謬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治之 案歷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下法司治罪豈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耶

賜故少保大學士彭時父毓義祭葬
較權量

九月嚴越境亡命禁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後因守臣失禦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僞救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僞爲御史爲之畫策督兵屢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美

詔諭安南國王黎灝還占城地

東至東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河木喇補凡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三千五百餘里

強盜劉通等六人伏誅

通鎮海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眾奪民船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剽劫殺人僉都白昂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於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眾劫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惡五人皆絞餘罪有差

冬十月總督漕運張瓚請以朱儒胡瑗從祀詔禮部知之瑗揚州如皋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

授湖蘇當時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
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

嚴遼東馬市侵剋之禁

先是陳鉞撫遼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
兩市後通使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
市至是王越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
中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
令參將布按司官各一員監之有侵剋者重罪庶毋激變詔
曰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奉使占城國行人司副張瑾有罪下詔獄

先是瑾與給事中馮義同齎敕印封孫齊亞麻勿菴爲王多
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其已死其弟右來遣哈那巴等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毛

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
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敕立其國人曰提婆若者權國事瑾
等不俟奏報以印幣授提婆若得賂黃金百餘又經滿刺加
國盡貨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奏聞且納僞敕於朝
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刑乃命下獄鞫得狀比依大臣專
擅選官罪坐斬

十一月汪直王越乞班師不許

令充軍逃回眞犯死罪者仍照原問處決

雜犯等項枷號發極邊衛分

取大倉銀入承運庫供用

凡三十萬兩以賞費日侈也明年十月又取四十萬兩及缺
官柴直銀三千四百四十餘兩

設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命孔弘泰襲封衍聖公

弘緒弟也憲宗朝加先聖廟祭禮樂孝廟初上幸太學俱召
入觀禮賜宴賜冠帶如例又改賜第於慶壽寺之北卒年五
十四賜諡祭者五工部官屬治葬

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是年七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成化十八年壬寅春正月庚午朔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南畿饑命南戶部糴常平倉糧

劉吉憂去

二月命汪直總制大同宣府等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天

初直與王越受命征迤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
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上已知其向者交構
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
懷洩禁中語越聞以語所厚亦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鉞
謀竄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
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急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尙銘以聞上
喜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尙銘者吾所引用之人乃敢背恩擅
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洩其
語銘達於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命汪直專鎮守大同

調大同太監陳政鎮守延綏延綏少監韋敬鎮守寧夏令龔
榮還京師明年五月直請以都督盧深所領京營兵赴大同

禦虜上不許

虜亦思馬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率京營兵禦之何喬新敗虜於灰溝

虜因威寧海之怨連歲大舉入寇新督將士伏兵斬獲甚多時山西饑甚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全活者多

增置汶上縣南旺鎮上下並安山驛閘三座

三月敕蘇松淮揚山西大同等處巡撫振濟饑民復罷西廠

時直在大同科道交章論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閣臣萬安亦以革去爲便初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中外忻然珝有慚色

兵部尚書陳鉞致仕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二

元

石軍都督馬儀奏兵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報汪直誣陷謫戍御史王從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其誣陷謫官其子謝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閒住謝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陞張鵬爲兵部尚書

夏四月令琉球陪臣子禁寶等南監肄業

凡五人從中山王尙眞奏也有司歲給服饌

克復哈密衛城

甘肅總兵官王璽等奏哈密城既爲土魯番所據都督罕慎等寄居苦峪城者幾十年臣等比嘗以計開土魯番黨牙蘭

守哈密城者不聽然得其所羈留及虜掠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二衛兵將犒以牛酒令助罕慎於是二衛兵一千三百罕慎兵八千六百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走餘或降或死遂復城八得人一千五百罕慎始歸城居之事下兵部覆奏上曰罕慎等臥薪嘗膽奮志成功克復故國其事可嘉亦斤罕東諸衛能排難解紛庶幾守望相助之義而我邊臣王璽等發蹤運謀以助其役於興滅繼絕之道亦有合焉其各賜敕獎勵

賜晉王書令防範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

欽奏將已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並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爲軍國救荒之助上以其違例奏擾掠美沽名書達王防範之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二

手

翰林院編修王鏊起復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以倉糧虧腐雲貴巡撫吳誠陳儼等奪俸有差

令京官三品以上政績顯著者方許蔭子

時故侍郎林鶚子薇得乞爲國子生不允乃有是論 案鶚篤行君子也而不得蔭公論亦曷定哉

更軍衛附籍法

恐軍丁附民籍兩相影射故更之

六月虜寇延綏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調兵分禦敗之

指揮劉監敗之於塔兒山生禽四人斬首百六級參將支玉巡撫何喬新敗之於天宏梁中背斬首七十七級千戶白道山等敗之於木瓜園斬首十五級總兵都督許寧等敗之於

三里塔等處生禽二人斬首百一十九級參將周璽遊擊董升太監陳政巡撫郭鍾總兵朱鑑等敗之於黑石崖等處斬首三十級捷聞嘉賞有差是役也蓋由余子俊剗削邊牆虜入爲官軍所逐不得出路故斬獲最多自是無敢輕犯邊延緩軍民頗得息肩矣

山西巡撫何喬新上言撫民安邊事宜

一減起運以紓民力一增軍伍以實邊衛一折收糧銀以撫逃民一召募納馬以嚴邊備一蠲墾地之稅以利民一廣鹽池之利以足用詔所司議處之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劉吉起復

案是時無金革事吉奪情亡論矣諸臣曾無一言士氣之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勵也信哉

八月遣郎中四員振濟真順河保廣大及山東地方

閏八月敕嚴官軍濫役之禁

時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以屯田之法用成卒耕守蓋寓兵於農意也自此法弛戍兵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而無差操所以啟後來者之謀其治洪等如律而凡官軍濫役者悉令退出差操兵部又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槍礮銃等物徵車輻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不稽緩民不煩勞從之

調王越鎮守延綏以都督同知許寧鎮大同

時直與越俱雷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求復用乃上議

謂之

刑部尙書林聰卒諡莊敏

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諫言劾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皆劾之勸迎駕禮宜從厚易儲議牘至不肯署名大節足稱天順閒爲巡撫振饑山東靖盜江淮整飭大通所至有惠績及綰院章長刑曹丰裁屹然但其鞫遼東守臣獄不免阿徇汪直與太子司直之改後卒與眾浮沈君子不無責備云

九月庚戌金星書見於申

陞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遣少監孫端裔敕戒諭晉王

時巡按等官奏慶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奸占樂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婦王卽拘慶成並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過數奇澗前項罪惡過多隨降奇澗爲庶人

滿魯都可汗死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

冬十月奪詹事彭華俸半年

時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俸

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鉉援孟廟例奏請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之

詔禁諸王府以親屬爲婚姻

令發掘王府將軍夫人郡縣主及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塚者

俱充軍

開棺爲從見柳不分首從俱避衛發而未至棺柳者附近俱

連當房家小發遣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珏劉吉太子太保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彭華王獻揚守臣倪岳各陞秩有差

其書綱凡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二十有四總論以撮其要分言以極其詳每各編又有言以發其端而結其終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

杖監察御史于璧劉規於朝

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不宜自執姑宥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宣德十年曾有此詔正罰弗及嗣之義今行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二

三

連制詔申禁如章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忠總輯

成化十九年癸卯春正月甲午朔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巡邊

虜亦思馬因寇大同鎮朔將軍保國公朱永提督軍務何喬新

帥師禦之

定給大嶽大和山香蠟

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

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祀魏驥於蕭山之德惠祠

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躬率鄉民修築海隄蕭山邑人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一

謂其功與時等故奏請祀

虜寇延綏參將郭鏞率兵追敗之於三里塔

先是虜三入境殺掠鏞戴罪殺賊至是生禽一入斬首七十

九級上宥其前罪陞署職一級

三月禁勢家中鹽侵商利

時內官王鈿奏令家人中支河東官鹽二萬四千引上令所

司看詳戶部具以誤邊儲對上曰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

產業矧敢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內給今

鈿營利於外將焉用之論法本不可輕貸姑恕之戶部仍查

例揭榜禁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諡恭毅

綸樂清人景泰初爲儀制郎知無不言疏太平致治十六事

疏策禦戎論朝貢議鈔法諫幸佛寺陳言恤民以回天變陳言中興時政論定科舉額皆欲明國家大紀整鑿中事情至論復儲事大忤旨廷拷一百幾死天順改元釋其獄陞禮侍復奏蠲山東租請金以振宗室論諒陰大婚之非條救荒四事皆協輿論蓋一代傑人也

夏四月降陝西巡撫鄭時爲貴州參政

時振濟饑民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詞多切直且指摘中官梁芳故芳等用譖激上怒而謫之陝人哭送如失父母云

夏四月詔修周公等廟

從陝西巡撫阮勤奏也周公廟在岐山墓在咸陽諸葛亮祠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二

在沔縣范仲淹祠在鳳翔呂大中大臨大鈞祠在藍田俱歲久頽圯上曰朕考察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亮興復漢室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治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等俱歲一祀庶稱朕褒美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減浙江處州府銀課三之一

歲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

河南蝗

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

因巡撫郭鏗奏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故有是調

秋七月命御史司馬璽提督南畿學校

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余子俊於戶部

禁收稅糧餘價

八月降太監汪直爲奉御奪威宣伯王越爵編管安陸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緒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爲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疏斥尋復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用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藉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得旨汪直排擠正直引用奸邪本當寬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仍降黜直等仍追奪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三

諾券編發張頤爲巡撫時傾府庫以媚直等也子姪奴僕隨征者王倫汪鉅王春陳世弼爲民周彝蕭聚王宏湖廣邊衛充軍所誣構人牟倖已故馬文升強珍項忠令復職致仕陳斌黃本令冠帶間住惟陳鉞已致仕並朱永汪憲不問云

前兵部尚書陳鉞革爲民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

禁官軍役占

虜寇順聖川大掠而北巡撫秦紘總兵周玉敗之於白腰山

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於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以爲民力竭矣凋傷國本章眷請以均徭餘戶隸市舶辦貢具部上疏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在

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並罹其害部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廣東父老涕泣如失父母云

陞鄭時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

崇志天台人故僉都穆之子也清白自持不附勢干進云

九月授陳獻章爲翰林檢討予告

獻章新會人先是巡撫朱英布政彭韶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以其原係聽選舉人移文取至京不就試且以母老乞侍養上特授是職聽歸一時推尊爲白沙先生云

副都御史李裕乞復翰林學士江朝宗等官不許

兵部侍郎馬文升御史王崇之沃頰張銳陳遵毅強珍給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四

中趙良張善吉主事方賓副使王齊各官皆以忤直被殺文致其罪時牟俸已死謫所上以事已處分裕等如何煩擾各停俸半年

冬六月大旱

太監蕭敬傳旨陞李孜省爲左通政

庚辰夜月犯軒轅火星犯氐宿

特許追贈禮部侍郎謝一夔前母氏不爲例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夏在職方最久聲籍甚時虜寇大同邊帥失律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中官有欲薦爲兵侍者冀一往見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嘗自謂恐人負官願爲親民之職真遠識士哉

太監李榮傳旨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十一月誅妖人王臣傳旨江南示眾太監王敬段英下詔獄充淨軍

臣以妖術爲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等府奏請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旨括取奇玩之物皆出臣所爲臣又多取美女因爲淫亂在蘇州令生員鈔錄子平遺集眾以妨業辭即逮至驛中亂筆之生員趙汴等攘數其擾害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撫提問擬杖贖奏繳訖巡撫王恕具奏上疏其略曰近見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於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於寧國等府偪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偏賣不知又有幾千萬兩至蘇松等府刑驅勢偪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並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聖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三人下詔獄會太監尚銘亦發敬與臣事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五

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示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孝陵衛淨軍王完等發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住英與敬同中外稱快以爲王敬猶倖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案王三原劾疏適與尚銘時合而王敬之伏辜非發之自銘亦未能盡法信乎君側之惡之難言也

敕責東垣王見演

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家奴安童誘王淫戲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謀殺王妃未果事覺命官勘實乃責演而誅安童

中嚴連坐之禁

吏科都給事中王瑞言三載黜陟庶官攸勵但吏部於各官賢否在撫按官則據布按揭帖在諸司官則參布按等官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六

帖詢訪雖出乎公心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報失實者連坐其當黜而兩者許撫按論奏妄訴者罪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何以勸懲其如所言案瑞之言是矣但撫按之賢者其揭誠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低昂者其唯閣部撫按各得其人則恩怨不行而黜陟庶其允當乎

十二月陞修撰謝遷爲右諭德

詔傳奉除官須覆奏

先是鄧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至是大旱禱雪不應科道王瑞張稷交章論奏比年以來未流賤技多至公卿狗屠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字而

濫受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名器之濫不可勝言上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敕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命覃昌傳旨降于寶淩中爲寺丞邸存敬爲中書舍人李孜省爲左參議黜劉珣器黃謙孫左錢通劉鍾邵義董紀周璉洪迪九人爲民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是年左都督趙勝遷安人以修京城功封昌寧伯流爵祿千石二十三年薨孫鑑爲指揮使

成化二十年甲辰春正月己丑朔

庚寅京師地震敕羣臣修省求直言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七

停各處燒造磚料

舉計典

凡降去二千六百六十二員內布政余洵由鄉貢士歷任事簡靜名亦不污其減雲南歲課銀三萬兩四川五千兩尤人所稱云

東廠太監尚銘有罪罷

初銘以汪直薦直斥謀入司禮又行東廠事獨擅權勢賣官鬻爵且羅致富室索賄亡算上知其狀黜往南京尋令充淨軍孝陵衛種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復奏近蒙逐去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司禮監乃機密重地豈可引用

匪人又言榮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眚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皇上早見勇去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並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一子爲國子生

二臣奉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撫臣朱英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萬祺卒

祺南昌人少爲縣學吏以善星命擢序班陞吏部主事天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八

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侍丁內憂起復因言官論改工侍丙申陞尚書管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人駭物論但爲人謙退故得保全云

免錦衣衛軍餘貴宗源死發遣

源父貴鐸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使親幸者以進互相沽直得利百千倍成富至是鐸擊登聞鼓奏稱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源以殺人罪備極慘刑索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罷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辯乃有是詔賊已入官勿問

二月以侶鍾盛禹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山東

陞知府秦民悅金純爲江西山西參政命詹事彭華左庶子劉健爲會試考官

取中儲罐等三百人

命余子俊總督宣大軍務兼督糧儲

既至議削山築牆建墩挑塹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清邵寶儲罐王雲鳳後皆有聞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就家塾言動老成既受學吳康齋慨然以道自任其學以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主敬爲的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見義勇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九

爲不擇利害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蓋闇修力踐之儒也所著有居敬錄敬齋集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陷溺愈變亂士習焉萬歷十三年從祀孔廟

新建豐城高安大雨雹

舍宇圯民多壓死

夏四月改陳俊爲南吏部尚書王恕爲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以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總督糧儲

召兩廣督撫朱英還掌院事以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永平

陞南陽成都知府雍泰毛松齡爲山西副使慶陽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憲爲山西僉事

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各增官二員督糧剔弊且舉四臣故陞之

重建象山書院於貴溪

祀陸九淵兄弟

五月起馬文升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先是汪直敗詔復文升官致仕至是起撫遼凡三往皆樹勛績

京畿陝西河南山東西大旱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鎰鎮守太監蔡新下獄謫官

先歲大同失機將士死者千餘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

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鎰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命御史徐節等清理天下軍伍

無錫處士陳懋剛進所改四書集註命毀之

遞回有司究罪惟以孟子馮婦章士則之爲句亦人所傳云

詔以爲人淨身犯人李安成遼東鐵嶺衛

時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闌以求進事覺刑部

據新例自闌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具獄上請詔李安杖一

百成邊政等減死發遣化廠炒鐵三年四淨童令原籍收管

南刑部尚書致仕周瑄卒諡莊懿

瑄山西陽曲人純實簡淡渾厚有容尤留心事務掌刑憲深

於法比其治獄以寬恕爲主云

六月以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南兵部侍郎萬安乞改北部許之

翼萬安子也尋改兵部

陞吏刑科都給事王瑞鄒騏爲湖廣四川參議

以禮部侍郎徐溥之子元樞爲國子生

上因是蔭萬安劉珏劉吉各一子爲中書舍人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濟字伯載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治同遊謝應芳門既長貫穿

經史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

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

世不爾雖工何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振卹之許便宜行事

泰寧等衛夷人請自開原入貢不許

舊例俱從喜峰口也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八月余子俊請造戰車於宣大

言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宣大地多平曠寇

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

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闊

處以鹿角榨補之乞敕工部用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

宣府五百以備戰守上從其議命速與之 案子俊爲此車

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

歸於廢云

壬戌月犯心宿

禁遼東武官役占屯田軍士

兵部左侍郎俞欽卒

欽新昌人通敏有才事不失正蓋能臣云

選進士儲懽爲吏部主事

懽以父老懇求補南改南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官執正親識不職者咸去之

傳旨陞工部司務高鳳爲都水司員外郎

鳳以星命蚤緣進傳奉爲部曹得見任者自此始

授蕪湖縣老人張禮爲荻港巡檢

以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人從操江都御史白昂奏也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詔發京庫銀三萬兩贖山西耀糧振濟

從巡撫葉淇奏也

降建言都察院經歷李晟爲漢陽府通判

晟言攘夷之策一固外藩謂威寧海子宜城翼以墩堡不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主

亦當城大同近北地量戍以兵朵顏三衛當繫之以衛俾爲

東藩而河套沃土不宜棄以資寇一用舊臣謂李秉王絳高

明王越皆當起用

冬十月陞修撰吳寬爲左諭德

封后弟王源爲瑞安伯

源上元人以都督封祿千石世襲弘治五年進侯增祿二百

石加保傅等官嘉靖三年薨子橋嗣八年革

刑部員外林俊後府經歷張載並下獄謫官

俊上扶植國本疏略曰頃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

熊入城而醜虜陸梁犯吾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

不慮臣愚謂向手足之疾耳而山陝河南連歲饑荒人民流

徙拯救無法而巡按三司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

言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者也宜下寬卹

之詔重欺罔之罪齋內帑之財隨在振濟庶未死餘民猶或

可及僧繼曉猥指邪術欺誑楚府竄入京師誤蒙異恩復惑

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使供無益之

費以削國計蹈唐憲梁武之轍以損聖譽使下人爭先事佛

而聖政日壞致居民工役不息而人怨日興臣愚謂不斬繼

曉禍不可言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猥引邪排良欺罔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假名進貢買辦侵盜府藏殆盡家貲山

積所在風擾乃復薦繼曉陰求益寺虛耗內財臣斷謂粉芳

之身不足以償罪之萬一惟陛下留神疏入上怒詔降俊爲

姚州判官獻上疏言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議

論無隱詔責其回護並杖之調雲南師宗州知州後王恕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主

疏其略曰邇聞員外林俊以陳言冒天威經歷張載爲俊陳

情亦蒙擊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

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

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獨

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獨張載言之今悉置於法人

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

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鞏固天命永保矣疏入畱

中先是懷恩諷余子俊救俊等子俊謝不敢至是見恕上疏

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虜寇宣大命平虜將軍定西侯蔣琬總督軍務戶部尚書余子

俊保國公朱永新宣伯譚祐分道出師禦之以侍郎李衍何喬

新經理京東西邊關

十一月傳旨進尹旻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舊制加保傳皆賜敕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士論惜之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有罪伏誅

瑛初附直用事及罷西廠調萬全計邀功以起用乃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密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遣人助瑛捕獲忠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命斬之梟首於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天下聞者快之

南戶部主事張倫餽運事

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州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五

令河南山陝三司委官轉運內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蒲陽平州等處以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備振又以浙鹽七十四萬餘引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解京給軍餉皆因張倫奏也即令奉敕督運

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覈各省直預備倉

先時大旱廷臣皆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倉爲良法乃敕布按二司曰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賴也比久廢弛爾等督同各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贖金續糴粟備之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

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於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

十二月以張閱爲僉都御史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

時山陝饑甚諭江浙等處願爲僧道者輸粟振濟給度牒案洪武五年度僧道五萬七千二百人禮部言往代度牒鬻錢資國用名免丁錢上曰罷著爲令

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濬疏築運道

舊制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沭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岸流入黃河汶泗沭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故萬安等請敕重臣領屬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五

官會撫按督有司踏勘修濬從之

召耀州通判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

吉初爲吉士調外任久不遷遂以方術託太監高英轉聞於上乃有是召士論醜之

命廣東歲祭故巡撫楊信民

先是信民爲廣東參政以誼誤去旣而黃蕭養作亂起信民爲僉都巡撫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請於朝立祠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請祀從之

令帶俸官軍自備弓兵操練

私買功次者充軍妄殺被虜人口與殺平人一體論斷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春正月甲申朔

星隕有聲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

並謫官

吉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機言十事首正心修身末乞敕方士佛老毓元言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名器四事疏皆留中尋以他事謫吉景東通判機普安判官毓元除臨西縣丞同時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陸蘇章各上疏皆言星變係闇豎干政妖僧鼓惑援庇檢壬竄逐忠良所致疏皆不報時言者漸及宮闈上怒因書言者六十八姓名於屏吏部不敢推陞

命太監傅恭仍總制三營軍馬兼提督十二營操練密命李孜省察百官賜圖書封進

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賊巡撫楊守陳逮問充軍逃至京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守隨劾其罪惡不宜典郊廟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六

百神之祀改上林監正尋加禮侍兼通政

復林俊張獻官於南京

梁芳因星變恐言者及之遂乞內降復其官初俊之奏繼曉也事且不測賴太監懷恩中外調護云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

令殷謙等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爲民並追回度牒吏科給事中李俊等應詔言弊政最大者近幸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鑑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

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上乃宥梁芳等而令殷謙等修省降孜省等而革繼曉御史汪奎等又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近以乞歸養母請給度牒五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且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院等官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皆太監顧恆姪也有何勳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以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得旨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去度牒令巡按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七

史追取繳來

大赦

以星變也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官振濟陝西河南山西饑民

附先是言者皆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邊城沿海添設者可取別用下兵部議張鵬覆奏謂河南有流民江西有盜賊福浙俱邊海應否去留乞聖裁得旨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復命余子俊總督宣大軍務

以倉場尙書殷謙暫兼理部事

丙寅月犯靈臺上星夜又犯上將

巡撫宣府李岳請暫停修邊詔余子俊酌處以聞

以連歲兵荒東作方輿也

南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

疏略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嘗有近者林俊張獻蒙詔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已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繼曉而肆術者宜敕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閒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敕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巧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藏隱並罪鄰右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詔各邊將士操練軍馬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大

都督同知陳達卒

達六合人初蔭指揮景泰初結中貴屢進是職景泰間學士李時勉薦之天順初于謙被殺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德王請南旺湖不許

三月泰山屢震

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詔郡縣立社倉備振

陞刑科給事中馬中錫爲雲南僉事

令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其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或十三四或十六七俱行各

提學官收入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

陞廉使閔珪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夏四月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改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彭韶爲大理卿

禁溺女犯者成邊方

初溫州府訓導鄭璟上言溫台處三府之嚴禁都察院覆議謂宜通行禁諭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於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著鄰里舉首發成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復江朝宗爲侍讀學士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尤

五月調順天巡撫楊繼宗爲湖廣副使管河治中陳翼降級調外任

時管河治中陳翼以繼宗屢拒參見許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治下刑部議奏遣官勘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調副使翼許奏事多不實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改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還京

陞侶鍾爲刑部侍郎

以彭韶爲順天等府巡撫

肇慶大水布政陳選便宜發粟振之

陳選請停免買辦方物均徭餘戶從之

番人馬力麻質貨上海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陳選發其偽逐之

撤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刺加市後覓入貢陳選奏止從之

奏略曰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卽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務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諡莊敏

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授編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壬

修歷陞戶部尚書延綬用兵議欲預徵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綬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於議不果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重在翰林迥然自異爲戶部執法不羣惟不寢開礦一節有可疵云

詔武臣納粟許子孫襲職

秋七月增築宣大墩臺

東自西海冶起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餘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今增四百四十座先已允行適歲歉而止至是復敕有司預備器物給之踰時子俊又奏欲大發兵夫築墩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八萬五千五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

置下戶部會議以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且淮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存者不必轉運卽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發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然是奏子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閭閻付任於科道但計成算數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不近人情怨謗之來豈無自云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

英桂陽人忠實儉約通大略善屬文由進士授御史出佐廣藩有聲稱及爲總督頗畱心邊務但制將欠嚴致有殺平民以徼功者則多務姑息之害云

定西侯蔣琬卒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壬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陞馬文升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十一月陞兵部尚書

羣牧所千戶朱全進階宣武將軍

時全年一百二歲父信一百八歲而終韓王偕潛具奏乞褒嘉之上有是命且令有司勞以羊酒賜米十石絹二匹

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素鄙萬安安積恨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譚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赴西角門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賄謀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太監扶持昌曰聖

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珥自陳休致昌曰聖意正如此翌日珥上疏乞致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且月給廩歲撥夫以示眷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致仕僉都御史李侃卒

侃東安人由進士爲給事多所建明曾劾戶書金濂格詔徵斂及爲巡撫首奏巡按李傑不職人皆予之性孝友家居貧甚二子俱第進士

致仕僉都御史高明卒

明廣信貴溪人初由進士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滯理枉所議獄條多善爲令臺囚晝劫獄走眾相顧駭愕明從容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復繫成化初擢都臺嚴南曹不職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三

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法狀又造籌亭平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殲鍾同屍代認趙明彈文忤旨蓋廉約清峻恬於仕進之士云

冬十月南刑部侍郎陳儼子和乞恩爲國子生不許

改余子俊兼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仍提督軍務

時子俊已被譖故有是命

十一月陞廣東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九年秩滿撫按具奏乃有是擢

仍奉敕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布政陳選奏鎮守太監章眷通番怙勢狀救巡撫宋旻勘不報

時番禺知縣高瑤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王凱父子招集番商

交結章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按沒番貨巨萬奏下都察院請行旻勘報旻畏眷不敢結問緩之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彭華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以佾鍾爲刑部右侍郎

都督同知王信總兵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有罪奸人葉圯靳鸞等伏誅

圯等京城外軍民發人募取鬻饅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梳並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至是緝事者問於朝番僧當買以進者悉遁去獲圯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令卽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三

以旱災免常州屬縣秋糧草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戊申朔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淮陽縣和馬准折色

從巡撫劉章奏也其廬鳳徐州水草便仍納馬

二月命各處巡撫官撫安軍民

革巡撫大同兵部尚書余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先是鎮守延綏太監章敬與總兵官邱嵩都御史呂雯不相能子俊以其事聞調敬於寧夏矣敬怨子俊遂奏以其私忿調副總兵周瑄總兵周玉以私恩保舉總兵邱嵩事下兵部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于俊上疑之命遣官推按會科臣劉昂等劾其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

今則勘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校運而京民爲之騷動報虞警勢多虛張修邊防財多冒破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御史朱欽等亦言其昧於審時急於功利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云云上命工侍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勘還奏謂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銀一百五十萬餘兩料糧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案延綏鎮城舊在綏德子俊遷在榆林軍民役使不下萬計窮檐荒廢千里邱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持日哭於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徙鎮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三

五

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許州民爲知州邵寶立生祠

寶在任躬課農桑教養兼舉做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穎考叔祠墓改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鄆城毀龍骨杖妖巫許之風化蔚然改觀久之遷秩士民進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

三月琉球國乞放回監生蔡寶等五人省親許之

陝西靈州知州臧世清以侵盜振濟官糧發邊衛充軍

夏四月吏部尚書尹旻有罪落太子太傅其餘屬停俸貶官有

差

先是兵部郎中鄒襲坐司吏盜賣敕書降府同未行陰謀使蔚州指揮張旺等百二十三員奏謂之旻爲同鄉子龍又素與襲厚乃覆言奏保出於公論上雖准復而切責吏部未幾緝事官校發襲旺交通狀科道交章劾上命錦衣衛執司道鞠治乃奪旻太傅銜侍郎耿裕黎澹各罰俸半年襲爲民旺調外衛司官俱調外任猶降一級

加封金闕玉闕眞君爲上帝

遣萬安致祭於靈濟宮令每聖誕用太牢餘用素羞如舊

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議改各邊軍馬冊爲歲報從之

舊制各邊軍馬三年一造冊奏報文升恐其稍長參差猝然有警難以調度議地方稍遠者歲以冬季一報邊方多事之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三

五

地歲以冬夏再報每報不須花名第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職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者幾何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尹龍除名吏部尚書尹旻致仕

時東廠官校發侍講龍諸陰事下詔獄既而給事中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以銀三百而特受沂州知州指揮吳昂以銀五百而兼管九衛糧運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燧驟進少卿云云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燧王範於午門外拷訊明白乃革旻官保俱罷去範燧等俱降三級調外任是時刑侍侶鍾戶侍秦紘副使劉璧于璧知府高輔禮員

外楊榮編修王敕刑員外袁弼御史張鼎給事中馬龍寺副
蘇泰皆降級而山東仕人殆一網打盡矣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至南昌卒

時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結知中官戚嫉選乃誣撫選黨比
知縣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鞠之二
人畏眷不敢反異乃賄選所黜吏張襲令誣執襲不從二人
執襲拷掠襲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
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
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戶張福逮選士民
數萬號泣遮雷至南昌疾作襲聞選死乃上疏曰臣聞周公
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
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美

能鏤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意怙冒
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陳選素崇正學夙
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
知縣高瑤按法捕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
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端以致韋眷橫行冒臆
穢職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
驗臣本小吏以誣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於選無尤眷
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
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
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心籲天終無異口行
等乃依傍舂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
官意圖報謝是毀其美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

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撫按繕

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民命垂絕
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乃爲勘官陵侮憤懣成
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速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
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譏佞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
要在訐姦最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
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聞
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譏
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
士賢浙江臨海人沈靜端慈聖賢自許潛修默識不求人知
終身儉約無異寒士爲御史正色直言爲督學以身爲教擢
布政務爲惠養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俱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志

祀之正德丙子追贈光祿卿諡恭愍 案恭愍之持正謀國
固一時之俊傑而張襲之忘已陳言足以寒諸姦之骨其亦
凜乎有足多云

降江西巡撫都御史閔珪爲廣西按察使

珪奏江西多盜錄京宦佃戶窩聚占恤不發欲坐其主尹直

輩銜之乃謀於李汝省因有是調

六月降侍講焦芳爲桂陽州同知調太常少卿劉滄爲柳州知

府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

先是芳與尹龍同官甚密會兵部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

奏保復職芳代草奏爲東廠緝以聞下詔獄降調滄璟亦以

龍父子故

申明王府婚姻禁例

戶部尚書殷謙致仕

以有盜鹽引勘合者事覺故也

武靖侯趙輔卒

輔鳳陽人成化二年爲都督同知征夷將軍以兩廣功封流伯歲祿千二百石四年以平遼夷功進封流侯後減米三百石世襲伯薨子承慶嗣正德二年薨子弘澤嗣嘉靖七年薨子世爵嗣萬曆二年薨子光遠嗣

秋七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眞阻抑南遷之說及回鑾盧忠安言南內事並黃鉉言易儲事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輅數被抑被職言官構論削爲民成化改元復官首疏新政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天

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復陳弭災八事力爭慈懿葬禮請復景皇帝號婉辭引立東宮疏止玉皇閣齋醮疏汪直十罪以罷西廠此皆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錢溥爲禿婦傳議之不與校黎澍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相待無異平時尤其量之休者歟

談論有罪革職爲民

論以諛佞獲顯幸又尹龍親昵人也歷工部右侍郎至是東廠緝其侵欺官錢事故特黜之

八月以耿裕爲吏部尚書

敕禁大獄大和山樵採並復其侵占地

九月南兵部侍郎馬顯致仕

勒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革太子少保致仕

時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臣宜復官以竟其用得旨降二級調外任

改馬文升於南京兵部

李孜省爲之也

改都御史屠滸於南京

起致仕都御史劉敷代之

定監生撥歷例

以尹直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武功縣民王瑾等伏誅

時歲飢行旅就其家憩息者輒殺而食之事發巡撫具奏上命依律處決梟示

附刑侍何喬新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楊友訐奏奉命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天

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楊原端據之歷五百餘年歷代寬以文法今友因家財計奏其弟愛奢淫妖言等事今奉命往勘使監候處治恐夷人驚疑互相煽誘或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卽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

冬十月調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黎澍爲南京禮部侍郎

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潛倪岳爲吏禮部左右侍郎

進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尹直禮

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是時司禮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淮北山東大饑

命都御史賈俊鎮守臨清擢浙江參政夏寅爲山東右布政使

寅議徐州餓饉無聊宜加振恤臨清南北咽喉之地宜選大
臣鎮守廷議是之乃出銀四萬兩振徐州兼有是命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於西市及繼曉被謫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
地建之命工部杜謙等度地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
失侯瑄妻因請獻宅託芳請襲侯爵芳言於上許之既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廣焉

十一月更定會試南北中卷額數

申明推舉將才之令

修顏氏廟

從其六十一代孫襲五經博士公鉉請也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手

先是科道劾昭與其子紳倚比尹旻尹龍資緣陞官宜真法
上宥之至是有發其納粟錦衣千戶劉綺資緣典司鑾輿狀
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論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
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劉綺發原籍爲民

降初除橫州知州敖毓元爲雲南邊方縣丞

此太監韋泰傳旨也初毓元以進士上星變疏畱中循例放
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卽有是命不聞有執正者惜哉

調廣西巡按御史程春震爲安岳知縣

發內臣熊保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戍遼東

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賣私
鹽索財貨杖死人命三司鎮守王府各遺餽甚厚得金銀鉅
萬玩器無算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奏下獄鞫乃

有是命是時中官打死人者多不償命後遂以爲常雖有言
者卒不聽也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春正月壬寅朔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辛亥萬貴妃卒

妃山東諸城人父貴爲縣吏居霸州生妃十四歲選入掖廷
及笄侍上於青宮上卽位遂專寵因廢吳后紀妃亦遜居西
內其性警敏善迎合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未幾而薨凡
佞幸如錢能輩勤汪直梁芳章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
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由妃主之也妃卒上震悼輟朝七
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藉藉欲追妃號籍其家賴孝
宗仁厚置不究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手

舉計典勅不及例著爲令

凡三千九百四十七員

國子生虎臣諫止萬歲山棕棚從之

臣以貢入大學適聞架棕棚以備登眺上疏極諫維時祭酒
費閭懼累及用鐵索繫臣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聽其奏且命
授七品官閭大慙臣名重天下後授雲南碭嘉知縣

陞李敏爲戶部尚書起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陞編修楊守趾爲南院侍讀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劾攷省竊柄亂政攷省銜之至是守隨來
朝乃譏於上命吏部查其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
府丞丁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上以既係添註調外任

二月旌表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陶鑪成邊死遺孤繼甫時妻鍾氏攜繼負骸歸葬剪髮自誓年八十二守節五十七年繼妻方氏繼早亡子亮甫二歲方養姑教子年六十七守節四十年亮之妻王氏妾吳氏亮舉鄉貢卒於國學無子二氏扶柩歸至今二十六年三世四人相守一節故特旌之

追奪試官訓導黃奎等聘禮令御史究問

因禮書周洪謨奏先年試錄文多乖謬故也

冊立張氏爲皇太子妃

其父監生張樹授鴻臚寺卿

命兵部兼翰林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爲會試考官

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人會錄序稱宣德丁未楊士奇議取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三

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三月以李孜省爲工部尙書仍掌通政司事

彭華致仕

李孜省用事華實職使之及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廷試賜費宏劉春徐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程楷等三十人爲庶吉士是科吳廷舉傳珪王鴻儒鄭智楊廉石瑤皆有聞萬弘壁大學士安孫也父翼爲南禮侍

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贖杖仍致仕

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東廠廉而奏之王氏命刑

部決杖五十

五月京師大旱

改紹興知府袁清於鄞陽

先是清爲刑員外時勘事浙江陵鏐藩臬比還得紹興不敢往奏乞改任吏部言其狡譎猖狂請治之遂下清錦衣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蓋清嘗附萬安中結太監郭閏扶勢造言讒害良善至是請於安閏囑吏部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孜省爲之

敕工部尙書謝一夔代杜謙督大永昌寺尋卒

一夔字大韶新建人順天庚辰狀元授修撰歷陞是職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足財用之疏故以寺役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舉會試第三乃尹直所取終身以座主事之直與孜省通一夔雖不得崖異而中實介然也閔珪之調直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三

實爲之實錄乃併及一夔豈其鄉人之忌者所纂入乎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定武職隱匿舍餘立功久近之法

上杭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撫福建

致仕安南知府張弼卒

弼松江人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每發之詩文章書狂翰醉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以進士官兵部郎數以直言忤尙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海嶺之嵌岩梁橫浦之崩湫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爲立生祠

秋七月進萬安少師

以一品滿九載也

都指揮使朱遠犯法革職命治緝事者罪

仍加余子俊太子太保

八月戊子上崩於乾清宮

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詔告天下大赦

號諡大行皇帝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

純皇帝

葬茂陵

附錄未有卒年月名臣

周瑛莆田人其立志欲求見聖人之一而必欲由博以反於約於是肆力於百家羣藝事必爲之所厭人先於靜得必隨事窮理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會其所以然積累既多於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諸

賈處亦自得之官至布政使

張吉餘千人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爲學務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著於事爲初任主事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出判景東能申明禮治土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生一時知所嚆向人以爲非有本不能也官至布政

案憲宗以仁厚之資紹英皇之嗣卽位之初首幸大學而正學崇遣行人祭少保于謙而功臣屬罷支運爲改兌而漕政修閱諸將於西苑而武事備命林聰振江淮夏時正巡江西而惠政溥令三品以上京官舉勘任布按二司而吏治舉封董仲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以伯爵而儒教顯當其時以藩臣言之則有陳選爲廣東布政周瑛爲□□布政以翰苑言

之則有陳敏政李東陽爲侍講周洪謨邱濬爲祭酒以討賊言之則兩廣有韓雍上杭有高明鄖襄有白圭項忠以巡撫言之則山東有何喬新陝西有馬文升延綏有余子俊大同有林聰河南雲南有王恕以部臣言之則姚夔爲吏書項忠爲兵書程信爲南兵書耿裕爲吏侍彭韶爲刑侍以閣臣言之則商輅復相彭時入直而一代碩輔數多效用雖羅倫章懋之謫從諫未盡然未幾而南京四翰林矣汪直西廠之置禍連搢紳然不數年而伏誅矣萬安劉吉劉珝之相雖來無人之歎然賢如懷恩固有以維之於內矣況綱目之續起宋太祖終元順帝一倣朱子凡例遵國史舊文凜乎春秋筆也文華大訓一書其大綱曰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益念繼體守成之重也至於忘易廢之嫌欣然諡郡王以恭仁康定雖堯舜盛德蔑以加矣其所以衍無疆之休而開泰陵光昭之烈豈無自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三

重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三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孝宗敬皇帝

帝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孝穆太后紀氏生於西宮十一年冊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卽位在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六葬康陵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李孜省下詔獄尋死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戍邊僧繼曉爲民

太監梁芳章與陳喜下詔獄

先是科道韓重陳穀等論李孜省交結芳等黷亂朝政芳等已閒住南京矣至是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乃並逮之案孜省南昌人初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吏待選京師因太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試驗授太常丞言官劾改上林監丞未幾傳陞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圖書印有奏用封進又以符籙諸書見信進禮侍掌通政事恃恩驕恣黨同伐異主事張吉員外彭綱劾之皆被謫又去尹旻張燧焦芳鄭宏等以立威進劉敷黃景尹直李裕邈鏞等以示恩薦楊守陳劉健李敏黃孔昭余子俊等以彰公玉芝番禺人由太監高諒以修元谷術進常恩臨江人由太監陳喜以方術符書進各累官太常卿常恩亦賜圖書印至是科道交劾得遣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等罪大不當赦復械至京下獄孜省十二月死恩等仍繫獄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赦還四川光相寺

吏科等科給事中王質等疏陳四事

上曰異端冗官進獻已令各衙門查處召見大臣朝廷自有處置年老無爲者許令自陳

冬十月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星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之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饜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尙書致仕王恕素性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尙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二

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宏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未有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句安銜之會詔求言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票是旨時南吏部主事夏崇文以給由在京疏言言者得罪直道難容恐累陛下初政之美沮天下忠義之心長奸邪肆惡之計上下隔絕其患非細上以除授已定寢之

十一月建祫廟奉懿祖升祔憲宗于太廟

祧廟在太廟正殿後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行古禘祭之禮先是詔集議祧廟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下禮部周洪謨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復可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三

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仍居舊位以應古禘祭之制上從之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

陞編修王鏊爲侍講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

懷恩力言於上當去萬安而用王恕恕至京鄒智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備陳時政之不善者庶其有濟一授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薦恕宜入閣上曰朕用蹇義

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卽廣東封占城國王子古未爲王

護歸國敕安南國還其侵地

以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懷恩詣內閣新君卽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以楊守陳彭韶爲吏刑部右侍郎

尊諡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祀奉慈殿

先是詔廷臣議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一如奉先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四

儀詔從之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巡按直隸御史姜洪上疏言八事

一曰正君心謂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請時加兢業持守此心則治道所出者正矣二曰御經筵謂宜無間寒暑令講官進說經史兼及善惡庶知勸懲三曰納諫諍謂近日詔書無許人言事之條而有科道不實之禁進士李文祥以言事被逐聞者駭愕請開御前奏事之例俾科道時獲論諍講官日見咨訪庶下情上通四曰辨邪正謂內外大臣姦邪者多如司禮監太監蕭敬之賦性陰險既退復用大學士萬安劉吉之浮沈取容老不知退學士尹直禮部侍郎黃景之姦邪無恥吏部侍郎劉宣都察院都御史劉敷老懦無爲吏部

尚書李裕依附李孜省貪冒無忌戶部尚書李敏大理寺丞宋經諂事梁芳資其薦引刑部尚書杜銘年力衰邁進取彌銳請罷歸田里或謫之遠方以爲人臣不忠之戒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鏞俱明於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主事王純員外郎林俊俱忠直敢爲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迥出同輩忠靖守法外則尚書余子俊馬文升都御史彭韶少詹事楊守陳侍郎張悅或才或行俱堪任使請以禮召用信任勿疑庶文武得人政事修舉五曰禁近習謂我太祖高皇帝內府雖設監局然一監止四五人一局止二三人官不過四品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未有干預朝廷之政者近年員數益多布列中外恃勢縱橫如梁芳陳喜輩雖已貶黜新設之數尙未裁革請悉取回以免民害其內臣安靜忠謹者宜獎勵之俾知改過從善六曰黜異端謂近年勅造寺觀歲無寧日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天師真人之稱又有方士怪誕者冒濫賞賜恩倖無比靈濟宮護國永昌等寺相繼營建殫費財力不可勝計宜降福祥然頻年水旱災異百姓流離先帝尋亦晏駕其法之不足信如此皇上近日革退法王番僧及方士邪人然內府尙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未蒙撤毀以絕羣疑天下僧道寺院尙不能查究以清姦僞若以爲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請自今一二十年且不令給度不修寺觀使自銷鑠則異端害政之弊亦漸可革矣七曰省進奉

謂南方上進之物如時鮮段匹兵器之類或薦太廟或俱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請皆禁止勿進其玩好不急之物飾簾板枋巾帽染阜之類請令南京有司自造供用庶免內臣監運軍民困苦之累矣八曰慎始終謂晉武帝初焚雉頭裘而暮年窮遊宴以啟毀唐元宗初焚珠玉錦繡而晚年信讒恣欲以起禍乞以此爲戒而以商三宗周成康爲法上曰所言事多已施行其干係朝廷大臣者自有處置所司知之

萬安罷

先是安附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結李孜省黨同伐異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知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視爲心膂取席吉士擢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於宮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六

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答已而科道交劾之上令懷恩持疏示安每展一疏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身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愧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爲編修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僕竊散無餘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以進士鄭嵩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革京通等處倉場總督太監二員
罷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

改南京兵部尙書馬文升爲右都御史以耿裕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監生楊璽疏言八事

一崇大化謂祖廟同堂異室之制一遵聖道謂文廟四配及啟聖祠之制一肅風紀謂御史當以進士教官監生並選一重守令謂賢者宜久任一慎選舉謂試官宜精選或如兩京差翰林官例一便鹽課謂四川不必召商中納一通鈔法謂宜仍與銅錢兼行一正人心謂宜毀永昌寺以示人知所向背命所司知之

睿宗皇帝封興王

尹直黃景罷

直自南京陞兵部尙書以至入閣景自部屬陞通政以至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七

郎皆未經推舉附託李孜省而進至是科臣宋琮等以爲言故罷之

進劉吉爲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徐溥爲禮部尙書文淵閣太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程敏政少詹事謝遷吳寬庶子侍讀餘皆以青宮舊勞陞職有差

以邱濬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邵廷瓚爲南京左都御史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改工部侍郎張悅爲禮部右侍郎

十二月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掌後府事

以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

千人爭以金泥其面使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材修之

宏治元年戊申春正月丙申朔

以右都御史屠滂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召何喬新爲刑部尙書

命故昌寧伯趙勝之孫鑑襲錦衣衛指揮使管衛事

時鑑乞襲伯爵吏部言朝制非大軍功不許封侯伯或止封

流侯伯亦不與世襲勝無功可紀況先帝錫封時原有不世

襲之命難從其請故有是命

戶部員外郎張倫上言二事

一惜爵賞謂內臣僭乞蟒衣玉帶大臣概進師保之職也一

免差遣謂差官校體勘及東廠緝捕也命所司知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八

指揮使張紀僉事任義千戶馮宇沈達俱發遼東鐵嶺衛承成

百戶楊春與賈人馮口王通李祥王智夏線兒等俱發口外開

平衛承成所鎮撫徐昌袁凱革職調永寧衛

先是太監梁芳韋興張軒莫英陳喜先後以獻珍珠得寵因

而搜訪民間價遂騰踊市者乘以取富紀等日採貢獻至是

因言下獄上以其交結內侍盜支內府財物數多故重處之

閏正月敕修憲宗純皇帝實錄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十五事

一令院司舉知縣政績昭著者與行人博士兼選不公連坐

一賊官虛詞摭拾問官者仍依原擬發口外及邊衛若問官

違法明白參奏一按察司官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

推官於法司辦事進士及強年舉監除授一督責守巡官偏

歷所屬廉貪剔蠹歲終彙奏一敕各總兵巡撫及時修飭邊備一嚴逐左道邪術之人一舉監年強堪任州縣者與進士兼用及兩司府正允宜慎選一令部堂覈屬行能本院據以甄別稱否一嚴天下官員科罰害人之禁一敕戶部查歲支歲收之數應計處者具奏定奪一敕戶部按季給達官折色俸糧其保定等處洪永間安置土達土地不足者或撥空田耕種或立屯長統屬或令在官操練以防後患一敕禮部毋給僧道額外度牒并禁私勘寺觀一敕禮部行光祿寺凡夷貢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食加意點視一查內府自國初至今所用之物及工價銀兩取自宸斷量減以爲定例一行都布二司督造審勘過軍冊照南北送部備照其京營見操軍馬務足團營原額及南京一體清查各加意操練以收成功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四

九

上所言多切時弊命所司議處

都督同知張樹請乞萬壽等辭還順保二府莊田

戶部議不可上是之差人守視如故

取回浙江蕪湖荊州等處抽分御史

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葬祠額曰顯忠

恩蘇州人公廉直諒識義禮通典故侍憲宗直言正色動必以祖宗爲準至於謀斷大事扶植國本羣議不能惑晚罹譴司香祖陵上在東宮時悉知之及即位召掌司禮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上震悼特隆賻卹按祠額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實與焉蓋殊典也此外賢如覃吉覃昌章泰輩皆有之越後則濫觴矣

二月耕耨田

禮畢宴羣臣時教坊以雜劇應馬文升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宸聽即斥去二御史以糾仗下獄文升請釋時論偉之

山東右布政使夏寅卒

寅華亭人好文學摘詞自出機杼畱心世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期待聞朝廷有善政即喜形於色常疏論兩京離合之弊以制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政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閒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識者以爲名言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陳俊卒

俊莆田人慎持清白位八座蕭然不異布衣其爲政知大體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四

十

初以部屬督天津宿通上疏乞免尋督餉兩廣假以便宜令越界鹽商引輸二年以足之京饑令監糴俊約射利者糴不滿石及佐戶部堂事凡出其所裁處諸屬輒稱如箱金然諡康懿

陞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戊戌昏刻南極老人星見

見丁位色青黃

辛丑命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出閣讀書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爲忠順王

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文皇以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頭目爲都督等官以領袖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後甘肅復寧其脫脫之孫撫

嗣朝廷命其甥把塔木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鎖魯檀阿力王所殺并據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朝廷復命把塔木兒之子罕慎襲受都督管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故城哈密人再疏請封如脫脫故事且謂瓦剌養罕王及阿塞大師等在彼逼脅未復寧處得假龍天朝庶可鎮壓遠夷永爲中國藩屏事下本部會多官議僉謂宜從所奏上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眾其令襲封忠順王給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

丙辰太監覃昌傳旨諭內外官嚴禁屬託

起侍讀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實錄官

東陽以父服未闋力辭從之

御用監匠章瑾有罪械下獄發肅州衛承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十一

初瑾作奇巧媚太監梁芳鬻寶石盜內府財物傳陞錦衣衛指揮僉事領撫司理刑尋調南京錦衣衛至是言官謝秉中劾奏故械之

三月命疏文武官職名年履於文華殿

上命吏兵部各疏兩京堂官及鎮撫三司分守知府守備等官

癸酉幸太學謁先師

祭酒費閏率學官監生謝恩上敕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爲首務焉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我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才文教覃敷治化旁洽肆朕繼統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祇謁先師孔子退卽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道載於

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古之賢才自勵於經必究其精微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清潛之咏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匹休矣欽哉

虜寇蘭州安會等處都指揮廖斌等擊之

是時虜已渡河矣

壽縣知縣劉槩上言四事

一總攬大權二存卹大體三頻御經筵四大開言路命禮部集議嘉納之

南京吏部儲巖疏薦籍遺才

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天祥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主

以建言遠謫巖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付吏部起用之

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

從給事中孫需等請也祠名旌忠 案于公巡河南父老祀

之李夢陽爲記杭州以公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爲四忠祠

其亦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疏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乞開筵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
午朝政事口奏略節而領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
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
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
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若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
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

吏部尚書王恕上保治議上褒納之

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
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
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
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不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必須陛下
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轉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四

主

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
啟沃聖心而進高明矣

初開筵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金鈔有差

早進讀尚書孟子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

增設廣東瓊州府兵備副使

禮部會議工部主事林沂所陳四事

其曰敕天序者謂陛下下一身乃典常之主向者以先帝之喪
免賀罷宴當矣請三年之內凡有慶賀之事悉從權免如遇
大慶賀節許上表奉慰又廣此意使朝廷以及郡國皆去華
輟樂則父子君臣之恩義盡矣祖宗之時常與羣臣親接或
自以職事奏請裁處或召對便殿親賜詢訪或親至文淵閣

視所治事近來與羣臣接者僅有視朝數刻通政所奏又皆
有司細事臣願追復祖宗之制使天道下濟臣誠上達則君
臣之倫正矣福之興本乎室家道之衰始乎梱內必宮闈之
內有闢離之德無盛色之譏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
請託不行則夫婦之倫正矣公族者國之枝葉今內之諸王
不惟富貴之而又爲選良傅相以輔導之外之宗室宜卹其
匱乏同其好惡使親親之恩周洽無間此所以正兄弟之倫
也古者大有爲之君必有師友之臣願如先儒程顥所言尊
事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議論道義輔養聖德又擇天
下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此所以正朋
友之倫也此言有見惟聖明留意其曰庸天秩者謂治道所
關禮樂爲大願奉天之意申祖宗禮制觀其會通定爲經制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四

主

備七廟以尊祖考修雅樂以感幽明慎服賜以絕僭侈取朱
子所修家禮及藍田呂氏鄉約行之於世家大族及鄉黨庠
序以教民親睦此言與我朝舊制頗窒礙難行其曰章天命
者謂陛下自即位以來起尙書王恕於致仕而用之於吏部
宜矣而爲恕之僚屬者尙未能極天下之選以纂修而起侍
講謝鐸等是矣而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尙未召用以參議
而起給事中賀欽是矣而左遷如張吉王純丁璣等尙未召
還乞稍破資格廣求賢之路此言吏部方見施行其曰用天
討者謂近來用法多略於奸宄豪猾而詳於寒遠之人如前
廣東布政使陳選清介正直素著譽謗天下冀其大用而爲
太監章眷所誣刑部員外郎李行巡按御史徐同愛覆勘阿
附寤據以死具於廣州民張謹所奏者甚詳今朝臣前以誣

被黜者咸次第擢用惟選之寃未白乞敕法司重行勘問抵
眷行同爰之罪追復選官以快人心伸忠憤又東厥錦衣衛
所獲罪囚招詞已具縱有寃抑無敢辯理者乞申敕法司隨
寃執奏會官辯問俾有生之倫咸霑好生之德又今天下承
平日久將不得人軍多逃亡兵之精壯者身役私門不肯事
事老弱之在役者衣糧不時器械不利內外屯兵之地又有
坐營鎮守分守守備內官蓋朝廷以爲私人而託之心腹者
也臣伏見祖宗之時東征西伐無思不服固未嘗有此自有
此制以來平居則陵轢將帥使節度不專臨事則疑謀怯敵
使師失其律幸而成功則又冒奪以爲己有多擁士卒以辦
月錢則行伍空矣交通無籍以納糧草則倉場虛矣臣願儲
將材修武舉嚴濫選之罪革監軍之號則兵之積弊可去矣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四

五

此言除教養將材兵部見行其陳選之寃宜行法司查理復
職東厥錦衣衛所擬罪犯如有寃抑乞許法司奏請區處乃
爲允當俱從之後刑部覆言選居官勤慎死未昭雪乞復其
官以禮葬之上是其議

黜掌尙寶司左通政李溥及尙寶監奉御姜榮

先是溥與丞胡恭用寶奉天門互相忿爭榮毆溥至鼻流血
中書孫廷臣以榮司臣未遂發其事并榮逮訊上以榮逞兇
毆四品朝官溥隱忍有玷杖榮二十降小火溥間住廷臣坐
徒

罷革尙者子孫應議之條

詔禮部考詳一切祀典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朝廷常祭之外尙有釋迦牟尼文

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闕玉闕
眞君元君神父聖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
帝之祭稽之祀典俱宜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俱當禁止得
旨下禮官會議於是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覆言按釋迦牟尼
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
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
滿報身本一人拆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
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
與老君亦并列而爲三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
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做
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
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四

六

垣爲九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
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神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
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祖宗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
立大帝之像像之如神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况雷於中
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
示觀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詩神姓張諱
亞子其先越儒人以復母仇陟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
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
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太宗
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
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

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供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眾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肇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宜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見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輪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輪乃凡蛇耳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顯捕而醺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岳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七

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岳瀆至靈應代崇祀然東岳已有常祭行祠煩黷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元武神也元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元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鍊飛昇國家冊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良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嘗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齋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變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元武有神胡宮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蔭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眞人授

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靈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賜香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惠靈濟宮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眞人已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奉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况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天神非人鬼安所誕生况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俱合罷免上曰卿等言是於是革去二徐眞君并其父母妻帝號餘仍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六

五月都御史馬文升請計處甘涼兵餉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文皇帝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怕爲患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克平之天順間李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副總兵仇廉喪師數萬自是虜入套寇擾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甘涼又時被侵每入必獲厚利而去我軍

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不可支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爲處分以免後患上以所言關邊方大計命兵部卽計議行

命刑部右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嘉興百戶陳輔作亂劫庫放囚殺吏民將出海爲盜兵部議浙江稅甲天下又有銀礦鹽場易於生盜故特救之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錢溥卒

溥和易通敏詞翰有聲但嗜進行輕因太監王倫嘗受業於溥遂乘英廟大漸與倫妄改政事人物被緝訪下獄罪且不測竟以援從輕典出爲知縣屢被彈劾尙得遷尙書而謚文通云

明太政纂要

卷三十四

元

清武職冗員千戶朱禎等降革有差

凡五十三人皆由皇親功臣太監傳陞乞陞者故因南兵部之疏而清之

丁丑昏刻月犯南斗魁第三星

詔削被察御史吳秀籍

秀以考察閒住疑吏部侍郎楊守陳中傷之再上章自懇下科道議謂所懇不實故有是處

賜故南京左都督府經歷張黼誥命

其子琳奏乞吏部覆言林俊劾大臣梁芳自分必死黼以死救之皆忠直之臣今黼未及用而其父尙存宜特賜誥命以勸忠義從之

存卹高牆庶人

時宿州知州萬本具奏下法司議得旨命各官卽查男女應婚嫁者奏請婚嫁禁約買辦人役不得侵漁違者治罪不宥大理寺辦事進士董傑上言經筵不可暫輟

因王恕有祁寒盛暑暫止經筵之疏故抗章言之又御史湯鼐禮部給事韓重各以爲言恕乃上章辭罷上溫旨答之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虜寇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備禦之策

降左春坊兼翰林侍讀張昇爲南工部員外

昇上章言大學士劉吉阿結科道以免彈論締姻萬喜以爲泰山請託公府賂入私門要職多用私人所惡輒爲中傷事父不孝縱子宿娼等云上以所言難忍給事韓重御史魏璋

明太政纂要

卷三十四

辛

等交章劾昇挾私害人得旨降昇南京別衙門時昇所奏亦多得情重等所劾議者以爲吉鄉人編修徐鵬嘯之云

詔以故尙書章綸奏稿宣付史館

從其子南工科給事中玄應請也因具載於實錄云

監陽侯陳輔有罪下獄黜爲民

輔少與二家人女通十五歲嗣父爵聘都尉楊偉女未娶貪郝榮女匿楊氏聘而娶之又買紀玉女爲妾俱無寵遂勒郝出而紀縊死復娶楊氏郝母張氏備奏其事下御史逮問具服刑部給事中陳橋等復劾之廷臣會議奏輔荒淫殘忍法

在不宥上以經赦薄責之其僞侯有子再議

命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

先是因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軍多占役曾命內外官會同

清理揀選精軍十二萬爲十二營操練每營用內外官各一員坐營管操既又重加揀選補換救諭務令營軍常川操練馬匹如法餵養器械必須整齊武藝必須精熟使人人可以臨陣應敵尤須加意撫卹養其銳氣不許該管官科擾役占不如令者聽參拏問如占軍五名以下或占馬五匹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五匹以上者降二級仍發邊遠立功故縱者一體治罪軍士有缺聽於三大營選撥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照舊操練所留官軍每月兩次赴十二營會操試驗遇有調撥公同計議

陞養病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參議辭

欽成化初因歲旱與同官胡智董受自劾求退不允未幾乞養病去至是起擢以母老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三

學言經筵勸講當廣求真儒以充其任必能積誠感君涵養聖質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乞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如陳獻章學術純正宜以禮敦聘依程子養賢之法置延英院以處之俾之討典禮參大政則賢以類而進矣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言皇明祖訓載有職掌在內不許干預朝政在外亦無鎮守監槍等名目如近年王振喜甯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易后妃或徵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慾可鑒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言僧道寺觀遠近觀望妖經妖術惑世誣民他如乘喪嫁娶明用鼓樂宗廟之祭不設木主崇尚巫覡禱祀淫祠妖聲豔辭壞人心術媚優賤人被服珍繡士鮮廉恥民習奢侈乞申明祖制舉行家禮庶風俗日正

而泊化可興矣上以所言浮泛難行下所司知之

七月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陞編修張元禎爲左春坊左贊善

副都御史邊鏞復上召大臣面議疏

減浙江銀課汰坑冶官責鎮守官張慶自陳罪狀

時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狀如馬大如羊色白數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巡按楊

亨上言彌災三事一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太多一

裁冗員謂添設銀場參議僉事及通判縣丞等官一除奸弊

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爲名斂民財貨珍寶充第及擅作威福

擅受民詞乞置諸理下禮部議得旨減裁令慶自陳罪狀其

後慶奏亨考察不公吏部請行巡撫彭韶覆勘吏部覆奏俱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三

當仍停亨俸兩月

增設副使於陝西西甯地方撫治番夷

南京御史張昂以災變陳言上納之

其略曰科道交章臣工迭疏言路闕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

於錦衣捶撻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午朝率與

聖學廣矣而封章繼進者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

將忘之漸也內幸雖斤平梁芳而祭祀尋及乎已故之便嬖

是復啟寵幸之漸也外戚既懲乎萬喜而莊田又准給與椒

房之親屬是驕縱姻婭之漸也方士浮屠雖曰遠斥而符書

尙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技藝厮

役雖革傳奉而千戶復陞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起

之漸也段匹雖已停免仍聞有蟒衣斗牛千百之織淫巧其

漸作平寶石既已棄置又聞有戚里不時之錫珍玩其漸尚乎疏下部議以爲然上是之

命戶刑二部侍郎李嗣彭韶兼僉都御史清理淮浙鹽法

敕曰近聞運司鹽課逐年虧欠客商往往不肯報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則買窩中納多費資本及到支鹽之處又被官買官賣長蘆夾帶及官豪勢要有力之家挨攢一時無鹽支給守候年久止得借債買鹽抵充官課照引發賣盤費又加數倍此客商受虧之弊也其鹽課虧欠亦由各場竈丁多缺有司不卽僉補山場草蕩多被豪勢占據倉廩鍋盤年久損壞不能修治竈丁艱窘無所振卹而又總催人等倚恃豪猾客商到場勒索財物不然任其自買全不爲理竈丁所煎鹽課又強收私家潛賣與人或答應勢要比較之際不過虛出通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關申繳上司此鹽課不完之弊也由是官鹽不定私鹽盛行加以運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鹽法既壞邊儲欲充難矣今特命爾督同巡鹽御史并運司官親歷各場查盤清理禁革奸弊除官買官賣長蘆夾帶已有詔條禁止外其餘官豪勢要頂名報中囑託有司多買私鹽裝載火包強製提賣等弊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拏問罪鹽沒入官不許容情縱放虧欠鹽課務將總催人等責限杖併追完總催中間有遞年豪猾不懼法度虛害竈丁侵欺鹽課者正身連當房家屬牢固解京問發充軍家下房產并直錢物件悉准折易鹽補課竈丁有缺督令有司僉補山場草蕩踏勘不許占據倉廩鍋盤損壞措置物料修理鹽丁艱窘設法振濟客商應給鹽者卽便給與不許所司刁蹬各該行鹽地方有別

省鹽越界來賣及鹽徒與販私鹽者行令有司嚴加緝捕一應割贖并還官鹽斤悉作正課挨次給與守支客商每年所收鹽課務查見在實數完足毋令似前虛出通關申繳此外有該載不盡之事聽爾便宜處置軍民職官有犯并運司各場官吏人等有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請其餘就便拏問如律運司場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獎勵爾爲朝廷大臣受茲委託必須盡心竭力使鹽法興舉姦弊革除商賈疏通邊儲給足斯爲稱任如或纖毫怠慢公道妨廢事竄名墮責亦難辭爾其欽之故諭

命疑獄仍開詳奏請定奪

改發充軍人蕭崇玉於陝西鎮夷千戶所

仍杖之百而遣之玉以待水術居武當山太監喜宣薦之官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至太常寺丞先帝數召見獻方書賜金數百及寶劔圖書與李孜省聲勢相倚已發遣榆林衛仍挾妓妾潛避南京故改遣之

禁營求內外權要冒濫陞職

先是太監李良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俞旨武選郎中陸容極言不可且劾良招權市恩未允後因科道論諫將欽宏乞陞革職去至是容請乞著爲令吏兵二部覆議從之

八月詔甘肅進貢遵查詔書停免

時鎮守分守內外官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尙貢獻各於屬衛採辦其實剋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夷珍奇等物以充至是巡撫羅明以爲言故罷之以甦邊困

黜國子監蔭生顧縉李鼎陳宏爲民

其父顧班李綸陳教皆以附李孜省傳奉陞用鴻臚少卿李鑑以爲言故黜之

詔議孔廟從祀

時給事中張九功言荀況馬融王弼當黜本朝禮部侍郎薛瑄當入詹事程敏政言荀況言性惡太悖當與楊雄並黜申振申黨本一人止宜存振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俱應罷遊瑗宜祀於衛林放宜祀於魯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皆宜黜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各止宜祀於其鄉禮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曾子思配於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啟聖祠以顏曾思孟及程朱之父配下禮官議不可又明年南祭酒謝鐸言宋儒楊時息耶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生長於清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乞升時附宋諸賢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乃追封時爲將樂伯從祀而澄祀未黜

右軍都督府督同知王璽卒賜祭葬

璽習韜略亦通文事鎮守寧夏甘肅大同俱頗有威望胡虜聞而畏之且嘗上備邊事宜及請防禦哈密諸部落多見采納

虜犯獨石馬營等處殺傷戍卒

迤北伯顏猛可王遣使臣知院補哈等來朝貢方物

詔都御史張鼎停眞定河間等處築牆掘塹

從守備太監蔣琮奏也

以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宗性剛廉初知嘉興府事如旅寓然滿九載老幼遮道留之爲浙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所用悉自下辦鎮守供給日費萬錢一切革去之巡撫順天凡權貴奪民土地爲莊田者悉奪而還之成化乙巳以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至是累陞今職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名云

九月改彭韶爲刑部左侍郎仍兼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以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閔珪爲刑部右侍郎
詔所遣提人勘事人員仍給精微批以防奸究

從刑部尙書何喬新奏也
命豐城侯李璽領團子手官軍侍衛

陝西巡按御史吳裕陳言邊方事宜
一擇將帥謂京衛膏粱之子不可任用一選士卒謂延綏邊

軍精壯者少一遷城堡謂延綏西路永濟定邊等堡舊在邊

牆迤北今移迤南耕牧之地甚遠請會議復之一卹軍士謂

加守墩軍衣糧及錄夜不收死事者

巡按直隸御史史簡陳鹽法十事

一申舊禁以杜越境夾帶之弊二竈丁窘乏乞免追補逋欠之數三勸僭商人宜損減以蘇其困四姦頑鄉夫宜懲革以

除其害五諸場官吏宜仍舊制以時交代六及時開中以足邊餉七草場不均乞量度分給八竈役繁重乞定科差使其歸一九盤鐵久缺宜增鑄以盡人力十鹽運往來宜修河塘以便商民戶部覆議從之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

召耿裕爲禮部尚書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

容崑山人少負經濟大才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曉爲職方時邊報旁午一日疏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犁然中肯綮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上登極疏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五

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惡其侵官將陰中之余子俊爲言於吏部出爲是官尤有聲稱竟以考察去聞者駭之按容名實素著竟罹考察當國如劉吉亡論已雖王恕辛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且已然矣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爲柄臣制已容所著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陞江陝右布政使秦民悅韓文俱爲本司左布政使

命南京守備參贊官提督京營戎政

監察御史王崇等疏陳修省五事

一言振濟饑民一言審錄情真者應決一言文武職中有才行超卓勇略過人者毋拘常格門第一言禮書周洪謨攬納藥材交通鹽商詹事程敏政姦妾而生女奪弟官而致死侍講王臣私造牙牌圍門瀆亂太僕卿李溫貪名大著一乞復大班彈劾之例得旨洪謨年老致仕馳驛去敏政臣念舊侍從官令致仕溫事無指實對品調外任大班彈劾臨時有特旨舉行餘俱從之於是溫調苑馬卿

己酉曉刻月犯天鐸星

辰刻日生暈色青赤又生左右耳色青黃良久散

御代王海青之獻

海青供田獵之用因劉吉言而卻之也

擢進士王洵芮稷墜旦任綸爲給事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天

南京戶部主事盧錦爲民給事中方向降邊方維職初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戶部一主事同一給事中管理五日一過湖俱請鎖鑰於內府近守備人員於湖邊灘岸開墾種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南道金漕言於朝行南戶部委主事盧錦會勘時錦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傍洲頭墾田種瓜蔬又於湖灘淤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爲修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鞠之具奏刑書何喬新以爲守備官與御史互訐必有欺蔽請行南京三法司逮錦等覆實其御史前奏事情令南戶部亟勘以聞從之是後太監郭鐸因勘田過湖王智剛等因湖田而告蘆洲事御史以囑託而劾蔣琮郭鐸以被劾而訐御史更奏迭詆乃復命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等會同重勘

錦爲民向降邊方雜職且累及原勘官應天府尹楊守隨南
刑部郎中趙璧南大理寺正問劒俱降一級調外任夫以一
內臣而置十御史於獄勘官又右琮而抑姜紹等故館等皆
落職而琮視事如故於是科道交章爭之尙書王恕李敏皆
言宮中府中不宜異同竟不允

十一月把禿猛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陞童軒爲副都御史提督松潘等處軍務兼理巡撫

松潘在萬山之中所管威茂等州疊溪等處與番夷巢穴雜
處糧運經行多被阻截往往剋減軍糧犒賞買路而後得進

其守備等官制撫無方致番聚眾劫掠攻圍關堡北地方荒
早軍糧缺乏恐戍卒逃散孤懸可虞故特設憲臣以整理之

增陝西行都司儒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壬

從甘肅巡撫羅明奏也貢額如州例

命召商中鹽於遼東

詔發九江鈔關銀五萬餘兩振湖廣饑

其明年應收者并畀之仍以湖廣兌米六十萬折銀留本處

支用

妖僧繼曉伏誅

曉姓黃以星命術因太監梁芳以進先帝甚親幸賞賚甚厚
敕旌其門曰孝門又賜額曰輔教寺屢進邪說陞國師因以
勅寺請遂許構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貧婦女又
賞袈裟金珠等物羣小依附求進至是科道重發其惡并請
正梁芳引進之罪乃棄市妻子爲奴財產入官芳既死軍命
南京守備官重杖八十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復據哈密

速壇阿黑麻既殺罕慎并奪城池委其酋長另蘭住守罕慎
屬阿木郎等來奔且求援甘肅守臣以聞兵部會議謂魯番
方有貢使至甘州宜敕甘肅守臣於哈密來奔之中擇一人
與俱往諭阿黑麻還其侵地仍敕赤斤蒙古罕東三衛諭以
唇齒鄰好之義以其圖興復有功重加陞賞其眾依住苦峪
者守臣宜贈給種糧農器以不負其求援之意從之其後綽
卜都及脫脫卜刺等舊款附哈密遂攻另蘭殺其弟仍奪其
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上命升官一級

十二月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

初狐狸隨英宗駕於虜中汲水取薪最爲勤勞也先奇之及
駕旋被留虜中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致富貴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壬

四十年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於朝期明年歸上
允且憫之如期率胡婦兒悉至見上恐其詐狐狸曰先帝嘗
賜一錦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然之
乃授是官賜宅一區

致仕兵部尙書王竑卒

竑字公度河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詭隨立朝侃侃無顧
忌且聰敏機辯過人已已中官王振誤國指揮馬順內臣毛
玉皆振黨竑爲給事聞大駕蒙塵手捧順玉死歷陞巡撫天
順初以石亨張軌論其擊順事罷職越四年復起征平涼等
處虜寇督漕運陞兵書所至有建立卒年七十有五賜祭葬
如例

以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補蔭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之孫邦瑞爲國子生

以秉子睿未霑一命而卒故也

嚴勢要違例中鹽之禁

兵部尚書余子俊等條上防邊事宜

一大同宣府兩鎮分守守備等官每一歲終令撫按官徧行覈實如兵政修舉操守無失者奏請旌異其有廢弛者參奏革去至於司總管隊之類亦因賢否爲之懲勸一遼東各衛軍冊無存以致逃亡日多姦弊百出請於南京後湖稽考洪武永樂間原冊依式各贍一本發各衛收掌照冊查理如原籍戶絕奏與開除其召募軍士務充原額不得虛應故事一薊州關營軍士支糧城中動經旬日一遇有警或致疏虞請令薊州永平所屬稅糧悉輸之邊倉以便支給一舊例大同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三

宣府在城各立分司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總管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故事體歸一成化以來因於大同在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調用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兵營遊擊營監槍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遺多是老弱以致有警不能防禦請令鎮總等官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一兵不得擅動仍令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事體不分一大同一鎮以鎮守總兵副總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東南乃宣武洪州城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并評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頭關各有參將一員分守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官軍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頭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以東路官軍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宣府遊擊洪州參將各合兵於東西策應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總兵遊擊及偏頭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布邀擊如小小寇盜則大同遊擊與各路參將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府節制偏頭關非大同所屬請令二路參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一各邊草湖爲豪右占奪者請退出歸官令軍士採取給馬一肅州甘涼莊浪蘭州相離爲近如有警請令互相策應不得於盛夏延綏等衛調遣如賊勢重大必用兵者乃如舊例議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四 三

上從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四終

明大政彙要卷之三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宏治二年己酉春正月庚申朔

禁鎮守內官及宗室之親黃緣乞陞武職

附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去冬詢問延綏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近邊牆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春欲來進貢竊惟此虜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備不振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河樂出亂加斯蘭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由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於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讎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費總

明大政彙要卷之三十五

兵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剽掠聲言欲貢意在緩我之兵即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由偏頭關而來為詞彼既入貢餘眾在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膽已壯必藉言河冰已開不肯出套儻來此入寇何以禦之宜敕延綏鎮巡等官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令通事與彼講說既欲進貢宜早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由榆林為詞必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博達有才略宏施利斷不徇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輒擅發振及引渠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略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里為固備且請置榆

林衛堡曠土為屯田經略訓時虜至必囑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灌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成收帳番之捷大略在邊廣蓄儲有警輒厚費下乃用命其言有曰大臣謀國週大利害當以身任之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為自全之計議者謂未免躬自失之云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都御史屠濬掌院事以秦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訓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昂奉命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蹇劉吉票旨令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不宜調吉復票旨云紘昂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卻乃輾轉刁蹬挾制人已從

明大政彙要卷之三十五

二

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天下大事賞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失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令人服哉吉猶不聽科道交奏以老成言宜聽乃改紘等今職其後南京副都御史章律乞復二臣以為效職者勸奏入不允初上即位言官論薦必首王恕所劾必萬安及吉南科道保恕入閣乞罷安吉言尤激及安罷吉柄政與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恕薦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巡撫延綏吉諷給事中宋宗御史謝瑩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亦不敢加害云

威州地震聲如雷

逮中書舍人吉人於詔獄尋削籍因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庶吉士鄭智爲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御史湯鼎成肅州知州劉槩成海州

先是文祥出爲咸寧縣丞吏書王恕奏還授兵部主事智成化丁未以星變抗章極論陰陽之理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謂君子小人之進退宦官陰主之未幾鼎勅萬安尹直劉吉安直罷銜之會吉人以四川振濟道官不稱請以御史肅理荒政以知州槩等備爲道使之選於是御史陳景隆等言吉人詆抗成命私立朋黨乞治其罪得旨下吉于獄俾自引其黨吉以肅槩及御史曹璘主事陳思誠理刑知縣韓福對御史陳璧等復言璘福思誠非其黨惟肅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五

三

槩文祥智及沔陽知州董傑數人互相標榜詆毀時政槩嘗餽鼎金且貽之書謂夢一人騎牛幾墜鼎以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鼎手執五色石引牛就正路因思人騎牛爲朱字鼎殆有扶持社稷之力是爲其黨乞并執問得旨執鼎槩文祥智傑并鞠之刑部承劉風旨因擬槩比造妖言律斬鼎風憲受財當流吉人文祥智皆浮躁淺露送吏部查處獄上得旨劉槩捏造妖言如議處決湯鼎風憲犯賊發肅州衛充軍吉人肆姦欺罔發原籍爲民李文祥鄭智私交妄議各降三級調邊任於是王恕執奏槩所與鼎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然推原其情不過以鼎屢疏時政得失不計利害意謂一時豪傑能盡諫職耳不過互相標榜之過本非惑眾亂民之事今比妖言律論罪設有造如亡秦者胡之言不知更

以何罪加之乞再賜裁處得旨劉槩造言引喻非類法司比律問擬未爲不當卿所言乃如此姑繫獄徐議之於是刑書何喬新乃言槩身孤母老且守節三十年曾經旌表槩死母隨情可矜憫乃得宥發成董傑亦降四川行都司經歷惟時許事夏鏊上疏曰臣伏見文祥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耳疏奏留中遂謝病歸其後文祥以進表南還返塞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年方三十智後二年亦死謫所年二十六 案是時何文肅任比部馬端肅掌西臺又當孝皇更化之初乃不免承風羅織此至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五

四

今論者重有取於王端毅也

河南開封府晝晦如夜黃塵蔽天赤光如火

三月陞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以張悅爲吏部侍郎

詔免崇王見澤來朝

王太皇太后子也自以久違定省援襄王例來朝禮部執以

地方藩屏爲重上乃貽書止之

致仕大學士萬安卒諡文康

安狀魁儀偉輔政時惟黷貨嗜利不復以人才治體爲意又

挾勢力以制人故得致仕人猶以爲幸云

封會川衛密勒山銀場

從四川鎮巡等官請也

下錦衣衛百戶甄剛於獄

剛侍太皇太后戚屬違例奏乞民地爲莊田故治之
調湖廣巡按姜洪爲夏縣知縣

洪與漕運都御史秦竑公事文移相激故調

夏四月清理鹽法侍郎李嗣彭韶疏奏淮浙鹽法事宜

嗣言運司自宣德至成化末積欠鹽課五百餘萬引而近日
有勸借鹽商銀米振濟之令但成化十五年以前各場已無
鹽可徵請令應支商人買鹽丁餘鹽以補官引而免其勸借
十六年至二十年者雖無鹽課猶有鹽價可支不足之數亦
令買補而酌量勸借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者已徵鹽課八
之一餘亦次第可完商人不得別買餘鹽仍勸借如數其宏
治元二年未開鹽課請令各邊姑停開中候本司徵課完日
戶部差官同巡鹽御史於本司發賣而以其價銀三之二充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五

邊儲其一以補商人未支之價庶少免貧窶之困而鹽課亦
自此可清戶部覆議此奏可久行從之詔言鹽課宿逋不可
復徵欲酌歲年久近量爲輕減自宣德正統至景泰四年者
盡蠲之自景泰五年至成化初者每引追銀一錢自成化初
至十三年者每小引折銀一錢四分自成化十四年至二十
年者每小引折銀一錢五分或二小引折布一匹折布者須
銀布兼收其應丁通課每歲帶辦二分而商人有引無鹽者
責令銷繳以絕私販之弊戶部覆議從之時詔憫卹貧難誠
是但間有已徵未納爲總催侵漁者概免俸矣

免貴州布按司首領并所屬官明年朝覲

從鎮巡官請以地方有警也

下熱審詔

陞起復侍讀學士李東陽爲左春坊左庶子兼官如故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上命巡撫官修築之
陞鄧廷瓚戴珊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鄖陽

命靖遠伯王憲帶刀侍衛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

贈太子太保賜祭葬秉字執中曹縣人貞純正直盡心職務
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按大同嚴禁武官賂削軍士
蒙排陷落職英宗知其誣起掌南臺憲廟初巡撫宣府禦虜
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忤時宰彭時弟華華嘆給事中蕭彥
莊劾之落官保以尙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彥莊後貶夔州驛丞身死賊手家屬亦被屠戮人以爲天道
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六

六月京師大水錄囚求直言

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溺死詔審
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關失雜時內閣劉吉等言七事惟舉
才內言保舉超擢差協人心吏部尙書王恕等言七事禮部
尙書耿裕等言七事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言十三事工部尙
書賈俊等言八事皆多職內事刑部侍郎彭韶言僧人宗鼎
內使劉玉之法俱所當正以已發落答之時皇莊屬民戶部
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
革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畱中
戶部尙書李敏亦以爲言不允

南京內府甲字庫火

先是諸盜前後盜錢布等物至數十萬因失火延燒至是獲

更守備朔州城都指揮使張安於天城城大同左衛城都指揮僉事蔡瑁於威遠城天城城都指揮僉事蕭幹於懷仁城罷守備威遠城都指揮同知郝昇懷仁城都指揮僉事姜瓚山陰城指揮同知趙瑄令於大同城差操以大同城把總都指揮使秦恭守備大同右衛城都指揮同知劉江守備大同左衛城都指揮同知

揮僉事張采守備朔州城指揮同知雷復守備山陰城大同左衛城把總都指揮僉事劉銳守備渾源城威遠城把總都指揮僉事呂鎮守備馬邑城

從大同鎮巡官許進等糾舉也

免大同府屬官明年朝覲

以邊方有警從都御史許進奏也

徽王奏欲祭中嶽嵩山之神不許

王援德王例上以王藩屏爲重且中獄不在封內貽書止之
秋七月吏部覆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宜

謂前此傳奉官員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惟中書舍人萬宏珩劉韋劉銳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內三人奉

有蔭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以前畱旨具奏非無故事脫漏也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仕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啟瑞本部俱執奏不可初未嘗輒徇其請是傳奉倖門未嘗開也今鼎欲審查天順元年以来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倖進之人存者無幾間亦有還轉別官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璋今陞至尙寶司卿劉定之子稱今陞至南京尙寶司承是蓋由歷俸年深循資陞職非無故而陞者近商輅子良輔除工部主事孫汝謙除尙寶司承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是蓋由恩蔭除授非無階而得者此外又有保陞爲太醫官爲欽天監官爲工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書辦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人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八

今若又概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鑒納鎮以安靜不必追其既往但自今以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俱令照依舊類隨缺選補不以輕授匪人自然奔競可息官爵可重朝廷尊而天下治矣若往者方革而來者又許則亦何益之有從之

明太政纂要

卷三十五

八

徽王請乞歸德等州地土

得旨差官會河南鎮巡官責委所司覆實吏部尙書王恕執奏宗室富貴不當與軍民爭尺寸之利上不允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以災異言四事

一存敬畏以應天心謂凡遇大事決大疑乞不時召見大臣俯垂咨訪遇大塞大暑雖暫止經筵乞仍令講官進講章醑心省覽無益齋醮一切停罷一愼用人以奉天命謂兵部左

侍郎何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鏞皆與論不協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南京通政司左通政徐世英南京工部尚書程宗皆公論不容乞各罷其職御馬監太監郭鏞南京守備太監蔣琮皆生事擾人乞各置之閒散一祛弊政以銷天怒謂內官范麒麟既盜庫物又縱火燒庫內官開泰擊王親至死乞各正其罪光祿寺器皿乞專取辦於工部免令折罰銀兩各倉庫監收官乞嚴加禁約不許巧取財物一謹號令以肅天威謂不許保官已有成命不可因近倖之請而又准官校陞職軍民坐鋪已有定令不可因寵昵之奏而又准軍匠優免仍將番僧鎮南監參及恩蔭張暉一例發遣處置監察御史茹欽等亦以是爲言并劾光祿寺卿胡恭貪狼侵剋乞罷其職上曰汝等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九

是存敬畏朕自舉行何琮邊鏞丁永中謝宇姑畱治事徐世英程宗胡恭令致仕蔣琮郭鏞待南京勘事官回奏處之光祿寺不必折罰銀兩各倉庫監收巧取財物者准禁約官校陞職兵部看詳以聞范麒麟開泰并鎮南監參張暉先有旨處置矣已之

致仕刑部尚書陸瑜卒

賜祭葬如例諡康僊瑜端重寬裕練典章精法比凡議獄飾以經術其斷李斌之獄而不及妻孥正曹欽之罪而罔連佃人尤爲厭眾心云

御史歐陽旦等以災異言七事

一罷不職謂大學士劉吉一慎名器謂內官優免文移不宜僭用黃紙一厚國本謂食祿之家不可與民爭利乞將勘過

莊田仍給小民一清匠役謂京衛軍餘投充匠役者請會官清查一慎黜罰謂御史姜洪暢亨俱以微罪被調乞通查降謫之人斟酌處置一防水患乞將細瓦廠內官溝移在廠外以便疏濬一省買辦乞將供用物料會計量爲撙節如遇缺乏給價鋪戶收買上責其妄奏俱不允

改邊鏞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以災異自陳故以副都御史改焉

遣官振濟河間永平被災人戶

兵部覆南太僕卿秦崇等所舉馬政四事

一謂鳳陽等府牧牛賠補爲累往議廬陽二府及滁和等州其畱二萬隻尙稱不均請於內畱健牛八百牝牛一千二百令二府州均派所屬牧養歲資牛犢之用其一萬八千請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十

銀解太僕寺貯用一兩京太僕寺舊歲選犖牧馬二萬備用太僕十之七南太僕十之三今南京大小教場於額外奏關南太僕寺騎操馬二千八百餘匹請即准作備用三分之數一謂南太僕歲所解備用馬匹自宏治三年爲始鳳廬二府并滁和二州以十分爲率請令解馬七分折價三分淮揚二府并江浦六合縣解馬四分折價六分其價銀每匹四十兩如例一謂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養馬縣分先因有解馬價事例遂以牧養馬政一切廢弛計原養種馬萬四百七十餘匹今兩年所報駒僅九十匹而種馬亦消耗過半請敕御史提管馬官追補并增南陵建平管馬官一員從之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一養馬人戶富者賂免請計丁科分爲三等凡派養馬先儘

上戶次中下極貧者優免一成化二十三年以前倒失種馬及所欠馬駒徵追未完者請照近例種馬二匹駒三匹各折買上馬一匹宏治元年以後如舊追補一二年一次徵駒不必奏差科道請止敕寺少卿二員分莅直隸及河南山東所屬南寺少卿一員專莅南直所屬嚴督科算順天保定等府俱有牧馬草場後募人開種徵納子粒請清查地名頃畝四至鑄於石識於各府州縣衛所俾永有據其不養馬戶原徵子粒乞與除免兵部覆議從之

八月兵部尚書何喬新議律例

奏言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例也例隨時而損益但國初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值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士

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俗滴易犯故重懲之然非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議奏或欲照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賊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罪貫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制行之已久新議遂不行

以周經為禮部侍郎

命平蠻將軍顧溥鎮守湖廣

清理鹽法刑部侍郎彭韶給鹽場景物及竈戶艱辛之狀為八

圖以進上嘉納之

復言六事一正官攢報完鹽課而串謀受賄虧欠之罪一查水鄉竈丁如浙西例每引減銀一錢五分其常股鹽課每引折銀三分一立預備倉收贖鹽法罪米數以備振濟一寬卹總催繁雜派辦一清查竈丁詭寄丁糧影占差役等弊一老引客商病故計年限外鹽多者加五年少者加三年令代支之人依限盡完否者治罪未盡鹽引沒官戶部覆議從之著為令

太僕卿王濟言馬政十事

九月徽莊王乞陞鈞州為府不許

冬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

守陳字維新浙鄞人性恬淡官五品十六年泊然無求權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士

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卻之曰吾猶養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同事者多因取寵貴守陳獨無資藉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君五年政事及當時忠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是宜改正草疏欲上以病不果守陳獨抱遺經求心術於理致之閒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躬律家居官接物動遵成矩家庭訓孚如守趾守隨守隅茂元茂仁咸恂恂如亦俱為顯官而守隨謙言抗志尤著其為文典正禱議全章非時輩能及也

令州縣選民壯

先是天順初令募民壯鞍馬器械官給免糧五丁二以資供給至是令州縣選年力精壯大州縣每里二三名小州縣每里四五名春夏秋月操三歌五冬操三歌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餘照天順年例其成周民兵之遺意歟

十一月築高郵湖隄

按河南防河隄湖廣防江隄南直浙江防海隄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十勢岌岌人力訖訖識者有隱憂焉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羅明卒

賜祭葬如例明延平人性詳雅處事不苟官陝久熟知積弊進退邊將頗當其材以經畫哈密被獎諭殆無過舉云

虜寇大同青山等墩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主

免直隸保定等五府秋糧保定左等十二衛屯糧有差

以水災也

海西嘔罕河等衛野人女直都督尙古等來朝貢馬

旌表舉人曹文進妻潘氏貞烈

文進會試病故潘聞訃哭泣不絕柩至取夫所遺帶自縊於柩側死

宏治三年庚戌春正月甲寅朔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舉計典

陞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

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趨

張秋衝衝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至不可禁議者至講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昂往治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陰武長隄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目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隄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洵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不以爲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主

二月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會試考試官

取錢福等三百人

令延綏巡撫勿干預延安慶陽二府民事

巡按瑤言陝西地方內分八郡外列三邊八郡錢糧陝西巡撫主之三邊軍馬各邊巡撫主之惟榆林一邊密邇沙漠鎮

巡等官駐劄綏德遙制軍務故延慶在節制之內今巡撫移榆林宜專治軍務部議從之

陞焦芳爲湖廣提學副使

芳原東宮官自敘其先年謫官爲萬安彭華誣陷故有此擢封后父張樹爲壽寧伯

明年四月卽請給勳號并誥券吏部尙書王恕執奏太早上

不允遂給之食祿千石世襲免本身雜犯二死子一死五年

三月進侯加食祿一千石 案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妣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傳而至太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閻權匹而已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福尋以不檢敗是科方良永彭澤皆有聞於後

復官員給由例

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納米預備振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要令考滿官給由赴部考覈從之

詔給沂國宗聖公廟祀田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五

嘉祥縣田凡十六頃四畝仍令同姓一人爲廟主給地九十畝贍之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劉珣卒

賜祭葬諡文和珣字叔溫壽州人由進士景泰初議迎鑾天順初進講東宮多所發明憲皇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徇私情入內閣果斷無忌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丁母憂廬墓側鄉人服之有文集藏於家

令殿試執事各官懲弊加愼

夏四月詔舉懷材抱德者考送各衙門辦事

改彭韶爲吏部右侍郎

五月定預備倉糧

州縣每十里以上積一萬五千石考滿官稽其積穀多少以爲殿最

禁鎮守官擅執軍職及理詞訟

從秦紘奏也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并哈刺虎刺等獸

時夷人所過橫爲騷擾巡按陳瑤論其糜費騷擾請卻之禮部議以爲然給事中韓鼎復諫上竟受焉

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命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於孟縣

六月命南京戶刑工部各復尙書員吏禮兵部各增侍郎員

因南吏部尙書王傑奏也

秋七月命科道每季巡視內府申字等庫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六

命大同等處開納兩淮鹽引

召商納米豆以實邊儲

定擬孝穆皇太后父母封號立廟於廣西附郭地方

八月以佾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九月陞副使顧佐爲大理右少卿

致仕僉都御史崔謹卒

讓字克恭石州人由舉人授御史巡按遼東有捕斬竊賊功

巡撫寧夏亦敗賊眾於賀蘭山人稱其能自效云

左春坊左贊善張元禎乞假省母許之

戶部會議漕運各處巡撫所陳事宜

一山西逃移人戶拋荒田土近例許所在人民佃種如江南

減徵事例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一分三年

後照額徵納今乞令三年後仍從減輕例如逃戶復業者方如額徵收一遼東各衛舍餘人等給引回原籍祭掃者舊例納銀二兩四錢今乞令納銀一兩五錢一廣寧開原管理馬市通事今乞取回但令參將及分巡分守二司監督一安慶衛屯田止從南直隸巡撫巡按總督催徵免屬河南屯田僉事管轄一松潘建昌等衛軍人無家小者與有家小者一例全支月糧八斗所在關堡又支月糧四斗五升今乞令無家小者月糧止給四斗五升其備禦各關堡者口糧仍如數支給一建昌六衛旗軍布花自宏治三年爲始每布一匹徵銀一錢五分花一斤徵銀七分折布鈔五錠徵銀七分五釐解庫至期令松潘總督糧儲參議等官給散不必戶部差官一東安永清二縣界通州固安縣界涿州各縣盜賊竊發而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七

捕官無統攝故無警畏宜令分屬通州涿州守備都指揮等官提督巡捕一山東德州臨清東平濟寧曹州等州縣寄住各處流民置有產業者令納丁帖定撥里分應當徭役其有不願附籍欲規避差徭者皆發回原籍一廣西新設永安州今乞改爲長官司以守哨五屯千戶所百戶程海爲長官撫管夷獯庶免撥軍戍守一南京軍儲倉止收一應囚人贖罪米而所收不多官爲虛設今宜裁革令米俱輸納於烏龍潭倉一漕運軍士有風水致溺死者管運官員備棺埋瘞溺無身尸者俱行原衛所量給布一匹米一石存卹其家一永平所屬稅糧甚少邊倉甚多軍士支給俱赴薊州往反不便宜令永平稅糧盡派與石門寨或界嶺口等倉輸納而以順天府附近稅糧派古北口倉則亦免遠運之苦議上命遼東給

引令軍出銀一兩管馬市官仍舊滄沒運軍給布二匹米二石餘皆如議

閏九月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內旨陞錢鉞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科道交章劾其奔競尋改南京光祿寺卿

左春坊左庶子謝遷乞假省親許之

令乘傳亟還

禁藩勳戚要之家奏討田土及受人投獻

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

夷使還欲遣內使張市仲送至肅州得閣臣極諫乃止

授婺源縣貢生朱貞爲本縣儒學訓導

貞自陳爲朱文公九世孫也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八

冬十月以故元守節死臣韓建并祀於忠宣余闕祠內

從安慶知府徐傑奏也

十一月增設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副使

以水路咽喉從白昂請也

十二月彗星見於天津下修省詔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

入左右能爲禍福今軍馬錢糧工匠盡出其手分列相沿吏

相倣倣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此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後下部

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

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

獲隨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

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

囚犯之類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不惟世事日遠而羣工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上嘉納之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字尙德泰興人天順初坐于謙親黨謫戍威遠尋召還兵部薦陞今職憲廟甚倚任之掌衛事二十年性寬大且諳事體其貸餼民搶粟之死與妖人眞惠之黨減死遣戍爲持法平恕云

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命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以平陽知府樊瑩爲按察使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尤

從黃孔昭保舉也

是年封睿皇后從孫錢承宗爲安昌伯祿千石嘉靖四年薨

子維圻嗣五年薨弟維垣不得嗣國除

宏治四年辛亥春正月戊寅朔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

兵部尙書馬文升以丁繼母憂去

奉旨葬畢還朝文升以三疏辭不允

免山西太原等府及衛秋糧子粒有差

以旱災也免宏治三年分

調僉都許進爲兗州知府

進與分守太監石嚴不相能各許奏不法事令僉都李介等往勘奏嚴以多支馬價扣官糧償私債召還京進奏事亦有

不實故調外任

陞張敷華爲副都御史提督鳳門關秦民悅爲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

二月命雲南都指揮僉事方璽提督屯田指揮使馬鉉分守迤西地方

從鎮守太監覃平等請也

陝西巡按李興以災變自劾且劾巡撫蕭祿

言祿不卹民窮忽略邊務妄舉廉憲叟謙并擅用官錢乞選剛方忠勤者以代命所司知之

禮部火

尙書耿裕等劾俸三月巡風主事祁仁下獄調長沙通判

宦府庶人莫勘妻詹氏有罪賜死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辛

以通於姊妹壻馬諄也

指揮同知夏綱僉事張祿并戍松潘衛

綱祿皆廣州衛先是奉委領軍於流溪李田埔緝捕流賊爲賊所破軍士死者二千餘人鎮巡官奏擬充軍兵部以律雖

無正條而原情實當詔從之

命白昂爲右都御史巡撫遼東

下欽卹刑獄詔

致仕禮部尙書周洪謨卒諡文安

洪謨字堯弼長寧人少有奇質嘗勸裕陵勤經筵謹內治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爲祭酒表率生徒規閭整整又上言祀禮儲蓄賦役省刑薄稅禦夷等十事奏增文廟邊豆十二舞八佾任禮部奏給諸夷符驗尤爲卓

見致仕後間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亦多可採鄭端簡謂公文簡直不爲奇溢語而熟於典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亦有學有用者而以人言罷惜夫

戶部尚書李敏卒諡恭靖

敏性謹厚明達由進士爲御史明習律法有時名爲戶書時遇事能爲建白多中事理其執奏戚畹莊田尤人所仰又嘗卽縣南紫雲山爲書院儲書其中以教鄉人鄉人甚德之以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三月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致仕

初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祇其爵景求援於戚畹壽寧侯內降旨減其贓且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主

抵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十未及一乃特蒙恩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茲回藉口良善解體非國家利也不聽

命右都御史閔珪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南京禮部尚書黎澹乞致仕許之仍賜誥命

予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楊銘世襲

銘自陳其同父哈只有虜庭隨侍英皇之勞復以殺賊陞職上以其與乞陞者異特准之

夏四月聽選監生丁嶸上言八事

一保聖躬言近者妃嬪之選得論德謝遷之諫而止願慎終如始以躋仁壽一出宮女言唐太宗放三千人願大賜簡閱以肅閭門一廣言路言詔止限堂上及科道官得言願廣求直言以察民隱此外有惜人才飭兵備審刑獄敬天神獨租稅五事命下其奏於所司

起復編修梁儲爲侍講

五月治扶同李文貴之作僞者

初文貴之冒孝穆太后宗支也皆其田主鄧璋及子宗茂造謀賀縣知縣黃璉于戶房順與知其事不能舉及太監蔡用訪求都御史宋旻檄僉事黃綸代副使林符保勘與太監章春皆依附不能辨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廉其僞乃并劾之下巡按御史逮問至是獄上得旨璋并家屬發莊浪衛充軍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主

財產沒官璉順松潘衛充軍宗茂等邊驛擺站給間住符調二級春降少監回京閒住六年七月錦衣衛百戶全變應詔陳言貴旺等初因尋訪而來非是用計冒進請加寬釋命釋回原籍爲民

詔祀死節臣吳雲於王禕祠額曰二忠

初禕以待制奉高祖命於洪武五年往雲南諭梁王被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又被害禕在正統閒以子孫請得賜贈諡秩祀雲南獨雲未舉至是雲南撫臣王詒乞依唐張巡許遠雙節故事同祠故賜之諡忠節

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乞致仕許之

陞副使林俊爲雲南按察使

調大理寺丞魏璋爲九江府同知

以託河西驛丞買女奴事發也璋爲御史附勢害善人快其謫

文華殿書辦杜昌等援例乞陞

御史滕祐劾之吏部尙書王恕力爭之乃寢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字世顯黃巖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成化中在文選十五年常曰粟積於豐年才儲於平時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得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輿論有貴勢干請堅卻之與張元禎謝鐸季釗等同志謝方石有云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知言也鄉人有仕其地者餽以尺帛亦不受終其身以純潔正直稱乃實錄大貶之不知其故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重

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張鵬卒

鵬涑水人天順初與諸御史劾石亨被筆撻謫邊戍憲廟初召還歷官正卿雖未能大有表見然剛直朴素物議亦無貶云

秋七月增城縣藍冀等山賊平

南京工部尙書劉宣卒

宣性耿直不苟其面叱同鄉彭華之過爲人傳誦然竟以此改官南京所著有冲澹集

八月憲宗皇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尙書邱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汪諸進禮部侍郎案王瑩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

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又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土魯番以哈密來歸

復午朝

令進士養病公差還者依名次選官

刑部尙書何喬新致仕

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鄭魯謀獄陞大理丞新薦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舌

其屬郎中魏申補之魯遂誣劾新受親故餽會劉吉素銜新得魯奏從中主之遂逮新下錦衣衛鞠無驗新乞致仕魯尋亦請外

九月陞彭韶爲刑部尙書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詔卒

詔儀觀魁岸中坦夷歷官清約人稱其亮直而惜其未究於用云

改周經爲吏部右侍郎

丁酉皇長子厚照生詔諭天下

陞樊瑩爲應天府尹

南京工科給事中毛珵等以災異陳言

大略謂進言以來中外觀望今陛下經筵未聞賜問某疑便

殿未聞與大臣面議某事降謫者未聞召還某人差官勘事未蒙禁止鎮守織造內官未蒙取回凡百月度未盡減省貪瘼邪佞之人未能罷黜且小經筵與大經筵無異午朝與早朝不殊君臣之間隔絕如故何以彌災而召和平命下所司知之

冬十月初命給內府尚衣監匠役米饌

戊午黃河溢命有司量振被災之家

命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尚書入閣自濟始

十一月免蘇松常鎮太平寧國應天七府夏稅秋糧有差

以水災故也

革代府寧化王鍾鈞祿米冠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壬

鈞姦收父妾強奪人妻又殘酷垂死人命數多與弟鍾銷不相能又令人毀其府第銷乃盡發其不法事鈞亦許銷姦凌樂婦欠奉嫡母等事下巡撫鞠實故有是處銷亦革祿米三之二撥置馬健張鑒等十一人俱處死千戶閻忠等降斥有差

以秦民悅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

十二月降岷府南渭王長子應鑑爲庶人鋼高牆

鑑烝父宮人簪殺庶母計姦弟婦不遂逼使自縊弟應鈔奏發上以其敗倫傷化故有是處鈔以奏不盡實減祿米三之一被烝宮人令白盡黨惡處決一人邊戍者十五人

改黃陂爲南院都御史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時兩京科道交薦紘肇慶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吏部覆奏

故起之

太學士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得旨卿究心世務久矣欲有言卽具疏以聞朕將采而行之

旌表大理寺副魏政妻張氏貞烈

政故張哀毀嚙臂搥面已而自縊死

宏治五年壬子春正月壬申朔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致仕左都御史盛顥卒

賜祭葬顥循循雅飭不附權要雖歷危險晚躋通要以功名終

陞副使馬中錫爲大理寺右少卿

二月免蘇松嘉湖等府衛稅糧子粒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壬

以水災故

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賜金印冠服及陞阿木郎爲都督僉事令擁戴陝巴立國

命給按察使陶魯誥命

魯前後領兵戰功甚多賊怨之掘其祖父墳墓親族被殺三十餘人巡撫秦紘以爲奏故特給之

庚午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

革思城州

思城知州岑欽與田州知府岑溥相攻欽匿泗城知州岑應所總鎮守等官檄應捕之欽因借兵於應欲據田州應不從欽會飲應所并其子殺之已而應弟岑接伴以兵送欽至田州界亦殺其父子事聞兵部以天厭夷禍假手相殘乃地方

之幸思城州乃新設宜裁革應所占鄰地及地官印信令接
退還許承襲

三月築真定府津沱河隄二道

辛未冊立皇子爲皇太子詔告天下大赦

以劉大夏爲浙江左布政使

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改劉

基裔孫爲處州衛指揮使

恩詔以配享太廟封王爵者俱是高廟功臣今子孫不需寸

祿與編氓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於是吏部言遇春子

孫在雲南臨安文忠愈和子孫俱在南京請下所司勘其倫

序應屬及先年停封之故并取收貯誥券爲據後乃取開平

王曾孫常復寧河王元孫鄧昂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元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壬

孫湯紹宗赴京授前職以便墓祀又景泰中錄基孫爲五經

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言功臣後不當爲博士乃改之

致仕右副都御史李昂卒

昂勤敏有才遇事沛然其績著於青州至爲大官則稍損云

大學士邱濬疏陳時政之弊上嘉納之

大略謂太祖建元歲在戊申我皇登極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列祖也邇觀漢唐宋世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

薄紀綱日弛尋至不可救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豐亨

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履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

知畏民失所而不知卹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

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

爲敗亡之歸故也苟使其君若臣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反

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是哉今災異迭見芻見
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

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

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

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

懷永圖勤政務以宏至治庶可回天災消異物帝王之治可

幾也因擬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

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

之

夏四月械陝西巡按李興至京繫之獄竟遣邊戍

時興與巡撫韓文許奏文奏興凌侮方面不朝親王酷刑致

死人命諸事命官校逮興至京下獄復命給事中李應和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庚

勘之得興非法筆死者十三人且凌侮等事皆實刑部擬興

贖杖爲民上以興酷暴甚命法司會官廷鞠之謂律輕情重

命繫之俟審錄時具奏以聞比得旨處斬府部具疏救王恕

又爭其任情枉法乃改發極邊煙瘴地充軍

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卒諡康靖

幹體貌癯然清慎自持土木之變以郎中超陞侍郎有處煩

應變之才其奉命考察山西振濟風陽水災人服其公惠云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黎澍卒諡文僖

澍耿介嚴重其取予不苟臨事議論激而不隨詩文閎博爲

時所稱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五月太廟後殿成

兵部尚書馬文升工部尚書賈俊俱加宮保辭不允

命儒臣校正內閣所儲經籍

此大學士邱濬請也一查內府書籍鈔付兩京國子監一纂集祖訓等書撮要分類頒布天下一行各省并學臣搜收圖書解京一累朝實錄宜令內閣辦中書等官分寫一部盛以銅櫃置於樓之上層而以下層收制敕等書及前朝遺文舊事雜錄等項一藏書之處一在京師一在南京各嚴其鎖鑰疏上納之

桂林衛旗軍戴仲名等伏誅

先是兩廣巡撫朱英議每軍歲支月米石餘三石折銀九錢後各軍以歲凶請通支本色布政李夢陽議每石給銀五錢稍俟歲豐如舊仲名等仍請增給不得怨夢陽等以激變脅之軍人秦記從與副總兵馬俊不之禁指揮馬晟等七人語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禿

仲名以倭意仲名遂集眾幾千人奔出城外參政楊守隨遇之幾為所害大掠民財多汚辱婦女鎮守太監王廉等招仲名還悉獲其黨具以事聞上命給事中葉紳等往會撫按出榜宣諭脅從者皆勿問仍按仲名等罪狀時通判楊綱先以軍糧紅腐為倭所責乃發倭家人冒支軍糧及苗賊出劫不能防禦事屬知府羅珣亦以倭奏其縱壻私鬻番物復誣奏其他不法事俱下紳等并驗而珣以方軍興未逮綱懼罪即自亡葉紳等奏上上以仲名等三人黨惡聚眾主謀倡亂命斬之梟其首及縱軍成惡記誘人犯法俱情重律輕晟戍涼州記鎖夷千戶所守哨指揮賈英等七人知情故縱各降三級調建昌衛帶俸差操綱削職為民

六月命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

逮巡視光祿監察御史彭程於詔獄遣戍慶衛

程監收廚料見寺有製造皇壇器用程具疏以諫上曰先帝為李孜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錦衣衛執付鎮撫司鞠之尋送法司擬罪奏賄杖還職命仍繫之時巡視科臣譚蘭亦乞仍舊停止上以未有造辦器皿之命令光祿寺查奏寺卿胡恭奏言預備供應別無皇璽之說上命蘭陳狀蘭乃以領狀手本進上宥之於是恭具疏認罪上曰胡恭等似以認罪妄引遠年皇壇之說展轉支吾姑罰俸一月科道林元甫陳璧等皆言胡恭欺罔蒙蔽上以已經處分再罰俸三月刑部尚書彭韶言程御史論諫乃其職事但不能極言見今錢糧消乏之由卻稱弊端所起援引孜省等事致觸聖懷誠為有罪然其意不過欲因事納忠而已今民窮財盡錢糧缺乏一應賒買久無可還各色鋪行往往逃竄若不撙節何以善後乞將彭程及光祿寺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得旨每日支費令光祿寺開數來奏尋以會審錄擬上罪狀得旨遣戍於是府部及南給事中毛珵等力爭之皆不允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手

秋七月禮部右侍郎艾福卒

福字天錫襄陽人性通儒為御史考察甚公審重辟釋十三歲之童為光祿請省異教供餽人多稱之令建言自陳或認罪等奏本俱赴通政司投進從法司奏也

開中雲南四川鹽課

雲南四萬八千餘引四川一萬九千七百餘引俱於都勻清

平等倉上納以備邊餉時貴州有警從參政沈榮奏也

命修葺宋武穆王岳飛祖墳之在湯陰者

有司春秋致祭仍撥人守視從鴻臚少卿李銓奏也

命右春坊王鑒洗馬楊傑爲應天府鄉試考官

重修禮部成

免武漢黃德荆襄辰郎長寶衡州十一州府朝覲

從巡撫謝紱奏以蓋造王府也

八月大學士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后弟伯簡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封其實無慎封爵意不過稽遲以俟賄耳上惡之故聽其去初吉屢被彈仍加官市人嘲之曰劉棉花謂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云出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奏舉人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三

次不中者不許復會試吉去禁限始除

勘事給事中葉紳刑部郎中顧源言廣西軍民利病十事

一官不得人乞以附近省分之政績著聞者越次陞授一軍政不修乞令選募壯勇爲土兵其指揮千戶各聽府州節制

一錢糧匱乏乞差一部屬於梧州專理糧儲稅課鹽利悉聽職掌一猺賊可以計取軍職官宜於本省及附近服水土識

地形者擢用一武職已襲并應襲舍人及調衛立功者俱令在衛操習聽用一哨守征進失機官軍宜依律擬斷不許仍

照軍門體例發落以長畏避一土官仍令赴京襲替若保勘已明所司雷難阻滯者重治一廣西人才亦少學官宜量裁

省一兵荒之際該省襲替軍職乞令赴布政司納銀准其實授一土官三年一次應進馬匹乞准每匹折銀十二兩解司

命所司知之

壽寧侯張繼卒追封昌國公諡端肅尋命其子鶴齡襲封侯延齡封建昌伯

案鶴齡嘉靖元年推恩進封公累加祿千八百石流爵不給

券十二年坐事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延齡以宏治十六年進封侯祿千六百石嘉靖元年加祿百石十年坐法下獄十三

年棄市國除

命工部侍郎陳政兼食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水道

改兩淮等鹽引俱於運司招商中納

永樂中下輪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

遊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三

至是戶部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

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商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

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

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南商地而輸粟於邊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

於是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願保伍坐圯遊民日散邊地爲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荒蕪米石直

銀五兩而邊儲枵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也

九月削荆王見瀟爲庶人銅西內尋勒令自盡

初靖王妃魏氏生瀟及弟見瀟夫人王氏生見瀟魏鍾愛瀟凡金帛倍與之靖王薨瀟嗣位銅母魏於宮中減去服食抑鬱死且昇其柩自寶以出計殺見瀟伴使人邀之騎射既入令左右擁執自出鐵尺連筆之溥哀號乞免以衣塞口仍擊以銅鎚乃死使人召其妃何氏謂溥以馬驚踐死後何入朝大妃瀟使婢妾誘入別室逼淫之遂拘溥不遣又欲通於從弟見瀟之妃茹氏溥母馬氏懼而防之瀟執馬髻其首簪之百餘拘瀟於宮中繫縛之囊土覆其面以死械茹氏入宮脅而淫之又集惡少日與馳射或私過江遊佚間人家女子美者輒奪取之乾沒官糧網羅貨利庫藏聚斂動以萬計拘鎮國將軍見瀟見瀟減其食皆餓而死見瀟懼及禍密疏奏之命法司勘鞫得實乃遣太監白俊駙馬蔡震拘之至京遺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三

諸王其議其罪以聞何氏令自盡茹氏削去封號冠帶瀟舉奏不早減其祿三之一其後皇親文武大臣會奏云瀟罪在不赦上從輕曲宥其輔導官俱罷至六年九月瀟又奏弟見瀟不法事瀟復發其潛蓄異謀命官覈實令自盡其世子祐柄并其餘子女俱降革安置武昌城內照例養贍命制靖王次嫡孫都梁王祐欄進奉荆王祀其助瀟殺見瀟內使宋貴特命斬之

調刑部郎中車建等於外任

諸司隸卒故詐取獄囚財物而官弗之知也至是緝事諸校尉以私事囑寢等者故媒孽以致其罪議者惜之

冬十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程宗卒

宗以部屬出知吉安能得民心至羣赴闕下請留後以巡撫

丁憂會曩罕弄者木邦宣慰使罕它法之女也歸陶孟同至守孟密景泰初罕弄據孟密以叛每以金寶求通朝廷欲自立爲守臣所抑成化間守臣貪賄各入其使遂得以重寶啗閣臣萬安乃力主設立議遣大臣撫治時朝士畏清議不肯往乃即宗家起之宗承安風旨至雲南首爲說以右孟密時巡撫吳誠以爲不可宗陰使人讓說之誠遂阻宗乃會守臣往凡木邦訴告者杖遺之而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山再就見之且命之坐罕弄揣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求索他侵地宗皆許之歸遂以退地爲奏實無寸地歸木邦也邇人莫不憤怨吳誠竟憂卒而宗遂陞巡撫益驕倨不事事凡土官衙門開節皆以子通而子尤暴橫既而開立孟密安撫司罕弄遂盡屠木邦至掘罕它法父祖冢奪其金牌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三

符罕它法棄妻子走孟乃而西南諸夷皆竊睥睨輕中國孟養因茲跋扈致頻年撫夷老幼能轉輸少壯死瘴厲至今不已宗之禍國可勝誅哉噫宗雖歷官尚書而遺臭萬年亦可醜矣

賜故建寧知府張瑛祠於死所

初延平盜起瑛率眾斬首五百餘級盜遂平擢參政掌府事後陳保子聚眾劫掠瑛復率眾剿捕與李文敬俱被害事聞賜祭贈官其子熙爲縣主簿至是知府劉瓊請立祠以爲忠義勸從之

貴州苗作亂命鎮遠侯顧瀟充總兵官副都鄧廷瓚提督運餉討之

詔復原任少詹事程敏政左庶子張昇俱原職

從錦衣衛千戶葉通奏也吏部具各官履歷及致仕降調始末以聞故有是命內有原任侍講學士焦芳已陞副使俟服闋查京缺對品改用

十一月陞副使羅璟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

王恕等奏言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未聞有納糧納銀爲監生吏典事例近年邊腹稍有災傷守土官輒便開奏此例雜進者多正途者壅壅則年多向衰安能盡心職業多則以財進身安能以廉律已本部已於元年題止續該山東巡撫王睿南畿巡撫侶鍾明知停止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愈多選法愈滯況其所得銀物濟人不多壞事尤大合行停止今後各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吏

處災傷仍從多方區畫再有妄奏前例聽本部併科道官糾劾上從之
十二月詔祀故合州守臣王堅張珏於鄉賢祠
堅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靈袁節度使益勵臣節珏遷置制使城陷不屈以死至是因科臣王璽之奏從之

海西虜遣人貢馬
調巡茶御史賈祥爲萬縣知縣

先是漢中府茶課歲解六七萬斤多不過十萬斤祥責府縣多報藏販私茶各問徒杖折茶納贖積至二十八萬餘斤爲知府袁宏所奏下巡撫王宗彝勘實言祥違例折罰宏奏他事亦有不實犯在革前請兩宥之上貨宏調祥外任

革浙江管理銀礦官

是歲興寧伯李震卒震南陽人成化十二年以右都督總兵湖廣以平盜功封流伯祿千石十四年革二十年復子孫爲指揮使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五

吏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宏治六年癸丑春正月丁卯朔

己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舉計典

部院循例考過疏上得旨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迹府州以下未及三年者通查具奏恕等各開具上請且執奏又得旨人才難得事實得實其方面知府年老未及六十有疾不妨治事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非有實迹或撫按止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未及三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先期行布按考合屬撫按考方面年終具奏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察如有不公許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許指名糾劾於是吏部疏上考退復留官五十八員得旨各官既存留俱宜用心治事毋再致人議既而科道請黜遺漏及宜退而留者復命吏部具實迹恕詳疏各官考語及咨訪者以聞得旨但憑考語恐未爲實令照所訪參政詹甫等事實具奏於是恕知言不用且執政有不悅者故以計窘之求去益力矣

令撫諭安定王送陝巴家屬

先是安定王千奔云陝巴不宜襲忠順王爵當歸綽兒加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甘肅守臣以兵部言事定之後不宜反復令守臣齎敕往撫之諭以朝廷恩信從之

二月許州知州邵寶陳四事

一漸復社倉一順疏河道一豁驛傳一禁窩主下所司知之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爲會試考官

取汪俊等三百人

命提督倉場戶部侍郎秦民悅管部事改副都御史侶鍾提督倉場

築遼東邊牆

從御史李善請也牆起廣寧棋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約三百餘里地形高阜土脈滋潤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援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從之

陞劉大夏爲副都御史修治決河

按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二

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東經汴城歷濟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宏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上命大夏治之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乞推恩典以表忠義

大略謂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

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鈔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皆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諡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略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三月陞韓文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贈故參議馬鉉爲參政錄其子效才爲國子生

鉉征古田搖犖爲賊所殺故賜贈蔭

令禮部議處廣東番舶

言私舶以禁弛而轉多番舶以禁嚴而不至今後番舶至廣審無違礙卽以禮館待速與聞奏如有違礙卽阻回而治交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通者罪送迎有節則諸番有所勸而借來私舶復有所懲而不敢至議上從之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問者羅欽順改順清等二十人爲庶吉士令先投詩

文禮部擇取送考自此始

令禁軍犯重者法司移文於衛所取問

以孔彥繩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

彥繩宋衍聖公友端孫也端從宋高宗南渡遂以衢州爲關

里仍世公爵元始廢遣祭田五頃至是因守臣請授職奉祀

夏四月土魯番侵哈密執陝巴

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侯謙經略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唐之韃韃回回

雜處之國也北界瓦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

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

域喉襟以通諸番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

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

哈密虜王母金印去其眾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

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

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閒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

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

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宏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

乃假結婚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宏治四年王母已故

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本兵馬文升中自念哈密故有

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不相下又北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四

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遺孽嗣封鎮之殆不可靖會

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謬稱忠順王後文升誤聽三種頭目

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

卒遣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王本韃靼

別部強合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怒

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遣頭目寫亦滿

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上遂命海謙經略之

刑部火

命故安鄉伯張寧之子恂故成安伯郭鎮之子寧各襲爵

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張文質卒

南京舊內火

亢旱下求言詔

於是吏部則曰循舊章汰冗員起老成慎積穀之考止開納之例戶部則曰省稅徭撫流移謹儲蓄折魚課停折料卹旱災止勘莊田官禮部則議宗室革爵賞減齋醮省遊宴裁供應免廚役止夷使差遣兵部則清選法定襲規查屯田存京庫停追馬存軍役卹幼弱清勾軍刑部則清刑獄重平反公比附革繁例止深刻免重科禁非法殺人工部則罷營造停柴炭畜水利督海塘正內臣之法律停昌國之墳造至言及乘輿則曰遵制命存大體納忠諫圖治本速決奏重經筵而又有以司馬光仁明武之三言進如張悅者有以溫彥博之告太宗願常如貞觀初爲言如魯彥者又有摘孟子中格言而以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類附如李東陽者上皆納之

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自劾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六

五

起用官例以後任歷倖爲始考滿紘并以前任都御史倖湊考至京吏部奏於例有礙上以詰紘紘自劾宥之

巡按陝西御史李鸞言邊事

大率言邊事所急食馬而已然軍不疲於戰陣而疲於典兵者之剝削馬不疲於馳驅而疲於典兵者之營利芻糧不疲於餽餉而疲於典兵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效尤欲三軍生敵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難矣至於都御史之設正當搏擊貪殘肅清政弊乃宴會往來歲時餽遺人情玩愒邊備不修且如正統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眾而土木之難懸如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當勦宣大兩鎮重兵而下米莊之危幾於覆沒是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其才勇猶繫人心今承平日久沿邊撫臣又非重望乞簡有望大臣重授

節制凡沿邊錢糧軍馬悉聽便宜奏聞庶待虜有備而西顧可無憂矣兵部議通行各邊鎮巡官思患預防從之

許進士選未及者歸省

閏五月復以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時邱濬以宮保兼禮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遂許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畱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馳驛歸有司歲給祿米時言官知文泰之奏出濬陰屬使南科道毛垠朱惠等交章劾其冒嫉防賢乞賜罷上不聽

明大政集要

卷三十六

六

改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倪岳爲禮部尚書

六月禮部右侍郎費閻卒

閻貌偉持恭臨事慷慨在國學多所造就而詩文亦清健有則云

秋七月定種馬之額

歲止十萬匹取駒二萬五千匹高壯者畱備用不堪者變價

貯太僕寺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先是韶奉詔陳言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諱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會大學士徐溥亦不協乃引疾乞歸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尋卒

絳封邱人性嚴急遇事徑行所守甚不苟云

太子少保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張鑑卒諡莊簡

鑒華亭人性寬簡所至能舉其職

以張悅爲南院右都御史

南太僕寺少卿李應禎卒

禎長州人性介約寡諧合領鄉薦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固拒之爲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例寫佛經上言不當遵奉異教詞甚激切雅好古博學喜面折人過卒之日無爲斂友人營其葬事

八月陞白昂爲刑部尚書改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侍郎

京師大雨雹

益王奏乞九江課鈔不許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七

湖廣清軍御史梁廷賓罷

先是廷賓有心疾奏巡按汪宗器受荆庶人見濡及副使俞振才并賊盜等財物聽主事壽儒私囑所中石越爲舉人刑部鞫得本末乃復宗器儒職而罷廷賓

九月旌表雲南孟璉長官司司刁派羅妻招曩曰貞節

命開中兩淮鹽運司於甘肅

以莊浪等處有警從經略兵部侍郎張海奏也

復命戶部差屬官領蘇州九江等處南戶部差屬官領淮安揚州等處各鈔關

折徵銀鈔解內府供用

冬十月敕參政朱瑄專濬河南伊洛等渠

陞南太僕少卿呂憲爲南右通政使

以進士王鉞等爲翰林院檢討分侍諸王講讀

時路麟就職徐汝諱溥王序翟敬劉溥楊鐸何洽李師儒王鉞九人以府僚沈滯請別爲序遷之格吏書耿裕寢其奏汝等詣部爭之裕不聽遂羣詬而出事聞下鎮撫司鞫問譚溥等復奏郎中貢欽銓選不公以自解法司引成化初進士周鑑選崇府教授稱疾不出爲民事例具獄上以汝等誣毀大臣免贖罪照例爲民
停甘肅採收絨褐織造

此西安府知府嚴永濬奏也疏內引唐太宗令京師諸處供奉御器及諸王服飾得馬周歷陳民怨而止明皇詔造銀盃子收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因李德裕上疏極論而罷等語發致仕知州陳凱等永成邊衛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八

滑縣尹馮允中審均徭筆死民路正凱與故廉使程鑑之子宣仁素嫌允中嗾正弟友江及無賴子擁眾入公館筆允中幾死及搶財物事聞法司擬罪奏請上以情重罪輕命杖凱與宣仁等七人并家屬械戍邊

敕南京內外守備官

敕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太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恆必慎擇其人以司鎖鑰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豫防之心益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內顧之憂則爾等功德懋著朕

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附時上命取番僧領占竹等禮部科道交章論諫乃罷

十一月大學士劉吉卒

吉字祐之博野人性沈毅遇事能斷在內閣最久上初政甚委任之恩遇最盛言率見聽但所與者多譏詔面諫以致言官劾章不一而足而聖眷亦漸衰云贈太師諡文穆
詔祀宋臣范仲淹於河南墓所以其子純仁配

十二月授進士王宸等爲給事中

擢儒士潘辰爲翰林院待詔

河南巡按御史涂昇上言治河四事

一曰疏濬謂殺水勢於東南二曰扼塞謂築隄岸於西北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九

曰用人謂僉事張鼎熟知河道宜專付之四曰久任謂劉大

夏宜如巡撫例居中裁決分屬治事

宏治七年甲寅春正月辛卯朔

兵部尙書馬文升上預導東宮疏上嘉納之

甲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言四事

一河役費鉅請檢徐有貞塞河例借撥九江淮揚鈔關或荊州蕪湖等處料銀以佐椿草之費一軍民交疲乞借折歲漕四分之一以裨國計一宗室日蕃請裁省起造工料以舒民力一存留既免乞以見今起運京儲暫存一二以支宗室官俸及軍士廩祿下所司知之

二月令故殺孤姪謀奪財產者發邊戍

時漢中衛舍人陳添福獄具都察院覆議以律止於徒例止於充軍恐不足以懲姦惡請旨上命并當房家口盡發遼東三萬衛充軍永不宥著爲令

姦人孫騰霄等伏誅

霄等山陝人三十人爲羣道遇丐者誘爲傭所至令守舍炊爨霄等遊行市間視富商巨家輒持貨與買故激怒相毆罵隨號咷去夜則殺丐者昇其門羣哭之揚言訟於官索求解財物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前後殺數十人至是巡按涂昇乞重治其罪都察院覆奏罪難輕貸令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榜諭天下

課解州鹽池

從山西巡撫張敷華請以補宗藩歲祿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十

三月貴州蠻平

凡破一百一十餘寨斬首俘獲萬餘捷聞命降敕獎勵

以顧佐爲大理左少卿

錄故奉使暹羅給事中林霄男林霏爲國子生

霄成化中奉使沒於暹羅上以其可憫故特允其請

夏四月嚴學校考選

宥韓府儀賓文顯宗

宗私通樂平王宮妾當大辟泰安郡君奏其翁姑孤老願以身代特有之命杖之百革職間住宮妾令自盡

五月敕褒代府靈邱王長子成銀孝行

黜南京兵部郎中婁性爲民守備太監蔣琮發孝陵充淨軍

先是琮奏性逞威凌軍修運河輒於宿州建生祠塑己像及

假託修造侵卑隸銀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任倫郎中盛洪錦衣衛千戶趙良御史劉璋勘問未結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員外袁燦侵欺馬快船價亦連性性具疏自辯會南京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亦奏琮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琮又屢奏不已株連幾數百人遂成大獄刑部乃奏差司禮大監趙忠同大理少卿馬中錫錦衣衛都指揮楊榮會勘至是獄具性坐入己贓革職爲民主事姚璽爲性補易案卷贖徒還職餘坐罪有差及案覈文通所奏事皆實得旨下南京都察院逮問後獄具上曰蔣琮掘斷聚寶山脈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孝陵充淨軍種菜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副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十一

河
先是大夏受命循河相度乃集河南山東守臣議之大夏日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副使楊茂元於獄尋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守陳子也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才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

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逮致仕御史倪進賢閒住知府沃類於詔獄

二人皆無行潛至京師夤緣求復爲科道所劾下獄既而贖杖併逐回鄉

六月特賜少詹事謝遷母祭葬

黜陟西左布政使王衡爲民監察御史張文爲貴州布政司照磨李鸞爲衡州府知事

初文署衡考曰不謹衡怨忿奏文科場默記私號出巡回至城外與總兵官夜飲路逢三司不下馬且失奏賊數託鸞代

奏之復奏鸞酷刑垂死知縣時文典史任振及與己辯爭之時追至察院門外投以輒石失憲臣體命下文鸞於詔獄文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鸞亦奏衡進表索屬官夫銀警毆驛丞崔璽溺水死及取部

女爲妾徵收停徵物料科罰商人銀米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童瑞等往勘虛實相半衡又許瑞等私撥驛驢馱送廩米

連引甚眾至是解衡與文鸞面證乃如此處

罷遣銅鼓

南京太常寺卿陳音卒

音字師召莆田人爲人敦樸有操執爲文典實尤選經學子

華舉進士

秋七月命議處張海所奏處置哈密事宜

僉議謂陝巴爲阿黑麻所虜孱弱可知就還亦難復立而哈密又不可棄宜草其王封爵居之甘州仍給賞安定王語以

陝巴不能守之故且令都督奄克字刺理哈密衛事都督寫

亦虎仙等分管三種夷人其散處甘涼者盡令還居苦峪敕各頭目固守藩籬如陝巴未還不必索取俟有可乘之隙調番漢官兵掩殺牙蘭克復城池然後移哈密居守若侵犯苦峪令奄克孛刺等相機剿滅議上從之至十二月海等上言阿黑麻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等遵成算盡將方物逐出關外前次貢使仍舊拘留當日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臣當歸朝及還科道併劾之諸事未就緒海等輒還及至真定得敕令振卹甘涼邊軍又不復請徑入朝復命請論以法命下錦衣衛鞠之刑部擬贖杖還職上命各降一級遂降謙爲都督僉事海爲山西右參政

八月令修治張家灣至京師道路

加徐溥少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邱濬少保戶部尚書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健太子太保並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專管諸敕

發南京戶部員外郎牛通并妻子戍四川衛

通貪鄙無狀先管內府九庫錢幣復求兼管皇城四門倉糧

尚書秦紘別委余完代之完求代不從通率二子持梃至完

家欲撻兼造閹門醜語以汚其妻女完忿自刎死科道交劾

之下南法司究治獄上謂通律止贖杖還職上以情重律輕

乃有是處紘罰俸二月

九月開中兩淮鹽引於甘肅寧夏延綏

癸卯興王之國

上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雍王岐

雍二王無後

冬十月致仕南刑部尚書張瑄卒

瑄字廷璽江浦人性廉靜所至有政聲計間賜祭葬

以許進爲陝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木邦人從孟乃寨迎罕它法以歸

初孟密土舍思揲之復叛木邦也因宣慰使罕它法親往

孟乃寨納婦乘虛襲之竊據木邦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

目高塔落信蠻等信蠻又爲思揲聚兵阻路罕它法依住孟

乃者三年巡撫張誥等會奏議遣都指揮守巡道詣孟密撫

諭思揲猶不服復督理糧餉率隴川南甸千崖三宣撫司積

糧示必征又令漢土官各耀兵以威之高塔落等懼復歸罕

它法思揲殺之罕它法令人調其土兵合隴川三宣撫夷兵

至蠻遮寨其圖之思揲懼乃罷兵罕它法乃得歸誥等奏其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古

事且請論功行賞兵部議思揲未見悔服請諭守臣再行撫

諭盡還侵地盡歸叛酋自願承襲父職不復再啟爭端然後

賞功從之

命修理沿邊墩臺

十二月陞楊一清爲陝西督學副使

皇第二子生

九年二月薨

虜寇甘州

戶部侍郎秦民悅上漕運事宜

一張秋河決請以明年兌運於災處折五萬石而以北直山

東河南邊糧改輸大倉卻以大倉銀兌補之所省運軍分班

休息一回船運軍守凍德州以南者支口糧一月天津以北

者與兩月一復部屬監兌一水次小麥久而漚蛙宜改派粟米一兌運改兌皆加耗五升且暫免帶輒一年以卹其苦一運河淤塞及開壩坍塌工部宜委官發役修治一造船料價每十月以前給與免軍士稱貸之困戶工二部覆奏從之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

先是大夏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豪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弁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畱至歸德灑爲二一由宿遷一由毫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婦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隄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昨城經滑長垣東明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五

曹軍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 案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實無上策惟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數百年無河患者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尙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行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改儲儲爲吏部考功司郎中

確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

救甘肅鎮巡等官振卹邊軍

調巡撫湖廣都御史韓文於河南

令京團營簡閱官軍操練

待有警具奏施行

刑部議年逾七十犯重者例

凡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他所犯罪名依律論斷外其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如應子孫承成以子孫發遣餘准收贖

宏治八年乙卯春正月乙酉朔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夫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諡惠安

韶字鳳儀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出羣成化間進言當亡宣力臬藩宏治中效勤於都臺執憲於司寇所薦王竑李秉葉盛秦紘陳獻章而攻韋眷之乞徭戶發願恒之恣求索論阻梁芳之進貢乞正柳景王萌苗通高永刑罪乞減昌國公墳役皆鑿鑿諡惠安時服韶學識純正先憂爲國有以如吳納魏驥葉盛等諡請者不報

虜寇涼州總兵都督劉寧率兵禦之

凡生擒四人斬首八十七級

二月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邱濬卒諡文莊

濬字仲深瓊州人博極羣書欲爲適用之學援筆著述甚多如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家禮儀節大學衍義補皆蒐羅今古

斟酌可行可以廣益聰明權衡百氏人誦其文戶有其書晚
際孝皇登內閣凡人才進退政事舉廢悉循祖宗舊典其爲
文渾厚務黜微名詭行亦以寬大啟沃上心贈太傅年七十
六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直
文淵閣參預機務

陞楊守隨爲南院僉都御史

改張敷華巡撫山西

河復南流故道

先是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
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
淮庶可爲久安計乃築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蓋黃陵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七

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

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要地
諸口塞於是河復南流而潰決之患遂息

三月命沿河兵備等官盤詰私鹽

奪鄭府涇陽王見諡爵

王荒淫不孝聽羣小逼人至死違法多端故奪爵

夏四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貫請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蓋杭
嘉常鎮爲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滑無以開其源
下流不滑無以導其歸於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
焚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湖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
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斜

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下流疏
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澉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
西南入於大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栗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
北入於大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
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滯滯是役也萃功居多但白茆港疏濬
未得深廣十數年後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於奏復云
吏科都給事中季源等言六事

一用正人以重祀事謂太常卿不當以黃冠崔志端爲之二
正欺罔以彰國法謂太僕卿王傳係王親例不得任京職三
重名器以杜倖門謂文武官不宜乞恩傳陞四節財用以固
邦本謂不宜取太倉銀三十萬兩入內庫五嚴禮制以闢異
端謂僧官戒庵定宣等傳陞管事番僧剗巴堅參等傳陞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太

師都綱道官戚道珩吳道然賜諭祭復封號乞通禁革六禁

浮屠以正風俗謂西山戒壇名曰佛會煽惑人心乞嚴加禁

御史盧格等亦以爲言得旨崔志端供祀年深以此陞用王

傳吏部看詳以聞餘已之

錄大學士徐溥嘗置義田若干以贍族人至是請籍之官以

示久承詔從之

五月陞陶魯爲右布政使仍理兩廣兵備

改張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慎卒諡文肅
慎字廷貴武進人丰采凝峻爲祭酒嚴立程課勤惰甚嚴兼
精吏事文章亦整潔爲時所稱子沂亦舉進士官副都世其
家

特賜兵部侍郎李介之妻杜氏祭

六月許北虜酋長田亦刺等住牧及互市

亦刺時爲迤北大韃子劫殺故避之近邊請入貢不許

特賜大理卿王霽妻曹氏祭

大學士徐溥等請於昧爽視朝上嘉納之

秋七月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時禮部覆議謂時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方其學成而歸明道

送之曰吾道南矣是其傳道之功不可誣崇宣之世京輔柄

用躋王安石於配享時入朝首請黜其配享廢其新法其衛

道之功不可掩上特從之位列溫公司馬光之次

令罕東等衛圍復哈密

土魯番既襲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令酋長牙蘭據守哈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九

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通督罕東諸部自附罕東都督只克

請敕守臣以聞兵書文升大恨曰虜大猷非用漢陳湯故事

終不畏會肅州撫夷指揮楊翥熟諳夷情以奏事至文升召

問計翥曰此賊點非襲之不可從罕東抵哈密有間道徑可

進兵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

數日熟糧兼程前進得大將忠果有膽略者將之虜可縛也

文升曰善於是命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副總兵彭清將精

兵三千卽發罕東兵從間道襲牙蘭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

至則遵大路行不能疾又乏水草牙蘭調知率眾遁去惟番

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遂班師還文升意失望違節制取空城

無益不當賞獨軍士遠征勞苦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苦

甚各陞賞有差

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李興歲加祿米二十四石陳銳加太保加祿米二百石各賞

銀二十兩紵系二表裏

陞吉安知府顧福爲河南右參政南陽撫民

八月裁革雲南巡礦官

馬湖府土官知府安鼐有罪伏誅

鼐性殘虐民姦淫無道嘗遣四千人運木於大汶溪歲暮逃

歸疑爲妻父夷人祥慶所誘令叔駱率楊黨等百餘邀於途

執而支解之殺其從者九人棄水中其弟祥佐告撫院鼐給

駱獨任其辜又令人從旁曲證之懼事露遣黨執駱子孫及

家人婦女四十二人囊沙壓死以滅口駱瘐死獄中鼐尙欲

寘祥佐於死聞妖僧百足能爲魘魅之術乃採生割一人依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十

其法咒之亦不驗僧有同姓者曾訐奏其祖鼐街之掘墓粉

其骨蕭孟宣不與黨惡則髡而漆之遣夷長文昌保誣奏一

僉事昌保不從而懼滅其家投繯而死其子博告襲鼐欲奪

其官以與仲子屢遣王閏富等殺之不得後令土吏楊思賢

持書與弟縫令殺博思賢實不知有司入賄誣坐死其妾欲

稱冤併虜以強配於人而禁其出投其二子於河又令王鶴

等殺夷長王大慶避之殺其二弟又百戶曹璿以爲讐家壻

圖殺之土人前後殺害者無慮數百塚墓遭掘者八十餘廬

舍遭燬者三百四十餘家仇家屢奏有司遷延者餘二十年

至是按院張鸞按得實鼐自度罪重私造甲兵招土人拒捕

久之無有應者乃就禽獄具鼐凌遲處死縫等五人應斬開

富等二人應絞大經等四人應贖上從之以大經等律輕并

家屬發邊遠永成

九月

冬十月占城請諭安南不許

占城被安南侵遣使入奏請差官往諭詞甚哀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差官往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遣乃止

宣大邊牆成命通政司毛倫閱視之

以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改侶鍾爲吏部右侍郎

設雲南廣西府儒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總督兩廣都御史唐恂卒

恂字廷貴華亭人有才能爲福州府時發詐爲中貴之奸法司駭服爲府尹剽繁治劇秉法不阿在兩廣有破寨功廣人士追惜之

十一月以災異敕修省求直言

禮部尙書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等條陳三十二事一仰法聖祖謂高祖言行皆可爲法皇上近日視朝頗晏聽納頗難經筵稀御用度漸侈遊幸漸頻進貢之止者復來樂戲之斥者復取乞動師聖祖以消天變一俯接羣臣謂朝退乞御便殿召閣臣及有識大臣備顧問至省決章奏各召所司訪問務求至當一議處宗室謂各王府自郡王將軍至鄉君儀賓祿米少從減節一暫停工役謂諸役並興費動數十萬計乞

量停止一慎重武備謂團營宜時加操練一停止織造謂蘇

松杭嘉等賦重難支一停減齋醮謂宮寺修奉及降香賞賜

一量減供應謂災地牲口宜免十之三一裁抑奔競謂乞恩

傳陞之類一禁約度牒謂僧道潛住京師者宜嚴逐之一減

收糧斛謂內府白糧任情加耗一監收皮張謂差科道驗收

免其揀選過刻一定估計料謂興作宜覈其多估妄費一清

查馬匹謂務得實數以革虛冒一添支糧餉謂不許內府監

局人匠濫支月糧在京各公差官員濫支廩給一擬寬調衛

謂軍職調衛帶俸而赴京邊操者情有可矜一收錄後裔謂

漢韃功陞世襲軍職宜量寬其十年不准之例一王府軍校

謂郡王初封至十四歲方行奏僉校尉一災傷馬匹謂各年

拖欠及今歲追徵未完者俱暫停止一減造文冊謂各都司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衛所戶口馬騾二冊改爲五年一造一軍士月糧謂應支本

色八斗一審清刑獄謂宜差官或鎮巡官審錄一清查匠役

謂敕司禮監兵工部科道官會同查理一擅科軍士謂宜出

榜禁約一清除吏弊謂吏典役滿六年例該赴部一量定拘

繫謂徒流以下俱准保放一寬卹追贓謂入官贓追久不完

者量寬之一懲戒邪惡謂張玄慶乃極刑元吉之子濟惡穢

聞宜免其朝而懲其惡一禁革科斂謂朝覲給由公差等官

及鄉宦監生人等多端騙詐一停食民壯謂僉時吏胥爲姦

一寬宥逃罪謂逃軍皆由饑寒請限三月自首坐營奏入上

曰卿等所言仰法聖祖俯接羣臣停減齋醮朕自有處置減

收糧斛監收皮張擬寬調衛王府軍校災傷馬匹減造文冊

軍士月糧審清刑獄擅科軍士清除吏弊禁革科斂寬宥逃

罪俱令所司斟酌而行其暫停工役量減供應量定拘繫寬卹追贓并懲戒邪慝所司仍覆議奏其餘姑已之遊幸進貢樂戲原無此事何得輒爲此言今後會奏事情務宜從實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潦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遺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託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勝陽微災異何由彌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燿危旣而廣等果以賊敗由燿啟之也

降晉府宦化王鍾炳爲庶人銅高牆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六

重

銅淫亂不法爲鎮守撫按官所奏覆按得實故有是處

調文選司郎中貢欽爲大名府同知

欽招權納賄不顧清議爲南道朱悌所劾故調之

十二月陞劉大夏韓文爲戶部左右侍郎

傳旨命閣臣改補祭三清樂章尋止

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且初設

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

原齋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

特子太僕少卿姜立綱父壁祭葬

城榆林

命鄧廷瓚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宏治九年丙辰春正月庚辰朔

壬辰大祀天地於南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諡文恪

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儉約蕭然世濟其美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憲擢宗伯任大宰坦然無物羽儀多士不設愛憎惟理是若而民用具瞻足爲老成之器在宏治盛時宜無所見天下以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言說也

二月陞屠淵爲吏部尚書

人異之

南工部侍郎徐恪乞以舊職致仕不允

恪守職執法不畏強禦多所觸有王府官奏乞淮鹽越境於湖廣抑賣爲恪所阻故羣擠之而有南京之命恪之辭辯公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六

重

論題之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講學士王鏊爲會試考官

取陳澗等三百人

吏部郎中黃保言疏通三事

一曰拔擢以旌異能二曰沙汰以去冗濫三曰考察以糾不

職

湖廣巡按御史鄭惟桓言十二事

擇臣僚以輔太子裁冗卒以補要兵節漕賦以周急乏備財用以紓民困革冒濫以重爵賞禁私權以惠商民復諫官以防壅蔽正經界以安田里專恩詳以杜多門嚴法例以治豪右定禁令以蘇驛遞審時宜以慰民心命所司知之

追祀先臣宋濂於葬所

建祠春秋致祭從四川巡撫馮俊奏也

命右通政張瑛大理左少卿馬中錫閱視邊關

三月南京守備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儀卒諡莊簡

儀爲政務存大體其奉詔振濟既多全活而以遊食者募爲

兵尤兩利焉且廉靜持重卒之日兵民巷哭之

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踰月改顧潛賈詠等十八人爲庶吉士是科得陳茂烈

皇太子行冠禮於文華殿

閏三月皇太子始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

吏科右給事中韓祐等條陳馬政

謂各處管馬官多別承差委請自後承委者與擅委者皆罪

之近例計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於各府量其里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五

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於十年造冊之時

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

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

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豪強占種者盡令還官分

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

不願種者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銀以助買馬之費從

之

夏四月下都指揮僉事黃義等於巡按御史逮問

義遼東衛官備禦義州虜入清河堡盜馬義與指揮徐珍田

昱等逐之見他虜八人執以爲鄉導至雙峯山禽盜馬者歸

因釋所執者五人而以三人爲臨陣禽獲僞報功指揮魯祥

發其事下巡按逮問御史王和奏義守備不設致賊入境當

邊遠充軍而所傷止一人亦不致死又敢於深入功足贖罪

上免其充軍令各降一級帶俸差操

分守寧夏都指揮僉事傅釗陳二事

一謂延綏榆林等城堡常將該撥戰馬摘撥千餘匹擺站接

遞冬夏支料草每至箭堡又日支料草爲費不貲至走死朋

儻勢家又以老病馬價抑賣曾未踰時輒復走死請行各鎮

巡等官將擺站馬匹散歸原隊止令輪撥馬匹遞送若有死

損照例追補其鎮守並坐堡等官亦不得以老病馬抑賣多

取價直一謂靈州鹽課司招商納馬中鹽以給寧夏延綏兩

鎮之用而勢家多將老病馬散之各營堡以給官軍抵商人

報中之數未及一年十死八九把總者莫敢誰何仍復依例

追補請行兩鎮鎮巡等官自今報中靈州鹽課每引百道止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美

收銀十五兩給與商人勘合執照每遇中馬之年將死損數

目開奏兵部計其價值行陝西布政司散給各軍自買不堪

不許印烙兵部覆議從之

改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往終南

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

號裂布帛爲旗祭以嬰孩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

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咒虎當路不能去有雷

柏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

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於樹前後被殺者凡若

千人民居被燬者凡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興等

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再審無冤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械發
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賜敕勞之

陞周經爲戶部尙書

時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
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引八千引
鬻於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
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乃命止長蘆鹽
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
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
中經委閱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
改倪岳爲南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毛

初吏部推禮侍郎徐瓊瓊有奧援欲代岳遂有是命

以徐瓊爲禮部尙書

逮都給事中龐泮等御史劉紳等於獄尋釋之

時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命遣錦衣衛官校逮
之泮等四十二人紳等二十人交章論上震怒并逮之有御
史張洄公差回恥不與卽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言
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概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
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泮等各罰俸

附時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
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俾益治
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繫於此則繫於彼

正士旣疏則邪說乘閒而入近有以齋醮燒鍊進者此乃異
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
遷社稷傾覆至若燒鍊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
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築壇致疾雖校殺方士柳泌竟亦何
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
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榮惑失度大陽無光天鳴
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
事之規勸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
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傳旨起王越爲左都御史

科道官交章諫乃令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毛

陞閔珪爲左都御史佾鍾傳瀚爲吏禮部左侍郎

陞大理少卿馬中錫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尙書張昇林瀚俱爲禮部侍郎

瀚仍掌國子監事

六月兵部尙書馬文升等上武備議

大略言二祖優卹軍士注意武備故出塞千里胡塵遠避宣
德以來武備漸弛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來
京軍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操練無法而北虜驕倨潛謀
罔測夫大同宣府京師藩籬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望皇上念
京師軍馬所係甚重凡有興造勿撥團營軍士仍於每營再
揀精銳馬步軍各二千以備遇警調動逃亡之數行清軍官
用心查理牧馬草場勘明丈量侵者退出立石鐫刻其擅撥

馬匹侵支料豆者俱論降調仍令戶部支草束工部造軍器通行天下舉薦將官以憑酌議擢用常操之期一遵舊法其刀法諸熟者責令教習務使兵勇將良武備修而倉廩充疏上上以爲切中時弊其悉行之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及太子承華箴卻之

秋七月降御史白鸞爲曲周縣丞

時副使楊光溥署司事其隸劉住子盜庫銀越數日庫吏覺吏故自盜姑不發又乘機竊取銀百餘兩計伺盜者事發并誣其後住子復入盜庫吏呼驚走乃白光溥往視見住子所遺巾帨詰之遂吐實因并吏所盜責住子償會有怨光溥者教住子誣溥妻孔氏與之庫輪使盜而分之住子猶未敢言既而語聞於鸞鸞引住子訊遂以孔氏對鸞委都指揮袁景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元

果參議繆昌審勘亦以爲實鸞遂奏請逮問光溥亦上疏自辯及奏鸞越職出題擅改試錄毆死牛夫私通賄賂等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鍾渤刑部中施槃會巡撫顧佐按其事渤等奏言住子爲盜於孔氏無與鸞亦無毆死牛夫及受賄事但溥防閑不嚴陳訴亦多不實鸞越職校錄擅改文字及聽獄欠審率意輕奏及提調官陳清張海監試官李琮伍惟典循默受成差僞未正并果昌勘溥事失於輕信皆當治罪於是下鸞刑部獄清等令佐逮問獄具鸞降二級調外任清等贖杖還職光溥擬贖徒因先以考察去令閒住

八月改命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雲南廣南衛叛軍李正等伏誅

時指揮張宗奉巡撫張誥委董築隄之役刑大酷正等伺其

詣黔國公沐琮處白事率眾持杖欲執而箠殺之宗覺遁去明日往訴於誥誥正等復集千餘人索宗門者辭之不止且怒歐門者并投石碎門御史金獻民同總兵往諭且命羈宗於按司以息其亂正等復要宗於路箠幾死眾乃逃匿金馬山鎮巡官撫之至再諭以罷工免罪并革宗始散歸千戶楊震等察知正等十三人爲首白於上官欲正其罪正等復聚兵大掠震等久之就禽獻民以聞令鎮巡官覆勘得旨李正等卽彼處斬首示眾張宗免贖杖降三級調邊衛差操指揮劉鏞張經皆逮問張誥沐琮宥之

以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九月定守門內臣員數

榜禁動戚家侵奪民利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黔國公沐琮卒命沐崑嗣公爵鎮守雲南

琮字廷方性勤慎諳於武經陰符奇門諸書陰陽卜筮星命之說爲政務持大體御下寬而有制馬陸麗江劍州等處弗率累討平定又有平薺甸賊功夷人安之卒諡武僖賜祭葬以故參將誠之子崑爲後襲爵

冬十月禮部以災異奏請修省上嘉納之

時禮給事中胡瑞言皇上臨御以來庶政惟和修明禮樂此其時矣然御殿視朝禮之大也而殿中中和韶樂乃屬之教坊樂工嶽鎮海濱等祭祭之重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樂觀樂舞生太常寺掌郊廟之祀而爲卿者乃邪說詖行之崔志端鴻臚寺掌朝廷之大禮而職事者乃不學無術之賈斌伏乞選擇改正疏入不允

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楊瑛等請飭武備從之

時宣府有龍火發於刀鞘西直門有黑熊上城京營開操而中軍人懸旗曳不起墜死引繩千戶故瑛等言之

十二月命建薛瑄祠於平陽府額曰正學

從刑科給事中楊廉奏也并刊其文集

命建伏羌伯毛忠祠於甘肅賜名武勇

從巡撫許進奏也忠由百戶歷陞指揮參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於鎮番古浪等處禽斬番夷涼州城征剿韃靼錫封伯爵後固原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兵征剿與姪孫毛鑑等奮勇先登一門三人同死鋒鏑在涼州殊死血戰全師以還在固原身死之後賊亦削平先已暨忠義坊至是許建祠春秋致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令邊關種樹木

刑部典吏徐珪請革東廠發爲民

先是千戶吳能以其女滿倉兒付張媼鬻於樂婦張而給言周家後張家展轉鬻於樂工袁璘使爲娼時已久後能妻聶氏知其故物色於歌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久之聶氏與其子吳政率眾攘以歸璘訟於官刑部郎中丁哲與員外王爵鞫得情璘不服哲乃重加笞楚數日璘死女歸聶主事孔琦御史陳玉視璘狀吏件以病死報付瘞之會東廠太監楊鵬之姪嘗淫於是女又素憾哲意圖報乃令賈校尉密告女俾異詞而陰令璘妻訴冤於東廠因取張聶等訊之張妄稱女爲妹女詞亦然校尉劉勝執聶拷掠使誣伏諸干犯從旁誣證鵬以問下詔獄遂奏哲苛刻徇毆死無辜爵依阿枉

斷玉琦相視不明乞各正其罪上令三法司錦衣衛再究實

久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鞫之於是張及女始吐實都察院奏謂哲因公事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氏吳政并女皆不應罪當杖徐珪乃上疏言哲斷女獄甚允當張鵬之姪欲因璘陷哲以洩其憾鎮撫司互相蔽蒙三法司畏懼東廠始終莫敢辯明必待羣臣鞫之朝堂始不能隱而且誣母之女止擬以杖無罪之哲反加以徒一事之中輕重倒置蓋東廠鎮撫司所獲其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首惡之賄而以爲從令傍人抵其罪者東廠一切不問惟任巡捕官校用刑逼伏法司據辭擬罪不敢擅更一字豈不傷天地之和而致災異之迭見乎願革東廠而戮諸惡云云上命都察院考訊之都察院以珪奏事不實擬贖徒還役大理寺又詳奏上令各具疏以對於是上疏請罪有之各罰俸有差珪贖徒畢發原籍爲民前事尚不決刑科都給事復上章請旨乃命滿倉兒杖畢送浣衣局丁哲給償袁璘埋葬之費發原籍爲民王爵孔琦陳玉俱贖杖還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三

陞吳廷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令順德值屠滿督廣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滿以順德權璫家廟工程相託廷舉曰時款民貧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滿爲之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囚服桎手日候訟廷事卒白順德之政邁

古循良中外久知至是滿銜舊怨僅遷同知尋丁艱復改松江

特旌表故西寧侯朱誠妾朱氏貞節

初誠守甘肅聘朱爲妾行未至誠卒守節三十九年而終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六

重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宏治十年丁巳春正月癸卯朔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詔減長蘆鹽價

免翰林學士聽考吏部

從楊守趾奏也

三月命內閣及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

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事各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

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遣司禮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殿命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十

左右取羣臣章奏傳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

或更定一二字或刪定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

禮部諸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東陽

謂三十年來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能有此召因得

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夏四月詔治奉御趙瑄指獻莊田之罪

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陳修省八事

一御經筵一敏聽斷一禁傳奉一黜異端一息工役一遵祖

訓一斥不職一去大姦中極言李廣有大罪八一誑陛下以

燒鍊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煖

疏之說三擺置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

閹倖門大肆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禱皆稱廣爲

教主真人而廣爲傳陞官職求賜玉帶七假果戶爲名侵奪
畿民土地幾至激變入東南輸納詭計巧取他如駙馬賈戚
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爲公乞寘之理上曰姑置之

五月命歲與織造內臣鹽五千引

陞李晟爲都察院照磨令於總兵處贊畫方略

晟先爲院經歷坐言兵事降通判又坐言造戰車不適於用
降曲靖衛知事既而復以所著兵書并戎務策中極言禦虜
飛箭之利故兵部奏用之

六月許鎮江府將新漲蘆課抵補坍江虛糧

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等陳修省二十事

一法祖宗一謹好尚一併差遣一卹軍民一罷工作一選武
將一嚴操江一防要害一減添設一積邊儲一整理邊備一均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吏役一處軍糧一禁姦弊一定輸納一省淹禁一寬貧囚一
清軍丁一審營繕一廣言路下所司知之

虜寇宣大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

命戶兵左侍郎劉大夏李介俱兼僉都御史整飭大同宣府兵
糧

時邊儲告乏大夏奉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
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
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
圖之既至召父老講究得其要領一日揭榜云某倉缺糧幾
千每石給價若干凡境內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
以上俱准告報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頓足
蓋往時羅買糧非千百石草非千萬束不准告報以故中貴

子弟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凡有糧
草各得自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不可得也邊人甚慶幸
定文官蔭子及祭葬例

三品以上考滿官許一子或孫或承繼姪送監讀書內有未
官而死或自以科目出身者補蔭一人如出身非正途或被
劾閒住及病故年遠者不補其非三品曾侍從春宮講讀輔
導有功者沒後子孫乞恩入監本部擬議請裁又奉使外國
死王事者有蔭子入監之例亦須事狀明白情可矜卹其祭
葬三品以上父母妻俱有三品父母俱有四品父母止有祭
若三品以上被劾閒住者祭葬俱無其三品被劾致仕及未
及一考者止有祭若二品以上妻止受三品封三品父母止
受四品封者亦止賜祭四品未考滿父母未封四品者亦無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三

祭其賜祭壇數二品者二壇加太子少保以上者四壇其加
至太子太保以上及武職大臣祭葬各照前奏定祭數其效
勞春宮及有邊功應卹典者俱奏請裁決

秋七月陞考功郎中儲璫爲太僕寺少卿

令募征京軍毋輕出

起復焦芳爲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

八月雷用考察南京通政司參議夏崇文

因其自奏爲本司考黜經歷李璉所誣陷也

以鄧廷瓚爲左都御史蕭禎爲南京工部尚書許進爲戶部右
侍郎

九月命以蜀漢北地王諶配享昭烈廟

諶爲國死節故御史榮華奏之

馬文升之子玠有罪宥之

玠主使毆人致死罪當絞爲徽王所奏

虜寇莊浪紅城子堡

冬十月敕加致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兼巡撫地方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宏治改元詔放還尋資緣復職致仕至是又以與援得起用

令於瓜州總港口建閘以便糧道

令揀選禁兵操練

從馬文升請也

十一月令議處哈密事宜

時甘肅鎮巡等官奏土魯番已悔過送還陝巴及哈密人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四

乞仍通貢路廷臣集議謂無真正番文陝巴柔懦恐難復立

宜將陝巴并家口取來甘州居住仍拘苦峪寄住三種夷人

譯審果歸附陝巴即具奏給與金印并原賜衣服暫住苦峪

候魯番貢使已來各國通貢不絕然後修復哈密城池將陝

巴并各夷家口遣往併力住守若陝巴不立又當以禮遣還

本處其甘州寄住撒馬兒罕等使男婦鎮巡官查明無礙即

當遣還議上從之

重定積穀罰俸事宜

降工部管閘主事盛應期范璋爲驛丞

二臣頗能舉職會南京進貢內官意弗滿奏其阻滯薦新品

物械至京下獄擬贖杖還職特旨降之

十二月治兩廣官軍殺良民爲功者罪

時搖撞流劫五州縣五十餘村前後有至十五次者官軍死

傷甚眾斬賊首止八級而所殺良民幾三十人姦掠婦女無

算上惡其罪重命誅所遣將士潘能李真等三十有四人除

指揮孫瑀任倖等七人發邊衛充軍指揮孫璧孫銘參將姚

英已死降其承襲者三級餘各治罪有差布政陶魯下御史

逮問

詔修築大同邊牆

從經略侍郎李介奏也

令宣府東城及懷來城各置倉蓄糧

從經理邊儲侍郎劉大夏奏也

命甘肅寧夏延綏三邊軍馬俱聽王越總制調用

詔增給京營馬草價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五

每馬歲支三月月支銀三錢

申嚴各邊勢家攬納糧草之禁

錄涼州山丹永昌等處累年破虜功

下禮部郎中王雲鳳於詔獄降陝州知州

鳳嘗上疏激切畱中至是駕省牲鳳於駕後乘馬爲緝事校

尉所奏遂有是處

是年封皇太后弟王清爲崇善伯祿千石世襲薨嘉靖八年

革

宏治十一年戊午春正月丁酉朔

經略邊務兵部左侍郎李介卒

介字守貞高密人嚴毅簡靖識達政務遇事能言聲望頗重

以勞卒於官人甚惜之

丁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湖廣布政使兼副使撫治兩廣陶魯卒

魯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新會縣丞有膽略擒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率民築輔城置堡寨聯絡死守賊不能克遁去尋陞知縣進府同擢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恩平陽江新寧白水及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禽斬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復陞是職民稱爲三廣公云蔭其子荆民爲百戶

進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兼太子太保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滤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太子太保戶禮工部尚書周經徐瓊徐貫都御史閔珪兼太子少保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六

改程敏政爲詹事兼學士王鏊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敏政尋陞禮部侍郎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楊守陟李旻梁儲充侍班官李傑焦芳王鏊王華楊傑劉機江淵白鉞武衛楊廷和張天瑞費宏充講學官吳儼靳貴周文通劉梁俱更直供事

定內外官朝見藩王禮

凡郡王親王同一城者使臣止朝親王若郡王另居一體朝見經過者同凡朝賀俱行四拜禮不叩頭止稱官銜不稱臣惟王府官屬稱臣叩頭其三司府縣所在有王府朔望至府行一拜叩頭禮

降巡城御史武衛爲通海縣簿

以隸卒索人財爲東廠官校所發

夏四月起復吏部右侍郎秦民悅爲副都御史

禮部給事中馮子聰陳二事

一謂壽寧侯賜第工役頻興一謂傳奉冗員實傷治體

詔諸額辦錢糧衙門王府不得請求

五月停止工役織造等事

從英國公張懋等請也

命歲以浙鹽五千引給織造局

旌表晉府鎮國將軍鍾銘鍾鉞孝行

六月命歲祀宋儒魏了翁於鶴山書院

院在蘇州府

熊入城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七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內守衛者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出何占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綰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然燒民居十七八家余憶此事云耳不謂其亦驗也

秋七月命開中引鹽於甘肅等處備邊儲

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賊

詔議挑潯沁河

工部員外謝緝言呂梁徐州二洪全賴沁水接濟其源出山

西沁源縣經河內歸德等處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流然近年二流混合即今黃河既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於歸德決處量爲築塞疏濬其沁水常加挑濬淺修築隄防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呂梁二洪得旨會勘計議

少師大學士徐溥致仕

命馳驛遣官送歸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夫八名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

詔建宋后楊氏祠於厓山

從新會知縣沈章請也言理宗不死社稷以身爲虜楊后以一婦人提三弱子跋涉南奔復立爲帝及厓山之敗陸秀夫負帝沈溺后仰天慟哭從容赴水死欲照先年大忠祠例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八

廟祀之報曰可

八月

九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命馳驛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夫四名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予告

屢以疾乞致仕命馳驛行病痊之日起用

清寧宮災詔求直言李廣自殺

先是內臣李廣以左道見寵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萬歲山亭成功公主病痘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

飲鴆死於是閣部科道等官爭言時政給事中張朝用等請鞠究黃緣李廣者得旨奔競交結者令指名以聞會內侍奉命索廣納賄簿籍進之簿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受許多米左右以金銀對上乃命籍沒之時預名者懼甚各潛去壽寧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編修羅圯復上疏言各官賄結求進廉恥掃地但不可不治而又不可峻治蓋其間有居部寺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啟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於貴戚近習鑽刺乞哀是滅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況科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陛下當存投鼠忌器之意臣願陛下曲全言官免其指名惟降旨密諭之凡嘗賄結於李廣者使之各自引疾求退而限以二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九

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庶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者之心作敢言者之氣疏入命所司知之於是科道乃指陳交結之人謂武臣如公侯伯朱暉吳鑑李璽陳韶王鏞劉福都督孫貴總兵朱瑾文臣如尚書屠滹周經徐瓊白昂徐貫侍郎程敏政王宗彝史琳林鳳都御史王越李惠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參議姜清太常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少卿楊英參政張淑李瓚謝文康使趙鶴齡副使田大淵鄧公輔等皆心術奸邪蹤迹詭秘上以干礙人眾令各供職

十一月府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應詔言三十四事

一議受封除親王嫡長子嫡次子庶子親王府生女及郡王

嫡長子長孫俱年十歲請封其餘子孫止該部封鎮國等將軍及中尉及各郡王以下生女俱十五歲請封卽給冠服祿米房屋選擇婚配一惜名器凡宏治開傳奉乞恩者通查黜革一定冊封每年九月遣官一次一裁冗員非親王皇親的派乞恩者一切革去一清鹽法欲將累年王府奏討食鹽停罷并禁內官織造奏討及勢要之家隱名報中一革冗員欲將金齒臨清遼陽建昌太監取回其提督大和山者不許分守行都司地方看守廉州珠池者不許兼管府衛地方其餘薊州宣府朔州等處守備內臣俱合取回一省工作凡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一停織造凡各處織造內臣通行取回一禁奢靡欲朝廷躬行儉德凡勳戚之家勿輕錫予一革濫設欲將京通二倉及各房各庫並上林海子等處內官量存數員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七

十

其臨清徐州淮安三倉止畱一員一正職犯欲將李廣財物盡數入官一防姦僞今後差官不得仍舊駕帖一止齋醮除聖節兩宮聖誕及春秋報外一切停止一遵舊制欲問刑衙門遵例不許妄用參語一節俱用查光祿除正供外其餘量行裁減一省供給除良馬存畱其餘變賣收貯太僕並清草場地主一禁暴害凡各處解來糧草及木植等物禁外戚家人擾害一蘇民困凡宏治五年以前倒欠馬價未完者暫且停止一明禁例公差官應用車船不許過數奏討一惜漕卒凡勳戚之家不許舉放運軍私債一獎恬退兩京五品以下或老疾致仕者如三六年考稱者擬陞相應員職一均民差大宛二縣人戶自天順以來投充別役者量畱其半餘者仍當民差一卹官軍京邊官軍五年前倒馬買補未完者暫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七

十一

停一便商稅宣課司監收宜查舊額納鈔一貫者止令納錢一文一停派辦除例該額辦外其舊所拖欠者暫行停止一添監收欲內臣巾帽比例委科道監收一禁通事如安南琉球等國仍止差行人一員伴送不許再差通事一憫囚徒欲其解到驛遞止用跟隨不許索要財物一祛民害各處鎮守分守等員并官舍等廩給口糧止給本色不許多索一禁科歛不許府縣等官科物結上侵剋肥己一省差官凡各處蓋造工部差官同鎮巡官估計不許差委內臣并帶匠官人等一復舊例今後親王之國車船聽兵部撥送不許過多旗校等聽戶部支給行糧免行應付口糧止差太監一員總理其承奉長史不許縱容下人搭商買載私鹽等貨一省濫選今後選用奶子該用物件官爲措置免徇所科派革總領官員

一兼抽分除蘆溝橋經過竹木頗多仍差御史一員監督外其白河廣濟通州各局柴炭甚少宜令巡倉御史兼管得旨令所司各查奏處分

命錦衣衛逮皇甫政送刑部問

政因五官司歷傳陞至是因科道奏及故處之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降御史胡獻爲藍山縣丞

因劾太監聿泰壽靈侯張鶴齡各疏奏辨故逮問降調

兵部主事何孟春陳萬言以裨修省

奏略言邇者清寧宮災陛下思敕天之戒遣官分禱天地廟社首罷毓秀亭工特詔廷臣修省許直言浹月之閒鑒封投匭自以朝無諱言延頸報可而九重玄遠未見施行乃今日

食災見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遽已臣欲爲芹曝之獻敢先以果聽斷公任委爲陛下勸焉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桑維釀憂狐媚希寵氣稷之盛至薄太清陛下於聽斷不無所借任委不無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蓋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果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立得非士其罪非眾棄而賞罰不可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一太阿且爲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由信賞必罰以得之元帝嗣祚權入宏石之手由優游不斷以失之蓋果之爲貴也如此陛下自卽位總攬政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衙門題請事宜或不卽出積之旬日出卽明大政纂要

復得旨准不差官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陛下英睿邁古淵衷所慮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尙安詳故有如李廣者或得乘隙而幹旋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多久畱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總總然常恐鷹搏狡兔反爲免噬而陛下輒以畱中使彼不得請命卻步喪氣徘徊鬱塞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欲常在斧屢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美耶臣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傾瀝肝膽其思必熱其計必審不然彼願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臣願陛下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示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皁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程與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某爲某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常發李廣之奸於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中傷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但恐非陛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茂元雲鳳行當復用易獻二臣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夫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彼甯然不顧盡其言於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而言脫咎至怨種患生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

甘苟說而長偷謾樂輾熟而憎剗切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參朮以補芩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澀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其惟帝臣委命致力不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懸隔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馬默運潛持邪徑利關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定矣臣觀外郡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簿書登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急於見又恐尋隙以議無不賂其門卒吏者門卒吏於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卽如李廣未死陛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五

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可以時而假羣臣趙趙觀望風旨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遂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迹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誣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於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耳士風如此謂宜有以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職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祕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論者咸歸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崢嶸方立風采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是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任委蓋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攷其政詳責於臣下使賢否

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爲也以身親羣臣朝夕不廢延納而已我祖宗建官惟賢優接臣下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榷閒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後施行明良一德以馮以翊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天順日錄具載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謫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疏奏不如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五

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冀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覆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譏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雲龍之廷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羣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於陛下者夫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之有中書省也我太祖罷丞相革去中書省太宗故以老成文儒居內閣備顧問參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書省爲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卽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閣臣如楊士奇李賢皆膺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於其始故不至布出於外而致諠謬之紛籍今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公之積弊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記曰大臣不

治而過臣比矣臣願陛下恢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令該部與俱詳審畫一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知以應宣召以匡所行之不逮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於兩可之辭不沮於交關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正己格君以益聖德於緝熙者我太宗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陛下能公於任委臣下感激自然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厲陛下循名責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冤旒黜竊之下其不勝任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七

七

者科道劾之陛下罷去之彼視陛下如天之不可欺豈復以賂啖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掃除闕閤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既昌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陛下之任委公也陛下幸裁察焉又條爲六事一言察守令一言久巡撫一言議軍職一言安民生一言革皇莊一言安軍伍皆時政急務上亦納之

大理寺寺丞吳一貫等勘報大同事宜

先是給事中吳世忠奉旨勘報言總兵神英副總兵趙昶因私忿構隙邊備廢弛威令不行巡撫劉瓛奏報軍情不實以攻倒墩臺爲雨塌以擄掠軍士爲自逃并鎮守太監孫振遊擊劉淮參將李瑱郎中陳一經等罪狀及又轉委都指揮宋

輔推問輔遂鍛鍊成獄言昶家人趙晟劉圻用違禁鐵器趙從及英家人神十等用違禁段匹與虜使交易世忠遂乞准例處分刑部覆奏得旨晟圻處斬趙從神十等并家屬發廣西牽議等衛充軍英聞住獄振取回別用昶淮瑱一經俱逮問後昶等屢訴稱冤乃復命一貫同錦衣指揮徐真往勘得圻止以違禁段匹易馬無私鬻鐵器事晟時給引回家未嘗與虜交易并發前所未勘報之罪仍奏擬昶淮充軍餘處置有差晟供明圻比例又言昶等情輕律重世忠等失於查究輕重失倫得旨昶淮免死充軍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晟圻准辯發落輔納贖閒住瑱等逮問世忠等遇赦俱宥之其後世忠又奏請覆勘上曰已之

陸林俊爲廣東右布政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七

七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諡襄敏越字世昌濬縣人慷慨自許用兵善出奇久膺帥寄凡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歷歷數計其所拔擢後多爲名將但急於功利中多機變交結權宦汪直其復起又以與援土論重非之若河套賀蘭山之捷有功於邊論者概指爲開釁生事亦過矣案越以成化六年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世襲十七年以鹽池功增祿四百石十九年奪爵宏治十年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總督明年卒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命洗馬梁儲兵給事中王纘使安南

詔設潮河川石堰外關以防虜

御史洪鍾言潮河川去京二百里廣百餘丈夏秋水漲溢

水退則坦然平路虜可徑入舊以流沙難於置城鑿渠本關之東約三里許第二三寨之間有山外高內低約餘二丈宜鑿兩渠以殺水勢復於口外砌石堰使水由川中行乃築外關一座以百人防守之

授刑部革役吏徐珪爲桐鄉縣丞

因刑部主事陳鳳梧建白也

詔祀故戶部尙書夏原吉工部尙書周忱於蘇州之胥門從常熟知縣楊子器言爲立祠以治水督餉各有功也

陞侶鍾爲右都御史

特與大學士謝遷故革職祖文瑩之封

是年宣城伯衛穎卒

穎華亭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復辟功封祿千一百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七

六

石世襲四年以西征功弗奪成化二年增祿百石薨子璋嗣

正德十二年薨子諱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守正嗣隆慶二

年薨子國本嗣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宏治十二年己未春正月辛酉朔

舉計典

逮言事監生江溶於鎮撫司尋釋之

先是溶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妒賢嫉能排抑勝己所致於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委參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頃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聖斷照舊存留其閒枉者固有實者當聽而乃概不施行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明皇猷等因上優詔答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一

命逮溶置於理健等復言臣等叨居重地過失誠多又不能仰贊皇上聽從科道之言分別是非興革利弊以此歸咎誠不容辭故一聞溶言卽引咎乞身不復論辯乃荷聖鑒勉畱臣知感激思報但逮問江溶恐妨大體今當下詔求言之日正君臣懼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則臣等之罪愈大矣乞霽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路以成寬大之風云云得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既卿等爲奏請寬免姑釋之按溶以監生許政府而政府先之以自劾繼之以救解休休之度至今可想此孝皇之治所以獨隆也詔清宋岳飛杭州墓田

從其十三世孫岳華奏也田在西湖爲僧永言等所侵詔有司究理之

二月命李東陽程敏政爲會試考官

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昶上言敏政將題賣與舉子唐寅徐經
乞命東陽與同考官將敏政校卷重加翻閱公爲去取禮部
覆如其議改於二月初二日放榜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寅經
不預

申明武職惟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照成化十七年何喬新所奏例也

起復羅欽順爲編修

嚴左道惑眾之禁

先是解州李宣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
程觀信之事發俱坐斬既遇赦宣充邊戍故有是禁

三月下給事中華昶及試官程敏政於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二

試畢東陽奏臣奉檄翻閱試卷按彌封號籍徐經唐寅二卷
俱未與取云云下禮部覆議得旨華昶徐經唐寅執送鎮撫
司對問明白以聞時都給事中林廷玉疏言同爲考官與知
簾事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有可疑者六疏上詔會廷臣問
經即自言敏政嘗受其金幣於是都察院請逮敏政對問既
午門前置對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非中列而覆校
所黜可疑十三卷亦不盡經校閱都察院復奉命拷問徐經
謂來京時募敏政學問以幣求從學問講及場題可出者經
因與唐寅擬作文致揚於外會試題偶有合者故人疑而
昶指之實無賂情法司因擬敏政經寅昶等贖杖得旨
敏政致仕昶調南太僕寺主簿經寅贖罪畢送禮部奏處皆
黜充吏役廷玉降海州判官

旌表韓府鎮國將軍徵鐸及徵鏡之妻韓氏各孝行

一則爲其父封股和藥一則爲其夫封股和藥而二病皆愈
廷試賜倫文敘劉龍豐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祀故大學士楊士奇於泰和縣

夏四月廣西古田猺獠亂

時巡撫鄧廷瓚議調四川湖廣貴州廣西官兵以討之兵部

議不可止許密調土兵掩其不備從之

調太僕少卿楊瑛爲常德知府都給事中魯昂爲蒲圻知縣

瑛昂同鄉同選兵科因坐次不相能會太僕少卿缺以二名

請瑛得之昂益忿會科道劾瑛奔競瑛疑昂所爲遂奏昂修

葺朝房侵銀昂亦發瑛私取官錢事辭連都給事劉聰張朝

用涂旦劉孟蘭琦皆下獄時聰已遷府丞孟再遷右布政皆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三

逮至問狀獄久不決法司請會官鞠於午門外昂匿餘銀瑛
多支俸銀事頗覺即同孟所領修葺銀俱各還官琦等容隱
不舉奏擬昂瑛贖杖送吏部查議孟等贖杖還職得旨瑛昂
免贖對品調外任

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五月詔歲祀宋臣趙抃於衢州

府故有祠至是因知府沈杰之奏命春秋致祭

致仕副都御史孫仁卒

仁嚴厲行法在刑部明決才著審錄湖廣多所平反近幸誅

求橫甚仁不爲徇被譖逮得王恕奏辯乃釋後歷三藩巡撫

夏多以嚴見憚云

六月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卒

敏政字克勤休寧人丰神清茂博學工文辭力摹精究欲沂伊洛宗旨誠本朝操觚巨匠嘗定祀廟禮儀立奉先殿論文廟從祀及集文衡考道一編咸鑿鑿服人性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際孝皇甚倚眷之言官以科場中蓋其防世之疏所致云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傳瀚掌詹事府事

陞張昇焦芳爲禮部左右侍郎

詔立占城國王長子沙右卜洛爲世子

司經局洗馬楊傑卒

傑字廷俊平定州人偉儀丰采未第時以祖業讓其兄人多重之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行慰祭禮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四

秋七月申明武職應襲棄小就大之例

如指揮同知應襲子孫立功陞職與祖職相同者長子襲祖職次子止襲百戶餘以次減等

八月陞金澤爲南京刑部侍郎

戶部主事陳仁上言八事

一謂闕里被災乞君臣上下痛加修省一謂緇黃充斥淫蕩當禁而太常清秩不宜處以道流一謂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教職一謂奔競成風乞斥退浮汰以明示好惡一謂降調言官乞通查陞擢以作敢氣一謂禁戚晚勢要怙寵害人一禁奢僭宜委之法司憲臣一禁喪家飲酒作樂并火化棺槨及年久不葬者下所司知之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張悅致仕

命副都御史顧佐勘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

初守臣奏正月中虜眾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是朵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楊銘等審之俱云三月中魯大人誘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輛死者之親遂來復讐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千等約和謀入寇兵給事中戴銑謂其說可疑者二可信者四宜命剛正大臣往勘如虜言果實則當明正守臣開邊結讐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妄彼既遭大衄必思報復宜飭邊臣修堡善器械糧練兵以備之兵部覆奏命佐以行明年正月佐勘事還奏稱總兵李昶太監任良都御史張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綿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五

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襲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九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昶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千人眾姑從輕處治勳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昶良玉降赦切責餘俱免追究其陞賞事俱置不行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卒

時字宗良野城人居官有廉慎名撫陝西禽寇有功居喪廬墓有白兔馴擾之異

以秦民悅爲南京吏部尚書改林瀚爲吏部侍郎

雲南巡按謝朝宣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言思陸本麓川叛賊竄居迤西金沙江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聽蓋宏治七年徵調其兵度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木邦攻燒孟密安撫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象馬金寶有併吞孟密覬覦故土之志迤西人恭們騰衝人段和等爲之謀主屢撫不聽取到緬書詞多矛盾雲南會城去孟密隔遠聲勢難接而金騰鎮守太監吉慶貪暴無狀雖陽仰思陸之餽而徵求逼逐軍士驚擾竊計孟發兵甲曾不當中原一一大縣以全省臨之易於壓卵奈何一調卽來屢撫不退皆鎮巡等官失之於初通逃姦人謀之於中撫吏官員壞之於後失今不制必成癰腫乞革鎮守太監捕撫吏官贓貨其能撫諭思陸退還地方照軍功陞賞如仍不悛然後決意用兵云云下兵部謂吉慶先以奏留請令金騰二司操軍積餉并行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六

近土官整搦夷兵以示必征從之其後十四年閏七月巡撫陳金請以便宜行事兵部議敕官榜諭再請裁處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徐鏞卒

鏞字用和興國人居家孝友守官清勤所至有聲

九月陞張敷華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詔省直郡縣修漏澤園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諡文穆

溥字時用宜興人當孝皇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甘苦溫容柔裕能使人各盡其才且不倦不矜能坐彌謏怨而消爭侈其救剝遜之逮獄可稱培養元氣而卻應制三清樂章又凜然以道事君之義時李文正爲亞相所上章奏多出其手其休休之度亦概可見矣贈柱國太師

詔以傳瀚張元禎爲大明會典副總裁官

令閣臣擬票文書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降靈府石城王宸浮輔國將軍宸憫爲庶人
革宸濬宸浦祿米三之二以兄弟不睦競爲不法互伺陰事而奏勘實乃有是處

貴州普安營長阿保作亂尋伏誅

初土官隆暢老子禮幼而代職聽阿保護仇其父且俱通父以罪見逐之妾名米魯者暢焚阿保居阿保借禮兵作亂焚暢所部寨并殺其從久之暢誅禮阿保助米魯攘竊其柄乃與其子阿鮮莫阿歹兒等率兵攻暢破寨殺掠甚眾暢懼逃之雲南亦佐縣鎮巡官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米魯潛令人掖暢上馬歸暢中毒死既而阿保米魯等亂滋甚撫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七

屢不聽暢有庶子隆珀與其母居安南衛城阿保欲要其母子乃築四寨出入僭用黃旗自號無敵大王鎮巡官總兵伯焦俊巡撫錢鉞巡按張滄命都指揮劉英率兵捕爲賊拒益猖獗鎮巡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司土兵約萬一千七百餘人分英與王璋李雄等分道往捕又先期招諭脅從賊黨歸順者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逆戰猴場寨兵潰奔查刺寨已而復度江劫營官軍擊卻之死傷甚眾阿保等逃去雄召霑益知州安民贊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爲先鋒追斬阿保於查刺山等未幾阿歹兒亦爲民所執官軍復深入霑洞禽阿鮮莫米魯亡走鎮巡官奏聞得旨阿鮮莫等梟示罪稍輕者戍邊俘獲婦女給配有功營長人等隆珀等加意優恤米魯令安民捕送餘賞功卹死有差後安民匿米魯於家假以

蠻兵五百夜襲殺故夫隆暢妾適烏以下十餘人執其子隆
珀隆塔以去尋亦殺之營長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營攻劫諸
寨大肆殺掠且言欲據普安脅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於朝
命調雲南貴州官兵會討之

重建清寧宮成

上命大能人等灌頂國師那卜堅參等設壇作慶讚事三日
閣臣及府部科道極諫上曰永樂時有舊典不允

冬十月改韓文爲吏部右侍郎

詔建祠祀羅從彥於豫章李侗於延平

下刑部主事鄭岳於獄贖杖還職

先是主事董天賜同錦衣衛千戶張福決囚爭坐次有旨如
舊規岳疏乞下廷議以復舊制上命執付鎮撫司鞠之周經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八

許進請宥不允法司擬違制例詔從之

文華殿書辦參議張駿乞陞京職致仕

部科參執不可上曰駿不准致仕陞太常寺卿仍舊辦事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

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十一月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汪諧卒

諸字伯□仁和人儀潔寡言慮事周詳嘗冒順天中式被革

復舉浙江第進士父子孫皆甲科云

十二月科道交章論奏傳陞冗員之弊不聽

命戶部專委屬官一員督理長安等四門倉糧

致仕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卒

正有學有才其奉命督視西江激濁裁冗有丰采乞歸後多

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

命兵部主事李源黃清按閱遼東陝西馬政牧地

命程繼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繼祖伊川十八代孫未幾繼祖奏二程祠額兼近繁河乞賜

地改建并守墳人役有司不肯全給及原有贖墳地土被人

據占內有滄沒繁河產去稅存者乞賜處分上令有司量處

以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兵科給事中張宏至上言聖政與初異者八事

謂登極初革傳奉官五百餘員近年寢復舉行如匠官張廣

宣等傳陞至一百二十餘員少卿李倫指揮張圯等傳陞至

一百八十餘員登極初首斥異端進逐番僧佛子追斬妖僧

近年齋醮不絕糜費萬計登極初去邪無疑如萬安李裕朝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九

彈夕斥近年有被劾數十疏如徐瓊等猶然優容登極初有

朕有大政召府部大臣面議之旨近年未聞廷召君臣道隔

登極初取回添設鎮守燒造諸內臣近年已回者不久復去

裁革者又復重添登極初慎重詔旨雖左右近幸無輕奏擾

近年陳情乞恩者資緣無忌登極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

存記有妄比例乞陞者指實奏治近年乞者踵至如梁璽郭

鉉輩雖經參奏未蒙采納登極初光祿供應尙見節約又令

減省近年糜費浩繁動輒挪移大倉銀兩賒取鋪戶物料凡

此皆陛下已行者乞敕該衙門釐正舉行務臻實治特在聖

心一轉移間耳疏入下所司知之

命張鶴齡莊田每畝加稅銀二分

周經等言王府戚畹各有賜田畝例徵稅三分此獨加稅恐

繼此有效尤者與之則傷民不與則有不均之歎且所覈地
可常耕者止如舊額今妨占沙礫中堪種者亦令如例恐管
莊誅求威逼起訟乞收還成命上曰堪種者照前旨起科妨
占沙礫者仍令內外官覆勘奏聞

宏治十三年庚申春正月丙辰朔

初命尙衣監太監督通州倉

時周經執奏謂京通二倉總督添至五六員役占科索不勝
其擾乞如詔例裁革上以已差姑置之已而命另給總督太
監用關防周經又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凡事與太
監會案而行今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本定而人自擾非
所宜也不聽

命修葺永新縣譚節婦祠額曰貞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十

從吉安知府張本奏也婦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從家匿縣
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
嬰兒皆被害血漬於禮殿開八磚上宛然婦抱兒狀沙磨火
鍛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禮部覆奏從之

二月養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卒

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其學以致虛爲立本以靜坐爲入門以
勿忘勿助爲功以時行物生與天地同體爲大以天機流行
自然應用不遺爲實得去支離以全不測之虛靈卽日用而
見鳶魚之飛躍其德器粹完脫落清麗獨超造物牢籠之外
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眞邵雍之流亞也學者稱爲
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以言官議從祀孔子廟庭

禮部火

禮部尙書徐瓊等罰俸有差下巡城御史王綬於詔獄科道
請宥綬且劾瓊庸陋以致此災上皆不允竟停綬俸三月
問刑條例成

先是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尙書白昂會九卿大
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
鬻私貨漕船附帶勢要財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
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上命
再議眾復奏謂累朝所定不可輕改從之

申明舉主連坐之法

直隸巡按御史王啓陳備邊十事

一謂團營三邊皆有監臨主將倖勝則有力者剽竊爲功不
利則有罪者資緣苟免今邊鄙之事宜專責之帥臣一謂大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十一

臣諫官各懷疑忌宜令大臣有事各陳所見商榷可否而行
一養病侍郎劉大夏練達老成熟於邊務宜起用之一朵顏
三衛雖失信義然不宜輕動一三邊米賤士卒所得盡於誅
求或至詭支虛耗宜痛革其弊一士卒養馬多不實器械造
作不如法皆宜有以處之一宜申嚴軍法有進無退一清理
軍伍使不爲有力所役一錦衣衛傳奉官無功者毋使世祿
兵部覆奏謂所言皆中時弊宜議行從之

副都御史陳紀卒

紀字叔振閩縣人由庶吉士改御史督北直學以公明稱後
爲廉憲爲巡撫持法平恕人亦多之

附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
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

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民生不安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挽回之乎

夏四月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虜火篩寇宣大命平江伯陳銳挂平虜將軍印侍郎兼都御史許進提督軍務率師禦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主

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罷成山伯王鏊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暉鎮

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京營總兵溥同英國公張懋提督團營改新寧伯譚佑管神機營

虜寇大同遊擊將軍張俊率兵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夜彗星見

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陳名小奴年十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罹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死鄉里哀而瘞之陳孀居鄉豪郭子素逼娶之陳給俟服闋至時設祭痛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

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子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二男俱故女亦早寡知府葉贊馬岱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吳一貫因縣陳釗之請疏於朝故有是命

戶禮刑工部尚書周經徐瓊白昂徐貫並致仕

加昂貫太子太傅經瓊太子太保各歲給夫米賜駝驛歸維時御史楊綸陳銓銓皆言瓊等當免經未可聽其去俱報罷以侶鍾傳瀚閔珪曾鑑爲戶禮刑工部尚書

陞林俊爲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淵致仕

先是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淵諮以銓衡政事而淵輒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挾私爾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聞於是淵惶懼謝罪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主

上曰屠淵召見奏對輒言已事不達大體既服罪姑宥之已而科道回話上并宥之至是滿乞休允之仍賜敕給驛令歲支夫米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以災異條陳一十八事

一早視朝謂辨色而出一勤聽政謂每日務二次奏事一汰

冗員謂文武職之傳陞者一節財用謂光祿寺之借辦戶部之濫支一省差遣謂京通倉及馬房等處添設監督內官一

處莊田謂近來奏乞太濫又不照前例起科一清鹽法謂王

府及織造內官奏乞食鹽及勢要報中俱宜罷減一申禁例

謂船車廩給口糧不許阿縱應付一修武備謂清出軍士操

練一壯軍威謂募兵效用厚加撫諭一恤官軍謂做工員累

疲敝一止織造謂取回內臣一恤邊民謂停止陝西買辦綿

羊及皮絨一停改造謂重造樂器派辦不貲一惜供應謂稽考光祿出入器皿一斤異端謂齋醮燒香等事應罷一警驕情謂土官應赴京告襲其朝覲不來聖節不出者提問治罪一防詐偽謂差出人員務令出精微批爲照得旨俱允行

六月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改南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戶部侍郎林瀚爲南吏部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諡襄敏

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性沈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爲赫赫名與人立崖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程番整飭夷創蔚如中州鎮貴州勦撫黑苗處都勻流土兼治並極綜密後總制兩廣安靜不擾與羣蠻結以恩信其刑置治轄并及閩楚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五

宜悉有方略
京師戒嚴命王宗彝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白羊倒馬關

平江伯陳銳罷兵部侍郎許進致仕

先是陳銳許進等命總兵王璽副總兵白玉遊擊張俊各領軍分地禦虜至是進劾璽王所守之地連被殺擄人畜請治重罪上以進不與監督總兵會奏命兵部推舉宜爲提督者代之同京於是閣臣議降旨切責陳銳而以遊擊張俊代總兵王璽以先任遊擊劉淮代俊職又言賊勢向東目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領京營軍前去卻令陳銳移兵宣府會合勦殺上以銳等統兵征虜日久無功都取回京尋科道劾其退怯致地方罹搶掠故罷之

命保國公朱暉挂征虜將軍印副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虜兵部右侍郎楊謐卒

謐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所至有名士論與之

陞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改韓文王鑒爲吏部左右侍郎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關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

戶部主事余賓陳禦虜三事

一飭兵車以禦衝突一復舊墩以備傳奉二事皆其伯父子俊之已試者一屯重兵以鎮內邊兵部覆言飭兵車復舊墩皆防邊急務卽下邊臣行之其川南增設二衛事體重大宜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五

俟經略等官會議從之

以徵國朱公十一世孫舉襲五經博士

陞大理卿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廢周府平樂王安泛爲庶人鋼皇陵義寧王安浹革爵閒住

以縱欲無厭且誣親兄安潢弑逆淫亂故也

九月調行人王雄爲涇陽縣丞

雄上言克敵在將選任宜慎征虜總兵嘗試於陳銳已爲塞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粱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正前日輕舉陳銳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於邊方都督中拔其尤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提督者撓之庶必有濟不然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而節度之師且潰於相州則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故也况其下者乎疏入上以其妄言阻軍逮詔獄刑部請贖杖還職得旨免贖調外任

陞吉安知府張本爲廣東右參政

以孫需爲浙江左布政

冬十月起復石琚爲翰林院檢討

詔各王府宗廟禮樂悉遵國初頒降定制

十一月命天下解到軍器工部收貯彙送內庫

軍器舊貯九門城樓內臣陳良請送內庫解人苦之至是兵

部請仍舊故有是命

申嚴取沿邊材木之禁

邊關故有禁因修萬春等宮承運等庫禁遂弛至是復禁之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彭清陳邊務四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七

一增築屯堡謂邊堡闊遠宜量增以便防守一撫恤羈夷謂

哈密寄住苦峪諸夷宜量給米布以繫其心一嚴法清句謂

乞行清軍御史句補一申明舊例謂分守副參應受大將節

制領軍指揮遇缺宜令大將議補凡遇聲息宜火速馳報以

憑策應兵部覆議清所言俱切邊務但失誤事機依軍法懲

治恐啟姦弊情罪不重者請如清言其該官應參奏究問者

仍如舊例從之

給事中許天錫勘上大同威遠城失機罪狀

謂虜自大清山墩數道並入東南行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

得謀報各領所部士馬會威遠約遊擊將軍王杲共禦之更

馳報鎮守太監劉雲總兵官王璽巡撫洪漢等爲備杲登城

瞭虜見二十餘騎掠毛家嶺易之曰如此不擊令他人分吾

功都指揮鄧洪回止之不聽遂出兵虜騎佯走杲馳赴至北

嶺坡虜騎漸多乃知墮虜計急駐兵未定虜伏騎七千餘謀

而出橫突我軍陣離爲五遂大敗所亡把總指揮等官五十

二人旗軍五百四十餘人官軍五百九十八人殺傷者五六

百人虜掠戰馬及盔甲鎗刀弓箭等器械以千計杲僅以身

免鄧洪戰死自盤石嶺等四十莊屯人畜一空時秦恭馬昇

營不敢進劉雲洪漢懼譴責與王璽俱奏報不實上命逮杲

璽漢等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鞫疏上得旨昇恭杲依律處

決王璽並家屬發鎮番衛充軍漢革職閒住劉雲等御史逮

治十五年秋審謂恭情可矜疑上命恭免罪并家屬戍邊昇

處決

賜歷代名臣奏議於廷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七

五府九卿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并科道官各一部

宏治十四年辛酉春正月庚戌朔

陝西地震

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傾倒房屋

五十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名口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

東安昌八里地決湧水有裂地長一二丈或四五尺者溢流

如河南院僉都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

正人以教東宮薦謝鐸儲繼楊廉等堪爲輔導兵尙書馬文

升又言地震之變爲夷狄侵陵之兆今小王子火篩跳梁邊

境而海內民困財竭兵微將寡紀綱未大振法令未盡行乞

側身修省仁養生民廣開言路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

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

取回京以蘇民困并振卹震歷死傷之家則內治修而北虜不足畏矣上曰覽疏具見忠愛即准行

吏部右侍郎王整上禦虜八事

一曰定廟算謂賞功罰罪以駕馭平將材二曰重主將謂宜起秦紘爲總制以節制乎諸邊三曰嚴法令謂臨陣退縮者即斬以徇四曰恤邊民謂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賞以賞死士五曰廣召募謂土兵於虜爲仇於家有戀宜厚賞而體卹之必得其用六曰用閒謂宜懸重賞以購火篩之首而遣通事與小王子通以攜其黨七曰分兵謂選勇分隊日加練習遇警則四出以甚其內顧之忌八曰出奇謂虜在河套俟其來寇堅壁勿戰而密遣勇將乘虛劫營以攻其不備章上命所司知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大

二月停革蘇松常鎮導河夫役

陞楊一清爲南京太常寺卿

以陳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侵劇鎮城盡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命遊擊將軍張雄等分禦虜於喬家洲等處共斬首五十級俘一人獲馬一百七十匹參將曹雄等禦虜於石澇池堡等處斬首二十五級獲馬一百五十餘匹器械二千四百餘事捷聞賞賜有差時有諷壽注子弟姓名於戰籍中者壽曰不可士論賢之本年九月以錄榆林殺賊功加俸一級三月給事中艾洪郎中黃暉勘上延綏神木堡等處失事罪狀先是虜寇神木堡乘勝掠紫陌溝等處總兵官陳瑛副總兵朱瑾鎮守太監曾敏巡撫王嵩奏報不實至是洪等具言瑛

等退避玩寇敏嵩出視蒙蔽之實并喪亡人畜器械數請正其罪乃下法司逮鞠之獄具瑛以守備不設擬斬謹以遇警退縮擬邊戍敏嵩俱以奏報隱匿擬贖徒還職得旨瑛瑾准擬敏請長陵司香嵩降三級補參議後十五年秋審法司奏瑛情可矜疑命免瑛死并家屬戍邊

修國子監

保定武臣獻白鵲爲瑞詔斥遣之

從禮部尚書傳瀚劾也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錄上生民凋瘵狀

末言養馬困於賣駒煎鹽困於賠課近王府困於侵奪近戚里困於恣睢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命所司知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充

夏四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上維持風教疏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立啟聖祠配以顏曾思孟之父并黜吳澄以明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職卑而無權外簾有權而易私宜差京官二員主考以羅眞才其歲貢一途必責其三場果通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各省附郭縣分宜照順天應天制量加廩增歸附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多取償於他日必嚴塞此路俾彝倫之堂不爲貿易之地卽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疏入禮部覆議惟歲貢生入監一年方許告就教職請如鐸議

命開中淮鹽於宣夏三路備軍儲

凡二十萬引

詔發還取入大倉銀兩

從南京科道張言羅章等奏也

陞鴻臚卿王璟爲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先是命大同中鹽備餉商人無有應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者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欵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季麟節制諸路將領

工部右侍郎陳琬卒

琬字仲廉全州籍茶陵人和易通敏有清操

建闕里孔子廟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壬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懋以父喪辭命補司業署事聽懋終制起任

秋七月海西尙古再入貢

先是尙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未遂遂絕朝貢時入寇且遮絕諸胡之入貢者諸胡並怨之尙古悔過使五十騎叩邊請貢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守臣無識驗放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等大不平遂寇遼陽既去且畱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實出此故尙古若誅則眾怨自解守臣因請誅尙古以謝諸胡兵部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請令守臣書諭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甲寅江西南城縣火

是夜空中有火開而復合流火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廬舍三千二百餘間倉廩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十三人上命修省振卹

命南戶部尙書王軾兼副都御史提督貴州軍務

貴州賊婦米魯及福佑因守臣招撫詐云欲降尋殺掠寶甸攻圍南安衛城朝命湖廣鎮巡官遣土兵赴貴州聽軾節制賊因官軍失利於阿馬坡之後益猖獗劫堡攻城雲貴道梗至十二月擁賊萬餘劫官軍營擄統兵太監楊友以去右政聞鉅廉憲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遠等俱被害軾至以聞且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領土兵二萬營於砦布河調湖廣清浪參將趙晟領兵營於盤河東岸又行雲南平夷衛選謀勇官領原調漢土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壬

州西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有五千四面夾攻兵部議從之後聞鉅劉福俱贈官賜祭葬并蔭其子爲國子生史韜郭仁李宗武李榮亦俱贈官子襲職如父李雄等罪應謫戍以各有斬獲功乃降

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帥師擣虜巢於河套

虜先覺徙家北逐僅斬首三級得所授敕三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八百有奇

閏七月改副都御史樊瑩撫治鄖陽等處

尋陞南京刑部侍郎

申嚴運軍私帶食鹽之禁

閣臣劉健等疏言國用當節上嘉納之

言延綏縫賊擾邊王師兵餉缺乏開中引鹽則商賈不前

賣官吏則名器徒墮鄰方糴糴則運送艱難附近空運則逃亡枕藉官軍一出輒已匱乏若此設使經冬及春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况遼東虜勢方張貴湖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乃近年光祿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動千百匹各處修設齋醮大倉取入內府及宗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各數十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隸銀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莫可救藥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概令照舊臣等雖當因事規諍未蒙采納伏乞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窮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救各衙門凡有備荒革弊之策畫一具奏其事關財用者加意准行則邦本固而國用自舒內治修而外攘自舉矣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三

詔止送像挂幡於武當山

從輔臣劉健等奏也

八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提學副使

璣丹徒人飭躬厲行持護名檢銳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摹擬且患未得所師初爲御史上疏諫用萬妃憲皇怒逮繫命擊齒落璣毅然不爲動後擢學憲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入念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命大理丞劉憲太僕少卿王質募兵西北

起秦紘爲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

冬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岳字舜咨上元人生而瓊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考諸世務

凡民政財計邊情罔不留意在禮部十餘年禮文制度多所撰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卹恩怨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仰其丰采以爲謙之爭子云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以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敕獎沂陽王城刈孝義

給事中鍾渤刑部郎中王益謙勘奏遼陽失事罪狀

言總兵孫文毅少監劉恭守堡指揮白璽等失於備虜喪亡男婦一千九百四十有奇畜產三千二百并按備禦海州都指揮李繼祖虜至不援劉恭又坐占地取賄又邊吏誘引向古入貢之罪具得其狀以奏且劾總兵蔣驥巡撫陳瑤納侮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三

邀功又不嚴飭軍令致虜深入及分守開原參將胡忠監丞黃廷誘夷啓虜刑部擬文毅聖諭斬恭贖徒閒住繼祖及指揮張欽等五人皆邊戍忠逮問會廣寧復以師敗驥瑤妄以捷聞言者攻之下御史勘報言驥瑤隱匿喪亡反以功奏都指揮李恕參將盛銘指揮韓俊等皆失備有罪於是刑部請逮驥瑤至京會鞠之令代驥瑤還恕等御史逮問明年三月驥瑤自陳修邊殺賊之功得旨准以功贖罪驥原府帶俸瑤對品調外任恭亦降三級仍分守遼陽胡忠黃廷贖徒還職李恕降一級韓俊河潤充軍後文毅屢上章自辯亦有死戍邊

十二月欽天監改造渾儀及簡儀雲柱

先是監正吳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及修改簡儀禮部

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奏謂原製渾儀未經校勘其黃赤二道相交於奎軫不合今之四正陽經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而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是以推驗無准從前不用簡儀雖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額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今改造渾儀亦以黃赤二道改交於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窺管亦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部復請令紳等呈木樣以聞至是木樣成禮部謂可施之永久且請移文吏部量陞諸天文生之效勞年深者從之南京刑部員外郎李祥言河套不可不取狀

言在周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在漢則武帝伐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在唐則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北皆今河套地也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舌

惟宋太宗始棄之故西夏得以竊據與中國抗衡我朝土木之變已一嘗之是實兼宋人西北之二害也以今鑒古殊可寒心夫黃河爲華夷限今棄之夷狄失中國險其不可一也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使虜據之以爲巢穴其禍當烈於元其不可二也今乘其未定且聞其饑乏於草盡春初之候併力取以復漢唐之舊失今不取虜寇無已邊陲無解甲之日天下無息肩之時矣其不可三也章入下所司知之

附房山縣生員弭文妻宋氏夫亡六日葬祖隴設奠畢卽自經於隴樹魏縣郭名妻季氏夫死八日自縊死俱旌曰貞烈宏治十五年壬戌春正月甲戌朔

舉計典
陞山西僉事王鴻儒爲本省提學副使

命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吳寬侍讀劉機爲會試考官取魯鐸等三百人是歲禮部尙書傅瀚等各以他事阻吏部侍郎王鏊代知貢舉

起復左春坊左中允楊廷和原職禮部尙書傅瀚卒諡文穆

瀚字曰川新喻人嗜學強記處事周詳子元亦舉進士第江溶之奏閣臣瀚實嘆之爲攘位計既而恐謀洩遂嫁禍於程敏政後家人恍見敏政入瀚室憂悸成疾議者殆有遺憾云陞禮部侍郎張昇爲本部尙書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王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何塘李廷相俱有間魯鐸等十九人改庶吉士

夏四月陞檢討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舌

詔建忠義廟於廬陵縣祀文天祥以趙時賞等配從廣東布政使周孟中奏也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時政六事

一嚴考覈謂士習因循多有營私納賄一崇節儉謂公私因乏諸司宜加裁省一汰冗官謂嚴覈衛武官武藝并襲職子孫一立經制謂邊警調兵止宜於附近處所策應一重將權謂宜假以賞罰而不爲中制一用閒課謂虜使有被獲者厚賞因而用之命下其奏於所司

命錦衣衛指揮僉事郭良襲武定侯

良故侯昌之子也先以族人爭襲蒙降至是其母許氏爲請命廷議不決焦芳獨曰爭爵之罪小開國之勳大議遂定故有是命

詔修葺宋儒朱熹廟於婺源

從給事中戴說奏也

詔祀宋相江萬里於饒州

萬里爲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遂率其子鎬及左右數人投水死至是因監生裴春之奏而祠祀之

五月改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固原猶爲內地自火篩寇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甘肅總兵署都督僉事彭清卒

清謀勇兼濟能撫愛士卒戰功最多名聞西域且廉潔自持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美

亦時之名將云

總制尙書秦紘以新造車制上命會同鎮巡官試驗以聞

車高五尺四寸廂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尺在上放

銃者二人在下推車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

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同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

獸轅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

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

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相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

蹂踐其餘車輛或倚角奏功或邀賊歸路云云

輔臣劉健等上早朝節用疏上嘉納之

六月命楊守陞仍充大明會典副總裁

以王儼願佐爲戶部左右侍郎

輔臣劉健等諫止釋迦亞塔像贊從之

秋七月詔各邊總制巡撫等官整飭武備從宜調度防禦

贈故死事廣東參議劉信爲嘉議大夫

以信討黎賊死鋒鏑也并錄其子景宗爲國子生

致仕南京戶部尙書梁景卒

景字廷美嶧嶧人居官清謹守洮岷斬西蕃渠魁復業者千

數撫湖廣平永州連寇出處之際亦不失其正云

貴州賊婦米魯及福佑等伏誅

先是太監楊友旣見擄王軾調集官軍土兵分八道以進凡

用兵五月破一千餘寨米魯福佑死於陣禽一百九十人斬

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婦一千人捷聞降敕獎勵米魯之黨

阿雜米等五人斬於市適得等給功臣家爲奴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毛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命劉大夏仍兼理團營

先是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掖京師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

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

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敕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

附錄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軍何如夏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

銳氣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

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

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違飛語貼宮門誣大夏者上曰官

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爲耳

減修清寧宮夫役

先是詔兵部撥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

之五督工中官訴於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大夏不以朝廷大役爲重率意減夫可調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朝廷溫旨勉留情猶未已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入告上忻然納之軍數悉如所裁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諡襄毅

忠嘉興人初官陝西振饑濬渠以拯民爲己任軍民兩詣闕借畱者千數立生祠後禽達滿四殲李鬍子平洮岷番虜旅氣矯矯雖矢石如雨無懼色錦衣衛韋瑛挾汪直爲詞察履興大獄以忠劾發戍其黨競警忠構忠死廷辯慷慨不可屈僅落職尋起爲尚書

遣駙馬都尉馬誠祭告皇陵及山川之神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壬

以鳳陽有暴風猛雨拔樹萬餘傾舍千餘之異故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吏部尚書馬文升陳言本部職掌十事

一息奔競一崇儉樸一責成府正一舉用賢能一論年勞一

嚴考覈一給散官一查功績一專職掌一預選教上從其議

命南院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時江西盜起俊至揭榜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

五率眾出營禽四十餘賊黨解散

虜寇遼東副總兵劉祥等伏兵禦之

斬首五十一級獲馬百餘匹

冬十月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諡莊簡

悅字時敏華亭人性素清約平居謹畏無疾言遠色臨事卓

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提學浙江例湖名校士悅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爲廉使入朝尚銘居東廠任事眾皆趨其門悅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眾稱翕然尋贊畱務致仕篤學力行鄉里咸推重之降清軍御史任文獻爲藍田知縣

浙有閒住通判沈徵戶名與絕軍沈三同文獻持之及他名同軍絕者十餘家徵因集眾喧毀告示并牌及柵關門又破總甲之柳因鈔搶軍書李貴鎮巡官捕徵等數十人送獄俱擬充軍以其事聞徵亦撫拾文獻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刑郎中往勘之徵猶不服乃命三法司廷鞫以徵倡眾誣奏引例充軍文獻賄徒送吏部議處獄上准擬

起復太僕少卿儲繼原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壬

南京地震雲南晝晦

十一月復除病痊修撰毛澄原職

致仕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徐貫卒

貫字原一涇安人溫厚明敏在職方郎署稱首其巡視福建

海道料理蘇松水利功亦有可紀云

十二月錄湖廣平苗賊功

劉大夏奉旨議上在外寺苑牧馬事宜

言行太僕苑馬官當與太僕卿佐一體優視從之

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諡文肅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性嚴介寡與耽墳史廣購書讀之每上下數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議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邱文集等書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

增爲賞罰其經猷措注皆翊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而聲色澹然當時名士如彭韶邱濬最相知云

陞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韓重下獄贖徒還職

先是重劾鎮守太監梁玘倚勢索賄侵稅占軍奪民田馬等情上命給事中鄒文盛郎中楊茂仁往按之玘上章自辨且訐重短重復與總兵楊玉奏玘役軍出關採樵爲虜所殺俱下文盛等按問頃之重與玘皆徵還文盛等考驗玘事皆如重言惟三岔河商店誤言爲玘所占及所使採樵非關外地失於覈實疏上下刑部會鞠玘以病奏乞俟稍差就獄上許之於是刑部言玘罪狀已明不待置對坐重贖徒玉令自陳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手

平江伯陳銳卒

銳合肥人其治安平鎮河決亦其一功云

附錄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

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

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

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謂薦副

都御史劉宇上之知人如此云又有甘肅副總兵魯麟世歸

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眾麟結壁近求爲挂印總兵不

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大夏曰何以

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

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

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曰苟篤忠貞且爲

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八

手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宏治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己巳朔

令松潘東南二路參將及四川都行二司俱聽分守節制

陞學士張元禎爲太常卿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韓鎬卒

鎬字民瞻廬氏人有才致其撫義烏之饑民燭海洋之神奸

成海塘之工築多爲人所稱云

思陸降

退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掣回象馬夷兵過金沙江而歸

二月復除病痊編修羅琦原職

戶部侍郎顧佐查處薊州牧馬草場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清出一項二千六百六十有奇請照十二營分定界限牧馬

旌表玉山知縣孫景雲妻鍾氏貞烈之門

雲上虞人爲縣有苦節既亡鍾哭必血下竟自縊死

大明會典成進劉健少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吳寬禮部尙

書各兼官如故

梁儲王華陞少詹事劉璣江瀾陞侍講武衛張芮陞學士楊

廷和陞春坊大學士劉春楊時暢白鉞俱侍講靳貴陞左諭

德毛澄陞右諭德朱希周毛紀顧清俱侍讀傅珪爲左中允

陳瀾爲修撰餘各有差

三月令汀州免屬江西巡撫管轄

致仕南京工部侍郎徐恪卒

恪常熟人嗜學性詳慎凡利於國與民者必行其志利害不

恤故樹立有足稱云

禁王府濫請封

但係娼及不良婦所出俱不得請

令秦府鎮國將軍誠澈以本等官職奉保安王宗祀

澈保安王第五庶子也

陞梁儲爲吏部右侍郎

選陳茂烈試監察御史

夏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肅祭忠節祠

祠故祀宋臣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也

我朝增入李時勉劉球劉子輔

戶部奉旨會文武大臣及科道議上足國裕民之策十二事

一重京儲一慎庫藏一實內帑一省供應一度邊餉一清鹽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法一均禁例一處芻料一節香蠟一戒招克一處存留一恤

災傷

詔修國子監樂器

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王繼卒

繼字述之祥符人性清誠有才識遇事敢爲故歷官咸有聲

續云

五月諭祭大學士李東陽父母

仍造墳安葬

命孔聞韶仍襲封衍聖公

韶宏緒子也宏泰卒法當聞韶襲封上賜麒麟白玉帶黃金

盆正德年上幸太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鞞帶寶鈔如故事

嘉靖初上兩幸太學召賜亦如之卒年六十有五賜祭葬如

禮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命內閣撮取通鑑綱目續編節要進覽

陞韓文爲南京兵部尙書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承芳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以講學明道爲務嘗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誑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於黃公山疏食歷空相顧自得箕謝會試遊陳白沙門以理學者

京師諸省大旱

六月減蘇松織造三分之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令武職願赴邊報效者不得一概濫許

鎮遠侯顧溥卒

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宥黔國公沐崑等罪

時王氏額外加租害遍境內故都御史李士實奏之上特治其黨而宥崑等

秋七月瓊州賊符南蛇等平

是役斬首二千五百六十有奇平賊巢一千二百餘所俘其屬千四百人追回被虜者百十五人獲器械二千六百九十有奇

申明親王之國舊例

用船止五百艘除王府及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

船夫俱自備

致仕太子太傅刑部尙書白昂卒諡康敏

昂字廷儀武進人通敏和厚練達政體有謀能斷因事成功所少者特骨鯁之節云

停止太倉州織造洗白苧布

吉府儀賓史策有罪革職閒住

以其父元謀刺內官王勝故也元論斬

八月詔纂修本草

錄用忠愍劉球之曾孫祠爲通政司知事

九月命差官查理內府甲字等庫

冬十月命祀宋臣趙清獻公并於蜀

與秦守李冰漢守文翁宋守張詠爲四公廟從巡撫林元甫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奏也

四

命建祠祀元儒陳澹於都昌

以嘗纂修禮記集說有功後學從邵寶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論不當畱意佛老上嘉納之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進皇明政要

凡四十篇

十一月申嚴惜薪司等處刁徒攬納柴炭之禁

特予祭酒謝鐸祖母趙氏旌表

十二月誅妖人李道明並治告反不實者罪

道明以白蓮社撰妖詞惑人忻州官發其事都御史劉聰委千戶張瑛捕甚急妄執軍餘樊林副千戶黃珍鞠之珍與劉玉有隙因誘林引玉而自爲林具狀言道明有反相以上於

聰轉相告言逐捕旁午又累及郭氏孟麟等道明家族盡被逮產俱沒官奏上得旨傳道明入京下詔獄始露黃珍構陷狀遂下珍獄尋瘐死奉旨道明處斬張瑛戍邊

宏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癸亥朔

停止福建尋訪鷓鴣竹鷄白畫眉紫山鷓等禽鳥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

烈少喪父繼總旗役志適俗畫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乃翫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有悟於顏曾克己省身之學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司理吉安明允公恕民平之考績至淮幾凍死所知賴以蔽裘及爲御史袍服樸素而身任風紀彈劾不避權貴乞養一疏詞意迫切迫歸躬治畦妻子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羣書體驗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命陝西各監苑增築城堡

從楊一清奏也

旌表定國公徐永寧妾丁氏曰貞節

丁永寧卒後三日自縊死

罷壽塔工及真人杜永祿等封號

先是奉旨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及撰永祿等誥命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盡財惑眾何關於世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此輩何賢何能

頒布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疏入俱報罷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

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附葬附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諡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並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元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非大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六

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附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並附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二后宋亦有二后並附者上曰二后已非古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附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至尊稱爲皇太后別祀以奉慈殿今仁壽宅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

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卻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寢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眾推寬言寬對眾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痛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不足為法眾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於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七

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京祭酒章懋上選貢疏

言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國家稽古制治猶重大學洪示間生徒數千類多少俊教育之法至是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勞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為多沿及近年歲貢之人監既多衰遲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限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不分屢增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乃許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六七百人照依地方送兩監以後或三年五年量才多少間一行之則在大學者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

不知所以為教然嚴督課程用申激勵務令行文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庶國家收養士之效而臣亦遣尸素之愆也命下其議於所司

以樊瑩為南京刑部尚書
閏四月定南京遣官祭告禮儀
追論貴州普安州敗軍之罪

初隆暢之死於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並請兵討賊巡按張洎實許之及米魯福佑之般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都御史錢鉞副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遠及指揮任禮張瑛楊芳皆受之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及周鳳至移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侵牟贓械狼籍其後輸情貪功覆師辱國皆所自取至是巡按戴乾黃珂相繼奏其事得旨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八

任禮張瑛依律處決與楊芳吳遠子孫襲職各降三級李堂等宥死充軍錢鉞等俱逮問鉞與劉英以功過相準俱罷職周鳳罪浮於功遣戍張洎降

加秦紘太子太保

紘在三邊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級修堡臺一萬四千所創山巖三千里

闕里先師廟成御製廟碑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及還東陽以所經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祀宋儒劉子翬於屏山書院

院在建寧府從監生魏俊奏也

以災異下修省詔

時大臣各自陳引咎乞致仕上不允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

事一曰京軍苦於出錢供應二曰營軍苦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以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查行

召秦紱爲戶部尙書

詔部院預行旌別賢否以舉計典

敕曰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因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九

申嚴勸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

附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類也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案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啟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君公聽並觀於大庭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況密啟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實人君之大防也若大夏之遠憂真後先一揆矣

六月詔京官六年一考察著爲令

吏部會同都察院並各堂上官從公考察如有遺漏科道照例糾舉

詔革無名爵賞並禁治貪酷官吏

從大學士李東陽奏也

錄廣東官軍勦平黎賊功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

上曰虜情譎詐可審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上曰往年如陳韶王肅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上曰未必必要經戰陣但要謀略耳東陽曰聖諭甚當有謀略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十

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恤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賠錢使用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爲此耳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曰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爲工役今後工程乞爲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禽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爲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爲壩上強賊而一應諸賊並在其中矣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諾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內犯三人云朵顏衛頭目阿

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迹各具揭帖以聞

大學士劉健等上禦虜安邊事宜上嘉納之

一令大同召募土兵一就彼收買馬匹一再運大倉銀以備餉一令總兵諮訪將材一獎勵遊擊張俊以勸有功一備援官軍宜令都督神英領之一查選京師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一月選才勇將官以充京營坐營把總等官一各邊有誤事降級才堪引軍者令赴軍前立功一年強無籍應收應募一選軍探聽馳報一令總兵官從長計議相機殺賊上令各部議行

致仕戶部尚書殷謙卒

謙涿州人性淳樸自爲知府至巡撫政績多有可紀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十一

秋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殺傷墩軍延緩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啟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營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九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此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可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上曰太宗朝頻年

出塞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皇上聖武固同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時如淇國公邱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曰善朕幾爲人所誤師乃寢已而虜亦引去

命工部侍郎李燧大理少卿吳一貫通政參議叢蘭經略邊關命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參議熊偉整理各邊糧餉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諡文定

寬字源博長洲人少有文行歲貢入太學鄉試第三會殿皆第一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居官務簡慎不涉要津雖優詔屢畱而引退不置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以正自持有不可卒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十二

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清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宮出講及議葬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才蓋不乏也當時以柄政屬望忌者沮之贈宮保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下吏科給事中吳舜於詔獄黜爲民

時舜言馬文升之子戴珊之妻妾皆以賕賂宜罷之而另選官司考察御史馮允中等言二臣清謹素著舜言涉曖昧得旨下舜獄文升珊奏舜王蓋皆不謹有文卷上命查以聞乃取二臣爲人所奏實蹟上之而舜惡猶甚命舜爲民蓋開住召馬文升戴珊等至煖閣前

論曰明年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乘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

用心斟酌期於至當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年老重聽又復申諭之文升對曰陛下畱心政務宗社蒼生之福也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陛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諭從容論事動千百言殆一代盛典云

命禮部禁服色

內府尤詳若蟒龍飛魚斗牛又玄黃紫皂及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禁之

九月太僕少卿儲燾請以召對事語宣付史館命所司知之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邊事

上袖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啟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三

人不效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敕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亦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尙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卻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著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宇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

可耳皆應諾劉健曰昨李榮又傳說以善道啟沃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盡說也無進益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也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啟沃之便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去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四

冬十月授何塘爲編修王廷相爲兵科給事中

召刑部尚書閔珪至煖閣前

面詰之曰人命至重乃者刑科給事中于瑁奏凌蕭凌畢可矜合法司看詳何爲延至臨決之期然後覆奏刑科既知有前旨三覆疏內何不爲之別白珪等頓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瑁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無大臣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上頷之其好生慎刑重人命如此

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等言四事

一量減租銀一助買官馬一減快船一減牛隻從之

十一月申嚴各邊官員包納糧草與販馬匹之禁

御午門讞審大獄

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與其子欽詐爲公文告革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掩殺虜人以開邊釁巡按王獻臣奏之臣尋以他被逮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會巡按余濂勘問一貫復奏委參政甯舉副使錢承德僉事王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擬斌造謀殺入罪斬天祥及其叔洪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茂盜用印信欽投匿名文書罪皆絞既奏得旨天祥等累上疏訟冤天祥尋死於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問上以東廠緝事揭帖情異詔逮斌等至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逮諸勘官至上御門親鞫之上曰彼虜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人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眾皆誘於一貫玉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一貫是從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上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等議擬失富無所逃罪然亦無私於是天顏頓霽都察院會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按失實罪富贖徒洪還於師旅之際呈報欠明罪富贖杖斌事已白宜免其罪上命茂欽依律處決斌准辯洪還皆有功並宥之一貫玉各降五級趙承文甯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二級調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

改韓文爲戶部尙書

副都御史王沂卒

沂武進人自處儉約居官無玷亦不愧乃父僕云

十二月敕陝巴還居哈密

先是陝巴歸自魯番哈密人復有謀奉貞帖二兒來主者陝巴懼復挈居谷峪甘肅守臣以奄克字刺及寫亦虎仙爲夷人所信令自肅州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行傑等至哈密有阿字刺等六人者約夜以兵劫傑等知之與奄克字刺等謀召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守臣以聞請敕陝巴還諭奄克字刺等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並哈刺帖札等城兵部復奏從之是役也參將吳澄副使李端澄之力居多云

奸人劉山伏誅

初軍餘鄭旺生女名王女兒年十二鬻之東寧伯家未幾轉爲沈通政家婢後旺傳聞鄭安家有女在內將爲皇親旺至京師謀諸安剛安洪洪教旺具帖疏來歷導之入皇城遇內官劉山以情懇之山訪之內有同名者周姓非鄭也出即詭云汝女自謂曾被鬻者再訪認而疑之旺信以爲己女累持物付山遺女山又累僞以物答旺一日出言於洪曰王女兒爲上人進乾清宮矣洪以語旺其里族賄旺者六百餘人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六

後旺以所得物往齊駙馬家齊見之亦信其爲皇親也贈以豹皮馬鞍紗羅衣襦旺家人遂肆作聲勢爲緝事官校所發逮捕旺等並執劉山王女兒於上前親鞫之山謬援王女兒以脫罪事未決下詔獄杖訊則王女兒父母姓名及年齒入宮來歷俱與鄭旺所稱不合而虛喝以規賄利皆山之奸擬山造妖言律旺剛洪傳用惑眾律徒杖有差獄上得旨劉山

交通內外妄捏妖言誑誘煽惑其卽凌遲處死令諸內侍往視行刑餘從所擬後旺蒙赦正德四年又爲王璽所愚

俱伏誅

宏治十八年乙丑春正月丁亥朔

舉計典

虜寇靈州

以三萬騎圍靈州其別騎復入自花馬池掠韋州上謂兵部曰各鎮遊奇等兵宜卽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芻糧仍會戶部計處

發漢州知州趙士元於都勻衛永成

以妄笞邊軍二人俱死故也

虜陷寧夏清水營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七

焚鈔糧料二千九百餘后草十二萬餘束令巡按勘實以聞都御史戴珊復乞致仕不允

時珊求退不得一日私懇劉大夏夏見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爲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命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理邊務

令郡王官屬朔望聽王戒飭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議政事

既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開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閉戶杜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通乎且令勿朝謝恐大臣懷畏懼也

二月命張元禎楊廷和爲會試考官

取董玘等三百人

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等奏上處置海道事宜

陞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宥鹽徒施天泰死發都勻衛永成

召戶兵工三部臣於奉天門

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於是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有因災傷斂重逼迫逃移者有因畏懼軍匠通同里長漏報者宜下招撫之恩嚴稽考之法如荆襄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七

等處流民宜招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旋踵及到營衛則監局有需索各營多私役官撥營作衛所差遣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於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於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履行清理仍查各律例行得旨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刑襄流民卽推才望大臣往會撫治軍伍逃亡實由統領人員培植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於是侍郎何鑑撫治刑襄流民復御經筵

詔建祠祀都御史羅通於居庸關

從耆民潘昭明等奏也先年土木之變賊深入張甚通力勸都督楊俊提兵守城俊欲邀通憤罵且手刃一衛士以示必死俊慙卒不去城賴以全

增置戶部郎中於易州管理糧銀

從參議熊偉奏也

三月命錦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提人事例

時徐俊程真妄信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官校至南京緝拏王昇兵部本無此官故御史李熙等以爲言刑部覆奏乞勿輒給

禮科給事中倪議等監察御史臧鳳等各言十三事

議等言一奔競之徒效尤乞陞宜悉罷黜一往年科道官多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九

於進士歷俸半年以上者考選近多用行人博士而新科進士不預乞一體選用一近例內監匠役人減支月米三斗旋有妄奏添支者乞仍舊減革一山陝河南地方災傷人命逃亡其所遺糧草累見在人戶代納乞量爲蠲免皇親周壽奏差內外官查勘涿州琉璃河地其地半係軍民舊業今一旦奪之彼將何歸乞免查勘一市井之徒投爲皇親家人名目各處開店固利怨歸其主恐非保全外戚之道乞嚴加禁治一在京文武官及致仕並父母妻曾授封贈而卒者例各有營葬間有過取夫役者宜量品級著爲定令一近有旨取南京及各王府精通樂藝之人乞暫停止一兩京堂上官曾被劾者乞量爲去留一南京撥馬快船以上供爲名者過多乞量爲節省一武職陞選必由兵部近如王寧胡震皆由內批

恐效尤者多乞敕所司查革一各門守衛官軍所以拱護宸

極而守門內官恣意剋剝隨補隨逃乞嚴加禁革一各處清

軍御史惟欲取足軍數一概句擾害不可言乞將正統二年

以前丁盡戶絕及遇革爲民者卽與開豁以紓民困一近年

死罪囚多者有情可矜疑盜賊亦多鍛鍊成獄者往往銜冤

而死乞敕所司務爲辦理一比年法禁漸弛盜賊公行乞嚴

加緝捕鳳等言一皇親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慶雲

侯周壽奏乞引鹽莊田及容無籍之徒私置店房侵奪民利

乞嚴加禁約一近日有旨選用自宮之人恐起殘生之術乞

行罷止一各王府官職專輔導乞敕所司掄選於初責成於

後仍行撫巡等官咸具賢否以聞量爲黜陟一都御史周季

麟洪鍾南京侍郎金澤尙書霍志端公議難容乞行黜罰一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十

易州山厥柴木採伐已空乞量爲區處一各邊屯田皆爲權勢所奪乞遣官清查一近年入仕之途太廣倖進之門未塞乞嚴加裁革一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處京操官軍往返甚勞兼之科罰無常人情嗟怨乞分爲三班庶幾少息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起運京儲俱收折色乞照各處時價收受解部召商上納庶免掊剋一遼東宣府榆林沿邊官軍缺馬多被權要倚勢強賣乞嚴加禁約一欽天監太醫院及畫師工作之流有陞至通政太常及錦衣衛指揮者名器太濫乞賜罷黜一各處布按二司私將歷日饋送勢要甚爲民害乞加禁約一近日勅建寺觀太盛齋醮錫予過隆以致緇黃盛行乞量爲去留俱下其奏於所司

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湛若水崔銑穆孔輝陸深皆有聞嚴嵩等三十人改庶吉士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於詔獄尋釋之

時奉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樸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主

治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恆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治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

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

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日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長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尙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主

白耳及直矣又恬然倣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倭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倭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則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驅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

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前而玩於彰彼未摘發間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敕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割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厥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爲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剗內官之權欲剗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

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牙爪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爛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乃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消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貧墮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人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

而又不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宏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嗚呼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卻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九

重

洪武某年詔許壘種直隸拋荒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殿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姓連年坐旬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

馬也臣雖未詳其始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徵租且以空閒草地牧馬爲便六漸一曰匱乏之漸夫匱乏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廢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誰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譏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給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

明大政彙要

卷三十九

美

始有和買之議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它運之例它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廩銀尙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既已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費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惟草今方春氣未和耕在野陛下宜發倉廩助其不給振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敕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觀也夫智者察微今貨

入而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置外敵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於饑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僇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難治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踰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夫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大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析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

而哨聚般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大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振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豈損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靡其賞不足以風黃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當令內官通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邪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之執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人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已追愼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以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恕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

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帝唐憲宗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證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期寺期親請額者陛下勿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民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嘆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必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預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也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僧可乎僧則陵陵則逼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憾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泣訴上前不得已詔下獄科道交章救金夫人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獨召大張膝語左右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惟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鞠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憾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命兵部左侍郎熊繼會同科道官查理騰驤四衛軍旗勇士初大夏應詔陳言議罷光祿無名供辦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密議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即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我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蹤迹疏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押回岑九仙赴廣西鎮巡官收查發落九仙泗城州土官族人也奏自始祖岑彭以來世襲土官至

岑豹子知州岑應懼思城知州岑欽之禍子孫滅亡殆盡其弟岑接取推讓印累著勞勸乞令襲職俾掌轄夷眾兵部尚書大夏議謂岑氏譜系始祖木納罕於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九仙妄接漢岑彭世次應請聖聽當摘發以破其奸其岑接應襲與否待鎮巡官勘報奏處夏四月令張元禎專管內閣誥敕

時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索太極圖以觀曰天命斯人以開朕也尋有是命

詔揀選監生之老疾者

屬南京禮部會官揀之

翰林院檢討石瑤服闋除原職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三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責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官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多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

求實迹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著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概云留著辦事即又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監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宏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止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三

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用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止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

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置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用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數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諒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書

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比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止以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其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

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陝巴還哈密拘土魯番子貢帖木兒於甘州

纂修玉牒成

命兵部按季開具武職方面以上官員進覽

五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疏言六事

一勤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嘗備經筵講讀中間如辨人才察民情嚴內治教感屬四者尤乞更加詳玩一廣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諮訪仍乞少降辭色從容盡言一公用人謂祖宗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以成治功今後輔弼公卿乞推才望老成敗歷中外能任大事者充之不拘地望科第一汰冗員言民窮財匱冗費不止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敕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外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增設若干凡無益於事者一切裁革仍申諭左右勳戚各守禮法又選剛正法司執持於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陞官乞署做唐制不歷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導乞妙選老成之士爲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舜述周孔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艱危之狀闕閭窮苦之情亦宜一一備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於有司

上不豫

初六日庚寅寒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輔臣劉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

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歲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倫勸進藥不答上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尚未選嫡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蕭敬李榮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祝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訓旨傳禮部行之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辛卯上崩於乾清宮

壬辰頒遺詔

先是上以久旱憂切於心欲降敕諭頒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議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截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卽與辦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發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宏治十七年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探及各處驛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量爲寬免一各處稅糧並額辦坐派物料宏治十六年以前小

民拖欠者量爲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處解納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多該部查議裁減一各處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槽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嘯聚爲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上不豫不果頒今東宮令旨追念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宮尊號詔內行之

嚴京城守衛

司設監太監張璠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五

高廷和有罪下獄

先是璠奉命修理藥材與文泰及參議邱鉅假市藥侵官錢及與廷和等因緣爲姦先帝違和璠欲援引文泰僥倖成功輒用其藥欽與方叔和徐杲等相繼診視俱藥與證乖至是國公張懋等及科道交劾其罪令旨命執付都察院會官鞠之法司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比依文結內官律具獄更參通政王玉等隱忍不舉得旨璠文泰廷和論死欽與叔和間住玉等各降二級鉅追贓五百兩發爲民其後璠等緣以解脫中外憾之

令旨罷京營官軍工作

未幾內臣李興請撥官軍千人運喪儀物料已得旨兵科兵部力言令不可違從之

壬寅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十月庚午葬泰陵

掩塋之際有五色雲見於陵上

按孝皇玄默躬修誠明內蘊禮隆郊廟尤嚴祫禘之儀養極宮闈每謹晨昏之節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尊禮儒臣信任六卿立預備倉以厚民生築張秋隄以除河患止上納例以清仕路招商納中以溥鹽利畏天戒則求直言志恭儉則減上供思便民則疏錢法修兵政則選民壯孔彥繩世博士楊時祀孔廟則正學崇矣賄于謙以太傳諡以肅愍則勞臣勸矣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爲南京錦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三

衣衛指揮使劉基裔孫爲處州衛指揮使則勳澤遠矣修大明會典問刑條例則典章備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占城請討安南不許則武不黷而民不傷矣當其時邱濬以危亡可戒災異可畏政治當飭之說進則嘉納之劉健等諫齋醢燒鍊而以嚴早朝復奏規勤講學優接下之說進則首肯之李夢陽痛憤時忌而以二病三害六漸之說陳則朝下獄而夕復官其召輔臣也或御文華或御平臺或御煖閣顧命批荅眷算周詳李東陽謂天顏和暢有家人父子之風維際名碩效用賢哲宣猷若秦紘鄧廷瓚楊一清輩皆爲總督許進楊繼宗戴珊陳壽輩皆爲巡撫王恕耿裕馬文升劉大夏何喬新彭韶韓文張敷華周經輩皆爲尙書爲宮保張悅林瀚吳寬王鏊謝鐸輩皆爲侍郎張元禎楊守陳羅欽順輩皆爲翰

院徐溥劉健邱濬李東陽謝鐸輩皆直內閣彬彬然眞一代之選也至於周后陵寢享祀之議中外翕然稱爲合禮而顧命得人從善如圖眞三代以來不多得者十八年之治眞高帝同符哉

明大政纂要

卷三十九

美

明大政纂要卷三十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武宗毅皇帝

帝孝宗嫡長子張皇后所生也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一

宏治十八年五月虜寇宣大命保國公朱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之

時虜由新開口毀垣而入二鎮官軍並力截殺相持七日總兵張俊副總兵白玉黃鎮參將李稽僅能潰圍還師遊擊將軍張雄穆榮俱戰歿官軍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傷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馬六千五百餘匹掠去人畜器械無算蓋土木而後兵禍所未有也暉等至禦虜無策冒奏功次爲言官交劾至八月虜勢稍緩令回京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辛亥太白經天

六月命劉大夏張懋及科道官選練團營官軍

岑潛作亂平之

先是思恩府土官潘謀叛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巡撫潘蕃請以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征之既誅請改設流官以變其俗詔從之

設潮河川新營於古北口外關

調潮河古北二營步騎五百人戍守以密雲衛指揮李秉劉祥領之

定幼軍解補開豁例等爲令

凡役久未逃老疾病故卽與開豁三年一次驗放

太僕少卿儲懌條奏禦虜五事

一敏聽斷謂議處邊事宜速求至富稱制臨決卽日行之一備將材謂宜會推文武臣堪爲將領偏裨提督贊畫者共事京營一廣參謀謂擇羣臣中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每邊遣一二往以補巡撫謀議之闕一募材勇謂宜懸賞招募驍勇材武之士聚之京營以爲威敵消患之備一覈功賞謂捐數十萬之銀賍之有警處所俾上功者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爲左驗其一陣之中有殺敵不暇顧者許本隊乘便取首如疑似不明卽以賞銀均給一隊章下兵部詔以薊州草場地還軍民

先是四月中大理少卿張泰等會勘上言各草場侵占民田屯地九百三十七頃四十九畝並附餘地皆宜給軍民爲業薊州民孟昱等又上章畱中再閱月至是乃詔如所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秋七月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

從劉大夏奏也仍同大夏提督團營操練

致仕南京大理卿章格卒

格常熟人居官幾五十年所至以清謹聞

陞艾璞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糧儲

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

講讀春官官張元禎等俱陞加有差

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告天下並頒推恩事宜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新政宜慎

言自六月以來陰雲蔽野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積田禾淹沒日傷一日爲患未已臣等官居輔導職在調變憂切

於中至忘寢食仰惟陛下嗣登寶位聖德格天而陰盛陽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健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暗昧人事下乖則天道上應必然之理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有大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心志昔在先帝初年如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犬出宮人凡百聖政固以傳之天下即當載在史書近者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今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開查革某職傳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壅於上而不得行民望於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朝廷養匠費鉅萬僅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三

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黜內官等監匠官御用等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濫設官職浪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剋本庫內官自請查算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開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宏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他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數目無算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能干預竊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宦家或從使嫁遣以大布好生

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聖明俯垂采納事干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效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為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陞南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學副使
宿楊宏罪降為指揮僉事

初宏以指揮使失機擬戍總制秦紘為之論辯已免發配至是以巡撫楊一清薦特宥之俾聽軍門委用

吏兵二部傳陞乞陞等官降級減俸有差
革徐州等處兵備副使

南吏部侍郎楊守陞以考滿乞休詔陞本部尚書致仕
致仕南京刑部侍郎熊懷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四

懷豐城人性嚴重所至稱職王恕嘗薦之當軸以不識答亦謹守之士云

九月許慶雲壽寧二侯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

戶書韓文執奏不允後張延齡懇辭引鹽給與原價科道交劾周壽及商人譚景清等竟不聽

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贈少保諡襄毅

紘字世縷單縣人直諒剛方以名節自勵初為御史以搏擊忤權貴謫驛丞歷縣郡廉幹有惠政巡撫山陝禽治秦府橫校因計奏下詔獄籍沒止得匹絹故衣憲皇嘉其廉釋之賜

鈔萬貫改河南總制汪直不為害尋調宣大歷副都戶侍以忤閹臣萬安嗾言官劾謫參政安罷陞副都巡撫鳳陽總督

兩廣發總兵柳景麟狀被訐致仕尋以薦起南京戶書考滿

引年致仕復以薦起戶書總督陝西尋總制延綏夏甘肅軍務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召還懇辭卒之日家無餘貲在廣東民爲立生祠其始終一節云

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尙書

命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章查覈大同苗達等用兵欺誤事情

案正德二年錄功陞藍敬等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恩典冗濫極矣

給事中劉蒞上言時政

言梓宮未葬德音在耳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如聽商人李琳譚景清買補殘廢縱容罪人張瑜劉文泰妄肆奏辯太監劉瑯貽害河南而僅得更調薊州邊方多事奏取各處內官

明太政彙要

卷四十

五

將官欺弊奏差科道根勘戶部奏革冗員兵部奏革傳乞事皆報罷而諸司章奏閣臣不得與聞是壅蔽所由始也今咎徵已應乞思遺命任老臣政無大小下閤參詳庶政務舉而宗社安下所司知之

庚子恆星晝見

附兵部奉詔汰冗官列大漢將軍千百戶辭福敬等四十八人俱係乞陞應查扣品秩福敬故不入侍衛以激上怒於是管將軍駙馬樊凱爲之請上卽命復其官仍舊侍衛因詰責兵部令自劾疏入有旨堂上官姑宥該司官各奪俸兩月既而兵部復劾福敬等要君欺慢宜行究治置不問

冬十月哈密忠順王陝巴卒立其子速壇拜牙卽

虜寇鎮夷守禦千戶境都指揮劉經督戰死之

以援兵不至也時虜殺掠官軍巡按杜旻言指揮韓傑易麟陳縉失機當坐死胡良等守備不設鎮守監槍太監楊定沈讓總兵官劉勝號令不嚴而讓等領軍逗畱尤當罪得旨傑等准擬良等逮問定讓勝令戴罪殺賊

改給少詹事楊廷和父母四品誥命

和父先已領少子廷儀五品誥命矣會恩詔言故事兩子當

封從一高者故改給

奉熙祖皇帝神主人祧廟

十一月檢討劉瑞上求賢疏

內言祭酒章懋侍郎王鏊僉都林俊都御史雍泰宜亟擢副使王雲鳳參政王瓊王綸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僉事胡獻宜起用

明太政彙要

卷四十

六

陝西羽林衛軍人袁綬應詔陳言

凡十九事內切於時弊邊情者四曰慎去取以優大臣懲時弊以正風俗嚴黜陟以警庶官齊邊備以攘外夷下所司知之

御文華殿日講

兵部執奏清查騰驤四衛軍人事宜

先是兵侍熊繡奉旨查出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名籍舍餘發原衛民丁及失迷鄉貫者發京衛送營已得旨矣御馬監甯瑾以人不足用乞畱本監科道文洪閻潔等交章劾瑾俱下兵部劉大夏言冒充禁兵耗費國儲此百年宿蠹也先帝一旦釐革實宗社無疆之休瑾等輒敢阻撓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浪費錢糧而已況查革之餘尙有二

萬四百二十餘名豈至役使乏人乞如繡等奏特賜施行諸欺罔妄奏官員宜收究以示後戒上姑宥之

冬至遣官靈濟宮祭金闕玉闕真君

奉旨遣李東陽行禮劉健等上言佛老二教聖王所禁中世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楚王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得禍史載甚明若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按正史所載溫養子知詰篡偽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天亡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有廟然亦止稱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革去帝號天下以爲聖政至於神父神母仙妃家屬冒濫尤爲非禮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據禮上陳卽蒙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七

撤去仰見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王今靈濟真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惑世爲甚乞聖明洞察革罷前項祭祀免令臣等行禮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上曰二真君之祭據禮當革但先朝行之已久姑仍舊今後不必遣內閣重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

道行人存問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賜之敕

恕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謨論無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如發號施令進賢退奸賞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成善治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奢侈以化民風存美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效愚直以

仰副詢謀求治盛心伏惟采行

命太監章興往太嶽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時科道周璽曹來旬兵部郎中李永敷皆言守備內官非舊制且數興罪惡兵書劉大夏又言詔墨未乾倖門復啟如金琦已裁革輒敢僥求管事齊玄方取回卽遣章興補之乞罷琦事任止存其千戶職俸革興分守止令於太和山司香皆不聽

陞儲礪爲太僕寺卿

確陳馬政四事一養京營戰馬謂驗軍養馬椿頭朋合銀兩宜革一減馬政文冊謂每歲止二次每次止二本一處管馬官員謂順保河間三府宜少卿一員專理分管寺丞宜移他府一清場畝租銀謂節年未解銀兩宜委少卿清查下兵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八

覆言椿朋銀兩行之既久餘如議起雍泰爲南院副都御史巡視操江十二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刑部尚書編修何塘上職守疏

言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國初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義也故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太祖命悉付史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紀注今史職曠廢靡考所自竟未修舉乞敕令史官番直史館凡君上之起居及臣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官僚之黜陟皆據事直書仍署名紙尾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聖君賢相之謨猷無所遺墜而儉夫小人懼貽譏於百世將有所懲且因紀錄而習知政務可以備他日之用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也疏上命所司知之

詔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以張懋劉健李東陽謝遷爲總裁張元禎焦芳王鏊李傑爲副總裁劉機等爲纂修官後又改梁儲劉機爲副總裁

復馬牛等房查點科道官

先帝每年敕科道官查點一次省銀二十七萬四千餘兩至是太監楊俊等貪緣具奏故府部科道官執奏不宜停止上從之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珊字廷珍浮梁人德器和粹洞達無城府守法不阿而意每近厚爲御史爲副使督學皆重風教先器識巡撫鄖陽殲渠魁脅從蒙活約束豪右墾田無敢匿稅練士卒能自制營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九

法爲刑侍奉勘判晉二府獄詳明稱旨掌憲臺奉職唯謹不少撓借孝皇每宣問移晷從容啟對天顏爲霽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

南道御史陸琨以修省條陳八事

一獎直言以警循默一復面劾以折奸邪一明淑慝以別人才一嚴糾察以勵庶官一稽章奏以防欺蔽一懲沮壞以養銳氣一均差遣以防偏重一專委任以清考核下所司知之

禮科都給事中周璉等以災異陳言

言五月以來霖雨爲災星文示變皇上克謹天戒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君臣一德格天正宜轉禍爲福奈何霖雨方晴亢旱繼作冬暖如春地震星變歲報災傷三百餘處加以虜寇跳梁橫吏相煽京畿賊盜白晝橫行況南京地震尤非所

宜仰觀俯察豈無所自竊惟應天之道以實而不以文感應之實在此而不在彼方今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

十寒詔出朝更而夕改武職冗員革去未幾而復舊鎮守太監取回未到而復差解戶困於內官鹽法壞於戚畹劾官雖罷而張元禎之大奸未去重囚雖決而張璠等之元惡尙留邊將雖取而不用賢才雖任而不專厚皇親而私出駕帖拏人私近習而不用外官查庫下失人心上干天怒伏望親近儒臣講學不倦屏黜羣小信用老成勿好騎射勿事逸遊賞不因喜而或僭罰不因怒而濫施戒革鎮守內臣慎重頒行詔旨仍詔諸司盡心興革明白上請惟克果斷毋事因循內外大小臣工許令直言無隱庶幾和氣致祥災變可息若徒事祈禱不修實德將以求福適以召禍禮部議如璉等言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十

是之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辛巳朔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行慶成禮

右都御史史琳卒

琳性寬喜談兵嘗習太乙壬遁等術欲因戰以成功宣府之捷虛張功伐士論鄙之

傳旨命太監劉瑾管三千營張永管神機營

徐智調中軍管奮武營以馬永成代智王潤代瑾五月以魏彬管神機營中軍頭司並奮武營案此八虎之初見也

改張敷華爲左都御史

戶科左給事中尚衡陳言四事

一親儒臣謂當謀之閣部諸臣一重節義謂旌表謚葬之典

一勳貴爭奪民利謂莊田店房之類一權豪阻壞鹽法謂藉勢詭占之類下所司知之

命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特蔭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之孫韓爲中書舍人

以越嘗侍先帝講讀三年故也

六科給事中周璽等應詔陳言七事

一重大臣以圖治理謂章奏應付閣臣一清弊政以固人心謂鹽法莊田一重詔旨以悖大信謂點軍分守太監應取回一遵舊制以防詐僞謂駕帖不可輕信一正貢賦以固邦本謂物非土產者宜勿派一惜名器以勵庶官謂雜流不宜顯秩而乞陞當盡降調一汰不職以新治化謂鎮巡內外文武大臣不堪用者宜賜剛斷下所司知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士

刑部右侍郎魏紳卒

紳曲阜人事母孝嘗廬墓三年有心計所至以能稱

陞兵部侍郎能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二月初開經筵

戶部集廷議請革皇莊鹽法之弊

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齎駕帖逮捕民人二百有奇巡撫王璟科道張文業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文等覆言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兩宮宜徹巡撫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閭臣亦上章乞允得旨管莊各畱內官一人校尉十人然中人爲漁利相率蒙蔽終不能盡革也戶部又言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鹽先帝始雖誤聽繼念邊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幾

憫其陳訴復命分給以故臣下建白不下數十章戶部議擬亦經數十次豈不知紛擾之爲瀆哉但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振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山陝歲饑虜方大入振救防禦又事之急而不可禦者況帑藏空虛邊儲無積若買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益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等反復思維殘鹽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姦宄之門通飛輓之利如念景清等納銀在部情恐不堪則宜如數給還追收原請引目庶情法兩盡事體合宜上曰先帝已許之母再擾其後戶部覆問臣劉健等疏得俞旨景清等復陳乞韓文等請逮治如律上宥之但趣令赴部領價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士

命修葺故元死節余闕祠於合肥

至正之亂闕提孤軍守安慶援絕城陷與妻妾子女俱死焉故因廬州知府馬金之奏而祠之額如其諡曰忠宣

補蔭原任南刑部尚書樊瑩子璽爲國子生

大學士劉健等封還詔票四本

疏略曰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行賄賂倚藉威曉累母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今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護竊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員至於數百其買

功賈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特恩宥免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名器糜廢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竄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仍占情其子不甘就鞠欲並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監書掾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校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資緣傳奉者奉詔裁革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出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三

有司不宜以私恩壞定制以邪說廢公論況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清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或議從中改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惜身家其爲阿順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資賢能不報

上耕藉田

令諸司翻刻先帝所頒戒諭之旨懸布遵行

從閣臣劉健等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以災異陳言自劾

言臣等俱以庸黷遭遇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刺骨誓以死報近者地動天鳴五星陵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困窮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當此之際即內外臣僚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當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倣倣成風非惟廢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古

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則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上曰卿等切切爲治之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

大學士劉健等復以政令十失自劾

一謂譚景清等奏討殘孽乃曲爲庇護使內帑空而邊餉匱一謂大同隨征所開功次例不當陞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一謂內府僉書守門及添分守守備等官奉旨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一謂御用監書象缺人不宜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一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帶領人役騷擾畿民一謂皇親妄奏畿民侵占田土輒給駕帖提解來京牽連破蕩冤苦動天一謂章興齊玄盜庫罪重一則黃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一謂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一謂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五

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果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發一謂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乞正臣罪特賜罷免上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三月幸太學謁先師

祭酒張燦司業講書畢上還宮明日賜衍聖公孔聞韶並三氏子孫於禮部

命惠安伯張偉等操練東官廳新選官軍

大學士劉健等上勤學疏

祀宋儒周惇頤於德化縣濂溪書院

給田五十畝付其裔孫倫爲修葺祠墓具從學副邵寶奏也建忠節祠祀宋贈祕閣修撰徐應鑣於錢塘

鑣江山人咸治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受宋降遷三宮北去鑣不從與子女誓祭岳飛祠投井死出其屍皆僵立睜目如生益王立福州褒其節其後同舍生劉汝均等收葬之方家峪諡曰正節先生歲久遺蹟漸湮守臣請葺墓修祠乃賜額命有司春秋致祭

錄宣大禦虜功陞賞有差

科道張文李鉞等各以星變天鳴陳言

一曰重輔導謂內閣典司政本劉健等皆顧命老臣宜數賜召對諮訪治道臣民章疏諸司覆奏宜悉付看詳然後決遣不可徑從中出使不與聞或遂改所擬不復商略一曰抑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六

幸謂太監高鳳恃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因欲開補革退殘孽李興歲興工役甯瑾虛費錢糧苗達占格地土覬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一曰清弊源謂劉健等執奏鹽法等十事雖有旨斟酌查奏而猶未決行薊州草場地土雖有查撥之命而小民猶未得業大臣如南京工部尚書李孟陽等之不職而復畱管事宣府巡撫都御史李進之失機而仍容養病都督僉事神英父子之賊罪而未議黜罰皆弊之大者也

遣行人存問原任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

隕星如雨

夏四月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

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其臣袁盎諫曰聖主

不乘危不徼倖今聘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鞍馬其臣薛季宣諫曰韃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於衛生之害積於細微銜檠之危起於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兵科給事中楊一洪亦諫命所司知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

先是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缺人吏部已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送監考校文升執奏瑞奏升抗拒科道力辯事乃寢升在先帝時嘗薦劉宇總制宣大疑大夏曾言宇之短於先帝會戶侍王儼兵侍熊繡皆大夏鄉人升欲抑儼等而進宇乃補繡總督兩廣御史劉天衢因而疏劾文升遂力求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七

去章凡二十一上乃命乘傳歸月給廩歲給夫儼尋乞致仕

上御奉天殿翰林院進呈玉牒

詔修諸葛廟於襄陽隆中之東山谷

廟故在亮所居之西襄簡王愛其地爲塋遷於山左久漸圯且逼王墳故因長史林光之請許之

參贊機務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王軾致仕

禁天下僧道潛住京師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乞納忠言疏

陞焦芳爲吏部尚書改王鏊爲吏部左侍郎

議者謂司禮監李榮爲芳同鄉故內援之

改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時瀚等以災異條陳時政十二事曰遵成憲以隆大孝集羣

議以決大政大優容以廣言路崇儉德以裕財用改州治以便陵寢省虛費以甦軍士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蘇民困停工役以寬鋪行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章下所司看詳既而兵部覆省虛費修武備清馬政工部覆停工役詔從之

五月特授故衍聖公孔宏泰之子聞詩爲五經博士

從孔聞韶奏比文官蔭子例故許之

陞顧佐爲戶部左侍郎

特錄故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之孫葵爲中書舍人

四川巡撫劉洪奏松潘疊溪禦夷八事

一平險阻一襲土官一修關堡一肅紀綱一修東路一恤舍餘一重倉儲一定體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太

改給事中許誥爲翰林院檢討

二年十一月又改御史許讚爲編修皆以父進引避故也

戶部議覆侍郎王儼所言邊務四事

一清邊地一計邊餉一處倉場一遷站堡詔如議

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

大夏乞歸疏五六上上以其情詞懇切允之且有勸誠爲國

才猷茂著之褒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月廩歲夫如例時給

事中王翊張禕各疏言大夏諳練兵務爲先帝心膂之託且

國家多事邊警未息乞賜勉爾以裨新政吏部覆言大夏練

達老成眾望攸歸宜如翊禕言不從

戒科道官毋得挾私舉劾

時御史王時中言銓衡參贊皆重寄必端方碩望如馬文升

王軾庶稱倚任若和媚如閔珪適有擠井下石之嫌昏耄如劉大夏且有蹊田奪牛之狀衰老如秦民悅剛方未聞是皆不當在推舉之列給事中劉滂又言公論不可混淆賢否不容倒置大夏官至三品不爲子乞恩歷官數十年家不踰中人產持身如此蓋一時之望也而言者亦斷斷不可則是非乖謬甚也文升官一品壽八旬投閒頗老實惟其時況子奪在朝廷大夏何能奪牛珪何爲擠之并哉章下吏部爲兩解詞以覆上曰科道官乃朝廷耳目所寄舉劾事情當指陳實迹允合公論可挾私妄言以乖治體乎自今後有違者必罪不宥

戶部奉旨會廷臣議處經制之宜者八事

一崇節儉謂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宜從樸素光祿寺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尤

查減日常濫費酒饌一裁冗食謂內外諸司之事少官多者文武官之傳陞乞陞者軍士之投充占用者光祿廚料之非急用者內監局人匠之非額設者內監派辦物料之當緩者宜盡裁省一節冗費謂宜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每年輸銀於承運庫不得過五十萬兩之數凡裝嚴佛像及齋醮賞勞之類不得妄求浪費一罪人納粟宜通行天下暫令折銀解部備用一處置鹽法謂一壞於鹽徒之私販再壞於勢要之占種蘆場或強奪於土豪額課多侵欺於奸竈乞命風力大臣二員清理究治一清查積朽謂各處庫貯錢帛珍寶贓罰等物宜查盤估計易銀送部一錢鈔折銀謂將該徵先年拖欠戶口食鹽錢鈔暫令折銀及崇文門稅錢亦折銀送部發大倉給邊一清查草場言壩上等十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手

九馬房草場乞差官踏勘將傍近地若干量畱牧馬餘給軍民佃種歲辦子粒銀兩解部議入上是之仍令戶部詳究近年支用日漸增加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已用之數並有可行長策議處以聞於是戶部會議條上冗費加增之由謂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應加倍往者孝廟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三十餘萬兩今則取銀一百四十餘萬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則戶部節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又招收投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資緣權貴蠹公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改革而旋復仍舊光祿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略無停息至於玉帶蟒衣一概濫賜望徵宿弊裁減停止其各邊解送銀兩已未用數及有無冒支宜行巡按備查奏繳所謂可行之策則各稅課爲王府陳乞者應取還官沿邊屯田奪占者宜追究改正未種者立法開墾先年賞賜內官莊田宜量行遞除上曰然屯田積穀乃餉邊上策漢之趙充國行於金城唐之韓重華行於振武其效昭然可見沿邊屯田其擇御史能者分行覈實不可虛應故事

陞廣西副使張吉爲本司按察使

陞許進爲兵部尚書

六月傳旨更易各處守備鎮守太監

劉雲守備南京劉璵鎮守浙江麥秀南京織染局岑章鎮守遼東梁裕鎮守福建張永鎮守山東兼臨清孫清鎮守貴州

又以張英管神機營楊春代英以劉瑾提督十二營馬永成代瑾賴義代永成先是瑾等八人以春宮舊侍與上同臥起嘗言於上曰宏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上信之差者盡數取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者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先殿

授先師嫡裔孔彥繩爲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世襲

宋之南渡也衍聖公端友扈蹕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爲洙宋亡元世祖召洙令襲爵洙以墳墓在衢辭乃讓爵與曲阜宗弟治自是嫡派之在衢者遂無祿且其先世蒙賜祭田在西安者五頃洪武初以輕則起科未幾有王氏子隨母改適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

三

者冒孔姓名麗於法田沒官改重稅至是知府沈杰求端友後得彥繩並以請於是授官博士而減其祭田重稅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復以災異陳言

言近因災陳言蒙上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因革事宜諸司自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關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必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愒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

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其所關甚大臣等竊憂之竊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己敬德勵精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窮究理義凡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家萬萬年之福也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之誠朕當從而改之維時禮部尚書張昇等科道張夏弼熊卓等俱有公疏給事中陶諧御史王渙等又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

三

各陳言詞意俱懇切健等又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乃摘其要語開具一單騎輕出宮禁一頻幸監局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亦悉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伏望留神警省置之座隅朝夕顧視以成聖德

吏部主事孫磐應詔陳言

言今日庶政之弊莫甚於以內官典兵夫臣以內稱閭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故前代盛時未常有此惟唐宋季世則有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豈非萬世之永鑒哉今各邊鎮守監槍諸內臣託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扣賣弓弦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傷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

人頭目皆無藉惡少聚斂侵剝勢若虎狼武職藉以備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賸贏卒當之故不能關勇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搜而有之甚者述未離於京師名已登乎奏牘使陣沒者銜冤被創者抱痛剝削淪喪至於此極欲兵威之振邊鄙之寧得乎乞鑒唐宋之覆轍遵太祖之成規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修內攘外足食強兵計莫有先於此者兵部以磐所奏語意周切實安危所係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肅廣寧之監槍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是尤允濫可革請革之其各處奏帶頭目亦宜嚴禁不得違例踰數庶邊境之宿蠹可除軍士之銳氣可作奉旨各處分守守備近方裁革矣其姑已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五

江洋海賊施天傑等來降

初傑與其黨天常紐西山等聚眾治兵於崇明縣殺巡軍掠居民且據縣治撫巡艾璞曾大有張吳議整兵進剿仍懸賞遣問誘令自相斬捕又移文諭以禍福天常率妻孥降又令手書招其黨與天傑等俱各率族屬先後來降者三百六十八人賊首沈岳等五十三人就禽奏至行撫巡分別情罪擬天常等九十六人應死尙美三人年幼減戍

秋七月兵部郎中何孟春上先聖尊號諸賢從祀議

陞楊一清爲右都御史

兵部尚書許進奉詔上言興革事宜

一重爵賞以救時弊一減阜隸以蘇民困一遵成命以振兵威一革冗員以清門禁一嚴比試以復舊法一蘇困窮以隆

繼述一清文引以祛宿弊一禁汎濫以省驛傳得旨遵成命革冗員甦困苦再議以聞餘如議兵部復執奏乞鑒古人宮府一體之意勿爲中阻不報

起僉都御史林俊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俊再以身病親老辭許之

彗星見參井埽太微垣

八月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於內承運庫供大婚禮用

時科道王珣楊一洪趙佑與戶書韓文執奏不聽

令少監崔杲等往應天等府織造綵妝段匹

工部科道疏諫皆不報杲尋奏討長蘆往年支贖鹽一萬二千引科道又疏諫不允戶部執奏止與六千引後閣臣疏諫

上猶未決日講上問曰戶部何不全與健等對曰內官載鹽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五

夾帶甚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

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止是幾箇內官壞了譬

如十人中也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上不得已如

戶部議

冊立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賜居第進封慶陽伯二妃父沈傳

吳讓授錦衣衛千戶尋進僉事並給莊田

兵部尚書許進請簡閱勇士以清官儲不報

九月授處士劉閔爲儒學訓導

閔莆田人事親養敬有禮且廬墓孝行甚篤提學僉事周孟

中嘗捐金助養親副使羅璟又延之爲社學師知府王弼置

學田歲取租以資其費母卒弼以前田贖之辭巡按宗彝饒

瑯援詔例以經明行修薦之又辭知府陳效請以學職榮之乃有是命

陞侍讀羅玘爲南太常少卿修撰石瑤爲南翰林院侍讀學士總制都御史楊一清條上經理邊方事宜

言陝西各邊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虜人甚爲環慶固原平鳳臨鞏等內郡之憂臣聞防邊莫要於守其策有四在修濬邊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修邊一事財匱民勞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且今年套內無賊腹內有秋人民少安正可以有爲之日失此不爲後必有悔謹以經理邊方事宜條上一自延綏定邊營之石灣池迄於靈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五

之橫池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壕塹窄淺墩堡稀疎以至虜賊攻挖甚易入境長驅一日夜直抵固原無復邀阻茲將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添設敵臺墩鋪小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歸之路一寧塞營西定邊營川原平漫與花馬池相類既無邊牆可恃黃墩空隔越勢難救援必照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之設然兵力單寡而興武營相去已遠有警猝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興武營添設守禦所即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銳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外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併土隄軍餘六百戶近以所司

不恤科差繁重誠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

兼以公差騷擾軍民之患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司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提調常駐靈州練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官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況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而慶恭王墳近被人開掘深可痛慮今增軍守之宜於靈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總領屯駐韋州與羣牧千戶所官軍備防禦既可護衛王墳又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疎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及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溝塹並墩臺三十六座與西黑山相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五

遯年屯兵阻遏至河虜騎最爲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遂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並興則恐民力弗堪宜行令寧夏守臣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照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詔從其議

罷差內官黃瓚等浙江等處抽運木植

冬十月濬滄陽河

河舊在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白泉等河北流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沿河築隄以備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入穆家口兩岸亦築隄備之宏治初漳水徙入御河遂棄隄不修近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多淤沒故因任縣民高鳴等之奏而濬之先從穆家口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

般其勢隄仍漸加修築

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並致仕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邱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瑾
盜殺太監王岳范亨

初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弓
馬鷹犬歌舞角觥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健等
連章請誅之皆畱中戶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
郎中李夢陽曰公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
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誅閣下之閑矣閣三老持諫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伏闕爭閣老持之更易爲力事
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
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壬

不可多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
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遷等伏觀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
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邱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
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
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
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
吉兆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
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
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齎粉蕘醢何補於事乞將馬永
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
請除羣閹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修改所劾

永成等姑示畱容健東陽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
惡極得罪祖宗再疏乞誅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
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閹業已寤相對涕泣會
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
健等卒持不下司禮監王岳與太監范亨徐智惡儕輩所爲
皆有渙羣之謀並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
太監李榮手持諸大臣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
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待
上自處眾皆惴惴莫對惟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
矣上非不知今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閹益寤業自求安置南
京而閣議尤持不從時岳等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
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壬

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
輩上爲之動容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
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取言
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
內行官校太監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王永等並
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健等各具疏乞休瑾等惟
恐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劉謝致
仕雖賜敕給驛命有司給廩送夫猶循舊典而殊無眷戀之
恩矣惟李東陽獨畱蓋前閣議時健常推案哭遷亦嘗瑾等
罔休也維時給事中呂紳劉湛言二臣受先帝顧命一不可
去遣陛下有輕棄老成之嫌二不可去民窮天變禍變叵測
三不可去舍剛正而取柔順四不可去喜新進而厭老成五

不可去疏入報罷既而王岳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瑾又遣人盜殺岳亨於臨清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李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疏屢上最後且曰謂可以適情遜志則臣之愚慙有所未能猶欲其替否拾遺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強竟不允及劉謝頻行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激切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然三人皆受顧命者國無賢人誰與共理當時士夫莫不嗟劉謝之去而猶幸李之尙留云

刑部右侍郎郝志義卒

義字宜之清澗人性嚴毅狷介居官以廉慎著義卒子序舉人乞祭葬瑾恨不附已寢其奏且革序舉人遣成瑾敗乃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无

命吏部尙書焦芳不掌部事直文淵閣

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尋累遷至尙書劉健等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凡變素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既充實錄總裁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良以快私忿部事尋以東陽忠告懇辭以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改許進爲吏部尙書梁儲爲吏部左侍郎

杖欽天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遣成肅州尋卒

先是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璣天權星不明宜絕出遊嚴號令辟內侍寵幸又上言連日霾霧交作爲陰干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又上言火星入

太微垣帝座之側東西往來宜思患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發成肅州道卒於河陽驛妻度氏斬藍荻覆屍葬驛後源豐城人父瑄爲御史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屢疏獻忠不愧乃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尙書秦民悅致仕

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尙書王軾卒軾字用敬公安人性醇謹自奉簡約遇事不避勞險所至有聲其在貴州平米魯之叛且立酋長後以統夷民其功尤鉅論者謂無愧名臣云

練軍馬 敕兵部尙書閣仲宇同太監苗達英國公張懋等提督團營操

陞熊繡爲南院右都御史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手

戶部尙書韓文落職閒住

瑾恨文曰伺其過不可得會有解戶以贖銀輸內庫事覺歸罪於文詔罷職戶給事徐昂言文端謹素著正色立朝不宜棄內批昂褻美大臣併落職文去乘一竹兜夜不宿傳舍行李僅一車瑾陰遣官校伺察無以加其罪而益憾之文子士聰任高唐知州士奇任刑部主事尋皆坐爲民

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

瑾惡之捏旨勒令致仕

十二月陞顧佐爲戶部尙書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焦芳太子太保王鏊戶部尙書

下武選主事王守仁於獄廷杖之謫龍場驛丞

守仁疏言 銳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

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有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於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陽孟英皆信之命漁人索屍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將遠遊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畱心理學幼稱奇童七歲爲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憲宗踐祚勅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三

勸閱西銘太極圖孝皇卽取二書觀之爲人議論慷慨立名好修每與陳選羅倫輩以理學相箴警士想望其風采爲言官詆訾疏凡七上乞休武皇慰畱之當時責備者憾其頗殖田產然其大節終不失爲君子云

改中書李選爲給事中

以瑾同鄉故也中書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冊時劉瑾旣入司禮上悉以章奏付之初猶送內閣未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有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屠滿率各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

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旨必溫旨曰爾剛正明直爲國除弊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

三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乙亥朔

乙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陞吏部郎中張志清爲太常少卿

時瑾遷官者皆厚謝文官謝禮之厚自志清始

召宣大總制都御史劉宇掌院事

宇重賂瑾又使子奉相拜瑾爲父故得召

傳旨降戶部員外郎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兵部主事王

綸爲順德府推官俱勒令致仕

一言阿附韓文一言阿附劉大夏蓋瑾意也

閏正月奪故永平大長公主府第爲酒醋麪局外廠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主孫李梅陳奏命給價銀一千二百兩

杖給事中劉菴等三人南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南御史蔣彥徵

等十五人於闕下俱爲民

先是科臣艾洪劾太監高鳳並姪錦衣指揮高得林納賂謀

陞及劉謝致仕呂琳劉菴又疏乞留之會南守備武靖伯趙

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爲世錄報應天府尹陸珩以傳示諸

司兵書林瀚聞之歎息銑與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還亦

幼鳳得林彥徵與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

禮張鳴鳳陸崑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宏蕭乾元等各具疏言

劉謝先朝元老不宜去又言上晏朝廢學與新進倭幸遊宴

馳騁射獵等事上大怒差官校械銑等下鎮撫司獄鞠之任

諾王蕃說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

种菴世得旨承慶停半祿間住翰林各降三級致仕菴等俱

杖闕下逮未至者卽南京閣下杖之俱令爲民時江西清軍

御史王賈臣抗疏乞宥瑾矯旨杖三十爲民御史陳琳言從

還願命老臣一旦輒遣天下有輕遺壽考之疑銑等職專論

諫一旦嚴譴天下有杜塞言路之懼亦降陽縣丞

戶部主事鍾文傑清理川雲鹽課條上十二事

一懲改撥一詰引目一究侵欺一定銀鹽一立查同一徹底

簿一填註銷一考勤惰一恤竈丁一一事體一省多官一清

鹽稅戶部覆議從之

工部尙書曾鑑致仕

鑑字克明桂陽人謹厚勤勵友於兄弟居官亦無失德

命少詹事楊廷和專掌誥敕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禮部尙書張昇太子太保刑部尙書閔珪俱致仕

各賜敕乘傳給廩夫如例

柳號尙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

中張璋於張家灣尋戍邊

時瑾方厲威三臣皆以乘傳爲偵卒所發下詔獄內批重枷

號兩月東陽奏三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柳號重典死生

係屬儒生豈能忍死至一二月之久乞霽威寬貸尋發還東

鐵嶺衛永成

傳旨令宣府巡撫車露致仕南京御史潘鑑爲民

陞儲備爲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詔吏部查革添設兵備守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諸文官並兩

京文職

革在外五十九員在京二十九員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員

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請早朝

禮部申明制榜例

陞張吉爲山東布政

營繕司員外錢仁夫致仕

乞休得許士論羨之

柳絮御史王時中於都察院門外

時中巡直隸志在激揚其分守守備等官以賊敗告繫者百餘人東廠邱聚附瑾立威廉以聞下詔獄柳絮之中病甚其妻往省都御史劉宇過之妻傷泣訴宇宇不得已爲請暫釋尋謫戍鐵嶺衛

陞楊廉爲太僕寺少卿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三月傳旨取趙福等有屬於內苑

凡六十三人

傳旨陞皇親夏助等爲錦衣衛指揮俱世襲

改楊廷和劉忠爲南京吏禮部左侍郎

瑾銜二人不私謁故授意於許進

總制陝西等處兼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致仕

先是一清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牆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案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牆城則厚可以堆積而成牆則薄板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築長城卒爲平壤矧牆哉今觀盛夏花馬池東至延綏

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壑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牆者恐不足恃且不易築也如欲築之亦須燒磚運石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一清又踵爲之豈亦承訛襲舛傾江海以實漏卮乎後此者固當嚴實而後爲矣

南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傳旨申嚴文武官並命婦應得祭葬贈諡恩蔭

公侯伯歷有軍功及文職二品以上政績顯著者方與加贈內閣吏部重臣及東宮講讀三年考滿曾給誥命者照例蔭敘止許一輩三品以下未經考滿給誥者聽劾治武職都指揮以下已之三品以上送子入監誼號仍覈功績顯著可否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四

具奏裁處案恩典原無濫與瑾欲權自己出且裁抑文臣故著爲此式云

阿本等作亂巡撫吳文度調兵征之

阿本雲南土民時雲貴巡撫及臨騰兵備俱擬革及聞警命

暫畱

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南京右通政夏崇文卒

崇文原吉孫也有文學端雅清樸爲士林所重其上疏救李

文祥之謫人尤多之

劉瑾矯敕榜奸黨於朝堂

敕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

尙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憲徐昂陶諧劉桂艾洪呂珪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宏任諸李熙王椿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微潘鎰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遞相交通曲意阿附或傷殘善類以傾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眾聽扇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尙務優容後漸事迹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敘休致之情若自憤則公行譴謫之典其敕內未罪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敕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爲之

夏四月賜魯府恭定王陽鑒旌孝碑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一

五

以事繼母李妃孝行篤至故也

免貴州稅糧

以旱災也凡四萬四百三十餘石

開散官冠帶納銀例於雲南

備邊餉也

命禮部預辦明年鼉山燈料

時以言爲諱無復執奏者

詔各邊軍餉銀兩如正統十二年例

發三年分例銀五萬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於陝西三邊

兵部尙書閻仲宇致仕以劉宇代之

傳旨令兵部主事謝迪致仕兵部員外李昆監察御史陳伯安

調外任

迪遷弟也遷常忤瑾又與昆以事件宇宇在都察院伯安亦以事件乃譖於瑾害之昆調解州知州伯安南充知縣

命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內旨起屠瀟爲左都御史

五月詔度僧三萬名道一萬名

陞楊廷和爲南戶部尙書劉忠爲南禮部尙書改洪鍾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復監王宸濠護衛

以瑾受厚賂也兵部極言其不可不聽自是南昌左衛所有倉場屯田軍器局及濠池官塘俱隨衛管理未幾以屢次降

敕哀諭付之史館又未幾加王祿賞敕獎孝行由是內侍瑾

庇外擅威福貪橫淫暴莫敢誰何矣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一

六

六月降刑部主事李璋爲興國州判官許承芳爲棗強知縣

先是郝志義之子舉人序爲父乞祭葬下刑部鞠璋擬贖杖

不稱旨承芳以同署併下詔獄遂各降職

內批以參將劉淮充宣府副總兵

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各纂修官以曆寫失錯罰俸致仕爲民有差後監生元澄等

以東陽疏救准復

秋七月逮御史王渙於詔獄杖爲民

時渙以病在告而盜發坐推避擅繳敕印且連收印御史邢

昭降縣丞

改註致仕禮部司務孫聰於兵部赴大同贊畫軍務

聰瑾之妹夫也大同巡撫崔巖鎮守太監侯能會薦之

詔執錦衣衛指揮使張銘及戶部員外胡雍順天通判杜萱等於詔獄

初豐潤縣魏家店居民劉欽等有墾地與英國公張懋莊鄰其僕趙文才聽流民高穩謀侵欽等地招流民佃之而私其租入納於懋之子張銘欽懇於官逐流民穩遂以前地赴京獻官先後差官王勤何文縉胡經胡雍陳輔並撫按柳應辰全獻民會勘定蘆蓆及水占地之可稅者千二百餘頃立爲皇莊命中官張濬等督理之文才因以近東頃畝不聽撥付乃復命司禮張淮戶侍張縉會都張鸞指揮楊玉覆勘縉等奏成熟地視舊增九百八十二頃每畝宜減租一分四釐水占地視舊增二千五百三十餘頃宜隨地所產易銀類進不堪地六千四百七十餘頃宜聽居民樵牧因劾各官罪狀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七

旨執銘雍萱等拷訊懋令自具罪狀勘官在外見任者七員行巡按逮至京鞠之致死去任者六員差官校往執之已死者五員免其後文才以侵占官民田擬減等徒杖罪大理寺未行參駁寺正副評事田中張雲鵬魯鐸皆降職

師宗川阿本等亂總兵官沐崑巡撫吳文度等督兵平之特賞兵部尚書劉宇蔭子奉爲錦衣衛實授百戶

以其自奏爲總制時修堡砦編夫甲櫓器械有勞故也

命葺宋儒朱熹祠於台州

春秋致祭從知府徐鵬舉奏也

許遼東軍民人等納銀冠帶充邊費

給成山伯王鏞先世誥券

黜原任大學士謝遷子編修謝丕爲民

敕福建清軍御史兼理鹽課

復開白塔河

及修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自孟濱河對江有夾洲抵白塔河口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抵揚州

八月初命取商人腳價輸送禽果器具

從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也自是採運四出東南駭動

取太倉太僕銀三十五萬貯內承運庫

南寧太平二府地震

聲如雷

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肅皇帝生於興邸

贈死事同知韓銑爲右參議

銑以征徭賊戰死故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八

加李東陽俸一級焦芳王鑒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許進劉宇並太子少保

時東陽疏謝願畱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還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之

下上褒答之

命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直文淵閣

陝西巡按御史李高兵備副使張天衢蘭州知州姜閔俱請示

成

初閔與遊擊徐謙有隙謙麾下百戶劉欽王欽累騎衝閔道

閔叱而縛之欽率眾入州喧閔疑謙主使避伏因計謙貪淫

曖昧事呈於高會虜寇莊浪天衢亦以將領失事狀呈於高

高委天衢鞠問坐實獄具謙奏辯遂許高天衢閔交通鍛鍊

之情命刑侍陶琰等勘訊言所奏多不實因劾高失憲體天

衛情涉交通閭閻禍誣眾得旨俱發戍肅州衛其他人犯應調衛者令納米應充軍者令納級應遠問者奪俸蓋瑾欲右武左文故高下其手如此云

蓋造豹房公廨

時上爲羣奸蠱惑不復入大內矣

九月昌平州賊張華等伏誅

命修大通橋至通州河道

命九卿建言無礙者卽與封進

革舊畫機務等官名目

禁自宮

傳旨以少監屈謹等分守邊關

自是諸邊無餘地矣又增提督團營及五軍等營太監軍伴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一

各百人坐營坐司太監各三十五人坐司內官三十人

江西提學副使蔡清致仕

罷禮部尙書李傑南京吏部尙書王華

初先帝時周悼王庶子睦棟等之寢封也禮部尙書張昇主

之傑與華爲侍郎至是晉府鎮國將軍表據賂瑾求封得旨

會議傑引前例請自上裁於是據等加封郡王復以祖訓無

世子未封沒後子孫不應封爵之條追究先朝奏議之人遂

罷昇致仕後所得散官及人夫月米傑與華俱令致仕舊儀

制司官張琮董沈劉台各以陞任降二級

冬十月陞劉機爲禮部尙書梁儲爲南吏部尙書費宏爲禮部

右侍郎

傳旨谷大用父奉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

此內臣父見在授官之始也明年傳旨谷奉張友俱陞都督同知

授庶吉士崔銑湛若水陸深等爲編修穆孔暉等爲檢討

詔決囚仍三覆奏

從李東陽請也

陞太常丞趙繼宗爲本寺少卿

繼宗初以黃冠爲樂舞生

逮巡撫江南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海南

時魏國公徐備聽無錫縣奸民許祿撥置占民田地民訟之

朝御史曾大友與璞先後承勘悉以還民備賄瑾別差戶侍

王佐大理少卿王鼎覆勘承瑾風旨悉歸備且劾璞等得旨

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地杖五十全家徙海南佐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一

鼎陞俸一級

內旨賜太監邱聚馬永成魏彬父母贈祭

此內臣贈父母之始也史謂恩禮濫施前此所未有者明年

復贈劉瑾父三代俱爲都督同知

陞編修魯鐸爲國子監司業

十一月陞懷慶知府徐以貞爲河南參政令赴京領憑

勒令都御史張泰致仕御史金洪刑部員外趙廉並落職

初陝西三水縣民趙恕妻梁氏與所私謀殺恕已繫獄既而

恕以他事入獄獄卒馮昇聽恕與梁通有孕恕遂自誣謂梁

無謀殺情洪乃改辯梁季春代洪復擬斬及廉錄囚奏讞如

洪所辯復移御史秦昂勒之卒如季春擬恕昇俱戍邊於是

洪廉革職泰以失於參駁坐免季春以擬罪合律紀錄至四

年季春勘事福建途次納妾多載私貨爲校尉所發下獄黜爲民仍罰米五百石

降副使匡翼之爲桐廬知縣

初翼之巡按貴州聽千百戶王銳徐鑑獄銳繫而逃因遣追其僕有溺死者銳乃構賊罪誣奏翼之銳死子儀懇不已命員外朱鑑千戶賈珍會巡按董鉅勘之因劾翼之所處未善然亦因公況已遷律該紀錄經赦例應免科得旨翼之以慘酷降鉅等俱奪俸

授孔聞禮爲五經博士主子思廟祀

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有差

皆以謄寫通鑑纂要瑾之專恣如此

革巡撫都御史兵備憲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七

瑾矯旨取回各省巡撫惟邊方及漕運仍存

十二月封朝鮮晉城君李懌爲朝鮮國王

山西太原府地震

令各鎮巡官查照先年事例開礦穴

命給事中張瓚往四川林文迪往宣府盤覈邊儲

是年封皇太后弟王濬爲安仁伯祿千石尋薨子桓嗣嘉靖

八年革

正德三年戊辰春正月己亥朔

舉計典

內批令學士吳儼養病御史楊南金並致仕聞者駭異

兵部上武舉條格議

參酌文學旨殿二試例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侯瓚卒

瓚雄縣人子觀亦舉進士官至尚書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宸卒諡莊懿

拱宸淳安人所至有治績退居林下享有榮壽年九十有二

逮前戶部員外郎李夢陽下詔獄尋釋之

先夢陽已謫經歷瑾猶不快前忿尋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修撰康海號對山與夢陽同有才名各不相下瑾慕海欲招致門下海不往瑾恆先施海每闕亡答之竟不入至是夢陽有所親左姓者詣獄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無愧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孝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七

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韓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韓哉即奮衣起瑾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始得釋歸對山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二月以邵寶爲湖廣左布政使

嚴省親丁憂官違限例

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一年以上令致仕時御史吳學南員外劉演戶郎中夏從壽皆勒令致仕

調給事中王廷相爲亳州判官

以丁憂不赴部領勸也

命王整梁儲爲會試考官

詔取三百五十人試畢朱墨卷俱被火燬取中邵銳等或云

鎖院後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錄所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先生輩恐奪賢者路耶卽開科額

陞眞定知府彭澤爲浙江副使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改俞俊爲工部侍郎

俊首賂劉瑾末期已三遷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固原鞏昌階州各地震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莊田

凡六千五百四十二頃蓋姦民李良捏稱投獻者戶部並勘

官覆奏不聽

三月詔修會稽漢孝女曹娥廟

巡撫雲南副都御史林元甫卒

元甫莆田人襟度闊大平居惇行孝友不言人過失歷官家

無厚貲亦一時長者云

改周經爲禮部尙書

令撫按官嚴察屬官貪廉

廷試賜呂柟景賜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二三甲第一名焦黃中胡纘宗皆錄所對策尋並授翰

林變例也黃中芳子也與劉宇子仁及邵銳黃芳俱進編修黃中再進侍講瑾誅黃中仁爲民銳芳纘宗俱坐貶

逮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瑾素知邊方召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三年一次查

盤回奏內有粗批汜爛票旨逮各官下獄既而鎖押至所任

地賠償之凡商賈解過拖欠者皆入官由是商愈困而邊愈

匱矣

增陝西河南等處鄉試解額

命祀宋死節臣陳瓚陳文龍於興化府

文龍以咸淳狀元知樞密充開廣宣撫大使開闢興化時林

華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唆都等誘脅不爲動過杭謁武岳廟

大慟不食而死其叔陳瓚以布衣召募義勇三千人攻殺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古

華復興化獻馘於朝命爲興化同知遇元將破項圖急力屈

被執欲降之罵曰吾家世忠義寧能從爾胡狗求活耶唆都

怒車裂以徇至是參政熊達評事徐元稔疏於朝而祀之

詔以署正千戶趙福子宗漢襲陞署指揮僉事

宗漢綏德衛人福漢爲所支解故陞襲焉

夏四月開武職納官贖罪例

特封東阿王陽鏢庶長子富境爲長子

郡王生前請封庶長子之例從此始

勒令南國子監司業羅欽順爲民

以送親還限故也

旌表魯府鎮國將軍楊誠妾周氏爲貞烈

夫卒自經年甫二十有一

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諡端懿

恕字宗貫三原人奇器瑋瓊直任當世事一征湖湘三出巡撫兩參留務凡言無不當知無不行威略足以平寇難貞廉足以激貪墨仁惠足以蘇困窮著蔡摺紳典刑攸寓所在立石建祠時王敬乘傳取寶錢能進貢禽鳥郭璟私市外夷恕皆劾而罪之及執奏無驗駕帖救留林俊李興周紘處增五府勸米並奏卻貢獻禁擅殺流民晚登銓府一時人望悉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毗孝皇之治前後所上疏不下數十皆侃侃忠直有古大臣風好學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庵集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卒年九十三贈太師子承裕爲戶侍郎

增造御樂庫房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以樂官臧賢交結錢寧故也

五月下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於詔獄

以宣夏糧數報不明故也

裁革雲南寧州流官知州

傳旨命太監谷大用提督禁內勇士旗軍

楊春坐勇士營李堂坐四衛軍營此內教場之漸也

秦州禮縣天鼓鳴如雷

政副都御史才寬巡撫陝西

六月南京刑部侍郎劉憲卒

憲益陽人嘗巡撫宣夏至是以糧草浥爛卒於詔獄聞者傷

之

籍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

以端午爲龍舟競渡之戲爲偵事者所發自是有亡賴子虛喝以售奸者天下皆重足屏息矣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保劾司府等官且擬調陞

時吏部已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奏言鎮守舉用人才自昔所無堂乃專權自恣指名陞調壞祖宗成法上然之令自陳

致仕左都御史張敷華卒諡簡肅

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果介不隨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爲遷就不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初歷藩撫振饑弭寇處鹽課以濟民歉浚督漕黜貪整務及掌院章請嚴天下貪酷之禁留神轍運寵臣有坐法不少貸時咸畏之正德改元致仕益不諧於時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六

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時早朝有投匿名書言劉瑾亂政者上見之命拾以進瑾下殿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烈日人多不堪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無蹤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時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錢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賜而病者無算

大學士李東陽等上言寬恤數事

略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雪霜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一二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責令戍邊而窩主鄰右火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奸至意然罪有

差等請諒情擬之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該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除奸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眾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憐請除侵盜錢糧並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泔爛者責速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賠補虧折律有明條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黜如各處見差官校真偽莫分間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撫按問擬前項官校罷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偽者無由而作疏入上嘉其深為國計切於輔治然以見逃官軍並虧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七

糧草皆重事猶令該部勘酌以聞兵部言近緝捕逃軍一概置之於法激之使為羣惡之使合謀非善計也乞令在京者自命下日為始限三月內赴清軍御史及布按二司清軍官投首一體免罪解發補役限外不首告者仍照舊例緝捕送問從之戶部又議覆各處管理糧草俱有專官其巡撫都御史不過總理其事果有侵盜自宜如法追賠若止是督理不嚴宜從寬減或罷黜不用內批糧草國家重務巡撫總督等官委託匪輕乃致泔爛糠粃百有餘萬責尤難辭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暴酷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等之無知叩關猶有不能盡舉者越律之罪不治何為

以孔彥遠孔彥章為洙泗尼山二書院學錄

秋七月許三氏學生孔宏禮等援例入監
裁革山東福建管海並南直管屯兵備副使
陞雍泰為南戶部尚書尋令致仕

八月勒令吏部尚書許進致仕以劉宇代之
命河南都司捕盜都指揮僉事徐節兼管屯田
立內廠

以榮府舊倉地為之瑾自領以張其威中人以微法往往無
有全者蓋視東西廠尤酷烈矣

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以曹元為兵部尚書尋進太子少保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於獄

瑾銜文不已乃追稽任內遺失文冊罰米千石又以他事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六

米五百石皆稱貸以償

戶部尚書顧佐致仕

旌表伊府員郎郡主為貞烈

時儀賓蔡昇卒郡主以頭觸壁從夫死

河南地震

九月詔令致仕尚書馬文升許進劉大夏雍泰給事趙仕賢御

史張津俱為民

都給事任良弼御史陳順等五十六人各罰米三百石於邊

鎮贖罪先罷者減三之一進子讚詰俱輸粟調外任

陞吏部郎中張紵為左僉都御史尋進吏部左侍郎

戶部列上罰米官員之數

大同倉納一千石者尚書韓文一人五百石者韓文及侍郎

張縉等九人三百石者都御史徐節一人宣府倉納五百石者員外吳紀等十六人三百石者都御史李進等三人太倉納三百石者指揮張經等四人二百石者布政周季麟等六人一百石者尙書侶鍾一人都御史孫需等三人布政李進等三人御史吳學等三十九人給事中李祿等十九人郎中徐鍵等三人三十石者員外李夢陽一人宣大二鎮納三十石者給事中吉口等十三人御史陳順等二十一人二百石者給事中艾洪等五人御史王渙等十一人檢討劉瑞一人松潘納二百石者都御史劉洪一人諸官之罰米也爲以公事偶錯或邊儲虧折而中傷之往往鬻產賠納或稱貸而不足自是凡有註誤而羅網者多賂瑾求免雖平時清謹者亦遷就爲自全之計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元

特加荊州府貪暴知府王綬倖一級

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尙書潘蕃下詔獄謫戍

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於瑾謂鈔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至京下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爲激變集大臣議屠蒲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成大夏卽僱驛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冬十月遣科道各十員查盤各邊糧草馬匹

令錦衣衛帶俸指揮劉倬洺南鎮撫司事

停徵南京各項工程

以災傷也又停止鳳陽軍器物料並不急工程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周經致仕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國初令商人赴邊納糧中鹽其法甚善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峇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至宏治間戶部尙書葉淇奏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元

人既不赴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日重內帑漸虛東南民力竭矣至是瑾命戶部尙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蓋明知非祖宗朝例也佐宜盡言於瑾俾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種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乃止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不但一時戶官邊撫羅追問之罪而鹽法不能復正邊儲亦以告乏年例終不可罷邊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君子惜之十一月命侍郎王瓊振濟廬鳳淮揚等處災荒

加查盤給事中白思誠御史儲珊各倖一級

思誠等承望風旨參官過當得旨王宗彝韓重穆昌甯舉劉繹各罰米一千石王獻臣吳粹胡瓚張縉羅榮馬文升熊繡

陳大章倡鍾顏佐韓文居達揚志學各五百石俱輸宣大其餘絲事者待事完以聞未幾給事吳儀等自寧夏固原還則車霆楊一清等皆就逮卽已故劉憲亦且不免給事李洎御史仇惠自延綏等處還則顧佐倡鍾韓文等又各罰米有差而洎惠以分別不當亦各罰贖蓋是時以查盤出者指瑾聚斂盈粟以歸瑾以參官多納賄重者爲稱職否則筆楚械繫降黜隨之於是指紳自相吞噬衣冠化爲豺狼其力不足如周輪者自刎於桃源而濫參如帥夔又以波及劉宇下詔獄蓋卽科臣亦無能爲計矣

原任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致仕
致仕南戶部尚書鄭紀卒

紀仙遊人其才足多子主敬亦舉進士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卒諡清簡

瑩字廷璧常山人由進士爲御史潔已好修侃侃自樹初巡兩淮清介有守旣巡鎮南交人納款再擢松江孚於士民其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漕法尤便民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廉使歷南工侍改都御史計擒錦田賊酋解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致仕再起撫鄖襄進南刑部侍郎會雲南晝晦敕考察雲貴諸吏召爲尚書致仕至是逆瑾誣陷奪官比瑾誅詔復爵正德十四年乃得諡贈太子少保

十二月陞按察司使陸完爲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陞禮部郎中劉挺爲光祿少卿御史楊武甫臬俱爲太理寺丞

武以同鄉臬以儉邪進

陞儲巖爲戶部右侍郎

旌表西河王鎮國將軍鍾銘子奇湖孝行
命武定侯郭勛領圍子手官軍入直侍衛

正德四年己巳春正月甲午朔

陞邵賓爲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建義勇武安王廟於馬嵬鎮

瑾納賂既多旣建玄明宮於朝陽門外又請建此廟以誇示其鄉閭糜費數十萬計未幾以貓竹廠地給付玄明宮居民皆他徙其墳塋數千冢力不能遷者皆發毀號聲徹郭外蓋慘不可言矣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憲廟廢后吳氏薨

命喪禮倣英廟惠妃故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改王瓊於南京戶部

時吏部擬南京通政程文靖補蓋劉健壻也內旨令致仕

敕獎魯府鎮國將軍當洪父子爲世孝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籍故都御史錢鉞家

初鉞撫河南從民便改粟爲梗以給崇府祿米至是瑾受焦芳之囑謂鉞交通王府擅更成法遂使妻子達垢就逮六子俱戍邊衣冠無不傷之時右布政李贊流涕不忍旋內旨令致仕

陞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爲民

時差回者類以賄納瑾適有所厚說瑾勿納者雲等踵故習遂蒙黜未幾巡按胡節山東回斂銀饋送瑾知之捕下獄死

侍郎張鸞等福建回餉銀二萬送瑯收之於承運庫皆降黜其餘以饋送得罪者甚多

二月授刑部雲南司吏董遜之爲本部司務

以訐告本司官周滌虞岳嚴承範章文翰盜易贓物故也

瀏陽縣民劉應龍等論死

應龍與族道龍有隙謀於壻黎奎使僕劉華殺之道龍弟志龍愬之官華與張秉秀謀誣志龍殺其故兄秉彝劉華墮者取其屍抵驗志龍不敵挈家逃遇害於途又忿見知及舉發者並殺之道龍家人復往愬又爲毒死前後凡殺五人官司屢勘應龍輒賄吏胥匿文案以混是非積十餘年不決道龍男鳳茂以冤奏詔遣給事中張九敘往同巡按勘問九敘追劾先任御史並廉使及前後守巡府縣官得旨應龍華秉秀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及其弟秉拳秉忠俱論死黨惡者七人戍邊各官罰米有差南京守臣以修省請停徵科罷工役從之

詔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

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浙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所司未納瑾以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鞠之劉宇阿瑾意劾布政司及府縣官劾舉失實而鎮撫獄詞連及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因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爲民禮等戍邊司府官七人各罰米三百石

嚴禁罷職官停畱京城

遣給事中薛金御史宋濂嚴查大同邊務

先是侍郎文貴奏給銀五十餘萬爲修墩堡等費即以領銀數萬賂瑾其爲此舉亦掩飾之術也

三月特予吏部尚書劉宇修治父母及妻塋墓

逮原任延綏巡撫王嵩於詔獄誦戍

以嘗發官銀召商買納糧草追徵未完故也

詔考察京官

時張綏初爲吏部侍郎助瑾擅柄故非時而有此舉

夏四月癸亥黃塵四塞隨雨霽

命工部尚書兼都御史才寬總制延綏寧夏甘肅等處軍務改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文貴總制大同宣府軍務

陞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監祭酒

以費宏新貴爲禮部左右侍郎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籍沒致仕禮部侍郎黃景家戍邊衛

以其縣上高民戴克明誣奏刑部張鸞等勘治經年無所得惟景坊牌雕龍鳳遂坐犯分違法其子孫弟姪家人五十八人皆戍邊前江西按院守巡府縣官坐容隱徇情各罰米五百石

逮延綏巡撫劉孟下詔獄

以領敕稽遲爲給事中王宸所劾徇瑾意也荷校吏部門外

罰米三百石

少傅大學士王鑒致仕

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時焦芳以庸品操筆褒貶任意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稱以爲端正而芳恣肆誣誣卽李東陽不敢爲異同

故表中有傳信傳疑庶以備於將來之語云 案王鑒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相之語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於眾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姦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鑒頃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下巡按御史趙時中阮吉於詔獄

以無所舉罷爲失職也尋調縣令

副都御史張廉卒

廉字孟介歸安人剛執鯁直在貴州有靖苗寇增解額之功

去之日父老軍吏遮留之既卒家無遺產

五月降少師大學士李東陽等俸級有差

瑾以修會典多糜費故也梁儲降侍郎楊廷和白鉞斬貴傳

珪等皆降職旨且云吏部奏擬含糊法有未盡姑存大體不

究益指東陽也談者謂焦芳不欲東陽軋己故導瑾爲此舉

云

武昌地震

又碧光閃爍如雷聲如雷

陞楊茂仁爲四川按察使參政楊守隅致仕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卒

清字介夫晉江人飭躬勵行不入俗靡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儒爲眞派生平精力摩擬闡解一時學者所宗有虛齋說正德間爲江西提學忤宦藩欲傾之遂致仕益好學不倦守正不阿家極清貧雖位至四品常借貸以自給萬曆十六年以副都御史詹仰庇言賜諡

復李東陽一品俸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復梁儲尙書職改侍講吳一鵬等於兩京部屬

一鵬南刑部徐穆南禮部顧清南兵部汪俊南工部俱郎中賈詠李廷相兵部溫仁和戶部劉龍禮部翟鸞刑部崔銳南吏部陸深南禮部王九思吏部汪偉穆孔輝南禮部易舒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南戶部董玘刑部皆主事是舉也起於瑾之惡成於焦芳父子之忿而陰嫉善類文致貝錦之非又段貝輩及芳之鄉人潘鐸王尙綱也舊翰林陞官皆由內閣請旨今以吏部擬而復調爲部屬瑾之變亂成法極矣

勒令廣西右參政楊茂元致仕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昊卒

昊臨川人由天文生起家居官盡職每因乾象直言指斥時政觀有感悟指紳皆重其人且有清操行誼甚篤

六月初令進士試給事中

從李憲奏也憲附瑾每朝率眾請事於堂下時稱憲爲六科

都給

定西侯蔣驥卒

驥琬之子也

調各營書辦帶京御官補州縣

命稽攷勒合

時瑾務爲苛刻而張綵又建此議於是諸司多以勒合未完獲罪

許慶雲侯周壽子瑛襲爵

陞石琚爲南京國子祭酒

命候缺兵部李晟回籍閒住

晟嘗建言兵事令候補至是以無驗令閒住

詔罰尙書樊登彭韶侶鍾等各米有差

瑩等與侍郎王克復劉璟各五百石尙書何鑑侍郎魏紳都御史艾璞御史饒塘右布政劉琬同知湯毓各七百石知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毛

金洪千石都御史羅鑒千五百石皆以松江布匹先後議節故也已故爲民者減半

以劉宇爲大學士直文淵閣陞張綵爲吏部尙書

宇粗鄙無才祇以媚瑾入兵部尋改吏部至是瑾欲援綵爲

吏書將罷宇又以夙厚俾入閣然心已厭之宇疏辭且乞省

墓許乘傳還踰歲得請休致議者謂其流壽良善不及焦芳

偃然黃扉不及曹元祿爲文選不一年蹶進至此且惟知媚

瑾一時薦紳恬不爲意此禍所由以慘也

秋七月以鹽課虧折責令巡按御史及運司官賠納有差

御史至二千五百兩殺至判官猶一千五百兩時彭程以言

事謫戍死久矣有司奉例追併僅一孫女醫之富民餘更取

辦於姻戚瑾之苛虐如此

八月遣御史清理各邊屯田

瑾既止各邊例銀又不令商輸邊中鹽邊儲大匱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謂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奪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陽武顯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數多及追出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案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田自辦苟不復其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援軍以釀亂也劉瑾特乞擢用新建縣主簿孫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毛

從偵事者報也瑾陽示畱神而陰攬大柄紀綱蕩然矣

改王綸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黜副都御史韓福

福先理湖廣軍儲繼清邊東屯田所至徵斂驚擾故黜之

陞儲嚮宇爲戶部左右侍郎

閏九月陞參議吳廷舉爲按察司副使

尋以枉道回家爲偵事者所發謫戍山西振武衛

以旱災免延安府等處夏稅

凡一萬六千六百四十餘石

錄故韶州府同知韓先子爲國子生

從吳廷舉奏以先嘗死連山搖賊故也

修上清宮完特命翰林院撰碑文

命兵部嚴查錦衣衛指揮以下履歷及資緣投託陞遷之故得旨凡遇例實授子孫至今襲替者各減革一級仍與其初當授職役本身遇例實授而見存者革之仍與試署宏治間趙良等開奏起例降二級各帶俸差操以後試署職役非軍功者不許一概朦朧輕擬實授

論科道李憲等不時糾劾不法
瑾既鈴禁科道寂然不言復收爲耳目令承望彈劾時憲以同鄉挾瑾勢恐喝同官人尤側目焉
以兵部主事徐子熙爲光祿少卿供事文華殿中書房
以進士與雜流並試吏部自熙始

太監劉瑾奏疏通鹽法四事

一請免徵天下戶口食鹽銀鈔二請令巡鹽御史躬親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无

三請禁私販夾帶四請禁空文虛引得旨命司禮監立碑在側時常省察案司禮監立碑非典也

都御史屠滂致仕

黜降廣東所屬官周夔等四十餘員

先是御史楊武以瑾同鄉倡爲不時考察之議其後御史段豸按陝亦劾所屬且請通行考察故天下官以微罪去者類多於朝覲矣

冬十月降順天府丞楊孟瑛復知浙江杭州府

瑛初議開浚西湖至是御史胡文璧劾其無功故降之復任

以終前功

河決黃陵岡命工部右侍郎李堂治之

堂上修河事宜大略謂黃河自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

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勢甚瀾漫衝梁靖楊家二隄決口渰沒曹單田畝前此侍郎崔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澱淤水殺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以今觀之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故眾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湮塞不通況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濶水隄俱被衝衝水游大隄計抵安平鎮甚近就便梁靖口築城其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隄岸正妨運道尤爲可慮今欲起自大名府地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止築隄共長三百十里正以防河北徙可保運道無虞雖若一時工役重大而於久遠終爲有益工部覆議從之

建諸葛亮祠於雲南會城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手

從鎮守太監崔安請也命有司歲致祭

特許晉王生母彭氏封命

陞張容等爲都指揮等官有差

容等既不由兵部擬陞亦無乞陞傳奉本止據私囑手本批

陞紀綱蕩然

十一月起王雲鳳爲國子監祭酒

以按察使起從張綵薦亦變例也明年鳳與給事中屈銓皆請刊見行事例以媚瑾瑾敗言官交劾以舊望改南京左通政

政

傳奉以朱璽朱安等爲錦衣衛正千戶等官

凡十五人皆宦官所養冒國姓稱義子者

加吏刑二部尚書張綵洪鍾太子少保

蘇州知府鮑璋坐贓罪永戍撫順千戶所

璋先知太原慕蘇州富賂瑾改調涖任大肆誅求緝事者廉其實故下御史逮問

改戶部郎中劉繹爲監察御史整理兩淮鹽法

初繹總理遼東糧草汜爛責令賠償又坐召商濫費罰米千石下獄年餘以家貧子幼不能償擬開釋降階吏部言繹素有操乞改煩難職事令自效乃有是命

陞林廷玉爲山西右參政

十二月南京禮部尚書孫需致仕

需素清謹謹屢拔之而不及謝故有此

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

瑾惡其不附己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虜寇寧夏殺總制尙書才寬

寬督率軍禦虜遇伏中流矢總兵官曹雄以聞且自劾瑾嘉雄得體贈寬太子少保諡襄愍賜喪祭蔭子寬字汝栗遷安人爲人蓋跌宕不羈者

奪平江伯陳熊爵並家屬戍海南勒副都御史邵寶致仕

以溼潤官米質銀輸京故也

杭州大雨震雹

起致仕副都御史林俊巡撫湖廣

陞安惟學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

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諸命

凡六百七十五人是時言官怵於瑾威而李憲顏正等皆瑾

黨倡橫議以悅瑾指忠良爲奸同殊可恨也

命湖廣巡按王綸奪情署事改林俊於四川

敕工部侍郎崔巖兼副都御史修理黃河

禮部檢詳屢朝王府條例上請

得旨諸事既議處諦審凡累朝舊制及見行例其申明禁約郡王將軍而下卒無嗣及郡王進封親王者其宗支止許奏請奉祀不得營求請封及繼嗣名目親郡王生母受封者從簡葬祭各王府勿容僧尼女冠出入宮宅及私建寺觀違者承奉長史以下俱罪不宥

正德五年庚午春正月戊午朔

畿內盜起以御史甯杲柳尙義薛鳳鳴督捕尋陞杲尙義爲僉都御史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時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屯軍雜居人好馳射往往邀路劫財爲響馬盜瑾遣杲等捕之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獲盜月無虛日尙義亦差有獲故驟陞惟鳳鳴在宿州與所部指揮石聖會飲爲緝事者所發故並其家屬編爲徐州驛弓手聖罰米五百石未幾鳳鳴巡捕如故時盜多內官張忠姪張茂所窩梟親捕斬之啖其心姦人皆無所容然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聚眾爲亂從此熾矣

戶部左侍郎儲備致仕

籍故尙書兼都御史秦紘家

紘卒後妻弟楊瑾經紀其家家奴丁旺怨之乃以紘所遺鐵銃投緝事者告瑾反及其弟璽用軍器違禁並誣諸不法事劉瑾歸罪於紘故籍沒之時科道張九敘徐敬等希旨劾紘

復爲瑾所詰責士論嗤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曹元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正德中不由翰林院入閣者三惟楊一清以望劉宇曹元皆瑾黨

改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管誥敕

禁正一真人張彥瑄符籙

從吳廷舉劾也罰彥瑄米一千石

三月嚴禁偽造印信

除本犯外爲人雕刻者永戍邊籍其家

致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周經卒諡文端

經字伯常陽曲人秉正執法剴繁應變如流卻西域貢獅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黃村尼寺爲憲廟盛德事皆經所贊成及不肯奉行傳陞奏

阻李廣獻田退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

織造不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酒埽卒卻雄縣獻東宮莊

田皆求當事情益有古大臣之風者

命刑部尚書洪鍾兼都御史總制軍務督川陝湖兵征勦羣盜

先是四川保寧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

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王號眾至十萬侵入

湖廣鄖陽等處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寅鐸反殺總兵官姜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

時寅鐸與宣夏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眾殺漢等又殺

太少監李增鄧廣少卿周東執分守參議侯啟忠囚之僞鐸

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降大理寺評事羅僑於敘職

僑言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特降綸音蠲逋坐之法

寬逋卒之限而大學士李東陽等又條疏數事荷蒙嘉納或

以天意之回在於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尙滯臣愚以爲天

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耳夫古者視朝遊

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雞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

朝或至日昃宮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率羣臣基大業

也臣願陛下昧爽臨朝晡時還宮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

經史宵旰圖治率以爲常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

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赭衣載道

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聞之不敢言以爲有科道也科道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知之不敢言以爲有宰相也宰相言之不敢盡將復委之誰

哉臣願陛下嘉納諫言凡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與宰相商推

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明目達聰無致壅蔽古者進退大臣

皆有禮貌黜削之罪不及於大夫邇者公卿隨進隨罷先朝

忠藎耆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於竄戍恐非所以待耆舊勸

大臣也願賜放免使得生還以示保全之仁古者律以禁奸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並見行條例最爲精密比者法司擬

罪比附深巧不協於中請敕法司今後問刑止依正律果有

情重律輕者奏請裁決仍乞於大學士李東陽等所議敕三

法司通查正德以來條律議擬請自聖裁行是數者庶幾和

氣薰蒸災眚潛消天意可回矣 案逆瑾擅政臺省寂然僑

以一廷尉慷慨言之亦足多矣

大赦天下

命涇陽伯神英爲平湖將軍起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太監張永總督軍務率師討真鐸

特給永總督軍務太監關防及金爪剛斧其往還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迎英以本年傳奉封尋奪爵仍爲都督子周累至都督坐法死停指揮

五月宣夏遊擊將軍仇鉞執真鐸檻送京師

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剿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真鐸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賊黨悉平於是令神英率師還張永楊一清仍往宣夏撫安地方至九月戮何錦等於市

遼東廣安天鼓鳴宣夏地震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三

焦芳致仕

時瑾已厭芳矣

六月致仕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馬文升卒諡端肅

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檢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敷文飭武

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勝嘗出總機務生禽韃滿四殲李

胡子火燭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烈孫三清邊犯興復哈

密處置貴苗建夷火篩會忤陳鉞汪直構升戌重慶升屹然

不爲動晚際孝皇柄銓府倚毗甚隆乞致仕逆瑾擅權坐除

名瑾敗復職命未下而先卒特進光祿大夫太傅所著有西

征石城撫安東夷興復哈密三記及奏議藏於家

秋七月四川巡撫林俊擊川東賊敗之

時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倭調官兵及獬獬石柱等處土兵

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俘九百餘人退保陝之西鄉倭復遣西陽諸處精兵追及大敗之惟賊首劉烈俊懸重賞以購之竟不可得云

沔陽州等處賊平

八月詔免宣夏稅一年

劉瑾有罪伏誅

瑾與張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謀泄永遂先期入是日上戎服御東安門真鐸及親屬十八人送諸王館拘繫何錦及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入獻俘御前畢上置酒勞永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蓋楊一清所密授也上於酒所俛首曰瑾負我永曰少遲我等皆齋粉矣永成等因共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五

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於菜廠復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明日晏朝後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降瑾奉御令鳳陽間住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卽會議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擬以聞是日上猶未有意誅之也及親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兩其他寶貨不可勝數又爲僞璽一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科道謝訥賀泰等列奏瑾罪曰近者真鐸謀反由瑾差官丈量田地剋害軍民故彼得借以爲名幾危宗社罪一私藏軍器僞造御璽扇中藏刀出入禁闥陰謀不軌罪二掘郊

壇後土以營私室罪三今春下赦瑾以恩不已出復矯詔沮格充軍者仍解原衛罰米者仍令追納冠帶間住仍令革出還卒取回者仍遣四出新例病民者仍復引用播弄威權違背詔旨罪四靈府已革護衛理受賂准復罪五諸司章奏皆闕白而後行在外鎮巡官奏事皆先以揭帖取進止於私宅或奏未進先授以旨中外傳播及次日奏下無一字異者人呼瑾爲立地皇帝罪六羅致占候者日與私語及天象有變奏聞者輒加罪責四方災異阻令弗奏罪七非罪濫及良善三四年來枷號死者何止數千人罪八受神英賄封涇陽伯陳熊謝薄革爵沒產罪九以焦芳劉宇張綵曹元爲心腹楊玉石文義爲爪牙孫聰張文冕爲刀筆宇初任巡撫瑾受賄數萬得入掌院旋遷尙書入閣其子奉拜瑾爲父濫授指揮次子仁傳奉爲庶吉士尋授編修焦芳朋比黨惡其子黃中及鄉人胡纘宗俱傳奉檢討又變成法多刻制策二道未及一年黃中傳陞編修又陞侍讀內外官不時訪察任意黜降罪十用侍郎韓富肆虐湖廣饋銀至十餘萬兩盜賊緣此議起又革四川江西兵備鄖陽巡撫無以制盜罪十一都御史劉憲劉孟以小過械繫憲死獄中孟枷部門順天府丞周璽與楊玉有隙文致其罪死於獄中故都御史錢鉞王嵩秦紘侍郎黃景通政張珍皆以私怨籍沒其家罪十二陞還官員拜謁門下仍致賂遺謂之謝禮否則輒加罪譴朝覲官至京索賂動以千數謂之拜見禮各官回任倍取之民窮盜起罪十三內外官不分公私過名皆追奪詰敕罪十四官員罰米動至數千少不下數百雖年遠身故者不免又各倉糧草有

浥爛虧折者械繫歷年巡撫都御史加倍責償罪十五以嚴刑峻法箝天下之口臺省科道皆不敢言罪十六緝事校尉分道四出所至有司莫不郊迎厚賂賢否禍福繫其一言天下騷動罪十七增陝西等處解額改會試南北中卷又因私忿令餘姚萬安南城三縣不選京職巧立擴充政事名目改調翰林院官罪十八曹雄子謐爲瑾姪婿先已輸粟入監輒立改文就武名目陞千戶罪十九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民臣之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前會多官鞠訊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並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制餘姚萬安南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諸應免追者仍給之追賂浥爛米並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返其田宅韓福黜爲民劉倖曹謹革職閒住神英革伯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鞠於午門外刑部尙書劉璟畏瑾嚙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退卻獨駙馬蔡震折斥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前拷掠之獄具作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家屬劉傑等十五人並劉二漢及術士余倫余曰明所稱當大貴者俱斬於市籍其家姦黨左堂等發廣東南海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是舉也成於張永謀於楊一清而授鉞西征密計行間則東陽之功與狄梁公之薦用張柬之者可同日語矣向使李與劉謝俱去卽不去而不能委曲以善其後則狂獗之瑾何時乃除而搢紳之禍何時息哉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爲瑾姦黨者二十六人

大學士曹元吏部尙書張綏戶部尙書劉璣兵部侍郎陳

南禮部尙書朱恩都御史魏訥楊武劉聰徐以貞修撰康海

侍讀焦黃中編修劉仁大理少卿董恬南太常少卿劉介司

務孫聰都給事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改御史朱亥僉

事白思誠參議王欽參政楊儀知府莊釋柯英楊孟瑛吏部

郎中王九思王納誨得旨罷職降級致仕有差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時瑾既誅詔凡瑾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又云百官緘默順

從皆非得已事干人眾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尙在彬等

仍濁亂朝綱賞罰失富山東南江西南江四川等處盜賊遽起

而天下不勝擾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无

曹元劉璣陳震俱罷職

張綏有罪伏誅

綏以文選數月間三遷吏部尙書至是下都察院獄尋病死

仍暴其屍家屬並流嶺南

致仕太子少保吏部尙書許進卒諡襄毅

進字季升靈寶人偉氣度湧風論嚴法抑情不貨權貴初授

御史遷副使皆有聲及巡撫大同嚴飭武備邑王聰沐不律

奏置於法又奏太監石岩爲岩所構降知府尋虜犯西陲起

進巡撫甘肅乃調赤斤罕東諸夷爲聲援督大軍冒雪夜進

遂與復哈密寨轉吏部忤逆瑾罷黜復構陷幾不測瑾敗乃

復職致仕

南京兵部員外徐穆等爲翰林院侍讀等官

穆與顧清侍讀吳一鵬侍講汪俊賈詠劉龍李廷相溫仁和

董祀騷鸞崔銑陸深俱編修汪偉穆孔暉易舒詒俱檢討焦

黃中段貝皆奪職

復革宣府護衛

諭韓福成固原衛

除錦衣衛官點開六科及都察院得捷辱御史令

詔釋官員軍罪及爲民者冠帶開住

復給兵部尙書劉大夏都御史潘蕃詔命

起復禮部尙書劉璣爲吏部尙書召總制楊一清爲戶部尙書

復設雲南貴州山東河南山西江西鄖陽荊州保定蘇松鳳陽

巡撫

南京右都御史張蒲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罕

蒲字用和歷城人瑾執柄時矯詔罰米二千石及敗復官已

卒嘉靖改元得祭葬

九月命劉忠梁儲直文淵閣改石琚王瓚爲南京國子祭酒

論平寅鑑功封仇鉞咸宜伯張富泰安伯張容定安伯

富容承兄弟也給誥券世襲又加永歲祿米四十八石案

鉞江都人以遊擊將軍封七年以平河南寇功進封侯世襲

十六年薨子恩篤疾孫鸞嗣嘉靖三十二年爲大將怙恩通

虜死後磔屍其子棄市國除富十六年革爲錦衣衛指揮容

十六年革爲右都督

進李東陽左柱國楊廷和劉忠少傅梁儲改武英殿大學士

復蔭東陽廷和各一子爲尙書承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時

南道御史張芹疏劾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

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卻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黜上不聽案是疏足稱敢言若良工之苦心則未察也又案故事輔臣加官未有徑躋少傅者忠入閣未幾徑加保傅故心不自安而屢疏辭歸云

旌表都指揮僉事楊忠李育為忠烈百戶張欽為忠節

皆以真鑄亂兵所殺忠裔子襲陞二級欽子一級

陞叢蘭為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宣夏延綏甘肅糧儲

陞彭澤為河南按察使

復設四川建昌威茂敘瀘安綿東達等處兵備

復平江伯陳熊爵

詔復尚書李傑孫需等官

侍郎陳勛鄧璋胡伏陶琰馬中錫都御史張憲賈銳李貢邵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一

寶胡瑞羅鑑通參議任良弼府丞趙瑄司業羅欽順編修何

塘給事中楊禔劉澤徐沈安奎潘希曾陳伯獻御史吳璋王

潤曾大有劉子庸楊南京王時中郎中劉思賢員外郎韓俊

葉創主事唐胄傅俊謝廷瑞趙璧評事羅僑中書舍人何景

明布政使洪沈林廉使金獻民邢義參政楊守愚楊茂元吳

念華副使劉遜陳恪李金吳廷舉僉事方良永盧翺知府劉

麟張津凡五十三人皆正德二年以來降罷謫戍者詔俟有

缺斟酌取用

復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谷大寬為高平伯馬山為平涼伯魏

英為鎮安伯

德初為裴太監廝養未幾以太平倉實德為私第戶部尚書

孫交力陳不可不聽寬谷大用兄山馬永成兄英冒魏彬賞

爵之濫蓋國朝所無云馬山雖衣蟒圖玉為永成汲水澆花調馬於庭他亦往往類是十六年俱革惟英為都督同知

起陶琰馬中錫邵寶俱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北大同貴州

復楊茂元楊守愚為浙江陝西參政吳廷舉為雲南副使

張文冕伏誅

冤投瑾用事擬旨多出其手冒軍功投錦衣千戶至是棄市

妻妾送浣衣局

陞費宏為禮部尚書羅玘為南吏部侍郎復除魯鐸為國子司

業

冬十月復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官

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戶部尚書韓文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副都御史艾璞俱仍舊致仕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一

治瑾黨太監陶錦等罪

凡二十三人俱發孝陵衛充淨軍

貸霸州強賊劉七等三十四人

劉七本名晨初與其兄劉六善騎射州召令與其黨齊彥名

捕盜有功逆瑾家人梁洪索貨於晨不得遂誣為盜捕治急

晨等遂相聚劫掠至是詔許自首免罪未幾復叛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白鉞卒諡文裕

鉞字秉德南宮人博覽子史器局凝重當逆瑾用事值所難

處實稍遜避亦不失其正云

邵陽潼關地震

十一月命新貴專管內閣誥敕陞傅珪為吏部右侍郎

起祭酒章懋為南京太常寺卿

宥曹雄死謫戍海南

陞賞甘肅鎮夷哨池墩等處有功官軍

致仕禮部右侍郎謝鐸卒諡文肅

鐸字鳴治太平人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清修勇退恥逐功利不爲時俗所惑爲祭酒特以身教復嚴約束明出納廣建置上疏正文廟祀典及申補敝舉墜凡所建白皆師古義不徇俗見一時士大夫所推重蓋孤介廉恥足以激貪而立懦者

十二月蜀寇入南川等縣分巡僉事吳景死之

陞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尊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皇太后張氏爲慈壽

致仕參議賀欽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一

聖

欽字克恭廣寧人一聞陳獻章講議輒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羅奚以爲世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別則肖白沙像懸於家之別室日瞻企之宏治初以禮給陞參議陳上治理四事以母老告致去正德初鄉寇暴發戒勿犯欽家鄉人聞而請往撫之片言遂定晚更好易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祀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云

河南開封府大風晝晦

吏部尙書劉機刑部尙書劉璟俱致仕

傳旨令錦衣衛指揮使朱寧同劉瑋等堂上管事

馬鉞朱寧朱福俱鎮撫司管事姚文朱達等陞級有差

明大政纂要卷四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德六年辛未春正月壬子朔

革太平倉廩官吏斗攢印信

此劉瑾所建也令各衛僉撥軍斗護視

傳旨令太監甄瑾鎮守河南等處地方

畢眞鎮守山東商輿鎮守福建張倫鎮守雲南李嵩分守居庸關張鳳守備紫荆關許全守備懷安梁泰廣東市舶司管

事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陞高崇熙爲副都御史征期四川江津播州蠻寇

二月南京工部尙書張憲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一

憲字廷式德興人在考功課覈明審參山東崇尙儒術訢浙藩戢中貴豪橫尹順天能省供餽嚴簿書陞南院改南禮以不諧於瑾勒致仕瑾敗召補工部蓋端厚之士云

復除何瑋爲翰林院修撰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戶部右侍郎儲燿致仕

陞傅珪劉春爲吏部左右侍郎邵寶爲戶部右侍郎

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爲會試考官

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眞鐸自盡

仍焚棄其屍以示戒其子孫台縉等五人仍置西內嚴禁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討江津賊平之

時賊曹甫等復起僭王圍縣治僉事吳景死於江津王源死於營山至是移營黃陂將攻瀘州俊撫諭之甫等陽聽陰叛令弟瑄流劫小市指揮李蔭拒之斬瑄首諸賊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蔭追至江津俊發西陽播州土兵助之破賊四營斬獲甚眾賊敗入民家土兵圍而焚之乘勝進攻老營賊發伏指揮汪洋被害我兵稍卻賊併入大營蔭復兵至合山坪去賊十五里甫偵江津空虛以疑兵綴我將襲江津數十騎先行道遇蔭兵而敗賊弗知也遂令兵圍其營賊倉卒閉門土兵四面縱火大潰斬甫等五百餘人捕虜七百餘人死於火者七百餘人捷聞賜勅獎勵後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高崇熙王綸陞俸一級奏捷人陞一級汪洋給棺殮其子襲陞一級諸將士賞賚有差死者恤其家吳景王源各贈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二

賜葬蔭一子爲國子生其後賊方四等亡命思南復烏合數萬人僞稱名號攻南川等處後調土兵由合江分道攻賊走其江追至東鄉壩搖櫓關乘隘擊之多墜崖以死餘黨復走思南凡斬首一千四百五十餘級俘獲千八百餘人踣死者幾萬數捷聞賜勅獎諭

三月陞吳廷舉爲江西捕盜參政朱應登爲陝西提學副使復伏羌伯毛銳祿米

吏部尚書楊一清上平盜十二事上嘉納之

一請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殘害者之家禁皇莊勢要之侵奪貢鮮官船之擾害並有司之貪殘衛所之培剋以恤軍民一暫設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暫充總兵會同調度主客兵馬節制鎮巡三司真定保定鞏官鞏舍駐北

直隸以保固近畿一招募材勇術數之士及願報效者聽其能禽斬有名賊首者賞銀五十兩陞授世襲軍職一許脅從者自首有能自禽其黨以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市鎮推首領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併力防禦一發太僕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赴軍前賞功一軍衛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著其罪並擬功罪以聞一臨陣在逃及通賊賣陣者卽斬以徇陣亡者恤其家一官司匿賊不報者如邊方例參問降級一領軍官攘其部下功以附權勢者問發充軍一令戶部行查各處在庫銀兩及兩淮鹽銀以濟糧餉一令各處修城池備器械並漕運船隻宜加防護

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廷和子也頗博習綴緝時論猶嘗之 案餘冬序錄云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太祖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受蔭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閒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許訟考官特賜舉人宏治乙丑謝遷子丕至是楊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稍寬而公卿典刑不及宋人遠矣

詔兵部修捕盜賞格

凡府州縣衛所爲賊破殺焚掠數多者掌印官及職事守備捕盜官皆斬府衛掌印分管及兵備官每一起降一級守巡

及三司掌印官遞降甚者各謫戍士卒臨陣不用命者斬
巡參將等官行以軍法從事所轄地方盜發匿不以報者罷
職因而失事重者亦斬兵備守備守巡等官聞賊退縮貽患
地方及鎮守巡撫官不能緝盜巡按御史不能督捕糾舉者
俱黜之凡有爲賊嚮導以復私仇及爲賊耳目令得奔逸者
斬仍罪及其孥凡就陣斬有名劇賊一人者如邊方例陞一
級世襲禽斬從賊三人及陣亡者亦如之若非對敵緝捕三
人及三人以下者祇如舊例陞賞其有捕斬功應陞級而不
欲者每劇賊一人賞銀三十兩從賊一人半之緝捕一人減
三之二若盜賊能自相禽斬者得貸其罪仍如例一體給賞
齊從自首者亦寬其罪如令捕盜者追討之分守以下官有
督捕保障顯績者鎮巡等官舉奏擢用制曰可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二

四

虜入河套寇沿邊諸堡巡撫黃珂總兵侯勛命將分道夾擊之
畿內賊趙燧等作亂命惠安伯張偉總兵副都御史馬中錫提
督軍務討之賊分掠山東河南逮偉中錫下詔獄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皆霸州文安響馬盜初因內監谷
大用等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游幸之所及爲甯臬
所逼遂聚眾拒捕追劉瑾誅甯臬罷兵書王儆行有司禽捕
已獲齊彥名繫安肅縣劉七等率眾劫獄奪去旬日聚眾數
百窮民響應增至千餘橫行北方殘破州縣攻掠文安適生
員趙燧有勇力好任俠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遂污
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等所禽因降爲盜久之劉六
等欲分夥爲寇於是趙燧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
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張偉馬中

錫受命討賊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
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執袴之子亦不知兵中錫遂
徧檄諸路凡劉六等所過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
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
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
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
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送各權
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固城縣人賊至固
城戒令勿犯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
衛官校逮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偉革爵閒住
選進士費采張紳等爲庶吉士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二

五

剿捕

先是鎮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腦寨
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
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征之

夏四月陞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辭令以侍郎致仕
杖刑部員外郎宿進於午門外發爲民

進疏言六事一謂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倫皆
以瑾死宜加恤典一謂大臣附瑾如兵書王敞宜罷內侍中
有瑾餘黨宜令張永察之其四事則擇郡縣長吏遣官錄囚
寬免賦役罷遣官校也是疏無甚觸忤特以察瑾黨爲羣小
所中云

楚雄府地震三日

庚子梧州府電白縣同日地震七月陝西成縣禮縣洮州衛

四川綿州俱地震

命懷慶府祀先儒許衡於鄉賢祠

致仕右都御史張偉卒

偉質直端謹清苦不殖產業子嘗爲州壘田十餘頃偉怒甚

盡以畀其弟璣是宜爲三原王端懿所器重云

詔祀宋畱守宗澤於鎮江祀宋丞相文天祥及郡人姚訔邵倅

陳炤等於蘇常二府

澤以恢復宋疆爲汪黃所阻死葬鎮江之京峴山天祥嘗知

平江在郡六十餘日詔赴行在所三日城陷嘗知常州炤起

復爲倅與都總制劉師勇副總制王安節節度胡應炎武進

令包圭麻士龍江西憲將尹玉等皆以勤王效節而死澤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六

祠鎮江天祥專祠蘇州常州又有天祥祠則皆等附焉

五月旌表楚府世子榮誠孝行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爲兵部尚書

敞尋致仕

磔賊首宮大保於市

大保以永清縣吏與劉七合僭王破縣爲天津兵備陳天祥

督捕捷聞陞天祥俸一級其黨十三人皆梟首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穆卒

穆字舜和吉水人性聰敏博極子史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

及地里險易俗尚厚薄靡不經心與修通鑑纂要宋元論斷

多出其手奉使朝鮮能援古證今卒以禮屈國王復郊迎道

跪之典尤外夷所欽云

六月陞彭澤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嚴軍官占種屯田罪

五分以上隱匿不退者比多占軍餘事例降級治罪

御史王廷相上言禦虜三事

一議將權謂宜委之以生殺之權俾士卒知退則必死進或

成功一議主將謂宜擇有謀勇者畀之一議兵機謂宜陳兵

於黃河之津使不得馳而西分兵以守四路使不得馳而東

然後主將率眾以臨之其進退皆窮可不戰而禽矣詔是之

致仕南京太常卿呂憲卒

憲字秉之禮侍文懿公原之子也文與行能世其家

秋七月吏部尚書楊一清陳陝西邊務八事上嘉納之

一宣夏官軍投託各將領以避征調多至千數百人今太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七

張弼總兵楊英仇賊史鏞退出軍伴差操請獎勵爲邊臣勸

仍令巡撫官清查著伍一宣夏湖灘往年爲各官占據英鉞

既以歸官請置籍稽查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宣鑄投託家

人三十五戶請發高橋兒等驛及興武營守禦千戶所走避

當差一宣夏歲貢紅花三千餘斤種灌鋤採動用軍丁千餘

運送車輛糧廩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爲宣夏喉

襟內有山後歸附土民土隸上下交征無所控訴宜令環慶

兵備兼管靈州卽治爲衙門令其練兵理獄撫安土人一慶

陽安邊二苑草場棄地宜召募土人給地籍名使報效殺賊

一漢中西鄉縣東南二鹽場關西南有大池壩俱隸縣三百

餘里流民嘯聚請於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以安反側其通

江巴縣東鄉等處去漢中頗遠宜添守禦千戶所召募逃移

並茶徒礦徒以備禦戎一正德五年以前拖欠沿邊糧草多已徵在官而未起解或已解而委官及大戶未納宜令撫按官督守巡有司覈實監追

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

初賊薄城豸率眾斬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圍急閤三日城陷豸創重赴水死賊屠其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絕者五十餘家事聞贈豸太僕少卿錄其子爲錦衣衛世襲百戶命提督倉場侍郎邵寶回部管事

命兵部侍郎陸完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往直隸山東等處剿賊

統宣府延綏及京營官軍以往調邊兵自此始於是總兵許秦遊擊邵永等兵至一破之於霸州平口東光半壁店延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八

總兵馮禎破之於阜城宋門店宣府遊擊谷勇破之於棗強禮義鎮永及秦又破之於三老寨及薛官屯又併力破之於曹州屯裴子巖各禽斬以千百計賊首朱千戶爲禎部卒所得於是陞陸完爲右都御史馮禎邵永爲右都督僉事太監張永以指授功多賜敕獎諭於是太監谷大用等謂邊兵可恃賊可卽平冀如寧夏論功謀督軍以出乃以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管神槍統領京軍五千入會陸完剿賊

八月川賊藍廷瑞等伏誅加洪鍾太子太保陞林俊爲右都御史藍章爲副都御史

先是廷瑞等倡亂兩川二三年間烏合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置四十八營總管攻城殺吏流毒三省鍾連年征討不克繼

議招撫陽順陰肆竟不得其要領至是爲官軍所遇乏食乃傳言聽撫而復違約不至且求裂地安插以旗牌官爲質劫掠自如廷瑞以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乃策世麟僞許之因與約期旣而廷瑞鄢本恕及王金球等二十八人來會世麟兵禽之餘賊奔潰渡河官兵追圍之禽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錄鍾等功諸將士有功及陣亡者查實優卹有差瑞凌遲三日梟首於被害地方時賊首廖麻子亦赴世麟之會獨得脫未幾賊黨復熾

致仕吏部尚書李裕卒

裕字資德豐城人修形偉貌識度宏遠所在以廉介稱在吏部增立才力不及一條以存愛惜人才之意卒年八十有八陞楊廉爲南京右通政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九

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李東陽等議盜事

時陸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曰賊在東而師乃西出急令兵部追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賊船在水套禽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宜敕東南諸將提備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而退

陞吳儼爲南禮部侍郎

九月令戶部侍郎邵寶兼副都御史催督運船

越三月寶上疏請復支運之法略曰漕運近多稽遲其始也由派遲派遲則徵遲徵遲則兌遲遲亦遲理固然也臣查承樂間漕法始定有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軍支領以歸於京通二倉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

供當年之軍支支解通數年爲哀益期在不失常數軍民兩便卽今所謂運法也其後支變而爲兌糧而又有改兌向也轉輸今也直達積弊滋蔓展轉稽遲軍民俱病國受其害臣以爲莫若復支運法支轉之難難在腳價不足糧不自行請下廷臣議處漸復支運則稽遲之患可免矣運船自旗軍以上至於把總指揮上下相維什伍相助行以幫運軍困苦莫過私債始於倉場之濫費而成於運官之科索揭借富室日引月長倍蓰其利以至無算請申飭漕司查積債本每年交納之際遇有缺乏通融補助嚴斂物餽送之禁寬夾帶津助之額或查先年事例借貸於太倉猶勝私門之重累也事下戶部議以爲支運之法不可卒復借貸太倉恐弊益滋請自過淮以後每衛爲一幫攤淺遇警併力相援若其本又在久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十

任都御史總兵不追私債則弊端絕矣詔如戶部議

冬十月致仕少保刑部尚書閔珪卒

珪字朝瑛烏程人爲人敦樸質直器度博大敷歷中外不矯不隨其督廣西平猺獠之亂任刑書理丁哲之獄及救少卿吳一貫之辟皆有大臣風力殆一代之鉅人云

擢許達爲武定兵備僉事

達初令樂陵期日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隄貧富均役逾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於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多所禽斬自是賊不敢近樂陵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

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大學士劉忠致仕

先是忠以疾乞歸未允強出主會試考後卽乞省墓時費宏爲禮書知貢舉將會錄指摘其疵以白紙粘字傍託中官入奏上召李東陽等至暖閣命張永以所進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適忠陛辭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致仕許之

致仕戶部尚書侶鍾卒

鍾字大器兗州人爲御史力持憲體以忤權閹汪直被譴筆於朝尋應薦歷陞刑侍忤當道又謫知府歷陞今官所至有治績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十一

十二月敕武定侯郭勛充總兵官鎮守兩廣

命禮部尚書費宏直文淵閣陞傅珪爲禮部尚書

時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問無所據以進諫會番倡奏討賊田百頃爲大慶法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藝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優人賊賢者有寵能軒輊榮辱人搢紳或趨附之因請改身牌制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告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加楊一清少保太子太保

蔭一子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陞新貴爲禮部尚書仍管內閣誥敕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黃河清三日

自清河口至柳鋪凡九十里

以副都御史彭澤巡撫保定等府

時趙燧與劉六等分夥為寇眾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戰亦互有勝負趙燧入泌陽前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廷樹歷數其惡命劊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欲屠城趙燧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兵去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大學士尹直卒諡文和

直字言卿泰和人明敏軒豁少有才名為禮書因災陳言切中時弊在兵部止叛苗之攻甚愜輿情為文贈逸渾健所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主

有歷代名臣贊皇朝名臣言行錄行於世但疎俊不拘小節

居內閣時為言官所劾家居二十四年卒

正德七年壬申春正月丁未朔

賊犯霸州京師戒嚴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起儲備為南京戶部侍郎

虜寇甘肅總兵官王勛率遊擊將軍吳英等追擊之

斬首九十九級巡撫張翼以聞

贈上蔡西平二縣知縣霍恩王佐為光祿寺少卿

恩易州人以進士令上蔡值流賊熾為捍禦計誓與城為存亡已而拒賊甚力賊據故壘憑高下射眾不能支城陷被執罵不屈賊以刀抉其口支解之妻劉氏副使俊女與夫約有

急同死劉登麻後臺上見夫提刀下城即自縊未絕復以簪刺心而死維時典史梁達亦同死佐潞州人為西平修城練兵賊至佐拒於城上射傷賊賊怒力攻城破佐猶手格數賊力屈被執罵不絕賊懸之旗竿射死復支解之事聞各贈官賜祭葬蔭一子為國子生恩子千戶進指揮世襲既又命有司立祠祀死所劉贈宜人仍於易州建忠節坊以旌其門時同知郁采死裕州知縣唐天恩死葉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死大城縣丞安宣死夏邑主簿張俊死臨城王績宗死羅山蔣賢死靈璧皆贈蔭有差又賊陷梁山主簿時植死之妻賈氏即自經賊執其二女將犯之誓死不從賊縛之樹焚而死乃贈植知縣表其妻女曰貞烈蔭其子為國子生

遣太監陸間監槍督軍討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主

復甯杲柳尚義為僉都御史仍督軍勦賊

論者謂善於鑽刺不恤物議云

禁私鑄錢

二月起署都指揮使石璽充參將統兵於南直河南地方聽調

殺賊

初賊楊虎南渡渦河壘與其子堅百戶夏時合兵設伏以待

虎等溺死事聞錄其功而用之

三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山東布政使姜洪乞休致因陳除寇安民事宜

其略曰李隆楊虎起自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巡按御史陸芸於所屬申報賊情漫不經意賊始眾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殘破山東州縣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

此事機之一失也隆虎轉劫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西州流劫濟南清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惟掠衣糧自給意望招撫其後始與隆虎合眾至三千餘人陷齊河高堂及南宮棗強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瑾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捕斬千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皇上以師久無功復調邊軍河間一遇彥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點賊詭計每戰則置脅虜於前行小衄則率親黨而先遁所以我軍屢勝而渠魁終不可得也夫用兵之道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椎牛倒廩資食於民而我軍所至賴食易馬賊聞將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二

西

至列營待之則是賊常為主飽而逸我願為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行既不出奇分兵合剿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賊又乘閒去矣事之不克皆由於此臣聞冬月以來賊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往復循環不越二路西去則自魚臺濟寧金鄉至小灘趙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霑化泊頭趙滄景河開霸州宜分兵駐於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千人列營休士各守汛地資以成功賊自河西北被驅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驅而西北者則河南直隸之兵擊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為犄角河南直隸亦然則賊庶可平矣至此師老財費公私匱乏將來之患尤有可慮者山東百姓外迫劫掠

內困誅求軍中之費日千百餘兩大小廩糧三百餘分將來軍餉馬匹何術以給之此其可慮者一也又牛驢驅殺殆盡民皆藏匿不敢出耕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二麥無收秋田失種民窮盜起勢亦難保其可慮者二也又京邊官軍難以久留一旦召還何以支吾山東河南直隸乃京師近輔而濟寧臨清德州又京師咽喉貢賦所經或有梗塞京師何以仰給其可慮者三也伏乞軫念早圖成功兵部議洪所奏詳盡可行宜令提督等官將京軍分撥魚臺濟寧金鄉及海豐霑化泊頭等處蓄銳防截仍委都御史張鳳招募民兵副僉事牛鸞許達操習往來策應其知州高嶼王棟張寧聽其選委果有顯效照鸞達事體擢用行糧令侍郎楊潭從宜支給詔從之仍留洪辦事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二

五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卒諡莊簡民悅字崇化舒城人沈靜謹恪進止有度任屯田有振濟功守廣平民立祠樹碑以思之擢方伯能戢奸抑豪均賦平役轉巡撫減莊田租課增密雲官軍蓋所至有功者壽九十九傳旨以太監張雄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御史張璉劾大學士梁儲言儲縱子次據非法致人於死及子死而為求散官孫幼而輒乞恩命乞罷仍置次據於法得旨輔臣子孫錄蔭乃先朝恩例次據事情令鎮巡等官覈實以聞敕襄韓府鎮國將軍徵鑾孝行賊攻河南副總兵馮禎以追賊沒於戰禎舒城人由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分守寧夏實鐸

之變頑與孫隆等馳告事平陞級比以勦賊徵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令母顧首級母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大勝斬獲數百人論功陞都督僉事是役以援兵不繼遂遇害明年是日頑死所風霾大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洛人乃啟伊府奏聞敕立祠洛濱每年是日致祭蓋一時忠勇名將云

陞楊茂元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夏四月陞姜洪爲副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巡撫山西等處

逐自宮張用等五百餘人

起劉機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

大學士李東陽等以災異陳言

疏略曰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及山陝福建雲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六

南等處相繼地震奏報不絕竊聞天人相應理有必然上下交修道須兩盡孤卿之任非諸司比故周官變理不備其人漢廷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盡啟沃之功早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預陪從之列宗廟社稷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供奔走之事而歲時奠獻但遣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寇盜四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侵擾京畿略無畏忌益自勦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俟罷黜尤望淵衷朗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

經史視朝饗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陞崇卑之分動息有恆飲膳有節顧養聖躬茂隆國本以上回天意下結民心則列聖開勅之難先皇付託之重可以永保於無疆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

五月定大臣三品以上蔭子及贈諡議

初吏科都給事楊禕言大臣三品以上三年考滿例得蔭子近年士風漸靡雖政績無聞屢被劾者亦自陳乞有傷治體請該部於考滿時參酌輿論可否取自上裁有被劾得實及年遠違例奏擾者治以罪或人品才望素著亦被劾者具實以聞吏部尙書楊一清等議覆自今兩京三品以上官考滿復職已給誥命者本部查其履歷詢其行實果堪蔭移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七

禮部奏請其曾被劾或雖未被劾而素譽有虧及雜流出身者俱不得與至於身後卹恩子孫陳乞者贈官由本部查議而其諡號葬祭禮部亦須先會本部議其人品資望方與具奏若庸碌無補及屢被劾者俱已之閒有人品才望素著者雖嘗被劾或因一事之失或出一人之見不致虧損名節者該部各具實奏請定奪見任官不許輒自陳乞其被劾得實去職及故久大臣子孫違例妄奏者罪之議上既得俞旨禮部尙書傅珪等奏之曰蔭子入監葬祭諡號乃本部職掌今欲預定恩蔭於考滿到部之時先議諡號葬祭於禮部具奏之始與職掌會典並見行事例不合又蔭子不許自陳乞與例亦不相同卽如其說既經考稱復職又已請給誥命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旋察其履歷詢其行實不免有高下其手之

嫌弊祭請諡俱有定法行之已久今必先吏部會議方與查例不免有往來移文之擾况每遇前項事務必待該司查報至日然後具奏吏部又未嘗不預知也其陳乞之舉固有可厭必欲一概禁之似又難行蓋春宮侍從者多論功於既沒之後不得不陳奉使海外者多非三品之官不得不陳至於補蔭之子繼嗣之子及三品以上應得恩典而沒未久者不得不陳但當罪其違例陳乞者其餘事宜仍舊屬之禮部其稱問有人品才望素著或因一事之失或出一人之見而被劾者該部各具實奏請此雖舊制所無而處置得宜則其可行者也乃從所議既而一清又以諸司職掌蔭敘列司封下爲言得仍前旨適侍郎王瓊乞蔭子入監吏部爲覆請珪復爭曰言官建白吏部覆議皆謂大臣不得自陳乞者而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太

部又爲之請殊戾前奏且禮部掌行蔭敘已數十餘年莫有非之者何至今日改之且職掌此條特言蔭官非爲蔭子入監言也豈有國子監既屬禮部而其事有不屬者乎竟令吏部掌行是時一清方柄用珪卒爲所軋然其是非固自有在也

戶部左侍郎邵寶乞歸省許之

尋乞終養

江西撫州東鄉賊平

初賊王珪五徐仰三傳傑一揭端三等聚萬餘人作亂總制都御史陳金調兩廣目兵及漢韃官軍討之令參議徐藩都指揮陸朝等屯母城僉事高賓都指揮王爵等屯黎虛僉事李嘉言都指揮楊懋屯野塘副總兵張勇總統官軍土官岑

璽岑猛統目兵分道並進敗賊於執塘再克於南鏡復連捷於赤岸蔭嶺禽仰三斬珪五傑一端三等前後斬首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柵金勇及紀功御史曹倣巡按御史江萬寶咸以捷聞賜救獎勵及璽猛皆賞銀幣有差奏捷者陞賞如例是役也目兵之功居多然夷性貪殘金不能撫御居民大被屠戮巨賊數百口有闔門無噍類者所掠婦女皆指爲賊屬載數十艘而去始璽兵以強弩射賊趨捷如飛賊大窘既而索賞於金金靳不予乃受賊餌縱之使逸於是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尙數千人金急於成功遂下招撫之令又高自誇詡謂爲偉績軍儲半入歸橐謀取富貴而戍民養寇遺患無窮士民莫不切齒云授毛伯溫爲河南道張紳爲南京福建道各監察御史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亢

吏部尙書楊一清等以修省陳言

一清等疏言每旦視朝聽政帝王恆規陛下每月視朝不過一二非所以聞於外夷訓於後世也願繼今昧爽視朝日令諸司奏事黼座僅臨於數刻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爲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程式聳萬方之視聽矣古者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後苑訓練兵戎鼓譟之聲震駭市城以宗廟社稷之身而不自慎惜此羣臣所以夙夜不能安也願自今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上帝孚啟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經筵日講陛下嗣立之始時嘗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

報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且一心之微攻之者眾不游心於詩書禮義則放情於晏安逸樂固其所也顧自今祇循舊典時御經筵非隆冬盛暑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親近儒臣講論經史則聰明有所開發治道日益明暢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惟俯垂聽納見之施行實宗社萬億年靈長之福疏入批答曰朕已知之矣

賊殺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馬炳然於夏口

諡毅愍蔭一子爲國子生

妖賊趙景隆等作亂巡視侍郎叢蘭發兵擊斬之

景隆以白蓮社教惑眾自稱中原宋王復出糾集趙淮楊林等千餘人爲亂自歸德起掠至鄆陽城蘭令武平衛指揮石聖知州張思齊等率兵禽之並其黨五百餘人餘悉解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劉宇卒

宇宇至大鈞州人自爲縣爲御史爲知府進副使按察使所至多剛愎自用有能聲擢僉副都總督宣大剋邊餉首以萬金賂逆瑾得蔭子召掌院加宮保益橫恣鞭扑御史陞兵吏尙書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時瑾鄉人張綵爲文選宇充位而已瑾欲用綵爲吏書乃進宇入閣甫三日即聽省墓越二年卒於家

閏五月賊首方四伏誅

方四仁壽縣人本姓王傭於同里方克古因冒其姓徙居貴州思南業耕販避楊友兵復徙石阡之龍泉坪後與曹甫等作亂爲土官所擊奔眞州及南川江津盜汪長孫應之其勢益張遂破江津縣僞稱行軍都督營於鶴山坪施州土兵與

戰失利乘勝破蕪江僉事馬昊率獮獮土兵擊敗之奔婺川後劫梁山縣與甫不協相攻眾遂散乃變姓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總制尙書洪鍾以聞賜敕獎勵請授土官巡檢賞銀百兩昊以禮獎勞

旌表固鎮驛夫董鑾妻茹氏曰烈

初賊攻定遠城中婦女自盡者六十四人及破固鎮執鑾妻茹氏欲污之不屈抱其女赴井死至是因叢蘭之奏而旌之諸自盡者令紀功官覈實具奏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謝綬卒

綬字朝章朝城人性剛介初爲任廉能甚得民心云

有副都御史邊憲蕭紳罪復其職

二人素乏才望調度寡謀玩寇殃民罪不勝誅乃既免於法仍畱用之幸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河南賊平

初賊攻六安州戚繼伯仇鉞以副總兵時源等涉河而進至七里岡敗之賊分爲三於是神周追趙風子姚信等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周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遁去源及金輔陳珣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柏南召敗之劉三夜從十七人奔嵩縣山道亡者半至土地嶺劉三官甚乃自縊指揮王瑾斷其首又張永兒者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一人脫者前後凡斬首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人降者七百餘人捷聞都御史彭澤及鉞等俱賜敕獎勵奏捷者陞賞如例既而都指揮朱忠夏廣復追擊賈勉兒於扶溝及西華小寨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眾復追至永

城虞城勉兒屢敗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之餘眾遂潰周等復追至上蔡縣瓜皮店及宿州張山集息縣許家莊俘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風子走德安自髡爲僧匿於江夏軍士趙成獲之命賊首傳詣京師

六月起編修孫清爲山西督學副使

清以鑽刺起時論不然九月內以言官劾調貴州參議

漢中府火星如斗天鼓鳴

黑眚見
初自河開順德二府涿州夜出傷人有致死者尋見於京師形兼赤黑大者如大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居民夜持刀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乃息後又見封邱縣

右副都御史姜洪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洪廣德州人性伉直居官清介爲御史彈劾不避蒙誚調果官至布政逆瑾中以法罷去瑾誅乃起歷今官身後家益落久之始克拜云

秋七月四川賊曹甫降

時總兵楊宏王憲副使張敏馬昊何珊都指揮李蔭等合擊賊於營山蓬州等處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總制洪鍾遣人分詣賊營撫諭之敏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赴軍門受約束仍還營撫散餘黨廖麻子不從且忿甫背已殺之拘留敏既而送出甫黨解散者幾二萬人

大帽山賊何積欽等作亂總制陳金督兵備王秩等進擊獲之升羅欽順爲南太常寺少卿

江西副使周憲討賊於華林寨敗績死之

初賊屢敗憲乘勝追之賊迎戰復敗斬首三十餘級進逼賊寨賊突出圍之遂遇害其子幹援父被傷輿歸亦死通判江穎面被創猶力戰不屈事聞贈憲按察使諡節愍賜葬祭蔭其子金錦衣衛世襲百戶幹令有司旌其門曰孝烈穎陞二級

陞穆孔暉爲國子監司業

附時流賊爲官軍所敗遁至黃州圍風鎮奪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敗績賊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然

八月陞何孟春爲浙江左參政

降御史周廣爲懷遠驛丞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以疏言朱寧怙寵亂政不宜冒皇姓及番僧害正當逐故也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及副總兵張勇以餘千桃源洞賊平獻捷

詔賜獎勵及陞賞如例初桃源賊殷勇十洪端七鄒成七等構亂勢甚猖獗金受命總制募鄉兵得五六萬人令參政董朴軍餘千吳廷舉軍安仁僉事高賓軍貴溪鄭宣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鄱陽而布政使任漢統之據山立寨分守要害賊出輒遇其歸開發兵擣其巢穴俘斬千餘人殷勇十重創死已而副總兵張勇等以廣西目兵至毒弩驟張所向破竹洪端七鄒成七等亦以次授首俘斬又四千餘人金喜以功在頃刻乃與諸道領兵官置酒高會賊覘知諸要害皆無守者乃悉所有賂土官目兵得乘夜遁去時賊不食已三日自

分必死沿途輒棄懦弱散遣婦女及抵貴溪境得一飽復轉掠衝微聞廷舉以安仁民兵及目兵追及於弋陽目兵所在擄掠居民遮訴皆不省由是將騎卒悍上下解體金乃倡招撫立縣之議賊欲款師爲降而攻剽如故金遂以賊平聞且假賊僭號以張其功朝廷不知卒蒙上賞云

陞養病王雲鳳爲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閻仲宇卒

宇性端重貌魁梧居官惻惻以寬和爲政蔭子百戶人以爲倖云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楊守陞卒

陞字惟立鄞縣人篤實內行甚飭其兄守陳孝行冠世陞自相師友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考校極精詳嘗對海外使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五

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其議論履歷似兄而同爲解元學士吏侍一時對署兩京翰林院時尤羨之啟迪子弟以官學著稱者十餘人殆東南文獻名族云

陞嘉興知府陳琳爲山東提學副使

賊至狼山颶風大作官軍勦平之

時劉七齊彥名自大江下孟瀆河有舟三十餘眾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雷總兵官仇鉞駐守分兵趨江北江陰福山港七月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嵩指揮劉葵等禦之賊不得登岸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爲風所飄至西洋港都指揮孫文傳鎧敗之二十一夜完令劉輝卻永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輝與千總任璽自山北永自山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

彥名中槍死賊黨多墜者劉七率其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逃官軍列岸濱齊射之中箭溺水餘黨殲焉完等以捷聞賜敕獎勵陞賞如例初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深屋寢室招集亡命劉宸劉龍齊彥名李隆李銳楊虎朱千戶爲從又納交通賂於豹房諸近侍太監張忠居與茂通茂結爲兄因賂馬永成吳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益無忌憚庚午春河間參將袁彪敗茂及諸賊茂窟求救於忠忠置酒召彪與茂飲彪畏忠莫敢誰何既而都御史甯果欲禽賊立功有巡捕李主簿承果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鄉導果率驍勇者數十人猝入禽之斧折茂股車載以俘餘賊相率至京謀出迨罪忠與永成爲請於上且索獻萬金乃赦寵宸無計潛令楊虎劫近境冀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四散去其徒日眾參將桑玉等受賂辛未六月嘗相遇於文安村中寵宸匿民間樓上玉故緩之有頃彥名持刀脅官軍率敗者數十人至樓下呼曰救至矣寵宸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玉大敗引還及都御史馬中錫家在城恐賊殘墳墓爲招撫計嘗與賊會飲於桑園時有詔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斬之者中錫論以撫宸出詔旨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無不知之蓋以貂璫爲之與主也自是橫行中原山東西兩京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偃尸成邱流血成川費帑不貲卒借邊徼之兵僅能滅之然非天厭其虐舍舟從陸暴風大作事與機會則兵力尙未可恃而天下隱憂何時乃息云

雲南藤衝地震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五

設東鄉萬年二縣

九月謫淮安知府劉祥戍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僉事年斌韋璽爲百戶

先是尙衣監喬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會祥族叔南給事劉紘以公事赴京祥發巡卒衛行忠怒紘舟阻礙執二卒皆之羣卒擊忠舟紘不能禁忠避而臥傷其顙至京創猶未愈訴於上命官校執祥紘下鎮撫司拷訊紘疏辯斌璽以罪坐巡卒詔以回護降之復命千戶張璞張榮嚴訊送法司擬充軍祥治郡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惜之

陞知府胡世寧爲江西兵備副使

詔四川總制尙書洪鍾還以都御史彭澤代之

開中兩淮及河東鹽於大同宣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五

大同十六萬三千引宣夏三十五萬引皆以備邊儲

論平流賊功

封谷大用弟大亮高平伯陸閻弟陸永鎮平伯仇鉞進威寧侯並賜誥券陸完加太子太保掌院事蔭一子錦衣衛百戶朱寧朱安朱謙朱國朱綱各蔭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其餘權勢所託奏帶以首級論功陞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千餘人十六年大亮永俱革

賜義子百二十七人俱朱姓

命劉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示霸州

磔反賊趙燧等於市

燧文安縣學生大言自負與其弟鐸鐸率五百人從楊虎劉惠作亂惠卽劉三也虎死以惠爲首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

燧改名懷忠稱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長史又僞授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將統眾至十三萬分掠州縣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亡請梟羣奸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詐稱爲王宮人所生當置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後爲邊軍所敗轉寇六安官軍復追擊之至是以燧翰與前後所獲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官李隆孫虎等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誅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置鞍轡上每騎乘之云

冬十月吏部舉終養提學副使潘府

言府爲母棄官親終不出清苦自修杜門著述請特簡用詔曰可後京缺累以名上竟不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五

旌表沙河縣生員王得時女玉梅等十人貞節

玉梅爲賊所虜欲污之不從遂支解其九人則大名縣李欽女王得山女錢雄女駢珩妻王氏王表妻張氏黃縣馮茂女李璜妻馮氏魏縣民楊善妻劉氏及其女皆死於賊故也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以平盜功

命巡撫官詣關里祭告

仍量修葺以慰聖靈

工科給事中潘墳上言時務

言古者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今武臣皆乳臭木偶有警則調邊將邊兵此倒持之勢也臣愚以爲宜如景泰天順間

例添設都御史一員專理京營戎務而兵部尚書仍每年二次會同閱視令五兵中各報所長以類教習各取其優者選爲五兵之師務令兼通教之畫戰辨其旗物教之夜戰辨其名號責成將領各以所部教習多寡爲優劣而行賞罰之年終大閱則做洪武間御前試驗之例以警其情至將軍管四衛營方各操練而大司馬及都御史舉得以綜覈之公侯伯等官及勳衛等年二十五以下者送國子監都指揮等幼官及嗣子送武學各講讀大小學論孟五經七書百將傳及大誥武臣諸書仍要月定期演習弓馬會操之日一體考驗歲終行賞有能專其業及策學精通者送武舉或可以爲將不次擢用其怠於進者重罰之仍令天下學校生員亦兼習武經諸書以備緩急之用固文武一途之意也南京則責操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兵

都御史以營務軍士亦乘暇教習南北直隸及各省則遣科道官或卿佐等官分行整理三司等朔望會操其幼官及應襲子亦送學教習舉其能者如文官行取例如此則禁旅鄉兵皆有實用安假邊兵而示人以弱乎今都城內外或禦人取貨或剽吏奪金請稽周禮士師野廬氏修閭氏之職微而行之使鄉閭有伍道路有戒又問民疾苦有蠲免振貸之實以監司察守令以使臣察監司貪酷病民者輒奏舉此弭盜之本也雖然風俗必有以移之自逆瑾竊柄人心大壞雖號爲士大夫者亦或不畏清議以賄賂爲得計鑽刺爲良謀廉恥之道幾不復存氓之蚩蚩如之何其不姦且盜也陛下如欲表正風俗飭勵士夫宜舉節義而又統之以綱紀辨賢否嚴功罪宰執秉持臺諫補察則風俗庶乎其少變矣下兵部

議謂填言切當可行其欲舉周禮之職雖非今制亦宜令巡撫官督所屬略倣其意慎里甲之編嚴居停之禁謹道路之關申養濟之典庶幾盜賊可息得旨各營提督俱仍舊公侯伯年幼者並應襲子不必送監都督以下幼官送武學讀書餘如議

十一月傳旨令充調京營宣府軍令其往來操習備禦

時近幸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征欲調宣大軍各三千入京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春秋更番如班操例上卽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閣議東陽等力言不可府部科道交章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票旨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上十不便狀一謂京邊官軍各有定分必有急事乃互應援今無事不可輕動一謂京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兵

不習戰陣備邊恐損國威一謂邊軍入京傳聞不免驚疑一謂京軍出外倚勢姦占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人受害而不敢言一謂邊軍在內傲視違犯治之則不能堪縱之則逾不可制一謂違鄉棄親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繼一謂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資其費不可勝紀一謂往來靡寧定有厭倦不免變起道途費生朋腋一謂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一謂西報孔急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疏上不納翼日內降旨行之江彬等因此入京寵倖無比是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爲外四家軍依憑威寵市里畏而避之

改吳儼爲禮部右侍郎陞楊廉爲順天府尹楊旦爲南京禮部侍郎

十二月總制尙書洪鍾南京吏部侍郎羅玘並致仕

陞吏部郎中王守仁爲南太僕少卿

光祿卿李良告養病去

良受業於劉健其女許爲健孫承學婦後健去位良託言女疾還其聘禮改適於舉人朱敬夫至是御史張士隆劾其事良不安求去正德九年二月卒

陞朱密朱安爲都督同知

千戶汪贊等一百十六人陞級有差以自陳緝捕功也

陞祭酒王鴻儒爲戶部右侍郎

旌表評事李吉故母陳氏之門曰貞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致仕

東陽自逆瑾誅後屢以老疾乞休疏凡數十上至是始可其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請蔭其姪兆延爲中書舍人仍賜敕既致仕猶歲時致禮及頒上等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致仕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兼都御史屠滂卒

滂風儀簡爽議論瀟灑能與時俯仰卒贈少保諡襄惠

陞金獻民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正德八年癸酉春正月辛未朔

賞延綏河套獲功官軍

命副都御史俞諫提督江西軍務

先是陳金討桃源之亂狼兵受賂縱賊乃主撫王浩八僞聽復叛乃以諫代金

宣府守臣奏送降虜脫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

兵部尙書何鑑等言漢魏徙氏羌於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

武以蚤絕亂階付堅處鮮卑於塞南符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以爲邊患今使降虜出入禁闥豈無窺伺假寵踰分且生輕侮萬一虜酋聞風潛使黠賊僞降冀充勇士以爲奸細將來之患可不慮哉乞照例送廣西安置以杜蠻夷猾夏之漸不聽

虜寇大同圍副總兵神周於草垛山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陞何孟春爲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命許泰江彬於敢勇神威營管操

附自丙戌至己丑金星皆晝見於申

二月錄廣東程鄉縣獲賊功

陞賞官舍旗軍人等李經等四千七百二十七人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三

三月下試監察御史孟洋於獄降廣西府學教授

以疏論靳貴梁儲故也

復嚴自宮之禁

虜寇大同總兵官葉椿率兵禦之

令有司督修天下郡縣城郭

詔畱宣府官軍於京師操習

改太平倉爲鎮國府又欲毀廩口爲府廳工部執奏不從

停不時考察之令

以流賊廖麻子復叛逮巡撫高崇熙至京治之

時賊攻破綿竹金堂等縣西安衛指揮僉事殷輔戰死

夏四月議處武臣誥敕

言姪襲伯叔爲嗣與未爲嗣者封贈舊例明備若弟襲兄職

封贈本父母兄嫂及本身妻俱不得封俟傳之子視姪襲伯叔例封贈願移己及妻之封於其父兄者聽其姪代伯叔總小旗以後自立功陞職者亦封贈本父母再醮母不許封問革充軍爲民其子襲替並襲後自立功陞職者父母若祖在俱不得封贈其還職又自立功陞職者亦如之援納者如有軍功仍論級給授若報捷陞職止以軍功論其敕誥三年一次頒給著爲令

慶王台法請復護衛不許

逮監察御史李雲於獄調泉州推官

以題本失用印也自逆瑾伏誅官校鮮出至是復開端云

鎮草五寨平頭烏羅等處苗賊平

湖廣鎮巡官調漢土官軍攻之禽賊首龍麻陽龍童保等六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重

十餘人俘斬千餘人孟溪等九十七寨皆降

土舍那代伏誅

代雲南安南長官司也助蒙自縣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酖其

嫡兄祿仁作亂代殺祿仁執仁子卿匿之詐稱病死官司廉

其情論使出卿代故云無有且賂知府姚輔知縣陳壽指揮

鄭鳳等爲庇尋殺卿滅迹有爲卿訟冤者官司屢徵代問狀

代輒以兵拒且恃地接交趾遂謀叛焚掠村寨道路不通巡

撫顧源太監張倫調兵剿之禽代詔凌遲處死其黨坐斬者

四十五人輔壽鳳皆戍邊因革蒙自土官改爲新安守禦千

戶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

修撰何瑋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知

川賊廖麻子兵敗斬之

時總制彭澤總兵時源等督兵進討累敗賊避擊閩勦追至漢州平壩賊夜走黃連垣眾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珣追之廖麻子奔羅江勦追及於劍州之青林口賊棄馬奔山拒戰爲勦所射而傷益得龍州土官王臣爲鄉導且用鐵爬擊仆之也邊軍黃回兒等爭撲之斬其首

五月旌表安仁縣官氏二女曰貞節

二女爲新兵艾茹七所執不屈赴水死

降御史賀泰爲處州府推官

以疏言義子賜姓之非故也

起復侍講顧清爲侍讀學士

霸州登州府各地震

先是正月遼東廣寧前屯衛各地震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重

虜寇大同尋趨朔州命咸寧侯仇鉞領京軍會各鎮巡官協同

操守

禮部尙書傅珪疏列四方災異以上

且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災異不過十九事自去年秋

九月至今夏四月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出火見山崩地裂

共四十有一而旱災不與焉乞加修省詔是之

六月河決黃陵岡命管河副都御史劉愷兼理之

宥貴州致仕宣慰使宋然死

然分管陳湖等十二馬頭地方貪淫科害激變苗民阿雜等

程番安慰使安貴榮圖併然地復誘阿雜作亂眾至二萬署

號攻寨殺掠甚眾襲據然所居大羊場然僅身免貴榮以激

變上冀令已安撫之會阿雜黨洩其情官軍進攻貴榮懼自

率所部兵爲助及賊平貴榮已死得以贖罪止削銜然坐斬至是因然之奏亦准贖爲民

戶禮二部尙書孫交傳珪並致仕

二臣各以職掌忤中貴遂引去士論高之

戶部復廣東布政使羅榮所奏軍民利病事宜

一言高肇雷廉所屬州縣地方拋荒流民土獍易於嘯聚請募民開墾勸課農桑二言歲辦府料等項其不係土產徵價起解者請令批內開寫價數不許攬頭高估逼民賠補三言本處廣豐庫內止有永樂宏治二朝銅錢數少合暫免起解存畱在庫以備邊用四言廣東因非運糧去處原無降斛斛斗秤尺宜行工部鑄造較勘平準發回應用以絕弊端五言南雄府保昌縣多係山田雨潦衝崩無徵虛糧計七千三百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二

雷

餘石宜查勘除豁六言洪武永樂開原畝富戶於兩京年久困絕宜於各處均徭人戶內審編重輕易辦仍每戶以三兩爲則類總差官解部其言多切時弊詔從之

南京光祿寺卿楊峻卒諡文懿

峻字惟高進賢人剛毅精敏居官甚廉謹致政後不入公門親終廬墓接引後進以正鄉邦稱之

桃源賊平

時官軍大破賊於貴溪之裴源禽其首王浩八俘斬千計王浩八自正德三年聚黨劫掠據桃源洞立營寨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險官兵屢被掩襲賊黨至萬僧王屠戮陳金以狼兵征之頭目受賄縱令四逸功竟無成乃議招撫設萬年縣浩八等尋復出劫執參政吳廷舉索贖錢乃

仆之遂徧掠廣信入浙之開化屢殺官軍執都指揮姜洪等數人爲質復道馬金以窺婺源及俞諫督兵過絕其路乃還趙德興入裴源山官軍夾攻之浩八窮蹙與其黨劉昌三蔡六二葉早一胡浩四胡浩五于端二等相繼就禽又艾茹七等亦於三年嘯聚於臨川東鄉其黨有長林江家坊大鳳橋楓林西坪緣石源坑頭嶺東村楓塘江家岐苦陂等處亦萬餘人僭王殺掠狼兵食賂不追反爲所乘茹七伴聽撫仍行劫掠浩八之劫廣信也官司徵茹七等爲新兵禦之所過村市一空桃源既平茹七與其黨陳邦四段馬七毛坎一等皆就禽俱械送京師磔於市 案是時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京省之兵舉無一可恃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之兵亦且效尤矣是時副使李清死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二

雷

難詔賜祭蔭其子爲國子生

秋七月南京吏部右侍郎儲懋卒諡文懿

懋字靜夫泰縣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凝重雅操不羣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常巡按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卿俛首懋引去不爲屈精藝翰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尤其精神之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諡

致仕南院都御史金澤卒

澤字德潤鄞縣人國初徙江寧性警悟周慎雖無樹立然居官勤勵且厚於親故云

浙江龍泉縣火

先有赤彈二自空中隕於縣治形如鵝卵流入民居跳躍良久方滅後四日復隕火塊二所在火災起延燒官民四千餘

家死者二十人

賜唐顏杲卿真卿廟於德州額曰二忠

杲卿官常山真卿官平原前知府彭澤建祠於學宮右至是成

八月詔許壽王選繼妃於德安境內不爲例

元許文正公衡祠堂成

祠故在河南者已許布政楊子器屬懷慶府修之

以石瑤爲南京吏部侍郎

虜寇宣府

拜牙卽棄哈密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先是宏治己未朝廷遣使送陝巴回哈密宏治末哈密屬夷阿孛刺等怨陝巴招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美

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疑賊占奪哈密若有受命守哈密者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暄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刺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卽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

守臣奏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之米月三石

立皇莊五處

一在昌平一在靜海一在清縣一在安州一在清苑

九月以王瓚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十一月

十二月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

子器字名甫慈谿人由進士知崑山常熟皆稱循良有異政

愿官所至皆稱賢能

贈故誠意伯劉基爲太師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二

美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德九年甲戌春正月乙丑朔

乾清宮災下罪己求言詔

時內閣府部六科十三道極言時政吏部尚書楊一清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拊梵宇於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戶給事中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所居以永清四海也今舍乾清宮而遠處豹房忽儲貳而廣蓄義子疏儒臣而昵近番僧棄文德而寵用邊戍忽朝政而勘開酒店信童豎而日事遊佚君臣睽絕紀綱廢弛是以天心赫然顯示譴告伏望乘此悔悟痛革前弊政事委諸六部各省委諸撫按謹詔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賄賂姦貪不法委諸科道法司云云修撰呂柟言所當修省者有六一曰聽朝視政用防壅蔽不宜恣事慢遊以墮萬幾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係屬天下人心不宜昵近讒邪耗蠹精神以忘大本三曰郊社禘嘗祇肅親承以祈感格不宜輕褻宗廟神祇四曰日朝兩宮承順順志化天下以孝不宜廢定省禮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以清禁苑不宜雜處以損威重六曰各鎮守官貪婪者取回別用無令侵瀕重爲民困戶給事中石天柱言災變之來必有所兆如外立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軍同其服色或容結爲昆弟或縱乘於禁中燕飲無復尊卑飲食不計冷煖數離深宮宿衛不知且下營過隊日常不輟中外章疏未嘗批閱每月視朝不過五六奏事舊儀一切罷免老成宿將接見疏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二

番僧義子視爲腹心太廟時祭率多遣代兩宮問安乘輿少至況前星未耀儲位久虛陛下既不常御宮中又不預選宗室何以潛消禍本爲宗社生靈長久計哉編修王思言宋儒程頤曰爲國先務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臣以爲至論陛下不自寬假詔求直言其志大矣今建言者感納約之機忘批鱗之懼陳君德則警之以危言陳事宜則忠之以激論慮儲嗣則惕之以深憂求其爲心皆欲效忠伏惟言有所忤曲加優恤事有可行准與會議勿以崇高爲難入勿以喜怒而有遷則此志堅定而求治不難矣天下之治賴於紀綱紀綱之立係於君身必私恩不偏政柄不移然後紀綱立今內閣執議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部議擬已定而或阻於內批公道不行國維亦弛伏願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議移刑賞不以私撓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國家之利莫大於用君子而害莫大於用小人伏願念諫諍之臣皆愛國忘身之士已貶竄者即召以原秩蒙包容者更獎以輪音以彰直言改諍之風以養仗節死義之志賢者至而不肖者勸矣至若舊乾剛之體運不息之誠則又存乎勤焉我祖宗於正朝之外每日奏事順門召問便殿無非欲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奏事不過一二件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且不得而知上下不交甚矣況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又豈能一一進達以警動於心哉伏願御朝奏事悉遵舊典凡遇燕閒即賜召問勿遇災而始懼勿災過而懼消然後可以享天心而保天命中書舍人何景明又言降敕諭後已將旬日

未一視朝諸論奏邊軍番僧義子數事未見采納臣切憂之夫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見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策后妃不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居甲馬馳騁之場何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何如文儒談諷於前樂被厭此臣所未喻且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敕臣謂大臣奏事宜使明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義理不宜奏兩請之辭以附上意則制度不墮功實不謬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爲罷斥而獎援恬退訪求者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節要之大本祇在聖躬夫警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下何難而不爲此乎御史張士隆又言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亂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大土木於內廷權豪乖侈內臣差信取貨扣糧皆名進貢織造記帳科害靡極鄙猥者巡撫納銀者授政盜伏虜發民竭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皆就逮張璞則死獄間閭之苦禍機之蓄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克絕淫慢以表天下疏上皆不報

起陳壽爲副都御史調貴州按察使孫燧於山東

降御史劉天和王廷相爲金壇贛榆縣丞

皆以相繼裁抑太監廖堂故也刑部主事孫繼芳論救不報時各處鎮守猛如狼虎自二臣蒙逮官司無敢與抗而民不勝擾矣

賜真人張彥頤度牒二百道許時度僧道

二月上始微行

至教坊司觀樂星夜回

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會試考官

取霍相等四百人

改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寺卿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直文淵閣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羣盜尋加太子太保

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倖次征內江

駱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

命天津兵備副使蔣曙兼管霸州等處

永平等府大饑命巡撫王倬發所存倉庫振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四

命蔣冕專管內閣誥敕以毛澄爲吏部侍郎

起主事張謂爲南京通政司左參議

南京部院科道等官張燦等請擇宗室賢王於外府以定大計

不報

三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上處置盜賊事宜及請敕戒諭

王

言江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之於微卽此三言而事定矣其諸臣功罪文案慎委採訪忠臣恥於自揚薄夫巧於媒孽必假以歲月方能覈實至於賊勢取寡賊情向背則宜早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然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宣府近年以來威勢日盛嘯聚亡命賄結朝貴剝害徧及於窮鄉官司多被

其鈴束禮樂政令漸不出於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憂之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巡撫提督之任以弭變於未形更請敕戒寧王遵依祖訓毋與外事嚴戢下人給還民業仍飭鎮巡等官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矣奏下兵部尚書陸完委詞覆奏得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將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害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而逮捕之命不崇朝下矣

廷試上不御殿賜唐皋蔡昂黃初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初貴溪人也未幾錢寧以此中費宏諸於上謂其私鄉人竟罷官

移駐密雲兵備於永平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五

夏四月四川敘州府地震

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

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先是天順間既以事革寧府護衛屯田劉瑾柄政濠賂復得之瑾誅復革陸完爲江西廉使與濠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濠遣完書求復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近習張雄張銳錢寧輩皆結賢以固寵濠因賢壻司鉞通於賢載金帛數萬於賢家分餽權要檢討郭惟藩間之言於費宏以達於費宏奏既下宏執言不可與完知宏爲梗乃密謀於錢寧楊廷和計三月既望廷試進士閣部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從史覆疏次日中官盧銘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云止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護衛並屯田俱准與王仍以書諭

之自後言官交論護衛不當復錢寧爲與主以爲宏嫉之也乃共譖宏於上及編修宋尋俱勒令致仕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清幼孤盡孝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不入鄰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民人嚴清女銳兒皆以不受賊污憤罵被殺沐陽縣學生沈麟以知府劉祥縣丞程儉爲賊所虜奮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爲之感悟釋守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附四川榮縣徐良之父與人爭田被殺良赴救亦殺警黨一人有司擬闕毆殺人絞罪詔以良爲父報警情可憐憫下三

法司會讞良得減死戍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六

五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費宏致仕

時權倖陰求宏事亡所得有語以御史余珊嘗劾其從弟宋遂譖於上傳旨令宏陳狀蓋前此所無也宏一辭即聽其去宋亦附批致仕朝野駭之

江西左布政使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開仕

初宸濠橫恣岳以執法成恨而夢陽以文名濠慕而重之且交驩會夢陽禁諸生迎謁又廢五日聚謁察院例遂與御史江萬寶有隙適淮府校卒有與諸生忿爭者夢陽治之爲淮王所奏下萬寶按狀夢陽欲脅萬寶遂互訐奏俱下都御史陳金檄岳勘夢陽恐金右萬寶僞作萬寶劾金奏草以激金怒又欲脅岳執其親信吏令報岳子法與諸吏交通納賄至數百兩寧王助之即以岳事奏聞而囚法掠治不已又夢

陽嘗私諸生欲例外多復其家與民訟者無曲直輒右之以是與參政吳廷舉有爭而吉安知府劉喬亦被挫不能堪喬乃索夢陽短白萬實併偽爲奏草事俱奏之萬實既掣肘告病去廷舉亦奏夢陽侵奪職掌尋乞休不俟命去夢陽復切齒喬廉得其受賄事累疏劾之是時諸司皆畏夢陽恣睢金亦以軍前多事請以各奏詞並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勸理漢等顧慮終不決上乃用給事中王壻言命大理卿燕忠往會奭按之岳喬以賊私有實迹詔爲民夢陽以欺凌僚屬挾制撫按詔問住廷舉以擅離任奪俸一年時夢陽以才名藉王府以報仇士論惜之萬實後以考察去禍亦始此云

續定大臣祭葬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七

二品被論致仕者還與祭葬三品被論致仕者如例量減二三品等歷三四年以上者雖未考滿父母准與祭葬三品未及三年父母亦准與祭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肅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使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鄧璋巡撫趙鑑以書聞乞照往年差張海故事往彼經略時澤征四川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延綏寧夏兵馬外過番夷內逐韃靼仍敕諭速壇滿速兒並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城池金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科道王江張騏皆言治病

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復差總督不聽後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速段澤以番夷可利昭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十銀酒器一副因哈密衛都督寫一虎傳往土魯番速壇取哈密城印夫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甘肅既有總制有巡撫經略哈密非其責乎乃復另差大臣豈以巡撫皆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另差重爲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惟以利昭番夷而已夫但以利昭一分守官足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也

六月南京大理寺卿于鳳階卒

階勤敏有治才爲嘉興值歲歉振濟得宜以惠政稱

監察御史成文爲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八

文劾陝西僉事趙應龍縱子納賄應龍亦許文聽聽官以夷婦獻酒故並黜之

授進士熊浹等爲給事中

勒工部署員外韓邦靖爲民

以疏乞召還以言得罪諸臣故也

秋七月戶部覆兩浙巡鹽御史帥存智所奏修舉鹽法六事

一言鹽課改於浙江中納解部給邊其利幾倍一言灘場爲豪強吞併者今宜清查撥給一言竈戶或脫竈從民或隱丁不報宜查改禁治一言盤獲夾帶餘鹽不宜堆積宜仍變銀解部一言州縣事干運司者竈丁宜聽問理無得阻撓一言市井倚託權豪張威冒支宜加禁治詔從其議

虜寇大同宣府

湖廣巡按御史王朝疏乞存問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不報致仕副都御史艾瑛卒

瑛字德潤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被逆瑾擅權中奇禍繫詔獄編海南瑾誅遇宥復職將復用卒老以死論者惜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陞郎中陳九疇爲陝西副使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黃珣卒

珣字廷璽餘姚人平易厚重不存畛畦爲文亦如其爲人云致仕僉都御史車璽卒

璽字震卿石州人剛介不阿卒以此未展其用以災傷免應天西安府屬稅糧有差

速巡按御史李翰臣於詔獄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九

初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袁質趙嚴等糾眾數千將爲逆穀亦東平人素厭諸惡少又與千戶高乾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於屈昂昂亦亡賴者報書愈誑誑又劉昇者來自東平穀詢以故昇常爲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謀穀遂以乾與惡少姓名概指爲從逆者告變於楊一清遂聞於內召兵部議陸完請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而令總兵劉暉以遼東官軍千五百人駐濟甯伺變會魯王入長史馬魁詣奏其子歸善王當沅妄言欲謀反穀復謂當沅與質等連謀奏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沅復用兵部議以總兵邵永所部邊軍及河間驍官舍餘千五百人駐德州副總兵桂勇以所部千人駐大名遊擊賈鑑以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旬日所在震

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之當沅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及按問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沅嘗賞以錢嚴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贊謁當沅當沅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詣京暉及永等兵皆罷翰臣乃劾穀報

怨邀功且言當沅之禍成於馬魁乞質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謀叛者隱匿逮繫獄法司以變告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詞復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一級調廣德州判於是御史程啟充周宜等極論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啟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輕信寡謀之失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蓋是權貴欲微封拜如平寅鑄故事翰臣適忤其意而穀以一清庇之竟得免或曰魯王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十

奏當沅雖自馬魁媒孽之實爲在內有力者所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焉其後當沅竟以違祖訓降庶人禁高牆至卽以首觸地而死坐撥置諸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屈昂徒口外魁坐斬諸所逮繫多瘐死千戶王瓚亦死於途穀獨免

九月旌表鉅野王鎮國將軍瀟孝行

虜寇宣府

總兵白玉等追擊潛使人於田間炊飯置藥其中如農家餉食者又置礮石火箭於陽和天城懷安諸險阨設伏以待虜掠食中毒及伏發死者甚眾

起太監張永掌御用監仍總制提督宣府延綏等處軍務

發各營兵二萬人禦虜復發京兵六千人使太監張忠監督

之聽示節制忠請自爲一軍不許

陝西進上用鋪花氍帳房

凡一百六十二間經年乃成爲費不貲而廖堂復因之廢削秦民苦之

設皇店於通州張家灣

權商賈舟車微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稅

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

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待命數日留中不下但降旨令降邊方雜職思前吏部尙書直曾孫節行耿耿殆不愧其祖云

改楊茂元爲刑部右侍郎

陞陳壽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十一

贈司禮太監張淮父全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李爲夫人廖璽

父文應母張及于經父母皆予祭葬

案都指揮之得有子祭葬自此始是時又陞張雄父千戶銳

爲後府都督支俸朝參

國子監司業魯鐸乞祭掃許之

冬十月命都御史陶琰總理漕運巡撫江北

陞編修董圻爲侍讀

降刑部主事李中爲通衢驛丞

中言漢明帝時佛以夷狄之教始入中國嗣及魏晉佛教益熾至梁武帝捨身者三無補臺城之餓惟唐憲宗迎佛骨於禁中刑侍韓愈上表切諫故至今論者猶以佛氏初入責備漢朝君臣曩者逆瑾擅政勢焰薰灼陛下既悟之後誅之無

赦此其聖武無愧湯武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

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

路日塞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

軍政日弊瑾既誅而善治日無可舉蓋陛下之心惑於異端

也夫禁掖嚴選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於西華門內豹房之

地建護國佛寺延住番僧日與親處蓋善言日遠則用舍之

顛倒舉措之乖方收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乞鑒漢唐中主

之失法憲宗孝宗之明毀佛寺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妙

選儒臣朝夕勸講務正心誠意之學明二帝三王之道撥大

權以絕天下之姦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

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作士氣開言路

慎名器禁賄賂明禮樂清刑罰足民財修軍政可次第舉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十二

疏入不報尋降驛丞

工部左侍郎夏昂卒

昂字景德吳縣人醇謹質直不修邊幅居官以廉慎稱

治大同邊將失機罪

八年三月虜大舉入寇大同三路地方韃賊蹂踐洩旬數百

里人煙蕩然總兵葉椿程鉞械繫至京參將郭深守備劉職

降二級都指揮鄭恭降一級餘奪俸有差

四川茂州汶川縣地震

降吏科給事中張原爲貴州新添驛丞

原上言六事一汰冗食一慎工作一禁貢獻一明賞罰一廣

言路一進德學

十一月論宣大功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張鎧千戶張蘭齊佐等

有差

凡九百二人蘭張雄弟佐朱寧壻也又以提督捕盜功陞朱寧爲右都督寧故辭同知覃泰等保畱之溫旨允所請賞銀幣

陞副使胡世寧爲福建按察使參政吳廷舉爲廣東右布政裁革河間大名等府鎮守總兵官

命保定遊擊將軍劉寶駐河間防守

虜瓦剌侵哈密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等敗之

陞賈詠爲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命右都督許泰都指揮同知朱彬提督團營西官廳

改征陝西糧草爲折色

從整理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也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七

監本色爲納銀茲馮清又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爲折色邊境既艱市糴有米珠草柱之謠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虧國傷民二臣實爲之作俑也

十二月命都督時源充總兵官鎮守山西地方兼提督三關

賜唐相宋璟祠於直隸南和縣

從知縣李希夔請也

蔭故大學士邱濬孫郊爲尙寶寺丞故尙書王恕子承祿爲中書舍人

甲寅夜流星見

北方流星青白色起自紫微垣西藩光如盞東北行至近濁後五小星隨之

致仕南京戶部尙書雍泰卒

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性剛直修名檢但爲廉使則杖知府於途爲巡撫則杖參將於庭殊失大臣之體云

安陸州地震

兵部覆都御史彭澤議處四川地方三事

一添設關隘以嚴巡察一簡練官兵以肅武備一量增驛站以蘇民力

謫給事中王昂爲休寧縣丞

時昂論一清選法不公詔謫昂一清上章自劾而保畱昂上不聽竟謫昂期月轉應天府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

諫天下兩賢之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畱王昂一疏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卽復殿中

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青鎖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七

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略而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略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其用人之閒士風所係扶植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正德十年乙亥春正月己未朔

二月以楊廉爲南京禮部侍郎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憂去

夏四月土魯番歸哈密大掠嘉峪諸夷

閏四月命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以陸完爲吏部尙書王瓊爲兵部尙書

陞何瑋爲東昌府同知

慶陽伯夏儒卒

按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衰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顧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於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姪咸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闐然其亦賢哉子臣嗣嘉靖八年革召總制甘肅都御史彭澤掌院事

先是澤以利昭土魯番贖取金印猶未至卽奏西夷事宣乞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五

休致詔待處置停當行取回時巡按御史馮時雍奏言魯番酋長尙爾驕悍哈密金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兒王畏威悔過已將哈密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加恩典遂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元良哈寇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解戶給事董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遷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卽事程功況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

於此不報

五月陞石瑄爲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月命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副總兵都督桂勇帥師討兀良哈

良哈

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憲贖貨無厭鬻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夏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憲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維朱憲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下割偏私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六

受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儻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憲頗懼乃委過六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然憾永不置永三疏乞休海內壯之永字壽卿莆田人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諂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宣復致仕嘉靖初廷臣交薦起之乞終母養吏部奏行有司月給米以旌其廉累起爲副都御史爲兵部侍郎爲南京刑部尙書皆以終養辭完名全節可謂偉人矣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尙書

虜寇固原臨鞏

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東昌府同知何塘乞致仕不允

冬十月調宣大總兵官邵永於寧夏

時鎮守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禾杖之喜遂奏永專權自恣永辭任且自辯詔以不能協心濟事喜降敕切責永與寧夏總兵潘浩更調焉

命司禮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齎送番貢等物

時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為幡幢黃金為匕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允奏帶太監劉宗等八員錦衣等衛官舍違祿等一百三十三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七

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至百隻又許帶長蘆鹽一萬引兩淮鹽六萬引大學士梁儲等疏諫不聽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絕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艍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六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匹僅免復至成都仍戒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

命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十一月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陞王鴻儒為吏部侍郎

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以吳廷舉撫治廣肇諸府

正德十一年丙子春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請擇皇儲不報

內言漢文卽位二年羣臣請豫建太子唐憲宗立四年而李絳等請宋眞宗改元五年而田錫請仁宗未及十載育宗實於宮中高宗年甫十四擇立藝祖之後今陛下改元逾四君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六

之期春秋越高宗之歲宜援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禁近待皇儲既誕遣之歸藩云云時大學士梁儲南兵部尚書喬宇御史吳華范輅劉廷篴伍希儒等皆以爲言俱不報

二月遣刑部郎中雷志叔等審錄直省

五年一差制也正德五年以盜起暫免至是復差

巡撫江西都御史俞諫致仕

時宸濠以諫不附已諷所厚御史張鼐山劾之乃召還遂乞致

詔起丁憂少師楊廷和辭

遣少監秦用齋救起之廷和固請終制乃勉從

傳旨令右都督張洪監督團營兩官廳

復指揮僉事神周官代洪管勇士營初江彬許泰皆以邊將

得幸上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泰領之周嘗坐罪請附泰洪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號外四家彬兼統之上又自領閩人善騎射爲一營謂之中軍屢夕操練呼譟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苑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鼠甲中外化之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於上市井細民亦皆披之泰及周等遮陽帽上飄綵染天驚謂以爲貴飾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部尙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牧場自謂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黃鼠甲見上者

巡按直隸御史屠僑諫捕生虎豹於居庸關不報

三月內旨超授開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元

以獻其有孕女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等疏諫皆不報於是科臣石天柱言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亡彼皆不知故墮其計今天位至重神明之胄尙難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借使陛下威令成於一時安能保諸王宗室肯坐視乎內外大臣肯俯首乎乞出孕婦清宮禁以釋人心之危疑臺臣程啟克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今昂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乘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積夏商周唐之患於一時天下之勢大有可憂者矣疏入皆不報南科道殷雲霄范輅等又言之不報馬姬善騎射解胡樂韃語上甚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爲舅又賜第

太平倉東上書從數騎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疏

錄前刑部尙書俞士悅孫元弼爲國子生

以士悅正統間有守城功也

夏四月賜宦王宸濠書院名曰陽春

安南陳嵩弒其主黎明

國人立其兄子黎譔掌國事年號光詔嵩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年號天應

附南禮給事中徐文溥等言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

聖諭曰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謂茲一念之誠足以潛孚

上帝迺續休命矣雖有災沴何患焉臣等請陛下誠能御經

筵以講學早親朝以勤政下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元

廟孝養以奉親誠敬以事天舍豹房而居法宮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以閭武皇店不以罔利邊兵歸之原伍番僧斥之外寺俳優不昵積藏不私馬氏已醮之女不充於下陳馬昂梟獍之族不授以兵柄停各處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裁軍校之帶俸革軍匠之投充倉局門庫之內官必裁其冗員河路鮮船之進奉必禁其騷擾出畱中之章奏以達下情罷傳奉之官員以慎名器則是聖諭所謂事關朕躬者非徒知之一一見之行事如此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不報五月土魯番歸哈密城火者他只丁既得重賂乃去哈密以城歸我速壇拜牙郎尙畱阿速城致仕兵部左侍郎李貢卒

貢字惟正蕪湖人勤慎精敏歷官所至稱治爲郡邑置民膏
簿費節民裕撫順天增通州城築古北口壘蓋京輔有備云
收自宮男子充海戶

凡三千四百六十八人

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

大夏字時雍華容人明識治體忠誠廉潔自兵部郎至尚書
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澹如也當其時
靖難者三行邊者三治水者一所至有成積孝皇眷注於本
兵外凡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面議或令隨御中官避開久
則令中官持護以出常令密進揭帖對以恐開斜封墨敕之
弊不敢從在本兵臨事有爲皆合大體養兵惜民節費寬力
守舊法剔弊萌正德中忤逆瑾被逮構成瑾誅詔復致仕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年八十有一君子謂其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
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誠
先民之軌云

追贈故廣東布政陳選爲光祿寺卿諡恭愍

雲南大理府地震

六月妖人胡文智等伏誅

文智以妖術往來衛輝等處造爲變世歌興衰賦諸幻語以
惑人爲輝縣知縣朱卿所收捕鎮巡官鞠問得實奉旨文智
與王得厚馮楊口和皆凌遲梟首族屬財產沒官韓伯川等
四十九人以謀叛未行坐絞及流有差

南京刑部尚書潘蕃卒

蕃字廷方崇德人歷官持已皆平實無營議

廣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總兵都督劉暉帥師禦之
秋七月謫前江西副使胡世甯戍遼東

宣繫獄已二年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訟其冤竟以欺侮
宗室坐罪自是官司風采茶然矣

令兵部分遣官屬撫安軍民

以邊報亟甚所在驚潰故也

致仕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大學士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
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住京師孺孩時卽承景皇帝加
膝啖果之寵及亂上庠聞曹吉祥之亂大臣有爲賊脅者
憤訴其不死弱冠儲中祕迨遇泰陵登密勿揆事矢謨造膝
委心十餘年所及大漸憑几而託之孤值權瑾狂劉謝偕
去大廈垂傾碩果僅存所有十矢四事等疏皆嘖心瀝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之誠也天牖不啟委蛇庇善嗣巴陵脫難丹徒西征授計密
間闖瑾就戮乃汲引新都託國而退立朝五十餘年柄政十
又八載鄭端簡稱其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醵金購葬
蓋潔履精忠天日可鑒者當時學士大夫每以當康陵時不
能批亢糾虔嘗之曾不知忘身以徇忠節之芳名與存身以
拯皇步之艱難者功孰大哉所著有樂府懷麓堂稿凡朝廷
詔冊論議諸大制作多出其手詩篇碑版傳播四裔雖字書
小技亦精絕適古人罕及之

河南巡撫李克嗣疏論鎮守太監廖堂

疏略言自堂附逆瑾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後繼之者率
以爲常近時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
之類皆假名科歛自爲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

國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格軍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餉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鈔賣銀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虜寇宣府

陸故侍講贈學士劉球孫祚爲國子生

降御史張經爲河西縣典史

以忤鎮守太監于喜故也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制邊關軍務成國公朱輔充總兵官

給事中俞泰汪玄錫隨軍紀功

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明太政纂要

卷四十三

五

令兼傳月廢歲夫如例一清初與朱憲厚後疏論時事有謾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可以搖國是語憲銜之乃不安於位告去

有廣寧前屯衛署都指揮僉事裴珙死令立功滿日還職

初虜入清楊等堡珙隨參將高欽統兵追之出邊五十餘里

至剗忽兒河虜取大至欽珙等殊死戰凡三晝夜漸引近邊

爭入關軍士遂亂失亡二十五人傷者甚眾欽坐降珙坐斬

珙奏有死戰卻敵功乞原有巡按勘報相同乃特宥之

陞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戊辰南昌及武昌府俱地震

廣東左參政祝萃致仕

加散官一級以吏部奏其學行俱優也

刑部左侍郎楊茂元卒

茂元字志仁鄞縣人吏部侍郎守陳子也持憲有風節其爲山東副使適中官李興督河工元疏其過衆請名益起故臺諫多薦之晚年衰耄人或病其不早引決云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爲文淵閣大學士

副都御史徐節卒

節字時中績溪人貴州衛籍爲御史富疏錦衣衛指揮牛輔罪及誅大學士萬安之失風裁廢然爲知府值大疫有全活功進參政有平清山竹箐米魯諸賊功轉巡撫以忤逆瑾劾籍理誅復職致仕蓋所至以廉謹節愛稱云

河南巡撫李克嗣檄河內修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

九月陝西岐山賊魏景陽等平

明太政纂要

卷四十三

五

景陽先本歸化回夷素無賴糾類百餘剽掠鄉落官司匿不以聞日漸猖獗取至二千華陰等縣騷動至是都御史蕭紳發兵討平之

陞吳儼爲南京禮部尚書石琚爲禮部左侍郎王瓚爲吏部右

侍郎改魯鐸爲國子監祭酒

陞杭州知府梁材爲浙江參政

虜遜班師召總制都御史彭澤還京

冬十月陞賈詠爲南京國子祭酒

致仕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屠勳卒

勳字□□平湖人明律法有果斷識大獄推理詳審情法兩

盡子應垣應坤俱舉進士

致仕戶部尚書顧佐卒

佐字良弼臨淮人爲人持憲有才致在刑曹按治太監顧雄都指揮牛循之罪知河間親冊籍均驛傳進副使改大理少卿巡撫山西提督操江督餉三邊提督太倉所至有治聲後代韓文爲戶部尙書忤逆瑾奪俸遂告致瑾憾不已猶借邊糧以菽易米指爲佐罪罰米千石稱貸以償然所守素高卒莫能害也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

下監察御史徐文華於詔獄尋黜爲民

文華上言祭禮有可議者五一曰祧廟謂王制天子七廟成周以文武爲宗七廟之外別立二世室於昭穆之上與太祖俱百世不遷故劉歆謂周至孝意文武當祧而世室始立宋儒朱熹亦以歆說爲是我太祖改建九室正欲虛二室以擬周之二世室也故追祀四祖迨仁宗而七廟已備祧廟之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重

卽當議於宣廟升祔之日矣今孝宗升祔太祖則當居東第一室以擬周之文世室以比文王仍虛西第一室以俟太宗以擬周之武世室庶於禮爲得於制不謬今仁祖當祧猶奉以備九廟之數臣竊以爲過矣一曰祧祔按禮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之於始祖之廟謂之祧合毀廟之主祭之於始祖之廟謂之祧四代之祭或謂之閒祀或謂之殷祭或謂之肆獻或謂之饋食皆是也漢唐而下或祧非其祖或祧不及祧雖謂之不祧不祧可也太祖功業特起德祖以上無可推之親此祧祭所以不請也憲宗升祔孝宗下詔議祧禮官遂並給祭議上而所定儀節乃於每年歲暮夫不王不祧者禮也未聞王而可以不祧者三年大祫者禮也未聞以歲暮之祭當之也謂宜早爲因革傳大禮不疏不數亦國家之盛事也

一曰特享按王制天子慎初祫祫嘗祫祫解者曰春初則特祭三時皆合享也太祖初建四廟孟春亦特享於各廟餘時合享於德廟自同堂之制改建而特享之禮始廢竊意太祖正中夏文明之統今百二十年於茲未嘗東饗享祀非所以慰在天之靈而伸報功之典也宜準禮經仍遵初制以

孟春特享於各室三時合食於前殿庶仁義兩盡而情文兼備矣一曰出主按主所以依神體魄宅宰之後神氣無所不之故爲之主以依之古者天子合享於太廟未有不出主者也自改建太廟之制正殿時享止設衣冠此與漢之作原廟月以衣冠出遊者無異矣宜自今合享之禮必出木主庶列祖在天之靈有所依而聖子神孫亦得以致如在之誠矣一曰祔食按禮祔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孔子亦曰凡殤而無後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重

者祭於宗子之家程頤又曰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今二十一位王妃非太祖之伯叔父則兄弟行耳在伯叔則與餘祖同昭在兄弟則與倍祖同穆今二祖既已奉祧而諸王猶以時享祔食此尤宜停配而罷享者也疏入上震怒令禮部集議食謂宗廟祭享之禮祧遷祫祫之儀皆孝廟議擬裁度萬世不可易者非臣等所敢別議文華遂削籍

改穆孔輝爲國子監司業

勅浙江僉事韓邦奇爲民

此以忤鎮守太監王堂爲所訐奏故也時南科徐文溥等上言刑政者帝王馭世之具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開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意心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

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崔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
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以史宣之誣而逮王
璽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子喜之誣而逮施
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騙畫地里圖爲名
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
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爲國盡職
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於天下搢紳駢首於
狴犴遠邇震駭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爲矣向以一瑾亂政於
內今以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作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
陛下懲目前之弊戒意外之虞割塞恩愛大明政刑卽如人
言乞將王堂並韓邦奇下之法司參對公問使天下謂陛下
之不公私於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于喜崔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退問住仍敕諭南京守備各
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做效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卽下
法司治之母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
順矣不報

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言禦虜之弊有三

一曰將領不一謂軍務既有提督不必再推總制一曰功次
不明謂戰士出死命於鋒鏑勢豪坐獲封於牀褥一曰糧餉
不繼謂宜復鹽法修屯政去冗食兵部覆議可從

十一月內批陞調吏兵科都給事中呂經潘塤於外任
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尙書

賜故都御史馬中錫祭

中錫字天祿固城人歷官俱有可觀而忤逆瑾得罪爲時所

重招降之謬未必盡如言官所論而劉七輩橫行猖獗其勢
非可招者或不免於怯云

右僉都御史王雲鳳卒

雲鳳字應韶和順人侃侃正論當事無忌避爲禮曹疏救楊
茂元及論李廣專恣廣衡之以他事謫廣敗陞至山東廉使
逆瑾羅織罰米千餘石後張綏爲吏部言於瑾收之以爲人
望擢國子祭酒瑾敗改南通政尋謝病歸復起僉都巡撫宣
府僅兩逾月凡上數十疏如建儲及免調邊軍等事皆中時
宜會父喪去蓋亦志行之卓然者其師事同榜蔡清人尤服
其識云

十二月內批陞登州知府張龍爲通政司右通政

終養監察御史陳茂烈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巡按福建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恤典
以勵士風禮部議茂烈該提之性貴富莫移冰葉之操始終
弗懈殆儒者之高蹈也宜令有司樹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
入鄉賢歲時修祀仍優給其家從之

正德十二年丁丑春正月丁丑朔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郊禮畢上獵於南海子

黎明文武大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令諸大臣先
還候於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殿行慶成禮明日以磨厯鹿
兔分賜諸臣初上時微行猶諱之至是特宣諭外廷無敢力
爭者旬日間再獵南海子西北巡邊之行自此始

舉計典

疏上詔如例惟張龍孫清畱用

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戰沒副使陳九疇禦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雷虎都六寫亦撤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告速壇滿速兒大怒差火者他只牙木蘭復占哈密遂引兵犯肅州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等分兵禦之寧勢孤援絕戰死全軍七百人皆沒賊既得志復差斬巴思等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貽回夷阿刺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爲內應九疇得其情執阿刺思等並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防守鑑等故緩之令與其黨通欲伺隙而逸及賊薄城軍士出戰眾夷果爲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於市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尙並繫其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爲我所乘遂遁去

蔭故大學士楊士奇曾孫宗明爲國子生

吏部議士奇已三被恩蔭不宜許上特與之

王守仁至贛州行十家牌法

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卽報之官如或隱匿十家同坐且論所屬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順長惠幼順小心奉法勤謹辦課恭儉處家謙和處鄰心平恕毋險謔事含忍毋鬪爭見善互勉有惡互戒言教諄諄尤以罷訟爲戒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林深邃盜盤據三之一當事者當調狼獾土軍動經歲年靡費逾

萬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擊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各五六名廣東湖廣各四五名中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一分揀退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護守防截兵備募召之士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畏服矣按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似便爲之高城深塹具簡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三

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郭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白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墮而兵力太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間必待烽火徹於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興師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請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基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

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閒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宏治之閒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閒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閒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叨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於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於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於集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聖

聚之眾寡也智勇不於夙昔之辨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野夫言戰日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人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訓練之績必使虜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省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情歸此其時

也或問民堡之制宜如何曰載鄉約

附兵給事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遠東冊封今始入境且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敕下該部速行議處振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資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命守寧夏右都督谷永充總兵官

以甘肅告急也尋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柏命靳貴願清爲會試考官

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補蔭故禮部尚書吳寬孫仁爲國子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聖

寬官蔭子吳未任而卒故補之

廷試上不御殿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踰月選汪應軫席春史道等三十四人爲庶吉士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八事

一遊畋射獵乞賜斥絕以養和平之福一視朝聽政宜如常儀以振勵精之治一儒臣勸講宜循常期以切劇治道一元臣宿望如謝遷韓文孫交輩宜聘召以裨聖政一言事被謫如科道張原周廣高公韶編修王思等宜收用以作士氣一各邊巡撫宜慎選以爲他日本兵之需一禁中邊兵宜遣還各鎮更清查各關占役軍士一不急織造並買閒工役宜裁省查革疏上不報

焦芳卒

芳泌陽人素寡學性兇險始比尹旻父子旻敗坐謫爲吏部時值逆瑾八黨導上盤樂卿僚伏闕固爭芳潛通於瑾得先爲地一時宿望大臣相繼得罪去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瑾之變法淫刑羅織忠良阻塞言路皆芳導之其子黃中與劉宇子仁俱傳旨爲庶吉士尋職侍讀且納岑濬之妾致有聚虐之誚久之亦爲瑾所厭瑾敗父子皆落職公議猶憤惋以爲失刑云

吏科都給事黃鍾等諫微行不報

夏四月大學士靳貴致仕

先是辛未主會試言者詆其家人鬻題至是方在告復出典試又爲言官所詆遂告致

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敗土魯番於瓜州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三

重

斬獲七十九級乃遷去彭澤張永等皆止不進惟谷永已先

發令暫駐甘州事寧乃還

命借九江蕪湖蘇州兩淮鈔稅銀給運軍

從千戶陳浚請也戶部戶科執奏不聽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爲大學士直文淵閣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

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建也窮極壯麗乃邀上幸焉時

科道朱鳴陽劉廷篴等皆有疏不報

湖廣郴桂搖峒賊龔福金等叛巡撫秦金奏調兵會剿之

太子太保都御史彭澤以病告去

澤之去實兵部尚書王瓊所擠科道潘倣等交章乞留不聽命番國進貢並裝貨船舶權十之二解京存留軍餉俱如舊

先是廣民私通番貨與進貢者混圖利已經禁治而應供番夷亦行阻回至是吳廷舉議復之卒起佛郎機之費歲有造船鑄銃之費而番貢亦絕利源之啟爲害無窮固如此

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陞松江同知王廷相爲四川僉事

陞毛澄爲禮部尚書王鴻儒廖紀爲吏部左右侍郎王瓚顧清

爲禮部左右侍郎金獻民爲刑部侍郎顏頤壽爲副都御史

王守仁請疏通鹽法許之

初都御史陳金以疏通軍餉立廠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

吉發買自六年至九年止至是仁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

請暫行俟地方平定停止

秋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三

重

閣大學士

黜大理寺評事沈光大爲民降司務林華於外任

以杖錦衣衛校卒故也

加王守仁提督軍務仍巡撫

銓時湖廣鎮守太監杜甫假郴桂流賊爲名奏乞巡歷地方

兵部謂不可詔特許之於是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湖

廣困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

今水旱交作搖蕩竊發探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

精血已竭飲以善藥猶恐不保況取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

年迹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饋遺

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搖蕩而已易曰履霜

堅冰至他日懷不軌假名託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

爲者亦將許之乎今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內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先朝雖添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巡歷惟逆瑾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孽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敕書仍治甫欺詐之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斂百出適促之爲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陛下姑順一人而大拂天下之情非臣所喻也疏入俱不報

八月甲辰上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乙卯帝迴鑾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三

重

此邊將江彬同許泰劉暉導之也與朱宣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臥起儲等累疏請迴鑾且引土木之事爲諫不聽

命廷臣議遷代府不果

命立祠祀泗州烈女何氏

從御史黃如金請也年十六其父母鬻之娼家自刎死

湖廣饑陞吳廷舉爲副都御史往振之

丙寅上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遂幸宣府

國子監祭酒魯鐸得予告

九月上在宣府

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營鎮國府第時高門富戶皆厚賂彬以求免上私幸其第閣部科道疏請迴鑾皆不報

黜南京戶科給事史魯爲民

魯儀賓保之姪也爲武學生朱大周所發黜之

壬辰上在陽和丁酉萬壽聖節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違賀禮冬十月丁未上親督諸軍禦虜於應州虜遁駕還幸大同

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五百六十三人尋錄功陞蔭錦衣衛指揮使秦玉爲右都督指揮同知魏天祥溫得爲都督同知指揮使于福爲都指揮使指揮同知周暹正千戶李欽副千戶張祥俱爲都指揮同知署指揮僉事蘇榮爲都指揮僉事署正千戶馬祥爲署都指揮僉事舍人蕭迪張奇甯璽爲指揮僉事舍人張俊韓盛聰劉棟楊勝谷柯蔣鏗爲正千戶陳釗爲百戶天祥等皆太監魏彬等弟姪姻表從來蔭序未有如此之濫者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急除奸惡以安宗社疏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三

美

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驕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眾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家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報

十一月上在大同

召少師大學士楊廷和赴內閣供職

梁儲仍遷廷和爲首相

戊子上還至宣府

南吏部侍郎羅欽順乞省親許之

贈黔國公沐崑所生父都指揮使誠爲都督同知

冬至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二月上在宣府

復開軍職生員吏典義民僧道納銀例

許益秦藩封壤尋寢之

秦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爲牧地朱宣江彬張忠等皆受賂請

上許之兵部科道交章執奏謂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

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閒言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

制儲承命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益以土地土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壬

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

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法度毋收聚姦人毋多

畜士馬毋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見時朕雖欲念保親

親不可得矣王其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

事遂寢說者謂儲一草制有回天之力云

閏十二月上在宣府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

致仕禮部尚書李傑卒

傑字世賢常熟人持己矜嚴待後進頗立崖岸晚以忤瑾而

去士論高之

南京光祿卿張賓卒

賓字廷賓單縣人性直諒居官守法所至盡職且不競時好

蓋欲以名節自勵者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三

壬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三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德十三年戊寅春正月辛丑朔

上在宣府文武百官行進賀禮

賜故都御史朱英諡曰恭簡

從御史范輅請也英成化中總督兩廣以恩威著名儲蓄數

萬流移脅從賴全活者甚眾歷官四十餘年清白如一日廣

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

河間保定等處饑命僉都御史李鉞督振之

維時流民饑甚命戶部人給米三斗俾各歸鄉令各巡撫振

濟之

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皆賜武服迎駕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時南京禮部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聖駕幸昌平曾具疏

極論不蒙采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羣侍不及

從三軍之士不及護衛豈以醜虜跳梁邊圉告急陛下急於

制禦遂不暇咨謀而行乎夫三苗不服虞帝固征之矣而責

之大禹未嘗自征也獫狁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責之尹吉

甫周宣未嘗自伐也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豈無忠勇可堪

委任陛下身任其勞而以逸遺臣無乃倒置歟迨聖駕既出

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聖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四

夷之貢獻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已過又謂回鑾必在長至

時則以九廟之灌獻兩宮之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已

過又謂必在元旦今過元旦又已十日聖駕回否遠不能知

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將遂缺

而不舉歟且京師天下根本譬諸人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

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今有人養其四肢而腹心之不安

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

籍籍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災民

無衣食至於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略不繫戀間有引決者民

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耶恐所禦之虜尙遠隔於陰山而不

虞之患或猝起於肘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念九廟之統緒

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重輕恤黔黎之困窮速回聖駕端

居九重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四夷來王無復北

顧之憂矣又戶侍張津應天府丞許廷光科道孫懋潘沐等

先後言之皆不報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禮畢上復幸南海子明日還宮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辛酉上復如宣府

巡按直隸御史楊必進上保障議

疏略言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

若上流水道有二陸路有二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

饒匯於鄱陽湖口國設府置衛設兵備於九江而湖口曾

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宜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置

戰船百艘俾相應援復以南康黃州隸九江兵備而巡江御

史往來巡歷則荆蜀不敢窺九江贛瑞不敢窺湖口矣況南

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具文乞敕操江都御史詳議舉行其

安慶九江蕪湖水操各以時演習則水道可無憂矣又江西

閩廣之盜從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

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而建德亦撥一所

以成之復於要害險隘守以弓兵謹以烽埃則陸道庶可以無憂矣其各衛官軍選其精壯而教練之並革其剝削私役之弊有司民兵必募驍勇者充之而厚其歲餼庶幾可備實用得旨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會議以聞

二月上在宣府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

越三日上至自宣府乃發喪

降監察御史張士隆許完爲晉州定州判官

初薛鳳鳴既削籍無聊遂交驩諸貴倖錢寧嘗通其妾尤私庇之鳴與從弟鳳翔有怨嗾緝事者發其陰事收繫刑部坐死刑部直其寃並鳳鳴捕之鳴使其妾懷狀赴長安門懇屈自經死乃仍坐翔死連逮知縣周在及所讎者十餘人完與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三

士隆先後治獄仍捕鳴釋在寧怒令鳴女告治獄者偏枉遂

下二臣詔獄竟降調都御史彭澤等亦詰責具疏引咎乃已

下巡按御史董相於詔獄降徐州判官

相行部會江彬爲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於平谷相杖

而繫之彬譖於上遂得罪士論偉之

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詔獄

初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爲公費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錢寧有連挾勢縱恣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尋死其家訟於部攝注寧庇之不就理尙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繼置不問員外劉秉監代署事卽據眾證成獄注懼求救寧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時懋德桂繼提牢收繫獄且言欲

窮治諸堂官三法司皆恐詣東廠求解乃知出寧意子麟及侍郎金獻民胡詔造寧謝過寧佯不知三人者尤秉監觸禍秉監稱病寧必欲改獄秉監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爲病死注得改擬死者之家反坐誣注始詣刑部堂官皆與相揖如賓禮及職大理寺卽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囚糧事懋德桂竟調爲臨清平慶同知

工科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諫遊幸

疏略謂明旨欲親開曠外議皆謂陛下因此乘便復幸宣府臣惟自陛下遊幸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兵荒焚及宮寢災變不可勝數而近者宣府往返之期每每風雪慘急天意可知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益欲陛下居縉絰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設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四

事所當自盡遊幸則禮廢聖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陛下事太皇太后孝未能盡則臣子之事陛下

亦以不忠不忠將無所不至卒有變故人心土崩之勢成矣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聖心樂往豈以地僻人無知者而情可縱歟臣觀乘輿在彼之時毫髮之事人能道之間有臣所難言者人君所行如日月在天其將誰掩乎抑以輕騎頻行初無他虞故往而不止歟臣恐微幸不可以屢得而積久禍發則莫能救以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止以遠棄宮闕得禍遂速利害之說臣何忍驗而天子一日萬幾自有職事陛下荒於遠幸而不以天下爲事無乃未盡其職歟方今朝廷空倉廩空城市空邊鄙空天下之人皆知有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而又遭此凶變天意人心治亂安危在此行

止臣願陛下罷宣府之工以釋人心之疑然後盡禮諒陰清心寡慾親賢遠奸以求至禮以復先帝之盛是即舜之大孝也又何大業之不可保哉不報初天柱刺血上此疏恐家人見而阻之乃避居靜室雖妻子不得近疏入即易服待罪中外聞之皆爲感動

諡太皇太后爲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貴州苗賊阿傍等平

初貴州湖廣之交羣苗嘯聚連寨相望而香鑪山週迴四十里高數里四面斗絕其上平衍阿傍等據之糾諸苗賊作亂巡撫鄒文盛總兵李昂副總兵李瑾參將洛忠等分守以副使李麟監視進克其前棚賊矢石交下兵稍卻乃密遣人援崖先登殺賊守路者眾蟻附而上焚賊巢禽阿傍餘賊猶堅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五

守忠等詭言招撫乃自山後擊而殲焉遂移師龍頭黎蘭等寨悉破之斬六百二十人俘獲三百二十三人撫下三百七十五寨招復萬三千九百九十八人捷至陞蔭有差三月勒致仕太子太保都御史彭澤爲民逮甘肅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至京治之

初澤嘗與言官論及錢寧輒忿曰恨不手刃此賊奴兵部尙書王瓊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家匿寧屏後瓊故激怒之澤罵言如故寧由是銜澤瓊既遣科道勘哈密事故中澤以危法及勘至於一無所劾瓊又遣其屬儲詢路直囑會同館主事張深嗾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澤不可瓊計阻乃自斥言澤擅命遣使納幣復許增幣失信啟釁辱國並昆九疇俱逮治詔以事體重大下廷

臣集議及議眾多不平然畏瓊不敢言禮部尙書毛澄稍折辯之瓊厲聲曰使械至關前鞠以重刑當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戶部尙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王燝石天柱皆曰事不可枉瓊迫眾論因曰我豈害彭澤者乃援筆易奏稿數字謂澤歸踰年乃失事似亦可原奏上錢寧以素憾內批澤姑從輕奪職爲民昆九疇俱逮問於是科道汪玄錫帥存智等俱論救不報昆後降副使九疇及勘事傳旨調刑工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王燝於外任

以忤王瓊故也科道疏言二臣無可指之罪不納尋補臨安惠州推官

復設順德府之南關宋家莊廣平府之曲周縣抽分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六

從太監鄭璽奏也工部尙書李錢覆奏持兩可橫征之端復起

致仕南京兵部侍郎王倬卒

倬字用儉太倉人爲縣能辨疑獄巡順天有振饑澤又能設

伏擊虜家居能周人急且置義田以贍族

夏四月南京吏部尙書孫需致仕

詔乘傳月廩歲夫如例

上謁六陵畢遂幸密雲執永平知府毛思義下詔獄

時民間傳言欲括女子斂財物以充進奉多驚避哭泣相聞思義下令以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即捕治之或奏其言上怒執之尋降安寧知州

大理寺卿陳恪卒

恪字克謹歸安人捐潛劫恣倖首如疑爲縣視民如子歷江西布政受旌賞巡撫南贛改今官家食會歲歎饑粥不能繼薦者謂其冰清玉潔蓋實錄云賜祭葬如例

五月上駐蹕大喜峯口

上欲招來朵顏衛夷人至闕宴勞撫按威鳳劉士元各疏諫不報士元尋以按指揮黃勳科侵事動逃至行在因變行諸蒙執杖幾死囚車下詔獄明年四月降麟山驛丞

戊申上還京

常熟縣龍見

俞野村迅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口吐火目精若炬鱗甲頭角皆露撤去民居三百餘家吸舟二十餘艘於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七

空中舟人墮地多怖死

陞吏部員外何景明爲陝西提學副使

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

因江西巡按范輅奏也下廷臣議得旨照祖訓並累朝相承例總兵撫按等官俱照出使官員行禮仍以書諭宸濠濠自是銜輅卒爲中傷 案祖訓載凡遇王國慶賀出使官俱便服行四拜禮又按大明律一出使不復命條下開凡奉制敕出使不復命及不繳納聖旨符驗等語則總兵撫按正是奉制敕符驗人員與持節制使齎詔行人及京官領敕公幹者均爲出使

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津卒

津字廣漢博羅人歷官清謹自守頗正諳練吏事且有平賊

功故所至有聲稱贈南戶部尚書

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並護敕

先是劉璟諷杭民爲己請建生祠堂襲故智得請遂擇西山勝地以建民居古墓多毀掘嘉靖初沒官

六月改置詠爲園子祭酒

葬太皇太后於茂陵

先期結平臺與順天府交衢相值上晨出北安門迎皇太后及皇后御平臺候殯復入清寧宮率番僧梵咒乃發引百官輟徒徒步送至德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上戎服馳馬過願侍郎馬逸爲邏卒所獲牽至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及梓宮至山陵饗殿行安神禮遣工部尚書李鑑祭后土並天壽山之神遣駙馬分祭六陵上忽馳馬至山下陪祭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八

官皆驚散上飲於帳殿遂宿焉

秋七月虜寇寧夏上復議北巡

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更名壽巡邊又欲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敕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略曰人君承天爲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遊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不知陛下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疏上不省時屢促草敕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之儲奏曰敕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居守時錢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宣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上出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無算復葺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還京後數數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九

念之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無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又以宣府爲家矣

江西卷賊廣西洞頭諸賊悉平

先是江西廣東湖廣之交溪峒阻深江西上猶等縣叢賊謝志山等據橫水桶岡諸巢廣東龍川縣賊池仲容等據三洞所諸巢與搖賊龔福全等聯絡數千里時出攻剽勢甚猖獗將連兵乘虛入廣都御史王守仁既受命提督軍務遂督兵備副使楊璋知府季敬等先攻大庾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我師大捷志山攻南安府城敬等敗之於小梅關前後斬獲賊九百六十餘級時十二年九月也既而朝議請令三道兵夾攻江西以巡撫都御史孫燧主兵食巡按御史屠儵紀

功調官兵兵萬二千人總於守仁分爲十哨知府邢珣唐漄季敬都指揮許清郝文等領之以冬十月分道進攻橫水守仁自率親兵進屯近地堅壁不戰潛遣精兵卷旗篝火出賊背登山絕頂比交刃火光四起呼聲動天地賊惶駭不測遂大潰敗移師桶岡僞招之賊持議未決而我兵已冒雨度險矣乘勝奮擊破賊穴八十餘斬獲二千八百有奇會湖廣兵逐福全殘黨千餘人突至復邀之禽斬且盡始守仁慮仲容助橫水賊因撫諭以離之至是大饗將士聲言罷兵仲容部下稍稍來降春正以計誘執仲容復督兵反攻其巢先於要害設伏及賊敗潰四出遇伏兵皆就禽逾月班師是役也又破賊巢三十八斬獲二千有奇三道積年逋寇於是悉平初大庾捷聞詔賞守仁銀二十兩綵幣二表裏陞璋俸一級繼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十

論小梅關等功賞守仁金織綺衣三襲璋綵幣二段敬等遇缺舉用橫水桶岡捷聞復敕獎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及鎮守江西太監許滿各蔭子姪一人爲錦衣衛世襲百戶太監畢眞及燧各賞銀三十兩綵幣二表裏僑加俸一級又敕獎兵部尚書王瓊及侍郎陳玉王憲各賞銀三十兩職方郎中以下有差洞頭捷聞仍敕獎守仁賞銀四十兩綵幣二表裏蔭子如前璋僑再加俸一級前後獲功及陣亡吏士陞賞者凡八千一百八十人守仁所齎奏錦衣千戶畢鏗陞指揮僉事畢大經蔭世襲百戶鏗即眞姪大經又鏗子也守仁之奏捷章疏多歸功於瓊瓊亦甚加稱獎論者或以是短守仁而不知其明哲保身之道當如此也況乎驅不教之民窮滋蔓之寇不及數月大功告成非瓊之明於用人亦何以有此哉

大學士梁儲等執奏鎮守太監敕書不當輕改

言各處守備內官當行事務舊有定規祖宗累朝敕諭彼此不同蓋有深意近守備鳳陽太監邱得奏欲改換敕書臣等按舊敕鳳陽守備之設止令奉侍皇陵兼管皇城並防護高牆庶人及操練中都留守司八衛一所軍馬至正德二年姑令兼管應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盜賊事宜之日具奏定奪至五年查革劉瑾弊政有司失於具奏未曾改正今得輒爲此奏奉旨凡一應事務俱令關白守備斟酌施行且令臣等改撰敕書願事干國體臣等不敢順旨曲從伏望特嚴所奏毋令各處鎮守比例奏擾以貽民患又延綏宣夏大同宣府等處切鄰邊境比之山西腹裏地方事體亦自不同太監劉祥馬錫許金顏大經所領敕亦乞仍舊爲宜伏望聖明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十一

鑒納得旨俱如山西例撰敕與之

虜寇固原掠蘭靖臨鞏

時小王子三子長阿耳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噴太師亦不刺弑阿耳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 案許論曰北虜自永樂鞏鞏庭之後百餘年來生齒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割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聖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難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益數程不能持久每大舉屢甲掠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

既連得利心益欲黷而吉囊者復跳梁騎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聖掠通逃之眾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易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上在宣府

建湯和廟於定海縣祀之

和國初守備宣波築城增戍至今倭不敢犯故巡按成英奏之

賜故都御史韓雍祠於梧州額曰襄毅

追諡故刑部尚書何喬新曰文肅

逮福建布政使伍符於京獄

初太監羅篳假修城取銀於布司符裁其六之五篳銜之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十二

致仕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達亦以囑託不從成恨會符陞且行陰譖福州三衛軍士以無糧三月聚眾挾符爲變符及子備受屠辱三人復故爲和解之術以見其功既散篳以事聞伍就逮啟釁之罪竟莫之治也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上在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時貴近多先掠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林泮卒

泮字用養閩縣人小心畏慎廉潔不渝所居燬於火不能復

創沒無以爲歛有司爲庀喪具蓋廉貧之士也賜祭葬

陞何孟春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兵部會廷臣議上武舉條格

鉛山縣民李鎮等作亂平之

初賈宏持護衛之議宸濠怒之會宏族有與鎮及周伯齡吳三八等三姓訟者濠令黠吏毛讓誘致之密俾專賊宏三姓日尋干戈費舉族避居城三姓斬關入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賊益張眾且三千遂發宏先塚備極慘毒復劫鄉民二百餘家宏奏於朝下巡撫孫燧招撫不聽乃檄副使王綸勦之久之鎮就縛伯齡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綸希濠旨多奏遣及獄上論斬者三十人濠復欲脫鎮燧覺榜殺之餘多瘐死或從濠反殲於陣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主

無肆諸市者濠後敗三八走福建捕獲斃於獄

改擬子劫父弟劫兄者重刑著爲令

舊以同居卑幼引他人爲盜及私擅用財罪止徒至是因少

卿劉玉之奏而改之

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

皆冒應州功也祿各千石科道劉濟張景陽皆疏諫不報

案彬蔚州衛人十六年加祿三百石尋伏誅泰京衛人十六

年下獄削奪戍遼東

湖廣鹽商船例赴武昌府挂號納稅以資軍餉至是鎮守太監杜甫以修公署援前鎮守王潤趙榮例奏借且爲進貢費下戶部議言事在有司則取於商者不敢爲暴用於官者不敢行私官民兩便怨詈不興若移於鎮守非惟無補經費

抑且有害鹽商不可許詔仍借甫令從輕徵收待二三年後以聞蓋明知其爲害而莫能禁也

冬十月福建兵變

上渡黃河駐蹕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廣鹽

初廣鹽止於南贛准鹽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三府長苦乏鹽此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平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亦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西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尋納欽女

以火牌調西官廳勇士赴宣大

凡六千二百六十八人皆給傳以行

冬至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十二月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上駐蹕太原

先是上在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至

是復召見大得幸是時內閣府部大臣科道部屬等官累疏

請同變皆不納

降徐州副使余祐爲南宣府同知知州樊準爲宣州同知

以忤進鮮奉御王敬故也

南道御史謝陞等歷陳乘輿所御鎮守有司科擾等弊上不納

正德十四年己卯春正月丙申朔

上在太原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甲寅還至宣府

二月壬申上自宣府還京

文武羣臣具綵帳銀幣羊酒迎於德勝門如先年儀

丁丑大祀天地於南郊禮畢遂幸南海子獵

是日辰時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乃息

命南贛副都御史王守仁往福建勘處叛軍

以延平建寧邵武福州等士卒相繼煽亂故令王守仁便宜

處置鎮巡以下各分別功罪以聞其南贛事任暫令兵備楊

璋代理

上手敕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五

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首奉聖諭祈福安民

內閣府部大臣及科道部屬等官各具疏懇諫俱不納

副都御史冒政卒

政字有恆泰州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爲知府爲分守地方

甚宜爲布政餘餉毫無染且振恤有方爲巡撫以忤逆瑾被

果瑾敗復職仍致仕卒後家無餘貲其子稱貸襄事士論重

之

三月命五經博士孔彥繩子承美襲職奉衢州廟祀

命以游酢羅從彥配享宋儒楊時於德惠祠

祠在蕭山故祀時至是以酢嘗爲蕭尉從彥嘗從時講學於

蕭故增配焉

修濟運河敕都御史龔宏董其事

陞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尙書

翰林修撰舒芬兵部郎中黃鞏等伏闕諫南巡下詔獄杖闕下

謫成除名降調有差京師風霾晝晦水溢金吾指揮張英以死

諫

上欲巡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

中土繁麗人情恂恂時宸濠久蓄異謀俟機而發中外憂之

科道徐之鸞楊秉中等各具疏諫二日不報各官伏闕俟命

上令中官宣諭乃退於是武選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同

上疏以爲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

臣而不知有陛下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最急者爲陛下陳之一曰崇聖學先儒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六

周敦頤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

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眾是以靜常吉而動

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陛下聰明天

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

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

望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

訪忠良則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

之命脈也其通塞關乎治亂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

往往匿不以聞其或關權臣則又畱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

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

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

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

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危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名之所繫其重矣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以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臣等竊實恥之伏望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天下之分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七

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益戒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路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及況又重困以蹙之幾何不諫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不測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

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親昵之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又袖手旁觀如奉人視越人休戚而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此則尙可爲也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七

行伍庸流凶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大奮乾綱置彬於法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但如彬者陛下信之舉朝臣工噤不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陛下不知陛下下危矣臣等危則陛下安臣等亦何惜一身報陛下哉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

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等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早及是時上告宗廟之靈並請母后之命將近時羣臣章疏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於宗室中選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侍皇母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矣臣等一得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六者芹曝愚忠輒敢盡言死生進退不足顧恤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使陛下自取覆亡爲後世笑此臣等所以相對痛哭流涕臨楮嗚咽而不知所裁者也翰林院修撰舒芬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亦上疏言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明大政纂要

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侍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巡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化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眞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入不報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亦疏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豔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恆曠宮壺之孕祥尙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家將之屬納於禁近詎忘戎虜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醫士徐鏊亦以醫經養生之理諫曰上古之人起居有常飲食有節不忘作勞故能盡其天年陛下自曩歲來輕萬乘之軀重無益之事馳馬捕魚而罹疾操弓翫獸而被傷遇復不憚勞役益事遠遊閱歷寒暑驅馳險阻沾酒市脯之無厭山肴野蕨之不擇誠非養生之道全壽之謀也伏望念祖宗勦業之難先帝付託之重夙興夜寐起居順其陰陽飲食按其節序勿觸風霜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勿餐不精喜無傷心怒無傷肝勞無傷脾欲無傷腎凡視聽言動之間悉皆留意則聖體不求安而自安聖壽不祈永而自永矣既而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陸偉等五十三人皆相繼抗疏言之上怒甚有旨此輩出位妄言多方訕謗輦震良勝潮九川鏊執送鎮撫司嚴加掠治鳳衍瑞龍偉芬等一百七人俱罰跪關前五日金吾指揮張英自跪關下刃其胷以諫執付法司擬斬尋覓獄於是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具疏請寬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主

留駕諸臣之罪且乞停止南巡以保聖躬上怒益甚俱下詔獄與鞏等六人俱荷校跪關前五日又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極陳興亡利害不可南巡者十事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亦具疏懇言之皆令荷校跪關前五日諸臣旦夕出入朝亡如囚人道路觀者莫不泣下乃奉旨孫鳳等一百七人杖三十主事劉校照磨劉珏死焉以鳳與陸倬張衍瑞姜龍舒芬爲倡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芬降提舉餘各降府同知鞏等六人及敘大輅廷瓚各杖五十鞏震長勝潮九川爲民敘大輅廷瓚降三級釐成瘴方餘工部大理行人司連名上疏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何遵評事林公輔行人孟陽劉槩李紹賢劉平輔李翰臣李惠詹軾十一人車駕乃不果出雖彬等奸謀稍阻而國體所傷亦孔多矣戶部尚書石玠疏救諸臣責問杖宥之尋告病准致仕月米歲夫如例

致仕左僉都御史王純卒

純慈谿人由評事歷副使改大理少卿奉詔勸歸善王之獄平反甚眾巡撫宣府諫止宣府營造上不聽尋告致益居官清白而未究其用者

夏四月謫南道御史范輅爲龍川宣府司經歷

輅清軍江西劾太監畢眞諸不法又爲宸濠所忌眞遂據其過奏之逮下詔獄謫焉

陞羅欽順爲吏部右侍郎

福州左衛叛軍葉元保進貴等伏誅

先是元保等以月糧價減積憾布政伍符乃糾合軍士二千

餘人於開元寺歃血閉城爲亂求符不得縛其子伍三掠其官舍財物以出執經歷顏玉等於市擊之烘以火鎮巡官大懼與致仕尙書林瀚等議補糧價不聽僭稱總兵等號偏取各鄉官貲財及勒鎮守太監羅籥銀三千兩犒賞眾軍屯駐日久於是鎮巡等官密諭脅從者解散並募集義勇禽獲元保等鞫問以獄上詔斬元保等五十人梟首示眾發王鑑等十四人永遠戍邊林天與等七十七人俱解京給配發遣五月南京禮部尙書吳儼卒諡文肅儼字克溫宜興人性方嚴操歷清慎居鄉有土行閭門亦整肅臨事期於自立秉經議禮多合古爲文章莊重簡古詩詞清麗可風逆瑾時曾蒙寵誅復職歷今職武皇北幸曾上疏切諫計聞賜祭葬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主

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宣諭寧王宸濠濠姦惡蓄異志因上巡遊無已又未建儲遂與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與民爭田必使盜屠其家官司不敢問既而巡撫孫燧副使許遠捕賊吳十三等繫南康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乃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申燧及巡按王金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彰聲譽以惑眾心差秦榮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密與司禮蕭敬及吏部陸完書以急去孫燧別用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會南昌人有謝儀者出入東廠太監張銳所姦點善逢迎銳愛之儀同郡都御史熊蘭家受濠毒虐屢欲上變畏禍不敢發乃與儀謀勸銳卻濠賄銳

問故儀因備述濠不軌狀以危言動銳銳深覺悟且與寧方有隙亦欲藉外應以發寧私又知上已入張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輝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今故爲非制應治之於是儀與蘭乃疏濠諸不法事及姦黨姓名以授於御史蕭淮淮乃奏濠不遵祖訓凌轅官府虐害忠良招納亡命掠殺無辜者數百人沒富民資產萬數西山牧馬幾萬匹南康松船亦有千艘酷虐徧於江西流毒及於他省所遣旗校內使接應京師或潛駐終年且羣姦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入府晝夜密謀又招致賊首凌十一等以爲羽翼若不早制恐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乞敕錦衣衛逮濠黨與至京究治其潛住京師者緝捕重治所占田產給還軍民仍革其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三

護衛一裁以法前鎮守太監畢眞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錢寧屢於上前詆淮上不聽遂以淮疏示內閣廷和謂宜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貴近勦戚大臣各一人持書以往宣諭皇上保全至意令其改過自新上以爲然召皇親大臣集議皆如廷和於是敕義等齋書諭會科道徐之鸞沈灼等又俱連章上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且不深究特遣太監賴義等齋書奉告可以原革護衛並屯田獻還所奪官民田土亦皆復其故主賊黨散遣歸鄉諸撥置者俱不許在府出入云云義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瓊建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

廷和默然宸濠偵卒林華匿賊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復壁外鑰木廚開則長巷後通臺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杖教坊司樂官臧賢等於午門籍其家遣戍廣西

寧見上用淮言遣使心懷疑乃與銳謀歸罪於賢擬請戍遠遣行未百里寧使人盜殺之及繫濠所遣盧孔章等二人俱致之死以滅口

六月敕南京守備參贊並操江提督巡撫等官練兵沿江巡哨防禦

命給南京文武官員四八月俸俱後不爲例

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死之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

先是賴義等行京師喧傳必禽治寧王偵卒林華卽兼程飛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四

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壽旦宴鎮巡三司官濠聞大驚疑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禽荆府故事且舊制必操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益不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各官謝宴可就禽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閔念四等飭兵器以待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濠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已十年於茲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復豈知大義令縛之副使許達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反復辨論

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尙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並縛達同燧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遂執鎮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王金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廉參政程果劉表參議許效濂黃宏僉事賴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械繫獄思聰黃宏不食死濠乃僞制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寶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季敦暨僉事潘鵬帥藝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爲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濠初欲倚婁氏爲援又借兵於桃源賊黨得進賢知縣劉源清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五

干知縣張津龍津驛丞孫天佑橫當其衝凡募兵助逆西下者悉執而戮之水陸道絕計皆不行故二府之民不從亂及濠兵之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之力也

庚辰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時守仁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自贛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遂易小舟轉吉安與文定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皆具時致仕都御史王懋中力贊起兵既而諸鄉官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鑑山周魯許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謫降驛丞王思李中編修鄒守益等皆來會移檄遠近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會清軍刷卷御史謝源伍希儒道出吉安守仁以便宜畱之軍前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圖北向至是亦爲少阻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壯命凌十

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濠令帥襲守之參將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濠僞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令哨官緝送軍門守仁乃上章告變疏略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宣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壞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剋責易轍改弦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命追尊睿宗獻皇帝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五

帝充養完粹自號純一雖拘於天序出守藩服而爲善之慶

敷遺於後葬安陸州之松林山後名曰顯陵

致仕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田景賢卒

景賢字宗儒涿州人性樸實守官廉謹晚年尤清靜寡欲士

論稱之

黔國公沐崑卒諡莊襄

秋七月致仕南京吏部侍郎羅紀卒諡文肅

玘字景鳴南城人博極羣書爲文奇崛且力持風節中順天

解首在翰苑文追古作其救言官與請建儲貳諸疏蓋志欲

用世者嘉靖改元追諡

壬辰宸濠攻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傑

卻之丙午宸濠引兵還

濠屬宗支拱樛與萬銳等畱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樛李士

實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參贊指揮葛江爲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都陽舳舻蔽空圍安慶楊銳張文錦崔文集眾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眾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圍城十八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徇賊勢遂怯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兵部尚書王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尙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必成禽矣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將出師趨南京敕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胡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壬

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禽反賊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並五府掌印僉事自陳取自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甲辰反書聞令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同安邊伯朱泰都督朱暉討宸濠

命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尋有旨以太師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軍務

辛亥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帥兵復南昌丁巳知府伍文定等敗宸濠兵於樵舍知縣王冕兵獲宸濠

守仁躬督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儒贛州都指揮余恩新

金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丙午大會於樟樹已酉誓師守仁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將次早召各知府示之牌曰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新舊廩以應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辛亥黎明各至汎地初南昌備甚嚴及廩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眾遂呼譟梯絙入城禽拱樞萬銳等千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遂促兵追濠濠聞南昌告急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沆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濠繼其後我眾謂賊勢強盛宜堅壁觀變徐圖進取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唯誘人以爵賞今進不得遲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壬

無所歸眾已消阻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遇黃家渡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徐璉戴德儒各領精兵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眾敗走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丁巳濠猶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溺死者萬餘人妻妃常泣諫不聽至是與宮人皆赴水死濠爲王冕所執世子儲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僞授官屬皆就禽江西平士實養正等尋死繫所傳首赴京惟湖廣舉人季元亨守仁門生也嘗遣詣濠說化之後亦爲張永捕獲械至京下獄其妻及二女逮繫獄紡績度日無怨意且曰吾夫所學當死生以之嘉靖時守仁特疏爲之辨明又

卽斃獄中矣人皆憐之

命太監張永率團營及邊兵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覈勸宸濠反逆事情及官眷庫藏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諡文莊

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性端敏好學慕古涉獵宏博尤明習典故每論大事援引曲當爲諸生督學陳選稱其爲經世之文爲學憲甄別才器甚當陞祭酒改吏侍所至皆以清正稱人不敢干以私至是方督餉疽發卒

南京工部尚書洪遠卒

遠字克毅歙縣人知莆田濬縣交河俱有惠政有執持又多平反爲御史首劾中官李廣及大臣附廣者爲巡撫有威信副直南院持大體益清謹終始如一曰措紳重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壬

八月敕獎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官

以兵書喬宇屢有疏告宸濠謀逆故也

起用前江西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

從守備安慶楊銳奏也

癸未上發京師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許泰江彬扈行

時捷音猶未至上亦欲假親征南巡張忠等又欲因此邀功

上駐蹕良鄉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略曰臣於告變之後

選將集兵振武揚威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

歸今宸濠已禽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

方謀逆之民已禽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置奸細

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

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禽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茲時事方艱賊雖禽亂未已也上令遣同待至南京另奏梁儲等屢請回鑾不聽大學士楊廷和以不推詒敕官奉旨陳狀命已之九月壬辰上駐蹕保定戊戌至臨清

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都御史王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泣訴於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也巡撫何敢辱汝鑑語塞而退

癸丑上自臨清北還乙卯復至州

上歸至張家灣與劉姬俱載而南

附時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壬

湖俟上親戰而後奏凱□□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

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

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

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

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

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默輔聖躬非爲掩

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

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

之

改王守仁巡撫江西陞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邢珣爲江西右

參政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翰卒諡文安

翰字亨大閩縣人性方介臨事公平爲祭酒嚴而有恩其規條不以私家請託而移故胥監有美費悉貶之官置諸署解尋參留務凡經國重務輒上疏極論皆剴切無忌避正德初忤逆瑾左遷尋罷職瑾誅乃復子梈孫炫皆以甲科官中外至其詩文亦渾厚如其人云

冬十月壬午上發臨清

時大臣科道各疏請班師不報

兗江西布按二司及南昌瑞州南康九江四府正官朝覲

十一月辛卯發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壬子羣臣於太監張陽第稱賀

時朱彬橫甚縱旗牌官校縛郡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殺成國公朱輔見卽長跪鎮遠侯顧仕隆稍不屈卽寤辱之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主

矯旨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

命逮繫都督錢寧於臨清

以彬發其通濠狀也又密遣人至京收其妻子家屬後駕還與諸從逆者俱俘以入籍其家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珍玩財貨不可勝紀會上晏駕嘉靖改元磔於市妻子沒入官

己未上至寶應漁范光湖

附錄守仁至揚州將徑趨行在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西守仁既還張忠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街道啟費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令市

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輓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於彼奈何遂班師

十二月辛酉上至揚州

太監吳經刷民間處女寡婦送尼寺候駕有二人憤恚不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主

死知府蔣瑤爲具斂之自是諸婦女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收入總督府云

傳旨正月於南京郊祀天地

大學士梁儲蔣冕力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太廟

致仕太常少卿潘辰卒

辰本布衣刻苦問學而持身馴謹故以薦辟用以清操終云正德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庚寅朔

上在南京謁孝陵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遙賀禮

丁酉立春上迎春於南京

傳旨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璵等下詔獄

眞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牟巨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資貢緣改浙江眞至卽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眞眞卽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軍官當集於鎮守署眞先夕收城門諭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爲亂眾官懼不赴且嚴爲備眞不得發瑯守備南京虐餓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弟璋事之濠以爲南京有瑯浙江有眞下之如反掌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相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爲濠應事洩乃已瑯初鎮浙江貪利亡厭賂錢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餽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爲弟與其子鎧銳銳皆昌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陵削公私一空及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四

三

廖樂鎮陝西復令鎧隨股削亦如之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詭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鵬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之遂得禍不安其位與之厚者爲達於寧而至台輔者有矣嘗爲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壻驟貴濠既敗分遣官校收捕眞等並籍其家瑯先已被逮尋與準俱死肅皇卽位法司以獄上眞坐謀反凌遲鵬職佐鎧以交通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瑯瑯革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彗星見於巳

舉計典

至七月方得旨觀官候於京師

二月上在南京

時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兵部尙書獨任畱守畿務諸司皆倚爲重宇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彬亦頗憚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謀於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司求索日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回奏彬計遂不行張忠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說於上前謂守仁必反上曰何以驗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卽行忠等復拒之蕪湖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四

三

守仁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開先寺刻山石紀禽宸濠事於讀書臺後

大學士梁儲等請回鑾不報

命石瑤李廷相爲會試考官

取中張治等三百五十名是年上狩南京未廷試

三月上在南京

時楊廷和等疏請回鑾言郊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卽宜祈禱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進士殿試之期豈宜大緩各衙門題奏五六百本多係緊急重務未蒙發出施行況連歲災傷餓殍盈途六師

屯駐供億繁勞意外之變尤可隱憂乞順人心懷永圖亟班師不報

夏四月上在南京

副都御史朱欽卒

欽字懋恭邵武人性端重有威儀居官清直所至有聲績刻意考亭之學往遊吳徵士與弼之門年七十七而卒

五月上在南京

同賊寇沂陽殺知縣賈鉞詔巡撫總兵官調兵捕之大學士梁儲等上請回鑾疏

言今日之事有當深慮者一有當亟行者五有當速處者二反賊宸濠及迎黨子女財帛船隻俱久泊江上其未獲姦細豈無往來窺伺潛蓄異圖者況夏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雲

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雖強兵不能致力言之可爲寒心乃今日所當深慮者也郊祀大禮每歲皆春首舉行今延至五月豈宜更緩太皇太后大祥今已三月之上尚未升祔殿試傳臚尚未舉行朝覲諸臣久駐京師尚未回任在京在外各衙門奏題事理延滯至七八尚未處分乃今日所當亟行者也水路自儀真北至張家灣伺候人夫不下數十萬所在官司拘留聚處妨廢農事況因饑餓疾疫死亡者眾誠可憐憫其陸路自江浦南至河南北至直隸及見拘南京城內人役爲數亦多各宜量地遠近特降明旨定爲限期不致官民兩誤又騎馱官馬日漸耗損若舟歸遲則死失益多況今各府州縣所輸草料及借於該部場者支放將盡不足一月之用此外有司無從辦納縱欲設法措置緣附近地方去年災傷

收本不多今歷春又夏所在罄竭何從買給議者欲暫折銀又牧馬郊外以紓目前之急但郊外俱軍民恆產田疇則種麥禾園圃則種蔬果牧放蹂踐人亦不堪乃今日所當速處者也伏望皇上俯垂省覽特見采納亟召內外隨駕官員從宜斟酌速議回鑾不納

咸寧侯仇鉞卒

江西大水都御史王守仁以四罪自劾

言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爲壑舟行於閭巷民棲於木杪室廬漂蕩煙火斷絕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者夫民遭宸濠之亂脂膏已竭今又重以非常之災靜言思究臣罪實多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變於未形至令猖獗遠勞親征師徒暴野百姓疲路朝廷之政令闕隔四方之困憊日深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雲

罪一也徒避形迹苟爲自全不能直言極諫以悟聖聰臣罪二也以逢迎附和爲忠而日陷於有過以變更遷就爲權而日素乎舊章以掇拾羅織爲能而天下之心日難以聚斂征索爲計而小民之怨日積臣罪四也乞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

六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

諸軍夜警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巡按陝西御史潘倬奏言哈密事宜

先是土魯番滿速兒遣使奉表入貢因歸所虜官軍鎮撫程翥等並哈密王速壇拜牙即妻子家人惟王尙留不遣詭稱王走寓吟失硤兒速壇寫亦王子處守臣因奏魯番屢乞和宜通使並遣還羈留夷使朵散恰等兵部集議既許之矣倣

復言往年土魯番犯順殺戮之慘虜掠之眾不可勝計今此悔罪果足以贖前日萬分之一乎數年以來雖常下閉關之令尚未議問罪之師今彼以困憊求通且將窺我意向探我虛實緩我後圖誘我重利不於此時稍正其罪未免啟輕視之心招反復之釁甚非所以制馭之道也況彼番文多有可疑蓋哈密乃我封國彼乃視為固有雖已獻還又入居之因以坐索夷使猶未獻也又執難從之請示敢據之狀當悔罪求通之時為恭慢相半之語其變詐可見矣若曰來則不拒禦戎之常遂盡略彼事之非納求和之使必將叨冒恩禮厭飽賞餼加以和市私販滿載而還所欲既足驕傲復萌少不憚心動則藉口反復之變且在目前何也叛則未必有罪而利於虜掠來則未必見卻而利夫賞賚復何所忌而不為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三

反覆也哉臣愚以為宜乘其窘迫之時聊為惴伏之計雖納其悔過之辭姑阻其來貢之使降敕責其犯順仍索歸還未盡之人虜掠未獻之物將番文可疑情節逐一詰問擇遣使者往議使彼知在我者難挽而在彼者易制然後納之庶幾變詐可消歸復可久兵部執議如初詔從之

命建諸葛亮祠於山東沂州

沂州亮所生地從巡按熊相請也

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卒諡康簡

守隨字維貞鄞縣人性敦樸遠易學與從兄弟守陳守陞互相砥礪居官剛直遇事無顧忌為御史劾李孜省後為所中調南寧為府尹按太監蔣琮罪為所中調廣西為大理識太監張瑜獄盡法抗眾杖之與內意忤遂致仕未復為逆瑾所

構繫罰粟家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附都給事中汪玄錫等上言陛下邇來崇尚武功巡歷邊徼踰時累月民庶煩勞又以江西告變躬率六飛臨幸南都踰年不返隨行人馬不下數萬供億之費連及數省陛下不及知也使驛旁午驛路騷然官吏懼譴多自引決陛下不及知也奸宄之徒詐充官校凌虐有司索騙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在外妻孥隔越不諳風土客死道旁陛下不及知也少女老婦充牣離宮苦雨淒風多成怨魄陛下不及知也夫天下可恃者理不可恃者勢易見者形難見者幾陛下不以宮闕為事專事佚遊欲望久安長治寧有是理哉不報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三

八月上在南京

廣東蘇峒十八山青龍岡帽子峯等處盜平

破巢寨二百一十處禽斬首從萬一千二百三人俘其屬四千一百四十八人

給事中曹懷以六事上請不報

一罷文武職傳奉二去投充勇士三查邊報冒功四革權勢

漕債五禁鹽引奏討六嚴邊儲冒領

致仕太子太保大學士靳貴卒諡文僖

貴字充道丹徒人豐夷端粹發言有章為文本經術有理致

在科場崇雅黜浮文出其手者多典重敷腴辛未科試事屬

失防檢至為言者所詆武皇回鑾幸其第撫嗟悼之且命所

從番僧為誦經薦福亦奇遇云

御史周裳請令提學官重以德行校士議行之

閏八月壬辰上辭孝陵癸巳受江西倖丁西旋蹕發龍江辛丑至儀真癸卯登山如鎮江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者五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癸丑至揚州

九月庚申至寶應

時鎮守太監邱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數日乃釋

辛卯駐蹕淮安丙寅至清江浦

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汎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申嚴捕盜之禁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壬

以旱災免鞏昌臨洮二府及蘭州甘州等衛夏稅有差

冬十月庚寅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

致仕應天府尹王宸卒

宸鄉縣人始終清慎爲士論所與

十一月上在通州

執吏部尙書陸完至行在

以與宸濠通也並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班師日完裸體

反接揭白幟雜俘囚以入將寘之極刑會上晏駕肅皇卽位

屢下廷臣讞完祈哀不已乃比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詔宥

死謫戍靖海衛母死獄妻子得釋

執太監商忠杜裕等監察御史張鼐山河南布政林政茂等俱

下詔獄

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指揮陳喜皆就逮

先是司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嬖幸用事宸濠欲結

納馬賂伶官臧賢以通銳忠明以通雄餽各萬計由是問遺

所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之明與用秀之辦事文書房濠

每厚賂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

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訐杖殺其長史莊典璽往按之曲爲

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

則出以貨之裕守宣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亦受其賂而館

之鼐山爲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能卻

政茂爲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爲濠厚受其禮物至

是爲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並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

肅皇卽位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璽喜皆論斬鼐山政茂

者僅百一二云

傳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開住

陞湖廣按察使胡世寧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按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疊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啟八人又

進劉瑾使憚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劉大夏爲冢宰以攻

馬文升而黨與分自瑾逐劉健而權失自杖罪言官而言路

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錢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

巡幸興築夫思亂驕藩俟隙不有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

許遠之死義政其有不底於壞哉

十二月上在通州

巡按直隸御史葉忠疏奏行在

疏曰邇者靈藩不道陛下赫然震怒降詔親征以萬乘之重下侵一將之事識者固以爲非策矣幸而天祐社稷元兇就禽此亟宜振旅還師之時也顧乃經歲未返道路苦於候迎公私疲於供應內而人心危疑外而四夷窺伺陛下智勇不世出豈誠昧於此哉殆必左右讒佞之人有惑陛下以售其奸者夫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天地祖宗之所以福陛下者也今天地之大祀未舉祖廟之時祭或缺陛下之心能安乎皇太后惟陛下下一子今視儲之禮久曠倚問之念必勤陛下之心能安乎三年一考察三年一策士皆國朝重事今過常期者已七八月矣幾務滯而弗行社稷虛而失守陛下之心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聖

添設九江安慶等處地方總兵官一員

以獻俘敕獎江彬

歲加祿米一百石蔭一子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己丑賜宸濠死逆黨拱樞等皆伏誅

先是召皇親公侯伯閣部大臣科道等至通州議列上宸濠罪狀言濠大逆不道宜正典刑拱樞觀鑑宸濠禍宸濠淫宸濠宸濠溺宸濠溺宸濠溺及己死拱樞觀鑑拱樞宸濠溺助逆皆

宜同罪死者亦戮如法上曰宸濠等得罪祖宗朕不敢赦但念宗枝姑從輕悉令自盡仍焚棄其屍

甲午上還京

文武百官迎於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及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閱視良久乃入

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初獻時上拜嘔血於地遂扶歸齋宮蓋自是不復郊矣

令太監于經於內書館受約束

上手敕改王瓊爲吏部尙書

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正月甲辰朔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聖

加蔣冕毛紀少傅少保戶部尙書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

以石瑄爲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改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

二月濬白茅河

上不豫

三月丙寅帝崩於豹房

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輩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於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曰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

立己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
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慈
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與獻王長
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
等監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
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
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
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眾不答瓊意
乃沮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勳安邊伯朱泰
尙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
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
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
令永勳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及保
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並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
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畱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
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
尙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
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太后而行
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
銳張雄爲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
宸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卽
中以禍人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
賞時談武藝誘上巡遊其家霸州保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

掠而劉寵劉宸卒爲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
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
外皆爲已有勑寺置莊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
者孫和謀營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
直拮斂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奎周昂
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邱得吳經顏大經許全
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
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爲
此輩惑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四月癸卯興獻王長子卽皇帝位
五月戊申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
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九月庚午葬康陵
按武宗天資明敏蚤承大統使兢兢焉惟賢輔之是聽則泰
陵之業可以復見奈自谷大用等用而燕遊啟劉瑾擅而士
禍慘劉謝去而相權失言官斥而讜論廢刑秩賂而利門肆
錢寧進江彬入而遊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桀夫思亂驕
藩生心評者謂逆瑾滔天八黨惑惑其卽五侯十常侍元和
之黨乎流賊之擾徧及畿省者六其卽黃巾黃巢紅巾之亂
乎實鑄宸濠之變其卽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乎召邊兵入京
師其卽何進召董卓之釁乎變幸盈朝巡遊無度天下壞亂
之形業已見矣幸祖宗德澤入人者深一清授計張永效謀
旣以彌瑾逆之禍於旣然而胡曹持法孫許死義王伍勤王
又以翦宸濠之變於方張懿哉諸人豈天將開肅皇中興之

業故篤生忠賢以翊靈長之運也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四

聖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四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五

世宗肅皇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

帝興獻皇帝子憲宗純皇帝孫也初獻皇帝以憲宗第二子冊封興王宏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帝生於藩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已而獻皇帝受敕嗣國事事皆有紀正德末南北驛騷儲位久虛中外人心已有所嚮至是入繼大統在位四十五年壽年六十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癸卯上即皇帝位

先是毅皇帝大漸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祖宗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聰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一

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諸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蓋三月丙寅也翌日丁卯遣司禮太監韋霽宣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尙書毛澄齋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霽等至上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諸臣霽等觀上天表相顧歎曰帝王自有真也四月壬午上辭獻皇帝園寢願瞻不忍去從臣感泣癸未發安陸辭上母蔣妃鳴咽涕泗比發父老攀戀不置上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餽屏絕有司珍奇之獻壬寅至夏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上覽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大學士楊廷和

等請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勅進擇日登極上不允會太后有旨上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皇帝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翌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列聖洪休奉慈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冰兢之懷茲欲興道致治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匠校賞絲監織權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罪雜犯以下末減有差於是中外鼓舞若獲更生矣

安邊伯朱泰奏乞復姓辭伯爵
得旨復姓已有詔伯爵准辭泰本許姓與左都督劉暉張洪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二
錢安秋福皆以諂附中人矯竊內降倖功要寵以至冒國姓濫封拜握兵權而安福並出中官廝養在武弁亦所不齒至是俱准還詔改復

丙午遣司禮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詣安陸奉迎聖母
命大學士費宏照舊入閣辦事

復其弟翰林院編修宋官初宸濠謀不軌宏發其姦其請復護衛宏峻阻之乃爲濠所嫉未幾解官去宋亦廢歸至是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等紀功江西言宏謀國盡心宋亦未聞大過不宜終棄吏部覆允故有是命是年八月宏入閣辦事詔蔭王守仁子正憲爲錦衣衛千戶

錄其南贛韶州等處勦賊功也
釋鄧干於獄復其都督

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言永有謀勇可備將帥選以不附江彬被許下獄宜復其舊職上知永素有軍功即命釋之降太監谷大用邱聚奉御孝陵司香

張銳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蘇緒劉奉周昂吳經邱得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錢安張洪馬昂周惠晴王果皮德朱福臧賢劉寶執送都察院鞠治魏彬張永間住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查革以給事中閻閱楊秉義徐景嵩御史蕭淮等論之也
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則官

仍各蔭一弟姪世襲錦衣衛百戶先是正德初劉瑾等八黨亂政岳亭與大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瑾等矯命杖岳亭於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之至是邱聚大用等敗上念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其死故有是命

增巡捕馬軍以都督桂勇充參將督領之
舊制設官軍三千六百餘員名巡邏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西過蘆溝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乏官專領事無統紀又汰革海戶及詭冒軍匠人等相聚爲盜民閒苦之於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會禮科給事中儲昱亦以爲言故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名桂勇號令嚴明稽察有方由是盜賊屏戢京師肅清本年十二月勇奏議定捕盜賞格

五月癸丑上武宗皇帝尊諡
鑄造雲南土官衙門信符金牌及給海外諸夷勘合用改元年號也

令河道都御史龔宏築隄治河

宏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三隄先已決去其二茲擬乘水落補築一隄以備衝噴又虞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隄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湍汎奔騰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禦臣先嘗築隄一帶起自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於隄後相距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並如其數即河水溢甚衝越舊隄流千里而遠性緩勢平可無大決水落則仍修舊隄以爲先事之防斯一勞永逸計也工部覆宏議是上從之令計畫周詳以行毋妄費財力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四

廷試賜楊維聰陸武費懋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先年武皇南狩故補之端月選廖道南張治詹泮李默李春芳等二十五人爲庶吉士

令卹錄先朝降黜守正諸臣

吏部奏近奉詔查先朝直守正降黜並乞歸諸臣死者議卹生者錄用謹按大學士謝遷費宏尙書孫交韓文都御史彭澤等已經言官論薦待次徵召無庸論矣至如大學士劉健耆德重臣首見廢置而優老之恩數未加尙書傅珪直道去位奄忽云亡而追卹之彝典未及右副都御史李昆大理寺少卿吳堂翰林院編修謝丕王思都給事中呂經潘墳王燝石天柱給事中陳鼎王昂張原徐文溥黃臣石監察御史李熙王蕃溥彥徽劉寓生李翰臣余珊施儒高公韶周廣李

穩徐文華林有年許完張士隆董相劉士元張文明范輅趙

春員外郎謝迪黃體行韓邦靖戴冠主事劉希龍李中大理寺評事沈光太司務林華副使胡文璧余祐陳元晦僉事韓邦奇知府翟堂毛思義知州樊準吳棟知縣周秀皆以危言觸忤黜謫廢棄眾論惜之謹各具履歷以聞乞賜優禮卹卹而復李昆等官以次擢用疏上得旨劉健撰敕遣官存問珪賜贈諡昆等復職如故所未備者令續奏

遣行人存問原任大學士劉健賜之敕

令有司給餼米夫役復其孫原蔭官

追贈原任尙書傅珪爲太子少保諡文毅

大學士梁儲致仕

賜敕給驛遣官護行蔭一子爲中書舍人令有司給廩夫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五

起彭澤爲兵部尙書兼官如故孫交爲戶部尙書林俊爲工部

尙書

各遣官齎敕徵之令卽日馳驛來京

陞藩邸書辦官

王申錢寧伏誅

寧家世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養於太監錢能冒錢姓正德初逆瑾用事寧結納之因得見毅皇帝寧爲人假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賜姓冒功陞錦衣衛正千戶正德五年瑾謀逆事露寧以計免尋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引樂工臧賢回同入千永及番僧等相比爲姦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日侍毅皇帝畔遊爲娛樂僞旨傳陞各邊將官及鎮守內臣所得金銀珠寶數百萬計都察院經歷錢爰拜寧爲

父寧倚爲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劾者輒計逐之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復護衛屯田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寧盡計先以玉帶綵幣付典寶萬銳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皆稱賀以眩眾聽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典寶聞順發其謀寧又爲之隱蔽而文致世寧及順罪成邊濠謀逆益著言者益力殺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密令偵卒林華兼程以報濠即舉兵不逾月就禽而寧之奸逆始露乃捕寧及其族屬皆下獄事下法司錦衣衛雜治獄未具殺皇帝崩上用言官言令亟正寧罪實之法於是刑部會官鞫狀以聞上命卽磔於市餘黨咸伏辜家產沒官海內稱快焉

六月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劉春卒諡文簡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六

贈太子太保春至端潔德量醇厚有古人風子彭年登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次子延年蔭授中書舍人

戊子江彬伏誅

彬爲全都司蔚州衛指揮使也性黠悍然實無他材略正德壬申以大同遊擊隨總兵官入討畿內賊事平乃要結錢寧入豹房時同臥起又取遼陽宣大延綏四鎮兵入內教場操練都人號爲外四家自立西官廳自爲提督誘導殺皇帝駐蹕宣府興建宮殿號爲家裏封彬平虜伯自是乘輿北幸經大同抵榆林且駁駁議南巡矣會宸濠反彬因請殺皇帝親征扈行以勁卒自衛離都城甫數日江西捷聞比至南京彬復欲導幸蘇浙湖湘等處雖未果往而遠邇聞之曰夕洵洵凡羣臣所上章疏一切匿不奏及殺皇帝寢疾豹房彬猶改

開營爲威武團練營自提督兵馬中外慌懼謂彬必變會殺皇帝崩慈壽皇太后亟命執彬下獄法司鞫反形已具請亟誅以洩神人之憤命磔於市其黨神周李宗子勳杰範熙家屬江和許宣等皆斬籍其家黃金十萬餘兩銀四百餘萬兩他寶玉雜貨物不可勝計

縱內苑所畜禽獸仍禁天下不許進獻

詔明年補江西已卯鄉試中額

裁革南京內府各監局官員

初詔書裁革額外多添內臣未及南京至是因科臣王紀等言及故命司禮監裁之

戮宸濠逆黨劉吉何堂等於市

凡二十六人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七

清姦黨

在內遺姦號爲金剛老在外遺奸號爲把總大管家俱發孝陵充淨軍

贈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爲禮部尚書諡忠烈副使許達爲副都御史諡忠節

建旌忠祠於南昌府命有司春秋致祭仍各依贈官品給賜祭葬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先是宸濠之變二臣同時死

義久未寢錄至是禮部遵詔以請上嘉二臣精忠大節卽典視部議加厚焉元年八月從御史趙兌奏各加所蔭子爲正

千戶世襲

停陝西織絨衣

秋七月遣行人齎敕存問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於家

陝西提學副使何景明以疾求致仕

法司覆奏請治宸濠逆黨

言鎮守太監畢真以朝廷腹心爲宸濠羽翼在江西則密謀內助在浙江則陰作外援陸完交外藩而邀金不卻處護衛而執奏不堅與完等律當斬其餘緣坐者宜竄戍極邊知情藏匿及冒功者黜罰有差上皆從之

革錦衣等衛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勇士軍匠人役

凡八十衛所及諸衙門投充新設者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敢有違明詔影射存留冒支倉糧罪如律

陞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時欲召用不果故有是陞守仁因疏乞省墓許之

八月南京戶部尚書邵寶乞終養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八

寶以戶部左侍郎告養母八年爲言官薦用仍復以母老爲託懇疏辭上特從其請仍命有司存問其母寶俟親終日具奏

定內府收受錢糧例

戶部奏乞舊爲畫一成規命本部轉行申禁仍令科道帶管監收不時覺察得旨嗣後每石止加耗一斗不許額外多取重困小民

大學士袁宗皋卒諡榮襄

宗皋石首縣人山進士選府長史事獻皇帝以端慎聞上即位錄藩邸舊勞陞召入閣辦事至是卒賜祭特加二壇並敕有司營葬加太子太保

九月庚午葬康陵

武宗皇帝神主至京上縉服奉迎午門內遂奉安於几筵殿贈興府故長史孫景明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賜祭葬蔭其子元恕爲光祿寺丞

御史黎貫奏乞復國初設起居注之制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查革濫冒武職

先是已革冒濫旗校凡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八名矣至是上復詔分爲十三款曰傳陞曰乞陞曰另外奏帶曰報效曰一人數處報功曰一時數處報功曰併功曰冒籍曰各邊不曾試斬巧立名目曰兵部擬賞奉旨陞級曰緝捕妖言奸細一等會覈錦衣等衛應革者三千一百九十九人簿錄奏上因言正德間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九

實武選之法盡壞俱當釐正以絕弊源兵部覆奏從之

冬十月辛巳尊皇妃爲皇太后興獻王爲帝妃爲后

先是上命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時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欲重大宗尊尊爲正紀援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官曰此足爲據有異論爲榮惑者卽奸諛當誅時有大對公車張璵者與禮部侍郎王瓚爲同鄉詣瓚言上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瓚然之宣言於眾廷和謂瓚獨持異議諷言官列瓚他失改爲南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於是毛澄汪俊會公徐鵬年侯孫杲駙馬蔡震府部翰林臺諫等官六十八人上議言昔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其王祀其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至

今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與獻王後主祀事宋英宗議漢安懿王追崇典禮知諫院司馬光白請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大儒程頤是之今與獻王於孝宗皇帝弟也皇上考孝宗於王當稱叔當別爲殊稱曰皇叔父與國大王與王妃稱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祭告若上箋具稱姓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崇仁厚炫襲封爲興獻王後稱考妣禮宜稱上意內卻之下再議廷和澄各守前議錄宋儒程頤說以上且言上篤念興獻王主豈非血屬請令崇仁王暫主興王祀需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第二子爲獻王後則情理得矣上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和復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上詔曰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當明爲人後之義不得顧私親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干正統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故不能無疑興獻王妃聖母也今止稱皇叔母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臣恐子無臣母之禮也夫繼統之與繼嗣似也而實不同統者帝王相傳之次第而嗣則父母一體之至親漢哀帝宋英宗彼繼嗣者可矣其在繼統若漢文帝承惠帝之後是以弟繼兄也宣帝承昭帝之後是以兄繼孫也必奪彼父子之親建此父子之號以爲繼則漢文漢宣皆不得謂之統耶故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非人情也何禮之與有竊伏謂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母以子貴迎聖母致養焉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所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者也上覽奏大喜曰此語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議閣學士禮部尚書守前議逾深堅於是主事霍韜是聰議作大禮議與澄私辯之不能得乃具疏上略以爲皇上繼統於漢王不類今近舍無嗣之武宗不嗣順遠紹有嗣之孝宗而嗣之是孝宗乃有兩嗣子而武宗與獻王願終無嗣也且天下物外也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而父堯禹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此堯舜禹處人倫之變而廢人紀之常者也若曰舜紹堯宜爲堯之子禹紹舜宜爲舜之子是利天下而家之非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若必以追尊爲非禮雖勿追崇焉可也乃名則何可奪也於是上召輔臣入賜坐勞慰之曰卿等議是第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爲獻皇帝母與獻皇后祖母康寧皇太后其允行廷和等持不可已復手詔諭之曰朕受祖宗鴻業父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祀

又不得微謂國極恩何賴卿等委曲折衷下禮部尚書澄持不可遽復著大禮或問中前議甚辨且言父子天性也今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是強之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奪人之父子也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無不欲尊榮其親何獨至於皇上而疑之然則皇上於孝武當如之何曰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然則於孝宗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何稱乎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叔也兄弟也名正而言順矣禮謂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以入繼大統也皇上爲興獻王長子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七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繼嗣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相臨宮闈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議者曰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先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不知此正踵其非者也當時有司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據如緣其所生父稱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況我皇上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疏入下所司知之禮科右給事中熊浹亦上大禮議曰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先時未嘗有

之宮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陛下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武宗自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將直繼武宗爲之後乎抑追繼孝宗爲之後乎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之後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武宗而重爲之後無一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在所宜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疏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己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臣愚以爲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而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母妃則尊爲太后徽號如慈壽之例庶繼統之義報本之恩並行而不悖矣疏下所司知之是時廷臣各閥然以聰等貢諛惑上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七

聽共擠排之會聖母至通州聞前議不肯入上憂泣啟皇太后請避位於是大學士楊廷和見勢不能已乃草敕下禮部曰欽奉慈壽皇太后命以朕既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獻廟貴妃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辭特諭卿等知之

壬午聖母至京

由大明中門入上迎午門內以朝儀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

慈二殿

許泰有罪發南海衛永遠充軍

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自劾不職

言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相繼竊柄臣時爲都御史職掌糾彈曾無一言及之視理輪都亭劾奏梁冀者臣於漢張綱

誠有愧也陸完在吏部傾心張銳王瓊在兵部諂事錢寧臣無一言以攻之視漢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宋唐介面質宰相文彥博臣於二人又有愧也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先帝南巡未見迴鑾之請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目國事日非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又不肯挂冠解綬而歸臣思古人在唐則韓愈於陽城在宋則歐陽修於范仲淹陳瑾於曾布朱熹於史浩皆當移書論責之臣也無忠言議論以竄箴規處君臣之際既有媿於前三臣處朋友之間又不能如後四臣臣所謂不職非飾詞也乞賜罷歸上不允尋改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大學士蔣冕疏請留之不允

添設芒部軍民府四巡檢司

白水江去芒部數百里勢難遙制焚蠻每嘯聚爲患筠連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古

珙諸縣苦之正德十年本府土舍隴壽奏請立長官司於簾酬垠以斷賊路立巡檢司於白哈垠等處以扼其要害下鎮巡官勘議稱便至是兵部上其事從之

御史樊繼祖疏陳四漸

謂勅聖學信大臣廣聽納明賞罰皆漸不及始也

封南兵部尚書王守仁新建伯

追論江西平宸濠功也守仁疏辭且讓功於眾乞均其賞得旨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

明公義不允辭

贈羅倫爲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

從巡按御史唐龍請也

逮四川巡撫都御史馬昊至京獄

免王瓊死發戍邊

初言官劾兵部尚書瓊結納錢寧張銳江彬納賄擅權排陷善類宣府巡撫都御史甯杲濫殺平民冒功都御史劉達諂事江彬劉祥請寘之法上命廷臣集議當瓊交納近侍杲故殺皆論死達罪稍輕議從末減已得旨如擬行瓊復訴辯言官史道范永鑾亦請宥之以全大體都察院上其議乃特宥瓊死發陝西莊浪衛充軍明年二月免杲死發廣東雷州衛充軍都御史金獻民執奏不聽

更定征剿蠻賊賞格

一人自禽斬三賊者陞授一級六賊以上論功加資不進級領兵官部下禽斬一百者陞署一級三百者實授一級四百以上亦止加資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古

立太公廟於青州城西

命有司春秋致祀從山東撫按官請也

改副都御史伍文定提督操江

十一月罷廣西香貢

仍徧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至二千金上卽位詔卻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布政使王啟等請併罷詔從之

逆番寫亦虎仙伏誅

其子米兒馬黑麻塔火者馬黑木皆論死沒其家宏治間以陝巴爲忠順王哈密以虎仙爲都督輔之虎仙陵陝巴欲奪其王膏肓導土魯番再入哈密驅陝巴以去皆賴朝廷撫處得歸陝巴死子速壇拜牙卽立虎仙以朝貢爲名時往來甘

肅閒因家馬其後奉命使土魯番說其酋誘執速壇拜牙郎據其地朝廷又遣官諭番酋令歸速壇拜牙郎酋遣虎仙火者馬黑木率諸番名納款實欲引兵逼肅州而虎仙等從中應之事覺虎仙等被收土魯番遂引去尋逮治虎仙竟獲釋後緣錢寧薦薦與二婿皆入侍殺皇帝賜國姓傳陞錦衣衛指揮從南征至是始追論其罪云

乾清宮成上自文華殿入居

御史鄭本公以上入居新宮疏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此宮之初災也由先朝羣小逢迎宴遊無度俾夜作晝遂致焚燒然則遠羣小而節宴遊以防一朝之患者可不思乎先朝營建此宮蓋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爲念故一日之安未享萬歲之後無託然則重配匹而廣繼嗣以爲子孫千萬世計者不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七

思乎新宮之成必祭告郊廟社稷而後入既致敬於未入之前則不可怠忽於既入之後得不思慎終始始兢兢業業常如天地祖宗臨之於上而不敢以幽獨肆乎陛下昔居文華密邇外廷朝奏夕下今一入深宮由近侍以傳言得不思求言益切訪政益勤以防壅蔽之患乎陛下昔居文華侍從簡樸供御簡素今一入深宮恐百種列珍奇之玩六宮備妖冶之儀耳目惑亂其聰明心志將爲之蠱惑得不思持聖心遠貨色以防宴安鴟毒之患乎斯宮始作勞費實多陛下仰視輪奐之美獨不思重興作惜財力永以先朝爲鑒乎上嘉納之

十二月御史何棟下詔獄尋謫爲常熟縣丞

選精通吏語熟諳吏情者二員爲大通事隸禮兵部

遣行人存問原任大學士王鏊楊一清賜之敕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十有二事

一敬天戒一法祖訓一隆孝道一保聖躬一勤民事一勤學問一慎命令一明賞罰一專委任一納諫諍一親善人一節財用

遣行人存問致仕南京禮部尙書章懋賜之敕

設雲南十八寨守禦

贈故東邱郡侯花雲妻鄒氏貞烈夫人

侍婢孫氏贈安人並與雲同祠遼東

命都指揮何卿提督四川敘瀘壩底及貴州迤西守備

於永寧駐劄

繡光祿寺少卿宋鏗等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畱中不發以致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七

供應不敷乞嚴行查覈上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膏脂造辦甚爲可惜見在宮者令盡數發出照原進數發與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參奏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己酉朔

詔冒濫軍官者如祖制一體改正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清寧宮後三小室災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相言正德十六年火星犯鬼宿冬十一月金星犯口口臣謹按占書並主火災後五月乾清宮內火正月清寧宮內火仰見上天示戒端不虛也臣等去歲嘗奏太白晝見秋雷大鳴金木相犯茲皆變之大於火者伏望皇上祇嚴天戒益修德政以弭災變疏下所司知之

禮部尚書毛澄言皇上郊祀甫畢禁中失火變不虛生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充其懼災憂患之心而致夫順天悅親之實上曰上天示戒朕心警惕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澄等又言陛下陞自外藩嗣登大寶考孝廟母慈壽詔敕頒布協於羣情已後加恩本生尊與獻王爲典獻帝母爲典獻后臣等仰體聖心委曲將順今御批直曰父母又加一皇字則似乎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不可以告於郊廟而播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竭誠盡忠陛下不可不聽上曰此慈壽太后懿旨不必更議是日科道官交章論諫給事中安磐則謂興爲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諡法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御史李儼則謂慈壽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文

母妃分均體敵恐生羣小之心漸構兩宮之隙程啟充則謂虞舜不後瞽瞍光武不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既行廟享之禮何耐疑通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以已有旨答之

太監趙欽有罪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

以巡撫胡世宣奏其分守建昌貪暴煽虐故也

命工部主事江璠督理新河工程

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入梁河而達薊鎮道遠水湍舟數爲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後歲久湮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精廉主事一員會同

巡按御史天津兵備督濬疏珊名以請從之

癸亥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命纂修武宗毅皇帝實錄

御史鄭本公上畿民饑寒垂死狀

上曰在京窮民收入養濟院食糧及蠟燭幡竿二寺給粥係累朝恩典所司往往任意剋減窮民不霑實惠宜令仰體朝廷德意務使人人周給

河南道御史王以旂條上禦災要務

一明聖學一信詔令一防矯僞一公爵賞給事中鄧繼曾亦

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素言逆臣雖至愚知其爲廢禮

之應也疏入皆報聞

兵部職方司主事霍紹進三劄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文

其一言古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爲先務居處恭者道問學之要也信任大臣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之時能念念由禮無時豫怠否乎孔子所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今日所當講也內閣大臣職參機務今止屬之擬票至於斟酌填註權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職近習起干政之漸將來蔽塞聖聰率由於此自今章奏請召大臣條議發行科道講讀官班侍左右得眾議而公駁之庶宰相得取善之名近習免招權之謗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其二言昔漢文卽位首問每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初政精明可爲百世之法今陛下推廣此問自祖宗以來賦額之登耗官簿之增減尺伍之虛實宗藩內官之多寡監局工匠之盈縮經奏處決之重輕以次咨謀公卿朝夕省記則所

以恐懼撝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其三言天下諸司吏胥弊蠹賦役課稅儲餉冗官困民害政諸事宜一嚴覈而整飭之又言宸濠之亂人心洶洶謝源伍希儒以別省公差能越職赴難忠勤尤著顯賞未加不宜用微文坐黜南都守臣各省撫按事變之初退縮觀望賊平之後不宜概以防守冒賞興府軍士止可厚給金帛俾永守陵寢不當盡取來北概陞職級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略虛文明教化久職任皆治安天下之急務而其本則在於上下之交昔太祖高皇帝諄諄貽謀惟曰君臣同遊宣宗召尙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日召尙書劉大夏咨詢密謀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陝西甘肅等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總兵李隆鎮守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覆議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敕切責副總兵李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諸惡巡按御史會官驗實定擬情罪以聞務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嫉部卒殺之銘死而隆等揭報兵部則稱銘酷剋激變軍士朝廷尙未驗實故部覆如此明年十二月大理寺鄭岳等勘上獄情言隆與銘本同里人銘初至鎮每事持正隆不得致私款而所裁革占役諸弊不少假借隆意其害已及散月糧令依時值價銀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恨銘刺骨密令指揮楊淮職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爲首者二人降欲邀結眾心藉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甲具

三日糧待操約以仍告增糧價須割隊毋還城不聽即殺之詰旦銘及隆與鎮守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使人約諸部卒今日告必不聽毋散眾遂益縱恣文忠向隆營解不可得眾圍繞薄暮又使人邀諸部卒曰事已至此可已耶卒栗不老等遂入大門擁眾進索銘文忠以身蔽之眾拉出文忠門外步脫還府搃銘出亂歐之死集木具火焚其屍眾散隆騎導回府眾卒毀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幼男許二奇子逃匿文忠處獲免眾復掠城中釋獄囚劫官軍三日乃得收殮銘餘骨隆遂迫召文忠反誣奏銘剋減軍糧激眾致變冀以緩罪臣等謹與該鎮撫按諸臣再三鞫審銘之死實隆主之隆亦辭服隆當依謀殺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徒太監董文忠副總兵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誣同安奏罪亦難宥文忠宜罷義宜降調臣等謹具狀以聞疏下都察院覆議岳等所擬具當得旨李隆造謀鼓眾賊害撫臣構成大亂幾危邊鎮依律處斬栗不老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有差董文忠著照舊用心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陞按察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時中條上備邊二事

其一謂寧夏河東沿邊一帶近年添築橫城紅山兒毛卜刺柳楊安定五堡惟橫城安定有常戍之兵其餘遞出遞入虛弱不支請如延綏城擇官添戍增築營房以備三邊營兵出哨駐劄其一謂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原額新舊鹽課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先年延寧二鎮更番召商中馬計直

掣鹽公私兩便頃乃使詣陝西布政司納銀候引民既重勞官復不便乞令甘肅延綏寧夏三鎮得自領鹽課兵部覆議鹽課當令懷靈兵備督同原管鹽場官從公召商中馬以次分派三鎮仍與西寧洮河茶場所易馬匹相兼兌用有挪移借用及開納價銀罪之得旨如議行

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

初宏治時歲減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遞增至三十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至是御史鄭光宅以爲言戶部覆議從之

御史朱衣李嚴向信各上疏陳時政闕失

衣謂人君之德莫先於力行自治之功莫要於改過近者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曰已有旨了言知不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同護之辭不宜見之於聖明有道之日嚴謂經筵講官宜日使在側朝夕納誨又宜妙選端良不得以年資序進信謂陛下近因火災風霾誓戒致齋祭告天地社稷額禳之說非修省之本也陛下所當修省者有十大禮之變議也大獄之失刑也罪人家產之詔畱也隨駕官員之世襲也謫戍衛所之數更多也馬房之巡視罷遣也言官外補不以罪也內旨傳奉之日疏也給事中邵錫等亦言伏見皇上即位以來詔令已出或半載而輟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追改聖聰盡於近習國是殆於羣議節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

初豈宜有此疏入悉下所司知之

詔發太倉太僕銀二十萬兩給分邊餉

二月丙戌白虹彌天

虜犯遼東鐵嶺衛

守堡千戶徐瀚失於策應軍人陶源率眾赴戰死之詔下徐

瀚御史按問授陶源子官

三月甲寅幸太學

丁巳冊上慈壽皇太后尊號及毅皇后號戊午上皇太后尊號

奉興獻后爲興國太后

壬戌上御奉先殿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

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皇兄

武宗含宏光大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啟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

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謹儉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

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

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

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詔告天下咸使聞之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皇帝號

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蔣輪爲伯駙馬都

尉崔元爲侯皆力辭

上念翊戴功命給誥券世襲廷和等各疏辭不允復力辭至

以去就決之始改命蔭錦衣指揮等官廷和等又辭科道官

亦言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尋改蔭文職然諸臣竟

未敢拜命

附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親藩或司禮贊襄潛邸供事皆得監磨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爲公侯等爵非元勳不得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成命給事中史道亦疏言內臣等錄蔭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命內外總督糧運等官嚴禁科取分例

巡倉御史劉寓生上言天下衛所運糧四百萬石額外加耗有曰太倉茶果每石三釐九毫有曰經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各一釐有曰會錢上糧之時有曰小溫兒銀俱每石一分又有曰救斛面銀每石五釐通共分外用銀一十四萬餘兩軍民膏血安得不竭戶部議如所言申飭禁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西海虜併洮河諸夷

三

初正德己巳北虜亦不剌斡殺虜酋小王子其子欲報之亦不剌懼與阿你禿廝等擁眾數萬走涼州乞我開地住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亦不剌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去亡何攻敗安定王諸族掠其誥印遂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土列嘔眼班板升打力諸部俱爲所併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璘上言臣惟前項番落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市數千里諸部種類殷盛生齒繁滋我國家靡以爵賞啖以茶利蓋不獨爲互市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皆併於黠虜萬一豕突狼驅蹙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閣此膏肓之疾不容諱者也昔吐谷渾遼東

鮮卑也初以百戶西附陰山並諸羌而有之遂爲隋唐歷世之患况此虜定有巢穴擅富強之種落乎苟不急處以杜其漸臣恐爲患未艾也章下兵部

夏四月提督太嶽太河太監趙榮請給符驗兵部言榮違制得旨報罷

巡撫保定都御史周繼鳳以宣大警條陳十有四事

一嚴督瞭望以速傳報言新設政麥川西靈山等處墩臺宜撥軍嚴督瞭望一諭鄉民以協防守言順天巡撫當督率鄉民與官軍協力禦虜一添官軍以守要害言插箭嶺宜添設把總指揮一員龍泉關添設防守軍二百名一復作派以便支給言紫荆關迤北各軍赴關支糧不便乞復大襲門陸磬倉仍設倉撥專收作派本關錢糧以便支用一復糧額以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邊軍言紫荆關倒馬等關官軍俸糧先年原派本色後改支折色官軍未沾實惠宜復舊規以便支用一添倉官以便收支言浮圖峪原設邊倉請駐大使一員主守收支一給本色以厚邊軍言紫荆關軍冬衣布花宜一體給賜本色一改輸納以實邊儲言紫荆關中千戶所旗軍原撥保定府易州安肅地方屯種而屯糧乃在保定倉上納不便請改撥易州新城一分勞逸以激人心言紫荆等關夜不收前往宣大瓜探聲息往返千餘里請月加行糧三斗以償其勞一收草價以資實用言倒馬關餘丁採打馬草不便乞月徵餘丁銀一錢收買穀草一均賞資以勵士卒言保定等五衛原係春秋二班三千營之數乞一體頒給以慰眾望一旌死難以勵人心言正統間也先擁眾至關巡撫孫祥都指揮韓清太監阮堯民

同心死難舊有祠祀乞賜額以垂久遠一給軍器以備不虞
言新添天門洪水等隘口軍士有盛甲器械者少乞請將保
定等衛遞年成造軍器未解京者量撥各軍披執一請神器
以備急用言浮圖峪插箭嶺二關喉襟之地官軍數少卒遇
虜眾非得將軍大銃無以支持乞行真定保等衛給領貯收
候倉卒取用奏入下兵部覆議謂皆於邊防有裨詔如議行
命巡按閱視各邊衛軍馬器械

每三年一畫圖貼說以聞著爲令

陞吏部左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尙書

初令熱審寬卹

以右都督徐謙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地方

兵部覆操江副都御史胡瓚御史董雲漢所言江防六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美

一專委任言新河口原設都御史管理而事多關白守備參
贊掣肘難行宜令小者專決大者會議一明約束言新江口
及九江揚州儀真原設官軍守把聲勢聯絡今江洋劫掠了
不相干各宜照所轄緝捕違者參究一實行伍言新江口官
軍舍餘原額一萬一千六百餘名今役占老弱耗減過半請
清查撥補以備操練其各衛所官舍旗軍立功者不必改回
一示激賞言宜查指揮等官勤能茂著者超次擢用軍士賞
賜布匹全以本色優免二丁幫貼軍裝增修窩鋪計處閱試
賞犒之費一處船隻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戰船闊大不
利風浪宜令南京兵工二部會同操江驗看修補一時操練
言新江口專習水戰宜將各船官軍編定不許差使更換召
募習水者百十名分教各船有風則習巡哨小船無風則習

大船庶人船相得緩急有賴得旨允行

五月停止浙江織造生綾入百餘匹

琉球國中山王尙眞遣其王舅達魯加老等貢馬進香及獻方
物慶賀

復湛若水王思爲翰林院編修

詔陸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各一子

明年五月健遣孫望之詣闕上表謝恩上優答之令有司給
腳力以歸

六月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卒

華浙江餘姚縣人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
爭走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遂守仁顧素敬慕
華不輒遷怒問以語人欲諷使就見華不往及轉南京瑾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毛

使人言華不久當召用冀得往謝華竟不往其生平大節如
此

禁閹人弟姪授錦衣官

從彭澤奏也令勿得陳乞以撓國是

原任禮部尙書章懋卒諡文懿

懋浙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授編修諫止龍山燈市忤
旨降知縣改評事遷僉事年四十一致仕宏治辛酉起爲南
京祭酒遭喪力辭及服闋赴召五疏乞休竟不待報去正德
庚午起爲南太常卿再辭上登極特陞南禮部尙書致仕卒
命給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懋志行高潔自少潛心大業居
常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凡百
嗜好不入其心家居三十年論薦者無虛日自筮仕九轉至

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明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優卹上命有司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住支

秋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

其略曰上初卽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乃漸不如初初事每斷於獨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事每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日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得以祈聲巧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初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行嚴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得稽察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藩邸旗校盡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親軍冒濫如此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一二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今後將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倖門復啟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之直批曰不准奸罪未正者直答曰有旨所謂詆詆拒人十漸也御史陳德鳴亦言陛下德政不無少怠如傳奉多踵舊轍腹心尙寄貂珣內閣召對不聞經筵進講日疏言忤權貴輒加沮抑事涉聖躬漫無可否左右嬖倖希圖恩澤援引無據諂佞成風實非正義快諸臣之私獄專姑息中奸邪之計貪緣冒濫職任匪輕祿俸金帛加賜無極有一於此足以致變况兼而有之哉章俱下所司

賜故御史馮顯主事劉天麒諡察

二臣皆爲逆瑾誣害死吏部奏復其官並乞優恤故有是命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宏治以前例設平溪衛學

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媼孫氏高氏邢氏顧氏爲夫人以江西水災再免起運米二十萬石

福州衛管操指揮陳傑及叛卒曹宗德等皆伏誅

先是傑部卒進貴葉元保與宗德唐清黃英等爲亂傑知而不禁貴等遂糾三衛卒數千餘人以布政使伍符侵損糧價爲名圍符官舍縛其子及經歷顏玉備極慘辱鎮守及三司官撫諭稍戢未幾復亂圍鎮守府守臣募兵擊之斬貴元保宗德清英潰走守臣以聞傑止坐守備不設律論戍邊至是巡按汪瑯捕得宗德清英請速正其罪因發傑縱賊搆亂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論死上命併傑誅之崇德等仍梟示

套虜入犯邠州等處

殺擄甚眾科道官論劾總兵劉淮副總兵朱鑾劉玉遊擊神楫周尙文關文郁指揮時棟觀望失機俱應重究鎮守太監晏宏巡撫王珣不能協贊效謀皆應罷黜總制李鉞責任既重罪戾難辭乞降敕切責兵部擬議諸臣情罪上請得旨俱宜逮治但念有事之際巡撫鎮守官姑令自陳准奪職鑾等令戴罪殺賊候報處仍敕鉞加意規畫嚴督各屬同心剿賊以期後效敢有觀望阻撓誤事者指實奏聞遣行人齎敕存問致仕大學士劉忠

尋以上疏謝恩蔭一子爲中書舍人

詔祀原任尙書王翱於旌功祠

先是馬雲葉旺有開拓遼境功得賜祠至是遼人以翺霄總制其地有功德於人宜合祠祀守臣以請許之

詔釋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

先是夢陽有文名罷且八年值宸濠陽春書院成遣人乞詩與之濠敗御史周宣劾之逮至京驗無交通狀尚書林俊奏其枉乃得釋

九月詔諭百官修省

辛未冊立陳氏爲皇后文氏爲恭妃張氏爲順妃

陞其父鴻臚卿陳萬言爲中軍府都督同知母翼氏封夫人給詔命

冬十月南京副都御史伍文定疏辭恩蔭不允

詔表已故尚書吳雲墓於德安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壬

仍令有司歲時致祭雲宜興人洪武初元餘華梁王據守雲南雲以湖廣行省參政奉詔諭不屈死之子獻白於朝許馳驛葬貧不能還遂葬應山縣之井子鋪宏治中守臣奏請詔立祠贈官賜諡忠節至是以巡按唐符奏表其墓

詔贈黃鞏爲南京大理寺卿

仍賜祭一壇鞏在正德時以郎中論劾逆彬諫阻巡幸廷杖削籍上起爲寺丞卒於官故加卹典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疏劾太監蕭敬

其略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舞其才智受惑聖明邇者大婚之儀敬口口致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納其奸邪無忌如此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留於宮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憤消上天之變

章下所司

張龍論斬

龍前通政司右通政也交通錢宦驅取財物數千宦誅御史發龍罪狀下法司比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詔如議

廣西思明賊黃鏐等伏誅

總督鎮巡官以捷聞上命賞張嶺及鎮守太監韓慶總兵朱麒巡按御史張鉞銀幣有差士官黃廷寶先助賊攻城後禽鏐自贖得旨免罪仍給冠帶犒賞

山西盜起流劫沁潞諸州縣轉入河南

逮指揮陳崇等四十三人宥知縣馮繼祖等五人罪責以後效奪僉事谷高俸三月

命陞修撰舒芬等俸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壬

郎中陸倅員外夏夏勝編修江暉馬汝翼給事中江應軫御史曹加寺副郝鳳升行人顧可久劉顯麒王懋潘銳張岳博士陳九川及編修費宗王思給事中石天柱黃臣張原倅各一級芬等在先朝以諫止巡遊廷杖譴宦案等以言事忤旨落職皆復用給事中劉世揚請加恩典以旌忠直吏部亦以爲請從之

貴州巡撫都御史湯沐上處置土官議

一預制土官言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及嗣子於布政司三歲則預上其籍於部以杜其爭襲之端一作養世祿欲令土官應襲者得入學習禮其族屬願入學者聽補廩科貢一清查軍伍兵部覆奏可行從之

山東流賊史福等伏誅

獲三十一人於萊蕪斬之

致仕大學士王鏊具疏謝恩因上講學親政二篇

其講學大略言國家經筵之設最爲盛典一歲之間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是亦不免文具者高皇帝甫定天下卽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諸天下皆出御製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時設宏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閱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嗜故學士沈度書曰臨數過祖宗之勤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乞於便殿之側修復宏文館故事妙選天下之學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義著聞者數人更番入直命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侍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命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卽日講之義也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其親政大略言上下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臣之交關係世道如此今常朝之禮通政司引奏御史糾儀鴻臚寺舉不如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君臣相見止於數刻勢使之然也臣愚以爲欲成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我國家內朝雖缺而華蓋謹身武英殿卽其遺制永樂初內閣之臣日造展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洪熙宣德間楊士奇楊榮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或議

事榻前或召見齋宮斯亦內朝之遺意也天順間李賢王朝尙時或召見成化以來其禮始廢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者不及親見至治之成天下至今爲恨陛下卽位以來御文華殿召見大臣中外相傳以爲盛事祖宗之治將復見於今日此萬世一時也臣愚尤望著爲令典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制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事燦然畢陳於前豈徒革近日之弊唐虞之治不過如此上覽其奏答曰卿輔佐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親政之初方將起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用特遣使存問覽奏具悉忠愛之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懷其蔭一子爲中書舍人錄平河南妖賊馬龍等功賞都御史王翱太監晏宏御史俞茂堅前按察使陳九疇參議陳鼎等銀幣有差百戶周南等以死事優恤山東青州盜王堂等流掠詔敕各巡撫及守巡官協力會剿復原任華州知州劉錦官初鎮守太監廖堂橫索州縣錦拒之堂中以危法逮之詔獄窮治無驗黜爲民至是御史俞茂堅白其事乃得復職庚申皇太后邵氏崩十二月詔濬皇莊淤洲以弭水患從潛山知縣放鉞奏也

論宸濠攻陷九江失事罪

將官指揮劉暉等五人以棄城論斬指揮朱俊等九十人以臨陣先退免死戍邊其脫逃人犯仍令嚴行緝捕務在必獲甲午上壽安皇太后諡爲孝惠康肅溫純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

定葬地於茂陵玄宮之右

虜寇山西

掠偏關外鎮

罷光祿寺添給歲支鈔關銀三萬兩

戶部奏宣大遼東延夏甘肅各鎮軍需歲支歲辦之數

因言各鎮額辦糧草先年未嘗告乏此乃奏對頻仍額外給發視歲派之數不啻加倍所以然者一則由民運屯運之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五

負二則由逃亡兵馬之冒支三則由勢要中鹽之虛出凡此三弊得各鎮巡官留心計處自不必全倚京儲例外供億矣上深然之因戒飭各鎮巡官留心經畫有仍蹈前弊者聽科道從實參劾追贓治罪

嘉靖二年癸未春正月癸卯朔

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

言弭盜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開糾告拒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報降且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以下官俱坐罪兵部覆議請敕撫按官督所屬行之報可

命九江兵備兼節制黃州府蘄州興國州廣濟黃梅等縣

從御史程啟充請也

魏國公徐鵬舉等奉旨會議應天府匠役條例以上

一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匠役洪武時定額四百戶後太監安寧奏增四十戶俱免雜差奸民利之賁緣竄籍其中至一千一百四十戶請查舊例復四百四十戶之數一南京內府九庫洪武時額編庫夫五十七名宣德成化間有修理之役暫借人夫百五十一名工完僅以二十三名發回兩院南京裏外花園原額匠九十名後復借占八十名南京內官監原額軍民匠三千九百餘名天順間復借占五十五名俱非制宜盡查革一各監局人匠有逃故者宜行原籍勾補戶絕者宜除今使上元江寧兩縣賠償不便一南京鮮魚廠歲取里長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五

除言官獨劾大臣之禁

先是史道劾楊廷和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大臣御史汪瑤上言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御史曹嘉上言太祖酌古建言分列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迹故敢有上言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今宜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舒其憤給事中李學曾又言澤何所見欲紊亂成法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子之柄必如澤言事須合

章交彈萬一有邪險之黨慙惑眾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上乃命臺省仍舊彈劾

二月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致仕

命大學士蔣冕吏部尚書石瑤爲會試考官

取李舜臣等四百人

三月御史曹嘉謫外任

初嘉上疏劾吏部尚書喬宇不報嘉乃倣宋臣范仲淹獻百官圖之意差別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爲四等以上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其二斂束寡過足供職守者其三人品庸眾尙堪策勵者其四行檢卑污速宜黜削者亦不報給事中毛玉言嘉不當品第大臣宜罷斥御史向信劉廷璽又言史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曹嘉數衍評品以犯公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五

皆僉事閻宏鼓之也於是降史道爲淦縣丞曹嘉爲茂州判閻宏爲□□縣丞御史盧煥馬錄胡效才給事中孟奇趙廷瑞各論救不報

詔餘鹽存留納價輸部濟邊

御史秦越言頃以套虜征兵及遼左缺餉盡發兩淮正德十五年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延綏遼東開中夫餘鹽不許開種止令本商納價輸部濟邊此御史盧楫之疏先朝已著爲令誠於國課有裨益本商自納每引計銀一兩各邊開中每引止銀八錢况正鹽母也餘鹽子也正鹽守支搬運日久費多故願中者少餘鹽勘合一領即時支賣故願中者多今若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矣請以延綏遼東所中引鹽改派嘉靖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白約餘鹽之價慎勿

開中庶幾上有定法下有定守戶部覆議兩邊引目業已發去姑已准北餘鹽積至九萬九千餘引給所中商人以全大信嗣後悉如前例上是之

廷試賜姚涑王教徐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佛郎機國人別都慮寇廣東守臣禽之

巡撫張嶺巡按涂敬以聞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

詔查高牆庶人情罪輕重

初禮科給事中朱鳴陽等言宸濠與其逆黨既誅緣坐妻孥宜有處分適瑞昌榮安王妃袁氏愬其子孫宸濠拱樑等寃而晉府庶人袁楠又乞高牆代其父奇澈罪上俱下法司因而總漕都御史俞諫奏稱高牆庶人有繫至三四世者遺孥日增情既可憫而供應不支亦非鳳陽所能辦遂俱下廷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五

會議刑部尚書林俊覆言已故成銀等五人儼煤二人家屬及庶人奇澈宜放歸各藩鈴束成鎖等膺羅等及寅鐸親屬罪重不可赦宸濠親屬情罪請專遣官往江西會勘上是其言命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奉敕會鎮巡三司亟審覈以聞其餘庶人如故仍敕鳳陽守備太監加意優卹無剋衣糧以負朝廷矜恤至意

嚴陝西四川湖廣私茶禁

戶部上言國家令番夷之以馬易茶也亦以番夷中國藩籬故以是羈縻之耳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各番不復中馬自得買茶邊吏不能禁顧私委所屬抽稅且販者不由天全六番故道私開小路徑通塔葛而松茂黎雅私商尤多自是茶禁日弛馬政日壞而邊方日多事矣今宜嚴禁私茶陝西責

之巡茶御史四川湖廣責之守巡兵備一切茶未賣者驗引已賣者繳引截角凡引俱南京戶部印發痛革私稅一歸於批驗茶引所茶課司其總鎮守備家人頭目豪販者撫按論劾無赦仍以大明會典及律例所載申明榜示從之

夏四月命宋儒朱熹裔孫墅爲五經博士奉祀婺源

初御史王完言嘉宗族墳墓在建安者已置博士世祀其次子四世孫勳還居婺源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孫一人主祀事禮部請下有司嚴實故有是命未幾會增置婺源縣發田二百畝令二支子孫收租供祀羨餘計丁均給蠲其徭差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陳壽卒

壽新淦人成化壬辰進士爲都給事中嘗以直言被杖累遷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虜酋火篩犯榆林壽督兵擊剿有功九載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間以論救言官忤逆瑾傳奉致仕久之以薦起巡撫陝西尋陞南京兵部侍郎累奏乞休詔以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命有司給月米歲撥夫至是卒賜祭一壇減半造墳壽歿歷中外以剛正廉介稱士論重之

詔祀晉處士陶潛於彭澤縣

從御史陳琳請也

命京城鋪戶先給價而後辦納物料

從給事中汪應軫等請也戶部覆議從之

逮繫主事羅洪載於詔獄

時錦衣百戶張瑾凌轢典厥勒索解羨洪載欲劾之瑾詭請受咎洪載墮其計瑾遂奏上命鎮撫司拷訊尚書林俊孫交

等力救不報

兵部請疏通寄養馬匹更定盜官馬例

言諸天諸府馬戶數寡無從寄養而團營官軍又缺騎操請以三千匹給之令善牧養其盜賣官馬有力者照例罰馬二匹知情和買鄰人牙保罰馬一匹無力者軍調邊衛民發附近衛所承遠充軍遇赦不宥各該管軍官遇有操軍盜賣三匹以上者降一級五匹以上者降二級

閏四月致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卒諡文簡

澄崑山人宏治六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纂修孝皇實錄時劉瑾用事不悅澄尋以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歷禮部尚書以尾迎功加太子太傅蔭一子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辭不受引疾乞休章十數上許馳驛歸行至興濟卒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三

間上爲輟朝一日贈少傅仍蔭一子爲中書舍人澄逮事三朝忠勤敬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能爲婢媼有古大臣之風云

詔蠲太嶽太和山一年香錢備振

停齋祀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上大學士楊廷和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巡光祿給事中鄭一鵬極言宦官謀先帝之愆及天災民怨之狀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詔西番進貢人數悉如宏治以前例行

禮部言宏治以前入貢多不過千人今增數至倍請裁其賞賜三分之一仍行撫按官查提起送官吏治罪上從之故有是命

五月大旱

御史黎貫請通查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

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今止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石今止二千二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七十四石而宗室之藩官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一切用度俱出其中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多乞敕戶部通查祖宗以來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上請則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覆議天下錢糧出入數目已經題請令州縣官開報其考滿陞遷必查任內錢糧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上是之

命以孟氏孫公肇權領翰林院五經博士祀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罕

故博士元有子公榮尚幼故以姪公肇權之候公榮長仍襲職按肇五十八代孫

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於三原

各賜祠額歲時致祭從御史姚鏌給事中張原奏也

詔修築儀真江都官塘五區

初二縣官塘築開蓄水以溉民田後蒙民規以爲業古蹟廢壞運道梗阻御史秦鉞請復故命修築並禁占種盜決者

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詔緊宋素卿及宗談夷黨於獄

素卿鄞縣人奔日本至是與宗談來貢素卿狡賄市舶太監致宗談與瑞佐相傳殺劫掠慘甚巡按以聞乃逮獄令鎮巡官詳鞠各夷情僞以聞

六月設福建鎮海衛儒學

有星孛於天市

特賜太常寺少卿張衍瑞祭葬

吏部言衍瑞始忤逆瑾繼諫先帝南巡乃贈太僕寺卿予祭葬

詔增順天府廩膳生員二十名歲貢二人

秋七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震

給事中安磐上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爲不可高宗從之今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而長公主于歸蔡氏是陛下不能以禮處其姊也請俟終期然後下嫁且駙馬雖賤使主坐受其拜其禮亦謬至於主見姑舅之禮未聞開具乞下禮官詳議以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罕

按自秦世尙主古道湮滅漢唐而下倒逆爲甚觀江敦讓主表可長太息矣安磐此疏有神世道惜不見采也

贈故興化府知府岳正爲太常寺卿

正在先朝由翰林修撰簡入內閣尋以忠直忤權叢謫戍既召還史職復因李賢語出知興化府遂致仕卒至是戶科給事中趙廷瑞言正高風直節守正被害宜加卹典故有是命

刑部尚書林俊致仕

先是有李陽鳳太監崔文家所養也以勒索工直爲御史劉

黼所發初命刑部鞠之文求停置俊不從文誑上請移鎮撫

司考訊文謂俊抗旨上切責俊詰其狀俊遂有去志至是永

平知府郭九皋正姦民趙紀違例投獻狀紀據拾九皋事投

東廠告之太監芮景賢請逮至俊言九皋事真僞未辨不當

逮繫又不聽乃稱篤疾乞骸骨歸疏內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中舉孝皇時賜宣召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輩幄前咨議移時方退爲言上從其請賜馳驛歸命有司給廩撥夫歲時存問

逮繫郎中葉寬等於詔獄

上賜陳萬言在京房地營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璜執奏不可萬言譖於上謂營繕郎葉寬主之乃下詔獄科道官申救不報御史陳相復上言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葉寬罪而百司之體解郭九皋被繫而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貴誣禁而盤詰關隘者喪膽乞畱俊釋寬等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

進封壽寧侯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泰和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聖

給誥券世襲授萬言子紹祖爲尚寶寺丞吏部尚書喬宇等言累朝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今以父之贈而封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樹已太驟矣而子授尚寶又樹諸子所無者乞收成命不報

禁勅戚與閹宦家婚姻

南京吏部尚書等官奏金等以災異陳言

言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比來舉措多與詔旨背馳此詔令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者舊比聞內閣擬旨或從中改疏請未見依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比來事涉威嚴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宦戚之家藩邸之臣恩澤過濫封

拜頻煩此愼愼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凡姦黨巨惡俱付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評比來輒下之鎮撫司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任法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有命戶部減御馬壩上等倉場是年糧草之半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寶數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抃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廢查覆此恤民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人等比來誤聽乃於嚴禁之地修設齋醮耗蠹財用涸瀆宮廷此崇正不能如初也陛下卽位之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時或違和天顏未能如舊豈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裔不能如初也夫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聖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伏望皇上側身思過修德格天使災異潛消休徵協應疏下禮部尚書汪俊等言金等疏忠愛懇摯宜畱心采納上是之仍誠羣臣交儆焉

致仕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卒諡文肅

忠陳畱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編修累進學士爲日講官時逆瑾用事惡忠於講筵指斥近倖授意吏部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遷尚書改南京吏部當時宦遊者視南爲閒散多務苟容忠獨毅然持風裁庶僚秩滿署考必當其實有御史素恃勢驕橫郎中爲瑾黨私昵者皆直署下考無少徇毅皇念潛邸舊臣召還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理制誥瑾終銜之忠兩引疾乞休不報瑾誅始召入內閣未幾以寬夏叛逆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如故又以持正守法不合於張永

頃之主考會試左右有指摘試錄中訛舛字以白上忠聞之
即日復陳休致不許乃以展墓請報可特令乘傳歸既抵家
疏再上始許致仕仍給月米歲夫終其身錄一子爲中書舍
人上嗣位臺諫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復蔭一子爲中書舍
人詔有司時致問計聞賜祭葬如例贈太保忠寡交接慎許
與厯事兩朝屢見阻於權奸而志節始終不變云

九月謫南京大理寺正林希元爲泗州判官

以本寺卿陳琳及御史戚雄等劾其抗違堂官故也

成國公朱輔卒諡恭僖

輔儀之子也以宏治九年嗣爵至是卒上輟朝一日贈太傅
仍給聘祭營葬如例輔佐上公而服食雅素喜吟咏讀誦有
儒者之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器

十月戶部尚書孫交致仕

令決囚於未刻以前行事

御史陳遷言慎刑之道在審其初不在臨決之日自正統開
始有批手本畱人事例致富囚多圖僥倖竊緣請託或薄暮
而旨意不出或昏夜而鼓狀畱人比及行刑多在深夜萬一
姦黨乘藉昏黑意外求生雖罪坐監臨亦重損國威矣夫刑
人而使畱不及見何以示懲犯罪而得妄奏緩死何以昭法
請今後處決重囚前期一日該科三覆奏畢即給駕帖付錦
衣衛監刑官親詣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
前畢雖有鼓狀無得輒受違者悉坐以罪刑部覆議得旨鼓
狀照舊行決囚准於未刻以前行事

尚書彭澤致仕

加少保敕獎諭給驛還歸令有司給廩撥夫歲時存問澤蘭
州人航麟山立兢風致劇操切官箴以廉持且疏闊能任人
遇事無所避所至文武著聲大者荆襄奏俘及執議哈密人
尤偉之

朝鮮國俘獲倭夷

所生獲止二名審係進貢至浙自相搆殺拒敵官兵者國王
李懌遣臣刑曹參判成洗昌執以來獻並倭人首級三十三
顆及送回被擄中國人八名上嘉其忠順命寫敕褒諭賜銀
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使臣及領兵官俱資銀幣有差
十一月原任給事中劉最謫戍

初最以劾崔文出爲廣德州判官御史黃國用假以符檄使
乘傳以去又有顏如瓊者同時出京以黃祇褻裝輯事者馳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五

壘

白東廠芮景賢即奏請中旨遣官校逮最如瓊及國用並下
鎮撫司拷訊所司以爰書上請得旨最謫戍國用降遠方雜
職顏如瓊削籍刑部執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平不報
命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兼副都御史振濟江北地方
十二月何孟春引漢魏以下諸臣奏記列爲八事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胡富卒諡康惠

富績溪人成化間歷陞大理寺卿正德初忤逆瑾勒致仕瑾
誅起陞南戶部右侍郎遷尙書屢疏裁冗食祛宿弊事涉權
倖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允至是卒計聞賜祭葬贈太
子少保富敷厯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五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朔

南京地震有聲

直隸開州濬縣東明縣陝西西安府河南開封府及許州皆震

湖廣麻城民萬民福等伏誅

福偽造妖書惑眾招納亡叛襄陽衛指揮黃恩等捕獲誅之戶部主事唐胄奏止監督織造

大略言人君克勤天戒必急於救民生欲救民生必先於去民害今天下之爲民害者孰有甚於監督織造之使乎近奉明詔革除萬姓歡呼若脫水火今幾何時乃因內局奏復命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差官蘇杭織造羣臣驚惶竭力交諫而陛下無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爲急歟自古賢妃並稱儉德我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王言實萬世之永鑑也人子之孝莫大於成親之名陛下若必執此爲奉恐聖母之心亦有未安耳外人皆謂聖心寡慾何事於此其如宮掖之請託何誠若此則又大可懼焉昔成湯桑林之責猶以女謁譏夫爲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僕從罔非正人若此千營卽爲說佞宜亟去以彰憲典況詔書裁革非此一端此端一復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鎮守守備之類能保其不再乎抑之則彼有辭從之則累聖德將恐正德諸弊政種種修復不可救

藥矣伏乞陛下念祖宗艱業之艱憫四海困瘁之極畏天心

仁愛之戒及此差遣未發明告在廷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已御史王臬亦以爲言章並下所司

擢用死事都御史孫燧子千戶堪副使許逵子千戶場各填註錦衣衛所管事

詔濬海口新河

此把總運糧指揮使劉朝陳乞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暫停各處造解軍器

以災傷也

詔差官振濟直隸地方災傷

發太倉銀十五萬兩

命侍郎席書隨宜給振南直地方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二

撥淮徐二倉米各五萬石南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是時又以災傷免江西吉安府稅糧有差

二月下給事中鄧繼曾於詔獄請金壇縣典史

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陛下

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詔獄謫之時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

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翰林院侍讀湛若水上親賢疏

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之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

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一
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夫聖人不
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痛之疾而廢元氣
之劑今元氣之急親賢是已願以賢大臣爲之統領將來明
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磨聖學疏下所司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楊宏以江南北大饑條上三事

曰寬商稅言淮揚樞關米舟出入宜勿征以招來之曰弛鹽
禁言兩淮場鹽宜聽民肩擔持負出境易米勿禁曰撫流移
言民轉徙他方者令所司收恤戶部覆議從之

禁有司交通藩府

因給事中毛玉追論宸濠私交養亂故禁之

少師大學士楊廷和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初廷和以議禮不合又諫織造忤旨力求去有詔勉畱再疏
遂允賜敕馳驛還令有司給廩撥夫仍命吏兵部擬論功世
蔭時言官交章請畱不聽

敕內官監太監鄭閏鎮守兩廣

以張準代閏提督正陽等九門時兩廣鎮守韓慶故鎮巡官
交薦廣西鎮守傅倫廉靜老成可代慶疏未入而閏命先下
矣兵部言各衙門提督官初詔裁革今閏既遷去例不當補
不聽

召桂萼席書張璠霍輅於南京

兵部尚書金獻民等上預防議

言頃欽天監奏五星聚營室其占爲天下兵謀今邊鋒屢警
中原多盜請行各鎮巡官嚴督所屬邊方則簡士馬謹烽堠

利器械明賞罰小至設伏大至堅壁毋啟毀毋失機內地則
蓄糧儲修城池撫百姓禁剽削寇發併力剿絕毋使滋蔓有
坐視及匿不以報者罪之仍望陛下用賢納諫修己安人罷
土木屏玩好以外絕門庭之寇內弭蕭牆之虞從之

陞戶部員外唐國爲廣西僉事

下修省詔

上諭羣臣曰近來江北與江南並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方
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羣應天鳳陽并河南山東陝西
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
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上天示戒朕心警惕爾文
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
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四

俱一一著實舉行事應奏請者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
處鎮巡及三司等官一體遵奉務期弭災回和以副朕軫念
元元至意

湖廣饑發太和山香銀二千兩振之

罷陝西按察司僉事李獻

獻爲御史時按山東杖死知縣沃潮至是事覺故罷之

命婦入覲興國太后

奪翰林院修撰舒芬俸三月

芬言昭聖皇太后聖誕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
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輕重
況近因陛下於所生有加稱之議故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
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

逮繫御史馬明衡朱泚於詔獄拷訊謫外任

二臣俱以昭聖皇太后不宜免朝賀上言忤旨下獄矣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諫爲耳目官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今明衡泚言涉狂直遽下詔獄臣恐中外聞之將謂陛下以言爲諱雖有奸邪欺罔之事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聖德以回天變疏下所司既而御史李本陳返員外林應璵相繼救論章連上上怒並下詔獄拷訊謫外任

三月癸丑加上聖母尊號爲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加稱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先是輔臣擬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上諭邵太后興獻帝后亦擬上廷和等言累朝加兩宮尊號俱有次第邵太后興獻帝后由藩國進稱已極尊崇願需後是時間者爲上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五

舊邸從龍臣有以長史審理今學士少卿者而聖父聖母願不得何理也於是御批父興獻太皇帝母興獻太皇后而問臣持前議以去就爭且言正統大義賴一皇字而明若加於本生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上曰卿等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忍奪母拘文於是禮部尚書毛澄率禮官爭科道翰林各連疏爭事得寢踰時召閣學士見平臺語溫溫懇至閣議堅不可命司禮監詣禮部尚書第即賜金令勉爲上屈尚書毛澄堅不可謝事去是時總發大議固辭於眾議甚忤忤疏且未上邀同功者莫或應疏上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獨是之憚取語未上也於是南刑部主事桂萼具疏並繳獻夫議以上其略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六

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咸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達故達理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耳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竊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皇上速發明昭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矣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爲孝宗子乎則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獻太后者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並錄二臣之議以聞疏奏時上意殊鬱得疏大喜曰此禮闕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務合禮典以聞禮部尚書汪俊等遵詔會官上議極辯桂萼等議禮非是其略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武宗爲親兄皇上爲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何謂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太宗也漢宣起民間入嗣孝昭光武中興猶

考元廟魏明帝詔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何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不同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富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又謂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矣安得復爲立後臣以爲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謂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然彼議亦以武宗爲皇兄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謂今禮官不過執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大內臣愚不知其所執者何臣謹集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璪主事霍翰給事中熊浹與

弟河寬甲而又興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六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數十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必皆無子行爲可繼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己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謀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奸臣利於立昏豈無賢長而以其繼嗣之私情干之而國統替矣我高祖取法帝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上續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豈當持後世繼嗣爲人後之文以亂斯義哉故夫考興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也璪亦復疏上於是禮官相與言上意不可回而二人者得入卽事變於是欲逆閉其塗乃擬請興獻帝於帝字上興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一字息皇上未盡之心蓋是時爭皇字不可章數十矣於是上果喜手詔朕本生父母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且言大禮已定桂萼等不必來於是二人者知所建白爲舉朝所忿疾不得召見且將齟齬之也於是復合疏言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未未繼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深鄙之也今禮官不尊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於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且禮官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

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辭而不知禮官以此二字爲外之辭也況既考獻皇又考孝宗是二考也二考是二本也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字而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疏上璫等得復召科道交章言璫等入必且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禍不聽詔趣二臣入而廷臣疾之如仇璫璫至立命爲翰林官而籍紳之禍階矣附時編修鄒守益禮科給事中張紳等御史鄭本公等俱上疏極論守益等言禮者所以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君失禮則入於亂臣失禮則入於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受先帝遺詔昭聖皇太后懿旨入繼大統此正儒程頤所謂繼祖之宗統夫所繼之祖乃百世不遷之祖太宗之統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九

我高皇帝至於列聖相繼之統不可一日不續者也特以武宗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繼正統此天經地義質諸聖經而無不合者也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於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於正統無分別矣夫天下無兩重之理尊無二上是以我太祖孝慈錄以教天下其敘五服之制有曰爲人後者爲所後服三年爲所後祖父母承重爲本生父母降服期年卽喪服之隆降則廟制皆可類推矣伏望陛下恪遵祖訓毋爲異論所惑於興獻尊稱避皇考之嫌存始封之號庶於正統不致僭踰上覽奏不悅以守益等出位妄言姑不問而責卿及本公等朋言亂政各奪俸三月學士石琚等亦建建室之議乞賜停止疏付所司知之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上以俊職司邦禮違悖正典肆慢朕躬令回籍

特旨用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爲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言罷汪俊用席書取桂萼張璫霍輅黜馬明衡季本陳逅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閒君臣名曰效忠實累聖德且書非廷推特出內降陞爲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其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璫璫疏入報聞

夏四月給事中陳時明上邊防及京營簡閱議

言朵顏花當之子把兒孫頃與北虜小王子連婚京城東北一帶原無邊塞所恃者嶺木岑蔚今以樵採日疏而二虜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十

親萬一掩我無備乘虛而入不可不慮先大學士邱濬議大寧都司改移保定者宜移置永平或遵化或薊州控扼其處此蓋老成慮而今未可輕舉也頃以流賊調發邊兵入勦先帝末年屢從南征將士周歷內地見城池卑淺兵力寡弱且有輕中國心今宣大甘肅相繼告變內地歲凶民困設有不逞者跳梁其間一呼成羣此土崩之勢也宜及今選將練兵教之射義國初南京設大小較場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及神機等營官軍而中軍畱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團操每營官軍萬人今徒冊籍存耳請命本部提督大臣及巡視給事中御史將各營將士大加簡閱其餘班操將士略如邱濬輔郡議卽附近操備東永平或薊州西

保定或易州南臨清或徐州獨宣府不設輔郡以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爲一等老弱工役爲一等而上下其月給又軍必有先鋒每營各拔其驍鋒者三千人爲遊兵若先鋒選將有謀者遊擊令自選邊職數十人爲領操把總管隊官選夜不收工劫營者數千人以教營士遇警卽出仍歲遣一二枝出宣大以代內地邊操備禦又京營操練率具虛文都人目京操爲比較謂其第追不到之罰鍰耳如此何以操爲今請毋拘成法使得各以己意教戰務有實用此固伐謀之上兵也下兵部覆議獨移大監都司虛關未易輕動他策皆切時務請先行選軍後聽團營內外提督大臣一一議行團營三歲一閱勳臣邊將兼用及京操邊操悉如故詔從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十一

貴州巡按御史陳克宅疏陳驛傳五事

一禁革濫給二裁省虛文三清查役占四敦上樸素五嚴究索求下兵部議行各撫按官申明禁例如御史言制曰可自今無符驗不得擅入傳舍所司毋得濫給

山西道御史盧煥以災變陳言

言腹心深憂者四根本深憂者三咽喉深憂者一大勢深憂者二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支四者心腹之憂也京庫虛匱輔衛貧耗太倉儲乏三者根本之憂也宣大洮岷虜患並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起而爲盜邊軍素輕內地恐生他變此大勢之憂也疏下所司

以應天太平廬州等處府災停歲造段匹

魯番貢獅子犀牛珊瑚玉石等物

速下編修鄒守益於詔獄拷訊

守益疏言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羣臣據禮上言致蒙天語詰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言昔曾元以父癡疾憚於易贊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愛以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羣臣之議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民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十二

過察羣臣之忠信而用之斥絕奸人無使動搖國是竊弄威福庶聖心一定國論自明而大孝光於四方矣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先帝赫然震怒豈不以爲欺慢可罪哉然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乎疏入上怒以爲出位瀆慢詔錦衣衛逮下鎮撫司拷訊

五月少傅大學士蔣冕致仕

先是冕上言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於兄何異子之於父故春秋臣子一例所以居子與臣之節也汪俊乞休遽允其去尋璉有言遽召其來是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特異乞賜深省已忤旨至是復乞休上責冕內閣重臣多事之際正宜竭忠輔導乃固引疾求退又率

以大禮災異爲由咎歸於上故言辭乞有負重託非大臣事君之義遂允所請賜馳驛還鄉仍給廩夫旣而科道李學曾陸輅等並言冕先朝舊臣不宜以一議不合遽聽其去疏下所司

翰林院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下詔獄

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詔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由災變所致而引以爲己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上謂大禮已定柟掇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吏部尙書喬宇言皇上以災變非常憂形詞色諸凡宴樂俱已停罷又論中外同加修省恪供厥職此帝王遇災而懼之盛心也但邇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爲諱臣等竊觀祖宗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以來翰林官員日侍禁直待以優禮今當修省之際而二臣相繼下獄恐刑罰不中無以感格天心況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仰知聖慈必在矜憫伏惟特賜寬免或准令致仕則於聖德修省之實非小補矣疏入報聞已而科道交章論救俱下所司知之尋有旨降守益廣德州判官相山西解州判官致仕少傅大學士王鏊卒諡文恪

贈太傅賜齋糧麻布五十匹給祭葬如例鑿蘇州吳縣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侍孝廟講讀陞詹事府入寇條上籌邊八事見采用正德元年召入內閣時尙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旨令諸臣詣左順門中官傳上意詰問眾相顧莫敢先發整獨言瑾等亂政不可不亟除瑾以是

憾鑿鑿亦遂力求去嘉靖初特遣使存問整疏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鑿幼穎悟不羣學問瞻博爲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然士大夫惜其用之未久云

命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禮部左侍郎吳一鵬詣安陸迎請恭穆獻皇帝神主來京

命吏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珪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珪藁城人澹約性成斤斤自戢位躋台鼎供用如寒素士正德末侈局肇開珪不逐時好亦不局立異幟至是入閣嚴誠聞從不妄交與以帕謁者必還以贊未幾致政歸行李及奩配不滿一輿

復翰林院修撰謝丕職仍陞俸一級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四

以丕在先朝忤逆瑾落職也

以吏部左侍郎賈詠兼翰林院學士管理內閣誥敕六月御史王泮等上言時政

言近者雷電失期雨暘愆候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虛行而皇上欲圖治以弭之惟在任賢納諫而已大臣去位如蔣冕陶琰汪俊則宜還秩言臣被謫如劉寔鄧繼曾陳逅季本馬明衡朱潮林應璫呂柟鄒守益則宜賜還孝養兩宮當思昭聖援立之恩裁定大禮當斥儉人迎合之佞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杜請託黜貪殘汰浮冗藏閭閻之富廣邊儲之蓄日御講筵以論道經邦時召臣僚以訪求政理則聖德日新聖業日廣而天變不足弭矣已而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連章言皇上命

取桂萼張璉入京二臣賦性奸邪立心險惡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據其見不止冷褒段猶推其兇真浮於章惇蔡卞望丞罷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鄭本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言桂萼首倡禍亂張璉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喙而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閒謀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尙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下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時瑾璽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御史戴金言萼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路詔令已布而肆爲奏擾御史張充言萼等以信詔爲誤詔而說言欺誕以定禮爲非禮而妄意更張御史張日翰言席書等乘機獻諛陽疏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賁御史郭希愈沈敦涂相等章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五

累上皆下所司

命主事桂萼張璉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皆不欲與萼等同列各疏乞歸上皆不允時羣臣欲依馬順故事伺璉等入眾拳詬死之二臣疾趨武定侯郭勳所避乃免就郭索檄札疏上事聞上夜召見璉曰禍福與卿共之今眾洶洶當奈何璉曰今眾所爲洶洶者獨怙眾爲勢耳誠以勢天子至尊無上明於日月威如雷霆夫誰敢敵哉需錦衣衛數力士足矣上頷之

逮繫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於詔獄

皆以諫論大禮並劾璉萼故也

河南流賊閻介等就禽

秋七月命改稱本生皇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璉萼既拜新命復上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願與禮官論辨明白尤恐無徵不信謹條爲十三事一日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亦無三曰孔子射於矍圃爲人後者不入四曰武宗遺詔初無嗣繼之說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訓姪稱天子曰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別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王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宮門外事母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爲詞十一曰皇上於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之疏勢有所迫皆甚言禮官欺妄之罪疏入閣中何孟春爲論條辯旨切責之璉萼復辭官不許乃就官上採其議屢遣司禮官至閣論紀等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六

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無何上御平臺召紀宏珪等責之曰禮當速改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至是召百官至左順門敕諭十六日恭上冊寶孟春退草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矣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文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矣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辭去之則與昭聖無別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孟春與尙書秦金等九卿諸臣及學士豐熙等翰林部寺臺諫諸官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去章十三上俱畱中不報

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百有四十二人於詔獄

時上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畱中必改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紳等遂遮畱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孟春獻民文華秦金趙鑑趙瑄俞琳朱希周賈詠豐熙張壁舒芬楊維聰姚涑王思毛玉曹懷鄭一鵬馬理黨以平余才丁汝襲李春芳鄭曉王國光母德純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監諭退不去朱希周復詣內閣要毛紀費宏石瑄同跪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承天命臨九有所恃者人心爾若不從之何以爲治上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七

遣司禮官諭曰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撰定矣爾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於是收豐熙張紳余翔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大內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何孟春金獻民等八十六人姑令待罪

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

庚辰謫翰林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御史余翔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戍邊扑羣臣於闕廷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員外郎張深申良主事臧應奎仵瑜余禎安璽殷承絨等俱卒

時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上曰何孟春等入禁聚哭藐朕冲年爲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俸五品以下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先後以創卒者十九人

甲申獻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安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時太監賴義奏河南副使劉秉鑑順德知府羅玉失迎帝主及未改公署爲行殿命逮詣京拷訊

辛卯復逮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於詔獄復扑之

原死杖下慎元正濟戍邊磐漢卿時柯削籍詔逮鴻臚寺右少卿胡侍謫潞州同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大

以劾奏張璠等越禮背經也

少保吏部尙書喬宇致仕

令給驛歸有司月給廩夫歲時以禮存問

少保大學士毛紀致仕

紀言昨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誠內閣本等職業願臣才疏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問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臣等所陳忠悃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皆出中寺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而扞格如故慰畱雖切而詰責隨加微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欲求勉修職業以仰副聖諭臣誠自知其不能也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者察其狂

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蓋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亦以爲告況所謂要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於此罪不止於罷黜而已正臣平日之所痛憤而深惡之者今陛下以之疑臣臣忝爲輔任而可一日安乎其位而視顏於朝署之閒班行之上哉憂勞頓挫之氣夙夜增劇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以全終始然臣犬馬之心無以爲報伏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上曰卿內閣重臣職專輔導多事之際正宜忘身殉國竭盡忠誠何乃引疾求去有負重託且因辭奏諫答歸朕躬豈大臣忠厚愛君之意疏既展陳特允致仕給米撥夫以示優待

八月詔復給事中陳洸御史曹嘉原職降吏部郎中夏良勝爲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九

茶陵知州

先是洸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已聞陞湖廣僉事猶以舊銜上疏言主事張璠等危言論禮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當道者目爲違君曲肆排阻且羣結朋黨必欲陛下母爲人後虧父子之恩又短壽安皇太后之喪使陛下不得伸承重之義又言內閣銓衡所係至重宜擇人居之今尙書喬宇郎中夏良勝用舍任意排擠豪傑京缺則寄於己外補則推於人科道官于桂閭閻史道曹嘉素稱剛直或陞外任或擢遠方陛下取用席書等交章擁沮以爲不由吏部會推專擅可見乞削去字良勝官職召還桂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假以建言紊亂國典宜行究問以絕他覲上不從特命洸等復職而出良勝爲茶

陵知州其後閻等疏辭下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爲知府史道閻閻爲僉事曹嘉復職

大同戊卒亂殺參將賈鑑尋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詔改宣府巡撫李鐸於大同兵部左侍郎李昆承詔曲赦之

先是文錦築水口等五堡遣卒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往日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參將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句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招撫回鎮文錦管隊官閻山等廉得其首惡欲誅之諸卒恐乃復聚亂比明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焚都察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博野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文錦曰巡撫不出我且焚王宮王懼出文錦叛卒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甲冑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署太監總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十

兵官俱走免已乃出革任總兵官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卒曰諾眾稍定乃挾總兵時陳令爲奏乞宥巡撫都御史王宮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賈鑑督工嚴刻激眾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敕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命太監武忠代鎮守陞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各趣令速往仍令宣府鎮巡官飭備觀變山西保定鎮巡官固守關隘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計部預備糧草俱以密敕行事詔鐸起服赴任鐸乞終制不允兵部主事汪泰言大同之亂由邊卒之驕而邊卒之驕由朝廷威令之廢今陛下待亂賊以不死固天地好生之德然諸賊負必死之罪安知其不疑朝廷用撫諭誘之哉藉令一時悔過悉聽撫諭將並其首惡終置不問也則何以善

其後臣愚以爲宜如給事中劉棋等奏急命素有威望大臣一員提兵萬餘馳赴宣府駐劄相機進止或急發兵卽令撫諭侍郎節制一以漸逼諸賊一以防備不虞仍申飭順天保定山西等處鎮巡官勒所部於鄰近地方屯駐以備奔突朝廷仍多降榜諭明示禍福令賊黨將首惡盡數獻出餘俱聽降賊黨有能互相禽斬一人來降者宥其罪二人以上與常人一體陞賞其常人能禽斬一人以上者照虛首例陞給此雖於今稍有勞費然足以伸朝廷既弛之威絕諸鎮異日之患利無窮則勞與費在所不論矣疏上詔兵部議處以聞昆承詔至大同因言文錦築堡守險實爲邊鎮建不拔之功惟其剛愎自用不恤羣情以致激眾生變彼一身誠不足惜而國家百五十年紀綱法度廢壞之恥至不可雪痛恨可言爲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主

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救新任鎮巡官公同議擬兵事人言文錦骨髻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恤得旨地方事寧李昆准回部其所建議下所司議行

改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王蓋於陝西

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勒令致仕

言近日主事張璠等以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尙書汪俊以執議見忤修撰呂相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終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俱以議禮或從擯斥或下詔獄夫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羣情獨任以情情亦曷有極夫人之願有子孫者氣相傳焉而弗與形俱斬故絕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取同宗者爲之後若夫帝統必以長一統序也聖訓繼統必以弟防立幼也陞

下爲弟而長正當繼祖而考孝宗是故必降所生於所爲之後若與所後等耳猶弗後也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陽修之餘其情則乘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爲法左使以激怒媚者附災賀雨以動聽明詔再頒彼猶異議天子事父母聞有漸尊之者矣尊而忽改是以爲無繫重輕而忽且易之也且議者非臣子與就令所言當乃其分非有元功閎論乃實以官恐僥倖之徒接踵而至矣望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己可從審斯四者庶於聖孝無虧災異可弭上覽之不悅令銑致仕

調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於南京工部以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賈詠署部事

陞吏部左侍郎賈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主

改南京吏部尙書楊旦爲吏部尙書

陞翰林院侍讀湛若水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九月議遷顯陵

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希旨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下工部尙書趙瑣等以爲改葬不可者三獻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世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三也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靈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陛下之視顯陵猶太祖之視仁祖太宗之視孝陵也且顯陵已更黃瓦見樹碑及設神宮監顯陵衛臣請增刻諸象御皆如二陵制足以垂不拔之基若如金等言則啟寶山下瞰金井梓宮搖撼聖靈震驚數千里外跋涉山川

蒙冒霜露非仁人孝子之所忍言者爲陛下謀不忠甚矣請以臣等言下廷臣議上命禮部集廷臣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遷疏下禮官並議定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

先是上盡下諸司大禮疏之畱中者詔禮部與張璪桂萼方獻夫會官於闕左門辨議議既禮官席書等乃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姪爲皇子故事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相傳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終始不肯稱濮王爲伯今皇上生於孝廟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天下上考孝宗大義固以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故事大不同自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五

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與帝王並論且伯父子姪皆天倫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胡可改也上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胡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此正名定分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爲廟室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是則一遵祖訓允合聖經追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上心允愜稱號遂定焉按文恭洪先讀宋濮王典禮著論言小記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言諸侯

絕宗不可與族人齒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也又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蓋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徙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者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五

故曰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言諸侯之嫡世居君位而世世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宗其庶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惟一無羣公子是謂已無宗而人亦莫之宗多嫡與庶卽所謂以其庶宗其嫡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可知矣蓋天子諸侯者統人者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公子有道言宗法

爲公族卿大夫設也上不及天子諸侯下不下庶人也古制廢宗法不復可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嗚呼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服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知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特重大宗者降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統於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故降其父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者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爲後之義故申言別之是知爲後正於大宗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無後者有附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始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其凡幾也必大宗而始成承重之服降其父母服則知非爲後者其服不皆斬不必皆降不杖而期也必爲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類推也明矣何也天子諸侯之禮有子則繼無子則及不著其服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魯閔傳是也閔傳以弟傳兄諸侯也若父子況爲伯叔姪者哉又

況爲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爲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爲後則其微也先王之政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喪有無後無主有主則不必後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而遽改父母之名其義何居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此不詳考之過也何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天子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稟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薨崩者有世及而無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者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已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己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誅長賤不誅賢又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不可以瀆於廟不可以齒於先君之親此會通之誼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

罷張文錦所建聚落高山二堡

撤回戍守官軍以安眾心從總兵官桂勇奏也

申明官員赴任遠限之令

半年以上送部別用一年以上罷爲民其諸考滿公差復任

者皆如令

命漕運輕齋銀兩悉給運軍支用

不必扣取羨餘過淮之日總兵都御史驗封給與十分之三以備中途之費其餘待至灣御史員外等俱驗給之完糧之後各衛所官俱報銷數目有朦朧侵欺者運軍陳訴從重遣戍把總官失覺察者降二級回衛差操著爲令

詔發太倉銀及太僕馬價各十五萬給宣大糧儲

以肅州告急發太倉銀十四萬給軍餉

今十月改蘇松民運於水次

時新定運軍行糧隨運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於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斛免民運納倉卽以水次兌與江北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毛

軍以抵合用行糧其淮揚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處補還江南兌過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糧米兩不失額戶部覆議從之

川貴撫按楊一漢等條上議處芒部事宜

一謂地方雖已粗安但賊首隴攻急逃烏撒上舍安寧等送出死軀未辨眞僞禍本猶在不可不防宜修築芒部軍民府治令土官知府與流官通判雜居增城濬池勸學興禮以陰奪其鄙野不庭之意一請調畢節衛所官屯戍本府而以指揮丁明領之一請寬一年役賦以卹夷民各驛站供應不得仍前補贖貽累貼軍一請復役整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宜以雲南霑益州四川烏撒烏蒙芒部又永寧宣撫司凡軍民詞訟悉以委之兵部覆議從之

保定巡撫劉麟條陳四事

一重考選以嚴事體謂軍政考選惟務得人二嚴關防以杜邊患謂紫荆倒馬等關俱係宣大邊路宜嚴稽文引以備非常三處要路以防邊患謂浮圖峪插箭嶺當增益二戍而妃子關宜專設官軍守之四留旗軍以備實用謂眞定不容獨赴京操得旨關防文引及京操旗軍悉如舊行餘二議可起原任兵部尚書廖紀爲吏部尚書

定顯陵祭儀

先是皇親蔣榮有奏禮部嚴議漢有南陽春陵二園之祭光武委之郡縣我朝有鳳陽皇陵之祭太祖歸之畱守今顯陵祀典與此略同故臣等議以陵祭屬之署官廟祭屬之州官非榮一人所得而兼之也因進顯陵祭儀並一應器皿凡遇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天

忌辰及元旦清明中元十月朔長至萬壽聖節俱如七陵之祭遣官致祭如常儀上是其議敕工部繕祭器命布政司堂上官一員主顯陵之祭而府內廟享專以屬榮

詔調振淮揚廬鳳徐滁和府州

時先早後水巡撫胡錠以請戶部覆議以上年振贖銀糧貯在倉庫者亟發備振兩淮郡縣漕糧十五萬餘俱改折應兌軍船量畱休息其豐沛城池隄岸爲河水衝潰者下撫按議濬築

養病吏部右侍郎胡世寧上書

世寧聞大禮之議羣臣有廷杖死者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初臣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萬幾仁矣明矣而武則

未彰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憤激愈甚以致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悚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蓋君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者也辟如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而天威衰矣故仁或可過而武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其中間或有心實忠良體素怯弱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席書以達理受知陛下親擢為禮部尚書此古聖王知人善用之美書亦何必避嫌固辭但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彙

之比而援書為例貨緣結託不由眾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詔下禮部議聞

命工部侍郎姚鎮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逮浙江布政使馬卿撫州知府查伸道等詣獄拷訊以監織造太監吳勳因卿有所禁阻劾其故違明旨稽誤工作故也後言官論救卿降鶴慶府知府仲道降福建鹽運司同知

代王出居宣府

以大同叛卒復鼓譟也

復洛容縣

洛容正德時為古田賊所擾至是始修復巡撫汪淵之力也禮部尚書席書上十二事

其躬行節儉省京儲重邊餉三事下戶部覆奏以清查供用等庫銀糧為躬行節儉之實以裁革傳陞武職冒濫軍匠為省京儲之實以禁革奸商開中殘鹽為重邊餉之實指切時事言多訐直疏入上曰奏內言事皆正德時弊政朕即位以來釐革殆盡今所行悉遵奉先朝舊規一切政體不欲過為刻覈上下相安內外協和以成嘉靖之治席書言事紛更奏金等又雷同附和不知大體且不究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彙

命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帥師討土魯番是年十二月以賊平班師

命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僉都御史總制宣大軍務魯綱統總兵官帥師討大同叛卒

時甘肅有事命將出師大同叛卒驚疑復鼓噪為亂代王浚僉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兵部言大同元惡數十人耳餘皆脅從無罪往時事起倉卒不暇分首從概為寬宥致令反側生疑迄今未定竊謂不誅元惡無以息後患今宜降敕鎮巡官分別處分募能獻首惡者即係良善赦其前罪重加陞賞仍乞特遣諳練軍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命會廷臣計議以聞是時進士李枝解戶部買糧銀至大同叛卒甲而圍之以解銀為賞軍者欲劫去枝亟取部劄示之

乃散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叫囂天祐疏不敢盡言吏部侍郎何孟春言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制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仗而徐爲討其禍可弭也土魯番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卽發兵阻遏則地方不甚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虜尙爲跳梁請敕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人一總制大同宣府一總制陝西三邊請旨設之以重權以三年責其成效庶內變可銷外患可靖其尙書金獻民職任本兵不宜久在邊鄙並下兵部集廷臣會議覆言往者張文錦之事失於姑息未正國法以故悍卒愈驕屢行稱亂今若又專爲撫諭則聲威損於九邊綱紀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兵三千薊州精兵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三千並發宣府銳卒進營大同近地仍先降敕大同鎮撫巡官令曉諭鎮人禽獻首惡卽奏請班師不者整兵進剿無赦號令再三當有起而應之者戶部遣官齎銀八萬兩銀牌五百面段絹千匹以備資賞且懸賞格召募之令鎮撫官悉受總制官節度不用命者都指揮而下得以軍法從事大同城內親王宗室及鎮巡三司官吏士民兵進恐不能保全固當顧慮然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養亂愈深將不利於國家輕重之際又自較然此寇願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瓚總制綱充總兵官定賞格凡禽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禽助惡者賞銀二百兩陞二級脅從無罪者事平亦各給銀三兩瓚舉兵部郎中趙錦戶部郎中馬朝卿可掌書記督餉上悉從之瓚承救誅首惡移文總兵

官桂勇密令千戶苗登等計禽郭鑑等十一名揭示敕旨斬首梟示撫定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堡軍郭疤子復起踞城殺桂勇家口十餘人燬其居眾拔勇出賴朱振營救得脫又攻苗登等燬其家於是瓚言亂軍乍順乍叛反覆不常必天兵臨境督本城將領設法禽之乃可底定上令蔡天佑等戴罪禽賊自贖胡瓚魯綱暫駐宣府俟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卽班師於是巡撫御史王官桂桂勇委身立功被賊慘禍宜加超擢優恤詔陞勇都督同知取回別用遇害者厚恤之瓚又言桂勇禍賴朱振營救有保全主將功而苗登王紳等奮勇討賊禍及切身並宜恤錄上卽命振充總兵官鎮守大同登紳等俟勒報賞恤瓚又薦指揮李鳳鳴爲參將徐薄爲中軍各統軍助振禽賊得旨如擬委用踰時首惡徐瓚等四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三

人就禽餘逆尙未盡殄劫殺總兵桂勇門卒閉城抗守上下文移至或扞而不通瓚駐兵宣府未敢輕進鎮守薊州總兵官馬永言大同叛卒千紀犯順法所必誅陛下軫念邊方勿罪協從恩至渥矣願猶惡逆不悛據城拒命使不整兵急剿臣恐春和北虜南牧句連作孽患且愈大今宜先優卹宣府榆林將士作其勇敢以備緩急仍密取遼東延綏各勤兵三千約期並進攻城之日論以從違利害懸出格之賞令賊自相禽斬則元惡必當授首而地方可寧疏下兵部會廷臣議廷臣言永居鄉境觀變甚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委大事卽令統督諸軍與侍郎胡瓚相機攻剿卽日提兵暫駐近境督鎮巡朱振等從中收馘逆黨果於旬月內奏功則兵可無用也上從之明年二月首逆郭疤子韓祿等四名

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伏誅

提督團營武定侯郭勳條上七事

一新法令以壯國威一定軍役以免逃避一查存留以補原額一選軍舍以充營伍一查宿弊以懲奸欺一嚴馬政以革弊端一養將材以備任用

詔除反逆外凡減死充永戍未遣而死者免勾補著爲令

四川提學副使張邦奇以母老乞休許之

十二月謫大理寺評事章商臣於外任

商臣言臣以廷評庶獄爲職請得以獄之大者爲陛下評之羣臣以議大禮忤旨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羅玉等若干人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重

失儀概繫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憲臺官爲所屬小民計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關係匪輕臣妄議以爲諸臣皆所當宥者也願陛下大奮明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妄計者之罪上以商臣賣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

虜入遼東寧遠衛等堡守備閻振與戰敗之

斬首一十七級奪馬匹兵器甚眾

遼東妖賊陸雄等般主事王冕

雄與李貞等聚眾突入山海關冕被殺守備指揮田登斬捕十餘人餘悉遁去

降光祿寺少卿樂護華湘爲知州

獲直隸宿州湘山西蒲州以拍傳禁書被計下獄法司勘明故得請云

命楊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朔

代王自宣府還大同

初王在宣府欲還上令守臣諭旨俟叛卒事寧方行至是大同鎮巡官啟王首惡已獲餘黨悉遁王乃還

調宣府葛峪堡等處分守左參將王昇守大同東路

虜寇甘肅鎮守總兵官姜輿率師遇於苦水墩敗之

請巡撫浙江御史歐珠爲陝西商州判官

亦以織造太監吳勳誣其抗違詔旨故也

虜殺冀北道僉事田美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重

初總督胡瓚檄美整備渾源應朔諸州軍糧會遇伏虜所害巡按御史王官以聞上憫之詔贈光祿寺少卿賜祭所司護其喪及妻子以歸

賜故兵部主事王冕祭一壇贈光祿寺少卿

初冕死陸雄之難其母先被賊傷冕挺身救之已而賊脅冕從冕罵賊以死兵部爲狀其事請卹之上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賜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何鑑祭九壇令有司治葬

鑑浙江新昌人巡撫南直振濟災傷多所全活提督軍務有平賊功且素有執持不附權要在兵部宸濠奏復護衛堅執不與端方之操可概見云

二月安慶衛指揮方欽逐捕江寇死之

操江都御史伍文定以聞詔錄欽子進官一級士卒同死者卹其家

詔慶王台浚歸府待按

浚既爲巡撫張璠告變諸陰事盡泄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馳馬出欲走闕下自訴宗室儀賓多有從者璠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疏以聞吏部右侍郎溫仁和言王淫荒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恚懼而死罪狀未白而卽有殺王之名朝廷將何辭以謝宗室其萬一有欲脫者稱兵興難是迫之使反也宜急賜手書慰王令歸府以待驗問仍敕官屬皆事王如故上從之其從王出及守門縱王者皆卽本處詰治

復鳳陽府正陽鈔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重

命都督同知桂勇提督京城巡徼

謫御史王懋爲四川高縣典史

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如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並贈官廕上怒其慢命遠謫之巡按雲南御史郭楠亦言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言敢諫者未必悖邇羣臣議禮至跪門叫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適或鞭扑致死或褫官謫戍臣不意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卹死者之家以收人心上以大禮旣成楠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治之

三月命修獻皇帝實錄

詔奪東陽王祐摠僑革祐楠祿米三之一

初襄王祐橫病廢承奉邵亨因竊弄威福往往詐爲王旨以行鎮寧府縣主選儀賓業已納聘矣亨索賂不厭誣王舅受賕拷死諸宗室見之反因祐摠謀代理府事不得恨之誘執亨挾其兩目祐摠亦故多不法自是轉相奏訐章數十上而鎮寧王長子祐楠亦劾奏亨詞多誣罔上遣大理寺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宗儒等會勘亨詐傳親王令旨祐摠淫縱殺傷人背違祖訓祐楠挾讐誣奏長史袁仕罷輒不能救正具列其狀因言襄府占稅課城濠鎮寧等三府多役軍校詔奪爵革祿仍降敕切責之亨論絞仕削職餘各坐罪有差稅課城濠復於官軍校裁革如制

辛巳夜仁壽宮災詔修省

禮部右侍郎李時言頃者仁壽宮災詔百官痛加修省此古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重

帝王側身修行之心也然如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僥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者鮮克由禮抑於冤獄者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覈凡此皆足以召災致變爲聖世之憂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此災變之來所以不可彌也乞益弘聽納廣求直言使各指實敷陳以祛時弊禮科給事中楊言等言近者仁壽宮災特諭羣臣同加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於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邇來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學士蔣冕尚書林俊等相繼去位學士豐熙編修王相給事中張漢卿等並以抗疏坐譴張璠桂萼始逢迎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而不知所忌是吏科諸臣失職也陽和地土張

嵩請索無厭鹽商掛號崔和敢亂舊章是戶科諸臣失職也享祀未恪於神致廟社無幘幘之芘是禮科諸臣失職也錦衣多冒濫之職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從增收之請陞賞踰奏帶之額法度廢弛不知所終是兵科諸臣失職也元惡藍華等寬籍沒之法諍臣郭楠等施桎械之刑輕重失倫刑法不中是刑科諸臣失職也興作不常耗蠹無紀局官陸宣等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等抽解及於蕪湖是工科諸臣失職也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干天和臣等鯨鱓之愆其復何道願益崇敬畏念致災之由黜臣等以章不職而責六卿條陳利弊興革之宜庶可以感天心而彌災變上曰疏內多浮謗上天示戒宜同加修省勉盡職業無徒事虛文會監察御史涂敬等上疏大略如言奏兵科給事中劉錡亦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六

七

陳親賢去邪仁民恤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乞倚大臣爲心腹開言路耳目以答天戒章俱下所司

夏四月作世室

上手敕建室於奉先殿側奉獻皇帝盡朕追孝至情禮官集議言皇上入奉大統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此從古所無昔漢哀帝爲共皇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百世不遷之廟使他日襲封興王世世奉享陸下特遣官奉祀亦足伸至情上曰朕奉太廟何敢違間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翰林科道交章諫不聽及是定皇考聖母尊號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嫌之而光祿寺署丞何淵請於太廟內立世室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饗下禮部議尙書席書等議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

文武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始祖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設祫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追稱帝號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以祀太廟此其言之不經甚矣乞寢其議得旨禮部還會官詳議學士張璁乃上言禮緣人情有中正之則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萬世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於武宗難於序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陛下追尊獻皇帝別立一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不爲也桂萼亦上疏大略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奸以陷君祖伊於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六

美

殷高宗以典祀豐昵爲告願陛下及聖子神孫於太廟奉以正統之禮於獻廟奉以私親之儀所謂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上覽私親語而恚手札言朕恭膺天命繼大統於太廟豈敢干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內太常不禮焉誠心所未安今議反復云爲私親何違理背經也宜將夏殷周典禮博上會禮科給事中楊言南京戶部員外郎林益各上疏極言何淵瀆亂不經宜正其罪章俱下所司禮官集議上疏言我太祖稽古定制聖子神孫承正統爲天子者得祫太廟係支派封諸王者各祭本國今獻皇帝分封安陸稱藩爲臣二十餘年廟祀安陸又三年矣脫信何淵之言臣等不知奉常何以置主宗祝何以置詞考自唐虞至今五千餘年以藩王祫祭太廟並無一人陛下何所祖而爲之萬一爲此將置主於

武宗上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將置主於武宗下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神將未安將別一廟於太廟旁歟每歲祫享既率百官以祭祖廟又率百官以祭福廟是兩廟西漢哀帝故事陛下豈肯爲哀桓之主在廷羣臣前日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日祔廟之舉千萬人同出一言無一人以爲可者夫成大謀在集眾論舉大事當順人心伏望俯納羣言卽賜罷議上不允命亟會官更議禮部覆會官上疏言祔廟之議羣臣言其不可章三上伏蒙聖諭仍令禮官詳考夏商周典禮經書聖意蓋以事必師古義必應經然後可全一代之禮垂百王之制也臣等謹翻閱經史考之夏商周時雖間有叔姪相傳兄弟相及然皆父爲天子未有自藩封入繼大統如今日者不敢強比再考六經四書立言各有指歸亦未

實於廟廟有嚴而父子之情克盡矣疏入上曰既會議別建一廟奉祀皇考凡四時歲暮朕率百官執事躬親獻享以伸追慕之情禮工二部卽會同司禮監內閣領欽天監官詣太廟左右相度處所擇日興工上親定其名曰世室何淵又言宜從廟街門入意謂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禘在其中社稷尙得合祭祖禘乃不得同門耶上命禮官集議禮部上言若直通廟街必徹垣伐木毀神宮監乃可請命官度之給事中韓楷御史楊泰等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桂萼上言宜由廟街因雜引禮儀爾雅及古禮圖徵之以排禮官考禮弗精復畫古圖及廟街宜邇之圖以進上命禮官復議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瑄力諫不聽給事中衛道主事曾存仁復各論辯上怒調外任書等仍請乞從前議由左

關門上曰當由廟街門但於神宮監北量撤房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侍郎胡世寧復力言不可不報五月己未遼陽地震監察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其一言修造仁壽宮宜稍損舊制以紓財力其二請出先朝宮女及議處宮內柴炭以豫徙薪之戒其三請分別高牆庶人應釋放者送各王府鈐束其四言秦和伯陳萬言駙馬都尉鄧景和多蓄無賴網利剝民乞嚴行禁治其五言南京光祿寺錢糧出入數少查刷御史宜止令造冊奏繳不必復命其六言京官差出在外丁憂者不必赴部關領勘合其七自大同之變倒失馬匹不下數千救免追徵而於原例千兩之上量增買補其八中飭各邊將領及軍衛官毋廢削軍士應

給衣糧務及時給與其九御史潘鵬甘附寧濠既正法典其按浙江時所行有議處冊貽害至今乞亟爲查革其十言信任大臣優容臺諫勤政好學恤民守法而其要歸重於正心仁壽宮工程司禮監查放宮女人數拾萬言景和縱下牟利之罪令廠衛及巡按巡城御史緝治之餘下所司查議以聞詔發太僕寺銀五萬兩於固原募兵買馬

加廬州府知府龍誥秩一等
誥在任修義倉置義田行振糶振貸振濟之法又條積蓄八事戶部覆議得旨龍誥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撫按官果便利通行各府州縣做誥所行隨宜酌處以備振濟有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兵部奏季全等不當復職

聖

再上疏言令出惟行弗惟反王者不私人以官昔在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一清天下稱快今乃以季全王邦奇等奏辯紛紜一日之閒而復允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壞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爲陛下惜哉雖奉旨不許負緣管事而奔競者已成風不許比例陳乞而奉援者已踵至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之謂矣望洞察弊源仍將全等罷革以息人言以消天變會兵科給事中鄭自璧監察御史任洛等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福建尤溪縣山賊鄭旺五等平
提督操江副都御史伍文定致仕

屢疏引疾乞休許之

贈故南京禮部尚書楊廉太子少保諡文恪

給祭葬如例廉江西豐城人居官處鄉行誼修潔士論咸許之

戊子順天府固安縣雨雹如雞卵

六月命南京署都督僉事杭雄掛平寇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寧夏地方

放高牆庶人

已故庶人成銀賸錫恩鎗恩銀安泛親錐等家屬八十八人見在庶人成鑽恩鎗宸澍及各親屬五十九人又故庶人徽燦徽煇家屬口兒等一百四十三人敕內官分送各王府隨住口糧布花婚配等項給如高牆例仍敕各王府鈐束戒諭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聖

令改過自新從御史葉忠言也

命於環碧殿舊址建禱廟

制如太廟而高廣稍減之

汀州府永定縣流賊曾鳳等捕獲伏誅

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被逮俱降用

二臣以詰問忤訪事校尉得罪巡按御史楊銓上疏言今天下百司庶府體統相維所可恃以爲信者上遵聖敕下憑印

信爾廣東僻處嶺外向未有密差校尉詰訪事者今一旦

有之初無印信公文可據安知其爲真且給事中陳洗與鄉

人詰奏已蒙遣官驗問尚未施行豈有各官之驗問不可信

而顧取信於校尉之訪也其於事迹實有可疑祐懋俱執憲

之官防範譏察適其職今反以微謹見逮使方面重臣繫縶

束縛囂然於道路之間甚非國家愛惜臣工之體恐此風一起後雖有詐僞者無復敢詰也幾微之漸不可不預乞察其守職之愚特加矜釋章下所司

陞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都御史李鉞爲兵部尚書

武宗毅皇帝實錄成

監修官徐光祚加太子太師總裁官費宏加少師石瑄賈詠俱加太子太保副總裁吳一鵬禮部尚書董玘詹事翰林纂修官翟變穆孔暉等陞擢有差

起胡世寧爲兵部左侍郎

改南京吏部尚書顏頤壽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秋七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固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聖

從總督楊一清奏也

思恩府叛賊劉召平

斬賊首從一千七十九人獲馬牛器械甚眾

以災傷免河南開封府等處稅糧有差

己卯震南京長安左門 吻

令填註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場俱見任管事

故事廕敘軍職不得管事上念孫燧許達臨難死忠大節表

著故特從兵部之請云

四川副使余珊上言時事漸不克終者十

日紀綱漸頹風俗漸壞國勢漸輕夷狄漸強邦本漸搖人才

漸乏由首相非人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

中失物望願亟去之更求應變如楊一清重厚如石瑄者同

置左右又言獻皇帝好賢禮士容物恕人今議禮諸臣言偶未合譴配死徙朝之爲空恐非獻皇帝意也苟非其意雖尊以天子養以天下庸安乎陛下何不起而還之使駸奔清廟以慰獻皇帝之心疏下所司

大同府災免正官朝覲

九月以災傷免順天保定河間鳳陽淮安揚州及徐滁二州鳳陽等衛所稅糧有差

廣東盜警免潮州肇慶高州瓊州廉州所屬州縣正官朝覲

時山東災傷盜警免濟南兗州東昌清州府所屬州縣正官朝覲

朝覲

詔祀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於其鄉

江西撫按陳洪謨秦鉞陶儼各疏言與弼富蒙先朝禮聘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聖

春坊論德不拜歸老於家砥礪名節有功效化乞特建祠本

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禮部覆議從之

吏部尚書廖紀疏陳三事

一正士風言士風淳則人皆務實士風漓則人皆務名祖宗

朝士習淳樸勉修職業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

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

事權掣肘輒假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

意皆藉此掩過爲異日拔擢計今宜遵照舊制京官七十以

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准致仕不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

不候命去者許本部並科道撫按官糾舉治罪不赦其言官

以言事被謫者聽本部量年資漸次擢用養病者病痊赴部

仍照原官選除一重守令言祖宗朝守令率九年任滿以爲

常閒有保畱且復再任以此三年朝覲政績卓異者或賜之燕賚章服故當時守令皆務修職業天下賴之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太頻人無固志政多苟且小民怨咨上干和氣災變不息水旱頻仍職此之故今宜遵照舊制守令必以九年爲滿其政績可嘉者知府陞布政按察司等官知州陞副使知府等官知縣陞知府郎中等官朝覲畢日都察院及科道查訪賢能尤異者疏名上聞宴賞如例或於清燕之暇俯賜召對詢問民間疾苦特加優禮將人皆嚮風而良吏布滿於郡邑矣一惜人材言爲政以人材爲先然有材而不愛惜與無材等正德末巡幸不休財力殫窮天下岌岌乎危矣幸賴大小臣工或調護於內或鎮定於外宗社保依無虞皆內外得人之效也然當其時人皆知禽獲逆濠諸臣之功而不知保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聖

釐京師諸臣之功皇上入繼大統任賢圖治時有以保釐諸臣爲言者陛下以爲心腹股肱必能竭忠宣力治平可指日而致也無何大臣皆自陳乞休老成特重者接踵而退好名喜事者連茹而進以出位敢言爲賢以凌分犯禮爲高自取罪愆遠致謫斥數年以來人材漸不足用伏望皇上思養才之難用材之急量加推用一應降職官員憫其流離之久察其悔悟之深查照年資漸次陞擢以開自新之路其遠方謫戍之人及爲民者量移近地或量許還閒住以示無終棄之人如此庶人材日盛而政事靡不修舉矣得旨卿所奏深切治體俱依擬行

戶兵二部執奏內府各監局請收人匠不宜聽許

戶部尙書秦金等言錢糧爲國家之命脈其盈縮係安危輻

辦出小民之脂膏其緩急係休戚各監局軍匠見在食糧上工數亦不少茲復收充眾多濫役冗食莫此爲甚即今水旱災傷倉庫空虛後將何繼乞收回成命免致耗蠹兵書李鉞等亦言內府人匠先朝固有定額但祖宗盛時海內殷富繼至成化弘治以來遇有逃故開各取補正德開政權不一招收過度太倉耗蠹無幾幸賴皇上龍飛一詔通行釐革是誠千載一時也今若復行收選聽其紛紛奏討則先朝之舊人宿弊又將資緣肆行於今日矣政體所關誠非細故乞將諸臣前後章疏少賜覽觀收回成命仍戒諭諸臣內臣勿復紛紛乞擾俱報有旨

致仕刑部尙書林俊上言時政

俊言議禮諸臣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臣伏讀明詔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聖

仰見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議禮諸臣得罪者若有悔焉臣竊意存恤敍復旦夕必且有命何至今未聞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綸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於朝與眾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其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容厚紙底衣重疊疊然且卧牀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始敗去衣之端釀成末年諫止南巡杖死之慘幸遇新詔收恤士氣始回臣又見成化弘治閒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著問喇虎般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送法司議罪中閒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非祖宗仁厚之意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爲空伏乞聖明

畱念既去者禮待未去者慰畱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拔人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列左右以裨聖德圖聖治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誠念受知四朝未能爲報敢效古人遺表之義敬布犬馬之心伏惟聖明裁擇下其章於所司

御史方啟顏郭楠劄籍元城知縣張好古降用

楠爲妄議大禮啟顏以杖死內臣家人好古以拘責皇親家族

命輔臣撰旨令上下同加修省

大學士費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畱神於政事加意於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徵工役不能停減則民力勞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星

於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解運領管之官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官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加處決無冤可辯者或以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臣等深憂極慮而不能已於言者又前者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工役臣等自愧愚昧不能將順聖意今若因災修省暫且停止未爲不可也疏入上曰覽卿等奏具見忠誠輔導至意所奏工役未造者暫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役人等此係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武之重事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煩擾輕

率之輩亦宜治戒刑囚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看議以聞他有利弊宜興革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給事中鄭一鵬疏言經筵三事

一言起復尙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侍講帷一言上心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並賜延訪且無諱亂亡以存鑒戒一言功賞有恒昔敬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輟時未甚寒願少畱聖心章下所司

勅令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致仕

上怒其辭疏怨望侮慢故也廷舉蒼梧人耿介雄傑百折不回從學於陳白沙爲縣令以忤上官構誣編管起爲府同知轉兵備忤鎮守潘牛被懇於逆瑾矯旨枷號錦衣衛門月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吳

幾死復編管又起江西參政桃源洞亂被執入賊巢欲加害挺然不少動色且諭以順逆之道賊感化禮舉甚厚歷今官士類傾服

初靈州大小鹽池本募商中馬輪給三邊正德當事者各出己意建白或召報糧草廢中馬之令或一鎮借用運輪給之法一切紛更鹽引積滯二十餘萬商苦折閱無復應募者至是提督尙書楊一清疏言中馬不若中銀新引宜兼舊引斷自正德元年以前革罷二年以後爲舊引十三年以後爲新引每引如例納銀二錢五分每引銀一錢舊引三新引七以次兼行環慶道召商慶陽府貯銀專俟各邊輪支買馬先延綏次靈夏次甘肅毋得他用下兵部覆如一清議從之十一月召楊一清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免蘇松常寧國四府所屬州縣正官朝覲

又以災傷免徐州淮安等府宣府隆慶衛稅糧有差

兵部執奏浙江市舶司太監賴恩不宜換救提督海道不允

先是恩比例乞換救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旨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雖稱成化間太監林槐例係出一時勘行尋復改正不宜復爲此況動調官軍係朝廷威柄賴恩外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權罔利也乞收回成命戒恩謹守舊規詔如前旨給之都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司建於太祖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之救乃頒於憲朝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卽爲改正難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蔓而市舶一救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聖明之世而有貪倂狡詐如恩者顧可曲徇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六

見

其情也乞痛加切責取回別用另選誠實以代其任章下所司

詔復工科給事中衛道禮部主事曾存仁御史邱養浩原職

十二月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進席書太子太保

書經三要件

以御註洪範居首已乃上製洪範序單略一篇復奉聖諭將

皋陶謨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件

癸丑遼東地震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兵部左侍郎胡世宣上疏乞休不允

削商安王彥泥封爵錫皇陵

奪岷王彥浹爵隨住本府先是二王許奏上命司禮監左太監李增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錦衣衛署都指揮使王佐往按之都察院覆議情罪俱當上以彥泥奸貪淫縱殘忍不仁殺人害眾有虧倫理妃李氏慘毒凶悖肆意荒淫有玷宗室俱革封爵發鳳陽高牆彥浹囚嫡母至於焚死親逼多官令其稱臣偕分干名不守國法革爵本府隨住仍敕令改過及賜書各王知之

戶部執奏鹽引開中宜通融搭配

言淮浙長蘆等府鹽引均爲供邊必邊臣奏討軍儲本部覆奏方許開中各司通融搭配未有商人擅自奏討及單開准鹽者又必按年報開不許預先透派故弘治間每歲鹽課多有積餘至正德間權奸用事奏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至皇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六

辛

上登極詔首裁革鹽法疏通各邊奏討必開亦皆均派今商人遂後等貪緣鑽利故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臣等執奏必欲置之於法而聖慈寬宥復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且於宣府近地上納大利所在人爭趨之則彼之占中賣窩展轉罔利無所不至使山東長蘆等處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而御史高世魁亦復言之乞俯從停止詔如前旨兩淮二十萬引兩浙長蘆十萬引於是戶部復言宣大二邊俱爲重鎮若盡開宣府報中則大同緩急無備宜分派二鎮上納准鹽依欽定每引價銀七錢五分浙鹽四錢二分長蘆二錢五分仍依二鎮年例分派削行管糧郎中巡撫都御史從公相兼搭配不許奸商自擇便利專報准鹽致誤邊儲仍嚴禁勢要人等說名占中賣窩買窩坐享厚

利從之已而遂俊等復以爲一名兩鎮俱填勘合事體不一
乞許臣等十六人上納宣府而次十一人上納大同從之
廣東思平等縣巢賊嚴阮蔡猛三等平
詔賞布政司江湖等銀幣有差
考選天下軍政官員
從兵部議存留選補調補黜退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六

五

明大政纂要卷四十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五年丙戌春正月

振京師饑民

養濟院月給米蠟燭幡竿二寺日給食二月又詔糴太倉米
十萬石以振

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寧番越嶲冕山橋鎮西等衛

從撫按王軌等奏也

陝西道御史張袞乞宥議禮伏闕諸臣

時桂萼張璁亦請曲宥諸臣御史朱實昌以武廟實錄成請

以豐熙等復其原職章俱下吏部議尙書廖紀等乃請奏起
用大臣以誣去如楊旦汪偉者及諸降調行勘編成爲民者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一

旨召復職仍優恤既死者家因列諸臣名上之降調則郎中
劉天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劉繼曾御史季本陳
相陳逅段續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聰評事韋商臣行勘則
員外郎薛蕙爲民則都給事中張漢卿安磐御史王時柯郭
楠馬明衡朱泚充軍則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都
給事中張璠劉濟御史余翔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
評事母德純已死則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
原御史胡瓊張日翰郎中胡連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余禎
戚應奎件瑜張燦殷承敘安璽司務李可登凡四十七人其
餘給事中劉巖以被緝事坐竄鴻臚寺少卿胡侍坐他事繫
獄不傾焉疏上報罷

二月罷光祿寺歲供鷹犬蟲鳥

御史雷應龍請罷戶部覆議以爲可省令該管官查數以聞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爲真人賜銀印

御史簡審疏陳三事

一言武弁不習軍旅襲替之初先宜行巡按考較一言問刑條例有官軍對敵損傷被擄數十人以上者比以守備不設律邊遠充軍蓋以補律之未備邇來凡有殺擄卽繩以是法故將官不務防捕坐誤軍事宜申明律例除守備不設正律外其能身先士卒殺敵致勝者卽有傷擄皆全錄其功勝負相半者賞其功略其罪畏懦不前驅平民以塞責者乃重罪之則法令嚴明人樂戰鬪一言沿海諸衛軍伍虛耗山海寇發率臨時募兵造船動失機宜宜設法清理修補戰船兵部覆議以爲武職襲替先令巡按考較非舊法守備殺擄律例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正德中已經分別其議宜申明遵守惟沿海軍士及戰船宜補練修造如法上從部議

詔振順天保定河間饑民

命大學士賈誼詹事董玘爲會試考官

取中趙時春等

大學士楊一清三引疾乞休上優詔慰留趣令赴召

三月復原任南昌知府鄭獻舊秩

獻言宸濠謀逆臣首發其窩者何順之奸次禽其黨與凌進保之屬濠恨臣途中臣以危法吏乘風鍛鍊成獄身幽圜圖及濠舉兵命囚臣別舟聲言用臣禱幸臣以微言諷感守者得脫賊先登斬其七人後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陳賊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決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圍守王宮願

效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投到於賊亡之後心迹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上曰獻抗逆遇禍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勅

復袁臨吉三府廣鹽

從南贛巡撫潘希曾奏也

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傑歐陽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禮部尙書席書言舊例廷試次第決於讀卷官職之尊卑不復論其文高下非所以示大公也自今請糊名混送以防奸弊其一甲三名各不分內閣九卿從公會取既定然後輪次均填不宜偏私上從之逾月考選袁袞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復遣內臣往陝西織造羊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三

已而總督王憲撫按王蓋吉棠郭登庸王登給事中張嵩衛道王科御史王朝用等皆上疏請停工部尙書趙璜覆奏大學士楊一清亦極論俱報有旨

逮繫郎中陳九川主事陳邦偁於詔獄

時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許奏九川邦偁索受玉璞上怒逮下鎮撫司考訊禮尙書席書疏訴上切責之士紳復奏言九川浼張璠囑託指揮張潮九川以貢玉饋大學士費宏製帶宏疏辯竟坐九川戍邊邦偁爲民聽調邊方雜職潮等奪俸有差未幾桂萼張璠奏許宏實受九川所盜貢玉又言納鄧璋彭夔之賄及居鄉不法事宏上疏自理且言萼璠不與經筵不與修獻皇寶錄不爲兩京試官今又不與吉士教習屢次攻訐乞賜罷上畱之

詔行久任之法

此吏部奏也凡治績卓異者撫按以聞加俸管事俟九年滿日不次陞遷報可

夏四月階州地震連日聲如雷

改四川芒部爲鎮雄府設流官

兵部奏隴氏本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府設知府統之分屬夷良毋嚮浩用利之地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又薦重慶通判程沈爲知府松潘參將何卿提修城上皆從之

旌表安福縣民顏簡妻節婦伍氏因嚴故殺子女之律

初簡死伍氏即誓不再適軍人李敦率眾欲強娶之伍氏自縊死事聞敕坐絞時江西俗生女多不舉男子或過時無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四

因禁云

虜犯大同總兵朱振禦卻之復犯宣府都督傅鐸禦之虜遁去官匠趙奎等匿職

凡五十四人兵部侍郎胡世宣執奏不報

太監周縉王本等奏錄已故太監羅脩秦文宗屬從之

尙書李鉞等執奏不允

五月御史謝汝儀疏請曲宥言官豐熙等屏去內官谷大用等不允

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邱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誦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擅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誦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陛下既命部且議上矣俄而復已之夫熙等狂愚罪固難免陛下謫

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若不及今賜環恐歲月彌深死亡隨至縱陛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琪論谷大用不當召還而陛下不聽夫大用罪惡不假臣言幸逃法網不足以泄神人之憤而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柢日固威福日移陛下他日欲殺然去之其可得乎伏望陛下推昔者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敘用之黜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陛下之明斷將並日月牟天地而匹休古帝王矣章下所司

詔加金吾衛應襲指揮張雄世襲指揮使

以其父勝死賊兄英諫武帝南巡杖死故也

刑部尙書趙鑑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五

四川流賊起成相金等起官軍討平之

奉召大學士楊一清復疏乞休並陳五事

其一曰聖學陛下臨御首開講筵學匪不勤矣但勢分尊而臣不得自盡或隨時作輟不免一暴十寒而中有諱忌不敢進講即隨文訓詁恐亦無當於聖心惟日臨便殿時屢召問和顏色以受之而其所講經史豈曉大義援古證今諸可爲法可爲戒者必求體認而行焉其二曰聖政今天下政治領於六卿而內閣重臣則與陛下參預密勿接見日疏清問弗及則壅閼之患易生先朝事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而部院建明臺諫論列亦每次宜見親加質問聽其盡言其三曰聽言諸進諫之臣少觸聖怒陛下卽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來京非所以明從諫弗咈之義卽御史侯秩以論

臣蒙譴臣之昏昧誠如秩言乞召秩還而嗣後有言者雖或
未中均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四曰宿過屬者議禮諸
臣若豐熙等各拘己見挾持初說乃率眾伏闕陛下怒而責
之罪宜也其抱罪已久悔悟已深有罪而譴責之已而後復
收之正上天生殺相濟之德也幸敕部臣按其謫戍者令其
生還落職者以次敘用而死於筆楚者亦為優恤其家其五
日和衷陛下召還舊臣崇獎臺諫中外忻忻謂和衷之治再
見今日自大禮議興而小大臣工各欲求勝自是忠厚之道
微凌犯之風起務矯抗喜攻訐猜嫌日積謗譏橫生殊非太
平有道之象願陛下虛懷聽納絕壅閉之萌而因諫在位以
恭遜相師毋蹈叔季猜忌之習疏入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
朕俱見之施行卿宜盡心匡朕不逮已一清赴召至疏辭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六

師新命上優詔褒答不允

六月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琚賈詠各賜詩
一章

唐故副都御史黃寶子仕介為國子生

工部督河郎中陳毓賢上修築月河議

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為運糧必由之路湖面甚廣水勢瀾
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惟阻
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江北第一患也臣以為
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湖隄以東修築月河以
分水勢如以工費浩繁才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
至高郵建平水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
御史章樞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如開築月河有

益即定計為之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府浙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後以薦陞太常
少卿性至孝嘗疏請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
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潘倣為請祭葬禮部
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量與
營葬

長沙豪民李鑑免死戍遼東

初鑑與父李華流劫村市以拒捕殺運檢馮琳子春靈奏狀
華坐死於獄鑑後以劫盜燒燬魯萬章房屋事覺當斬奏上
詔下所司逮捕知府宋卿捕鑑甚急時尚書席書巡撫湖廣
論劾宋卿內指李鑑罪為卿故入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七

所犯皆無實鑑已捕獲罪不可原上遂命遣鑑來京重治鑑

至繫獄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同

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辯釋乃歸罪李鑑獄為出宋

卿地也乞敕法司會官覆鞫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
史蘇恩評事莊鑑當訊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

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原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
乃知原同官嚴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為奏
辯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憲
輒援此以挾陛下以壓羣寮壞亂政體甚矣 下問

上 上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文為人清修耿介議量
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毅然不可屈撓議者謂文愚同
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計聞上亦嘉其

忠亮故恤典獨優云

秋七月詔誅妖賊李福達父子籍其家妻子爲奴明年平反刊大獄詔詞頒示天下

都察院聶賢等言山西崞縣李福達初以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午清軍御史句發補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妄稱彌勒佛教誘惑愚眾惠慶邵進祿輩以是居積至富誣進祿等言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今暫還家若等宜聚眾俟我遂還山西進祿等事覺見捕急遂聚眾爲亂僞授官爵殺傷吏民官軍捕獲供稱李午首謀福達聞事發復亡入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山西徐溝縣同戈鎮已又挾重貲來京竄入匠籍以貨納例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詭能燒鍊和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八

藥往來武定侯郭勳家甚密久之蹤迹頗露乃同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義大禮按治之福達窘乃身自抵京而賄求郭勳書抵巡按御史馬錄爲之屬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臣謹按福達以妖術惑眾邵進祿等之反實福達首謀實之重典厥罪允宜但郭勳以勳戚世爵乃交通逆賊賄行屬法不可宥請並逮治之得旨令誅福達父子並沒其財產妻子爲奴郭勳令對狀勳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陳舉謨各言勳罪重不宜貰章下所司命錦衣衛差人逮福達來京證問勳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辯上不問勳又令其子大仁俱奏求雪父冤謂大仁曰事急姑亡命毋蹈叢戮也章下都察院科道官交章劾勳交通逆賊明受賄賂都察院又奏勳

當連坐勳恃大學士張璁爲營解致上不從移置福達獄於詔獄尋再命三法司會鞠於闕廷致使尙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必等一時搢紳駭然就逮詔獄者四十餘人初勘御史馬錄逮詔獄永成邊刑主事唐樞以執奏黜爲民廼以張璁桂萼方獻夫攝三法司事覆審竟釋福達於獄山西三司江湖李璋李珏章綸馬身皆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顏頤壽等俱奪官罷歸而徐文華顧必嘗與璁廷爭大禮者亦戍邊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頒布內外諸司亦甚異哉其後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就禽招稱以山西李同爲師乃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五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妖教結聚倡亂與大獄錄姓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九

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都御史龐尙鵬乃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指紳蒙禍慘烈郭勳世受國恩黨寇陷良樞要之人願指氣使設使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勳等追奪官爵馬錄等特加優敘穆皇從之凡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按徐文華嘉州人莊聳偉然克充諫任人不敢撓以私忤逆瑾坐戍尋起歷今官凡朝廷大議會羣長模糊不敢發輒抗聲剖折眾亦愕然唯唯至是以大獄罷人咸惜之見名臣陞兵部右侍郎王時中爲本部左侍郎詹事兼翰林學士張璁爲兵部右侍郎

時璁請告省墓已陞辭上復命鴻臚寺卿魏境諭旨留之即日令中官宣璁至左順門令治部事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

瑞皆言璵食倭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不宜遽處兵柄並劾銓部廖紀引用邪人上怒責桐等慢君命排忠良陷大臣已而六科解一貫等十三道張錄等及南京給事中方紀達等御史戴繼先等亦連章以爲言俱不聽

以旱災免四川綿巴等七州成都華陽等十七縣田租有差改建觀德殿

上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規制窄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尙書趙璜禮部尙書席書請量寬一年以紓民力費宏等言皇上孝思純篤敕該部仰遵聖諭卜日興工

令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五品等官各舉才堪郡守方面者從御史朱約奏也

更撰世廟樂章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十

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終獻曰冲和之曲徹饌曰太和之曲送神曰宣和之曲宏等議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從之已而太常請添用武舞上命禮部會張璠議乃上疏曰樂舞以侑數爲隆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若必以武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爲以揖讓得天下者而大禹謨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可見古之天子皆兼用矣詩曰簡兮方將萬舞記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者舞之總名可見列國諸侯皆兼用矣議者謬引漢景之詔爲證夫既不知漢人所爲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有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天子反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

萬世疏入從璵議

賊突入九江鈔關公署

謂權稅主事陳儒曰我錦衣衛官校奉有密旨逮若因拉儒至後署叱去其左右露刃劫儒索稅金斬庫門取金十斤去處有追者因挾儒同登舟至湖口始釋歸知府東漢知縣商汝霖即遣兵追賊得之守臣以聞詔逮問指揮楊信程謹及巡捕巡湖等官漢汝霖以功免逮

令撫按官所舉不稱坐罰俸

賊私露者舉主降級從給事中林士元奏也

八月漕運撫臣高友璣按臣劉隅春會勘知府龍誥所陳備荒八議條列以聞

一議倉制每州縣置義頭本措處銀兩置買義田及將汙池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十一

魚利鋪面賃直通作糴本遇穀賤時增價收買一覈丁口編民百戶爲社社置正副各給印信文冊開某家貧有業應振糴某力能償稻應振貸某家貧無業應振濟各填註明白送府候及振期按籍以給如有隱捏社正副及同甲同戶皆坐罪一議振糴每青黃不接時卽所積穀減價發糴仍爲限制每戶無過銀一兩一議振貸每年二五月貸民種子口糧無過三石石取息一斗小款則蠲其息之半大款盡蠲之一議振濟糴貸二法行振戶自少其有下戶應振者查倉穀餘息給之款甚則併發租本十之七極款則捐以與民一議官田凡田段界至及糧租額數買直多寡佃戶姓名每鄉各豎碑鐫刻仍勒總碑於本倉以防混併磨減率冲田十畝約租三石五斗塋田十畝租二石五斗其田係首出清出者或侵利

撥民合行再處一嚴稽考置循環文簿分發縣倉每季終該倉將實在新收開除細數開註糧價及魚利等銀各附開後送縣申府備查議上戶部請依擬刻榜施行從之

御書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十二字頒示輔臣

九月辛卯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於世廟

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上覽部所上世廟奉安神主儀注遣官宣慰等至左順門傳諭皇太后欲謁見世廟其考求典禮以開聰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及會典所載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皆備內外命婦陪祀之儀謂此我太祖稽古定制也後因大內復建奉先殿是以續定冊后禮儀止於奉先殿謁告而內外命婦陪祀之儀俱廢此則因循簡便異於初制矣臣等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三

謂禮以義起今皇太后與皇后謁見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見舅之禮宜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爲令禮部侍郎劉龍覆議謂高皇帝準古者婦有廟之禮爲大婚冊后制耳今日世廟新成奉安神主是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璫尊復疏言周禮宗廟之祭王冕服立於東序后副褱立於西序九獻之禮王后遞舉皇上追復古禮何爲不可因自具儀以上詔下禮部並議時席書以目疾在告乃自爲疏言二臣所引考據已明第母后謁廟事出初見議禮者實無所據惟皇上隨宜裁定可否至於百官慶賀誠禮不容已伏乞皇上勉從部請並行天下諸王府進香表賀仍效宋郊祀賜赦之典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次第寬宥有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上嘉書忠誠命禮部並議以聞

於是禮部續具歸一儀注上請上奉聖母謁世廟不用陪謁女官命婦止用內執事並內司贊女官大學士石瑄上疏極言陰冒位不可上不聽

西番魯迷復貢獅及西牛方物

命收置內府畱熟夷五人飼之御史張錄疏諫不報

冬十月以旱災免應天池慶徵太蘇松常鎮九府稅糧

御史張問行上言牧事馬政之弊

言臣奉命點閱竊見牧政名存實亡領牧之難在將臣點牧之擾在居民受虛牧之苦者軍士而獲牧地之利者武侯郭勛也地號草場段擅封誌部發冊籍野設廳院敕旨領於將官糾察委於科道臣謂有牧之名者此也地久不耕土非其性黃蒿株立菅草根盤氣燠不敢近人味苦難以飼馬臣謂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三

無牧之實者此也帥臣之差挨次不以奉命爲榮軍士之點輪流惟以推脫爲計管屬原非素體統領實出暫時急之則有怨言緩焉則必廢事領牧之難於將臣者如此人多取便蹂踐良田馬羣擁行競食嘉穀貧軍託故而貪養強卒乘機而行劫點牧之擾於居民者如此往返五七百里客行四五月餘人裹糧而爲糗馬負獨以自飼疾病無醫投宿無地是軍士受虛牧之苦也原額草場殆三五頃今之收租者二千餘頃畱牧者止七百餘頃每年租銀動以千萬盡輸之京營假造標把旗幟任彼侵欺剋落出入不經奏請收支信其主持是郭勳獲牧地之利也乞敕兵部將動查究通將地畝概租居民或收銀兩或收子粒責委部官經收動支按月糧給散仍令軍士隨便收放依期京營點閱則牧事有據馬政無

虞兵科給事中劉奇亦以爲言俱下兵部覆請如二臣議便得旨照舊行

免山西大同各衛所大同府屬州縣稅糧有差

以雹災也

詔修建仁壽宮

陞王時中爲本部尙書

致仕南京戶部尙書蔣昇卒

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昇全州人歷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家居杜門不干預州郡事與弟大學士冕友愛

惇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其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

禮部奏災異

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等歷考史籍未有如今日者冰雹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古

害稼大如雞卵如杯碟者古則有之其大如碗似人頭古未有也其捲掣廟宇及民舍口百數十家了無蹤迹又再三見於一鎮古未有也婦人怪胎生子三月或四月及形體不全者古則有之至六日而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鬼聲古未有也牛犢之產一身二首者古則有之其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與膽各二具二三月間兩者並見古未有也虎入城市入人家猛惡噬人者古則有之其具人足手出沒倏忽不可防制古未有也雞生二雛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足古未有也其餘山崩水漲烈火迅雷淫雨亢陽傷人害物其禍尤慘災不妄興必有所召臣等查得往年遇有災異不過齋戒祭告貶損服色而已原天意所以示儆豈徒欲責取文具爲哉臣願上下協和痛加修省期於舍舊圖新盡人事以回天

意除齋戒祭告外大小臣工凡係利害興革事宜逐一議擬

奏請而皇上虛心聽納卽賜施行如救焚拯溺汲汲不暇使

官守言責各盡其職膏澤得下於民一洗因循玩愒之習上

曰災變非常朕心驚惕諸司宜以實痛加修省毋事虛文其

利弊與革事宜會官議以聞於是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臣近

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

十餘次各處冰雹災傷稼穡又南北直隸江浙諸處亢旱爲

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

至於江南之人病江西之虎怪鄖陽之牛禍層見疊出尤爲

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紀考其證驗皆

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

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與以人品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五

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凌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於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於倖門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覩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翁受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冰堅寢不可長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聞不爲所惑又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

立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救援者幾事至於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讒惡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宏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卹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之官論道爲職公孤之任宏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其所宜伏望皇上賜臣罷斥以儆庶官上嘉納之禮部尙書席書等會廷臣條議事宜一給長單言各處解到內府錢糧戶部給付單文上納必獲取長單方結批回今給完聽單大戶有延至五六月者緣監局多勒索常例計其所費將倍所納怨聲嗷嗷上干和氣今後錢糧完日宜卽給與長單一裁民運言山東河南北直隸戶部歲派宜府糧草折銀俱係大戶解部派批前去彼處上納但自京師到彼經由居庸接連邊外或有疏虞累其賠今宜令戶部將各處解到前項折銀陸續秤收寄庫出給批關同照候每年解送年例銀兩委官帶運一定冊封凡冊封各王府定每年八月行禮比因撰造不齊遂爾延緩今係五月以前者刻期撰造定在八月行封其在五月以後方許次年著爲令一禁越奏言各王府將軍人等往往潛自越關赴京奏擾朝廷篤念親親給與應付以此得計做做成風使有司掣肘難行百姓無故添此勞費今宜嚴加鈐束不許擅行奏擾果有冤抑事情卽行轉奏一處造辦言各王府親郡王妃郡主儀狀並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冠服例該內府成造納領

工部造辦木樁扛撞兵部起關有司應付其間勞費不可勝言宜通籌前項成造所費照先年折價例令其自行造辦一久責成言各邊地鄰夷虜驚變不常巡撫兵備官員必須久任得人庶幾上下交孚可責成功近年以來遷轉頗速人無固志乞敕吏部查照先年例務存留久任中間年勞頗深量加職銜仍留地方行事一嚴查勘近日各邊奏報功次動經歲年以致死者含冤生者怨憤宜行各該巡按御史將一應行勘未報功次兩月以內務期逐一覈報以憑奏請陞賞一停冒濫言乞陞官員除正德年以前查革外近年多要比事例銜緣乞陞今後但有故違前例者聽該科及本部參究治罪一垛軍功言流官舊例不許襲替若所獲陞級之功因而不與殊於原職未免負其軍功今後獲功准扣算累於原職其流官職級仍照舊不准襲替一議弭盜言直隸儀真踰江西九江及湖廣長沙上下二千餘里率多有小船出沒嘯聚爲盜我朝舊例沿江一帶每東西相去三十里各設一巡司每司弓兵或百名或七十名哨船或十隻器械明備往來巡邏承平日久江防盡廢今宜敕操江及撫按官查處復舊規修理公廨置造哨船器械僉補弓兵一有失事地方就便查究追捕一處高牆言鳳陽高牆先年庶人數多官軍守護亦多今尙一二未曾歸併而官軍如故今行撫按查議將庶人量爲歸併官軍革回原衛差操一慎誣枉言近日緝事巡捕人員往年近者在京在外司理諸臣多至淫刑以逞任意比附深文故入被及良善致干和氣乞敕法司行令內外衙門各要力行平恕申嚴非刑之禁特重失入之愆一祭告以竭

修省之誠今新春在邇郊祭期逼宜於大祀之後擇日齋戒
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
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今天下民困極矣其原多由於刑
罰冤濫賦斂繁急願特降德音覃及天下令囹圄少清冤滯
少雪至於嘉靖三年以前拖欠錢糧亦望大沛恩澤一聽言
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若兵部
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敕兼管地方所宜
改正吏部所言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遺發都察院所言釋幽
滯蓋言近年放謫諸臣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者冠帶閒住
可用者仍舊錄用則聖德愈光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不
次拔英異果有才行超卓名係時望者不必拘以常格量爲
超拔以警勸後人至於高疏沈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六

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無論甲科舉貢一體薦擢近年以來
將官之體貌太輕以寸牒不明而罷黜驍勇之將搜遠年舊
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
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內大小將官廣詢博訪仍
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從公推
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如
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脈仰繫京儲乞敕諭內府各衙
衛門今後將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
其騰驤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
果係存留有名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工部
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因本省賦罰銀不敷
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造仁壽宮事體尤

急工料尤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緊要者如法織造錫其
不急工料爲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疏入上嘉納之福建
道御史朱豹上言十事一接大臣二求直言三公賞罰四崇
節儉請停不急之用五戢豪右請飭勸勸貴權要之家毋辱人
田土六端民牧請久任守令嚴加考覈七足兵食請優宣大
邊士八責撫按請戒撫按舉劾徇私九戒守巡請令出巡問
民疾苦十慎刑獄請敕理官申明律例必求平允之實詔如
議行

大學士費宏兩疏乞休俱不允

復魏有本御史職令楊銳南京坐營

吏部尚書廖紀疏言南京營務久廢凡有識者皆以爲憂臣
自召用至京輒與尙書李鉞私計以爲宜預擇練習戎務堪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九

任將領者三三人奏請用之坐營庶幾平居無事聲威足以
鎮壓一旦有警謀勇可以集事斯爲保固根本至計近聞楊
銳許告南京坐府及馬永以論事投閒南去臣實不勝私慶
以爲二將之往南京實天啟聖聰有此成命乃篤周祐之遠
鑒保根本之大猷欲俟天威稍霽具陳始末寄以營務董其
成以彰陛下不測之恩釋臣夙昔之憂一時言官鄭自璧鄭
洛書等未悟聖意犯顏申救皆荷優容而御史魏有本獨以
狂直謫外任有本言雖煩瀆心則無他乞復其職以明陛下
容諫之大度仍以馬永楊銳俱南京坐營以北京坐營體統
行事則陛下奠安社稷之遠圖上有以隆根本之重地而下
有以貽後嗣之丕基矣上乃嘉納其言以紀爲忠愛遂復有
本官令楊銳南京坐營

十一月嚴匿文書之禁

詔發馬價銀四萬兩甘肅買補戰馬

四川宣賓夷賊阿狗戎等平論功行賞有差

兵部覆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

一實邊軍以禦外侮一養馬力以壯軍威一明賞罰以勵士

氣得旨俱如議行

詔陞工部侍郎章拯等會勘黃河地勢講求疏濬之法

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淤茫

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

以分其勢巡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宜相度

地勢開一渠河立以壩閘設以官守遇水發分流以殺其勢

水小鎖閘以截其流大學士費宏等言禹治洪水以河爲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壬

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之使講求治河之策我朝河勢南趨

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隸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

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水勢既分故雖有

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閩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

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走沛

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濶港等處悉入運河泛濫漫漶無畔

岸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種失業逐年租稅無從辦納

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此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河

至沛縣浮沙湧塞隨濬隨湧官民舟楫乃從昭陽湖取道往

來況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

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日可達官軍數百萬之取何所

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爲今之計必須渦河如舊通流分

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巡按

直隸御史戴金亦言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

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新開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

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

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

渦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壅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

至宿遷小河一帶並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

挑濬使之流通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原有賈魯河

南至武家口一十三里即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尙不涸

須加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興

工挑濬時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小壩

河丁家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河分流支派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壬

故道宜於此開濬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漕運都御史高

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運河

國計所關開封大名地方多有黃河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此

正今日急務所以黃陵岡金隆口一帶築濬之工歲無虛日

所幸地居上流河向東行順河築隄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

虞今徐興豐沛正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窮各縣

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必欲修治則惟塞支流之口築障水

隄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勸議被淹之

處有無支流決河可以築塞堪否築隄障水俾入正河免致

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被水淹沒應否增築高閘以便牽挽

一一勘議會奏施行至於濬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

工大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開河築濬之工誠不容

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所議陞章拯爲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令其督同山東河南南陽撫按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築應濬選委司府勤能官員鳩工嘉靖六年丁亥春正月己卯朔

兵部覆太僕寺寺丞陳綬馬政議

一舊例地五十畝養馬一匹復其繇役爲馬頭今富者營脫亡賴者占充馬坐消耗請嚴禁前弊其地不足五十畝者如例貼錢以蘇民困一內金吾等二十五衛外通州等二十六衛例養種馬五匹或十匹歲徵草場子粒銀往往通耗此官軍相爲奸也自今衛所掌印管馬官貪污不職宜聽首領官具白本部論治得旨如議行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三

令閒住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仍以原官致仕

先是上以价子勳議禮有旨復用給事中解一貫等言价等自知考察斥黜例不復敘乃假議禮以圖進用非眞忠於陛下者也今若復用則是壞祖宗百年之制且啟小人僥倖之門故尙書席書廖紀皆執以爲不可乞令致仕以爲罔上營私之戒吏部亦謂考察黜者使得復用將來人相援附臣等無所據守上乃從之未幾復上疏陳乞禮部爲請乃以价爲國子學錄子勳爲光祿典簿

戶部應詔條上恤民未盡事宜

一蠲逋負請將帶徵逋負盡數蠲之以甦民困二禁科罰言有司濫受詞訟多行科罰有一事而破產久繫而殞身者宜嚴行禁革三杜陳乞言皇親宗室濫受投獻輒行奏討以致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三

倉折銀例塊徵六兩他處或徵至十兩股小民以益大戶今請視時估稍盈之塊四兩著爲令奏報可

令經筵官失儀者免出班請罪

鴻臚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朝廷比也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具疏上請免其面奏上是之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於詔獄調外任

錦衣衛帶俸百戶王邦奇以傳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大學士楊廷和子怨之及奏覆舊職又爲兵部尙書彭澤所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言今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邀功啟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更選大臣復興哈密則邊事尙可爲

疏下兵部勘狀部議未具邦奇復上言大學士費宏石瑋俱廷和姦黨得奏欲爲彌縫嘗夜過楊一清問計議論不合而出而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愷藏匿舊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實其義子侍讀葉桂璋塤修撰余承勳等又爲交通請託時桂璋冊封唐府未還上命下愷等獄令廷臣會鞠之桂璋等械繫來京楊言奏曰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傾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擬詔條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壻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者宜斥譏言以全國上怒命逮言與愷等併問至是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虛妄惟欲假陳言以希進用耳上謂仕隆等徇情同護切責之以楊愷隱匿卷宗褫職爲民楊言輕妄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重

調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總旗承勳詐病曠職冠帶間住餘釋之哈密事情仍行督撫勘實以聞

虜寇大同

二月大學士費宏石瑋並致仕

宏瑋以邦奇之奏疏乞休上溫旨慰諭不允至是疏再上准

致仕宏令馳驛去

召原任大學士謝遷入閣辦事

遣行人齎敕令馳驛來京

戴金條陳鹽法四事

一通鹽法一處餘鹽一重任使一慎考察

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劉健卒諡文靖

健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授編修累官大學士加特進加左

柱國正德丙寅以忤旨累疏乞休優詔賜歸家居垂二十年嘉靖改元降詔存問加賜廩米與隸卒年九十有四訃聞上輟朝一日命給祭葬如例贈太師健性簡靜重風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遊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濟才以受知孝廟盡言匡正多所采納大漸之日召至榻前受顧命累數十言逮事武宗冊大婚籍田幸大學頒詔天下煥然正始會逆瑾導武宗遊畋荒政健屢疏諫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歸後每聞武宗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下廢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人稱健進退有古大臣之節爲近世賢輔云

加席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於京諡文襄

書遂寧人由進士授郟城知縣屢遷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歷南京兵部侍郎召入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監修獻皇帝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重

實錄加少保以目盲四上疏乞歸及薦尙書羅欽順自代敕

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特賜第宅在京調治給俸如故命下

三日卒上深悼之賜祭九壇其初喪祭文上親製遣官營葬

並護其喪以歸贈太傅蔭其子爲尙寶司丞

三月起羅欽順爲禮部尙書辭

陞翟鑾爲吏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夏四月吏部尙書廖紀致仕

紀以疾告得請加少保賜給驛傳還仍命有司給廩撥夫應

用

致仕刑部尙書林俊卒

俊莆田人性簡儉居官廉約至隸金公廩託以謝之厭俗侈

泰欲以身爲表率自筮仕乞歸田進退無瑕費可議妖僧繼

曉挾近幸梁芳以左道進俊極論之巡視江西發寧庶人奸居尙書執法不苛理崔文私人李鳳陽獄不憚申憲遂致仕人猶薦之卒年七十有六俊立朝正直不計得失尤好接引後進極力獎予君子擬之范仲淹云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

言洪範一曰五行行者天地之眞精而土者萬物之母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乃今連歲震於畿甸於郡國於邊鄙者數數焉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法天運二曰敬用五事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劉向傳曰思之罔睿厥咎霧厥罰恒風近來昏霧四塞大風揚霾是思之失可徵矣臣願慎五事以修君德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七

彙

三曰農用八政政者皆經國之大略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比年以來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常平之支不給而大倉之粟無餘且又軍伍耗缺賞罰混淆夷狄猖獗於邊關盜賊充斥於郡縣今日食與師皆有可憂者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四曰五紀紀者乃天地之恆運而日爲君象又眾陽之宗也精麗於天則爲心爲熒惑象著於易則爲離爲晉通者熒惑流度內庫被災大火時行遼東告雋乃今五月初日有食之陽微陰長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日建用皇極謂之皇極者帝王大中正之道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毗庶有胥戕之風朋言訛興譸張爲幻聞人之善從而媚疾之聞人之過從而媒孽之聞人談道則

指之爲僞學聞人論文則訾之爲謬談士氣日萎人心日漓皇極之道弊也久矣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乂用三德釋者謂剛柔爲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臣願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繹克五者卜之兆貞悔二者卦之占也然謀之鬼神則機隱而難測謀之於卿士庶人則理顯而易知故謀之心曰是若卿士庶人羣然非之寧違其是以從天下之非謀之心曰非若卿士庶人羣然非之寧違其非以從天下之是此謂是非之大同故是非之公議在朝廷則天下蒙其福是非之清議在草莽則天下受其弊此識治體者之所憂也臣願決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雨暘燠寒風者造化之迹而時與不時則係乎人君之感召何如爾其時也謂之休徵其不時也謂之咎徵比年以來民訛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屢出要見天心仁愛以儆人君災者可轉爲祥咎可感爲休臣願審庶徵以感休祥九曰五福曰六極五福者天之所介而六極者人之所招也當考詩書所載殷高宗之事曰命於下國封建厥福即洪範所謂福與富也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王即洪範所謂壽與康寧也高宗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曰攸好德焉爾如曰台恐德弗類則圖治勤矣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則任相專矣曰迺不貢於言子罔聞於行則求言切矣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則講學遜矣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則敬天愛民誠矣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行政慎矣然其要則在於法祖故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願定福極以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七

彙

立世則使嘉靖之治永垂萬世疏入上嘉納之

甲午京師雨錢

令講官以大學衍義進講

從一清等請也日輪官一員侍班如有召問不在此例

詔大臣致仕者非奉旨不得徑推

張璉言近者會推吏部尚書科道官欲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即推宇臣謂冢宰統百僚者也宇與旦皆黨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輒議起用是大臣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下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欲首舉劉龍次溫仁和而仁和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臣謂大宗伯掌禮者也古者大夫讓爲卿今迺自薦而爭先是大臣會推不由朝廷而由己也伏乞聖明嚴加戒飭上是其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吏

詔嚴宣大軍儲

初馮清言宣府一鎮自弘治九年以來兵餉漸增日長月益即今尺籍稽之官軍實七萬七千六百餘員名歲應支糧九十七萬八百餘石較弘治時兵增一萬九千五百有奇則歲增糧當三十一萬三千二百餘石而本鎮屯民歲賦及各郡縣所輸猶如舊額即如開發內帑中商鹽皆以備虜大入爲客兵征戍之需而實於主兵無與邇本鎮屯糧多以災通而山西民運近雖口口以河東鹽銀又無一至者即今通查本鎮官軍積欠月糧布花折俸等銀約已七十二萬九千餘兩不知何道以足或大發內帑或多中商鹽別有奇謀長策願詔廷臣集議事下戶部覆言正德八年開都御史叢蘭宣覈實宣府官軍六萬七千四百餘員名今如清言又增一萬二

百餘人不知起自何時且自正德九年迄今僅十三年前後發帑開鹽及改撥漕糧計輸該鎮銀已百萬兩有奇縱使兵增糧缺亦可通融補給而告匱乃至於是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宜令清及郎中於赦查該鎮見存兵糧各若干頃發去銀並開中鹽已未支用各若干有無虛冒侵剋等弊即今各城堡積貯可支主客兵幾時所請發帑開鹽應否聽給本鎮官軍累年糧布俸銀有無逋欠各盡一以問上從部議令清同巡撫周金及叅嚴加查覈各省所負本鎮歲供錢糧戶部行各撫按官督發毋忽

務

先是撫按盛應期謝汝儀議征土官岑猛條上征調事宜一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吏

請調湖廣承順保靖宣慰司土兵一請取湖廣荊州等衛枝江等所歇班官軍一請留廣東嘉靖四年分解京糧銀十萬兩以備軍餉一言泗城州官孫岑施應該承襲請先將本州印信給與掌管以安人心令其整棚土兵聽候調用一言雲南富州土官沈貴素與猛結好宜行撫按嚴加戒諭不許助兵黨惡一言東蘭州鎮安龍州等處先俱被猛占奪戕害宜調其兵夾攻有功一體重賞一言歸順那地向武奉議等七州各先助猛攻泗城乞許自新令其出兵討賊贖罪兵部覆議已得旨允行後應期奉有別旨自陳去任嘉靖四年十一月以都御史姚鏞代之鏞復調奏用兵事宜上令如前議相機進剿仍命鏞出榜曉諭地方止誅首惡猛等數人其脅誘誤陷者不問有生禽猛出獻者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者二

千兩仍給家產量授官職未幾報平至是盧蘇王受反有自江右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於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恟懼藩臬諸司素銜鎮者皆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遂劾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思州不得並思恩失之上大怒落鎮職代以守仁先是鎮言田州餘黨復叛再乞集兵剿捕軍興錢糧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禽蘇受等自贖檄廣西諸司議銜鎮者給郵吏發檄交誤鎮竟不得集兵而去

六月贈故江西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爲光祿寺卿

廕其子爲國子生以方湖廣黔陽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手

狀陰繕城壘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反械以方置舟中以方罵濠不絕口赴水死至是巡撫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請加贈錄故有是命

發銀十五萬兩給宣府和羅

令月糧皆增價一二錢以省召買之費開中引鹽皆本折兼本色先給客兵折價以待秋糴有好商占勒者罪之

陞南京工部員外郎黃綰爲光祿寺少卿

以議禮與張聰等合也命入史館修書

令科道互糾舉考察遺漏者以聞

桂萼上言楊廷和廣樹私黨蒙蔽陛下者六年幸次第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於拾遺之後互

相糾察言路遂清臣請以時舉行如舊例事下吏部侍郎孟春復言憲宗初年無此詔旨而萼言在被論之後情涉報復無以厭眾心萼又言上復命查事例以聞戒勿回護於是吏部言成化中廷臣奉命舉科道超陞巡撫有劾奏所舉不勝任者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事例其憲綱所載謂內外風憲官得相糾舉未及六科與萼所稱例不合上終以萼言爲是詰吏部回護故有是命於是部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淺露給事中黎貞御史王道曹弘上曰儲良材閒住黎良畱用王道曹弘既終養家居不必與考若兵科鄭自璧一門三爨清議有乖戶科孟奇被劾勘問不自隱避各降二級調外任其餘再稽輿論嚴密以聞乃部院復考上刑科余經雲南道任佃爲浮躁淺露雲南道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手

楊瑞福建道張鵬漢爲才力不及得旨俱降一級調外任

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諡文莊

寶直隸無錫人由進士授許州知州歷戶部員外郎中江西副使提調學校累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忤逆瑾致仕久之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同籍侍養上登極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疾辭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寶博有行誼所著有學史簡端錄士林重之

霍詒辭免日講

韜自以南人語音多訛不能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敘略直講以進上嘉其忠盡許之命經筵如故

秋七月河決豐沛

時河水泛溢豐沛及徐州之西漫爲巨浸沛北尤甚水東溢

逾漕沒入昭陽湖沈沙壅淤漕渠爲平運道大阻

萼復疏薦王瓊

上重違萼薦先復其職命吏部遇缺推用

王辰南京雨血

八月賈誼稱疾乞致仕許之

給驛以歸時詠以通書馬錄上疏引咎上雖不罪詠詠內不

自安故遂求去時禮部右侍郎何孟春以馬錄書詞連及辭

不敢問上怒春不引咎求退命法司併收訊之

廣入宣夏總督王憲總兵官杭雄禦之

斬首三百二十級

黃綰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

疏下部議從其請上命給王守仁券祿俟廣西事寧別有委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重

任江西有功諸臣下御史嚴實其致仕罷黜有才識可用清

議無干者吏部議請舉用時以戴德孺未任死廢一子爲國

子生

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

九月致仕大學士梁儲卒諡文莊

贈太師

張璉議覆桂萼所奏事宜

謂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

清平獄詞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

訪奸宄也夫業職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

凡貪官訟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辨明中有隱情曲法聽廠衛

覺察上聞凡盜賊姦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

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有當上深以爲然詔如議行

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仍充副總裁官經筵侍班如故尚書兼學士自萼始

張璉條陳慎科目三事

一正文體請主司校文務取平實爾雅有裨實用仍於周禮

儀禮中出策一道使之習於禮學然後責以事君使民一明

實錄言鄉會試錄宜取生儒原卷稍增損一二字不必盡出

己筆分考校之功一慎考官言各省鄉試宜如兩京事例擇

翰林科部官爲之主考毋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暗通

關節上深善其言令所司如議舉行各省鄉試主考令禮部

舉京官或進士每省二人馳往供事監臨官不得參預內簾

兩京鄉試主考外五經房仍各加科部一員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重

署都察院事張璉申明憲綱事宜

一言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得互相糾舉其清軍巡鹽刷卷

御史同在地方者一體覺察一言巡歷所至無得出郭迎送

方面官得與巡按御史均禮左右對拜分坐不許伺候作揖

一言御史當徧歷郡國交代不得過期限誤事者定行參

究一言御史不當訪察濫及無辜斷獄自下而上情重者乃

自臨決一言有司久任有殊績者得舉五品以上貪污著者

得劾舉薦毋濫加於庸流彈劾勿下及於丞尉一言風憲之

官存心貴厚用法貴寬不得輒用酷刑人犯重辟必須親審

無冤以體聖明欽恤之意一言按部所至無多用導從飲食

供帳宜從儉約凡設彩鋪置無名供餽之屬皆不許用庶免

小人供億之繁疏奏上深善其言令巡撫都御史及按察司

官遵行有違犯者必罪不貸

冬十月命張璉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議開通州運河

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勸建已有明效先
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爲請今通流等八閘遺
迹尙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而權勢罔利之
家從中撓之或倡風水之說或謂絕潯民之利皆不足信誠
令開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已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
行

詔建故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節愍陳洽專祠

洽武進人成化中受命征伐交趾戰死詔賜贈諡具衣冠以
葬至是邑人請特建祠歲時展奠以旌忠節巡撫陳鳳梧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聞禮部覆請許之

賜大學士楊一清張璉程鑾桂萼各銀圖書二

一清文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璉曰忠貞貞貞曰繩愆糾

謬鑾曰清謹學士曰繩愆輔德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

十一月令翰林官外補員缺卽掄取以充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翰林誠不可以匪人處且文學政事材

各有異請選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

者存畱供職文學未稱而才識疏通堪任政事者請下吏部

量材外補其丁憂在告者並加選擇以爲去畱報可於是汪

佃以講洪範不稱旨調爲寧州通判一清等因言左中允劉

棟右中允楊維聰侍講陳沂鄺淵等可外補編修王同祖黃

易宜罷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又言前歲所選吉士

大半徇私命內閣選量畱三五人餘皆授科道部屬一清等

奉命復簡侍讀崔同修撰張衍慶陸鉞江暉編修黃佐應良

疏通政事宜外補左春坊左中允邊憲任深宜處以兩京他

職改大理寺左少卿黃輔爲少詹事南京通政司參議許誥

爲侍讀學士南京尚寶司卿盛端明福建副使張邦奇俱爲

左庶子四川副使韓邦奇山西副使致仕方鵬俱爲右庶子

吏部文選司郎中彭澤爲右諭德刑部員外歐陽德吏部考

功司主事金璐御史張袞爲編修

命除授庶吉士陸燾等官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遣除之大學士楊一清請照

常例畱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璉奏言臣觀此輩

心切奔競口尙乳臭固不應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不更事者之所宜居上曰一清循泥事例難便據違已而吏

部奏除授陸燾工科給事中王宣御史王嘉賓鄺朴荆察林

雲同張鼐山屠應峻袁昶時春郭秉璫張渠俱主事余棐

大理寺評事李元陽王章張鐸連鄺俱知縣

修顯陵

禁給由官不許科取路費

令戶部條議鹽法錢法區處禁約事宜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儲錢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

來鹽法錢法大壞矣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

法之壞由於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速議處事宜以聞於是

戶部尚書鄒文盛奏言臣等叨司國計思欲救正今日之弊

源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又在朝廷之上杜奏奪之門而奸

無所利絕占富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俾偽造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具鹽法六事一禁私鹽二禁占富言近有奸人營求勢要請託詭名占中賣窩展轉增價故商人坐困宜為嚴禁三禁奏討言奸人投託權勢假以殘餘為名妄行奏討攪越鹽法阻壞職此之故請自今凡有奏乞者即送法司問罪無貸四明限期言鹽引待勘合而放支商人宜爭先以規利而顧踰期三四年不至者皆因奸商占窩展轉遞賣之故自今宜量各邊地之遠近嚴立限期有過期者沒其鹽引三分之一五議處餘鹽言邇來各場前有餘鹽官司不為立法收買則竈丁非私販不得貿易自今宜復官買之法六添刷引目言竈煎餘鹽商人帶支出場就令納銀買販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美

有便商利竈足國裕邊既無引目照賣即與私販無異宜於額外添設引目以助課之不足以收竈煎之有餘使商販皆有引之鹽市井無時高之價庶幾利民用而息私販此鹽政之大端也錢法一遵用制錢言自今解納錢鈔及戶口鹽糧船料商稅之錢俱收國朝通寶轉輸出入民間貿易一體遵行一嚴禁私鑄一嚴禁私販言豪商巨賈依憑勢要收買新錢或收好錢乘其匱乏因時販賣倏忽變更展轉射利以匹夫之賤而市泉貨低昂之權漸不可長宜令盡數出首官給其價有隱匿者罪如私鑄一體順民情言法無專執便民為良今欲通用好錢餘宜禁革但小民行之已久一旦使收積之無所售則怨謗易生第令私鑄鉛鐵雜錢首之於官他若中等舊錢一百四十文準銀一錢如輪郭周正而大者半其

數與國朝通寶隨宜行用一督收官鑄言私鑄固所當禁而制錢鑄積未多民用有乏宜倣永樂宣德故事差官鑄造及先臣邱濬所議於直隸河南閩廣舊常私鑄之地令有司編立能鑄人役給工製厚重好錢限數輸納以廣民用此錢法之大端也上以文盛議皆可行第餘鹽官買未審於民便否令巡鹽御史及運司官再議以聞自後有奏討殘鹽者戶部及該科參奏重治錢禁私販惟禁私鑄之偽惡者餘不必禁所議中錢一百四十抵好錢七十奸弊終難禁革錢法終難疏通自今令市中惟用好錢以七十文抵銀一錢與制錢相兼通用下以是輪納上以是支放毋以不堪者混之督收官鑄若於私鑄地方開鑄鑄造則奸弊愈滋戶部仍會同工部查累朝未鑄銅錢俱為補鑄與嘉靖通寶兼用如民政有阻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毛

抑不行使制錢者緝捕重究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五日
詹事霍韜上言法祖一十二事
一言洪武中勸天下百姓栽桑聚一言永樂中鑄農器以給被兵之民一言憲綱行令守令用心勸課一言洪武中遣監生人材分詣天下督修水利一言職掌宜開鑿溝渠引為陂堰一言兵部宜照職掌查覈內外軍數一言襲職軍生宜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通年奏捷等項宜照永樂時推陞首功餘皆班賚一言生員宜照國初制兼讀誥律一言給僧道度牒以防倡亂一言私自削髮者宜照永樂例發北京種田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畝六十畝為業以陰裁夫為僧道者詔下所知之

令張永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時張璉奏請令永清出權要所占軍丁補伍從之

禁尼僧道姑私度

方獻夫等言尼僧有傷風化欲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折燬變賣救賜尊經護教等項追奪戒諭勸戒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其言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私初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

桂萼繪禹迹九州圖以進

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圖四幅其一列禹九州之限而禹貢道山導水之略書焉其一列山川源委而禹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彙

貢田制貢賦之略書焉其一載禹貢九州之域其一列禹貢五服之制上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定視朝拜廟節次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陛下常於味爽以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聖躬得無過勞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時做古禮而行命鴻臚寺官傳示天下每以日出爲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上曰古禮謂辨色入廟日出而視朝不獨爲息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一清等又言陛下下一身乃天地宗廟社稷百神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竊聞每日雞鳴而起行禮於奉先奉慈崇先三殿之前出入門帳上下陞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閱章奏一日萬幾何以堪此竊惟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周頌清廟魯

頌闕宮未聞有每日瞻拜之禮太宗文皇帝以太廟凡朔望薦新忌辰行禮未便故建奉先殿於宮中本以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臣等參酌禮儀第宜每日令內侍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至於忌辰有事皇祖考但宜及皇祖妣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聖明採擇上曰太宗始建奉先殿當時止五廟神位日止五拜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忌辰計二十四拜朕素稟清弱甚不能如儀卿所言祭禮誠當朕采納施行楊一清等又言忌日之祭不可用袞冕禮云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似不宜用吉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七

彙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七年戊子春正月

乙亥日重疊生珥左右有就俱赤黃色白虹彌天

降秦府鎮國將軍誠深及其子輔國將軍秉杓秉杓爲庶人杓
杓錮重陵

齊誠深諸子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秉杓
父子驕恣不道數爲秦王所禁恨之及與鄉宦給事中孟奇
子莊構訟有司不能決各上疏自理上乃遣少監蕭洪刑部
郎中錦衣衛千戶各一人卽訊之獄具誠深父子不直乃盡
逮繫其黨仍令秦王切責之深父子怨望出不遜語秦王以
聞深又陰撻勘官及孟莊他事且誣王招方術士與談禍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遣秉杓潛走京師奏之上又遣太監戴永都御史張潤錦衣
衛指揮張琦往覆勘深奏事多無驗而前罪皆實上惡其怙
終濟惡故有是命

虜掠開元靖安堡參將閻振指揮鍾倬追敗之
敕加張璉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

改設運河於昭陽湖

副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卑下泥沙易集以
故屢濬屢塞今詢之官民或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
出畱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
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
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
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顧募用銀二

十萬兩有奇期六月而畢事又請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瀾
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
築長隄以防北潰之虞俱從之

南兵部尚書李充嗣致仕

賜乘傳歸充嗣疏薦侍郎伍文定自代

大學士楊一清上備邊議

一清言臣在陝西最久竊見甘肅一鎮自蘭州度河所轄諸
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於南北一綫之路通其中肅州嘉
峪關外夷羌雜處寇盜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
有異者亦卜刺阿彌禿斯二賊竊伏四海以殘害諸番今則
與番聯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數
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困我甘州鎮城矣爲
今之計既未能奉辭遠討則先事預防之患胡可旦夕忘也
臣聞禦戎之策兵食爲急今各衛行伍空虚士卒疲憊戰守
之具徒支目前若不設法句補加意撫卹脫有邊警何以待
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卽
糴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
雖有官銀無從糴入以故糴價騰踊眾口嗷嗷夫處積儲
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之法宜
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
畱以備豐歲折收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
應者自眾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
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實

亦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佈種故屯地多浸沒於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於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佃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尙忍言哉故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案軍士守城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於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族眾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平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八

三

開墾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老年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窘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各一隻犁鏵各一具種子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假種子以備春作更給至於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於官豪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秋收穫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有時隴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剋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者賞之五年以上無負及有獻

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實心經理之方臣恐於邊備終無益也上曰覽卿奏具見經國憂邊至意該部即擬議條列以聞仍敕王憲劉天和如所奏用心區畫身親督課務底成效速原任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至下法司鞫之兵部會三法司議甘肅功罪得旨陳九疇招尤啟釁使同賊入殘暴邊城又妄報速壇滿速免牙木蘭之死謫戍極邊彭澤處置疏略致啟兵端奪職閒住李昆許宣史鏞蔣存禮董文忠俱降二級趙鎮等提問奪俸有差

起用降級革任武官

兵部奏詔舉降級聽用宣府總兵潘浩革任陝西總兵鄭卿大同總兵靳英大同西路參將高時陝西洮泯河參將楊佑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八

四

開源參將王道養病涼州副總兵周尙文錦義參將甯寶見任宣夏東路右參將魏昆協守松潘東路左參將蔣存福召赴京師備坐營領軍之任

二月修南京太廟前殿

兵部尙書兼都御史李承勳等條上知人四事

一稽實迹以定考語一慎舉劾以昭公道一專職守以考人材一謹拾遺以定國是得旨覽奏深切治體考語照舊但要據實開注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實糾舉慎舉劾專職掌二事依擬行

命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兼僉都御史提督延寧邊防修理牆塹工科給事中陸粲上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虜巢其宣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

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狹虜每擁眾深入往往由此正德初令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事已就緒會本官去任僅築四十里而止臣常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虜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牆成則撈口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息耕穫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疏下兵部覆請敕王憲會同各守臣相度時勢修舉上從部議命推文武大臣誠心愛國者各一員如一清初議亟往經略興工戶部速發帑儲佐之於是命廷相行邊理牆塹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五

陞唐龍爲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地方初製忠靖冠服

添設鎮撫河間眞定等處地方總兵官

以左府都督同知魯綱充之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名於河間駐劄以定州潞城盜警故也

三月大學士謝遷致仕

案餘姚縣車杜軌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鉉卽巴陵再相志亦難行而欲彈我康猷可乎哉及徘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恆之差而後幡然長往亦晚矣是以君子貴慎始也

山西黎城縣知縣王良臣身入潞州青羊山說賊既下尋平之賊首陳卿等悔罪送還所廂州官請得禽獻餘賊以自贖於

是巡按御史穆相請遣官撫處及嘉獎良臣而都御史常道以爲廢法養患不可請調青州槍手擢兵備副使牛鑾爲僉都御史往勦之兵部以請上兼用二策令道等同心協謀以安地方仍敕山東副使牛鑾選善戰槍手操練聽調改王良臣爲太源府通判軍前聽用賊聞官兵四集乃偪脅近山居民籍記姓名編成甲伍簡取曉銳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守洪梯井臘等處禦河南兵卿同弟奉陳訪等率千餘人守李莊口禦山西兵仍遣其黨乘間掠河南山西州縣都御史常道僉事陳大綱以山西兵駐潞城副使牛鑾率山東槍手會之都御史潘垣副使翟璜以河南兵駐彰德總兵魯綱以直隸兵駐潞州十月甲辰諸路並進垣乃分兵爲五哨取三路入掩賊不虞攻奪井臘賊悉眾爭險我兵奮擊大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六

破之追奔至沙草嶺燬安陽等巢鑾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鋒於李莊東其夕璜分兵夜發直搗卿老巢卿力戰不支乃分其眾爲三環麾眾追卿及於樂莊山復敗之斬賊及招降其眾隨引兵攻神河小寨破之副賊殷得海等勢孤遂降大綱以山西兵自北入頗有斬獲卿窘迫無計乃詣大綱營降卿父琦及妻子家屬俱爲山東兵所俘於是各兵分按諸賊黨斬獲略盡其被脅良民審發寔家者二千三百餘人道垣網遂各以捷聞詔兵部議功罪都給事中夏言參道綱上深納其言卽令往勘據實以聞

武定土舍鳳朝文亂與安銓合攻雲南

詔起伍文定爲兵部尚書仍兼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等處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以梁材爲戶部左侍郎督糧儲

大學士楊一清等上言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搆亂仰廬聖慮兼設總制督儲大臣集四鎮之兵以剿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太祖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尊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令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援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所司不肯保結上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事強陵眾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八

七

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可行積之既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剿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等竊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眾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州北勝姚安鶴慶麗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宜先差京官強幹精練諳曉夷情者請敕一道並齎聖旨榜文星馳前去令鎮巡官差能言通事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凶孽法不可放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

地之民宜殫忠摠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剿殺二賊加倍賞勞其禽拿首惡者賞銀千兩於本職級外加陞二級其餘官軍人等禽斬首惡並餘賊功次依兵部所議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詣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投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於用數萬兵矣疏入上深以其言爲是卽如所擬令提督大臣與鎮巡等官計處行之會朝文先詔其眾謂武定土知府鳳韶母子已戮朝廷且盡剿除武定夷眾至是鳳韶同其母相率自會城往夷民相顧錯愕咸投部降朝文計無所出絕普渡河而走官兵追及復敗之朝文率親信家奴數人取道雲益州擬奔東川至地名湯郎著爲追兵所及裂其屍而死銓眾猶盛逃往尋甸故巢列寨數千官兵分哨夾攻之諸寨先後俱破乃併力攻其必古老巢潰之銓亡奔東川未知朝文先死擬糾眾入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雲南以平是舉也生禽巢賊及逆黨一千有奇斬獲首虜二千九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二千二百有奇撫散夷黨二萬有奇奪獲器械牛羊無算於是鎮巡官黔國公沐紹勳等以捷聞詔加紹勳太子太傅歲加祿米五十石太監杜唐膳弟姪一人爲錦衣衛百戶及都御史傅習歐陽重御史沈敦周煦各賜銀幣有差應襲土舍禽斬首惡者犒賞外仍照原擬加賞兌其赴京就被襲職各官功罪行續差御史論次上之首惡就被梟示官籍其產家屬解京仍行提督尙書伍文定同鎮巡官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八

八

振恤殘傷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以便宜處分

逮御史周相於詔獄

以諫河清遣祭忤旨降廣東韶州府經歷

夏四月命都督桂勇充總兵官會營綱等督兵剿捕流賊

時朱銳楊泰等流劫京東各地方失事官俱令戴罪立功待

事盡奏處

福寧州礦賊林俊等伏誅

陞霍韜爲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湛若水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熊浹爲大理寺卿

韜兩疏以撰輯未完辭免新職上褒答之

庚戌下修省詔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九

六科給事中蔡經等應詔陳言八事一崇寬大以宏治體一審聽斷以定國是一廣容納以來忠益一處財用以紓重困一停織造以恤民窮一查虛糧以省賠賾一急功賞以激人心一嚴時佑以節浮費以上所奏多切時弊自擇其崇寬大審聽斷二事餘下所司詳議以聞刑部尙書胡世寧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並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年開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於近地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官祇於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官宜越資揀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方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用有精力諳風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十

者不可概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養病休致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答曰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盡心供職不允辭所陳勸學事朕深用嘉納朝覲考黜官係累朝舊例不宜更變以起紛擾其餘下吏部議行吏部尙書桂萼等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仁壽宮興作採木已到水次宜令商船順挽免其徵稅盡放運木丁夫歸農州縣已徵夫價准作里甲官銀其大木之價特令免徵諸司所督物料並免差官顯陵營造計費可十餘萬而足當事者云必六十萬宜選差部屬一員往覈其數餘如修造王府儀仗江西眞人府教坊司樂器冠服俱宜停止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嚴急議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牆諸務止令守邊官計處俟年

等處乘有秋之年糴買雜糧收貯官倉遇江南米貴量收折銀仍發漕運大臣分派各處以爲糴本收成之處歲歲和買荒歉之處時時折銀輕重相權遠近相濟不出三五年漕運不困而鹽法亦通矣一言南京歲造瓶酒虛費無補兼以水陸運載煩擾不堪宜改令光祿寺如法造辦一言順天河間保定三府寄養馬匹近以地方災傷民累不堪且地多者並倚託優兒人戶逃匿而盡以養馬責於無力無勢之家故民受偏累而畿甸騷擾宜特敕改正凡馬之不堪充軍者量聽鬻賣以休息民困一言各處淨身男子宜令有司籍報壯者分給各王府老病者批驗還家無倚者收入養濟院此後有犯禁者發成邊如律一言先王以馳射之禮收天下之勇敢強有力者近世科舉之外更無他途民間豪傑往往起而爲明大政纂要

邊則法行而貪官知懼矣一言州縣正官於民最親而司銓者率循次除補漫不加擇非以紓小民之困也今宜毋拘資次凡聽選者俱得揀用庶守令得人而民生可安然巡按御史又責其越境調送或任意差委曠其本職稍有欲自建立少拂其意者輒凌辱加之劾黜及焉前後相承以爲憲綱妨賢病國莫此爲甚宜加禁絕使得一意爲民而後吏治可舉議上上曰災異迭見委因百姓不安所致卿等所言具見體國惜民至意俱令所司議行五月總兵官桂勇帥參將敕通等勦平強賊楊恭宋銳等捷聞上嘉勇功並魯綱等各賚賞有差刑部議上宋元瀚等獄初元瀚爲韶陽令其邑人陳洸以進士守制居鄉多不法而元瀚亦貪酷不相能洸因令其子枉訴元瀚得逮理於是縣人被元瀚虐者盡起陳狀元瀚坐譴戍以是怨洸乃拾摺洸諸放利惡迹併其帷箔事緝成帙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元瀚尋遇赦免洸後任戶科給事中會議大禮洸抗疏附席書議爲科道官所劾有御史藍田者因以訴冤錄上聞詔遣刑部郎中葉應聰錦衣衛千戶李經赴廣東覈勘應聰以洸險悍爲眾所惡欲實洸於法乃授指韶州府知府唐昇俾深劾其事凡訴冤錄所載及洸怨家陳翹一切證成之坐洸妻姦罪離異子枉毆殺人絞諸連逮死徒者甚眾是時洸懼爲應聰所困亡詣闕下上疏自理應聰即據昇獄詞覆奏併請洸當依窩強盜分贓律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綰謂洸獄情無枉請如應聰擬論死詔特宥爲民併原其

妻子已而桂萼署刑部沈因復上書訟冤萼爲覆奏詔械繫前後諸問刑官葉應驄等並取干證人及始末文案至京下三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問至是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獄上得旨應驄元瀚俱爲民沈冠帶閒住絀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考黜上以其不知大體以謗書入奏致興大獄唐昇承望風旨鍛鍊成獄俱令巡按御史逮治勘上藍田爲民昇降三級遠方用

恩田賊平

先是守仁議撫上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僉同恐非定論令與鎮巡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許便宜從事其疏略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兩省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古

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方今皇上推至仁治天下惟恐宇內一物失所而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自用兵以來未嘗與賊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餽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疫死逃亡者接踵若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盜賊猖獗巢穴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儻有他虞奚以待之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南甯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則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威既

各懷脅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烏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僱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則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遣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獠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籬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獠獠爲邊夷拓土疆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及焉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昭皇上好生之仁使遠夷無不感德一也息財省費畜其贏餘以備他虞民免重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古

二也久戍之兵得有所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官之兵歸保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既以消彼桀驁之氣陰以折天下反側之奸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無顧此失彼之患六也息饋運省夫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感土官無脅亡齒寒之危莫不安心定志涵育德化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獠獠外防邊夷中土胥以安枕九也土民既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撫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

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眾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段二幸蔽於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於國且爲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眾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齋戒歸罪省諭期以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眾歸南寧城

後事宜仍許便宜從事六月以經略事宜上一議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一議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一議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一議用人上悉從又議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增築鎮城堡於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旁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昔思恩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糧備用及流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反誤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餘年來叛者數起且岑猛本無叛情身既被誅長子爲戮若籍其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爲宜降府爲州即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官巡檢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淩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況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遙制八寨遷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固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於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喉以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周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議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南丹衛軍爲兩班番休遞戍仍如守仁議而募附近右江土舍土目使率其眾與所遷軍分耕賊地三年而後起科其舍目能報效者使世土巡檢而八寨聽撫殘徒令編排甲每五十立一村老約束之而復募其精壯以隸什伍如此不惟資其實用亦可杜其他謀至於荒田思龍五屯守

仁諸議皆當而風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爲可裁革
上林縣扼八寨而蔽兩江臣以爲不可割屬思恩南丹雖遷
衛其地本屬上林屬賓州臣以爲宜各仍舊思恩龍必鎮立
縣治於那久地方非惟可以便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
據要害消阻賊盜也然不屬於田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
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言周安堡守備成兵不必設岑
邦相止授判官署州事俟其勞著而後授之餘如富言詔可
逮致仕兵部尙書金獻民下刑部獄

三法司上罪狀言獻民受命專征未至地方乃掠取邀臣功
次妄行報捷失大臣忠國體宜以奏事詐不以實者律論罪
詔革職令冠帶閒住隨行人員買陞職級悉革除

裁革前太監張忠等隨事人員張清等四十三人冒陞級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先是六年詔開館纂修大禮全書以費宏楊一清石瑄賈詠
席書爲總裁官張璁桂萼爲副總裁官方獻夫霍韜熊浹黃
宗明席春孫承恩廖道南王用賓張治黃綰潘潢曾存仁爲
纂修官爾宏等宜上稽古人之訓近削弊陋之說參酌諸臣
奏論彙爲全書前集議所編不得更改可略加潤色以成永
久不刊之典至是書成上親製序命宣付史館刊布天下加
恩纂述效勞諸臣楊一清加正一品俸廕一子爲尙寶司丞
張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翟鑾陞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桂萼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各廕一子爲中書舍人方獻夫
加太子太保尙書熊浹陞左副都御史霍韜陞禮部尙書黃
綰陞詹事又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

議尙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
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
妄執汪俊仍主邪議夏良勝脅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鼓
舞朝臣伏闕喧嚷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
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
生天子視朕法當戮市特寬宥革職爲民毛澄林俊已病故
各削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職閒
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醜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
兩京翰林科道部屬等官衙門官員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
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
眾迹類脅從俱從寬不究其已正法典邊成爲民者茲不再
究爾禮部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於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是頒給明倫大典於各王府並兩京文武諸臣及天下諸司
是時韜復疏辭新命上察其誠懇許之

秋七月己卯加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恭穆獻皇帝尊諡辛巳加
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徽號

上奉冊寶詣奉慈殿上皇太后顯稱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祐聖太皇太后詣世廟上獻皇帝尊諡曰恭睿淵仁寬
穆純聖獻皇帝詣清寧宮加上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
后禮成詔告天下

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有罪謫戍

遷初附太監錢鑑冒功濫陞後裁免復緣議禮冒復故職比
明倫大典書成不得陞職怨望不平誣論新建伯賄通禮書
席書舉用詞連黃綰張璁上章自明遷乃謫戍

刑部尙書胡世寧薦詹事府霍韜爲都御史

世寧言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以與六卿皆同僚故彈劾多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闕於廷誠盛世缺典也如韜者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宜特授以都御史仍詹事府學士之銜惟專以論思繩糾爲職凡事于君德朝政有所闕漏及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則朝廷有直臣上下無過舉矣疏入上嘉世寧舉賢之意優詔答之

南京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

通一百卷上以書畱覽

八月詔自今誥敕從簡實

不許競飾浮辭致製體從大學士張璉奏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文

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潘希曾上治河疏

希曾言近年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堙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遏開河流水溢爲遊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水水發沙難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止在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請敕都御史

潘垣嚴督官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濬剋期成功功成聽臣開實具奏上嘉其議從之會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並掣開河之水東入於昭陽湖以至開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希曾議於濟沛開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黃河上流分濬趙皮寨孫家渡二處夫二水兼通則橫流以殺而運道可保無虞矣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編嘉靖政要

從張璉等議也

詔復三邊提督軍務爲總制更給關防

戶部覆議給事中陸粲等條陳壩上等馬牛羊房十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字

一稽實數令各馬牛等房立簿主事收掌遇有孳生倒死驗實收除季終具數呈部一省虛費惟耕藉牛及三牛房牛料草如舊其西兒驃馬擠乳馬日料五升餘馬除下場三箇月每匹日支料四升各草一束駱駝料六升草一束各馬房存畱牛隻驢廐東直門外牛房吳家駝每年亦除三箇月餘日支料三升草十斤各倉未印二歲駒給餘馬之料一免會派畜數既清錢糧宜減姑待來歲派徵量減原價照舊徵銀解部以蘇民困又請敕御馬監自查實數每年約用若干見今倉場足支幾年之用開具的確一議減旗軍清查之後請以壩上湖渠二處參酌其中官馬匹撥旗軍五十人餘悉發回衛所差操有占役者論如例一處牛羊各官濫充管事止是占種場地私役軍人甚者侵冒錢糧請止畱司局內官三員

爲總管司牲司一所併原設官吏而裁革司牧局旗軍止畱一百名餘發回原衛民遣歸州縣見在牛羊行光祿寺就其臚壯取用瘦小者變賣歸價於寺以後牲口不堪者退回本戶領收毋得概發滋費一嚴買補東直門外牛房吳家駝牛房二草場俱奏准給軍佃種徵收子粒本所收貯遇有倒死就行買補惟存湯山草場正德中太監張裕乞其半以修公廩太監王誠復以子粒銀奏歸內監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剋減請將原地召民佃耕種子粒銀解部倒失買補仍以部官督參察之一革冗員各房馬少官多徒爲煩擾請如永樂中例每房止畱一員管理錢糧三員管馬匹其軍職每房畱一員督率旗軍餘悉革回一禁饋遺提督官每點馬所至管事人盛設酒席饋送茶果錢跟隨人役索需分例及下場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主

放牧承委官催收橋道科派擾害請聽巡青科道一體禁止一謹防範各該養馬官居常則虛張數目點視則假借搪塞名稱官馬實無印記自今遇貢賀及新收孳生等馬隨即印烙發場歲一點視細淺者卽照復印一立公署請行工部卽以在京內應尼寺折去蓋造公廩則弊可防上曰各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國害民長奸惠惡莫此爲甚旣議明白都准行仍懸榜曉示如有敢行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拏衙門卽指實參奏處以重罪

詔都察院禁各鎮守守備太監總兵副參等官濫受軍民詞訟詔免貴州各府正官朝覲

以用兵並採木也是時四川災傷亦免朝覲

禮部請刊頒累朝議定宗室事例於各王府

凡有襲爵請封請名夫人儀賓故絕王爵乞封妾媵等欲具奏乞恩者長史教授查例而行春秋二季遣官類奏不合例者卽爲諫阻若仍將前礙例事情奏擾則坐長史教授並擯置之入其差人誣帶財物俱聽緝獲送回照例發遣內府各監局應造冊封冠服儀物如期亟辦毋令遲誤爲奸人藉口詔如議行

詔湖廣各府州縣正官及首領官在顯陵工所者俱免朝覲左都御史李承勳具疏乞休且陳時事所急

一言山西潞城之賊數百人耳倚山負固猶穴中之鼠計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衄臣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眾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宗劉輩皆用近寨壯丁賊中脅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略何如耳宜行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主

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一言川貴芒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處置乖方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永順土兵進討所過剽竊慘於賊盜且新自廣西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咨念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斃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於塗炭臣竊哀之宜命提督尙書伍文定深惟安撫之遠猷毋一意於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一言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丁三十餘萬用銀二十餘萬而尙未有成效始也講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臣愚以爲宜令羣臣知水事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役一言

治天下在決壅弊之患以通上下之情周禮官正綴衣皆以賢士漢宣用龔遂於勃海召見問所以治郡郡守且然而況他乎唐宋有專對次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每遇大事必召羣臣面詢得失蓋事之委曲有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惟可以商榷政事而人之賢否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參以唐宋故事恪遵祖宗家法天下幸甚上仍慰留不允以其疏下所司議九月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惟熊初應期議開新河惟熊贊之甚力督工趣迫人頗怨譟朝議罷役遂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以嚴急與怨功未及成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迹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三

以地方無事從吏部請也

甲申下蠲免詔

敕諭戶部都察院今年各處地方多奏災傷朕訪得四川陝西湖南廣山西等處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凶厄朕每覽奏輒惻然靡寧當此凶荒年歲若不大沛蠲免急行振貸豈爲民父母之道雖節經各該撫按官論奏戶部覆議蠲免猶恐拘於常例往勘返復滋弊端且往年災傷田糧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充軍北方之起運俱在不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運錢糧獨免存留民無實惠況存留數內干礙王府祿糧軍士月糧官吏俸糧師生廩糧之類皆不可缺通融處補候熟帶徵之例多是虛文無益徒爲官吏里胥漁獵之資戶部便通行查議將各奏報災異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

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即便停徵或爲折徵輸納冬寒在邇明春青黃不接之時尤爲可慮巡撫官仍督令司府州縣等官將極貧人戶先儘見在倉糧量爲給振若有不敷將各項官銀給發災輕去處照依徵免輸納亦無聽信下人作弊以熟作災以輕爲重有損於官而無益於民其充軍起運不可缺者將兩淮等運司鹽價銀兩及各處先因別項徵納今未用者酌量派補運納如有不敷仍將太倉收貯官銀動支百餘萬兩派發送去以備代補起運及振濟二項支用事完造冊奏繳夫財出於民損上益下斯爲善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坐視民患民窮財盡他日軍國之需從何而出戶部職掌人民宜體朕意推而行之其間斟酌損益事宜又在從長議處明白具奏定奪內外衙門官員及撫按官若有藉災救荒良策及凡不便於民事件各要條陳具奏採擇施行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三

召取伍文定回京

雲南地方已宣未盡事宜命沐紹勳等區處芒部夷情止命川貴鎮巡官查照先今擬奏訪勘明白酌量處分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諡悼靈久之改諡孝潔

南京禮部等衙門右侍郎顧清等條奏時政

一慎調問以清刑獄一停差官以杜騷擾章下都察院覆議言所奏俱切事實得旨調問如議行今後錦衣衛官校非十分重事毋遣

詔催徵歲派題派工料銀兩

從工部尚書劉麟議也左給事中張潤身等參奏上曰寬征恤民朝廷恩典工作銀料等物歲用之數皆不可缺且小民逋負固所當寬若姦人侵盜豈宜容縱但恐官不得人查覈未明還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先年遇革係小民逋負者照例寬免若已徵已解侵費不納者部運大戶收頭人等務嚴行追賠毋得姑息

虜寇莊浪總督王瓊分部諸將於要害遮擊之

前後斬首十數級所獲戰馬夷器甚眾未幾虜復從江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張文明解賞軍銀布至粹與之遇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論死瓊上言莊浪東西二路虜眾夾居出沒靡定追之則望塵逃遁稍開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壬

險巖倉卒間驚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方間虜報已卽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況奮勇先登摧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頒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疏者遂以深文律之其於功罪之際曷由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陣亡者之家旌張文明死事之節庶恩施溥而邊人勸矣得旨獲功人員令瓊犒賞陣亡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實奏聞袁英所犯其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明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費

錄軍餘齊賢妻林氏一產三子詔如例賞銀十錠米五石

十一月詔決囚於午後行刑

刑部言該科三覆奏之外許囚家屬於臨決前一日卽訴鼓

狀該科收執伺簿轉同本囚事犯進封次日皇上清心審察將應決應留姓名午前傳示午後不須瀆奏卽便行刑上曰覽奏足見誅惡勸善之道依擬遂著爲令

詔建大行皇后陵於禩兒峪

新建伯王守仁勦平廣西八寨叛賊

先是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洞諸賊連結數十餘巢盤互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箐中自潯梧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及守仁至招思田叛目盧蘇王受等降之密召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唐宏等分部護之守仁故止南寧罷還湖兵之應調偃旗仆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令官兵四面集團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壬

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破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於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十一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使林富率盧蘇王受別自新墟道銜枚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等寨二十八日破周安等寨五月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峒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田土目韋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奔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橫水江溺死者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兵將思田新附之眾卒不滿八千時不過三月而倖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上曰此捷近於誇詐恐傷大體但徭賊習亂日久王守仁姑賜救獎

論有功人員下巡按覈實以聞已而禮部尙書方獻夫繕事
霍翰言臣等皆廣東人備知諸徭爲患多年曾調三省兵數
十萬人動支官銀數十萬兩米數十萬石僅得州田安靖五
十日然我軍失亡固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弔嚴新寧白水
諸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其要領新建伯王守仁乘百
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馳
諭而思田稽顙雖舜格有苗何以加焉至於八寨斷藤峽之
賊各烏栖獸伏於深巖絕洞間自我明開國以來未有輕議
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善
一也將思田之降眾得其死力善二也所誅者眞積年渠惡
非他濫殺之比善三也因歸師以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也
不役民兵不募民馬而眾皆不擾善五也元惡就誅餘黨威
服撫勦之宜善六也八寨平諸賊可以漸次撫勦而兩廣良
民得安生樂業善七也從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
也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撫勦思田不受命
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敕梁之詔遂破
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期月奏功當時且未聞有專
制之嫌況守仁又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宸濠叛逆江西
諸臣誓死討賊者獨王守仁與伍文定謝源三人而已功成
之後乃爲忌者所抑不曰守仁初同賊謀則曰滿載金銀以
歸兼以大臣楊廷和喬宇從中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
論功有二道有開國效功之臣有定亂除難之臣成則侯敗
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懷乎一髮效忠

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今忠如守仁有
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
部覆題又行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
連賊復爾猖狂爲地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上曰所言已有
旨處分修建城邑防患事宜其令守仁會官條畫便宜上之
務在一勞永逸勿貽後難於是兵部覆守仁議處八寨徭賊
便宜二事其一謂八寨之賊每寨有眾數千首尾聯絡爲柳
慶諸賊淵藪而周安一堡正當八寨之中宜築城置戍據其
腹心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賓州故有南丹衛軍坐食
無所耕收若移就此令與遷江八所狼兵犄角而守分耕賊
田則柳慶日重而八寨可無他變其一謂斷藤峽諸賊既平
宜休兵散屯招徠向化之民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夷巢
穴最爲要害舊雖有千戶所官兵見存不滿二百宜設一鎮
增築高城而設守備衙門取四五百兵分調哨守其他所之
兵及湖州調到協守者歸之原伍避役逃亡者以附近土寨
目兵補之詔如議行
御製十六字箴
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助我力爲出示輔臣
免湖廣起運南京等項錢糧
以旱災也
特賜原任國子監祭酒魯鐸祭葬諡文恪
鐸景陵人以編修陞司業進祭酒嘗奉使夷邦卻金珠之饋
及在告絕迹公門日集後進講授經義臺臣交章薦之不起
卒之日貧不能葬巡撫都御史朱廷聲爲請恤典故事四品

文臣例無祭葬贈諡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有司治葬仍賜之諡不爲例

改刑部尚書胡世寧爲兵部尚書

土魯番獻還哈密城遣使求貢

霍韜上言曰自土魯番攻陷哈密經略未定諸議者或言絕貢或言通貢聖諭曰必有悔罪真正番文然後貢使可通此固廣遷善之路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尙書王瓊譯進番文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輒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可虞一也土番無道圖我哈密久矣今城池雖云獻還然無番文足據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愈滋矣可虞二也牙木蘭土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而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元

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眾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三也牙木蘭之降也日費庫餉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番擁眾叩關曰取彼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一則擁兵於外一則爲變於內而甘肅危矣可虞四也或曰今陝西亂荒甘肅孤危尙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昔太宗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孰能興之合於諸

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我諸戎修我貢

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多見其

固也或曰忍棄哈密非得已也今甘肅銀一錢易粟二升軍

士救死不贍甘肅且危矣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

也昔太宗之供邊也實資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

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藝菽粟歲時屢豐至

天順成化間粟石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

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一引鹽也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

鹽一引戶部以一引之鹽也得八引之利遂令商人引鹽悉

輸銀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

蕪石粟五兩皆鹽法更改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鹽法

乎陛下試問兵部土番求貢有無印信哈密城池何以興復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手

木蘭來降何以料理再問戶部甘肅邊糧若何而爲一時振救之策若何而爲經久饒裕之策詳畫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內安外攘萬世永賴矣疏入上曰覽韜所言知其畱心邊務牙木蘭納居內地姦謀叵測兵部其一參詳籌畫究極利害務要計出萬全具奏定奪邊儲屯種戶部看議以聞

寧夏鎮餉振之免所屬秋糧馬草

是時免河南開封秋糧免順天府及所屬衛秋糧馬草屯田

子粒有差皆以水災

兵部尚書胡世寧條陳兵務十事

一言武略謂謹邊備以伐虜謀定經制以防民盜一崇憲職

謂巡撫兵備宜舉年壯資深曉諳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者使得便宜從事而秩轉以償其勞一重將權謂宜假以威

權使專賞罰至於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一增武備請於宣大遼東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募銳兵六千分隸之無事則在京近郊別營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決旬可集一更賞罰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卽無首級亦不罪力所不及而失備者雖被殺擄至二十人亦免充軍惟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坐充軍至兵力相當而退縮敗陣及擁眾自衛縱賊深入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卽被殺擄數十人當以失機論若戰勝敘功惟據巡撫兵備查審某設策某當先破陣某殺死幾人量爲給賞或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眾者始請陞秩若巡撫總兵失事互爲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悉從巡撫訪實糾舉一禦土夷言各處土官宜順其俗簡其約束

明太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三

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有詔速爲勘劄該襲速爲勘保有叛亂兼併者命其鄰黨合征之征而不服禽殺之或設流官或復土官或統或分皆求其相宜而後已其原尤在撫守得人久任而信孚也一足邊儲謂宜廣屯種興鹽利預收糴務使官民兩便而糧草常盈一絕弊端請自今官舍軍民有殺獲功應陞級者仍填註原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官除戡亂平賊奇功世襲爵職外其有聽子姪賁緣冒陞者文官削籍武職揭黃至於軍匹額外濫收者俱成邊一正謬誤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還職視之應支之俸退少應調外衛者彼皆安土重遷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或令減俸不必拘於調衛之例武職犯充軍者宜降長子之襲而黃次子充軍又故例京衛官願改外衛者聽夫京衛多冗員

謂之外衛可使自效且出一指揮使月省京儲八石可養壯士八人今且廢格此皆謬誤所當改正者一恤人才言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皆有勞勩於國家不可以一言一事之失而屏棄之上曰卿素善謀猷且諳練世務觀所奏悉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者待卿逐一審處具奏定奪在別部者令各詳議以聞

丙寅冊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己巳頒詔天下

虜寇大同把總指揮趙源戰死

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官軍頗有斬獲虜遁去

山西大饑詔免歲派糧草

詔發太倉及引鹽銀六十七萬四千九百有奇補給之令及時積貯芻糧支散官軍及王府祿糧等用極災州縣聽便宜振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三

詔定贖罪與收贖錢鈔則例

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

十二月四川巡撫唐鳳儀等議革芒部流官而立隴氏之後鳳儀言烏蒙烏散東川三土官故與芒部爲唇齒自芒部改流諸夷數叛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氏之後乞順夷情以塞禍源撫按戴金陳講疏議略同章下兵部議覆言事體重大難擅輕議查得芒部在成化宏治間數自讎殺時攻剽畢節界上固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死誅隴壽立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

長官司各統其眾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洸不能拊循以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曰勝眞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皆隴慰親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眞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等弄法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戰爭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爲立隴勝復土官不便議者謂烏蒙諸土官咸內不平及土人心憚土官約束臣請敕鎮巡傳諭川貴諸土官以仍舊世襲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芒部府舊印及鎮雄府新印告諭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年不爲亂者聽徑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願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聽或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功者得除安撫以上否者有顯戮其隴勝令布政司羈留教育以俟別處改用程洸等以示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重

不復立府則彼必心服地方自定上然之於是四川巡撫唐鳳儀巡按戴金奏議處芒部七事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夷性異類不必執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續絕世言隴勝乃隴壽所出爲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既改芒部爲鎮雄府當令其可復而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袤數百里仍以四長官司分理之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僞報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言畢節爲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南安一帶而於貴州添設僉事一員專制畢節等處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結言諸夷姻媾往往相助以生讎怨若水西之於隴壽烏散之於隴政而

沙保犯畢節亦由水西誘引宜嚴飭之以離其黨與兵部議覆隴氏受命累朝傳自祖考非有叛逆大罪不當利其土地絕其世官今仍宜布昭信義以懷遠人使知子孫爲惡則罪在必誅念及先臣則繼其絕世可以服土人之心其所陳撫處事難以懸斷乞敕川貴二省守臣詳議具奏上命俟貴州鎮巡官奏上定奪不必再勘

四川建昌衛叛賊乞扒伏誅

械其子烏卜節牛至京

陞戶部左侍郎梁材爲本部尙書

詔暫免河南南陽裕鄭諸州起運稅糧

時禮部侍郎嚴嵩有事顯陵道經諸州府見民饑相食請爲停徵故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重

嘉靖八年己丑春正月戊戌朔

詔雲南鹽課召商納價輸官

巡撫歐陽重奏本省鹽課僻在萬里與內地不同欲積以待支則折閱無算俟地方有事奏請開中則緩不及請自今爲始將歲辦六萬一千五百七十八引每年召商酌納價值輸之官庫以備不時支用年終造冊類繳戶部覆奏詔從之詔許酌用建言得罪因事降調諸臣於外任

吏部奏先年建言得罪如鄧繼曾季本陳相段續侯秩楊言繆宗周陳宗肅一中胡松吳彥鄒元洪周在徐川周相十六員因事降調如黃國用羅玉劉秉監張如吉張聰陸廷鄒傑汪佃等八員皆才識可用懲創已深宜及時收錄以稱明旨赦小過重絕人之意上然之

令戶部會計歲用會議以聞

戶部尚書梁材等言臣等查嘉靖七年太倉所入止一百三十萬金而費出之數乃至二百四十一萬有餘加以各省之催徵不前諸邊之用度無節少遇凶荒紛紛奏請臣等切詳弊端有五一宗室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通欠自非多方議處將來何以支給乞敕廷臣會議天下歲入歲用之數各處各邊救荒備處之宜及太倉銀兩祿糧俸廩宜動支存革與否一一條上請令公私有備經久可行如有未盡則以屬在外巡撫通行奏處上從之因有是命

二月命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命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奪其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奎

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召致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狂或流於清淡庸鄙者借其聲遂敢於放肆詭以傳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爲之標榜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搖賊禽除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陛下御極之初卽拜伯爵雖出於楊廷和預爲己地之私亦據有黃榜封拜侯伯之令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宸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禽功固可錄但師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蔡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歿後

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 案守仁餘姚人自少負奇氣不欲爲俗學所困乃徧求百家二氏尋端察弊乃獨得不傳之緒輒喟然歎曰致良知平生三字符不可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雲集守仁奮然崛起挺一齊於眾楚之咻所至敷歷政煩時不廢講一時彥髦心醉雖負氣執己見者亦自誠服其學以圓融瑩徹一物不與爲體生生不息隨感順應爲機戒懼慎獨默識操存爲功觀變達化博大闊深爲用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爲極蓋明道之的派也隆慶年復世襲伯爵萬曆十二年以論定從祀孔廟

奪武定侯郭勣兵柄

陞賞安慶府守備李時憲等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奎

凡三千四百餘人時御史李儼言其有功士民兵部覆議以間故有是命

詔籍廬房

養鷹地九十八頃七十畝有奇悉照草場事例召民佃種徵銀輸之太倉出養鷹官陳倉等六百二十五人悉詔還原伍其廬房在內者封閉別用在外者賣入官

命大學士張孚敬詹事霍韜爲會試考官

皆大禮賈人初變文格尙簡勁程文僅三百言取唐順之等三月廣東僉事林希元條上荒政事宜

先是湖廣等處大饑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振米次貧之民便振錢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

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銀以糴糶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融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拘文戒遣使戒遲緩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悉民情條上戶部覆議多付有司酌量舉行上以其疏切於救民從之

謫祭酒陸深爲福建延平府同知

深言臣昨以越禮幸皇上不加譴責俯賜慰辭是誘臣使言也請盡言之夫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於內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於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繹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陳奏以仰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壬

神聖學上曰陸深誇詐險惡敢於欺罔茲疏首獻諛詞豈人臣忠諫事君之道且其進講已三日語多悖謬詔美大臣意在行私吏部參究以聞吏部言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等調外任

以方獻夫爲吏部尙書

行義倉社會法

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進呈六卷上一一品題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唐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陳東曰智仁之用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任瀚曰勉吾敬一知爲主哉六策以有御批皆刻錄中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進士改庶吉士令讀中祕書蓋自我成祖始其所選士或限年或拘地或采名或卽取之制策夫限年則老成見遺拘地采名或有偏私之弊惟取諸策之優者爲得及孝宗立爲定制每科必選選止二十人留亦不過三五輩今宜於二甲取前五十人三甲取前三十人合之得八十人如唐順之陳束任瀚三人已經聖覽甄錄不必覆試其餘如例選二十人爲庶吉士自後量留數人以備任使其一甲羅洪先等亦當如舊例教習臣等又以爲天之生材非一端君之用人亦非一途乞敕吏部延訪內外諸臣有學行兼備者改任官僚館職上然之於是一清等奉旨考選以唐順之陳束任瀚三人廷試策爲上所批獎卽以爲冠而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壬

胡經廬准諸邦憲汪大受郭宗口蔡雲程楊祐汪文淵王表曹汴王穀祥熊過安如山鄭大同季實孫光輝吳子孝二十人疏其名以上因請命官教習上曰吉士之選乃我太祖之制其在當時固爲盡善但邇年以來每爲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自此始矣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問學優正者聽吏部舉奏收之翰林以備擢用朕意如此吏禮二部及翰林院會議以聞於是吏部尙書方獻夫等議奏庶吉士奉聖諭不必選留臣等無容別議顧翰林原額載之職掌者有數此外量增數員者成法每科一甲三人有缺則銓註無缺則添註餘皆從吏部選缺推補如諸司例凡兩京及在外官員果有學行可任者卽擢用之其中有弗稱者亦令外補如此則事體畫一經久可行疏

入詔如議行侍讀侍講修撰各增爲三員編修檢討各增爲六員著爲令

命重修大明會典

詔哈密土魯番事情聽王瓊等從宜處置

時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言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身親履歷見真而議當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日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虛空百無一補而兵不足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兵

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餉餽難通五也況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垂山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於虎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忠順王之詔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開彼效順之路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以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急乏募民廣屯塞下以開食源俟我無

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爲招瓦刺屯苦峪城瓜沙興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反覆看詳澤等之議知其明習時務深知款服乞敕兵部早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尙書李承勳言唐澤原奏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先圖用兵馭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第令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

五月令淮南北餘鹽價稍輕減

巡按御史朱廷立言近奉欽依餘鹽添設引目倍正額蓋使市無高價而民食免無鹽之苦鹽皆有引而商人無夾帶之私法誠善矣乃商人莫肯用命者其故有二商人往時餘鹽待其掣過然後納價今新例先納銀而後領引既輸於邊又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罕

輸運司此必人皆巨商而後可非所以責之中商小商也其不便一也舊例商人支鹽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外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納銀一兩六分淮北七錢五分此時官鹽疏通尙無利息今添餘鹽二引纔四百六十五斤而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夫商人求利者也有利則趨無利則止若使負資本涉邊圉無益有損孰肯從哉其不便二也今宜以添設之引先給商待其掣後納價以寬先期征併之急其添中餘鹽價銀淮南減四分淮北減一分五釐以恤虧折之苦庶商無告苦而新法可行下戶部覆議從之

更正褒冕及羣臣朝參服制

吏部奉敕諭條奏五事

六月桂萼進輿地圖復進兩京堂官文武方面履歷

賜故致仕右副都御史周南祭葬

秋七月勒令工部尚書劉麟致仕

以奉旨移文停止蘇浙織造上用袍服亦誤混停爲太監吳勳所奏論也

罷右都御史熊浹刑部尚書周倫等奪俸有差

以張桂獄與東廠忤旨故也

設浙江巡視大臣及江淮總兵官

錄原任南京尚書邵寶子煦爲國子生

寶屢乞休未考三載績例不得廢以其文學聞望特予之

右都御史陳金卒

國公徐光祚卒

八月詔廣東守臣採珠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聖

提督兩廣侍郎林富上言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未有隔兩年一採如今日者蓋珠之爲物也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採後至弘治十三年方採珠已成已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採珠已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尙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尙未生恐少亦不得矣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雖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也疏入報如前旨採辦進用

頒御武弁圖制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九月革外戚世封

許應襲者惟定國一公及彭城惠安二伯而已天下快之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罷刑部郎中陳三良員外郎王行可

先是給事中陸粲論劾大學士桂萼信任李夢鶴序班桂林管家吳從周爲之納賄詔罷桂萼下刑部逮夢鶴等鞠訊所與萼私狀各首服未及成獄而詹事霍韜爲萼訟誣並列楊一清罪狀乃命三法司會審夢鶴等依恃聲勢罔利行私與萼無與詔夢鶴林革職爲民從周問罪如律以該司郎中等官羅織害人下獄拷訊法司擬三良等杖贖還職上令俱革職間住一清尋亦罷

虜寇榆林寧夏王瓊引兵禦之虜引去修築邊垣

故祭酒蔡清子推官存遠表進清所著易經蒙引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聖

詔發建寧書坊刊行

十一月召大學士桂萼復任

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條陳八事

一曰養和德以培治本惟陛下游心大道願益加存養藹然長如春陽之煦物二曰消嫌疑以廣忠盡望陛下葑菲必采貝錦必察則乖氣泯而和氣益洽三日久大任以責治效言久任必自吏部始方獻夫能去其輕聽私意可專任而久四曰廣起用以資久任查前後言官及撫按所屬退閒官員參合公論酌量舉用五日褒廉介以厲風俗戶部尚書梁材間住都御史姚鏌天下所稱極廉按察使朱裳養成苦節給事中閻閔恬退自甘布政使袁寶第宅無地尙書林俊大學士石瑄俱平生清苦耿介沒未得諡尙書李鏊以國之盜臣身

後遣金黃緣得諡伏望或賜褒嘉或敕起用或追諡或削諡
六曰戒奔競以養氣節赴任復任方面以上及公差等項官
員甚至有先赴閣部大臣調辭而後報名辭朝者乞敕都察
院嚴加禁約七曰重巡按以安地方今都察院奏遣徒取循
次回道考察祇具虛文奉命巡按未到地方或甫到而吏部
遽行陞用非所爲重憲職鎮風紀也八曰復言路以重朝廷
先年給事中劉一鵬以論劾大學士楊一清再杖於廷削職
罷去今者一清既敗則一鵬固陛下直臣也乞敕吏部起用
及查先論劾一清獲罪謫遣諸臣奏請褒用上曰石珪有諡
已久乃言無諡李燧黃緣得諡何不早言俱屬欺罔詔謫世
楊江西布政司照磨餘奪俸五月

十二月虜入大同右都御史王憲罷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八

望

以刑部左侍郎汪鉉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九年庚寅春正月壬辰朔

頒御製敬一等箴於湖廣長沙府嶽麓書院

詔採辦雲南寶石

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地方產有寶井爲土酋思所轄其境
與西洋番船相通挖取以營重利且此酋以木邦叛豎遺孽
竊據此土自恃富強吞噬緬甸木邦孟養又密邇騰衝窺我
境內慮實較諸夷尤黠往年採辦之役故違稽遲又地極瘴
癘俗尚蠱毒往年採取人役各被中傷撫處數十年至今始
順雖朝廷赦宥罪過而夷性叵測若再行採取或啟戎心宜
暫停三四年候夷情寧靜另行採買戶部覆議詔如前旨行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尚書胡世寧予告

都御史汪鉉條上巡按約束十二事

一宣德意一勤巡歷一精考察一慎舉劾一謹關防一禁違
迎一親聽斷一稽儲蓄一嚴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有不
遵定議仍令兩司隅坐運使等官跪稟聽臣等訪實參治一
慎清差不拘歷任先後惟選才力相應者二員請旨簡用俱
准行

永昌衛軍楊慎乞回籍終喪不許

慎父大學士楊廷和時在籍病故慎以持正被譴茹哀抑情
亦可悲矣若永嘉者眞寡仁哉

詔議社稷配位

先是上諭禮部曰祭大社大稷奉我太祖太宗配朕有疑焉

夫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祖配天則止矣又奉祖配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我皇祖時禮官張燕之失也又謂后土句龍氏乃其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句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故未嘗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惡及其子乎至如奉祖配社尤爲欠當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乃不可不正之典宜如高皇帝制大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大學士張璠翟鑒等各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啟聖衷獨覺其舛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真有在於今日疏入從之

二月工部上先蠶壇圖式

上曰所構席屋甚多不無糜費其酌處財力量建一二工部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二

乃請止治先蠶採桑二壇並俱服殿及諸蠶室數十楹餘皆罷之報可

黜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歐陽重爲民

先是重以雲南衛卒多異姓冒伍下令嚴其餉卒怨之嘯聚

千餘人環圍軍門擲瓦礫門垣內重反覆開諭給餉乃解巡

按劉臬劾重乃罷重臬以論劾過當調外任

三月械致仕詹事霍韜於都察院獄

以夏言疏數韜無君之罪有七故也尋原其罪詔贖還職

皇后行親蠶禮於北郊祭先蠶

夏四月革原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閒住

初一清在陝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歿復爲作誌而永弟容乞恩得陞錦衣

衛指揮僉事兄富爲副千戶後富賈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賁產繼宗因許奏永勘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疏辯詔下法司推鞠廉得永存日饒一清生日賀禮金百兩及容求文折儀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聖裁奏上詔革容職而有一清罪所受金帛令有司追收入官至是廷瑞復以爲言乃奪職令閒住云

大學士桂萼至京命照舊辦事

詔集議郊祀典禮

上既定明倫大典益殫精於禮樂制作之事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以合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爲非禮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廷議給事中夏言上議曰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也是故以祭天神則有禮祀實柴燂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種沈醑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輪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壇案設皇丘司裘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卽陰時不同也用圓鍾於震之宮取乾出震之義曰圓鍾象其形

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其容是樂不同也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立當以周禮爲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分祀天地於園丘方丘如周官是時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鋐中允廖道南編修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璉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卽方丘者尚書璣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逆也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祖宗竭心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四

殿宇必且撤毀昊天上帝皇地祇正位太祖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忍改也上主言議而詹事霍韜主大學士邱濬議闢分祀甚力且詆周官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諫官冊議紊亂朝政變成法必有任其責者言覆疏申議曰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大報天也遵祖訓求盡善也欲遠迹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也議者往往以更大祖之制爲嫌爲懼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皆太祖之制從其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初無二道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周禮一書朱子曰乃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又謂天官冢宰一篇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近禮部奉明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不聞韜有奏止韜修大明會典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固未嘗謂其非經也獨臣執以議郊卽顯爲非經哉蓋韜欲中人以禍而不知往往自蹈之也律有紊亂朝政之條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紛更壞亂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有變亂成法之文指國家律令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天下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請明律意官吏挾詐欺君妄生異議擅更改者言也今所議者郊祀之禮古先哲王之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以行本非變法而以爲紊亂變亂非律意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五

矣輔臣璉度不能難以災旱爲變國力方訓更議郊禮則闕除丘澤兆域修治儀物壇壝紛然百出不知費財若干萬勞民若干年而後成請需後言卽營建壇卽造陶匏之費計不過萬金請以身行營其事不以爲國費上大喜於是作園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上用言議以二祖父子同列建壇並配爲非禮請南北二郊露祭於壇奉太祖高皇帝配仍於歲首祀上帝大祀殿奉文皇帝配用祈穀下廷議羣臣咸疏爭不省輔臣璉三疏爭畱中言理前議甚力上怒羣臣違君叛禮一如言議行自是璉稍絀而

聰知建造事總督工成而軍役不足將馬直並缺官薪阜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是年十月更定郊制書成新製園丘祭器及龍牀御案成明年二月定方丘並朝日壇聽用玉甬各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購不獲部臣言玉出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宜行陝西撫臣厚價購之詔曰可

附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宋史諸書大略謂洪武初年主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大始者也至十年改爲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宗廟之制國初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時享歲祫則視殷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宜法聖祖初制北園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六

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太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等議上然之

五月孫家渡河隄成

迎翠殿南織堂成

六月詔國子監建敬一亭

勒御製敬一箴及范氏心箴程子視聽言動箴於亭從祭酒許誥請也

命武定侯郭勳總督五營操練

議補六科員缺

吏部都給事夏言奏六科額設給事中五十八員祖宗以來

額員俱備嗣後乃有不必要盡補之旨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陞補給事中十五六員以上必選補亦著爲例今六科在任官止二十一員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四員常行公務日不暇給恐非朝廷設官定員初意臣考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內年三十以上者選補弘治年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乃始盡廢考選例陛下登極詔令悉復舊制間嘗一行旋復廢格蓋由廟堂大臣陰爲阻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自有定價不可一律拘也況朝廷專設言官意各有在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翫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七

簿書米鹽之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謂徒以老成諳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嬖媚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己害而已又其甚植一二不肖以爲私人資其爪牙搏噬善類此皆大臣之所爲利而非國家之福也乞飭吏部遵舊制破私應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之上行人博士並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從公考選以補六科員缺其在

外考滿三年知縣如果才堪臺諫者許與推官一體行取以備急缺風憲之用庶選取之途既廣而言官不患於缺人矣章下吏部議覆六科言責所係務在得人是以累朝推擇未嘗備數且今行人博士及辦事進士員數不多請先補科額之半餘俟取諸推官知縣之有年閱者得旨從之

總制王瓊破洮岷番族

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兩族屢擁眾入犯瓊會集兵眾諭以禍福諸番多聽撫惟若籠板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先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上嘉瓊功降敕褒獎併鎮巡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三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掩答經歲無烽火警及是諸番盟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為奏畱於是甘肅巡撫唐擇巡按胡明善為言土魯番吞哈密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略諸臣處治失宜釀成邊患幸皇上特起王瓊而委任之瓊奉命驅馳殲厥心力息兵固圉克壯皇猷於是入稽夷眾遣歸本土新來夷使請准入貢其有潛入肆掠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八

者又奮威武以芟刈之牙木蘭虜之心暫則徙置於內地帖木哥土巴虜之爪牙則羈縻於近邊安插寄寓關廟屬番以恤其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處曲防悉當其可訖能康濟一方綏靖甘肅閭閻軍民久居危苦之地賴以少安合辭懇臣欲久留瓊臣等謹具實以聞上乃嘉獎瓊勉其益懋厥職云

禮部會廷臣議豐寧王所奏宗室四事

其一崇輔導謂長史教授務選老成端正之士果有輔導善狀一體敘錄其二興學校謂各處撫按官查親郡王同城者共建一學郡王各城隔遠者另立一學宗室子弟八歲以上未受封者令其習學習禮撫按官仍三年一次查考中有勤學立志者從宜勸勞經明行修德業卓異者具奏請敕獎勵

其三定女子其四均人役謂宗室不許保集外人而民校事

例又無實用宜於各王府護衛及羣牧所食糧軍校每正丁下量畱餘丁一二名供貼其餘人戶查撥郡王及將軍以下應用免行有司僉派以寬民力疏入上以定女子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而禮部覆會議上定女子一事列為三目其一花生女子不得請名其已前造入玉牒者削之見養膳者亦行停止聽其編入民籍自為生計其一凡鎮撫奉國將軍以下有犯罪降為庶人及高牆放回者不論已未革爵所生止許請名不得請封給與冠帶婚嫁養膳之資其未革爵前所生者仍給冠帶若以謀逆廢者亦許請名不許請養膳婚嫁其一言嫡庶之分將軍而下凡嫡子女俱許請封無嫡子女許以一庶子女請封其餘止許請名給以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九

冠帶養膳婚嫁之資議入上以其事俟從容審處竟不果行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於詔獄

革大臣補蔭

罷姚廣孝配享太廟

八月詔沙汰天下生員

給事中高金陳其不可遽行者有七且言老穉凡庸非盡附學在廩亦有之今惟沙汰附學未免有偏上責金不奉詔仍令禮部申諭各提學官務遵前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學名額不必視廩增原數許量准地方人才眾寡為差降給事中薛甲為湖廣布政司照磨

甲上言四事一納諫言以來忠讜一正習俗以明體統深言劉永昌以武夫而劾冢宰張瀾以軍餘而議勳臣之非一勤

延訪以盡人才一養和平以凝天休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降爲照磨

命以通惠河志付史館採入會典
大學士桂萼疏懇求去不允

九月大明集禮梓成上親製序之

議省併南京進貢船隻

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益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復奏言南京各衙馬快船隻乃國初舊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用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

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十

內官乃有假進貢口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務求多船以濟已私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爲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苗姜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諸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減者多矣如枇杷非南京所產者酸澀不堪用鵝鵝口鵝應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及北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綵帛紗羅綾緞諸物既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卽壞若是尙衣有餘似亦織造當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幾年之用量爲停止雲

龍膳卓礮漆器皿及銅鐵品物皆堅久可用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上以所奏下禮部尚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非此土所產梧桐子風鰣魚入水木樨雞鵝彈俱宜如舊進貢用船裝進其梅石榴柿子天鵝鵝口活雁鵝鵝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章樞等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件節年免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用船一十九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龍衣並竹器彩漆卓盆銅鐵器物俱如所擬減免上曰此數所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行著爲例自後敢有假託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命梓聖母章聖皇太后所著女訓

首冠皇帝御製序次之以呈母自序之文爲目凡十有二修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士

之宮中者三事一胎教之儀一揀擇諸母一口子師模行之天下者三事一訓女之學一教瞽瞍一正媒氏

原任大學士楊一清卒諡文襄

一清雲南安寧州人徙居丹徒初以奇童薦爲翰林院秀才成化八年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歷按察司僉事提學山陝入爲太常寺少卿南太常卿陞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會虜警急復改巡撫陝西陞右都御史總理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詔獄罷歸真鑄反詔復原職討賊因畱鎮陝鑄誅召入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加少保尋加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俄致仕嘉靖初虜大入塞掠關隴起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還入閣加少師改華蓋殿久之致仕尋削秩至是卒一清識量宏遠有文武

長才沈幾先物果殺好謀投之艱大綽有餘裕其烈在陝西最著嘗勸修花馬池邊牆圍復河套及擬剿逐西海諸虜皆畫有成算事多未竟張永之奏誅劉瑾出一清謀故以永薦入內閣爲言官所詆嘉靖初大禮議起見張璁大禮或問而是之於是張璁力加薦已而上遇一清漸隆以心膺一清盡心贊朔一時廟議殊有可稱是時張桂並柄用一時新銳用事之人爭趨之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積不能平比張桂去位詹事霍瑄遂謂一清陷之極言力攻誣以贓罪一清既去復興告訐獄證成其事詔革職疽發背而沒沒之前數日猶爲疏自解言身被污蔑死不瞑目上聞悼之令法司釋贓罪勿復問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至二十七年始賜諡贈太保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主

吏部尚書方獻夫再疏乞歸許之

以張鶚爲太常寺丞令請太和殿校定樂律

革甘肅鎮督儲重臣

冬十月南京兵部尚書林文華上言四事

一省造船以節財用一嚴禁官船附搭一禁官軍私役一均派各營馬匹

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

致仕右都御史伍文定卒

文定松滋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以事件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逮詔獄爲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於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多盜乃調吉安至卽禽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

人平桶岡賊斬二十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稱奉太后聖旨移檄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卽同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賊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禽陞按察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乞致仕尋起爲兵部右侍郎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湖軍務未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剿之以伸威百蠻乃四川按官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至是卒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烈甚著乃抵牾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云給事中秦鼐上言南京內外守備三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主

一曰投託言營求衛總把總等官貽害軍卒也一曰役占言壯卒充軍伴而煩遺病貧卒也一曰威虐言苛責非刑往往致死也得旨切責守備

十一月命復關臣錦衣衛侍立陞上祖制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皇祖時內閣錦衣衛官侍立於座之東西蓋在陞上也此可遵復朕惟王言不爲不重羣臣四夷瞻奉在此頒領敕者令翰林臣一人捧持內閣官之後候承旨授與領敕官同於本班之次卿等卽會禮官議問於是禮部尚書李時與璁等議以常朝畢內閣官於東陞錦衣衛官於西陞各以次升立於寶位之東西錦衣衛官在司禮監官之南捧敕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於內閣之後候承旨由左升下至御道授與領敕官同至本班之次詔可

改正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及釐正從祀諸儒

初張碧上言一議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塑像一編立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子思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以馬融賈逵王弼杜預而遺后著王通韓愈上命禮部集議多以去王爵毀塑像爲疑上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賜羣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抗疏辯之出爲延平府推官璫復上祀典或問以解羣疑眾論乃定改號爲至聖先師孔子其從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振申黨卽一人去黨存振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改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眾服虔范寧祀於其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古

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啟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十二月始祀先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先師周公孔子於文華殿東室初有釋像上以其不經撤去之乃祀先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是日上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並令輔臣張璫等及講官徐縉等入拜上御殿西室宣璫等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修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啟佑於冥冥之中然啟沃交修之力實望於卿等其朕敬承以圖治化各賜茶叩頭而退上乃告於奉先崇先二殿敕諭璫等經筵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之尤要啟沃之實交修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

目前緊要本末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以祭品頒賜諸臣越數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大學士桂萼進所著三才歷日志上嘉納之畱覽

詔復江西左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贈官並定旌忠祠祀享位次

初宸濠之叛宏思聰死焉上卽位贈宏太常寺少卿思聰光祿寺少卿配享於孫許旌忠祠後以御史鄧顯麟言遂革二臣贈官罷其配享宏子昭武伸辯詔下江西巡按覈之至是御史穆相覈上二臣死節狀甚著禮部覆稱配享無忝上難之下廷臣集議無異言乃先復二臣贈官復詔禮官以許達節義慷慨特祀旌忠爲宜孫燧物論未孚其從公議奏禮部復議當宸濠變起倉卒兇焰懾人一時蒲泉諸人率多易節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五

喪志獨達慷慨面折守死不回昭示大義受禍甚慘精忠大節無有比倫燧當變故之秋爲國憂勞屢勤奏牘練兵積粟先事而備及其臨難正言與達同死忠義之心益未嘗有二但達恤典未愜人心似宜隆其贈官風勵臣節旌忠之祠請達左燧右以黃宏思聰配祀後復以言官建議更定祠享位次燧左達右如初制云

己卯甘露降於顯陵

嘉靖十年辛卯春正月丙戌朔

辛卯特享太廟初正太祖南向位

詔查三途並用事例

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七年以前故事請令天下有司訪求地方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素爲鄉評

所重伏在巖穴者舉諸撫按兩司官覈實送部考驗奏請量才推用徇私濫舉有罰舉人監生官才德出眾屢行薦舉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俱施行

行祈穀禮於大祀殿

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配

敕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上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救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敬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高祖既以德祖爲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太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大

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理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康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上深然之中允廖道南又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議大學士張璁首謂眾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勳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上命再議初上欲於奉先殿行秋報禮中陸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旁爲壇孟夏雩祭上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寢之

令歲貢生員選舉有學行者起送

通查冒濫陞職託故家居者

因顧璘以告養親致仕而連陞按察司布政後又推巡撫楊谷以御史養病而陞上寶通參方鵬以副使致仕而起春坊庶子又陞南太常卿上以爲冒濫君恩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閒住而通查及此也

大學士桂萼疏病乞歸

准暫回籍調理令給驛去

御史胡明善劾吏部右侍郎董玘

玘排陷徐縉李時顯鼎臣及聞喪延緩彌縫以圖復起上令明善具陳玘所排陷三臣狀令都察院覈其聞喪延緩事明善迺具以所聞排陷對因言玘聞喪久因吏部尚書缺匿不發喪久之始行都察院亦言其聞喪延緩事俱有迹上以玘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七

已革職姑免究吏部更不許起用

辛亥大內東偏火

上露告於天告於祖考火自宮中郭氏屋起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上諭大學士張璁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皇祖慮深今所燬者不許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途疏豁堂舍整簡門令勿相近俱如南京制尋復爲火警或問一篇示璁以明善惡別忠邪自厲云

調提學校御史張袞於外任

以袞疏言孔廟祀典不當去王號也

二月上躬祭歷代帝王於文華殿

正殿分設帝王五壇一十六位丹陛東西分設名臣四壇共三十七人

初行藉田

詔改定四陵山名

上諭內閣文皇既封黃土山爲天壽山今又擬顯陵爲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於理未安朕惟祖陵宜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翊聖山孝陵宜曰神烈山並方澤從祀以基運翊聖山之神位設於五嶽之前神烈純德山之神位次於五鎮之序仍預聞之祖考及命所在祠官祭告各陵山祇

賜大學士張璠改名孚敬字茂恭

尋詔累賜誥命准照今改名給御書孚敬茂恭四大字橫直各二幅以賜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世寧卒

世寧浙仁和人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貞諒自持有羔羊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六

節初犯逆藩幾陷不測海內士想見其風采嘉靖初款款持論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桂而立朝殊與牴牾至若建開畱成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之碩畫云

三月兵部主事邵琬議條上清黃五事

琬言軍職貼黃武官選法所係三年一清立法頗詳第先後因仍混失如故以致名爲貼黃而黃多不貼所以每選難於查覈人易爲奸應襲者以查黃不出而守候經年典守者以黃多難檢而任人私揭及今不理弊且日深一嚴督率二固粘貼三增黃本四慎揭黃五清理軍職舊例黃選相同方准襲替蓋以立功來歷詳於貼黃歷代腳色備於選簿已經本部題奉欽依類造選簿今清貼黃務將選簿貼黃彼此相對但有差錯遺漏卽行改正補錄仍舊收貯以便查對得旨俱

依擬用

建新穀先蠶壇於西苑

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禮部上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是日早上乃諭大學士張孚敬令與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晴時駕幸西苑相地建穀祇壇乃併建先蠶壇於仁壽宮側而北郊蠶室遂毀因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明日張孚敬李時進和賦上亦各賜手書御製賦如所請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詠和錄賜之

兵部尚書李承勳卒諡康愨

承勳嘉魚人沈毅果斷有經濟大略在江西剿除華林山賊功第一巡撫遼東當喪敗之餘拊巡瘡痍措畫戰守東土以寧及其掌憲本兵上方銳意圖治所信任輔臣之外獨承勳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九

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數人國有大議輒咨詢承勳亦孜孜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及卒上深加悼惜自爲文命禮部左侍郎嚴嵩祭之贈少保

郊丘壇成尋建大神殿於南郊

令舉貢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爲令

詔太廟夏秋冬三祫兩廡配享如孟春儀著爲例

冊九嬪

夏四月甲子上行大禘禮於太廟

復設江西巡撫都御史

因弋陽王拱撰有此請都察院汪鉉覆議從之

御製敬一箴及心箴頒賜天下學校

令提督官建亭刻石豎碑後山西提學副使陸深以巡按御

史趙鎧笄死生員事劾奏鎧亦劾深不行建立敬一箴碑行
下巡按御史張祿勘閩深履任未幾奉旨建碑乃前提學副
使劉儲秀檄所屬刻石發學豎立明倫堂側分守參議陳時
明以狀報祿即據以覆上令都察院參勘及禮部通查以聞
於是覆稱儲秀身任作人之責所當敬成聖明敷教之訓今
不曰捧而曰發不曰安奉敬一亭內而曰豎立明倫堂側所
參議陳時明御史張祿不加駁正依文奏覆亦當罰治上命
御史逮儲秀問祿其職間住奪時明祿俸各半年
五月詔革邊隘鎮守內臣

是舉也保定巡撫林有孚疏議兵部李承勳覆奏一時稱快
云

壬子初有事於北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千

定帝王廟名臣牌位及太廟功臣式

帝王牌位量增高廣以別隆殺帝王朱地金書名臣赤地墨
書

乙未南京修理太廟工完

遣魏國公徐鵬舉行祭禮

六月兵工二部火

延燒殆盡堂官以下悉下詔獄兵科給事中王聘言堂官雖
提督欠嚴宜賜包容以全大體上責其玩法市恩令調外任
閏六月震午門西角樓詔修省

給事中雒昂言今春宮禁七所災夏兵工二部又災乃今雷
震角樓垂脊尤可駭異陛下勵精庶政而明察之下諸臣承
望風旨者務爲深刻恐非蕩蕩平平之道也陛下之輔臣既

親且信張孚敬者奉命而不違任事而不辭可謂以身許國
矣但心術未光大耳其九卿大臣亦能供事第多依違不自
裁決必請於輔臣聽其指使將來國政不無掣肘疏入上以
昂乘假天戒陰排忠正罪宜逮治以時方修省姑宥之
霍爾因天變疏廣上德

其略曰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欲子孫
世世其太平之樂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羣王而
上猶享受厚祿將軍而下奏告不得祿者屢屢至矣有晨朝
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饑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屋室以棲者
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
人之爲父祖者未有不顧念其子孫者也況太祖皇帝開太
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念子孫而忍使之失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所乎藩邦不安則太祖之心不安太祖之心不安聖神陟降
在帝左右感變召災亦其必然者也藩郡有司有以抗宗室
得剛直之譽者矣未有以宗室失所之狀上聞者也積弊已
甚區處爲難日非聖明獨斷於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供
億日難事勢有愈不可爲者臣伏考洪武二十一年周王就
封其時開封一郡惟周王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增三十
九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
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山西巡
撫都御史王德明奏題積欠王府糧至百四十七萬八千八
百石有奇舉一省陝西河南湖廣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
加多而宗室子孫日銳繁衍祿糧何從而給足乎嘗考大明
會典一款親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受任後俱如

常選法轉調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人出仕也宣德初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爲疏忌宗室之說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不得隨職受祿而仰食有司是故昔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何由而給乎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之有嫌也自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爲疏忌宗室之說凡連姻王府之家昆弟宗族不得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凡有婚配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有貽幣卽從沈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而參曰擅自婚配非有貽幣卽革祿米矣諸有冤抑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啟奏聞非納貽幣亦從沈壓若經赴訴又從而參曰擅自赴訴送囚高牆矣冊封不時請資匱不時給單口嗷嗷待食有司困亦甚矣惟陛下特用御札令大臣熟議其便繕用御札行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天下宗藩俾其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增幾何更數十年何圖以善其後一一計議圖惟盡善以大厭宗藩之心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相安怨氣息而災變從彌也會戶部奏代襄陵等府之祿給上命發太倉及河東運司鹽銀數萬兩補支給事中秦釐言太倉銀若鹽銀者固上供及解邊所需用也一旦捐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端之不可啟而終之不可繼耶獨以邇來宗室之困已極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矣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矣而地方之困日甚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矣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至於陝西以累年之饑僅加以三邊之師旅存留既少祿給難供則以太倉運司之積補其不足也亦

豈其得已而然哉臣以爲挹虛注盈爲一時計而可矣非更更化善治可終爲萬世法程者也夫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就下不可止也宗室生年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孕育甚至下偶賤娼花生螟蛉房第微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也今河南以旱暵請則周崇等府不免匱乏矣山西平陽又連以被重災請則交成等府不免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則是豈忍不汲汲爲之處哉

監生詹啓許吏部侍郎徐縉罷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都察院歷事監生詹啓奏徐縉以納賄之故驟陞知府俞茂堅以門生之故累遷知縣蕭一中以親戚之故曲庇武庫司郎中伍餘福上令都察院從公勘問縉尋具疏自辯併下看詳啓就對一訊語塞都察院汪鉉等具上其欺誑狀已有旨擬罪矣啓復謬陳初上疏時通政陳經嘗泄於縉縉乃使伍餘福託啓同鄉兵部員外吳道南以賄陷啓且許餘福諸不法事鉉力斥其妄經亦疏辯併下都察院會有彭澤者陰以縉書投饋贖於大學士張孚敬之門孚敬疑縉澤勸孚敬卽封以奏縉訴謂助啓者中傷上怒以爲欺罔鉉又言縉不應至此上曰詹啓所指事雖不盡實亦豈盡虛卿持兩端繁詞瀆奏非大臣事君之道況歷事諸生數有詔使言事今未可首罪之給事中趙廷瑞管懷理等尋劾鉉反復不忠既無以

服啓心復陰爲縉地宜罷黜以戒不法鉉亦引避監察御史徐汝圭則言啓惡素不齒於鄉邦於是法司及錦衣衛會問證成縉賄孚敬事而啓挾私誣罔其他私罪甚多餘福所犯亦有狀乃具獄擬罪以請上謂縉法當重治念日講舊勞黜爲民餘福干請降三級調外任道南爲餘福所使亦調外任啓罪姑俟他事勘報以聞

詔收榆林東中二路邊牆
王瓊奏計度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崖塹深險牆垣高厚計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五

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定計明年二月興工兵部復上請行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以劉基配享太廟基牌位次六王之下

致仕大學士謝遷卒諡文正

遷浙餘姚人學術純正有大臣風節弘治間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一時稱爲賢相正德初權奸擅政遷以顧命大臣言無不盡乃不能委曲以濟難乃與健捐軀而歸縣車二十餘年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遷蓋有焉肅皇一出人或尤其不察永嘉之拘然其守正有餘者固自在也

秋七月大學士張孚敬等致仕
先是彭澤既陷縉去孚敬擬澤代上不允用夏言澤遂欲搆

陷言會行人司正薛侃與言澤皆丁丑進士也侃欲上言祖宗分封宗室畱親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爲守城王乞查復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之草具澤過而見之欲攜歸細閱將爲一得助侃信之予持去澤懷以告孚敬謂儲事上所諱而疏言所草也若指侃疏白上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於言澤數趣侃疏既上上大怒御文華殿召孚敬問狀如密奏次召言以侃疏示之面詰可否察眞僞言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前星方耀侃議不可行上猶疑其詭對也命出待訊而逮繫侃侃備受拷掠言疏其所自爲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趣我上者爾爲張少傅則然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

明大政彙要 卷四十九

五

自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令迴避孚敬怒應奎等卽上疏言狀上併下言應奎汴於獄復命郭勳翟鑾同司禮太監張佐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鞠於廷侃對簿云鍛鍊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一生獨侃一人而已以皇上之明不免爲太傅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等以聞御史譚繼瑞廷赦等疏劾孚敬鉉澤等明日敕諭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言不諱朕非暮年何忍言終無建儲之期妄生異議法司擬罪來看彭澤狡詐姦邪往來搆禍致使薛侃對簿有連宗室且俾輔臣急於攻擊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言大禮朕特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卻乃不愼於思罔悛於性殊非朕所倚任難以復容著致仕去夏言不應拍案

喧罵朕意其被陷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忬迹涉同護故朕併令鞫問今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悉宥之所司擬彭澤充福建漳州鎮海衛軍薛侃納贖爲民給事中張潤身等言澤廣人與福建相鄰不應以附近爲邊遠因勅兵部尚書王時中與張孚敬有私改編山西行都司詔從之

召原任吏部尚書方獻夫復任

上疏辭謝薦尚書梁材汪鉉王廷相代上詔褒諭令其速來供職仍命吏部促之時廣東僉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里中侵奪民田獻夫抗疏力辯大稔罷去

南郊工成侯勳加太傅伯鐔加太子太傅尚書時鉉太子太保瑤太子少保少詹事言陞左侍郎兼學士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壬

刑部火

直日巡風主事袁袞發附近充軍郎中黃禎罷職爲民員外郎馬坤主事楊旦各降二級調外任陳洪謨不能嚴督所屬姑從寬爲民

鄭王貢白鵲二

上命薦之宗廟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有獻白鵲頌賦者

八月詔發夏良勝極邊充軍

初良勝當會議大禮時有異議復集其典銓章奏成帙名曰銓司存彙議禮及執奏傳奏尚書學士諸疏俱載焉屬其原籍江西參政張懷南城主簿甯鑰刻之會明倫大典成詔黜良勝爲民矣其鄉人王素怨良勝乃以其彙封進並訐良勝諸不法事獄上得旨遠戍懷等俱坐罪

改安陸州爲承天府郭縣爲鍾祥

巡檢徐震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下禮部議言太祖發迹涿州改州爲府較之安陸事體相同宜陞爲府治以隆根本於是戶部請欽定府縣名行吏部禮部銓官鑄印割傍近州縣以爲屬諸應行並未盡事宜悉聽湖廣巡撫等官酌議以聞俱從之割荊州之荊門州當陽潛江二縣及沔陽州景陵縣隸之

大學士桂萼卒諡文襄贈太傅

萼江西安仁人精悍猖狂以學術經濟自任既蒙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疏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萼與璫尤密未幾二人者亦遂相失萼既歿上念議禮功錄其子口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壬

爲尚書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上御幽風亭觀收穫命賜諸臣宴

文臣三品以上俱與上曰無逸之作雖以勤農而勤學之意亦在其中亦用宴以落成之經筵日講官俱與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九月詔罷南京郊祀

改正漢關羽爲漢壽亭侯

命議定考察彈劾之規

南京給事中林士元御史馮恩等請令南京科道先上彈章使部院有所據其冒陞京堂得漏網者聽臣等舉奏掌院都御史汪鉉言拾遺在考察之後則部院得虛心詢問而科道未嘗失彈劾之權宜準成化弘治以前故事上以其言下吏

部查舊例以聞吏部覆言往年朝覲考察論劾先後未有定例據嘉靖七年都御史李承勳所奏論劾在考察之後據成化二十年南京御史李守恕等所劾則在考察之前然臣竊謂不當計先後當計公私且論劾在科道斟酌在部院權衡亦自不失今朝覲之歲宜令南京科道論劾方面官各舉其實於十二月終具奏候部院考察臨時參合以爲去留報可命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陞夏言爲禮部尚書

上幸西苑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崔鑾坐講

時進講書無逸篇鑾進講詩幽風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勳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上復御幽風亭賜輔臣並勳等及翰林儒臣宴於亭下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九

天

詔開天下歲貢生員額二年以充國學

如弘治八年例府學歲二人州學歲三人縣學歲一人順天應天歲三人仍飭提學官嚴加考選蓋從祭酒許誥及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請也

光祿寺卿黃宗明奏上光祿須知

宗明言今光祿所掌卽古天官膳夫之職所謂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善獻飲食賓賜之牲牢與其陳數費用浩大供應猥雜至於名數無有統紀中外不相關白吏胥得以因緣爲奸臣謹與僚屬檢閱考訂刪繁就簡著爲成則釐卷爲五各以其類附之名曰光祿須知仍撮其要以備覽臣又以爲供御飲食及宗廟薦獻所以竭誠致報防奢止欲不可不慎願下禮

部詳訂內外官廚俱立成規俾祭祀有常式供薦有常品膳羞有常味實賜有常格多寡有常數而貪冒無所奸其間令諸司永爲遵守事下禮部復請如宗明言因言宴享四夷欽賜下程宜悉以欽定則例從事報可十一月宗明又言工部及南京工部歲造本寺器皿僅一萬二千故事進貢品物必給還器皿今則有入無出供應不敷乞查給上令尚膳監官嚴督各宮直日管膳人每進卽令查出有故毀棄者巡察官指名劾奏

召總督王瓊爲吏部尚書

冬十月罷改遷顯陵之議

是時議者數輩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及歷事監生詹啓除名兵馬周密致仕僉事甯和等皆倚託地理之

明大政集要 卷四十九

天

說以希進用說多不經尚書汪鉉疏言不可上併下禮部會議至是尚書夏言奏遷陵之議巽者尚書席書今大學士李時已極言其不可而工部尚書趙璜言尤切至嘗曰我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關重慎之至也今皇考體魄不可輕移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豈諸人之見顧不若福等哉且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陵寢之設規制以備陛下踐祚十載百祿駢臻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神靈已安矣今又封山爲純德名府爲承天則是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慮者多爲駭愕誠以關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故也詔罷會議乃禁絕細人自今不得復議

園陵重事

賜尚書贈太子少保黃珣諡曰文德

孚敬以西苑工成遣賜銀幣上疏陳謝上報問安故有是命

三月賜尚書王瓊王憲含春堂詩等書

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獻皇帝所製也又上所製祖德詩敬一四箴欽天記頌及內府書籍皆以賜

大學士張孚敬應召至京詔進太子太師

彗星見

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禮部尚書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聘詞浮誕磔裂者摺不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申約束而大欽以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汪鉉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孚敬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第三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十有二名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陝西僉事是歲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樾閔如霖衛元確段承恩韓勛扈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黃獻可劉士達劉思唐閻樸胡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守中錢籍王梅雷禮邊沔李大魁郭希言上閱卷見彌縫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十月復選呂懷范瑟錢亮黃應中秦鳴夏邊沔閔如霖王珩衛元確浦應麟游居敬趙汝濂劉思唐閻樸胡守中李本趙維垣何城王梅李大魁郭希言

夏四月封常元振等爲懷遠等侯

李性臨淮侯鄧繼紳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仍給與勳階誥

券食祿

五月調驗封司郎中李默於外任

先是武舉宴默與尚書王憲爭禮憲心不能平遂疏言其狀自劾求退下都察院汪鉉等以默部屬小臣抵冒堂官不遜宜依浮躁淺露例調外任從之

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卒

希曾浙江華清敏質亮居職務自盡不取聲望臨事有矩度在兩南頗屢殄巨寇比治水築長隄濬支河漕運遂通恬於進取居兩南太常凡六年二卿俱三考不以滯畱介念有大臣之風云

御史徐汝圭言虜服有三窟

一屯河套近延綏一屯威寧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近宣府以食言之延綏則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止楚粟由鄆陽注粟由漢中以達於陝西宣大則二麥將登多方糴於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天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於官以兵言之西路萬全右衛懷來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宣府遊兵宜駐此以爲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路與陽和相近宜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選補於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衛護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投遙制如此則糧有預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恆援矣疏下戶兵部議覆請下邊臣計議舉行報可

方獻夫至京進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尋命兼領部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謚恭襄贈少保

瓊山西太原人倜儻多大略居官所至有聲遇事敢爲應機立斷初若不經思然所指揮卽的然可經久不易當正德末年天下多故瓊典本兵四方諸所戡定多其調度方略逆濠之變慷慨陳計中外恃以無恐比起徒中視西師撫定羌夷申固封守西陲允賴然其爲人多任數御物往往陷於傾巧

士亦以此少之瓊既沒上錄其保塞功蔭一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戶

戶部郎中徐光祖上順天眞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議

以大分言順天利害相半眞定利多害少保定利少害多河間則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二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豬水今上溢而不受爲今之計惟有疏濬而已臣周相原隰備訪僉議敷陳疏濬六事一濬本河以開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山西而南來與滹沱合則侵眞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之使河身寬濶足納眾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口入大清河湍湍口入文都村簡家口入白洋淀洋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河也濬之使河身直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河

遂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一濬決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一道本支二河受之有遇陡遇急雨連澍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蓋九河溢於既滿停於不洩外田疇爲淵數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氾濫一濬於河以順其性蓋九河通遊原有故道或爲泥渾之凝結或爲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使高者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接其流蓋九河一自青山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相市者如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流也濬之使本支等河西流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不過關阻水之高岡寬受水之故道分其來勢通

其去脈此其大略也下工部議覆令順天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按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有司等官照依所奏事理履行勘視凡故河淤塞所在潮流窮源通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源順下流導之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爲壑詔悉從之

詔按臣所保薦官以大計罷斥者連坐

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間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著爲令於是王宣譚繼聞住陳器陸夢麟陳世輔降調沈奎李美胡體乾熊爵罰俸

國子監啟聖祠成

奉安啟聖公神位命國子監掌印官行禮

八月定頒繳敕書及見辭人員事例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吏

先是正月間上體違和數日不視朝鴻臚寺因請諸領繳敕書及見辭人員暫受事左順門蓋本一時權宜後因循遂爲定制禮部以爲非祖宗制執奏不可得旨免朝領繳敕書非係重大其照該寺題准例行於是尙書夏言言朝廷差官降敕未有不係重大事情者且頒敕必於御前所以重帝命可以防詐傳旁出之奸繳敕必於御前所以達下情可以防遲留隱匿之弊至於禮該面辭見人員卽遇免朝豈不能少待而遽廢上下禮殆非臣子之心所安以此爲非重大則御前奏進之事無復有重大者臣愚以此必出一時閤臣擬票之詞宜加省察上深然之詔領繳見辭官員並遵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暫五日不視朝若免朝日久方准該寺題准事例行著爲令

歷代帝王廟成上親祀

廖道南上景德崇聖頌上畱覽

大學士張孚敬致仕

以彗星見給事中魏良弼秦鼐相繼劾其票旨不密爲專權故也

九月賜南京戶部尚書邊貢祭葬如例

貢山東歷城人工詩與李夢陽何景明力追古作雅道爲之一變然頗耽於詩酒在南京竟以居官不事事爲憲臣所劾而海內文士多嚮慕之

大學士方獻夫舉文選郎中王道御史張珩補官僚

珩懇辭從之

幸西苑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壬

以汪鋐爲吏部尚書

都給事中魏良弼等論鋐貪恣耶佞左給事中葉洪又專疏乞罷鋐得旨各奪俸半年

冬十月編修楊名謫成編修程文德降邊方雜職

先是名以星變陳言上責令疏內喜怒哀失中用舍不合民情者明言之名乃再上疏言頃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蒙詔令臣明言敢昧死明言之吏部尚書汪鋐小人之尤武定侯郭勳怙權專恣太常陳道瀛輩庸惡道流此皆不當用也無亦聖心之偏於喜耶諸建言得罪諸臣羣心皆曰當宥皇上亦未釋然無亦聖心之偏於怒耶又如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嘗命於內府修建醮事遂至有不肖之臣妄爲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也奏上上

大怒令錦衣執送鎮撫司用刑考訊奏請處分既而鋐具疏

辯謂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頃孚

敬去位廷和之黨思爲報復故攻及臣也上益怒命所司究

名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指惟以疏草曾遣家僮送

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乃遂並逮文德及奉旨下獄於是兵

部右侍郎黃宗明上疏救名且謂連坐非美政上愈怒謂宗

明卽主使之尤者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併鞠以聞既而鞠

名竟不詞連文德祇以同年厚善私爲改稿宗明自以其意

論救皆非主使者獄聞上以名並文德等下法司擬罪法司

再擬皆不當上意乃特詔名謫成文德降邊方雜職

贈尚書廖紀少傅祭葬如例諡莊靖

紀河間府東縣人端亮古樸一切世味不入其心居間以簡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壬

籍自娛孜孜著述晚歲猶不倦云

逮御史馮恩於法司論斬

恩言張孚敬剛惡兇劇李時小心謙抑輔臣中之巨擘然濟

時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依權仕人有京田之號古稱伴

食中書此其人也方獻夫外飾謹厚內實兇姦僉事龔大稔

疏訐輒肆妄辯器度如此又何望其容賢納士今又以輔臣

兼冢宰之權故獻夫掌部事而彗星見天不可誣如此今日

所當急黜者許纘守城尙書夏言不立黨與將來緩急得力

亦一救時宰相也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掌邦政優爲之

王時中委靡不振可謂具臣也已趙璜廉介自持不畏強禦

周用直諒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眾許誥太急功名全無廉

恥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素行未合人心王守仁猶爲

有用道學湛若水乃無用道學也顧鼎臣文學底於深造材藝不局偏長儒臣有此任重器也錢如京操守無議黃宗明因人成事聞淵存心正大可寄以股肱之任朱廷聲謙約有守黎爽滑稽淺近才堪有爲林廷弼通達不執汪鉉敢於爲惡今天下第一險毒小人也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姦不可測乃姦之深者疏上上謂恩假以星變浮論大臣命錦衣衛官校扭械來京問既至命陸松拷訊究所主使恩自伏狂妄日受榜掠備極楚毒終言他無所主惟河東巡鹽御史宋邦輔嘗過江南會語次及京師時政並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松以其語聞上命卽逮邦輔併訊之邦輔至對狀如恩言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尙書王時中比例擬充戍上手批曰恩所言專指孚敬三臣本祇因大禮讐君無上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死有餘辜雖中間毀譽牽連原非本意爾等轉相報護欺君鬻法遂革時中職令冠帶閒住奪侍郎聞淵俸一年降郎中張國維及員外郎孫雲邊方雜職恩竟坐上言大臣德政者律論死繫獄邦輔論杖贖還職

十一月贈故工部尙書趙璜太子太保諡莊靖

璜安福人總理河道之設自璜始璜有幹局臨事敏贍所在以才見推而孜孜奉公有大臣之節士論許之

四川撫臣宋滄獻白鹿

鹿獲於梁山縣滄以獻禮部尙書夏言等請獻之太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尙書汪鉉侍讀學士蔡昂各獻詩夏言少詹事張潮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袞各獻頌侍郎湛若水獻演雅侍讀學士廖道南王教修撰姚

涑各獻賦修撰倫以訓獻歌上皆優答焉
黜南院右都御史萬鏜爲民

鏜應詔陳八事一公推薦請自今推用大臣吏部會官具疏敘其履歷科道交章陳其所長如有乖異然後別推可也一辯國是人主所取於臣者曰任怨任事恭順無私交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似之所惡者曰避事沽名朋黨交通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論體羣情規君失者似之一或失察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一審調除謂自今有詔赦覃恩一準聖祖初制或將本年稅糧蠲於正月或將來年稅糧免於隔歲庶良民得沾實澤一通鹽法請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一百四十萬引盡數開邊正鹽依例每引價六錢令納本色糧草餘鹽每引五錢卽令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三

納銀貯庫一裕邊儲謂陝西三邊荒歉太甚一應和糴給振事宜俱當亟議一廣矜宥謂議大禮勘大獄諸臣幽錮日久覃恩量加寬錄一正憲體謂囚犯有詞請仍令本院詳鞠或下南京刑部其或事情重大則行南京三法司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兩京科道糾奏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不必復以巡按參之一先實務謂治天下之道必期於吏稱民安食足兵強而後已上覽疏大怒謂鏜以屢推未用意怏怏失望藉口建白大肆欺擾令吏部察看以聞已部覆鏜妄議時政失總憲大臣體上乃黜鏜爲民錮勿用

十二月都察院覆都御史王應鵬所條上職掌十一事禮儀四事

議職掌條一曰巡撫徭夫之編審里甲之出辦糧料之徵派

官錢之出入驛傳之處給倉廩之興廢與夫大戶糧長民壯快手之僉報城池保隘兵馬軍餉之督調俱聽巡撫措置巡按按臨止據其已行查考糾正姦弊不必另出己見多立法例其有當興革者奏行部院議擬上請二曰巡按糾察一方利弊凡有可以肅僚貞度者莫非其責至若文科之實興武舉之掄才處決重辟審錄冤刑吏農之參撥功賞之紀驗則又御史之所獨專者巡撫官不得預焉巡按初無審錄矜疑之舉其事關操江巡視理鹽都御史及巡鹽巡關巡江巡茶馬及清軍御史者不論囚犯大小俱不許審錄以乖政體至於五年審錄往往巡按與欽差部寺官爭論相持自今若所見不同許各自奏請令部寺官須遵照刑部題准及欽奉敕諭事理止將見監罪犯有冤抑者審錄具奏其餘徒流笞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罕

祇應減等釋放毋得將巡按衙門問結事情一概准詞辦理以起事端三曰舊規各府州縣等衙門問有死罪招由如係自問及撫按招詳仍監候會審如奉巡撫及公差御史並布按二司守巡等道批行者止申原奉衙門照詳俱候巡按會審近來通申呈御史裁決夫巡按係提綱挈領伸冤理枉之官一應在監囚犯俱聽審錄今既欲照詳於先又復會審於後不惟事體煩復抑且多勞自敝及至會審未免涉於有我拘泥前批重於改駁今後死刑凡兩司各道批行者不必呈詳撫按止候會審四曰據開刑條例凡問充軍係巡撫行者巡撫定衛巡按行者巡按定衛其所屬自門者有巡撫處申呈巡撫無巡撫處巡按定發遵行已久但因中間開載未備以致彼此互異尚多今後各衙門凡奉到撫按及公差御史

一應批詞牒案內有充軍徒罪及口外爲民者如一事而彼此相干其定發以原行在先者爲主若事起於所司徧行申呈者俱候巡撫定發無巡撫者巡按定發所司須將所司各奉到緣由及通行申呈詞語開具明白以便批答中間有應該駁行仍各據理而行若奉奏行及奉派依者其允詳定發俱歸於欽奉衙門五曰撫按官遇有地方大事及批行守巡等道並進表等項公差官員舊規俱是會行其區處目前常事與批委府州縣等官署掌印信亦皆會同而行但彼此偶值出巡以致兩處批行互異今後止以文書先到者爲主奉行官吏不必觀望兩請六曰奏報災傷係巡撫事巡按止覈實近來有司或不申撫按或巡撫不候巡按覈勘各徑具奏戶部未免仍行巡按覆報以致往返過期布政恐催科後期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罕

多預爲徵派小民被糧里督逼多先期完納今後災傷之年撫按官先督行各府州縣及早申報巡按即委官覈定分數行所司造報庶免往復耽延有司有增減分數及仍前驀越具奏者巡按依例參題七曰振濟之事須專責巡撫會同司府州縣備查倉廩盈縮酌量災傷重輕應時撥節給散巡撫毋得輕聽前項有司輒放准行如振濟失策聽巡按糾舉八曰考選軍政係撫按職掌中間或有關係邊關班操者中差御史不得指以職業干預其軍政所定官員俱經題奉欽依中差御史有事止可暫委或行帶管不許更改取用其空間在衛者不拘九曰公差御史各奉有專敕一應與革區處事宜撫按毋得干預其舉劾賢否准受詞狀須與本等職務相關方可不得泛濫侵越其更調地方官員俱聽按臣區處十

曰提學御史進退人才奉有專敕撫按官毋得干預其師生廩餼及修理學校等項提學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轉申撫院施行不得行文擅支及那移倉庫錢糧十一曰凡遇軍功聽總兵領兵官奏報巡按止是紀錄功次以明賞罰其浙江福建舊無巡撫與有巡撫而偶缺官一應事務俱巡按處置如撫按一時俱缺聽中差御史綜理議禮文條一曰在外撫按官相接之禮比之都察院與十三道相接禮體自是不同蓋巡撫副僉都御史雖帶銜本院而御史奉命代巡亦應優假舊規巡撫拜巡按入門下轎馬巡按迎至後堂巡撫坐上席巡按前席隅坐巡按見巡撫門外下馬由偏門而入巡撫迎至後堂巡按隅坐其總制三邊鎮守兩廣總督漕運等官或以尚書左右都御史或兼宮保或有專敕而節制鎮巡者雖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望

巡撫亦不得抗禮二曰撫按會勘公事均有臨下之體宜與常會不同巡撫正面居中巡按隅亦正面三曰習儀拜牌祭丁及迎接詔敕等項其拜立導引之禮巡撫居左近前巡按居右近後四曰前項儀節凡公差副僉都御史在外者悉依此禮其巡按與提學中差御史相接如常依進道先後次序若公會則讓巡按疏入詔悉如議令永遠遵守不許侵越紛更

南京兵部尚書陶琬奏恭介

琬山西絳州人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陞刑部右侍郎時逆瑾用事陝西有遊擊徐謙者厚賂瑾欲陷御史李高乃計奏高諸不法事詔覈之琬盡得誣罔狀具以實聞瑾大怒矯制下琬詔獄職間住又以他事罰米百石納本州預備倉三百

石令親詣大同上納會瑾誅詔釋其罪起左副都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尋引疾致仕上登極以言者薦復起總督漕運陞戶部尚書復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乞休疏凡十數上乃許之詔加太子太保致仕至是卒年八十四計聞贈少保琬質諒醇謹直道而行不以進退爲喜愠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爲明德云

詔江南白糧上用者加徵耗米一斗

內官監供用庫酒醋麪局者五升水耗篩撒三升篩包斛面升五合著爲令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明大政纂要

卷四十九

望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十二年癸巳春正月甲辰朔

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

鹿獲於靈寶縣

敕召致仕大學士張孚敬復任

原任大醫院御醫李夢鶴進方書卻之

巡按直隸御史聞人銓上言邊務

言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朵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邇京師陵寢永樂中以衛夷人恭順徙大寧都司保定以地與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己巳之後漸生逆節正德間把兒孫遂敢率眾犯順東邊大被其害曩者巡撫汪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一

總兵馬永經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撫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無紀其次則戍守乏人耳夫總兵統參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參將乃自謂領敕將官不服鈴束已改爲遊擊輒又自稱曰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召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守備亦當屬密雲參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水峪關隘寇屢入從此皆諉云非其分境不爲防守此何說也且爲參將者又每無禮於總兵是以四鎮離心三軍奪氣債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西至黃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於燕河以黃花鎮照建昌例而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順矣至於密雲守備徙居薊城非宜請令復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二

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恆業不能爲同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曾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倚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收營室以安其居處使與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免操銀二千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需策之上也或將密雲與營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順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獷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於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擄道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而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綸音別諭三衛都督禁戢剿除果立有顯功送回掠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即今密雲入寇諸酋屯聚石壩嶺外者部落無幾耳誠論三衛諸夷內外夾攻復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國營兵將無濟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且夫當今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季考選營將以黜掎克兵不服習則罪歸提督將不才賢則罪連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寇不足平矣疏末又薦馬永蕭陞可爲薊城總兵上以人銓言關切兵務命兵部詳議以聞兵部言節制本有定體選練將

兵誠爲切務其議處變通事宜宜行鎮巡等官酌議明當奏奪報可

下武昌知府仲選及楚府長史楊天茂孫立於巡按御史逮問楚府中尉顯棲故交驪選郡有殺人獄賂顯棲求脫棲乃爲一酒尊致五百金選所選發尊得金乃集僚佐封識邑藏中亟鞠成殺人獄以其事聞撫按並捕顯棲左右劾治之顯棲亦以游言誣選敗行長史司以自解天茂立爲轉呈撫按論顯棲納賄市私又欲文致人罪選不自修飭致苞苴及門天茂立扶同呈舉無所抹正均屬有罪上切責顯棲奪俸五月置選等於理

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孫交少保

賜祭葬如例交湖廣鍾祥縣人忤逆瑾乞致仕去上登極起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爲戶部尚書引疾告休交志行修潔識量甚遠居官務舉其職無所避忌故所至稱理其再典戶部乘正德末年公私匱乏之餘裁冗食立經制國計至今賴之前後致仕二十餘年清操耆德卓然爲海內望云

三月禮部尚書夏言進郊禮通典

丙辰視太學

巡撫應天都御史陳軾獻白兔

兔得於無錫縣

張孚敬復入閣

夏四月乙酉幸南內召輔臣閱馬

戊子幸西苑召輔臣遊觀

原任戶部尚書劉璣卒賜祭葬如例

璣陝西人爲瑞州知府時郡有盜璣單騎入寨召渠魁諭以禍福眾羅拜泣璣留其營中信宿飲食寢處示以不疑盜遂悔過改散正德間劉瑾用事引用鄉人以璣人望欲引以爲重從知府擢太僕寺少卿不三歲至戶部尚書璣累疏辭不允自以爲瑾所引居常鬱不自得瑾誅上章自劾去歸里環堵蕭然以耕讀自樂鄉人慕之

詔清軍刷卷並行巡按兼理不必專差著爲令

從吏部奏也

詔責四夷入貢土魯番天方國等稱王號者

時王號者百餘人禮臣言其宜敕禮兵二部議於是夏言會官議言請國獨稱一人王示裁抑孚敬持不可曰西域稱王者恐彼國自封授或部落相推稱王先年亦有三四十人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四

答敕並稱王今裁奪恐夷情解望王憲等議中國之於夷固不拘其來而亦限以制其或名號僭差語言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國家大體所在不可忽略今查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三國餘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惟土魯番十三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各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五十三人并之則百五六十王矣謂其本國封授則舊文無之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聞之闕下查弘治中回敕書亦國稱一王若循近事答敕並稱王又人與一敕臣恐漸啟戎心僞各執賜敕號令其部落貢期無數勢難阻絕而驛路勞費宴賜頻數竭府以厭谿壑非計之得也臣等請照成化宏治間例回賜敕

書止本國王一人餘止照各地面名直書給敕一道且於本國王敕內申重天語少加詰責令知國無二王太義仍定以貢期限以人數不許來朝無時庶幾正名定分謹始防微不失中國制禦外夷之義上從部議

五月夏言奏大雩宜樂奏雲門舞

雲門者乃帝堯之樂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四川黑虎五寨番賊反

攻圍長安堡急巡按朱廷立以聞上命松潘副總兵何卿統兵駐威茂討之令廷立督三司官協剿

六月調文選司郎中鄭汴於別部

汴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學正任佑等俱府通判上曰舉監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五

居牧民之責凡賢能者俱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今鳴鳳等業已行取乃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於天下其改擬以聞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汴自陳令調用仍詔自後文選司郎中缺當於各部推舉公正有才識者爲之毋但於本部敘選

辛巳彗出歸畢

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上曰彗星爲異退而復見者四矣下

修省詔

發太倉銀於陝西收糴邊儲

秋七月陞湛若水爲南禮部尙書起霍韜爲吏部右侍郎

山西巡撫陳達以議改折晉代藩三王歲祿黜爲民

每米麥一石令布政司徵銀一兩藩王肩移因奏達變亂舊

章擅削宗祿乞爲更正事下戶部議請行勘得旨親王祿米第令遵照祖宗舊制徵派不必行勘陳達擅議更改祿職爲民

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唐順之等爲翰林院編修

禮部員外陳東戶部主事楊淪兵部主事盧淮陳耶之御史胡經周文燭俱同改先是上以翰林院侍從人少詔吏博採方正有學術爲眾望所歸者充其選部臣疏十人名上詔七人改補餘罷乃任瀚王慎中曾汴也仍命更推擇老成端慎數人以備簡用

附先是十一年十月吏部以京堂方面缺官擬起投閒在告者十三人許起用六人者副使范時儼與焉至是陞時儼爲雲南參政故事陞官詳具履歷上覽而疑之謂時儼七月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六

罷十月起用部有私令陳狀時儼勒令開住於是尙書汪鉉侍郎周用等惶恐待罪且曰是時臣鉉拜命視事才踰數旬止據原任文選郎中張廷言遂以名上實泥於惜才一偏之陋見非敢有他上乃切責鉉等鉉罰俸二月用改南京刑部侍郎廷言降三級見任文選郎中呂希正不能檢正奪俸三月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條列考察差同御史六事

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漁驛傳往來之泛濫里甲困於供億糧長苦於誅求巡鹽捕盜軌法交通入官視事循例取禁假公用而科斂任情捐修繕而罰金無度文書非賄吏不行差役以富豪得免隱奸

蓄愿不可枚舉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罔事諏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所及宜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覺卽置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伸冤理枉而推平訊獄非公平明智者鮮得其真况權門之利害如響公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辭人命傾於酷吏故獄多偏濫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抑勿拘成案卽與辨明一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論人品高下心迹真妄但取趨承供帳之辦給者以爲能所論劾內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巨蠹反以私意掩之大壞風紀自今宜覈實考正舉刺必合公議毋徇私以爲毀譽一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謾無才智者率廢閣不省而利巧偏徇者每遇事干利害卽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御史受代十月內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七

奉院劄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俟之代者勘報一御史貴在清修簡靜乃振風紀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送迎其郡邑屬吏亦毋越境參隨以爲民擾一撫按貴在協和其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至構嫌多由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副僉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卽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議上上嘉納之命皆如議從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仍遵前旨毋假訪察誣害平民其諸未盡事宜遵憲綱具例以請

己丑皇第一子生

麗妃閻氏出也十月卒諡哀沖太子

大赦

詔言惟大禮係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媚人及馮恩等不赦丁酉夜京師地震

九月壬辰薦西苑新稻於內殿

旌表天下節婦張氏等一十一口烈婦鄧氏等六口烈女張端莊一口

廣東高州府陽春西山諸處巢賊平

先是翰林危等糾眾攻城劫庫殺人與德慶州東山南鄉諸巢賊首鳳二全等相倚煽亂有年提督侍郎陶諧奉詔調兵定畫分道剋日同進破巢寨一百二十五窩斬三千八百人俘獲男女三千七百餘人以捷聞且敘御史周照以下諸臣之功上曰此舉斬獲七千餘人功誠可嘉第其初賊勢猖獗皆由撫按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因循避難不爲地方之慮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八

致不獨兩廣爲然其先賞諸及總兵仇鸞各銀一十兩紬絲二表裏亟令新任巡撫備查先年養寇官員並今次功罪狀以聞

附錄廣東巡檢何儒常招降佛郎機國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銃等法以功陞上元縣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監造以備江防中國之有佛郎機火器蓋自儒始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

詔復故少師大學士楊一清官

先是一清坐張容事削籍未幾疽發背卒至是其孫中書舍人元援陳乞上念其舊勞特許之

十一月詔以建昌伯張延齡下刑部獄論死

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兩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

齡延齡皆以昭聖皇太后弟憑藉寵靈驕橫不法正德中曰者曹祖有子曹鼎爲延齡奴祖因以星命得幸鼎嘗語同輩馬景等謂其父六甲六丁神術能役鬼兵景等初信之而祖亦神其言後祖父子不相能每私忿景景等亦厭祖譖於延齡逐之祖忿挾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錦衣衛獄景等下東廠獄時都督錢寧掌衛事大監張銳督東廠皆觀望不究治會有旨將集多官廷鞠祖聞自悔恨仰藥死至是法司奏言祖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佐證而僭侈多端兇殘成性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尙書張子齡侍郎張論楊茂元及該司郎中祝濬主事王言東能曹春等遷延疏慢以致囚死獄中皆宜追問馬景等按律各罪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九

差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其迹甚明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今但以多殺無辜僭弒不法之罪按祖宗法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其奴馬景傳用妖言罪犯甘元等十八人俱免死發邊衛充軍百戶劉經革職其僭造臺榭山園及強買沒官房屋令該部查奏處分濬等及子麟等各令巡按御史逮赴京師治罪

大同戍亂卒殺總兵官李瑾總制劉源清攻之急上念宣大爲京師北門命戶部侍郎張瓚兼副都御史總督軍務撫之

虜自秋渡屯大同寨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旬日計工督催嚴急瑾取眾苛刻素不得士心役興眾益怨是月六日夜有亂卒王福勝王保等六七十輩鼓譟焚帥府執瑾殺之因行都察院恣行虜掠代王聞變

奔宣府之西城時巡撫潘倣新任倉卒不知所爲疏奏瑾實峻法致眾亂總督劉源清都督邵永以事聞疏下兵部尙書王憲言大同兵未必悉變由驕悍卒習於稱亂不憚干紀乃敢戕害主帥逼脅宗室此而不誅天討安在據報殺瑾者僅六七十人則六七十人外皆良善也矧其中猶多迫脅者請出榜諭安良善而貸其脅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斯天討也請以撫勦事宜責成總鎮俾之相機經略以便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勢難遙度其令源清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申惡逆殄滅毋得更事姑息貽地方後患因以提督兩官廳都督僉事魯綱代瑾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軍巧命都給事中魯汴等劾之詔綱倣官以江西左參政樊繼祖代之於時總制劉源清總兵邵永率兵至大同先出榜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十

曉諭城中令其解散脅從榜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見榜偶語不自安謂且追理甲申事也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鄉士夫耆老皆來見請駐兵解甲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許巡撫潘倣督副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郎中詹榮遊擊戴廉等捕亂卒殺死十餘人以獻允中檻囚詣軍門請旋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幸勿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倣驗多有功爲諸囚所仇誣止捕八十餘人比晚城中訛言且屠城先令三百人啟知逆黨遂夜大呼爲亂殺千戶張欽倣令眾將擊死數人會允中從源

清永所來諭意撫之乃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請錦衣衛奉駕帖逮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憤發自殺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不可制少選永大集兵亂兵開門迎戰殺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據之日夜圍擊而城中亂兵益發庫兵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以爲將永築塞城門以水灌城冰滑不可上倣與倭櫓等六鎮國將軍諭止之不聽倭櫓出見永令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汝無以母妻在圍爲賊游說欲囚之允中遂畱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永所設邏卒遍城中王府及有司官民諸章疏而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士

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以勦之又連疏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尙書王憲以爲言疏請得旨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可無遣第令趙卿帥師聽源清調發但不可復事姑息耳紀功責巡按御史給事中亦可無往居數日潘倣復言兵變已定源清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如班師亂可已而源清深詆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朝議皆助源清獨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時又有虜人入寇城中礮聲應之將從東門出走爲官軍所闕遏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疏虞且敕入城之日務分別善惡勿致濫殺時大同叛卒嬰城固守明年二月潛出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明日攻東南二叛卒因與犄角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源清告急且請增總制官禦寇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鎮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卻永無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既說專剿逆賊脅從不問卻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朕今欲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禽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士

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無何源清疏請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間住改戶部侍郎張瓚爲副都御史代源清總督軍務會大同叛卒有隨虜北者虜欲使之城圍久外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與不同計者率闔室戕之城中人情由是乖刺大同管糧郎中詹榮密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廉鎮撫王宣謀陽命宣持軍校士庶狀詣總制總兵巡撫巡按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繼祖問計謂馬昇楊麟爲叛軍所逼非其本心且昇威行賊中今勢促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令討賊自效即叛卒可立盡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許諾以其謀告源清永源清業已解任欲修後效乃檄榮以三千金昇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備以繪音檄

示城內於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諭歡聲雷動其夕昇麟等遂禽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輕車赴鎮昇麟復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二十六人餘無所問時城中道殣相望繼祖發倉粟給振稍稍以法繩其無良者璣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警備諸將以次上謁次日與御史蘇佑張鼓吹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遵照格賞有功將士城中自宗室而下無不室家相慶璣駐宣府所調京營及諸路兵悉罷詔命禮部左侍郎黃綰撫振兼察軍情勘功非許便宜從事綰疏言亂卒王福勝等之殺總兵李瑾實瑾峻法所致其首惡不過數人應者不過六七十輩藉令如巡撫潘倣議且禽且撫自可旋定而總制劉源清都督邵永益張其事以登朝廷廷命其相機征討而源清永一意討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十五

且言五堡事處之大寬遂榜示城中五堡遺孽疑以為追理舊事而人心益駭倣所捕亂卒杖殺及檻致者已六七十人是時入撫而徐圖之逆黨可盡得而源清以功不已出乃憑諸囚之妄攀縱甲士之橫索追呼益急復誣原任總兵朱振為謀主仰藥死乃人人自危訛言屠城羣起為亂今日論諸軍奮從不問矣明日又以師逼城下斬關而入大肆殺掠雖以宗室士民及僉事孫允中之力阻卒不聽攻城益迫至穴地灌水而城中不得不為自全之計乃僉禁兵出罪囚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是時王府及有司軍民章疏皆為遲卒所遏朝廷莫得聞而兩人請濟師益急且謂城中悉從賊實天欲厭絕此城遂致上廬宵旰之憂調兵轉餉殆無寧日忠於謀國者固如是乎時亂卒又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攻東

南諸關官軍累敗城中且為內應源清永進不能討逆退不能禦虜致殘破重鎮幾撤藩籬賴聖明特降御劄釋羣疑之心罷源清之職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而主事楚書等一入諭之即釋甲稍賴自斬倡亂者二十餘級以獻城中若更生然虜聞之尋亦遠遁有如源清不去亂豈有既乎是役也殺遊擊曹安等千戶張欽等數人士女一千八百人被虜及驚失者千餘人其餘擅殺埋掩者不可勝數毀室廬以萬計財貨芻糧稱是民不堪命甚矣而源清永又厚為掊克贓賄不賞臣始至境見赴愬者載道切悲憐之乃宣聖諭慰宗室撫殘傷掩骸骸振窮之以稱陛下親親愛民之意而城中大悅按其罪則源清與永貪功僨事誣寇殃民實為之首而副總兵趙鎮等九十六人或視瑾死弗救或防禦無策罪為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十六

之遊擊徐淮等五人又次之論其功則總督張璣巡撫樊繼祖巡按蘇祐之運籌督餉分猷共濟主事楚書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或倡義入城或乘機撫定並宜優敘而員外李文芝則次之參將葉忠查堂李彬劉江副總兵梁震張鎮指揮張忠又次之他如遊擊戴廉雖有不救李瑾之罪而撫處之功可贖指揮馬昇千戶楊麟雖為亂軍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又如潘倣倉卒應變備歷艱危孫允中離母出城遂致羈縻卒之密圖撫處兩人有力焉皆不可以其所失而處棄之也疏上會兵科曾汴等參駁俱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勞末減並鎮守□□□□□□事干刑名宜移都察院詳審覆奏允中損威失職錄用非宜璣繼祖等諸功次宜悉如綰議行賞綰盡心撫振清除遺惡使積

疑頓解邊鎮獲安爲勞甚大宜優加獎賚得旨源清永及鎮等情犯深重下法司從公依律議奏璣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靈各陞一級文芝陞俸一級廉以功贖罪昇麟調別衛做允中各復原職致仕宗等各賞彩幣准等各奪俸半年黃綰等陞俸一級李瑾量加恤典十月法司覆結勘明大同叛卒及文武諸臣罪狀叛卒王寶尚欽論凌遲處死張斌閻鉞蕭墩牛名董海王倉楚欽許實坐斬內坐及已死徐文金等六人俱以支解人各財產給被殺之家妻子流徙金六人仍剉屍梟示欽及鉞等四人皆已死首惡邢通事等九人皆以謀叛楊彪以拒敵各妻子俱給配功臣之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緣坐流徙羅得虎等三人坐絞犯官朱贊以例當梟示邢宗瀾永成邊衛輕犯馬鑑等二十七人各遣配杖發

斬獲終屬有閒臣等參酌先後事情輕重分別格例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宣等官八人應陞三級正千戶周宗等二十三入陞二級正百戶羅泉等五十四人陞實授一級署一級指揮僉事蔣深等八十五人陣亡指揮僉事李宗等七百一十九人陞一級旗軍郭忠等四十三人陞署一級餘有功官軍二千三百五十三人給賞有差其忠義將士因捕誅首惡爲亂軍所戕者若總旗王安等三人全家被害其身尙存宜陞錄指揮景銓等三十三人身已被害妻子閒存宜給贍蔭軍人張宗等一十七人身亡世絕宜表其門閭詔悉如議行

卅御史郭宗皋於闕廷釋之

皋以星變陳言上責其疑君欺上故也

貴州獨山賊蒙銳結苗爲亂巡撫都御史徐問參將楊仁等討

平之

復設寧夏邵綱堡平虜城二守備

詔免行刑

十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率兵禦之

遇於柳門虜敗走追至塞外蜂窩山虜兵卽戰復大敗

嘉靖十三年甲子春正月朔

癸卯廢皇后張氏

壬子冊立德嬪方氏爲皇后進喜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

乙卯頒詔天下丙辰以冊立中宮禮成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慶賀禮命婦朝賀兩宮

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上治河

議

先是袁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河言黃河之當濬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縣漁臺入運河之岔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岔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開穀亭鎮迤南延袤二百餘里開道壅淤者可及時疏濬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言黃河自穀亭鎮轉入河順流而南二日即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於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由漁臺金鄉濟寧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爲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亭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隄圩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爲塞河口者事奇而險借河流者事平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七

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袁會同差出部臣相度處置毋推諉避難以貽後患於是袁等言黃河自古爲患惟我朝借之以資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築濬三者而已大禹治水自大伾而下醜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隘洪開木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若孫家渡渦河趙皮寨梁靖口四支分流近年俱已壅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移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漁臺山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計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離

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起築長隄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時疏梁口下流且挑儀封千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源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隄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亟爲修築兼添築長隄以禦奔潰及照河過漁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移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有三水勢洶湧遶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八

五十餘里修築堅厚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棚築縷水一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漁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漁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自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形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滄沒今宜於祖陵築土隄以遏泛溢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則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滯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外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濶河馬遷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

其舊而澗河馬遷港及海口諸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鹽上溢阻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河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漁臺雖曰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至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於汶河修築南旺湖隄開濬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他日益河之口塞亦無所慮矣疏入工部覆如其議得旨允行

二月虜寇大同

壬辰日生暈

及左右珥黃色鮮明又白虹亘天

閏二月詔令南京外守備徐鵬舉解兵柄

因都御史王廷相奏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元

妖賊沈淮伏誅

淮山海衛軍餘習妖術從妖人李真謀反戕殺山海關主事真等伏誅淮潛避濠州玉田三河等處八年至是爲巡關御史所偵獲故誅

虜犯響水波羅堡參將任傑設伏大破之頒賞有差

詔放高牆庶人情可原者

宥齊府庶人長口代府庶人聰濯妻妾子女十六人聰濯妻

妾子女六人已故宣府庶人宸湊妻羅氏秦府庶人秉枋妻

杓各妻妾子女十四人

三月

夏四月壬寅夜鳳陽縣星隕如斗大光燭地天鼓鳴如雷

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上屯鹽議

言國初軍餉多倚辦於屯鹽今屯田不興鹽法大壞非極力振作不可所謂屯田不興者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無人耕也套爲虜有虜反居內田顧居外勢不敢耕也有此四弊屯政壞矣而管屯者猶按籍徵賦計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無屯之利有屯之害則屯田何自而興乎所謂鹽法大壞者其難有六開種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定價大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厚商固所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鹽法何自而行乎欲通鹽法須宜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斟酌適中每正鹽一引定價五錢或四錢正鹽一引計中餘鹽三四引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卽利於商餘鹽盡收又利於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至於興復屯田卽令各邊等官規復邊境相度地利某田可以拓耕某田可以設備或勸建衛所或增飭垣墉繪圖貼說具奏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者矣

大學士方獻夫致仕

三疏乞休命馳驛歸

復課壽州正陽鈔關稅

五月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諡莊敏

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誥前吏部尚書進之子也志氣豪

邁行誼修潔其著述雖未臻理要而篤志好學能振其家聲云

六月西苑河東亭榭成

降太監陳浩總兵都督姜奭副總兵都指揮楊佑各一級奪巡撫趙載俸一年

先是土魯番夷使馬黑麻虎力爛翁等及天方國夷使火者阿克力等入貢通事馬驥詐以載名科索夷馬浩奭佑各遣人市買夷馬玉石皮革等物抑勒其價而驥又私沒其所酬直浩奴王洪詐取尤多夷不勝憤怨有故百戶子馬忠以私事恨撫臣求襲入京館於夷所乃噉夷構鎮巡等官強市抑勒狀奏之上以夷訟中國事關大體遣大理寺少卿蔡經錦衣衛指揮王縉兵科給事中祝詠會總制及巡按勘覈經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壬

因參浩奭佑等贖貨欺侮而載約束弗嚴第以夷奏而深譴之恐驕戎心請從寬假馬驥馬忠以邊方巨猾釀成釁端宜遣成璋鄉夷使難以常法繩之乞賜曲宥刑部覆請故有是處

兵部尚書王憲上禦虜方略

一增修沿邊臺臺精選軍旗夜不收更番守望一省諭軍民聞警即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使賊進無所掠不戰自退一申飭防守官軍嚴備關隘賊少則各守汛地賊眾則互為策應一敕戶部議處糧餉乘秋糴多方蓄積使主客兵馬常無匱乏一各邊軍伍多缺宜量地方緩急召募土軍除甘肅已選屯軍外遼東宣大延綏山海關各募二千人山西三關各三千寧夏陝西固原洮岷等處各千人俱編入附近衛所收支

月糧仍人給衣裝銀三兩以太僕寺馬價銀充之一各邊額馬耗損數多太僕寺所貯不足以供宜將苑馬寺羣牧並茶馬司所易見在馬簡閱用仍以各邊收貯馬價委官買馬給軍騎操一報勘功次文移往來動經歲時請促各該御史遇有斬獲首功即時勘上以憑陞賞庶足以激勵人心一邊將怯懦每遇賊入逗畱觀望及至失事多方隱匿今宜從重懲究以為失律喪師之戒一操守軍士備極艱苦宜戒諭衛所官員加意撫恤應支月糧花布等項從公給放毋肆侵剋一三軍之命懸於一將將得其人弱可使強宜行各撫按官遵照前旨速舉將材以候簡用得旨允行

秋七月戶部覆陝西巡按劉希龍條奏茶馬四事

一處茶運以省浮費一約開中以便召易一出陳茶以清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壬

藏一給月糧以恤軍收議俱從之

南京太廟災

建神御閣太廟世廟

命吏部尚書汪鉉兼兵部尚書總督大工兼管軍士

八月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賜之敕令集議南京建廟事宜言會同大學士張璁李時侯郭勛等上言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奉羣廟之主以從明尊無二上國無異廟神無二主也周有三都三廟禮以義起事各有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成而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尚有周雖畱後以支子不得祭大宗文武之禮

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太祖肇都南京卽周公建洛太宗定都北京卽武王都鎬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太宗善成厥志定鼎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太祖之靈有不居歆者乎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宗祖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乎此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使宗廟社稷本支百世以此地爲根本實乃萬世無疆之休臣等竊謂聖謨宏遠不獨定一代之廟制且以定帝王萬世之業況南京皇城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飭祖宗自有深意今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啟後之靈已默會於此矣南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五

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自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壝遺意高築牆垣謹司啟閉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意盡而國是定矣議上上曰南京香火並進膳之儀禮部查議以聞其原廟址如議築垣時加巡守並各廨宇永不

得修整著爲令

九月

先是上命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講張袞主順天試以初場進題遲下禮部參道南辭鹿鳴宴不許時吏部尚書汪鏞有子不第上疏指摘場事以太祖誅劉三吾爲言道南舉劉儼事答之俱不問

冬十月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京衛官軍

械繫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來京詒治

龍以南京太廟災上言三事一杜詔諛以正風俗言浮沈者得以顯榮獨行者反見擯棄惟陛下赫然矯正之更敕大小臣工無朋比植黨二廣容納以開言路言官獲罪譴乞宥其既往與之維新仍令大小臣工並得直言時政以作其敢言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言張延齡恃寵爲非法難輕貸然一旦置之於辟何以慰孝宗在天之靈而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乎又神御閣啟祥宮之建視太廟孰爲緩急時詔舉羸當以其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上以世龍訕上庇逆慢不敬令錦衣衛械繫來京毋縱

十一月兵部覆右侍郎徐問所陳武備八事

一領機兵以重聲勢言順天所屬霸州文安等處人多勇悍諸弓馬閒聚爲寇宜令有司籍爲鄉兵給以器械而時操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五

之有警具奏調用無事不得科罰差占一練外兵以爲羽翼言山東德州武定山西靈山陝西潼關等衛俱爲直隸而設承平既久徒習虛名宜行清查其閒逃故者勾補老弱者汰去而以壯勇者分爲二班募師訓練擇人統領其鄰近軍餘閒民中有武藝者亦從宜調募選練一防制羈官以需調用言保定各衛羈官舍目雖服王化夷性尙存宜令巡撫督率所司加意撫恤不必拘於常操而於霜露開操之日試其武藝量加犒賞卽有小警不得輒調旣以消其攜貳之念而又以蓄其敵愾之勇一區處屯丁以防虜患言宣大陝西各邊近郊荒棄屯地固有就科聚居者而堡壁不完難以禦虜宜令邊臣查勘種地丁民有城堡頽壞貧弱不支及近鄰丁少可併居者亟爲修葺合併俾足戰守仍行編立牌頭輪流出

哨舉號應策使各堡聲勢聯絡與官軍相爲犄角雖虜突入不能爲患一經略各邊關以防點虜言居庸紫荆等關皆近邊陲塞爲虜所窺伺者請敕各撫按巡關諸臣及兵備官躬視險隘有傾圯低薄者隨時增繕並嚴戍卒曠逸之罪及兵備官怠事者即參治之一鞭策武臣以冀自效言見行條例軍職有犯常人監守自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方立功此例當行於腹裏衛所若宣大兩鎮陝西三邊有罪犯應立功充軍者不必定發他處俱聽軍門酌量聲息調遣殺賊有功即與議奏末減屢試不效仍從重治此激勵武臣之一策然改條例事屬刑名宜行都察院再議一專責委以杜聚寇言南畿諸省設兵備江防海道官以彌盜各有定駐地方比來多寓省城趨承撫按營理他務以需遷轉又或徒任刑威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察機宜以致盜賊滋蔓莫可禁止宜令撫按督責各兵備道俱於原設要地駐劄表率廉正虛心諮訪備兵聯保務以弭盜安民不得仍襲舊套養寇成亂一專內治以杜弊端言兩廣雲貴皆古荒服外地蠻夷盤據爭忿率以爲常邊將吏不能撫馴遇小警輒議征剿賊未得而民已毒請嚴飭邊臣宣威示信固險設備一切自治而慎防之如各夷自作不靖營殺地方兩廣則行鴟鵂之法雲貴則行挾撫之法但使各夷息爭安業則已果屬結黨構亂攻劫城池獄庫殺擄人眾方許請兵大征若有貪功幸事虛張聲勢擅開兵費貽害生靈者罪無赦上允其議

庚午冬至上祀天於圓丘

奸人郭麒等以誣訐戍邊衛

先是郭勛以故太監張永故有憾於楊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永弟張容爲飛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置不問又有童源者告容不法並訐永墳違制及礮皇畿龍脈詔勘墳與風水無礙第侈汰越制詔損減如式事久竣至是容奴郭祿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脈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哀冲太子不永令其子郭麒陳牒帶倖指揮閻紀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察其誣以其疏論輔臣張宇敬請嚴治之得旨郭麒挾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治從重問奏紀姑貸祿計窮乃復具疏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闖入午門前爲麒聲冤詔鎮撫司執付法司法司乃論祿麒及諸朋謀姦首俱發邊遠衛充軍詔如擬告訐之風少息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十二月逮直隸巡按御史李新芳大名兵備副使楊彝下詔獄先是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銃被驚新芳怒咎銃手並咎知縣周謚又用左右譜謂其居官多不法見恐按治故使銃手謀害遂執謚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鞠訊謚等不服經知獄不就以新芳怒盛重違其意文致他事誣謚侵分修城錢繕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誦新芳辯析之辭氣頗厲屬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謚謀害已並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眾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撤兵備副使楊彝勸兵二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珮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眾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

霄繫唐山縣官舍而以子孝珮尙質歸皆咎之數十尙質立斃騰霄謚經屢訴於朝巡撫都御史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怙勢作威發兵激變之罪上命新芳回籍聽勘遣兵科給事中王禎刑部郎中李楨往勘其事至是舉實以聞遂逮新芳等下獄後刑部具上獄詞當新芳擅勘禁五品以上官自失憲體楊彝阿順助虐俱革職爲民騰霄新民經並開住詔從之此事實新芳忿作威福至於擅調官軍幾至地方大變而吳尙質之死明屬故勘乃獨用不諳憲體褫職當時論者以爲失刑云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壬戌朔

令考察毋致虧枉

御史喬英言近時考察每忽功能而聽採訪略事蹟而信傳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吏

聞上曰朝廷委任部院不爲不專今考察伊邇卿等務乘至公惟以撫按等官考語及科道官論劾爲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輒聽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開具失實者卿等參奏處治

奪駙馬鄔景和投獻田地

復革各倉場內臣

提督京通倉場少監王奉李順互以姦賊詰奏詔下法司逮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各倉場錢糧糧實皆戶部職掌頃者參用內臣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裨請將二臣裁革其餘內外各倉場內臣如呂宣等七員一併取回部覆從之

賜輔臣張孚敬李時尙書汪鉉夏言長春酒並諸品物

初令南京錦衣衛蘆州輪租兵部

買馬給軍騎操

莊肅皇后崩

上以皇兄后無服又迫臨聖母聖旦朕青服視事羣臣暫免朝參聖母壽辰宜吉衣終日尋令議定諡號張孚敬曰宜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李時曰須得八字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諡似應一體霍輅曰武宗廟諡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諡號似亦不當稍異十二字之諡似爲累朝事例宜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奏入上覽不悅曰朕受命在位茲遇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理矧兩宮在上而昭聖皇太后有母道所歷爲尤未便再會官擬議歸一以聞於是成國公朱鳳等皆曰宜據諡法二字以表稱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天

行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得旨諡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按諸臣之議而夏王霍之品見矣

二月以莊肅皇后喪令定百官齋宿及會試時服色

鴻臚寺奏本月初十日俱祭祀齋期雖以大行莊肅皇后喪然大祭爲重請令百官暫服青綠錦繡將事其各衙門引奏人員亦各具淺淡服色行禮上從其言又以會試係國家求賢古典考試官及諸執事官進場日亦許服青綠錦繡場中供事則用淺淡服色免宴

初建九廟改建世廟於太廟左方

先是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輔臣變禮部尙書言議復古九廟制太廟寢殿祧廟存勿撤惟量地建羣廟如儀當是時獻皇帝遜不耐太廟爲世廟以故議而諸大臣無稱上

旨者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章言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而禮官言以爲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而不可以意爲之者今太廟南邊宮牆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奉聖諭太廟三殿勿撤則廟外垣隙地不盈數十丈依古制昭穆六廟以次而南則太廟都宮之南直承天門外垣卽盡闢其地恐猶未得容也若稍減規模則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隕然湫隘亦於義未協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卽分羣廟不惟去尊就卑不足稱聖孝尊隆之意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非細故也且臣等聞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安之幽也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夾室側室也藏祧主以卽遠可也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外矣或謂周人廟制儉約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容大扁七個闔門容小扁三個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制過於今烏在其儉約也且太宗功業比隆太祖憲宗獻皇帝父也令可損於太廟可損於世廟乎卽使廟宇旣成皇上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徧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升降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亦已不給矣議者乃曰周官宗伯代獻羣廟攝可也夫古者廟祭王后親獻后有故不與宗伯代獻謂一廟中代亞獻之禮而可矣未聞人臣而可主廟祭者也且古之諸侯罔非天庠今陪祀者可得擬乎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

成禮主助禮樂是也今廟分勢不得不降從簡易欲尊之而反卑欲親之而反疏見其貶損未見其隆重也宋儒馬端臨有言漢儒講求廟制非不詳也而卒不能復古者則昭穆難定故也以古三昭三穆之說推之獨父子相繼而可也兄弟相及殷武丁時一昭五穆上祀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懿宗時四昭二穆上祀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夫繼世者旣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則建廟者亦豈能預定其爲昭爲穆也哉必若建廟之時昭居太廟之左穆居太廟之右則預立六廟三昭三穆以其次爲之序者又得行乎此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亦何可盡非也如皇上之心以皇考專享世廟而太廟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則列聖同躋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獨居世廟終爲退遜若以太廟世廟大小不倫行禮親攝各異不稱皇上尊親之意則上勅諭輔臣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固萬世之寶訓也疏上不允乃盡撤故廟改建之祖宗各爲專廟諸廟各爲都宮中太祖廟昭穆六廟左右列而太宗廟在六廟上示百世不遷廟各有殿有寢太廟寢後有祧寢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向南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畫既定會南太廟災上欲罷建而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復古而南太廟災殆皇天眷德祖宗各饗之意改建毋輟上喜令急就工十五年廟成上告事九廟是日雨甚至廟門不乘輦步入又自太祖廟步至睿宗寢聖容恭肅而安詔下言朕躬昭穆羣廟祀祖宗彰太廟爲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於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勅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

止修時祭避豐禰之嫌而太廟羣廟與世廟各列廟有嚴矣
制廟立春致享各出主於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
宗主饗太殿爲時給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
主饗太殿爲大祐祭畢各歸主於其寢於是獻皇帝享祫如
列聖而神座次孝宗下於毅皇帝叔也以故躋而撤世廟享
祀儀

奉安祧廟四祖神主於崇先殿列聖神主於奉先殿

上親祭大明於朝日壇

令告病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又屬校對訓錄何輒以病請令以原職
致仕永不起用

欽定上陵次數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圭

言上奏曰我朝祀典之在宗廟爲有司所掌者如特享祫祭
禘祭俱經皇上稽古定制足應經義可爲世法惟是上陵禮
儀及奉先殿一應祭祀多沿前代故事况掌在內庭容有禮
官所未及知者比蒙聖諭所及臣竊加討論於陵祀一節誠
有可議國家上陵之祀每歲凡三清明中元冬至是也夫中
元係是俗節事本不經往因郊祀在正首故冬至有上陵之
禮今皇上先復郊典於冬至既行報本配天之禮則追報本
始於郊禋爲重而陵祀爲輕况有事南郊之日乃輟陪祀臣
僚遠去上陵恐於尊祖配天之誠若有所分臣愚以爲冬至
上陵特可罷免而中元陵祀遣官之禮可移於霜降之日舉
行惟清明節上陵如舊蓋清明行禮於春卽禮經所謂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行禮於秋卽所謂霜

露既降君子履之有懷愴之心者也若夫二節既有遣官陵
祀之典則內殿之祭誠不宜重復舉行議入上曰內殿祭儀
已別令卿同輔臣議奏上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
已於奉天殿有祭中元仍遣官詣陵祭各衙門官不必去著
爲令

欽定內殿祭數儀節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樂如宴樂一兩宮壽
旦皇后並妃嬪皆有祭無祝文樂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
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時食舊無祝朕增告詞
一以上各祭日但於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畢又四拜焚祝
帛朕近歲更就位四拜獻帛爵祝畢后妃助亞獻執事終獻
徹饌又四拜禮畢一忌祭舊具服作樂朕思此不是吉禮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圭

當哀感之日更淺色衣去樂

命侍讀學士張璧侍講學士蔡昂爲會試考官

取中許穀等

三月以大行莊肅皇后喪改廷試貢士於四月初二日

召輔臣評議諸臣

上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
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乎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
韜爭辨上曰若是爭辨汪鉉終連時宜若韜作尙書則部事
須盡壞矣上之留心知人如此

王憲致仕陞提督兩廣侍郎張瓚爲兵部尙書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等赴重華殿瞻視頒御詩於羣臣

器謂青爵酒尊之類命各爲賦以紀之命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瀝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錄成帙繕寫進呈汪鉉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爲御作詩詔工部刻梓至是進呈命頒布兩京文武官員

附錄上因問太倉積貯李時曰聞頗充贏由革冗員多上曰此是卽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夏四月大學士張孚敬致仕

孚敬以疾在告上遣官齎藥餌及手札諭之曰爲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爲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孚敬飲藥奏謝疾益篤上不得已許致仕遣行人齎敕送還月給米八石輿入夫令有司以時存問

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明太政集要

卷五十

三

先是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呈上批答曰上一卷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卻似譚離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一甲首餘以次挨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禮部因請以聖諭參列登科錄篇首其李機趙貞吉郭樸敷鈺任瀛沈宏略文盛尹臺康大和九人對策俱以次刊之禮部又請考庶吉士以故事聞上詔以文華殿大門外親出御題考試大學士李時等選李機趙貞吉郭樸尹臺何維柏等三十名奉旨朕覽趙貞吉等八名盧宗哲等二十二名可畱卿還具題來行內列吏禮二部堂上官及鼎臣名不必部疏此蓋朕

親試也可作例

詔南京宮闕端門承天門傾圯者勿整修著爲令

改遷功臣姚廣孝牌位於大隆善寺

時大興隆寺災上用御史諸演言及部議不復建寺並革各寺修齋俗事而廣孝祝典並僧錄寺俱移置之按此一舉有二善休哉

五月右都御史鄒吳卒

吳初姓馬後復鄒陝西靈夏人當時名臣如楊一清胡世寧李承勛皆薦吳與伍文定陳九疇陳沛等有才可當大任而不爲新貴用事者所喜咸見擯廢論者以諸臣皆未盡其才云

兵部左侍郎蔡天祐卒

明太政集要

卷五十

四

祐河南睢州人爲山西按察使時大同五堡兵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馳入城宣布恩威勦元惡地方以寧天祐歷任中外素有能聲其在大同鎮戢訛亂才名亦有足稱者

六月省前建言御史馮恩死謫戍瘴地

禮部請定鐘律

太常寺卿張鶴請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鐘律禮部言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羣廟行禮奏樂必得此爲節而後可誠宜特設者也樂縣之制周官有宮縣軒縣判縣特縣之別然猶屬器之末廟廷之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候氣以定鐘律則自古作樂之本無以易此黃鐘爲聲氣之元候氣之法實求中氣以定中聲聚爲作

樂本原其說若重室瑾戶載管實夾俱有成法依所奏築室於園丘外垣隙地選天文生知歷候者往相其後待有次第本部委官考驗從之已乃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備候氣定律

令京官保推選改授者准通理

御史王廷原以戶部主事改任三年考績欲准通算吏部言節年主事改御史俱准通理因奉欽依柴薪俸給照原職關支今王廷止改官俸給事體似有不同得旨今後俱准通理太僕寺卿邵銳卒諡康僖贈副都御史

銳浙仁和人質任自然不爲矯飾而言動必依於禮一時稱爲端士故官不過三品而卹典特厚云

秋七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李瀚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五

瀚山西沁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溫禦所至以嚴正見憚然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其清德雅致鄉評甚重之

詔復大臣子補廕例

先是姚安府黃澍以父尚書鐸得廕中鄉試乞以子粹補廕已得請矣時粹方幼未入監尋有旨議革例不許補至是澍以例前爲請吏部言國初廕子之制若承襲未經授官或早歿及鄉會試中式者仍宜補廕以彰國家賞延之典得旨報可有前旨補廕者送監如例例後止補一次毋得概行陳乞運河工成陞劉天和爲工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仍管河道御史曾紳請修復漕河廢開股引諸水入海從之

紳奏漕河自臨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清縣復合磁漳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

灌河其勢衝決散漫蕩折田廬漂沒糧運請於瀛口之上流如滄州之絕隄興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澗景州之泊頭鎮各修復減水廢開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其勢分而不爲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

以遼陽亂請巡撫都御史吳經戍遼

先是四月遼陽戍卒亂巡按曾銑聞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巡撫經所措置爲眾不便者悉罷之未幾廣寧悍卒於蠻兒等俱亂執經係之獄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銑檄定遼指揮韓承恩代雄諭眾軍操守如故銑因密敕二臣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遼陽令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剋期擒捕於是剿兒等八人蠻兒等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銑因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五

具奏其事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張文錦敗之也今宜敕兵部會法司議行欽差大臣嚴實其事庶威行於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詔下兵部議覆如銑言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即從重擬罪原差林庭梯取回其餘未盡事情祇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遠難遙斷請令撫按官論劾以聞於時銑及巡撫任洛議剿兒蠻兒與王經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並先斃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死囚劉向上於臬事關別案鋼以待報都指揮劉尙德郭繼宗王忠孝袁麟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戍邊因參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俊

控馭寡謀刺裁無術聽亂軍而妄奏施卑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給額銀均屬有罪請自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詔曰果向上如律處決尙德麟獻諛基危肇變謫發永成極邊仍揭黃子孫承襲繼宗孝忠斌雄各戍邊衛令李欽吳歸別用經比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開住純俊姑寬宥銑設策弭亂忠蓋可加但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大學士費宏應召復入閣

疏辭曰案本臣弟不知者將謂臣方入朝遽引用親黨乞罷其調上嘉宏謹飭特允其請而以南太常少卿呂柟爲祭酒八月召大學士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顆諭以盡心供職行歸入告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賜尙書夏言金帛

先是上手諭曰朕宮左右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恭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故有是賜言表謝定雲南中式舉人四十名貴州中式舉人二十五名各自設科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御無逸殿幽風亭各有書述以示儆切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出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殿宇規制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爲重欲子孫萬世念勗業艱難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列上所題幽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壁上自製文述勗建殿亭

之故而自儆尤切

起姚鎮爲兵部尙書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尋令致仕

鎮疏辭上以中多贅語迹涉不遜命所司詳奏吏部言鎮誠有罪但年衰廢久陳對拙情可原上曰鎮爲大臣自當盡誠任事如何說恐難善後之語忌逆不忠令冠帶閒住不許再用

詔吏部自今巡撫官俱九卿會推

初內地止會戶部邊方止會兵部至此因宏言改之

九月吏部尙書汪鉉罷言官曾鞏等廷杖論斥有差

鉉既去乃出曾鞏疏責諸言官曰朝廷設言官必隨事論救盡心入告鉉既不稱任使當卽言科道皆自愛不忠疑君負主肆行報復欺蔑法理人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朕未有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言之命張宇敬汪鉉亦何嘗道朕拒言首倡報怨曾鞏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錦衣衛逮送鎮撫司拷訊以聞孫應奎翁溥曹達何天啟沈維美馮汝弼及王廷藩子正比黨私助俱降一級外任用已鎮撫司究主使者詞連御史宗鑑一桂上令杖之於午門宗鑑鞏一桂皆爲民

初建西海神祠

先是上召禮部尙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遊宴行止望視宜特建祠宇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卽古燕京積水潭也原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襄山後匯爲七里樂東入都城瀦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輸亦賴其利宜特禮請於北門口湧王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

冬十月禮六科都給事董進第等掌道御史王作等職

先是吏部尚書汪鉉去位左侍郎霍韜等言冢宰表率百僚非他臣比惟上裁命上再令遵前旨會推韜等乃推原任吏部尚書羅欽順次禮部尚書夏言戶部尚書梁材刑部尚書唐龍兵部尚書王廷相上皆不用令科道官舉所知者一人以聞進等因惶恐言陛下聖神廷臣無不簡在上心者非臣等所敢妄議上覽疏怒曰汪鉉之詭佞朕久識之矣特以未至大惡優待之匪私其人也近聞朕與二三大臣論及遂竊探上意乘機構害仍以大禮之故中傷之及令疏名推舉一官復又疑君懷忌悖慢無人臣禮六科十三道掌印官俱盡褫職爲民

賜故吏部尚書楊旦祭葬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三

且福建建安人大學士楊榮曾孫也自南京戶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未仕以疾固辭致仕卒於家

修建啟祥宮成

啟祥宮皇考誕生故宮也又以文祖建欽安殿祀眞武之神詔增繚垣作天一門皆告上親製祝文告列聖於內殿仍具皮弁服祭眞武之神於欽安殿上具常服祭皇考於啟祥宮皆令文武大臣陪祭

令承天府不隸鄖陽撫治

止隸巡撫管轄

大學士費宏卒諡文憲贈太保

宏鉛山人正德中入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羣盜充斥以次削平詔錄輔臣功官其子仍進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寧濠請復護衛侍錢寧爲內援賂遺狼籍宏策其必叛執勿與寧濠深憾以計傾之宏去位上卽位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丁亥以疾求去疏再上賜馳驛歸及大學士張孚敬去位上思用舊臣手敕起宏於家無何卒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選補九嬪

言等請照先年事例遣官詣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博采賢淑以備選補上第令於京城內外選之

吏部擬取南京主事等官及在外推官等官選補科道

得旨南京官已之

延津人李拱臣獻女納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

早

詔以儀封縣孔子孫承寅爲國子監學正世襲

初孔子之裔有名德諭者唐時爲褒聖侯家於河南寧陵德諭二子長崇基次子嘆崇基嗣侯其裔名端友者宋時爲衍聖公從高宗南世居衢州子嘆之後畱寧陵元末徙居儀封正統中詔訪聖賢子孫兩地皆復其家在衢曰彥繩者正德中授世襲翰林院博士在儀封曰承寅者六十代孫也以彥繩例請下河南守臣勘報至是禮部覆議詔授學正奉祀陳侃上使琉球錄侃與高澄還自琉球乃撮其山川風俗及夷語夷字爲錄以進命付史館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正月丁巳朔

泰和伯萬言卒

改湖廣上下江防道僉事駐轄處所

一駐劄蘄州專管漢陽而下至蘄黃德安等處一駐劄岳州

專管武昌而上至沔陽岳州常德長沙等處

贈故南京工部尚書何詔太子少保

詔山陰人潛謹耿介居官無赫赫聲而所至皆留政績初南

京工部帑蓄僅三千金詔至五年乃至二十餘萬子繼仕至

刑部尚書

詔改靈州下馬房批驗所仍設於固原州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二月廖道南獻九廟禋頌

三月詔徙豐縣治於故城

初河決縣城廬盡沒乃遷於華山至是河流南徙民懷故土

稍稍引還乃復故城

詔許嘉靖十一年後缺貢地方補考起貢

詔加致一貢人邵元節道號

製文官正二品朝祭等冠服並玉帶賜之尋以皇嗣誕生錄

禱祀功進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卒

文奎山東新泰人視身清酌精於吏事居官所至有聲而性

和厚人稱爲長者云

添設福建大田縣屬延平府

以龍溪縣之英果漳平縣之桃源德化縣之安仁及增設花橋四巡檢司隸之

己卯上奉皇太后謁諸陵幸十八道嶺擇陵城由西湖還京

初令致仕官駱用卿擇地以十八道嶺橡子嶺兩具圖說以

進至是親閱定之尋更名曰陽翠嶺祭酒呂柟進恭和聖製

謁陵詩一章並賦一篇上畱覽之

夏四月癸卯作幽宮上親行祭告諸陵丁未遊九龍池癸丑駕

還京

是時諸臣議奏享殿明樓寶城擬請量依長陵規制其地中

宮殿等項仍請稍存其制至於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

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寶城之外左右相以次而附畫圖貼說

呈覽得旨俱如擬其未盡事宜俟朕仍親往決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爲吏部尚書

五月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及武定侯郭勛汎舟西苑

詔擇取南京清江龍江二廠木植以充兩宮七陵修造之用

從工部尚書林廷楫請也

建慈慶慈寧宮

黜禁中佛像及佛骨佛牙諸物

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視宇敬於家賜之敕

上以手敕付昂曰敕舊輔宇敬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

得奏賀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原選淑女內宮曰曹王二氏

朕御而各有喜期將近矣冊封爲端昭二嬪並河南李氏京

選王氏補爲敬靜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寧

率后妃禮成後又於四月之吉命工恭飭新七陵增造等項

朕自作幽宮於長陵左之陽翠嶺卽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平臺山以尊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並往金山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聖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視卿於家如果疾未痊便不煩以見期粗可卽星夜以行急來見朕勿自負以致朕懷無已卿其承之

六月西苑清虛殿鑒戒亭等工成

敕祀姜嫄后稷於武功

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盛應期卒

應期吳江人有膽智遇事敢爲自爲司屬時卽以才幹聞然剛褊自遂與物多忤故雖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曹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期議而撓於浮言無成而敗蓋任事之難如此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陞吏部左侍郎霍韜爲南京禮部尚書

秋七月降霍韜俸一級黜順天府尹劉淑相爲民

時夏言姻人費完爲順天府判與淑相不相能淑相親黨監生劉禎受相長賄爲囑領銀該府不遂索賄不還爲東廠所偵獲事連淑相逮詔獄淑相故與霍韜密言疑韜爲淑相謀遂成隙各許奏上知韜不樂南京奏生私憤而淑相從獄中上書又撫拾言短上怒執送考訊恨究主謀者韜實爲之上乃奪韜俸黜淑相坐禎驅囑律發邊外永戍

詔衛所官犯永戍者子孫不許承襲

詔奉遷三后神主於陵殿並定尊稱

禮部會廷臣議曰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別薦於殿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閔

宮宋別殿皆此義也我孝宗皇帝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太皇太后益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孫則止明繼重祖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於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祔若崇先殿之建則陛下以子事考廟當世享故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臣考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事略同但祔義惟遷主爲是若當時瘞主陵園則襲古人栗主旣立乃埋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欲遷主陵廟歲時祔享陵祝如故尤爲曲盡請擇日具儀行報可又以禮部議言三后旣遷陵殿則當各從夫婦之稱而不當仍襲子孫之稱請改題孝肅太皇太后神主爲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四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而不用睿字孝穆太皇太后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成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爲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庶嫡有別夫婦無嫌而尊親並隆矣上曰旣會議僉可其如擬行

皇史宬成尋祭告奉先崇先二殿

初上擬尊藏列聖御容訓錄合建閣已乃更名皇史宬專藏訓錄其列聖御容別修飾景神殿以奉之咸出自欽定云後又於欽天閣建石鐫欽天頌記於追先閣建石鐫祖德詩已而宴儒臣於謹身殿

八月重書列聖寶訓實錄成

令二三大臣禁發私邪布之章奏

給事中錢棫奏大臣忿爭之非上是之

薇言臣看詳諸臣所爭章疏若劉淑相之奏夏言以通判費完假言之名而求伸已說於淑相是訛言相煽完可黜也廖道南之奏夏言始援張鶚似欲激陛下之怒終言郊廟以誇功於陛下如此頗僻豈宜在侍從之列哉上曰薇所言良是大臣羣僚之首豈宜互相詆擊其各務同寅贊治以副朕意詔奪威寧侯仇鸞祿米半年

以鸞自兩廣告還京中道失火焚燬所乘官馬快船故也總制侍郎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宜

一故尙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稍爲損益其上置銃礮槍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狡狴之像兩傍各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五

飾虎賁以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二人翼之虜眾卽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兩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而護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遣騎四出遇夜則用火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如火城敵不敢近復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此法若行可以罷列邊牆以遏虜之入可以據扼險要以要虜之歸一陝西會城貯有神臂強弩相傳已百餘年但其矢不存臣嘗以私見制弩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間四尖又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此戰陣之長技也一寧夏邊牆三百餘里前尙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築之矣但其中阻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修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安邊寧塞二營之閒大虜所由入

者也尙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八墩至寧朔墩十七里剗築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自路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剗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也一興武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固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堡中長以兵百十人令一校將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旁石溝有鹽池卽令堡軍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兵部覆奏上皆從之

破西虜總制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六

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眾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眾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戮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都督僉事姜奭等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六百騎遇於分水嶺再戰再勝逐至平虜嶺虜騎大集奭伏兵分左右佯北走以誘之虜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虜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事聞兵部第諸臣功狀上甚嘉悅下敕諭陞賞天和並太監陳浩總兵姜奭巡撫趙載俱優厚

恭迎列聖御容安於景神殿

捧玉牒奉安於皇史宬東殿

九月册立妃嬪

皇陵明樓火詔南京工部修理

罷礦沙之役

順天府等處所進礦沙工部令人試之十不及一課額不足其勢不得不科之於民竊恐無益縣民徒爲國怨請罷其役從之

命故成國公朱鳳子希忠襲爵

御史閻鄰等上錢幣議

一曰制錢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一曰舊錢如開元祥符太平清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有偽造不過竊真售贖其於原製猶不相遠邇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而制錢舊錢返爲棄過乞敕都察院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七

榜示五城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偽造私藏者期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緝捕論如律上亦惡其濫惡詭異命都察院亟揭禁約敢有仍前鑄造使用及阻抑者許巡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嚴偵捕之治以重罪

御定祭祀日並儀制

故事欽天監奏祭祀日期於奉天門進呈上以祀天享祖禮宜從重改於奉天殿奏如朔望儀四孟時享當以立春立夏四立日又以立冬廟祭孟冬朔又陵祭不免煩瀆其已之俱著爲令

改悼靈皇后諡曰孝潔尋遷神主於奉先西室

太子太保南兵部尚書秦金致仕

再疏乞歸令馳驛歸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役四名

命訪求海松子進用

上爲聖母調藥止目淚用海松子有效詔下廣東布政司於暹羅界瀕海處所訪求進用

贈故都督僉事陸松爲都督同知

松子炳請襲職兵部言松父渾本以校尉小旗選充總旗松補役從獻皇帝之國保陞典仗以從龍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又陞世襲正千戶至今官炳亦中武舉有功若許其襲宜爲署指揮使但嘉靖九年例非軍功而徒以技藝勤勞傳乞者雖有世襲字樣亦應查革炳請宜不可許上以松廉幹勤勞特令炳襲本衛指揮僉事象房管事已復改署指揮南鎮撫司管事

冬十月上如天壽山奉章聖皇太后同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八

賜故漕運都御史馬卿祭葬

卿河南林縣人吏幹甚優每遇艱劇輒著聲績當鳳朝文之叛卿適總憲憲屢效機應巡按御史劉臬聞於朝請召還六部以贊大猷時大同多故都御史蔡天佑薦卿自代在漕運且三年漕事稱理

戊子皇第二子生

昭嬪王氏出也上親詣南郊告及奉先崇先二殿

乙未上御門受百官賀

兵部覆江西巡撫秦越等所奏四事

一饒州府鄱陽縣與池州府建德縣爲鄰實爲盜藪以隔省故不可致詰今宜以建德及新建進賢星子都昌五縣俱隸饒州兵備建昌寧州武寧靖安奉新五州縣俱隸九江兵備

萬安龍泉永豐廣昌新城南豐六縣俱隸贛州兵備換給敕書聽其兼制庶形勢聯絡事權統一鄱陽湖舊有巡湖都指揮一員今宜設令駐劄南昌之都昌不時巡視鄱湖上至蘄黃荆益下至安慶池太專以譏察非常督捕盜賊一江濟二衛額有水夫三千餘人例於各縣十年一徭而無定名故往者隨民所有交貼工食而已民不稱厲也近乃更法必令徭者親行必以妻孥從夫以無罪之民而連妻定發既遠人情舍耒耜而令操舟又非素習官民交病宜復如舊制一鄱陽建德二縣相距三百餘里係陸行大道原無驛遞宜將建德之永豐鎮鄱陽之石門二巡檢司俱改為驛玉山縣為八省交達其遞運所之革者宜復鉛山縣為登陸入閩之衝宜以廣信遞運所遞置詔悉如議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九

以寬張延齡謫刑部先後具獄官有差

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牢主事沈椿以威曉故不令人重獄代者遂踵襲益寬假之至是主事虞臣有鄉人亦坐死繫獄寘之延齡所嘗為延齡草奏時邊將邵永贊王祿者皆以大同事繫獄亦與延齡常燕聚延齡在獄嘗為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於其端東山以他罪繫別獄犢肆不受囚拘虞臣執而掠之東山遂撫延齡前事因誣構多人言其妻崔氏動引宮闈為主延齡又謂有先朝恩券終不至死獄奏入詔逮疏所連及者並下獄拷訊以聞上謂延齡明書君不明之詞非誚上而何法司非人類乃與死囚為黨其備查先提牢官吏令執付鎮撫司時有奸人劉琦因復讎挾詐又構延齡謀附權聞傳遞宮禁賄遺真人暗結邊官釀成

大患等事有旨逮疏所指名者二疏所望累凡千餘人東山所奏多誣罔過當而琦所連及或不識面事皆無迹鎮撫司以其實聞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延齡先生重辟不即加誅乃敢怨望謗誹當比罵父者律論絞宜仍前罪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及邵永俱贖杖椿等還職永仍繫獄內椿首縱重囚置之輕獄虞臣不畏國法私其鄉人皆不宜坐以常律擬陳邦憲宋贊皆先論死王祿先生謫戍仍如別案東山琦皆奏事詐不以實東山發配衛驛琦發邊衛餘罪有差上從其擬以延齡邦憲贊俱仍原議處決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為先似與孔子之言相戾上罷其書不省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十

復設宣大總制

更名為總督是時上明習政典尤加意用人故因宣大總督一疏旨通及之改張雲提督倉場添註溫仁和吏部改李廷相禮部而特起史道擢郭登庸撫宣大羣臣咸服上任人行政之審當云

詔守制尚書許讚先期至京俟服闋次日即詣吏部視事

吏科給事中謝廷蒞言讚去京師僅千里且服闋伊邇使得終制就道兼程拜命亦未遲也惟陛下少寬前期勸忠以孝上曰蒞言亦是第今用人為急尚書不可虛位耳此不為例罷諸姬墳所祭令歲時併祭於陵殿內

己卯九廟成

十二月副都御史王應鵬卒

應鵬在言路時嘗諫毅皇帝微行及中官請佛頗著丰裁及任內臺乃欲爲浮沈保位而卒不能保馬

令議定科臣與部堂相聚會之禮

先是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遇迴避邇者南京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皆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駒馬徑衝尚書劉龍潘潢兩轎之間鈞尋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南京給事中曹邁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雜舉公宴次得與尚書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禮部尚書夏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議覆曰按大明之典京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於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士

班列之定體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陞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中左門序坐六科給事中丹墀內東西坐其宴坐之定體如此又公聚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審囚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並六科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御史等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列於東旁六科都給事中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其會議序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五品引馬側立遇六品趨右讓道而行其迴避之定體如此及觀給

事中教場比試與五府侯伯大臣並坐選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對坐與兵部尚書侍郎並坐此皆會典之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其與大臣一時同事之禮體又如此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達變成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上一王之制萬國同文豈宜以畿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四品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制其用蔽幃女轎出入皆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敕南北諸臣四品以下遵制乘馬毋得輒用肩輿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遜避違者聽禮部與都察院及科道糾正上從其議仍詔以後有故違者必參治其罪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士

給事中錢薇言將官自耕之利有四

官耕則民賴其衛咸盡力於農畝一也官能自給可免侵漁二也將取利於邊重去其地寇至有戰氣三也久居不徙周知阨塞可以按伏策應四也自從撫臣懲鎮將役軍之多而奏革之其弊遂至於官民並廢耕獲虜得以經年屯聚其地臣以爲復將臣自耕之舊便

以皇子誕生命真人道官於玄極寶殿修醮事

祇答洪休金錄大醮七晝夜 按玄極寶殿卽欽安殿更名

令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閏十二月廢后張氏薨

詔喪葬儀視憲廟廢后吳氏例

上兩宮徽號

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禮官等以宗廟大禮並上兩宮徽號禮成請賀上以兩宮未賀詔罷之

命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命太師郭勛少傅李時獻法司因

禮部左侍郎黃宗明卒

宗明浙鄞縣人編修楊名以言忤旨詔窮治主者宗明疏陳非宜乃並罪謫福建參政俄召還為禮部右侍郎轉左是年十一月卒於官初張桂以議禮得幸諸同議者咸驅駕氣勢更相牽引乃宗明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出亦無營之者蓋矜名自好士也

虜入延綏官兵四戰皆敗之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一

古

侍郎劉天和總兵王效副總兵白爵參將吳瑛都御史張文魁等陞賞有差是役也虜初大集兵塞外天和策虜圖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瑛合即吾偵候勿使覓虜果以四百騎東入黑河墩適與爵伏卒遇大被創而去既又入蔕藜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擊之虜棄旗鼓奔爭絕水渡多死又入寇家潤爵敗之張家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於蹂躪虜既不得利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效偵知之伏軍打磴口俟其半入輕軍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擊之斷虜為二我兵益集虜盡氣奔渡河我防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文魁所制也故諸臣俱從優典云

吏部尚書汪鉉卒謚榮和

鉉婺源人初以才略見稱折節取聲譽善親時好為取舍自僉事至布政使悉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桂自上登極四方獻祥瑞鉉在南嶺首進甘露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上孝感應無何擢中臺掌銓銓衡大被寵任鉉有幹局內行修潔執惠秉銓多所建論數汰官不稱任者朝廷為之肅然然性傾狡外示強直而內以諛媚取悅當其蒙幸恩遇臺諫諸臣起而攻之者亡慮數十人咸皆譴謫有杖死者而鉉每遭論列輒強辯自白指其人為報復上亦頗厭之語輔臣曰汪鉉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鉉不得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而卒迹其行事殆漢廷張湯之流歟

命史館經理禮部尚書嚴嵩理部事

初祀先賢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一

古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正月朔

徽王厚熹得白免撰頌以進

詔嘉王忠愛免畱宮中頒送史館

詔侍養官待親終起用

詔承天府學二歲貢三人

詔收革退武驤等衛冒濫軍人四千

命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瞿氏掌印

禮部覆甘肅巡撫趙載所議二事

一言西域土魯番各國稱王者百五十條皆非本朝稱爵又亂哈辛原非入貢番夷蓋西域賈胡詭立名色以微賈予今宜定為限制冒濫稱王者責令改正違例入貢者以禮阻回每國分為等第每十人許二人赴京餘畱在邊聽賞一言外

夷通事皆以色目人爲之在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買禁物且諸夷之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漢人母令交通以生夷心詔如議

癸卯皇第三子生

諱載某杜妃生也後爲穆宗皇帝

二月癸酉上奉皇太后率后妃謁山陵

戊寅皇第四子生

諱載圳靖妃盧氏生也

三月以郭英伯享太廟

從武定侯郭勛請也更定位次一以爵序

錄大同總兵官梁震禦虜功

議建離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去

上駐蹕沙河視文皇帝行宮遺址諭復建築城設守七月詔

停其工

夏四月辛未冊封昭嬪王氏爲貴妃靖嬪盧氏爲靖妃

又列御錦衣衛正千戶英女劉氏爲淑嬪俊文王氏爲宜嬪

受女王氏爲徽嬪樂女王氏爲裕嬪瓊女陳氏爲雍嬪

詔毀湛若水書院

因御史游居敬奏也

五月巡按浙江御史李遂上疏通鹽法議

大率謂將各竈納留餘鹽盡歸土商收買前往官商不到地面州縣發賣收稅凡出場並經過及住賣之所盤驗截角所納稅銀卽視各地方鹽價貴賤以爲多寡如離場甚遠鹽價頗貴每程一張納銀八錢稍遠者納銀六錢近者納銀四錢

五分務使輕重適均官商山商不許侵越違者以越境論其坐場縣分土商官商不願往賣容令竈丁肩挑背負易賣生理庶鹽課增商電便可以行之無礙矣詔如議行

降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繫爲庶人

戊戌震謹身殿

御史桑喬等上言頃以殿災皇上頒諭引咎求言臣等謹據見聞條爲三事一禁奸弊以節工役皇上營建兩宮山陵所以篤親追遠孝之大也當事者不知爲國惜財冒破虛費指十爲百是以朝廷有限之財而資羣小無窮之欲如沙河行宮該部原議用銀七百餘萬賴聖明洞察令其計料明白則始改議二百餘萬卽此推之其他可知宜有以禁節之二重邊防以銷隱憂西北二邊最當虜衝而吉囊驍黠尤甚所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去

爲戰守之具者兵馬芻糧而已今頻年災傷虜患屢經河套之險久失全陝後門甘肅等處不足斷匈奴右臂況綱紀弛廢奸巧夤緣避罪者不以實聞邀功者反以捷報奏請雖切阻革不行覆覈雖頻遲疑不下債帥是營錢神用長又有不可勝言者怨苦內含侵陵外逼其能爲邊乎臣愚謂宜選才望大臣二員請如祖宗故事歲一行邊一則簡閱士卒弱強耗減作何振揚一則調度糧餉給發儲積作何議處令得以便宜條奏施行三去匪人以重大任我皇上遇災而慎勿令大臣自陳眞成湯六事自責武王無以萬方之心也神人感格不占有孚矣然臣愚謂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惟在擇官今如禮部尚書嚴嵩工部尚書林庭楫兵部尚書張瓊提督西苑戶部尚書張雲此四臣者上負知遇下忝承弼九卿中不

職之尤者也今日之災皆彼所致宜速爲罷黜以盡應天之實疏奏上嘉納之已而雲等上疏自陳雲庭掇准致仕戶科給事中胡汝霖又言嚴嵩穢行既彰飾辭文過得旨今後大臣被劾宜省己勿得強辨刑科都給事中田濡陳弭災三事一言在外監司守令等官希合上官故入人罪乞行撫按官禁戒用刑過當者以酷吏治之一往者覃恩大需軍罪多赦獨馬錄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仍隸謫籍乞酌情罪輕重如錄慎或准量移餘賜矜宥以昭曠蕩之恩一屬者奏許成風或未經告理或聽理而未結紛然越奏甚至誣指京禁持符官司甚傷國體及按之無狀則不知所置對請取誣罔者量輕重問發如例以杜煩擾部覆得旨錄等不准有餘如議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七

六月吏部覆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童承敘條陳學政

言博士助教等官給由到部果係才堪政務者卽與序遷才堪風憲者行取考選才堪別用者開陞部屬及府佐等官若有志甘淡泊學稱師模者仍令再歷九年滿日照例加以清階從之

養心殿成

孝陵工完

免淮安鳳陽寧國太平安慶各府屬稅糧有差

以水災也順天永寧保定河間府屬遼東大河邳州等衛所並湖廣承天武昌黃州德安衡州荊州岳州各屬及隨州漢陽州沔陽州等處俱有免又以旱災免山東兗州府福建福州泉州二府廣東肇慶韶州二府稅糧有差

秋七月贈故南禮部侍郎劉瑞爲南禮部尚書

廢其孫涵爲國子生瑞正德中在翰林以忤逆瑾得罪褫職瑾誅召用洊至前官至是其家陳乞上念瑞曾守正被黜故有是命

都御史毛伯溫引疾乞終制不允

附錄御史何維柏上言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望所係不可不慎也頃皇上以安南之役起毛伯溫於衰絰之中而伯溫亦感激被命不敢再辭者蓋不忍負陛下知遇之隆也今幸賴聖明感格安南悔過征討罷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溫一人未遂孝思之情臣願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使天下皆知陛下能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爲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六

韓琦言起復非盛事富公卒不可奪仁宗竟從其請天下後世至今侈爲美談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使異日國史書之曰大臣起復自陛下始豈不深可惜哉疏入上曰伯溫朝廷因征討起復已有旨令莅任治事維柏何輒來奏擾且不究

致仕戶部尚書鄒文盛卒諡莊簡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文盛公安縣人由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歷尚書累疏乞致賜敕褒諭給驛還廉慎古樸內持風節而外挾坂若庸人嘉靖初年與戶部尚書孫交泰金工部尚書趙璜俱稱爲長者八月奪總兵任傑俸

總制劉天和上言自徐斌水至鳴沙州百二十里傑議修新邊牆遷紅寺堡於邊內兵科給事中朱隆禧等言祖宗之時

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蓋夏與山後諸夷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朔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傑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所以爲國家深慮也兵部議國家疆界不可輕棄堡軍未易移撤傑等避危就安割已資敵罪不可辭上曰移築邊牆往者總撫大臣屢嘗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效天和何以蹈襲故轍姑貸不問傑擅興妄議棄損舊邊奪俸半年

祠祭司主事許論上九邊論圖各一本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九

患焉曰何以爲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窮荒餘魄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朝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焚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

費若得失不替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欲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通逃之眾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苟鼠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儻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舉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卽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眞才效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軍久拉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竭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

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債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愛者不煩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綸句而摘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墜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壺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跼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進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手假名而希冀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關茸之內就此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卽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隸摩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陞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

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願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朝廷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

甲戌皇第六子生

虜寇大同

九月革魯王觀煊祿三之二

以淫戲無度戕殺無辜典膳秦信等處決發遣

修撰龔用卿戶科給事中吳希孟使朝鮮還

暫免行刑

逮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於詔獄

應天府進呈鄉試錄考官批語失填名下禮部參看謂事屬

不敬當提問議上上謂試錄進呈考官既不填名策題又以

國家祀戎大事爲事所對語多譏訕汝璧衢令官校逮治府

尹孫懋府丞楊麟監試御史何宏沈應陽南京法司究問同

考官學正舒文奎等所在巡按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已
乃謫汝璧爲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衢爲廣東南雄府通
判

貴州凱口苗平賞都御史汪珊等銀幣有差
冬十月崇德等殿成

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鑒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詔賜故南京禮部尚書顧清祭葬諡文禧

清華亭人由進士授編修陞侍讀歷禮侍郎未幾乞休陞前
職致仕清好學敦節行士論重之

詔賜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憲祭葬諡康毅

贈少保憲東平州人由進士任知縣選授御史歷陞兵部尚
書提督陝西軍務以獲虜功進太子少保錄其子爲錦衣衛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五

百戶閒住復起加太子太保總督團營引年致仕憲有才略

嫻於軍旅其勞績著於關陝嘉靖初用先朝宿望起掌內臺
司本兵爲一時推重亦能臣之選也

逮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於法司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試錄如聖謨帝謫四郊上帝俱不擡

頭及稱陳白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文體大

壞詞義尤爲荒謬得旨提調官陸杰余錄監試官蔣淦鄒守

愚俱巡按官逮問試官王本才等並奪其禮部御史余光命

法司逮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爲怪誕不

遵舊式者悉黜之

錄宣府趙川堡等處斬獲賊功

甲戌皇第七子生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

壬寅行祈穀禮於圓邱

命武定侯郭勛代

二月彭城伯張欽卒賜祭葬諡武襄

濬山東新河並築隄於孫維孫祿二口

巡撫胡纘宗奏青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

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輿販貿易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

農皆困原開故迹猶存惟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

竟者已募夫鑿通尚有停石窩鋪淺隘者一百餘里淤塞者

三十里乞勅支官帑開濬永爲民利工部覆議從之明年正

月又言孫維孫祿二口各黃河支流一以分殺上源歸睢二

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議於孫維口至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五

祿口另築長隄及將考城縣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務築高

廣堅實密栽榆柳護之河身既寬土隄亦實大水渙發勢能

容受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退可無

患矣疏入下工部議行之仍命從宜計處修築務臻實效毋

得怠緩虛費擾民

以張邦奇陸深纂修玉牒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吏部侍郎學士張邦奇爲會試

考官

取中袁煒等三百二十人

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上疏請立東宮上優詔答之

戊辰上如天壽山癸酉還京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進甘露

御製策試賜進士茅瓚羅理袁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內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爲狀元御批二甲第五取袁煒

第一文華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顧鼎臣入

改第三親擢茅瓚第一

夏四月庚戌上如天壽山

上躬祭太宗於聖蹟亭從官皆吉服陪祀

鳳陽祖陵皇陵及皇城工成

巡撫周金等陞賞有差

振京城內外饑民

甲子日出郊壇雩

虜犯大同參將張世忠等禦之虜遁去

命錦衣衛千戶范鏞等查勘各處礦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重

五月致仕兵部尚書兼都御史姚鏞卒

賜祭葬如例鏞浙慈谿人由進士端嚴任職以公廉見稱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承裕卒諡康僖

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承裕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子也

爲吏科都給事中以身事觸逆瑾罰粟輸邊累陞尙書致仕

至是卒承裕爲人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論重之

保定府束鹿縣地震五日

六月詔授遼州同知李文察爲太常寺典簿協同寺官肄習樂

舞

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

補註一卷興學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祖考教

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於禮樂樂聲原多

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
法似徑截深合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音宜令文察及
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
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諸協吹律候氣成有應驗更議擢
用

詔集議明堂秋享禮

先是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尙書嚴嵩等言今日
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雖尋要在
師先王之意自爲今制竊惟明堂圓邱皆所以事天也今大
祀殿在圓邱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之禮卽以大祀
殿行之爲當至於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祀文王於明堂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美

詩傳以物成形於帝猶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
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自漢孝武及唐宋諸君莫不皆
然此主於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之論
皆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
獻皇至於稱宗之議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
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此聖
人制禮至正不易之道也夫既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瞻祖
於大廟者竊恐我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者也臣等仰
思聖訓遠揆舊帝稱宗之說敢安議疏入得旨明堂秋報大
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
爲過情且古人未嘗概稱其君爲宗近代皆若是何在皇考
爲不宜再會議以聞戶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宋儒朱熹嘗

以天地合祀宗廟同堂爲非禮謂千五百年無人整理今皇上初兩郊建九廟使三代禮樂煥然復明使熹見之不知當何以爲頌也然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及康王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文王之父配耶熹曰祇當以文王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又以有功之祖配之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且我皇上入纂大統之初廷臣講禮不明執爲人後之說於是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霍輜數人而已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盡力斥之最切者在書則曰獻皇帝入祀大內者以祇生陛下一人廟祀不可缺也不敢祈廟者以未爲天子大統不可干也在璁則曰先儒謂孝子心無窮分有限得爲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考別立廟者此禮之得爲者也祈獻考正於太廟者此禮之不得爲者也在萼則曰仲尼有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奸以陷君淵誠陷君矣皇上可順情而信之乎夫豈不道而數臣言之益愛君之切也於時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

太廟聖明深見固已超越前代矣而豈今日乃惑於豐坊之說乎第恨禮部會議不能辯嚴父之非不舉文武成康之盛以告陛下而乃濫引唐宋不足法之事爲言耳雖然明堂之禮亦不可廢蓋今冬夏南北兩郊皆主尊尊之意必季秋一大享帝於奉先殿而親親之義始備自三代以來郊與明堂各立所配之帝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之盛上並帝王比之於周太祖則后稷也太宗則文王也今南北兩郊及孟春祈穀皆奉配太祖皇帝而太宗獨未有配甚爲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後吾聖朝一代之大典禮始備若夫皇考獻皇帝得皇上大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亦垂億萬年無疆之休矣疏入下旨詔獄於是禮官嵩等復言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特

示天下

秋七月以旱災免山東濟南兗州東昌府屬州縣夏稅有差

慈寧宮工完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等陸續賞有差

虜酋吉囊犯河西總督劉天和部署將卒禦之

詔贈故南京兵部尚書李克嗣太子太保諡康和賜祭葬如例

克嗣內江人有器度幹局嚴辦成化閒以忤逆瑾罰米降職

所至有聲性儉素好學祿入輒散之貧乏布袍蔬食終身不

廢吟誦至是其子松始以卹典請詔補給之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帝考獻皇帝爲睿宗

上成祖諡曰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帝皇考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帝同日異時行禮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一

禋

戊子五色祥雲見

辛卯附獻皇帝於太廟

乙未上詣山陵丙申行秋祭禮丁酉上長陵尊號更題陵碑卽

還京

冬十月以大享禮成詔兩京法司及順天八府暫停行刑

大同修築聚落高山二堡成

前巡撫樊繼祖廕一子送監讀書僉事王世爵等各賞銀幣

有差

十一月丁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太祖高皇帝聖號曰孝慈

高皇帝慈諡

是日上具冊表率臣民詣圓邱上昊天上帝號又奉冊寶詣

太廟崇薦太祖爲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

俊德神功高皇帝嘉薦高后爲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

聖至德高皇后詔告天下

詔禁各處游民及黜罷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杖給事中顧存仁於闕廷編發口外

存仁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詔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

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惡其妄指道士葉凝秀

爲釋氏之徒又援救議禮謫戍諸臣廷杖六十發口外爲民

巡撫山西何贊奏討河套下兵部議報罷

辛卯冬至大祀天於圓邱

禮成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

上尊諡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一

手

議建顯陵於天壽山大峪山之嶠

壬子駕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

少傅大學士李時卒諡文肅賜祭葬如例贈太傅

時任邸人以謙和得士心以恪慎稱上意秉政數年雖無大

臣弼亮之風而論議常在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下慈寧宮南附議

上既欲南附心復猶豫乃復敕錦衣衛指揮趙俊令星夜馳

赴顯陵於正月十三日午時會同內官何富奉祀蔣華都御

史顧璘陸杰御史朱篋等奉啟玄宮審視穴內有無蒸潤梓

宮安否據實詳具馳奏玄宮可卽掩之母忽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正月辛未朔

令禮部官考訂喪禮並祭葬全儀

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禮疾閱禮記檀弓等篇其所著禮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曰三年之喪通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數有意在是第以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爲禮至於冠裳衰絰所司之製亦各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輕重之制具爲儀節俾歸至當編輯成書備覽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之上以慈孝送終大事聖慮周詳念之至數旬猶未能自決

命駕南狩視顯陵宮

先是上既定議命官恭奉梓宮南附禮部已移所司各遵行矣尋復命禮部朕躬奉梓宮南附顯陵合葬發引去期用二月十五日具擬合行事宜進覽已而錦衣衛指揮趙俊自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天旋言啟視顯陵玄宮有水於是眾嘖嘖謂顯陵當北還上意欲躬自往視決之會禮部遵前議擬上上躬奉梓宮南附事宜得旨梓宮且暫奉慈寧宮俟朕還京來奏於是九卿大臣吏部尙書許讚等各上疏諫止南幸左都御史王廷相復特疏諫南幸南京禮部右侍郎呂相又言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塗山未耐獻皇帝道同舜禹陛下固不啻敬承如啟而已故今南郊園邱北祀泰祈義正如此又寧可搖動靈輿合葬以承蹈非古之義乎萬不得已亦不宜舉動卒遽必先立儲貳以繫屬人心選於羣臣中如汲黯者數人畱後居守而沿邊宣大亦先事簡調賢將以戒不虞供億之費就近酌處無俾太濫扈從官軍惟是供役無俾過多此又不得已之計也章下所司

二月庚子朔冊立皇太子冊封裕王景王詔告天下大赦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是日卿雲

起輔臣翟鑾改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統行邊使事命兵部尙書毛伯溫總督宣大山西三關等處軍務左侍郎樊繼祖提督薊州山海關等處邊備

出帑金五十萬大資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債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徇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棚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淤泥中而河南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三

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分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棚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泉可戰守爲鎮川堡益展築者一册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規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於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夫役聽自至豐其糧餉遠近響應於是壕塹壕臺密布卽所募軍願畱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而餉其租而五堡以完

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大學士張孚敬卒諡文忠孚敬浙永嘉人初名璉今名上所賜也賜祭葬如例贈太師仍廢一子爲尙寶司承孚敬深於禮學丰格俊拔大禮之議

乃出所眞見非以阿世既以是受上知眷驟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得重譴及奉詔鞠勘重獄獨違眾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是搢紳之士嫉之如讐然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改在內閣自以受上特知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卽同事諸臣多不與聞者於是清勵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稱治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辭益剴切不撓上察其誠意久滋重信之常以少師蘿山呼之其卒上親按古諡法以孚敬能危身奉上特命諡之曰忠其眷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第果於自是恩怨太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孚敬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臺

鑄嘉靖通寶錢

命內監鑄造

授先賢曾子之後一人世襲五經博士

先是顧鼎臣上言孝宗時嘗錄顏孟子孫各一人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曾子之後獨不沾一命之榮下禮部議訪其世系得曾子六十代孫曰質粹者居江西之永豐縣其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代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僞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而質粹其裔孫也禮部以是復遂有是命

賜扈從畱守文武大臣郭勳夏言顧鼎臣等金蟒寶帶銀犀佩刀等物有差

甲寅命皇太子監國

以宣城伯衛鐔遂安伯陳璘爲畱守使大學士顧鼎臣爲同

畱守使兵部尙書陳瓊參贊機務太監交福爲內提督與衛鐔等協同行事文武大臣刑部右侍郎屠僑等一十八員分守京城九門仍命內坐營官九員協守賜鼎臣敕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數月昨已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畱卿贊輔協同文武重臣居守內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並大小有司庶務悉以付卿卿宜遵承朕命應啟請者擬請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

乙卯聖駕發京師辛酉駕至眞定望於北嶽癸亥次趙州趙王原煜迎駕於磁州

皇太子遣使詣行在起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臺

彰德知府王旒失朝下錦衣衛逮問

道靖遠伯王瑾如湯陰以太牢祀周文王廟以少牢諭祭宋臣武穆王岳飛

丁卯駕抵衛輝汝王祐棹來朝是夜行宮災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殞於火者法物寶玉多燬詔右都御史王廷相檢拾災所於是逮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震左布政使司姚文清按察使龐浩左參政樂□僉事王恪俱下鎮撫司鞠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得旨各官不恭王事違慢廢職悉黜爲民

三月皇太子遣使如行在起居

畱守官及府部等衙門各疏如前

庚午次鄭州伊王周世孫來朝辛未次鈞州徽王厚燾來朝

故少保賈詠迎上於鈞州以失朝奪其散官

詔黜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陸釗巡按直隸御史王應俱爲民
以供具不辦爲御史胡守中所劾也

望中嶽

南京府部等衙門疏起居於行在

癸酉遣駙馬都尉鄔景和如裕州祭漢光武皇帝

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晉羊祜祠鈞州祭武當山之神

丙子詔奪行在吏部尙書許讚俸三月

該司郎中等官各俸半年先是吏部奉詔參陸釗等擬降調

又以怠事同知李朝陽推補河南僉事俱不稱旨姑奪俸示

罰

庚辰聖駕至承天府舊邸卿雲宮謁皇考於隆慶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五

辛巳謁顯陵

駕至純德山及紅門降輦稽首遂騎登陵山立表於皇考陵

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

癸未畱守文武大臣具疏馳行在起居

賜扈從文武大臣金幣有差

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

丙戌楚王顯裕來朝於承天府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守中條陳回鑾六事

一訓孝思謂宜撰爲實錄以風示宇內一保聖躬謂程次宜

從寬緩一慎護衛謂宜敕點軍科道查覈官軍督率遲卒以

衛行在一溥天恩謂所經之地宜蠲其租稅以寬民力一議

撫臣謂調集兵馬儲理糧餉巡撫主之如河南參政李宗樞

按察司劉隅者堪以代錢學孔任事一禁搶奪謂豪強之徒

往往劫剽馬匹乞敕清軍御史專管夫馬上曰所奏六事俱

已知之其慎護衛議撫臣禁搶奪三事各行在所司議行上

賜書諭慰皇太子並言回鑾有期

詔調荊州府知府李士翱於承天府加俸一級

吏部言陵寢所在府事繁重以士翱有才望故特命之

敕工部左侍郎顧璘同內官監太監袁亨督理顯陵事務

特免承天府田租三歲

湖廣地方明年田租五分之一直隸河南田租三分之一

陞按察使劉隅爲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等關

兵部覆總督等官議處禮部主事許論防邊疏

先是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五

河東三百里之閒更爲敵衝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

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者論

者以固原爲堂奧衛水溝至花兒全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

今不守門戶而守堂奧非計也臣嘗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

池大建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三百里之

閒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盡建墩堡此亦扼吭

先制之計居中乘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

處於是總督劉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一謂總督之設原爲

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河凍之

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池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

腹裏空虛大眾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

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於大虜駐套時則總督於五六月

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應調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若套無大虞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闊其門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於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聯絡足堪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鐵柱泉堡殊爲孤懸操守官軍無足敷宜設守備以轄之及靈州參將移駐清水營固原守備移駐平虜所庶防禦之嚴而地方可保其一謂鐵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即覈實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壬

部啟覆其事皆可行令旨從之

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

陞御史胡守中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

賜真人邵元節祭葬

元節始以方外術見上賜號清微閣教輔國致一真人擢禮部尚書訃聞行在上惜之加贈官少師諡文康榮靜與祭十壇

監察御史謝少南奏請表揚慶都堯母墓

上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依擬行所司修建祠陵少南表揚建白才識可嘉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添設管糧戶部郎中一員於花馬池

己酉山西聞喜安邑平陸猗氏夏縣各地震有聲如雷

壬子聖駕還京師

畱守大臣率文武百官俱吉服奉迎彰義關外畱守官伏駕前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而文武官迎駕不至者千一百四十二人詔奪俸有差

獎唐王賢孝

賜敕遣官獎諭令有司具禮以示表異

甲子幸大峪山

上召嚴嵩於行宮諭之曰朕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駕南附

五月行邊使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翟鑾以聖駕還京具奏起居上曰覽卿奏具悉忠愛宜益殫才猷綏戢疆圉以副朕委託之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壬

更定宮僚

先是夏言願鼎臣奉命選擬三十七人惟崔鉉黃佐羅洪先唐順之起廢自家人無異議其華察等八人爲科臣周琬所劾已而白悅皇甫淳以未扈駕謫外任胡守中陞僉都吏部仍以察等上請上令察與胡經屠應峻薛儁史際各還原職已而言官又劾溫仁和李廷相黃易費榮張衍慶上以衍慶先削籍仁和等俱還原職廷相易准致仕於是言等乃舉副使徐階爲左洗馬考功郎任翰爲左司直文選主事周鐵爲右清紀復趙時春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兼詹事府丞起故編修旦同祖爲司業兼校書官僚始定

革夏言勳階少師官職令以少保兼尚書學士致仕

先是上幸大峪山內閣以居守敕稿進覽遲緩上不悅責夏

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上曰言自微官朕令張孚敬示令建贊郊禮之議遂不次進官其所倚任皆朝廷恩養自當益勵公勤盡忠事主乃每每怠慢不恭昨所選擬官僚多不稱用密疏既不遵式卻借封皮以便私情既不遵奉原賜印記並歷年諭帖可即進繳御前雖無稿其事尚可查無得隱匿取罪宜痛自省改以供職業言復自陳印記之文乃特賜嘉獎聖諭諸帖皆親灑宸翰乞曲加矜念仍以賜臣或別加罰治則臣死不朽矣上曰言既實君命手澤何見其實有旨追取數日不繳必有殘壞禮部即取進收繳姑念昔日贊議郊廟革其勳階致仕言乃檢手敕諭帖共四百餘道爲十二匣銀印記一顆具疏上之

欽定列聖忌祭禮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彙

惟太祖忌祭如舊列聖俱奉主別殿祭之

起用戶部尙書梁材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陳經各復原職復夏言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還閣辦事以彗星未消下修省詔

上曰上天垂此星異過遠在朕朕自省察内外百司均有代理之責宜各深思痛改兩京九卿堂官俱待考察處分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取回自後永無遺

甲申慈孝獻皇后梓宮發引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卒

賜祭葬如例裳直隸沙河人性峻直有清操始以御史巡鹽河東變入錢寧者市鹽裳執弗與已出按山東則先裳巡按者王相爲宦鑑誣奏繫詔獄裳上書力救詞極剴切並劾鑑

不法數十事相得無死嘉靖初綜覈吏治舉天下治行卓異者方五人而裳第一詔錫宴禮部褒異之歷官三十年攻苦食淡常若一日有先名臣之風焉

詔捕繫內官閹殺訊於京

御史劉士達劾奏閹殺同趙俊奉命沿途督率鎮巡整理聖母梓宮怙侈黷貨乞賜威斷上令俊改過任事殺著鮑忠解京治之

六月丁酉朔酉刻雷震奉先殿左吻

及東室門楣同時皇城北鼓樓燬

左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

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涇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昔在先朝益有賄者矣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早

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千鉅萬以爲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士風之壞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觀感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患則外官鼓動亦無不惟利是圖矣諂賄賂賄無所不爲要路權門終日十至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且都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風紀臣叨茲任既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其不職甚矣請亟罷臣以儆有位上不允其辭令自後須糾正百僚用彌天變

秋七月頒賜御著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丙子水火木金四星聚於東井

宣府鎮守總兵署都督僉事郝鏜有罪謫戍邊衛

先年六月內韃賊數千騎突入宣府張家口鏜倉皇出師反

擊賊計先鋒都督周冕把總韓錦等死之所亡失無算鎗以主將不能救反詐以攻上至是勘明得情遂論鎗戍邊而令巡按御史捕治總兵劉江等其少監楊成總督郭登庸防禦已久貴之

南京禮部尙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獻東宮聖功圖

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其有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皇太子檢身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綺繡之難得十曰宮中隙地種蔬知我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郊耕稼十二曰西苑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聖

蠶桑願皇太子知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學也上謂圖冊中語多回隱假公謗訕無人臣禮姑宥罪冊疏報宸

閏七月遼東廣寧衛韃軍倏伏等作亂都督馬永福之

遼東自十四年軍變後雖擒首惡遺孽未正鎮卒兇狡者時有不逞心是年歲饑伏與軍丁于禿子張鑑等糾惡少四十餘人以朔日之夜鼓嘯倡眾爲亂城中人無應者欲出城集眾索門鑰不得乃羣登譙樓鳴鼓以駭眾永率家丁夜不收三百餘人捕之呼噪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我兵益憤怒急進擊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無一人脫者事聞上深嘉悅乃賜敕獎諭諸有功將吏陞賞有差斌恤其家命造東宮儀仗

南禮部尙書霍韜以補宮僚加太子少保同掌詹事府事廣西斷藤峽弩難諸巢賊平

凡斬首一千三百五十餘級俘其眾四百五十餘人撫徭獯二千九百有奇捷聞進總兵柳珣太子太保提督侍郎蔡經加俸一級應總鎮太監馬廣弟姪一人爲錦衣鎮撫副總兵張經副使翁萬達等賞有差

庚申獻皇后祔葬於顯陵新寢辛未獻皇后神主祔獻皇帝廟九月乙未朔日食

命戶部右侍郎王杲兼僉都御史振濟河南

杲言河南災甚請先發內帑銀十萬兩會同撫按分投振濟詔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齎往杲至河南復請銀十五萬兩以振詔以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貯解富戶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聖

銀並開封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給之

壬戌駕至天壽山行宮

冬十月上躬祭長陵立成祖文皇帝陵碑

免決囚

賜光祿寺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入武廟時爲南道御史同官任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詔獄拷訊諾等氣沮欽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今秩嘉靖五年上允言官請命立祠俎豆之廕子浣入監至是巡按陳蕙復以祭葬請故有是命

修南京奉先殿

十一月丙申冬至大祀天於圓丘

海西夷人納刺忽等十五人款遼東塞來降

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條陳畱守南京十事

一平物價以蘇鋪行一急無告以弘惠澤一勸耕桑以富邦
本一申禮制以馴民俗一宣聖訓以固士志一躬騎操以作
軍器一修武教以養將材一編保甲以聯人情一勵兵馬以
敷教戒一定四民以恆志業得旨允行

詔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黃正色戍邊

先是聖母梓宮南附正色奉命護送因劾奏太監鮑忠駒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尚書溫仁和受沿途饋遺忠乃言正色以
護送官擅於梓宮舟前騎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料
理反以風聞之言掀飾誣害上以正色所犯大不敬遂有是
命

鎮守大同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梁震卒謚武壯賜祭葬如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星

例贈太保

震陝西榆林衛人騎射絕人深沈有機略初襲指揮使以敢
戰知名不十年爲西邊大將號令明信每出塞攻虜虜人憚
之當大同軍變單騎入城撫定之遂鎮其地虜不窺大同塞
者數年震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戰不專恃勇力前後與
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卽亂山中築乾溝邊牆在
大同復五堡兩鎮迄今賴之

十二月賜致仕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暉祭葬謚文簡

孔暉山東人以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逆瑾矯詔調爲南京
禮部主事瑾誅召還職歷太常卿致仕孔暉夙有俊才好古
文辭其行已端雅士論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其卒柩斂如西
竺法云

壬午日生量

及左右珥少頃有白虹亘天久之乃散

存問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陳雍

雍年九十有高行上賜以羊酒令巡按御史及門以禮存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一

器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十九年庚子春正月甲午朔

貴妃問氏薨

封左都督方銳平安伯

行邊使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翟鑾還京詔以原職大學士入閣

輔政

二月改浙江右參政翁萬達添註廣西

萬達陞浙江參政撫臣蔡經言萬達才識宏敏比經理安南

莫方贏父子歸降多其區畫之力於地利吏情周悉莫若卽

補廣西使報可

湖廣清軍御史姚虞上流民圖

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二

言承天工所流民宜行拯卹詔顧璘會同撫按等官設法振

濟務俾流亡復業

詔削輔國將軍健柯全祿觀烜奪祿一年

初禮部尚書嚴嵩主魯府鄒平王長孫觀熿應襲健柯爭之

不許健柯令其子觀烜詭辭演奏誣嵩得賄上以觀熿倫序

應襲健柯大悖祖訓令錦衣衛捕在京營求之人索之不得

乃遣校詣府捕之得劉廷爵王朝卿二人至京訊服詔削祿

廷爵朝卿永戍邊衛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鎮守遼東後府左都督馬永卒

賜祭葬如例永驍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膺邊寄

由在薊州累立戰功畿左恃以爲壯後坐累去虜擾無虛月

廷臣多薦永遠東軍變命永往鎮之永善撫綏麾下銳丁咸

得其死力廣寧亂卒永應時殲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

卒於官

詔修西苑仁壽宮

御史楊瞻樊得仁奏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文廟詔下儒臣

議

春坊唐順之上議言惟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畱意

理學之臣博採庶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臣請

折衷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

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以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稱回

爲庶幾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

則其精微之際心授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

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二

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皆不失爲聖

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辯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

我也且曰自吾得某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

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亦後世論孔門人物之衡也如

使必其宗傳而後可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五鉅儒

而足矣雖七十子而在所略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諸儒之

疵而未純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

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

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存

謂其爲聖門之羽翼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

臣聞眾心安定而成俗必有尙眾志鼓舞而成尙必有倡倡

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本而反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

矣然自瑄以前未之前聞則瑄實倡之比濂洛之倡道於宋雖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后夔伯夷周周公魯孔子也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國先師也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近而辟離之側至今無一人焉得俎豆於其間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棧樸之盛也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況如瑄之學真可以羽翼聖門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或者謂其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作經求諸其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可爲六經註腳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矣況瑄著讀言錄且十餘萬言其爲著述也已繁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桐黃幹皆不得與祀今瑄所得未知其與四子孰賢宜不得獨進臣又以爲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故興起爲易瑄崛起絕學之後其樹立爲難方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無待而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以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昂嘒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臣以爲宜如御史臣瞻得仁所疏臣愚昧死上議詔需後

黃霧四塞下修省詔

湖廣江華縣苗寇廖道堅等作亂總督譚綸巡撫陸杰兵備戴

時宗等尋誅之

改置湖廣承天德安二府爲荆西道

設守巡官各一員

添設整飭遼東金復海蓋等處安備山東按察司僉事一員陞鄒守益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南京院事

夏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胡氏適東邑李華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

柄十徐璉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

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

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扁名哀烈賜祭一壇正

諸惡少及其姑之罪

庚辰大雪癸未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四

五月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李浩卒諡莊簡

浩山西曲沃人正德時因天變上勵政事戒佚遊重爵賞抑

奔競四事不報六疏乞休准致仕卒年八十有五詔給祭葬

贈太子太保浩器宇魁梧論議英發剛正不撓爲時所重

詔襄城等伯李應臣赴監讀書觀禮

與安伯徐夢陽惠安伯張鑑崇信伯費緯清平伯吳家彥俱

從司業王同祖奏也

陝西固原等衛地震

辛丑赇強縣午時天鼓鳴夜星隕

六月詔復還夏言御劄印記

添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給以旗牌敕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江防西自九江

安慶東及淮陽蘇常諸郡凡備倭衛所及有司巡捕悉節制之

造皇穹宇祭器成

改熊浹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詔增湖廣解額

先是鄉試額八十五名巡按姚虞奏請增額以崇表帝鄉乃增足九十名

致仕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

賢四川長壽人以大獄事革職尋起爲工部尚書尋致仕至是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賢持守清苦終始不變士論重之

八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等上士習議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五

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士習之弊則廉污之介弗嚴也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臣多以培植爲能事苞苴爲捷途苟具文書曲鉤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樸而沈下僚或以挾貲而得顯擢故曰廉污之介弗嚴也大臣爲國任人循資以處常品超擢以待異才宜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一有員缺則自銜求進交爭而不慚愧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之大臣慮周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

已疏入上曰曾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茲欲甄別淑慝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僥倖爲國擇人毋徇私情致傷公道

敕諭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與巡撫同議事如故原任巡撫遼東左都御史劉漳卒

漳陝西蘭州人以邊功得給祭葬少穎悟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漳過亂振饑全活甚眾後復平邊孽盡伏等遵入思其功祠之

九月大學士夏言再疏乞休不許

巡撫宣府僉都御史楚書奏禦虜疑

先是虜入榆林塞殺將宋隆是年二月甘肅守臣言河西一鎮隄賊盤據於西海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六

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乞濟師報聞三月虜入延綏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長驅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神槍銳礮千計芻糧牛羊萬計遇婦女輒虜去上憂兵餉匱命戶部發太倉銀十二萬兩給邊防會四月風霾兵部奉諭會廷臣議上邊事一邊人言虜擁眾入套度今年邊患當在延寧甘固然虜情巨測他鎮亦難弛備宜令諸將勒兵嚴鎮慎無玩愒一諸邊芻粟告匱宜遣大臣齎太倉銀分投羅買芻粟給發緊要城堡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器械利敝宜令工部出軍器局兵悉授諸鎮一宿將凋落而新進未試者恐難責效宜令總鎮籍所部勇怯以聞一句補之法不足以實士伍請開召募以實邊堡役之終身勿逮其子孫一邊人習虜使人自趨利亦足制勝宜申明賞

格以作其氣一戰馬亡失宣大爲甚宜給二鎮太僕寺馬以備騎操一瞭望軍之耳目宜審其要害量加其人厚其廩餼一用兵之法閒諜爲先在優撫之以盡其力一將領腹削部卒者宜加嚴禁一賞不踰時欲使人勸御史勘報功次毋得稽緩一將權重則人用命有臨陣退縮者宜聽主帥得以軍法從事一將吏喪師辱國罪已論死俄復報貸人皆玩法自命勿務姑息使知所畏一寧夏舊有平虜城東當河套西拒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受敵一守備統五百人不足以當之曩者都御史張文魁請改設參將增其士馬誠爲有見其賀蘭山三十七堡近雖損壞而故址猶存宜漸修復使漢虜不得通則防守爲易一宣府屢遭敗衄士氣不揚永寧一方實羣陵寢大同五堡尤當虜衝且係勦建事宜未盡其兵馬單弱糧芻缺乏宜聽守臣具奏再爲區處疏入上曰國家安危重計在西北邊邇者虜犯我邊疆邊人荼毒朕甚憐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其兵馬芻糧歲煩調度將官撫臣咸出遴選竟不聞有紓朕之憂者而徒以兵力不足爲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有成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撼文官有貪暴顯著者聽科道官參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間母隱於是鎮守宣府總兵官白爵上言臣見鎮守宣府一鎮官軍八萬戰馬四萬歲費不下百餘萬兩兵不振者其弊有五蓋緣將不知兵兵不願將逗畱觀望者無罪傳報失誤者免誅法令姑息一也人無鬪志器具不備甲不蔽體馬不逸塵二也至如長哨夜不收與募軍廩資不爲不厚而每失警報縱賊入境事已之後管法不加三也虜之南下倏如

風雨勝敗之數不能呼吸而臣等遙制一鎮累日方聞至於副參遊守賢否去畱主將無舉劾之柄成功失事主將無誅賞之權權輕令阻四也大虜壓境而糧每不給則以管糧通判及衛所經歷吏目踏勘守備披執郊迎總副參遊衙門人後凌轢如此敢與之求糧而得以展布四體耶此官守失職掣肘之弊五也欲振此弊惟命大臣總兵一切得便宜從事若先年都御史王越充大將之例庶其有濟兵部覆言國家以撫臣鎮守總兵文臣贊理軍務貽謀至遠王越事例卒難輕議其副參遊守原敕總兵節制及官軍不用命者法得按誅振而行之存乎其人諸管糧通判等官不職此撫按之任宜行申飭上曰該鎮邊務久弛卽以議示撫鎮諸臣凡各邊將領每遇警報卽稟總鎮節制毋或違慢官軍與賊對軌逃及不用命者許以軍法從事哨報有失而致賊內犯者如律論通判等官凌侮將官越分生事者令撫按逮問從重治之至是撫臣書奏捷言虜以七月十四日南下勢若犯東臣意其必西果擁殺萬騎入萬全右衛總兵白爵與戰於宣平敗之其別入者副總兵雲冒敗之爵又進奪虜所鹵獲甚眾又大戰於北莊至二十三日虜涉桑乾河半渡值雨官軍急擊又大敗之計斬首百六級獲馬六十四匹兵部言宣府自都勦失事以來日以不振是捷實數十年所未有也上嘉其功詔陞書右副都御史爵都督同知賞資諸將士銀幣有差明年八月給事中張夏責勘上是年虜犯山西失事狀言虜以八月七日自寧武關狗兒澗水口進入南犯岢嵐州及靜樂嵐興等處縣鎮西等衛所殺鹵居民以萬計搶掠財畜不可

勝數延駐內地十餘日以本月十六日復由狗兒淵出邊鎮守山西副總兵魏慶擁眾萬餘聞風畏避憑城自固猶爾戰懼失色偏裨軍壯扼腕請戰則治以軍法士夫耆老泣涕求援則加以詈辱聞慶退始出城尾之遇其散騎復逡巡不進慶有二騎直貫其營慶兵披靡不敢動虜拊手而笑其懦其禍民辱國如此諸防守兵悉預行按伏避匿應援兵則取便利自全自虜侵以來其得志中國未有若是全者不亟按法誅之恐將來疆場患不可量得旨慶及遊擊將軍周宇守備雷澤高宗泰行勦李承植劉佩部將李立虎李景張喬松械繫來京重治餘降級奪俸有差

運糧千戶李顯條陳修築運河三事

其一謂楊州南自瓜儀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光湖接濟乃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九

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飄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州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並楊子橋及楊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州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開儀壩衝決則下新城開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楊子橋開再不及則下東水關開以蓄水利其一謂儀真下接楊子大江商舶輻輳河道壅塞糧運阻誤成化年間嘗令將新城通江舊河疏濬寬廣宜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廢乞修濬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

乙卯夜火星犯南斗杓第二星金水土星聚於角宿

間住戶部尚書梁材卒諡端肅

賜祭葬如例材順天府霸州人敏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量材謹守筭餉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斬弗予功臣侵佔土田者斷給還民增新庾房以便漕還申明守令給田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當嘉靖中士大夫頗尚同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愧古人焉後追諡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霍韜卒諡文敏贈太子少保祭葬如例韜廣東南海人以議大禮稱旨陞詹事府主會試充大明會典副總裁官韜質直好古行誼高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至指為奸邪獨韜以其言為是屢獻議助之至定大禮頗賴其力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數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十

朝廷有大政韜輒建論每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議論好高不達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夏言以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仇讐久之上亦頗厭之矣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歟

詔法司今歲暫免行刑

建南郊祈享殿

十一月己丑上不豫百官疏問起居優詔報聞慰令供職母怠總督漕運周金具上陳欽等獄

先是十七年春南京龍江等衛指揮陳欽等領旗軍船隻詣江西南昌兌運漕糧與通判邵德夫等爭坐交惡遂倡增添曬倉無籌畫會各項銀米之說以起釁鼓眾冀誇辱德夫等以洩忿眾既開勢不可止於是旗甲虞元善等遂毆德夫褫

毀其冠服德夫走監兌主事鄭質夫所諸軍隨之並毆傷質夫擗裂文卷凡器皿戶牖悉毀之復擁入糧儲道參議王曷不見諸軍益踊奮逢物即毀咆哮而出執縛糧長有死者強劫其銀米攫取官民財物無復敢抗日中爲之罷市巡撫江西胡岳榜諭之越六日諸軍始解散領兌去於是岳及質夫以事聞詔下漕運問狀至是具上其獄得旨陳欽等不畏國法毆傷制使劫奪官民財物罪犯深重不得拘常律俱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車首惡旗甲虞元善等三人論死餘各以輕重抵罪未獲從惡行巡撫都御史捕治以聞

改鄒守益爲國子監祭酒

陞楊守禮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河間等處巨盜王謙等平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十一

虜寇固原總兵魏時周尙文等擊敗之賞巡撫都御史劉隅及御史以下銀幣有差

先是虜酋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渾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尙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戮虜眾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皋復選銳於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眾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也虜乃深入內地縱橫虜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壓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

無戰志總督尙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

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欽二人時周尙文已奉

旨革任特檄召之敵以忠義尙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

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

過半於是天和及各鎮巡官以捷聞上大嘉之總督巡撫鎮

守等官俱賜敕獎勵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

正千戶周尙文任傑魏時俱陞都督同知巡撫都御史陝西

趙廷瑞延綏尹嗣忠俱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寧夏楊守

禮陞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如新命總兵陶希皋陞一級並

其餘有功人員陞賞銀幣有差輔臣夏言加少師兼太子太

師程鑾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張贊加少保廕一子

世襲錦衣衛副千戶職方司郎中王學益量陞京職巡按陝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十二

西張光祖亦陞京職呂光洵陞俸一級仍各賜以銀幣巡按官以邊功敘錄自此始

詔以麗水縣舉人盧綱永戍邊衛

綱以計奏前知府孫存吳仲及今知府張一厚從兄守備指

揮僉事盧鏜諸不法事不實故也

江淮總兵湯慶敗沙寇於海口

先是崇明盜秦璠黃良等出沒海沙劫掠爲害副使王儀大

舉舟師與戰敗績操江都御史王學夔遂稱疾還南京盜夜

榜文於南京城中自稱靖江王語多不遜南京科道連章劾

奏儀等上曰海寇歷年稱亂官員不能擒捕輒自招撫以滋

其禍王儀輕率寡謀自取敗侮夏邦謨王學夔周倫皆巡撫

重臣玩寇殃民儀學夔皆住俸與邦謨俱戴罪會同總兵官

湯慶協心調度刻期勒平失事官俱令錦衣衛逮繫付獄逆言無忌揭播都門畱守不聞馳奏守備太監潘真蕭道魏國公徐鵬舉承康侯徐源兵部尚書徐浹責令狀對既而巡按御史繼保又劾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童揚永不敘於是巡按御史胡賓條陳事宜在弛私鹽擔負之禁以惠貧民究通賊納賄之罪以正國紀剿捕之策在廣用使過之術以致死力善後之圖在移官軍屯衛於沙內以鎮邪心兵部覆議俱可行詔從之而湯慶又條防勦事宜六事一募精兵謂官軍怯戰難以應敵餘師之閒久罹旱荒相結為盜募以為兵誠一舉兩得一截海路謂賊據崇明南沙若構其巢穴勢必奔海宜敕浙江海道首尾應援一重將權謂有司輕視武臣兵糧不繼許容參治庶餽運以時一專責任謂有司巡捕以首領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委用而銓註佐貳乃畏勞巧避請行禁飭一選民兵謂民壯之設專為防守而近多役占請得調禁以備截殺一設守禦謂瓜州濱江請調揚州衛一千戶所永屯其地以便巡緝上皆從之逾月慶因督率官軍出海口與賊戰賊擁二十八艘來迎敵輒敗去追斬播等二百餘人奪獲二十艘餘黨遠遁陞慶都督同知王學夔夏邦謨各俸一級餘賞銀幣有差慈慶宮成

已巳四川峨眉縣宋皇觀山鳴震裂泉水湧出提督雁門等關右副都御史陳講議上防邊事宜議曰西北有九鎮而三關不與蓋成祖窮征北漠遠城東勝其時三關在內地故也自東勝一撤則偏關二邊之外即處窟穴而士馬之額猶仍國初無怪狂胡之窺伺臣等參伍部

議采輯羣謀小有異同以計久遠蓋大同者山西之藩籬也三關門戶也岢嵐一道庭除也著省諸郡堂室也老營堡之界東長峪者去大同最遠故常忽之而虜每從入平虜之兵遠莫能至兩鎮受禍厥有由矣今宜遣六千人戍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糧餉不增而兩鎮皆利如此而後藩籬可壯也三關地利以靈武為中路莫要於神池以偏關為西路莫要於老營堡以雁門為東路莫要於北樓諸口內神池迤西則利民堡亦通賊之徑計偏關之界則八角所實適中之區宜將中路參將設於神池西路參將設於老營堡東路北樓諸口增設把總指揮其神池守備移置利民堡改曰利民守備老營堡遊擊移至八角堡罷其守備改曰八角遊擊如此而後門戶可固也藩籬壯門戶固則庭除之兵可省而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四

空守備又當議罷所以節浮費也設中路參將於神池宜增其軍至三千人與利民堡守備一千五百人靈武守備二千二百餘人共為中路一大營則自楊方口至野豬溝一百二十餘里可畫地守矣老營堡宜增軍至三千人與偏頭守備五千人共為西路一大營則自野豬溝至黃河七堡三百餘里可畫地守矣雁門守備三千一百人而北樓口稀闊之所宜增五百人設一把總領之則東路西北隘口四百里可守矣鎮西衛卒有警則守天溝冰合則守黃河而庭除庶亦有備矣八角堡遊擊增軍至三千人則東西往來旦夕可至而應援亦有人矣計增募軍五千人費銀二萬五千兩請太僕給二千不足捐五臺及代州商稅充之其歲費宜比宣大例召中淮鹽及由老營堡水泉營諸處疏下禮兵部覆如其言

上悉許之且令亟議錢糧以聞遂命原任大同協守署都指揮僉事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俱削籍

以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官及朝覲官朝賀忤旨故也

守備鳳陽太監張信奏乞統攝盧淮揚徐滁和郡許之

兵科兵部皆言宏治以前並無此例自正德間黃準始則逆瑾納賄分更之罪也上曰皇陵祖宗根本重地既設守備宜有統攝其如黃準例行但不許干預民事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戊子朔是日雪

羣臣以靈雪應祈具表賀夏言嚴嵩溫仁和張邦奇孫承恩張潮陸深各進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五

丙申上拜天於玄極寶殿始御奉天殿

開中兩淮長蘆運司鹽於山西鎮

以供神池堡等處增兵士芻餉布花之費凡十萬五百五十引

免蘇松廬鳳淮揚府禹州縣及徐滁和三州鳳揚等衛所稅糧有差

郊殿成命朝覲官陪祈穀著爲令

兵部尚書張瓚等條上備邊六事

一命巡按御史譚學稽閱宣府一次修過邊垣臺臺二護大同東長峪建城設兵並復舊棄長勝堡募兵居守三寧武關溫嶺釐丁角礮邊牆乞敕都御史陳講刻期修繕以圖保障四延緩級賑濟青山隘口爲套虞往來必經之路宜修邊置

兵五議築賀蘭山打磴口寨兒溝諸隘及改設守備于鐵柱泉堡增卒戍守二事乞並命總督楊守禮稽實具奏六甘肅海寇間欲款塞亘刺鞬虜亦求住牧近邊當敕守臣卽議制禦長策其嘉峪關限隔華夷前行邊使翟鑾奏允修築宜令專官督守修理務期堅固以圖永久上是其議

二月奪湖廣撫按陸杰陳豪倖

初顯陵校丁周鑑等首訴軍民周廷玉王鳳鸞等隱占官地太監傅霖使人捕逮廷玉等會巡撫陸杰行縣至承天廷玉等赴訴復爲諸校所迫杰聞使府知事李翰相捕廷玉等及諸校付分守參議方遠宜治之校丁齊儀李鳳等二十餘人俱坐罪霖遂具奏言杰等固欲革莊田湖蕩房屋等業歸有司遠宜聽轡子生員王繼囑文致諸校之罪意在裁抑守臣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六

因言致仕副使孫元亦素侵占莊田奏人詔隱占官地事下撫按官追斷杰及豪因劾奏傳霖諸不法事霖復奏辯言二人蔑視陵寢上曰舊邸莊田湖蕩地宅多爲刁豪侵匿撫按官不行清查追斷乃輒逮繫校丁殊爲偏徇欺回其官地不必勘一應莊田等業此後更不許有司准刁辭妄議紛更沽名生事杰豪令以狀對齊儀李鳳等二十餘人俱釋放聚訟刁豪本宜逮治姑從寬摘其首事者廷玉鳳鸞發邊衛充軍餘俱貸之翰相元革去冠帶閒住王繼黜爲民方遠宜奪俸三個月已而豪杰各上疏引罪上曰顯陵二聖神靈妥安之地雖一草木臣子猶當尊敬何敢生事驚擾本當重罪陵工方畢與有勤勞姑貸之仍各奪俸三個月陵邊田土並供奉陵寢及郢懷玉等員從額數令撫按官俱立石記載毋使有

司有所干預

顯陵貫城及舊邸宮殿等工成

以工成免承天府田租三年

逮河南道御史楊爵拷訊長繫詔獄

爵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僭踰公私困竭奔競成風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士俗民風於此大壞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請略舉目前之事爲陛下言之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歷冬微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在廷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郭勳稔惡肆毒僭干政柄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遣委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七

部臣遠建雷壇以一妖術賡民膏血此結怨天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數年以來朝儀日缺經筵未講參辭莫得一睹聖容敷奏莫得一聆天語臣恐人心日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方士執左道以惑上聖王所必誅者今乃金紫赤綬徧於羽流假此妖言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而藉以爲聖躬之福何哉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議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言而政治得失得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言結舌諛諂盈廷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艱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

易察臣忠惻覽臣所言賜之施行宗社幸甚疏入上怒甚命錦衣衛逮鎮撫司拷訊已鎮撫司上其狀請送法司擬罪得旨禁繫詔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時議以爲譴後二十四年八月詔釋爵並給事中周怡等赦罪放回原籍大學士嚴嵩言原監犯人尙有工部郎中劉魁與爵等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上從其言並赦之未幾復遣官校逮爵等仍錮詔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無敢言者至二十六年十一月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爵家富平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介清苦自甘勇於爲善以忠讜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初贈爲光祿寺少卿

方士段朝用等有罪下詔獄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七

初朝用進銀萬兩授府宣忠高士秉一真人陶典真實薦之朝用因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大悅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害朝用寵乃攻發其諸污穢隱惡以聞典眞所典眞懼爲所累遂上章自理禁繫子岩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司空費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眞有道術卿初薦朝用及彼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卻屢試不效始知詐僞卿本納忠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拷訊以聞

王中人風揚塵四塞

罷耕藉遣尙書李如圭祭先農之神

總督三邊尙書劉天和請築塹於陝西

陝西沿邊地廣人稀虜數侵掠居民惟恃塹堡自衛然堡

之工大難辦望之費省可爲近年涼州永昌築之虞不能近
請令諸邊氓各於所聚築整置火器爲自守計事下兵部尙
書張瓚等言修築之利有四費小力易隨在可辦一也散居
之民皆便趨避二也烽火徧於四境足懾虜心三也有水草
處盡築臺臺如鐵柱法則虜勢窮蹙自當別去四也卽宣大
三關亦宜舉行上從其言令如法修築必圖堅久工完仍遣
御史關視

詔修承天府志

命工部尙書顧璘督理從知府吳惺奏也

詔各王府宗室私來京者並銅皇陵

不問事之輕重俱發高牆禁住送爲例

命詹事府禮部尙書學士溫仁和侍讀學士張袞爲會試考官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九

取中林樹聲等

甲申冊封德妃張氏

是時妃有娠將就室

套虜犯甘肅莊浪等處總兵楊信帥師禦之

斬虜一百一十級陞信署都督同知

修理南京奉天殿成

三月詔曹罷皇后親蠶

命女官攝祭蠶之神

詔公侯伯子孫葬畢方許請襲著爲令

因郭勳奏撫卹侯朱岳父死未葬襲爵三年南寧伯毛重器

父樞尙停卽乙襲爵故有是令

刑科給事中龍遂言致治之要有三

一曰慎簡補之義二曰復久任之法府縣正官宜保舉揀選
連坐三曰遏舉刺之濫疏下部院詳議謂所言慎簡補者宜
量爲調停但久任保舉之法似難復行有好惡徇情舉劾失
實者照例聽部院參究詔如議行

虜犯眞朔堡寧夏總兵官李義等禦之

斬首四十九級捷聞各官陞賞有差

廷試賜沈坤潘晟邢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年十一月改進士高儀高拱林樹聲萬士和董份陳以勳

陳陞潘仲駿嚴訥徐養正葉堂吳三樂呂時中何雲雁曹計

夏子開王言徐南金王顯忠蕭端蒙王宗氣王三聘晁琛何

光裕林懋和王應鍾梁紹儒裴宇王交熊彥臣彭世爵張鐸

爲庶吉士皆欽定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十

刑科給事中龍遂上審錄議

言獄者民命所關事至重也頃司刑之官苛刻者鍛鍊深入
苟簡者因襲鈔謄上司不察而誤信冤民哀控而無從積滯
之寃上干天和所望以察誣枉宣德澤者惟此五年審錄之
舉耳今差去諸臣若復拘泥成案苟且竣事外有審恤之名
內無矜詳之實欲斷獄得情難矣又查差官審錄事例原勘
原問官出入等罪悉免究問明例所在實有深意若乃明知
其枉而顧忌原問私避嫌謗故不與辨或誣入重情必致之
死此其殘忍欺罔之罪將誰諉哉乞敕所司移文所遣官各
會同巡按御史三司等官凡一應重囚務虛心研審必得情
實有可辨理釋放發遣審豁者皆速與施行若果有冤枉而
初爲審辯官所辯出者原勘原問官仍置不論如審辯官明

知冤枉故不與辯或忌原問而誣入後爲他官所辯出者原問經審官皆宜追論若本無冤枉而徇私曲縱者亦宜重譴如此庶朝廷欽恤之典不虛而天下可無冤民矣得旨朝廷欽恤重刑特命法官分省會官詳讞惟恐冤抑枉濫致干和氣所奏法官便行與差去官員務要仰體朕懷遵照救諭會同巡按御史督同三司掌印及守巡官員一應重囚虛心研審有冤枉者卽與辯理勿拘成案應釋放發遣審豁者速予施行又問具奏請旨或避忌嫌謗苟且了事或他官辯問得出定行重治不貸

壬子上雩於西宮

仍照順天府祈禱停刑禁屠百官各青衣齋戒

夏四月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主

先是嘉靖十五年安南國王莫登庸篡弑不庭詔議征討禮兵吏部上言安南在秦漢時置郡縣至宋封王國與高麗眞臘並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當高祖開國初陳氏首納款永樂時其王焜爲賊臣黎季犁所篡太宗興師討之求陳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如內地制其後有黎利者詐稱求得陳氏後請改爲國宣宗善體皇祖之訓許之黎氏遂有國土乃今逆臣交亂篡主奪國朝貢不修宜興問師之罪用彭天討先差錦衣衛官通達事機者一二人令廣西鎮巡官選委軍衛有司官員深曉夷情熟知道路者三五人同往彼國勘問背叛情由奏報豫爲選將整兵待報而發上令兵部會議以開部議請會推武職大兵一員統總兵官總督軍務陞以推轂之禮次選副總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主

兵官二員參將四員遊擊四員悉聽大將節制又推文職大臣素抱經濟者一員總督軍務與總兵官計議行事遣總督軍餉大臣二員於雲貴兩廣各擇部屬有才望者三四員自隨措辦錢糧以供軍餉所用之兵乞依永樂年間征討事例近取兩廣雲南遠取四川福建湖廣漢土官軍乞救各處撫按及將領等官整飭戎兵預備器械以聽征調上依擬閏十二月侍郎唐胄上疏言安南之伐其大不可者有七安南不征著在祖訓陛下所當遵守一也太宗討黎季犁得不償費仁廟每以爲恨宣德初章皇帝遂成祖父之志舉郡縣而棄之今當率循二也往代安南盛時屢有兵連郡縣之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宋田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海郡縣外警遂稀是夷狄紛亂中國之福不當與之校問三也永樂五年張輔平安交趾明年簡定遠僭號以叛十三年陳月胡又叛宣德二年黎利又叛吾文武臣陷死者甚多而士卒物故者以數十萬計況又征之不得如宋皆喪師損威可爲明鑒四也安南雖爭亂尙屢屢奉表箋具方物款關求入撫按以所封姓名不合符遺去是欲貢而不得非負而不來以此罪之於辭不順五也且興師本於財力今擬取辦於附近四省然川有採木之役貴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於田州岑猛之征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永樂時財力遠甚六也杞人之慮又有甚者今屯政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北虜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藩籬幾撤北嶺之憂方勦而更啟南征之議卒有意外之虞誰任其咎況錦衣武人閑於大體萬一徇私

枉費費或隨之即令勘報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且今嚴兵待發之令初下而浸漁騷擾之害四出憂不在四夷而在邦域中矣臣以爲不伐便請停遣錦衣衛勦官並罷一切預備兵糧之令疏上兵部亦以爲忠謀得旨待所遣錦衣衛官勘奏更議之明年四月兵部會議言莫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逼逐黎惠占據國城罪一遍娶國母罪二鳩殺黎應爲立己子罪三逼黎寧遠竄罪四僭稱太上皇帝罪五改元明德大政罪六設兵關隘阻拒詔使罪七暴虐無道荼毒生靈罪八阻絕貢路罪九僞置官屬罪十請討之上曰莫登庸罪惡顯著可即命將出師征討乃於五月起復右都御史毛伯溫候征安南伯溫因條陳議處安南六事一日正名宜先移檄省諭二日用兵各處土兵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日用人選才幹部屬官一員隨軍贊畫四日理財五日明賞罰六日一事體上曰覽卿條奏具見經略俱依擬行已而又曰安南久不來庭義當與師問罪近據黎寧奏稱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眞僞且令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並各總兵官俱令寫敕給之毛伯溫令在院管事督餉紀功等官俱暫停止至八月雲南兩廣守臣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朝廷征討陰遣其僞知州阮景裴行儉等行儉等行謁至納更山蠻蠻五邦等寨爲歸附土舍刀鮮寨長李孟元交人黃明哲所禽併獲綬阜州印一顆僞撰大誥一冊上以其擅作天語詔討之巡按廣東御史余光文言機不應者謀不成勢不困者功不建昔句踐謀吳二十一年而後發者豫其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

臣在都下聞安南之事三〇互爭形如鵝蚌可收漁人之利意竊信之今入境與三司會議其實不然蓋莫登庸全有其地諸酋率服黎寧播越不知其所且黎氏魚肉國土在陳氏爲賊子屢取屢叛在我朝爲亂魁今其失國播逃或者天假手於登庸以報之也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是陳爲李賊黎爲陳賊今莫又爲黎賊此好還之道也夷狄之運一敗弗復遠人金人之盛尙不復興我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吐蕃雖中國分割如五季六朝竟不能復其中興者若黎寧者今雖置之終爲他有何者傾本不能植餘燼不能噓茲天道也故今日於安南直宜問以不庭責以稱臣約以修貢彼若聽服因而受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勞兵也若必征勦則勢難窮追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四

難久駐老師生變未見其便臣竊緣古人臣出疆安社稷可專之義謹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問其不庭責以稱臣入貢一面馳奏以聞伏乞聖明遠照聽臣便宜從事疏入上以引用五季六朝等語比擬不倫舉動輕率奪俸一年又明年三月詔雲南兩廣督撫等官體訪夷情從宜撫勦於是巡撫雲南汪文盛傳檄安南諭各土官並諭登庸能束身歸籍待以不死於是安南官曰咸願內附登庸子方瀛遣頭目秦表來降投牒撫鎮官沐朝輔等以其表聞請貸方瀛俾守藩臣詔下兵部集議言莫登庸父子篡主虐民罪在不赦詭稱請降意圖緩兵請命總督往視六師許以相機便宜從事得旨如擬行乃詔咸寧侯仇鸞佩征夷副將軍印總督征南軍事而鸞欲安遠侯柳珣以戎服見詔切責之明年二月安

南國頭目莫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領南關詣降因籍其土地戶口以獻兩廣鎮巡等官以其降表馳奏詔下部議於是鸞伯溫奉命議討至廣西時翁萬達張岳鄒守愚議言自古夷狄惟得夏則誅未聞以其國不能通貢而勞敵中國以誅之者也誠誅之必以黎氏爲辭然以夷狄之故勞師萬里討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此不可者一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岸以扼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與之卒一有不戒而歸者於事體何當此不可者二今兩廣困敝徭獍獫狁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禦所恃以調發者獨狼兵耳而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征調內懷警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阻進有難必之效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何事不有萬一師老財匱徭獍乘虛兩廣破敗可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奎

立見此不可者三近大工調度府州縣但繫官無礙及軍需銀盡發赴部梧州軍餉亦以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無復贍積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飛輓約以二石致一石何所措備此不可者四永樂中用兵副參遊擊之外又有驃騎橫海二十四將軍銳師宿將皆經靖難百戰之後故所向而克而亦不能久有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未經行陣指紳之談兵者皆其掇拾古人之糟粕爲大言不顧者也今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儒生與議不待兵交而勝負之形已見矣此不可者五洪武中朝鮮李仁桂弑王氏之王叩邊求貢高皇帝始怒惡其篡逆而絕之已而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至於今天

仁桂亂賊朝鮮箕子所封國也若守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而高皇帝斷之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而已可謂破拘漚之見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興遼左之師師久無功天下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驕武今議者猶疑於黎正莫逆之言胡不引高皇帝聖語而斷之也愚以爲今朝議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必將叩關謝罪可因而聽之如洪武中之待仁桂宣德中之待黎氏則所謂以夷狄待夷狄而治之以不治者也於國體無損而生靈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宏多矣時登庸多行金塞上人爲內閫而防守甚難萬達募死士謀得虛實乃下令諸吏民有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稍絕乃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並檄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奎

雲南守臣及諸司會議宣言分正兵爲三哨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別集之兵於蓮花灘分爲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能郡縣來降卽以其郡縣授之禽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待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不死時龍憑二州諸夷約虜爲內應萬達謁毛尙書曰公奉詔討賊懸軍深入而峨峒酋特吾後此危道於是授方略伏甲士而思明酋與龍憑受誅會亂藤反萬達曰必剿之而勝是爲交南益先聲也出奇計斬賊首降其眾三千人而進治近交南諸峒落酋皆中機竅於是諸峒酋如指臂可

使登庸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辭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守國登庸與姪文明並酋首阮如貴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維繫頸詣所設門庭徒跣匍伏稽首疏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奉貼浪二部漸凜金勒告森了葛四洞境土願以內屬仍請奉正朔舊賜印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手歸舉其黎庶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勿以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文明與諸酋至京齊上降表詔下廷臣集議僉議謂宜如伯溫等所請並條上設官職班正朔定貢儀給印信復四洞處降賜敕諭待夷使勘黎寧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壬

兵馬諸事宜上以其情有可原姑宥之降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歲給以大統歷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令兩廣撫臣優恤之國中錢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爲伴送之人各加賞賚毛伯溫加太子太保蔡經陞都御史柳珣加太子太傅沐朝輔加太子太保參政翁萬達等四員各陞一級餘七十一員賜幣有差

辛酉夜九廟火成廟仁廟二主燬

是日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遂訛言火在宗廟薄暮雨雹

風霆大作入夜火果從仁廟起延燒成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容廟獨存成仁二主以火所從起不及救故燬上哀痛不自勝明日禮部疏請上親祭告內殿以慰神靈復引過奉祭上帝以謝譴告請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謹天戒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修省以盡一體之誠敕內外臣工痛加剋責以盡交修之義文武羣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指實參劾九卿堂上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令各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得失時賜採納暫罷內外一切工作蓄財力圖修復奏入上曰宗廟災燬大變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皇天仁愛卽齋戒擇吉奏謝南北郊祭告景神殿太社稷俱朕躬行遣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程除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止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壬

奏謝畢次日御門視事如故尋以廟災暫罷大祀禮親奏謝南北郊文暫止大享殿上敕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燬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於巡按御史近年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憲有年自入院條奏憲綱之後不聞考核一人朕竊怪之今後當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會刑科都給事中戚賢等劾奏謂國公郭勳兵部尚書張瓚樊繼祖起用尚書李廷相副都御史胡守中太常卿李開先翰林侍讀胡經太僕少卿戴儒司業王同祖俱宜罷斥因薦南吏部尚書開淵兵部尚書熊浹戶部尚書劉天和皆憂國忠君可寄股肱南兵部郎中王畿主事程文德參議徐樾皆清修績學可備館院過誤被廢都御史萬謹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御史陳啟充俱海內譽望考

察被黜都給事中魏良弼給事中葉洪御史馬明謨參議王時臣俱明時俊又宜起用疏入上曰宗廟災變朕方朝夕恐懼不敢康寧在廷羣臣正宜體念同加修省以回天意戚賢等乃敢因而行私肆意妄言變亂邪正李廷相戴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背戾彈劾王畿僞學小人專擅薦引顯是懷奸植黨欺君誤國令從實陳狀於是賢等上章引罪且言臣等待罪諫垣犬馬孤忠天日可表豈忍有所阿私以負任使自取重譴得旨賢等災異陳言祇宜糾彈不職如何假公濟私濫行薦舉及令陳狀又不罪賢降一級調外任劉大植等各奪俸半年於是令文武大臣自陳許讚罷丁丑恭製成祖仁宗帝后神主遣英國公張溶駙馬郭景和祭告長陵獻陵大學士翟鑾尚書溫仁和恭題戊寅還京奉安於景神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漢中府流賊高佐等平

撫臣趙廷瑞具奏得旨參議盧應禎金州知州楊如口平利知縣張耀主簿許京用陞一級廷瑞及鄖陽都戴時宗巡按張光祖各賞銀幣有差

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督理河道

以旂條陳河道事宜工部覆議一管河道專理河道著續者一體旌擢一河貯庫及椿草銀兩並本部事例戶部無礙官俱聽隨宜支用一船隻先儘運船及進鮮黃船發行餘皆不許攬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崗新開河道宜濬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以南仍築長隄聚水如閘河制又今之議者有謂沁水自武涉而東至漕州向濟寧出水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州由

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有謂海運固難中開平度州東南有南新河一道元時常治有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議生擾決濬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停鑄造制錢

附初兵科都給事中馮亮等奏金山原設總督備倭及議有守備官請各加將領之號俾其分轄江南江北各衛所掌印巡捕等官悉聽節制詔所司勘議至是操江御史王學夔勘復謂既有總兵居中調度金山備倭都指揮宜去總督衛職專備倭兼捕鹽徒盜賊自應山龍巡檢司至鎮江蘇州太倉鎮海金山等衛嘉興松江吳淞江從明南匯清松等所皆屬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之江南儀真守禦都指揮專禁捕鹽徒盜賊亦兼備倭自六合縣至儀真揚州通州狼山海門及掘港各營塞高郵鹽城海州東海等衛所皆屬之其揚州府巡捕同知令專駐瓜州沿江防捕不得擅離職守部覆從之

復延緩東西堡都指揮二員

從總督楊守禮議也凡三十四城堡復設領班官二員各賜以敕令統陝西潼關南陽寧山潁上補州等衛所備禦官軍分上下班歲一番休

停京師遣官買馬陝西

守禮言本省產馬之地惟臨皋洮岷西寧等處尙不足供三邊四鎮及驛傳之用原無京師發銀買馬之例乞停買馬上從之

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崔銑卒諡文敏

賜祭葬如例贈禮部尚書銑河南安陽縣人初授編修以簡抗忤逆瑾矯制改南吏部主事瑾誅召還尋引疾歸上卽位用廷臣薦起侍經筵擢南祭酒會議大禮抗疏勸上勤學辨忠邪以回天變忤旨罷歸皇太子立起少詹事兼侍讀尋進南禮部侍郎以病乞休銑博學好古操履修潔所著書甚多嘉靖初海內所稱好學篤行之士關西呂柟韓邦奇郴州何孟春河北何塘蘇州魏校及銑皆有聲

救司禮監太監鮑忠會同三法司審錄繫囚

盜起山東濟寧州魯橋

遼東饑詔發太倉銀五萬兩振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削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守益上疏自劾因言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位糜民膏脂大學士夏言謂其言辭乖刺擬旨削籍從之

免順天府屬稅糧有差

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振濟復出太倉米一萬石減值發糶以平米價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上憂念不已復遣戶部主事許登瀛往會巡按御史議處務體朝廷德意宏濟艱難

停採礦場使

先是致仕通判趙璧儒士王政校餘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

海衛于潛開化松陽遂昌等處礦場可採上命錦衣衛千戶蕭鏊勘取浙江巡按王紳言礦脈細微得不償費雲南巡撫汪文盛亦言前舍餘唐弼等所奏大理採礦事俱妄工部覆皆如其言上曰各地方礦場照舊封閉領敕內外官照例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

癸未大同府火星流

從東南下其光如炬天鼓鳴七月丙戌又有火毬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左良久滅

秋七月丁亥華州同州地震聲如雷

免山東濟南府屬稅糧有差

復畱德州臨清二倉小麥二萬石於山東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濟是時陝西西安等府並鞏昌等衛鳳翔等守禦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三

亦以災傷免稅糧有差

詔以王銘爲錦衣衛正千戶帶俸世襲

銘醫婦李氏夫也

辛酉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崩

壬申上尊諡曰孝康肅肅莊慈哲懿朗天贊聖敬皇后

命尚書樊繼祖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先是虜掠開原參將孫繼祖禦之備禦指揮金潮死參將劉大章指揮李漢開往參將趙國忠與虜戰於大康堡敗之斬虜一百二級上嘉其功命巡按御史勘報議賞聞北虜俺答阿不孩遣原掠華人石天爵貢夷肯切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認何郎在先朝常入貢蒙賞賚且許市易漢隄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人畜多災疾卜之神謂入貢吉果

許貢當趨令一人歸報伊即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眾牧馬塞外永不相犯當歃血爲盟誓否即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虜云巡撫大同都御史史道疏聞其事因言虜自宏治後不入貢且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戒心巨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議所以待之者詔兵部集議以聞巡按御史譚學復奏請速定大計謂虜雖詭密之情難測而恭順之迹有徵准貢則後虞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殺勦兵部議宜令鎮巡官羈留肯切令石天爵回營省諭須索小王之子真正番文保無後患星馳具奏如其陽順陰逆著有顯迹亦當具實指陳一意防守亦宜如譚學議簡命諳練邊事大臣一人總督宣

推選科道官各一員前往紀功如無破虜奇績大臣不許回京並鎮巡官一體坐罪本部遂推樊繼祖任洛張珩堪任詔繼祖以本官兼僉都御史往尋遣戶部郎中胡岳兵部員外郎傅頤隨軍調度禮科給事中張翼翔四川道監察御史張光祖紀功已虜酋小王子以石天爵等愆期不返擁眾並塞而南遣使來告若貢事不諧必三年並入盡口禾稼於是山東撫臣陳講告急詔發延綏遊兵星馳過河策應延綏副總兵王縉統領該鎮奇兵屯黃甫川以備緊急調遣仍責大同總兵官統領該鎮兵於平虜朔州等處預加防遏若山西失事並大同將官同罪之仍趣新命總督樊繼祖之任而以兵科都給事中王繼祖言會推時張珩則抗顏盛氣任洛則無踴躍任事意俱罷職閒住於是繼祖條上邊務六事一宣大

祖言俱可從所請馬備京邊取用可發四千六百匹給之其禽斬次酋賞格請如近日陝西三邊例陞三級賞三十金又如通事夜不收及虜中亡歸者有能深入虜穴探得虜情亦與尋常傳報不同宜量勞大小給銀牌彩緞花紅以勵其餘前此有兵部侍郎馮清詔如例給發彩緞二千匹銀牌二千而給之繼祖復請率營兵三千人以往並乞賜戎衣及從人役上俱允之會虜酋以求貢不允糾諸部分道將犯山西巡撫大同史道以聞上命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赴紫荆倒馬關防禦復發京營兵三千人命參將任奉領之會徹相機戰守命甫下已報虜破白泉火燒二口長驅直入上曰虜入山西先經大同本鎮將領未聞邀擊俱令戴罪驅虜立功自效仍敕北直隸河南撫臣嚴爲備已山西巡撫陳璘講又報虜酋分道入犯俺答阿不孩下石嶺關徑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眾各七八萬乞發宣府保定兵馬協力追剿保定巡撫劉隅亦報虜數萬騎平定州壽陽孟縣諸處勢偏眞定境上臣卽由紫荆馳至井陘督兵防禦乞命周徹任鳳統京營兵守紫荆倒馬關而徹保定原調守紫荆兵千人分守井陘諸要害上以虜長驅深入命東官廳聽征總兵官趙卿率營兵二千卽赴眞保山西河南地方相機防禦前所遣周徹任鳳兵俱以隸卿分布保定地方但以固守井陘爲主如虜不至眞定則往援山西其調至陝西延綏固原諸路兵一聽節制仍令總督樊繼祖調宣大偏關兵會合夾攻給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命戶部遣官往理糧餉各地方巡按御史隨宜動支官銀預辦客兵芻餉已而兵部又請命大臣一員前去督

糧餉因推原任都御史翟鵬張景華翟瓚上命卽起鵬以原職赴北直隸山西河南等處會集卿等勦虜兼督兵餉景華璣命吏部速取至京以備任用又從科道王繼宗張光祖奏命右副都御史胡守忠爲兵部侍郎兼原職督薊州軍務兼理糧餉以虜距京師近百里發內帑馬價銀七萬兩備主客兵馬支用增遊擊一員於密雲招募壯勇往來喜峰口湖北川古北口黃花鎮諸處專備應援京師戒嚴兵部條上防守京城五事一會推大將一員提督軍營其調至遼東宣府遊兵俱屬統領二用廢閒將官如原任總兵祝淮張洪參將張世忠張文懿周尙文許國都勦遊擊馬士廉李濤徐淮高賜成良守備李朝棟俱謀勇可任宜取赴京應用三精選營兵每三千爲一枝命將統馭以候調遣四戒嚴京師九門五下廷臣會議禦虜長策詔可於是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鑾尙書嚴嵩條禦虜六事一衛護京師言京師所恃者營兵雖舊有十二萬之數今止六七萬人多老羸不堪用者宜命提督文武大臣精練仍量調各處邊軍入衛其京城四圍深淺濠塹各置吊橋多置火器選用才勇之將督領營兵分布固守半駐城內爲中軍爲內援半置城外爲表兵爲伏兵一處有警四面應之每大兵出擊邊兵先登陷京師乘勝繼進彼有腹背受敵之患我得首尾相應之利臣等廉知原任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尙文練達邊務可備緩急乞特賜起用以濟時艱一防守糧運近謀者言虜欲往臨清絕糧道意必有中國降人教之使然國家全藉江南糧運所關至重臨清爲喉襟之地宜敕山東撫臣督諸將臣飭兵防護

庶運道不絕一隨設伏兵處南侵宜多設伏兵以待況山林乃以寡擊眾之地伏兵有十戰十勝之功賊勢雖多可以奇勝棄險不守虜入難制宜選將勵兵同各處城守官兵或乘高伏弩或暮夜潛擊或積石積水或伐木縱火此用兵要計一招募韃兵臣等聞保定河間定州韃官舍餘素稱驍健今韃官已調井陘等處防守其餘丁俱騎射精熟可用宜遣京堂官一人同撫按官募其精銳者萬餘人給以軍資內以五千人兼營兵助守井陘以五千人付一才將統赴臨清設伏防禦一措處軍需臣聞師行糧從在外郡縣空虛一時難辦仍乞內帑發銀五萬兩遣官預備糧芻或富民尙義輸粟助邊者定其糧數實授以官庶食足而軍威亦振一給銀買馬聞宣大偏關缺馬宜令兵部調取寄養馬匹速發兩鎮各五

門宣武偏關一切修築兵餉事宜悉爲經略凡奏請馬匹錢穀之類所司毋得阻隔軍民諸司悉從委用仍改原設副總兵爲總兵官其山西撫臣止令經理內地母與三關軍士號設兵三千人於鎮城而增一參將領之聽撫臣節制一九邊馬虛耗過半請如先年例遣科道官分詣各邊同撫按官覈實汰其老弱補其逃故凡募軍買馬之費卽以原發馬價銀充之不敷者奏請一團營舊制有闕視有考選三歲兼舉乞遵成典凡坐營把總諸將領特命司禮監同團營本兵科道校其賢否每歲終則巡視者具列其功過以備三年類考其在營官軍亦詳閱汰補如各邊例仍遣官往河間等府招募充伍一河南山東北直隸武備久弛乞敕三省撫臣加意設備如編保甲修險隘之類悉爲綜理至於民壯之設誠益保障宜量州縣大小各議增設每農隙則督之操練有擅役者舉之一令甲凡京營文武提督大臣不得署府部故職專政舉乃令營務久懸調發旁午尤非可兼設者乞令成國公朱希忠兵部尙書劉天和並解府部事另給關防專理兵政一各邊撫臣先年選之最嚴任之最久是以人懷固志事有遠圖今遷代既速而其中亦有才力不宜邊方者請自後著爲定例非兩考不遷若三年卓有成績乃增其秩仍令巡撫而堪別用者則聽吏部奏改一山西頻年被虜荼毒可憫請發帑銀命大臣一人往振之仍蠲常稅二年一京營兵馬專備征發先朝因大工告急暫借伍軍三千營兵充役近三十餘萬軍有不赴者又追徵工價遂使諸軍一聞赴操如探湯火皇上閒常下詔禁革乞申明此意凡有工作不得概借一武

舉原以按羅將才近以所舉非人輒以報罷今給事任熹疏請再舉幸俯從之仍分邊方內地如每科取五十人邊方則三十內地則二十庶獲武才之用一邇來鹽法壅遏不行實以豪猾占窩私出越禁故耳當擇一都御史專理之務盡釐宿弊庶內帑可省邊儲漸裕一舊設各邊管糧郎中得專敕行事宜繫銜戶曹意相聯屬制甚善也今乃革之而更設一參議使權歸巡撫事體支吾宜復設郎中如舊一屬者虜復南下各鎮雖已有備而諸臣建議若守險隘勵義勇理糧餉等未盡事宜乞下各邊守臣酌議行旨允行虜犯由嵐深入至石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胡松疏陳邊防事宜一懲苟玩謂虜自去秋寇掠興嵐之後即傳前調集期於深犯大同鎮巡當稔聞之乃不預圖方略併力捍禦待其擁兵壓境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堯

以求貢上聞矧又還其閒謀絕不設備且陰納賄遺令勿殘已地蓋緣都御史史道日冀遷陟汲汲思去而總兵官王陞等又欲僥幸苟免嫁禍於人致賊敢於深入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乞將各鎮巡官械繫來京置諸重典以風勵諸鎮一修障塞謂今日禦虜之策莫急於修邊今議者勿以財用不足爲辭臣聞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若有司能勿泥故常以明年諸倉漕糧盡令折銀並其撤剝薪耗與漕官衛卒行糧之費率每石可得銀八九錢再出大僕馬價或捐光祿歲供或議開納事例或扣捐中外百官俸廩期於辦此而後已乞敕該鎮撫臣西自黃河偏頭關起東至平虜雁門一帶止親詣相度某處係緊要某處係稍緩次第修舉一懷攜貳大同士卒自叛後法又不行乞明賜詔諭具言聞帥撫

養不素至芻餉不及又不以時奏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如爾祖父共效忠勇若能殺賊則高官大爵不爾靳即不幸死亦必重加卹典褒爾忠魂其或不盡必殫戮不赦其被虜舉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歸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其自用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仍給爲牛種之費予之曠地優復數年或者以財賈爲患此不知權者令使人誠給銀五兩也則萬兩可得二萬使撫馭訓閱之配以征騎皆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爲賊用哉一慎選授大同鎮巡官宜慎選其人毋拘資格毋避貴近毋遠徵遠要在得人又必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收募死士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調夫既知不可驟陟必不敢爲旦夕苟且之計以希遷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罕

必且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而親愛其下若夫選授既定務寬其文法自非大千紀憲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一廣閒謀今山西郡縣詰得虜謀前後數十人他鎮稱是故備得中國虛實臣愚欲厚養死士許充投降始得親幸得聞則斬其王酋長與用事之人不得閒亦採聽諸部強弱虛實而陰爲之備又虜貪而好利吾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遺種與之善地以曳其右使首尾牽制內相狼顧不然則下黃榜於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毒兒之首與得都督仍賞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自相猜疑互爲屠翦一嚴禦備虜知我虛實漸圖深入不一懲勦勢必難禦宜申飭內外任事者嚴爲之備而又敕下山東河南諸郡教練民壯繕城修械俾知吾有備逆

折其陰計特設逸材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膂力驍勇計慮深遠者許得自薦試實則量給廩食使訓練鄉兵效則給與冠帶漸階流品如才堪大受即授以闔將一覲屯戍山西河南歲發班軍數千人戍大同大率撥充私用及修築諸役並無執戈履行陣者加以糧餉不繼往往客死乞令大同鎮巡召募土著抵補戍卒而扣足兩輪戍之糧以給其食兵部議覆詔准行以松所陳多出忠慮命加官以旌之已陞松爲左參政於三閩備用十月復山西被虜郡縣徭役三年仍發帑銀二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振之十二月兵部覆巡按山東御史胡文舉勘上遼東開原義州等處功罪劉大章趙國忠及高鑑等各陞降有差金潮忠義可嘉先給銀治葬明年二月以言官交劾樊繼祖罷陳講史道俱削籍總兵王陞白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望

僅罷官翟鵬召還京是時當路者以松爲越職自炫欲頓蹙敗之補兵代州居數月虜入論罷官

九月大學士夏言罷

翊國公郭勳有罪下詔獄都御史王廷相革職爲民

先是給事中戚賢劾勳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爲貪橫田園甲第吞併徧於京師水運陸輸掊剋及於天下勳訴辯乞罷上優詔畱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以廟災陳言內一款稱邇來勳戚豪權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錢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都察院王廷相等復參審究得旨令指實陳奏院下巡城御史嚴勘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復言皇上側行事天時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強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

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而該院乃遷延不舉如國典何得旨勳戚私開大店私索民財白晝大都敢於公行作姦犯法該院既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真如何遽巡畏勢入不同奏其亟以實上於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覈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郭勳事迹爲多餘則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綱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勳方士段朝用等因參劾驕恣貪縱民之怨恨深入骨髓卒以干天和致災變請敕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溁孫准李福鄧欽等上曰國家權貨之法有宣貨司等係祖宗舊制先朝權姦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卽位之初已經除革治罪郭勳等乃敢蔑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收無籍擅用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既經御史查參明白奏內孫溁等悉逮撫司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望

拷訊張溶等候問明一併參究令勳從實陳狀既而副都御史復許動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後府監獄侵虐無辜甚眾得旨勳朝廷自有處憲已辭退餘犯令領撫司一併拷訊已勳訴辯上准之會春月巡視工程科道以各工軍姦弊難查疏乞敕國營提督文臣與勳臣同爲派撥上命給以敕勳私心不便敕具久不領科道官復參其抗肆謂其作姦植黨以欺國法勳訴辯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敕等語多不遜上大怒云敕書威重人孰敢違郭勳強悖欺慢不行道領陳鑄等朋黨比附殊爲不道鍾彝傳六月王廷相革職爲民於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勳奸利事言南京淮揚臨清徐德財賦之地皆置有私店水陸舟車俱懸立翊國公金字牌騷擾關津侵漁民利太監蕭敬魏賓

章竈甯瑾溫璽等各莊田宅舍每一處值銀數千輒用強占管各官護救御襲銀牌並冊庵寺毀廢無存復將銀貨出貸於運糧軍士就官船准折拆賣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將班軍行糧賞米扣除交送故轉徙流離者今已過半又如京衛操備官軍計日役占者不知其數仍令辦納錢買閒回籍損壞營務可勝言哉至其舉動乖方如重犯張元齡包藏禍心罪在不赦勦敢與交通代管莊店家事京師照例不許堆積糧食勦之莊第所置各以萬計又漕運參將李節鑄造開爐方爐計百面令術士段朝用造有金山銀山建議革去巡關御史令家人往朵顏羣販鬻鹽茶市易馬匹恬無忌諱勦之稔惡怙終神人共憤亟宜究治以正欺罔以杜後患上以郭勦交結逆囚令錦衣衛逮送法司一併究問高時能

綱等送法司依律擬罪頃之上以枷號人犯中未必無可矜者俱免枷號即行發遣郭勦令三法司即同錦衣衛及科道官查照言官前疏會審明確奏治於是十三道御史周亮因參鎮撫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書吳山昏耄依違該司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馮煥任意供招與鎮撫司指揮倪旻扶同推鞫故將勦重情俱隱飾不究得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馮等贓候會問明白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勦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鎮守改領勦臣折俸取用失事將官四途並用吏胥奏討外衛軍糧私與待衛將軍娶妻許令運軍夾帶乞免邊軍椿朋擅更軍政官員議革督餉邊郎爲祖濫乞配享概令武臣乘輅皆見諸章奏可徵者並列其拷校官軍多命詔併下三法司究問於是法司集各官會訊郭勦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綱比依官挾私故禁平人因而致死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郭勦令法司詳議孫綱典司詔獄乃敢貪受巨贓賣放國法非刑殺無辜二命其處絞如律家產入官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爲民孫澤孫淮孫總李福陳祿郭勦郭勦郭勦郭守仁等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官公張溶伯張綱指揮張惟垣夏勦等輸贖還職按廷相儀封人氣類亢不能撓居臺諫敢言謫縣丞益自勵贊理留都職舉弊絕後久綰院章風表百司凜抑奔競有要地眾越禮趨之獨不往志好文廣集百家言苦心探究雅述以已見向晚尙玄術羣小所慍者以是黜之見名臣

天壽山各陵寢工完

尚書甘爲霖蔭子芥爲國子生陞郎中陳冠吳會期都給事中王繼中正四品御史曾守約郎費完正五品俱京堂官郎中廖希賢副使各候缺陞補員外傅頤主事熊楫各照資陞授

冬十月隆慶州妖雄等誘眾作亂巡撫都御史楚書督所部討平之

復設宣府大同薊州遼東蘭州承平花馬池等邊管糧郎各與專敕行事

復詔大學士夏言仍赴關辦事
逮巡按陝西御史浦鉉於詔獄
以請宥在獄楊爵忤旨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星

以廟災詔兩京法司俱暫免刑

十一月己丑敬皇后祔茂陵

庚寅夜木星犯左執法

革餘鹽

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次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金邊帑就各運司掣鹽行鬻既而有餘鹽法令商人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常股鹽並掣夾運而存積之法廢以運司積儲無幾邊帑良法大壞戶部議遣大臣清理之都給事中郭鋈言官不必遣惟當議其與革事宜戶部奏鹽法不行益由占窩賣窩之弊餘鹽似難輕革議入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餉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祖宗成法行之

致仕南京中府僉書都督同知楊宏卒

宏西安左衛指揮使廉勇過人博覽書史初守備固原虜入掠撫臣欲稍減奏報之數宏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坐是罷師以薦陞都指揮仍守固原築紅古城募眾屯田扼虜入寇之路掌陝西都司事平漢南盜首八百餘級總兵鎮松潘番酋雪爲亂集將吏斬以徇百姓大悅平大盜鄆本恕廖麻子等斬首數千級降者二萬人以功累陞南京都督武廟儲位尙虛宏疏宜早定以係天下之望不報詔入後府時番亦不刺據西海北入河套駐牧邊患孔棘宏曰兵少敵眾宜通貢哈密專意備虜出套乃事河西改鎮守淮楊總督漕運剔蠹清通增置淺船詔回南京中府淮父老傾城攀留泣擁路爲立生祠累疏乞歸許之至是卒賜葬如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吳

十二月添設陝西關南道分守參議一員

駐劄金州與漢中分巡副使俱兼撫民

朝鮮國陪臣李霖奉表來慰廟災

以災傷虜患免山西稅糧有差

詔各邊奏捷行賞不得濫及勘事等官

詔以程心傳襲五經博士

心傳乃宋儒頤二十八代孫也

詔旌表貞女李秀玉

逮繫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於詔獄論斬

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守中略曰兇犯郭勳仰賴聖明已拘囚重譴又並其黨羽而悉除之矣獨見其會審之時他無一言獨謂守中恩以警報我常薦之救之今乃負我是勳得勢

之時守中之委心朋附見妻子通貨財家奴孫淮等亦與執
袂爲友同惡相濟昭然明甚而動既敗露懼禍及己乃使覲
望反噬冀得引刻以自免也且自蒞任薊州以來侵漁科罰
贖貨無厭擅開武舉收富將之子考補廩增侵提學之職且
令其子來貢僭用導從往來軍門交通關節搬運贓物又遣
目黎李知縣潛詣京師分投饋送且不事撫邊要路而區區
來遠樓之建不顧馭夷大體而拳拳欽賞之乞奉命戒行之
初廣行論薦已蒙宸斷畱中不報卻復貪緣鑽刺謀轉吏部
而陰私鬼魅之行亦不可測矣疏入詔錦衣衛執守中及其
子並李知縣俱下法司詰問逮至刑部尙書吳山兵部尙書
兼都御史掌院事毛伯溫大理少卿虞守愚會訊言守中本
以反覆小人貪殘賊吏假藉寵靈擅作威福蠹政欺君虛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二 聖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春正月壬午朔

元夕上御蘭風亭賜公朱希忠等五臣宴觀燈

吏部尙書許讚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

一禁薦舉之濫去任久者不許概薦一慎民牧之選一革隱
缺不報之弊官缺及時開報一革官員就延之弊考滿潛往
京城考畢託故不領憑或赴任不依限者並罪之一革冗員
之獎額外添設者酌議一重恩廕之典三品京官以上許廕
補廕祇許一次一官員腳色撫按一一詳開以備查覈一嚴
究贓污官吏各處問官或故勘或徇情或聽囑明白開報一
明各部職守之辨吏典有工役效勞毋得輒與奏免一革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一

役頂頭之獎得旨薦舉與糾劾枉濫已有近年詔旨部院全
不遵行所奏俱依擬近日吏治之弊尙有大者責在吏部更
宜詳列以聞

提督團營劉天和條陳營務十事

一足軍伍凡有傍枝戶丁堪補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營軍
僱役多市井無賴許自首若果精壯卽改充招募一嚴選替
既選之役不許冒替一簡精銳將東西兩廳選足三萬六千
員名分爲十枝增添參將四員領之一重教練行各邊每選
二三十人諳武藝有膂力者赴營教練一定人役營中大小
官隨從不得妄用一專責成將領練習提督大臣時加閱視
一定賞格一精器械造隻輪火車以備戰守一設公署請以
帥府爲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得旨增設參將待軍伍補足

再奏營中實例循舊規行餘皆如議惟戰車不准造

詔停大同修築邊垣

起原任總兵周尙文充東官聽征總兵官

二月進封皇親安平伯方銳侯爵不爲例

虜掠蘭州

令邊將能於邊外自闢地者任其開種

三月詔定興都舊邸官守

凡宮殿門禁關防出入內臣俱照兩京例行改沔陽衛得安所屬與都留守司從督工尙書顧璘議也

改派鍾祥縣徭役於他州縣

從璘奏也

督工尙書顧璘進所輯興都志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二

上曰覽所奏亦見諸臣纂輯效勞但朕皇考妣聖蹟自有國史實錄備載此有不當僭書者且其體例不合而所紀事實多誤命禮部重加刪訂進覽

改工部尙書顧璘爲南京刑部尙書

復命翟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

夏四月建大高玄殿於西苑

奉事上玄也

掌都察事毛伯溫等申明憲綱八事

一禁酷刑勿使無辜之民獎於杖下二慎舉劾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五品三革驕擾言所委屬官分行州縣不准迎送旁午倚勢作威或詐睚眦以中傷善類望風旨而微文出入甚至勒肥鉤賕爲害不可勝言宜痛革之四徵勢豪鄉宦有

憑倚恣睢者宜少加懲辦五省繁文除憲綱考語外一切虛文通行釐革六明職守撫按及中差御史各有職掌不許侵越七正士風宜嚴督學校令其遵守卧碑八備兩造毋主先入之見上曰朕恆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卻由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觀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加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

九司平

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流官知府仍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三

分理之興隆司土巡檢章貴安定司土巡檢潘良者貪淫殘虐爲眾所怨恨土民劉見盧迴等因擾眾作亂聲稱盡除九司之官復流爲土勢頗猖獗提督蔡經會總兵安遠侯柳珣議遣副總兵張經參政翁萬達等督田州各土兵剿之至是平各官賞賚有差

五月瓊黎賊平

撫臣蔡經總兵柳珣具奏言擒斬五千有奇殲其賊首二十八人俘獲男女一千二百餘人奪歸虜者二十二人招撫餘黨七千有奇上嘉其功珣等俱陞賞有差

令福建守臣轉諭琉球

初漳州人陳貴等通番爲長史通事蔡廷美等引之入港適遇潮陽海船爭利互相殺傷廷美乃安置貴等於舊王城盡

沒其貲責等夜奔爲守者掩捕多見殺國王尙請知之下令國中乃止至是械繫貴等七人誣其爲賊遣廷美齎表文送至福建巡按徐宗魯列狀以聞留廷美等待命得旨貴等違法通番著遵國典從重處治琉球國向與交通今乃敢攘奪貨利擅自拘殺我民且又誣以爲賊詭逆不忠莫此爲甚夷使蔡廷美本宜拘留重處念素係朝貢之國姑從寬放回後若不悛卽絕其朝貢令福建守臣備行彼國知之

詔遣官存問原任大學士毛紀

紀家居近二十年至是年八十山東撫按以聞上令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以示優眷

閏五月令撫按官於府佐縣正一體舉劾以俟部議

其罪狀重者仍照例問黜不必劾奏從給事中沈良才奏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四

六月上手諭都察院

略曰朕承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爲雖失此早一臨朝祀多代攝緣此身命是父命遺我者崇禮帝神加意天下不習色昏聲迷於不省人事之地昨夏言測知東宮遷移無故力請改慈慶爲東宮府夫廢世后備制以縱奉子朕必不爲郭勳以不領敕下獄矣而言猶千羅百織自擬君旨謂不必用敕昨又聞乘簫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徑自私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豈宜人臣視如戲耍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片疏糾法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竈今日鬼神皆怒兩

甚傷禾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虜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
先歲虜酋俺答遣石天爵與肯切至約十日返報比朝議久不決虜索天爵等急都御史史道乃留肯切遣天爵先返貽以布帛虜亦以馬報既貢議不允虜乃大掠三關而去於時議者謂天爵爲虜間道媚虜嫁禍道遂得罪今歲三月間虜送所掠中國人李山至請易肯切還部議以爲詐不許虜復遣天爵及滿受禿滿客漢同至款塞求貢客漢肯切子也邊人不敵納以告巡撫龍大有大有遂掩以爲功令墩軍誘三人上墩縛天爵而殺受禿等以首虜報猥言以計擒之疏下兵部議覆天爵本華民而甘心爲虜驅使去歲守臣失計放還遂致塗炭山西震驚畿輔茲者憑藉故智敢復叩關而邊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五

臣能應機擒斬厥功甚大請優錄以作諸鎮氣詔從之乃陞賞大有等而磔天爵及肯切於市傳首九邊梟示是時天爵言虜情甚詳當事者卽勿許亦宜有備乃不爲長慮卻顧遽殺信使誇功伐以快目前而總督翟鵬時宰惡其直遂會奏乞兵糧內批曰先朝以來閒設總督大臣軍務屬之專制往往徒擁虛名牽制誤事劉源清周敘樊繼祖可見已翟鵬昨受新命出京日久尙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任姑革職閒住總督不必設五月右清紀耶周鐵言虜必再至乞早防謫蘆州知事至是虜果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靈海上俺答經朔州破雁門掠太原又欲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救援上以京兵未可動下部議部言虜入平陽有三路中由靈石

趙霍州以入東由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陞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大行越入懷慶此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大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壤一下武平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隸一帶俱爲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陞州入石州趨偏頭靈武亦宜行劉臬張達防備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得旨賊入平陽三路令劉臬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靈石等處險隘各血戰立功無得延緩取罪賞格宜大書刊印遍給軍中曉諭是日我軍與虜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同橋斬首一十三級移營北圖延綏撫萬潮奏頃得降

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賊見我兵死傷重無援久戰力竭遂踰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百戶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又並死虜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時口上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寨而去是時京師戒嚴命吏部尙書許讚等議處各撫臣言巡撫大同侍郎龍大有巡撫山西劉臬失事應革職聽勘巡撫宣府楚書雖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回籍聽用山西參政胡松獻疏轉官未見實用應併勘巡撫延綏萬潮風土不宜邊事不諳應改調他如提督巡撫官蔡經等十八人俱堪畱用詔如議又以給事中錢亮言推用有過又令馳檄

次爵賞一宣大山西養馬近年場地既爲虜據修遣復無暇時請令戶部量銀兩專備三鎮養馬事宜如舊一三鎮火器而大同兵械又稱不足請令工部如數督發一令督餉大臣計畫行軍供餽或計日預給乾糧或隨軍輕齎銀兩或隨地處備粥餉免致臨期煩擾一宜預調延緩寧夏固源遼東銳卒六枝每枝三千人趣赴宣大督府聽用度支給軍費一我軍戰捷取首往往爲虜所獲宜令設衝鋒破敵一科選敢死士數千人爲先鋒優其廩犒遇虜用以先登論功以摧陷爲上不責斬獲一宣大定保河南山東已有總督文臣宜增設武臣一員俾之協力防禦一海內廢棄將臣除罪至誅死者勿議請總兵以下不分充軍立功革職閒住等項但有熟諳邊務曾經戰陣者許自備鞍馬隨帶家丁赴宣大軍門或附

處備一宣大各邊墩堡宜行督臣修舉河南山東腹裏州縣聽民自便其諸臣所陳因時設險之策請命督臣參酌行止一巡撫兵備守巡守令均有地方之責近者各鎮守巡兵備宜與巡撫守令通論功罪一各邊軍餘能出邊斬獲首虜者除照例陞級外宜仍加重賞以作勇敢一州縣民壯宜行督撫大州縣增至千名其次八九百名又次六七百人一守邊將領失事若眾寡不敵牲畜被掠及殺戮沿邊哨探軍士不係境內者毋妄引被賊入境虜掠人民律若奮勇迎敵致虜奪敗者雖斬獲不當損失仍以功論毋妄引損軍律宜申飭各邊示爲遵守議上俱報可下總督官亟行之許以便宜且令條上所未備者仍命戶部會議給事中張堯年御史王珩勘上山西失事諸臣罪狀得旨總兵李篆張達等以誤國殃民處餘遣官校捕逮而副總兵張文懿等先後逮至文懿同副總兵段堂參將何堂劉惟祺李口陽遊擊成梁守備陳鏞俱坐逗撓論死守備李椿備禦允翰及原巡撫龍大有劉泉坐守備不設戍邊衛參政胡松爲民餘降級奪俸有差又以陵支村之戰賜建贈都督張世忠祠以張宣張臣從祀與世忠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又錄死事敕建贈都指揮周宇丁璋祠

秋七月大學士夏言革職閒住

令都察院從公考察科道

以不論夏言罪言去位乃始論劾故也喬佑錢應揚楊傑並高時隆一級調邊方用何允魁章槃白賁朱堯黎齊焦璉李臻余熾龍遂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畱用各奪俸

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用未久奪俸兩月初高時擬對品調用特旨降級

致仕禮部侍郎呂柟卒諡文簡

柟陝西高陵人修撰時逆瑾竊柄柟上疏請武宗御經筵親政事瑾銜之欲中以禍不得乞養病歸未幾瑾伏誅以薦起用上勸學諸疏不報復引疾歸上御極詔復館職甲申奉旨修省上疏以十三事自劾語甚切直上怒下詔獄拷訊謫解州判陞南考功郎中歷尚寶卿南太常少卿陞國子祭酒首正監規上疏申明五事上皆允行尋陞南禮部侍郎值奉天殿災自陳乞休詔許致仕至是卒於家賜祭葬得追諡柟性孝友居親喪哀毀廬墓三年自髻齡卽有志聖賢之道絃誦一室雖所寒盛暑不輟廉介操持克敦古誼平居端嚴凝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十

接人則和易可親卒之日高陵人哭爲罷市所著述甚多益儒林之冠冕也

八月令嚴嵩入閣辦事

仍掌禮部事免其奏事承旨

九月新作祐國康民雷殿

員外劉魁請且併工營建以寬民力上怒其阻撓欺慢命錦衣衛杖之詔錮於獄

令遠方正官缺於正選中銓補

時御史包節言雲南遠僻法廢民困不宜專以造就遠方者充之吏部以吏治之弊雲南兩廣皆然乃有是旨其考察不及者亦宜酌議不至多調

陞總督漕運都御史王杲爲戶部尚書

復行餘鹽法

冬十月郭勳死於獄其事情令三法司擬議以聞

刑部侍郎葉相等會議勳世受國恩叨蒙殊遇大肆克殘自千重典既死亦足示懲原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似應矜宥還官入官給主贓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從之並郭憲亦減死發邊永成監故楊紹元錢俊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亦從蠲宥

南京科道王煜陳繼等疏劾嚴嵩貪狡及世蕃納賄狀

嵩疏辯上慰畱之

宮婢楊金英等共謀弒上於寢所

伺上寢熟以繩縊之誤爲死結得不死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方皇后往救獲免乃命太監張佐高忠捕訊之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十一

金英與蘇川藥楊玉香邢翠蓮姚椒翠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親行弒逆竈嬪王氏首謀端妃曹氏時雖不與始亦有謀張金蓮事露方告徐秋花鄧金秀張春景黃玉蓮皆同謀者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剖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八人給功臣家爲奴二十人財產籍入其異姓收繫者審辯出之時諸婢爲謀久矣聖躬幾危賴天之靈逆謀不成是時畿內震懼次日午始知上體無恙羣心乃定十一月以羣婢逆謀降敕中外以安人心

御史謝瑜疏言郭勳胡守中張璜嚴嵩爲聖世四克不報

改南京吏部尚書聞淵爲刑部尚書

兵部尚書張瓊卒諡恭襄

瓊直隸滄州人屢被論劾無慮數十章皆有顯迹然上終不

去之卹典猶加隆云

威州地震

十一月命安南夷目莫福海襲安南都統使

陞掌太醫院許紳爲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以進藥餌保安聖躬兼視東宮功也

改掌察院事毛伯溫爲兵部尙書

十二月毛伯溫奏薦郎中楊博

言博才識通敏曉暢軍事向隨撫臣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

情今資深應陞乞畱在任供職俟積有年勞不次殊擢從之

詔太醫院立三皇廟

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

力牧從祀龍貨季天師岐伯伯高勉鬼臾區俞跗少俞小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主

相居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尹秦越人淳于意張機

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萬孫思邈常茲藏冰玉錢乙

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太

牢器用籩豆簠簋命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

令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禮科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閱大射禮

二月上如天壽山

下方士段朝用於詔獄

初朝用以燒術結郭勳干進上授爲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久之因勳繫獄朝用

謀行騙局執勳奴榜張瀾掠繫之其夕死乃上書言勳奴欲

行刺爲己所覺邂逅致斃上怒下鎮撫司議請加顯戮沒其

妻子財產報可後朝用瘐死獄中

三月特起兵部聞莊浪故都督魯經略河西地方調兵戍守

毀禁苑大慈恩寺

寺在北牆下置番僧於他所

詔省府有已奉卹刑欽依擅自更易者聽部參治

申明造僞禁

丙戌新作雷霆洪應殿成

兵部尙書毛伯溫上言未盡邊議

言昔者陛下軫疆禦之急總督大臣並置文武謀勇相資事

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閩外之臣彼此調和則

士豫服但事權相抗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主

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

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

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求引去卽加以罪

亦所甘心可慮者四臣請特詔文武二臣同心決策共濟時

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申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二臣

宜盡心展布無恤其他卽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輒求引

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卽論斷如法如此而二臣不

能盡心畢力以靖醜虜則當治以不效之罪上嘉納之

戶部侍郎張璉卒

賜祭葬如例璉陝西耀州人不畏疆禦巡按湖廣有貴臣子

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太原有儀賓坐

殺人繫獄者賂江彬乞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

不親奉詔旨孰敢信儀實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夏四月起萬鎗勘苗情

命法司論太監高忠死寢之

五月丁巳陝西鄜耀二州雨水雹

致仕大理寺汪文盛卒賜祭葬如例

文盛湖廣崇陽人才具敏贈以功名自喜在兵部時諫武廟

遊幸被廷杖有直聲督學兩浙諸生殊服之撫雲南時屬有

安南之役其措置招撫屢上方略多鑒鑒可稱云

兵部覆總督宣大侍郎翟鵬所奏疏

謂防邊禦虜戰守有要欲東自平陘關西至偏頭關定擬戍

兵畫地分守再設遊兵三枝一駐雁門一駐宣武一駐偏關

賊如攻牆戍兵登陴拒敵遊兵出關夾攻所謂守中有戰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古

自大同陽和城抵山西老營堡因地設伏預有定算視賊所

向各分兵以待之又於宣大三關之界各設勁兵防奔逸選

慣戰官軍六千分爲兩營臨時會總督張鳳躬自將之隨機

策應所謂戰中有守若直隸河南山東等處紫荊倒馬龍泉

等關備禦應援上以其言下文武大臣總督舉行之諸臣敢

有拒違阻撓致誤軍機者許自按問參奏紫荊倒馬龍泉等

關切鄰邊境宜如舊議謹備仍詔總督官自今遇敵如有退

縮逗畱者都指揮以下卽斬以徇總副參遊等官先取甘罪

狀奏請軍臨陣不進許總兵官斬首有能衝鋒破敵退虜者

亦得論功行賞

京營衛軍士

遣兵科給事中楊上林河南道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京營官

軍力士匠役之允濫者

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發輔臣翟鑾嚴嵩屬託狀詔削文選郎王

與齡籍

讚言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改吏部嵩爲監生錢可教

求爲東陽縣知縣於是鑾嵩各引罪自理鑾言惟一科第既

優且質實無僞臣曾薦其學行於讚竊自謂此亦以人事君

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諉不知情傳可教錦衣衛究明詐僞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求浼之意然汝等果一

心盡忠不必有此許發且許讚非如此之爲者本是王與齡

權豪脅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鑾帖既久嵩帖已未俱無大私

請縱獲私賄之實但當奏決於上何以便罵曰權奸中引王

嘉賓謝俞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爲言懷私怨忿明矣許讚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五

其體心盡職王與齡令爲民員外郎主事周文魁周鐵俱調

外任錢可教送鎮撫司究問周鐵尋以十二月陞南吏部主

事詔削籍案此嵩之賣官鬻爵已露其端倪而部臣之委

靡依違世皇實已先導之矣

秋七月下吏科給事中周怡於詔獄長繫

怡言人臣事君未有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

可以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如內閣翟鑾嚴嵩與吏部許讚

互相抵訐總兵張鳳周尙文與總制翟鑾督餉趙廷端俱各

不和此最不祥之事臣請得而極言之茲風教之大禮讓爲

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

之所楷模朝廷有爲言之隙則讒譖之霧長於上大臣有動

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由今陛下日事禱祀而災傷未

銷歲開輪納而府藏未實餉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蘇選將之命時下而邊境未寧蓋由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將命之臣耳今何時也內則財力匱竭外則夷狄驕橫爲輔臣者宜同心協力夙夜在公夫何變嵩憑藉寵靈背公立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聞在內閣有違言失色見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矣且自輔臣以至九卿百執事均之爲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共成一事者也今嵩威靈氣凌轅百司市權攬勢凡有陳乞雲集其門先得其意而後聞於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惟知畏嵩也變則依違委靡不能主張其氣之弱雖不足驅人之趨附而名位之先亦足爲嵩之妨礙讚兩世三居吏部可謂世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夫以卿輔大臣陰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去

排陽擠互相詆訐臣恐儉邪細人乘間抵隙翕營互相佐附媒孽啟釁構害忠良國之大患固在於此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尹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有益今皆摧折之臣恐諫臣之口自是箝閉矣陛下之臣雖有如檣杌驪兜誰復言之即今入秋宣府已報虜警而文武總制大臣互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格不相和協則臨敵對壘必且甲可乙否其不誤事敗謀者鮮矣伏望陛下戒輔臣毋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士以離士心戒將臣毋懷小忿以誤大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俾大臣公忠爲國虛已忘仇各務和讓於下羣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區區外侮不足患矣疏入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負君致禍甚正然本色則是謗訕曰朕日事禱祀不如先務和德於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祀天禮神多荷洪庇四方之廣豈得盡無水旱至論海內康平則汝等有位者亦當勉修職事爲公家忠計寧獨咎在朕躬且內外諸臣不和不即時糾奏何乃至今方言之令具實對狀怡因具疏請罪詔杖之闕下下詔獄命如楊爵例錮繫之後二十四年與爵放而復逮二十六年十一月乃釋

禮部請申明禁革尼僧

癸丑上躬零大雨

文武大臣侍從等官各具疏賀上遂製感雨令費案因撰頌奏獻優詔褒答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去

戊辰以萬壽聖節建大醮於朝天宮七日八月臨清城成

治遼東饑陽失事罪下副總兵劉大章於巡按御史逮問己亥舉報貶之典六日

以水災免應天等府及廣德等州建陽等衛稅糧有差復邊臣搶先上納之鹽法著爲令

其法遇倒引鹽定擬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列揭榜通衢聽各有本商人搶先上納凡銀糧但以先入倉庫爲定出給實收案其先後填給勘合不惟奸人不得虛報高坐罔利同餉諸臣亦不得以意所憎喜高下其間也延綏守臣奏捕獲虜謀李小孫詔斬以徇逮繫山東巡按御史葉經杖於闕廷死

初經劾嵩受表口惟熿賄嵩銜之及經監山東試嵩謫錄中有諷上語激上怒逮朴之死布政陳儒等俱調邊方雜職榆林衛降人白世拳持虜首一級來歸

守臣以聞上曰世拳手刃賊首歸正功可嘉尙其賞銀五十兩授原衛百戶仍命榜諭各邊風示虜中

免大辟行刑

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塘卒諡文定

賜葬祭如例塘河南懷慶人初授編修陞修撰以挺立忤逆瑾投口移疾去瑾敗召復故職充經筵講官有旨出爲開州東昌府同知引疾致仕上登極起爲山西提學副使累陞今官屢上疏詔准致仕爲人孝友峻潔以古人自期博學篤行嘗以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其學術梗概如此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大

性淡泊絕無嗜好土室縞衣晏如也塘旣沒詔以其孫諮爲國子生後補諡

冬十月陞僉都孫禴爲副都御史總兵趙國忠爲都督同知口九聚陞三級守備韓承慶一級有功並陣亡失事人員令巡按御史覈實奏聞

先是建州酋長趙那喀等於八月中分道入寇石指揮山城及湯站堡國忠九聚承慶等帥師禦之斬首一百七十餘級奪獲夷器稱是虜大創去故有是陞賞

已卯建大享殿於御殿

加楊守禮太子太保陞張聰兵部侍郎督撫如故

吳瑛陞署都督同知張鵬陞二級蔣存禮周文各一級先是八月末虜王萬騎犯延綏自波羅營水堡進邊深入及綏德

州延綏遊擊張鵬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吳瑛副總蔣存禮選銳躡之及於塞外宣條梁麾眾急擊之弩銃俱發適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眾大潰斬首虜百級而還於是巡撫張聰等以捷聞陝西巡按殷學亦報虜警因言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疏方入捷報隨至上曰虜賊乘虛入寇守臣能以寡敵眾多所斬獲功殊可嘉陞賞如例殷學顛倒是非難居憲職降二級調外任

詔逮冒籍舉人錢仲實張和於法司

因給事中陳秉勅也給事中李念又論冒籍者十三人下禮部議謂孫鑑孫鑑王宸陸宏係錦衣衛大醫院見任官子姪准存畱會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譜丁子載陸可成翟鍾玉原籍肄業仍得應試陸光祚陳策毛延魁旣因隨任姑准存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大

不許對制明年言官復摘言浦應麒賣題事下獄杖六十並翟鍾玉等俱爲民又以取中汝孝汝儉並奏鳴夏俱逮捕奪職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汝驥卒諡文簡

賜祭葬如例贈尙書汝驥綬德州人授翰林院編修諫武廟南狩廷杖跪關下五日出爲澤州知州上卽位召復故職擢修撰歷兩京司業南京祭酒至今職汝驥工文辭明習典故且多通百姓家言沈毅有大節其行已峭厲而性復和易可親茲詞林之選也

吏部覆吏科都給事中盧勳等條例考察三事

一有司賢否依據撫按等官填註考語是非頗真儼亦有徇溺私情者部院臨時多方採訪並罪其評臬失實者一前次

考察不及官員今尚改補米盡竊觀其中有才力不足心迹無玷者有貪暴著聞根據難動或憐其才識借名保全者有砥礪廉節祇以見忤當路任意排擠者宜分別等第可用者速爲調處否者卽令致仕間住一今次考察但當稽其職業之修惰操履之汗潔賢者雖異途一體優視不肖者雖榮科甲貴有力黜罷必先則庶官爭自洗濯而治效易臻矣詔如議

壬戌上以廟制手敕禮工二部

先是詔羣臣會議廟制議凡三上上曰廟建典禮重大諸臣前後所議率皆牽泥舊文且於昭穆世叙未見考折釐正大要無竭忠任事之誠姑不必議至是乃手敕曰朕惟禮時爲大祀典國之重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制我國家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三

三

宗廟之制自太祖肇基之初首建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殿荐同乎一室當其始禮豈不博採遐觀率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成祖定制於茲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格以享□□□□緝於純嘏則有由然夫羣之爲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用勑輿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於三昭孝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在宮遂致紊於班附武宗朕兄也不得同爲一世願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方義斯爲戾矣往者回祿之警天與宗祖實啟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當釐正以圖鼎新又我皇考睿宗廟於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考位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惟每於祫祭同享而

奉主往來深爲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舉處於孝宗同廟雖有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爲妥朕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祖考列聖惟聚一堂斯實時義之爲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服舊制前爲太廟後爲寢又後爲祔時祭享奉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成祖及羣廟我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列聖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列聖在天之靈懽忻右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可如期興建禮工二部如敕奉行明年四月禮部尙書張璧會廷臣集議曰竊惟盡善盡美垂範罔極無如七廟之制者至於昭穆之序宜仍奉成祖爲世室蓋功德兼隆又稱祖已久不當奉居昭列其次奉仁宗爲一穆宣宗爲一昭英宗爲二穆憲宗爲二昭孝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三

三

宗睿宗爲三穆武宗爲三昭疏入上命待旨行工部尙書甘爲霖奏太廟規制未定恐楠杉大木裁斷一定難於更改上曰同堂異室之制已定朕下旨會議不過觀驗人心耳料造已會計明白祇併力早成於是廟建之議始定如今制

詔視貴州鄉試監臨官御史魏洪冕職爲民

布政使侯緘參議翁學淵監試官按察司副使王積僉事施昱各降三級考試官教授各降雜職以小錄體式多差繆且意涉諷諷特重譴之

十二月命勘取湖廣貴州夷情都御史萬鏗督諸守臣相機勦捕

務殲元兇毋使濫及良善流毒鄰境朗七等儻能悔禍仍與自新事寧分別俘獲功罪以聞

降文選司郎中鄭曉爲直隸和州同知

吏部擬陞河間府通判周鐵爲南吏部主事王曰鐵調外未滿四月何輒陞京職詰尙書許讚罪狀仍令將今年奉旨謫降人數已未陞轉俱查明具列以聞於是讚等上疏引罪並查已陞轉官陳叔頤周卿吳會期陳冠林廷琛費完李汝楫高佐王一言李天然楊佑劉昭文蔡鑾咎如思洪庭柱李大魁等十六員未陞轉傅榮等三十九員列名具覆上曰爾等職司銓任不以王言爲大前所降出者皆因朝祭失課等事朝廷薄戒警其怠緩乃未一年遷轉數多擅權市恩欺蔑國法殊失人臣禮許讚等俱各奪俸二月鄭曉降三級調外任周鐵並陳叔頤等非假營求何以速進都革職爲民陝西緝獲虜謀張向仁等五人詔斬以徇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三

仍傳首各邊鎮賞參政謝蘭副使曹邁等銀幣有差

詔改順天府治中嚴世蕃爲尙寶司少卿

嵩以治中臨民尙寶寺爲閒散乃言於上改之

禁朝覲官謁私宅

從御史吳悌奏也

旌表山西孝子張鈞烈婦白氏等十三人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於鄉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太學生也先以親早世不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邊遂至石州城下鈞馳一騎詣賊中哭號求父流矢射中肩裏瘡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矣鈞哀痛欲絕盡餵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悲哀於邑而死是年虜害最慘石州同時死者孝子張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少

孤奉母二十餘年最孝虜至負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母叩首號泣虜怒俱殺之抱母首而死于博者生二歲而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聞母居村舍博從城受書虜至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道遇之奮氣取石擊虜賊就剖其心殺之母得遁去博死年十八歲張永安者掾吏也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救之擊傷二賊趨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被數十創而死白氏安勳妻也聞賊入塞從夫走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俱生白謂夫若從此去吾死不從賊但自收吾骨耳夫果逸去婦遂被執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李氏牛宗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賊至走山谷中夫爲賊所得伏其夫身求救代賊俱殺之山下吳氏侯景儒妻也聞所居山洞其旁婦女皆已掠去度難獨免則推兩兒山下自投溝水賊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三

曳出之馬上遂自刮其面示不入賊殺之郭氏喬甫妻也母家頗富而夫甚貧然奉其舅姑絕孝謹人以爲難賊至不屈被殺狀與白氏同李氏典膳張環妾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也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烈女賀氏年十七歲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死溫氏年十六歲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從死孝子溫繼宗者沁州學生貧苦而孝父沒不能葬日夜俱守王寅虜寇邊咸勸入城避之以父殯賊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擊傷一虜吹角大至中矢死父極傍淵等遇害

嘉靖二十三年庚辰春正月庚子朔

南京兵部尙書秦金卒諡端敏

金無錫人歷仕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爲時論所與

二月以詹榮代趙錦巡撫大同

巡按御史王三聘言趙錦周尙文各樹私黨事多抵牾宜下詔責錦而移尙文於他鎮疏下兵部都察院詳議言尙文素稱褊懷乃今滋甚益以大同當虜之衝欲假此以圖規避不宜中其脫身之計請以巡撫甘肅都御史詹榮代錦而調錦於甘肅上從之仍戒尙文不得如前執拘違者聽總督諸臣劾治

命禮部尙書張潮左庶子江汝璧爲會試考官

取擢景濬等三百人

禮部尙書張潮卒

潮四川內江人是歲主會試入院疾作遂卒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許讚以年踰七十乞休不允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五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瞿景濬吳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進呈卷入上疑翟鑾子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置第三以第三卷置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上又夢聞雷遂拔鳴

雷居首

夏四月詔改許偁爲禮部員外郎

吏部尙書許讚之子中府經歷歷俸年深陞辰州府知府贈自疏衰老其子遠官不便乞改京職以便省侍乃改主禮司中書科帶俸辦事仍與原陞服色

賜張履翁顏司理從祀文天祥祠

巡按江西御史李遂奏履翁司理原與彭震龍起兵勤王被執不屈而死震龍天祥之壻也已得從祀而二人仗義赴難實與震龍等宜一體從祀禮部覆議從之

五月定熱審欽恤例

給事中羅奎奏每年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徒杖應減等發落者宜如欽恤例枷號亦暫蠲免至六月中止南京法司並如之報可

廢故何塘孫諡爲國子生

塘歷三品俱未考滿特以經筵纂修叙勞予之

原任松潘副總兵何卿被召稱病不赴

上怒命革都督職勒令詣部聽用

六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

獻夫南海人始起郎署雖以議禮稱旨不次擢用而性情安靖立朝議論恆在平恕人以此多之

秋七月戶部尙書李廷相卒諡文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五

相山東濮州人

陞萬鎰爲兵部右侍郎回部管事

詹事陸深卒

深上海人爲祭酒充經筵講官嘗於講筵面奏內閣不當竄易講章忤旨謫福建延平府同知

八月苗田嘉禾生

一莖雙穗凡六百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

逮問提督江淮總兵官湯慶

以私役軍船送迎過客溺死軍人故也

右贊善沈應期削籍

勒令大學士翟鑾爲民

給事中王交諭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

喚署員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
臣其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聯中會試若持券取物
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
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
俱在鳳一房歐陽喚亦汝儉等師同本經又改看書經迹若
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
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論順天鄉試主考
秦鳴夏浦應麟阿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
參看鑾隨卽具疏自理且請欽降題目命部試大臣覆試上
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攘屢屢以直無
逸爲辭同夏言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
贊玄修爲欺朕內閣重任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

子縱有軾轍之才豈可恣肆放辭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
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儉於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述
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並汝儉汝孝奇勳及鳳
喚俱爲民汝儉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儉鳴
夏應麟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中以文坤之取煒節之取
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嶽賂節五百金而中監試御
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儉鳴夏應麟
六十人革職問住不敘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充軍謙爲民
一中煒存畱供職

九月命許讚張璧俱內閣辦事

給事中萬虞愷疏陳江防事宜有四

一正體統南京守職備司機務其操江不過臨時閱視雖非

提督尤非專職今乃以提督操江大臣比之坐營等官遂致
近來每遇閱操都御史則先期出巡迴避其守備參贊操江
武臣勉強了事序坐行事具有成規宜查覆舊例一兼節制
謂南京各衛俱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衛則屬操江所以專
統屬重江防也今新江近在城外則屬操江而浦子口遠在
江北反屬兵部操江節制但行於新江營而不行於浦口營
形勢相依事權不屬宜令浦子口亦屬操江庶臂指相依緩
急有濟一專汛地江防相沿數千里其形勢上則安慶下則
鎮江尤爲要害鎮江以下卽爲海洋鹽徒竊發近總兵湯慶
奉旨革任宜令操江都御史於鎮江久駐安慶次之一謹整
臺江洋上九江至蘇州盜賊出沒無常故十里設一煙墩每
整設軍快數名近因無事廢弛宜修復以便傳報兵部議謂

要務得旨如議

朱顏虜侵薊州兵部尙書毛伯溫勒爲民
時給事中戴夢桂論劾朱方建議翟鵬下令掣兵太早致虜
乘間入犯上命逮至令訊治御史舒汀等又言虜寇深入固
始於朱方建議掣兵太早然本兵部尙書毛伯溫該司郎中
韓最漫無參酌聽其妄言朦朧題覆則其責有不容辭者况
朱方止議掣薊州客兵而併將宣大等鎮客兵一體掣散則
本兵之罪也於是褫伯溫職爲民不許再用逮方於午門前
杖八十發戍邊衛十一月方鵬逮至下詔獄拷訊法司具獄
以請上以鵬負恩不忠法當處死姑從寬發煙瘴地而永遠

充軍方情罪深重不必擬審命錦衣衛逮至午門前杖八十發極邊衛充軍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留窘辱之鈔關主事因杖其居民居民訴之廠衛以聞復逮鵬至京尋卒於獄方亦斃杖下

冬十月命大學士嚴嵩督視太廟工程

錄大學士方獻夫姪並爲中書舍人

叛賊王三伏誅

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遂爲虜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隨虜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玘索食翼日伏玘商同按伏大同官軍四百餘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並其黨三人巡撫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命賞伏玘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元

銀五千兩陞五級龍昇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紱絲一表裏其餘失事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莊路參將張鳳詐稱統領部兵搶三欲攘爲己功巡撫詹榮總兵周尙文上其事上以鳳設辭欺罔責榮尙文輒以妄奏詰令對狀天寵劾鳳掩襲冒功逮至京訊問已王三械至命磔於市梟首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鳳謫邊衛充軍

十一月南京兵部尙書張邦奇卒諡文定

邦奇浙鄞縣人好學篤志操守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官情故屢進屢輟然邦奇卒時位登八座年餘六十而其母尙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致仕吏部左侍郎歐陽鐸卒諡恭簡

鐸江西太和人文學操履修潔時論重之

十二月起用南京刑部尙書唐龍

疏仍乞終養不許

令議定諸臣祭葬贈諡畫一法

禮科周案等言國家優恤臣下祭葬贈諡載諸令典今陳乞紛紜請令禮部通查會典條格及前後事例著爲畫一之法疏下禮部議言祭葬乞賜本以優寵臣工然計品論官以爲隆殺則辨貴之義存而賤者勸程功課實以爲子奪則辨勞之義存而怠者奮祭葬有兼得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而不肖者懲難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贈則辨能辨位之義存而覲覲者忌規制甚備但歲久因循爲子孫者徒以邀惠君上爲孝而不知分限之不可越爲有司者徒以推廣德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元

意爲務而不知恩禮之不可濫臣等參稽會典議擬條格如言侍臣者必當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當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同請特恩者必論其途徑之邪正與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條例上請惟聖明裁定一三品官妻受封病故者祇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一三品四品父母止受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曰侍讀講親履行陣及春宮非親奉旨開陳有勞者不得概與一切雜途皆報罷一尙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加陞日淺政績未著者臨時請奏定奪被劾開仕者不許一四品以上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許祭無封贈者不許一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不賜祭一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平生功過酌量可否請自上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

仕俱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並閒住詔復者俱不
許一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與祭一壇未考
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亦如宏治中例准給祭葬
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陞翁萬達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地方軍務

改南京刑部尙書唐龍爲南京吏部尙書

萬鏜班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三

辛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三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乙未朔

恭錄皇祖列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
全二十一史諸書成

命修補紫荆等關隘

初兵部尙書戴金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關
又爲紫荆密雲之捍衛蓋天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
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敕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
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亦敕總兵官趙卿提督侍郎翁
萬達議處具聞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兼右僉都御史以
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閏正月詔中外嚴禁奢靡

先是禮科給事中查秉彝上言曰頃歲以來職官則輿馬無
制貴戚則第宅無章士庶則冠婚葬祭宴會之禮踰式臣竊
以爲欲安天下在息盜賊欲盜之息在保良善欲民之善在
明禮制禮部覆如議

詔續纂大明會典

從嚴嵩等請也謂除先次已完纂輯外今自嘉靖八年起至
二十三年止一應事宜照前凡例續收附入以成全書報可
二月詔革帝王廟元世祖祀及其侑享五臣
總督侍郎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

謂虜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有將不畏吾卒眾而所畏者兵
精兵精本於賞罰當賞罰當本於將得其人故今日防邊之

務選將其要也今之取將大段離本業而擻聲華舍功能而取言貌不足以得人宜令各邊撫按以實事覈之其行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士馬精健者卽行薦拔反是者亟加汰黜則真才見而良將可得矣而又廣招延之術略其品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名之人皆得以次見果著奇勳必加異擢將人思自奮而將豈可勝用哉此選將之實也夫卒練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卒之術則疏矣戈矛擊刺之法不嫻火械馳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於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習若此世豈有二大虜哉今宜結劄像虜置之百步外焉以習士馬凡戈矛火器等各擇精於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藝專訓使一以教十十以教百術習長進者優處之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二

宜較藝行賞使士知獲利於上者非習藝其道無繇也則莫不競勸於藝士勸於藝則客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募召之財而養此武銳可用之士壯士氣而足軍實計無便焉者也仍宜厚將帥祿餼俾得以其贏餘養死士用間謀亦制勝一奇耳夫戰之爲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故軍法貴嚴今邊關法弛甚矣宜深嚴其禁令大將平時得專殺不奉令者臨敵卽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閒得以斬大將誠使人知卻步死則爭先赴敵不旋踵矣此安邊制虜之至道也疏下兵部議覆謂漢諸於邊事其所陳悉可行上以爲未明令再議於是部乃刊款條覆謂其義皆當第犯罪將官立功收贖事例當令法司詳擬至於專殺大將又與會典所載未合耳得旨犯罪將官刑部會

同三法司查議以聞餘俱如擬

三月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

任其子一

令議行御史陳豪所上言邊務

命兵部查覈清黃姦弊

先是欽天監革職博士韓鑑與兵部武選司該吏畢文舉汪椿孫季相貼寫胡春等謀爲姦利受諸武職應革襲者金錢因通內府校役魏聰韓昇及查黃該吏等盜出黃冊竄易洗改妄增功次鈐以偽造御寶復納之內府冊中前後冒襲千戶侯太等三十八員如是幾二十年事未發覺至是椿孫不禮其妻兄陳仁執所偽造黃冊臘御寶及冒選武職私籍首之東廠有旨命法司究治並兵部節年所司官吏印綬監當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事人員通行按季以聞於是刑部參奏印綬監少監王瑜監丞楊宇等職司監守素缺關防武選司前後查黃主事陞任項喬閱熊去任李高張鐸降調白若圭見任袁襲裳陞任郎中鄭琬熊洛調任傅熙去任薛僑見任孫校等校對疏虞失於覺察通宜究治是時文舉先死椿孫鑑相及校尉聰昇等俱論斬椿諸同謀姦騙吏役陸口安等悉發邊衛充軍冒襲官侯太等下各巡按御史捕治革職永不許襲項喬等並鄭琬等俱降一級調外任王瑜等亦降一級其中尚有詐冒隱漏人數仍令兵部查出具奏以清選法

陞尙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掌尙寶司事

先是尙寶司缺卿吏部疏世蕃並刑部署郎中趙文華名以請上曰世蕃原係伊父奏改別職者遂特命之

夏四月御史何維柏疏大學士嚴嵩奸邪狀

上怒令錦衣衛官校械繫來京問

調南京考功司郎中薛應旂於外任

先是南科王煜劾嚴嵩貪食嵩銜之令所司尙寶丞諸僚貽書應旂謀黜煜先傑爲南兵部主事應旂反黜之及黜先爲南道陞常州守符驗等若干人嵩乃嗾所私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符遂調外任

補廕大學士張璧姪孫世胤爲國子生

璧男天麟已廕而故以世胤補之

六月致仕大學士毛紀卒諡文簡

紀山東掖縣人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議禮不諧乞歸家居二十年始終一節上嘗詔有司卽其家存問及是卒

明太政集要

卷五十四

四

四川先後巡按御史石永冉崇禮及副使朱憲章降調有差

故事處決重囚必奉有決單然後行刑永疾囚余友宸罪惡不候旨詳允輒批所司文卷至時送決後冉崇禮代永巡按當決囚憲章以友宸送決崇禮不及詳概決之至是崇禮自檢舉認罪具言誤決故由永憲章疏上詔各撫按官逮繫永崇禮憲章來京問法司言永等不諳事體厥罪惟均上是之故永降一級調外任崇禮調南京別衙門內憲章降一級

詔升歸德州爲府

增設附郭縣爲南邱割睢州及考城柘城二縣隸之其原轄寧陵鹿邑虞城永城如故從撫按官奏也

罷大禘禮

秋七月太廟復成

初一日寅時太廟安神孟秋正祭權行於景神殿仍宜以立秋行禮

逮御史周冕於詔獄

冕言頃當大工告成之始廟貌鼎新正萬代所瞻仰皇上宜於奉安之日或秋祭之期齊拔一心親致孝不宜更遣官代攝以缺神人之望疏入上怒冕故抗明旨命錦衣衛執下鎮撫司訊鞫後以論奏皇太子出閣之儀與二王冠讀之禮忤旨降雲南通海縣典史

岳州知府陸瑯以循吏應格遷鴻臚寺卿

兵部覆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所陳邊務

一薊州爲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可以直達開平黃花鎮拱護陵寢最稱要地潮河州可容萬馬尤爲虜衝計

明太政集要

卷五十四

五

得主客兵馬三萬六千餘簡其精騎以爲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庶保無虞一密雲一路兵馬僅計萬有三百宜於各處調取仍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守一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朵顏三衛營堡聯絡尙可防守其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虞衡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以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之時令總兵官率官軍千人西往合守餘皆存留東路策應一本鎮先次奏准保定京營兵馬一枝同三屯營全軍協守密雲今存彼者不可全調則在此者似當加增宜調京營人馬二枝往順義懷柔等處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遼東三路策應一兵無統紀則亂自今京營將領宜聽巡撫節制戰守事宜與副參總兵共議行之一將本鎮關營人馬分別騎步或

專防守或專策應各令審勢相機合謀協力以禦虜患一長哨夜不收往往探伺失實宜合出哨者刷石刻爲信使不敢欺而又懸賞罰之格有偵報不爽者賞照擒斬例遇害者優恤視陣亡例欺誑敗事者亦律以軍法不貸一虜所經入地宜廣兵橫木及掘井設伏以遏其衝一給召募家丁馬匹以備伏截一戰守隨時各將領不得泥成說以失機宜疏入上皆是之令卽盡心舉行毋怠

欽定太廟世次

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不許差遺案等又言大享殿三字原係欽定及大享門字樣合先製匾書寫因言先年園丘藏神位之所初名大神殿續改爲皇穹宇卽今神御版殿亦係奉藏神位合題請額名惟復仍舊上曰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六

門名已定殿名曰皇乾俱書製如期

詔徑勦兩廣盜賊

從巡撫張岳奏也岳奏兩廣盜賊竊發廣東則有封川蘇公樂等廣西則有馬平來斌二縣覃朝解等各四鹵掠敵殺官軍而封川尤急請亟進兵殲滅之上曰盜賊肆逆如議勦絕毋得濫及無辜參將守巡等官平日防範不嚴俱令戴罪殺賊通候事寧之日具奏定奪

令酌處西海虜酋

西海虜酋整克者其初北虜小王子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居之總督撫鎮等官張珩等奏整克部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寇兵也納之便但虜詭詐難信宜令整克親赴軍

門覆審無異然後俯從其請仍令海上照舊住牧俟虜入寇卽於境外拒戰有斬獲功一體給資或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賞旣以羈縻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於此者上曰表情難測其令總督鎮撫官協心運謀相機酌處務期成功仍整朔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

命祀漢廉范宋崔四賢祠於成都府

從巡撫右都御史王大用言也

八月嚴嵩辭免聖節加恩

嵩加少師言祖宗朝每遇聖節止是加恩內使未有及外臣者臣等連歲在直不過撰述文字微勞緣此以得重秩則人得指議之矣疏凡三上乃准辭免

大學士張璧卒諡文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七

壁湖廣石首人性醇實周慎鄉行甚篤侍上講幄最久多所裨益而輔政不逾數月卒於官故勳業未著焉訃聞命尙書案諭祭於邸舍贈少保遣官護襯還詔有司營葬九月秉一眞人陶仲文請於太和山祝釐聖壽上允其請賜敕給驛以往

楚世子英耀伏誅

英耀楚顯裕長子狎羣小徐景榮劉金楊忠等淫縱不法先以匿姦宮人方三兒事覺楚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耀恨之二十三年端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觀龍舟呼樂婦宋公兒侑觴英耀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復欲杖殺金聞大恐乃密與景榮忠等乘閒白英耀不如先發英耀遂謀以次年上元侯王賞燈因舉事及期乃

集其黨田嘉謝六兒張貴等歃血而盟分執銅瓜木梃蒙其面俱伏緝熙堂後約舉礮爲號部署定日甫申而王至時武岡王來送酒數行王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於是英耀舉手令張貴等放礮金卽率眾從王座後擁出六兒首以銅瓜碎王腦竟等椎梃亂下立死眾皆驚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梃所傷王旣殺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屍數下徐昇入內寢翼日乃殮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憲等謀以中風暴薨僞計於撫按三司各衙門而禁武岡王於別室王從者朱貴以聞挾門出告變事遂洩鎮撫等官具以狀聞英耀私截其疏不及於是勒取崇陽等王保奏獨通山王不肯從英耀弑逆狀詔司禮監太監溫祥同駙馬都尉鄒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堅錦衣衛都指揮使袁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八

天章會鎮巡等官往按其事武岡王聞祥等至始乘閒得出府具揭英耀大逆不道如通山王言於是祥等奉敕削奪英耀位號收其冊寶拘之輒城內會撫按驗治徐景榮等各辭服論罪具奏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命公朱希忠祭告皇祖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徐景榮等二十六人卽於彼處會官凌遲處死如法擬罪有差該府應行事宜並楚王應得卹典禮兵二部其查議以聞仍以書諭各王府

己卯建秋報大醮於朝天宮六日

大同宗室充灼充燬句虜爲逆命科臣李文進勘聞

先是大同平虜威遠玉林渾源陽和山陰各草場相繼火焚上命文進往來報會虜中姦人王儀入邊至湖峪口爲太原邏卒所獲自言虜酋青台吉使之入山陰放火守臣驗得其

囊中火具奏之儀論斬旣而大同宗室和川王府被盜事發辭連襄垣王府中尉充燬等所司卽訊充燬等家奴奴不肯承但稱燬嘗以神機箭密授門客門四等錦等赴各草場放火於是四等各逮至鞫問知爲宗室充灼及充燬等八人同謀不軌欲勾連小王子入據大同乃先令四等焚所畜草束火已置積芻閒而王儀適以是夕潛入山陰場見火突起卽趨出時官司追捕甚亟儀旣就執又囊中有火具無所自解實不知火自出也辭旣列上會充燬等所遣使自約小王子入寇者衛俸等四人亦爲總兵周尙文所獲文進等具以狀聞上命斬王儀而以門四等及諸宗室人之謀逆者逮京鞫之於是總督侍郎翁萬達疏言大同土產狹瘠祿餉不支代宗齒育日繁眾聚而貧且地邊胡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九

昌化等於山陝隙地就食而襄垣原係蒲州廢徙大同當令還就本封約束禮部覆議蒲地小見居宗室及鳳陽放回庶人已不能容其和川等府當擇地改遷於山西如萬達言詔可

冬十月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經義祖訓

查秉彝條陳宗藩事宜言令長史教授等官日侍王左右善惡之趨視其所以道之請自今於舉貢內選補賢能優異者許撫按官保奏敘遷仍做右宗學之法親王年十五六以上長史率其屬授以經義祖訓待其卒業方許保勘請封疏入下所司覆可從之

四川巡撫吳養浩劾松藩副總兵李爵在鎮不法狀舉原任副總兵何卿代之給事中許天綸言卿以二千金賄

養浩陷爵以爲己地上怒革卿任命巡按御史冉崇禮詳覈以聞於是崇禮具言爵貪婪無厭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軍民至今思之且宜入而家貧安所得二千金行賄上意乃解卿及養浩仍得錄用

陞錦衣衛千戶許場職一級

場故副使達之子也先以達死難錄應至是巡按山東御史鄭芸言武廟時劇賊劉六等糾眾抄掠所至州縣官望風奔潰獨樂陵縣許達堅守危城身督戰數十餘合先後斬首二百三十八級邑人至今賴之臣頃見浙江參議周期雍以擒礦賊功得應一子爲國子生達功不在期雍下乃今僅錄其江西死難之功而樂陵功猶未錄非所以褒遺忠作士氣而慰樂陵民望也請加應如期雍例詔可遂陞場指揮僉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十

上祗奉皇穹於太高玄殿

特舉事天鴻典命文武大臣張治費宗等以是月五日分祭

朝天宮諸祠

真人陶仲文造雷壇並御書樓於黃州

疏乞坊額上賜名隆教坊令工部製匾給之

南京戶部尙書徐問子告

革大學士許讚職閒住

罷吏部尙書熊浹爲民

決陳箕仙忤旨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上怒奪職爲民仍令錦衣官校押回原籍當差

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校直隸崑山人家居用薦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

江西尋改河南擢大理寺少卿改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以進講不稱旨改太常寺少卿還本寺卿疏乞致仕許之校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於六經醇如也貌樸訥簡重言動以禮世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十二月復除庶吉士林樹聲爲翰林院編修

詔濬南京後湖

許給朱希崔元兼官詔命並封贈三代吏部言公侯伯三代已授贈者其爵已高而師保之職止是一品疏階實係兼職已經奉旨不得乞贈三代今希忠等所請以尊兼卑於舊典不合乞更議之上命如前旨給予不爲例

補詹禮部尙書邵賈次子勳爲國子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十一

大學士夏言起用赴京

兵部尙書劉天祐卒諡莊襄

祐湖廣麻城人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御史巡按陝西以法裁

太監廖堂逮詔獄謫金壇縣丞累以軍功拜兵部尙書加太

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營以疾乞致仕賜馳驛歸至是卒天

祐字度宏亮有泛應才凡所歷去後必有遺蹟餘澤爲人所

稱述者至於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嘗手掣乘沙量水等

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諸火器三眼槍等後人多遵用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春正月己未朔

二月補詹故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暉子符爲國子生

賜大學士嚴嵩祖嚴驥葬祭

先是嵩疏稱祖塋被水衝嚙乞容男世審給假遷葬上許之

仍命禮部議卹典得旨令工部差官營葬賜祭二壇不爲例三月謫巡按湖廣御史包節永戍邊

爲承天守衛太監廖彬所中也

太倉州海寇平

命何卿分守松藩等處

起張經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致仕刑部尚書高友璣卒諡恭簡

友璣浙樂清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幸屢蹶不挫致政家居敝廬布衣蔬食終其身卒年八十六

詔修築大同邊牆

翁萬達奏言大同邊宜修者初議起開山口遵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總一百三十一里有奇雖地平工易然紅土臺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磨口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渡溝而北一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於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隄峻平陽南北相懸應援轉輸微有不便而西陽河得藉一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宣大兩鎮均其利矣兵部以爲大同鐵裏門鵝鴿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里之垣開山鑿石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不遠哉上曰築邊之議行撫臣躬自相計必與遙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行已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陽河而本兵不以臣

言爲然臣爲修邊爲守邊也不守則不必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參議蘇志皋所築在山巔不可守是以臣欲改築於山麓爲易守抑且徑而省也其鵝鴿峪二邊者前年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卽鐵裏門之軍咫尺千里矣故臣又以爲不便然更有請者東陽河堡雖隸大同東路而實近宣府宣府有防秋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爲犄角也上曰大同邊牆總督議甚具而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不問其奪郎中皆實俸半年兩鎮官應援事宜俱如議七月邊功完加周尙文太子太保陞翁萬達爲右都御史餘陞實有差

夏四月命曾銑以原職總督三邊軍務
先是起用兵部尚書張經總督三邊給事中劉起宗奏經前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在兩廣科克軍糧不下數萬士民胥譏痛入骨髓惟知干進罔恤官箴乞罷經新命別選忠良有可望者任之疏入上命廷臣覈實以聞吏部尚書唐龍執奏經可任得旨張經既經論劾不必用令更推堪用者乃用銑

五月安平侯方銳卒諡榮靖特命其子承裕襲伯銳妻侯氏以其子襲爵請吏部言國朝封爵非功臣不得世襲前太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止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承裕事例宜與書同上曰陳后朕元配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難况銳受恩未久承裕准襲伯爵一輩不爲例

逮繫鎮江知府林華削其籍
巡按御史王言劾奏華故違詔赦擅追罪贖因咎死遇有罪人甚眾宜重治之上命錦衣衛逮繫至京拷問坐爲民

良鄉琉璃河橋工成

詔名其坊北曰天命仙傳南曰利民濟世已復命北曰仙積南曰永明

甘爲霖自陳狀准致仕給驛還給事中扈永通等上言邊事

大略言近來三關宣大頗皆改觀惟薊遼延綏時有警報聞青台吉候月滿欲東則潮河川白羊古北喜峰當戒嚴矣小王子結好朵顏則遼東不得高枕矣套虜復窺保安而張羊羔之嚮導則延慶鄜道且危急矣今諸軍以守邊爲務故每患寡臣以爲兵非患寡顧方略何如耳然則兵疾戰則不可謂寡不戰則不可爲寡而諸將徒以寡寡不敵爲解不亦謬乎故有軍而不遠謀與無軍同遠謀而不設備與無謀同設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五

備而不糾集與無備同糾集而不決戰與不糾集同決戰而不鼓勇與不決戰同有一於此兵家忌之今宜敕示諸臣自烽火瞭望之外凡奇正戰鋒召募土著之兵悉分隸於諸營網紀於大將又遠其偵探每遣一人輒令一人尾之以防中斷虜來則我已擐甲待矣力不用於紛披勢不捷於歧路以主待客勇氣自倍不此之圖而徒欲救之於羽檄四馳之日雖擁百萬無益也上覽其疏善之因諭兵部飭薊州開原延綏各守臣嚴爲戒備毋襲故套

致仕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浙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其佐署□□□請託鄉人多怨者會聞喪請卹典值郊祀遲月餘不得行怨者搆玘有他覲坐落職一年始白後追諡

秋七月詔增貴州解額爲三千石

雲南參政高簡謫戍吏部尚書唐龍勒爲民

御史陳九德言簡先爲文選司郎中嘗擬陞行人李時濟爲工部虞衡司主事而未有員缺益誤也已得旨如擬簡乃取其疏刳改爲營繕司然後送科發鈔今原疏在內府可驗其欺君如此前奉詔舉廢尚書唐龍命簡會議於學士夏言嚴嵩所簡乃於所私者圖註欺龍以爲此輔臣意幸而聖明不用簡之奸計始沮其欺大臣如此白晝閉戶昏夜納賄如任繼賢被劾未久而撫治鄖陽程資未及到任而陞爲參政專任都吏李灼通賂以私擢署丞陳詩其罔上行私如此罪宜重治尚書唐龍衰暮不辨欺詐難勝大任亦宜罷疏入上惡簡徇私違法並時濟灼詩俱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已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五

而吏科都給事中楊尙林徐良傳等復論簡罪鄉人傳卓吳諡俱以吏員得補王府輔導官知縣鄒守業已在逃得陞主事州同知熊過方坐事當罷尋擬量調傳昶初授河間鹽課大使尋改兩淮衛蘭既除鄒府旋改伊府吏部有張斗寅李棟湖廣已二人矣乃何遷以講學故復極力引之於銓曹知縣茅坤歷俸未二年也以門生故三月兩遷吏部主事憎吏部員外劉汀之之剛方陰爲擠排外補副臬忌禮科給事中李念之峭直乘其給假出爲郡守其他專擅如是者多上以其章下鎮撫司併問詔吏部糾正弊端已鎮撫司上其獄得旨高簡輕信奸吏刳改御批章奏又任意專擅改選官員肆行欺蔽不畏國法錦衣衛逮至午門前重杖二十充軍楊尙林徐良傳不先糾正俱革職爲民永不敘用李灼等俱發邊

衛充軍陳詩調外任李時濟還職及唐龍引罪疏上上數其稱老忘國黜爲民鄉守業熊過及卓謚等俱削籍爲民何遷茅坤既係私黨亦調外任

命孔貞○襲封衍聖公

○孔子六十三代孫聞韶子也賜敕約束其宗人三十五年以入朝卒年三十有八上命禮部賜祭九壇工部治葬行人護喪歸

以周用爲吏部尙書

原任吏部尙書唐龍卒

龍浙蘭谿人卒後數年子汝楫官修撰上疏明父不欺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補諡文襄龍性疏爽有文學經略關西大著勞績一時稱爲才臣其掌憲秉銓皆出特簡人居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夫

部以衰暮爲屬官所誤屢被譴責功名稍損云

總督翁萬達請倣古製造火器

兵部試驗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俱便利可用則宜多造其火獸布地雷礮用之昏夜劫營則可用之行陳似非所宜似應量造議入報可

致仕吏部尙書周金卒

金在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間都督馬昂獻既娘女弟驟寵金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數歷中外勞績甚著卒年四十有四

九月土魯番貢使八十餘人入嘉峪關存劄甘州

遷甘肅罕東夷於塞外

給事中楊宗氣條陳邊防弊政

上詔諸司議聞於是吏部覆其久責成擇守令二事言今邊方督撫之臣凡軍情地利將材虜謀必久而後諸教令威信必久而後協久任責成誠爲治邊長策自今推補督撫必協眾望儲本兵之選於總督慎總督之選於巡撫而所謂乖僻競進善邊論繪邊圖釣虛聲鮮實事者毋容濫與既任之後必閱歷歲深聲績茂著然後陞轉不得無故速遷以遂貪緣推避營求解脫之計若傳鳳翔始爲參政不數月陞巡撫其在甘肅又不數月轉江西則以本部先任尙書熊浹唐龍意見不同所致原非鑽刺至若邊地屢遭剽掠傷殘之餘撫綏安輯守令之責爲重概以才力不及之人充之殊非所宜今後大選之時查其地方衝僻繁簡於科貢人內擇其有精力才識者相兼選授至於佐貳亦必擇年力強敏者充之通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七

得人以資治理近來撫按劾奏屬官多務姑息遷就凡衰殘昏鄙悉以不及目之夫不及者謂其才力不辦此地移之僻簡或可勝任耳若老疾罷輟則無所往而可不獨邊方爲然也相應通行釐正上命鳳翔照舊供職餘如議行

修復河西屯田

冬十月代府奉國將軍充灼謀反伏誅

充灼等以劫奪大同劉知府財物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謀反使羅廷璽出約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私造旗牌火器充燬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俊棄校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下令緝捕獲門四等驗治會總兵周尙文使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繳出怪而追及衛奉等於榆樹

因索得其通虜表物收奉等至尙文所鞠之具得充灼等謀狀萬達密啟代王收充灼等而分捕從者羅廷璽取叛印燒之廷璽仰藥死餘悉捕獲奏聞會審具服上乃報曰充灼等勾引寇兵圖危宗社充燬等受謀燒草俊□等亦稱隨同所謀難分差等充灼俊桐及充燬俊□俊樞俊棠俊振俱令自盡焚其屍首俊棄俊校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欲何爲降爲庶人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首於邊代府長史張資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乃加周尙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渙兵部左侍郎

欽改內使侯章重辟

初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則支解其屍納囊中欲以滅迹事發擬絞至是法司奏大辟應決者上諭輔臣夏言嚴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支

嵩曰章雖非支解使女於生前亦是磔其屍於死後可議改

故殺者斬庶刑中焉言等奏曰誠如聖斷

建昌侯張延齡右侍郎胡守中伏誅

諭示朝鮮使以楮代貢

十一月致仕兵部左侍郎陶諧卒諡莊敏

諧浙會稽人歷事三朝剛介不撓當官奉公守正終始一致

世稱完節云

曾銑請復河套

銑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即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

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草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具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之計宜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並進乘其不備直擣巢穴歲歲爲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遜而出套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支

耳復套則驅斥凶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上裁之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圖議以聞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異祇可就要修築戶部其發銀二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時翁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算不能不爲之深慮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遂淪入犬羊爲日久矣然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宏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

巢業不能復今虜盤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
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
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堂注意修舉亦暫爾至彼此強弱盛
縮之勢較如而何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
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諸知我勞而
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卽師
小利尙難其歸儻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眾緩行則虜
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掎剋日裏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
常遠近不測則戰固無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
佯逃遁旆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中不度河我軍於此
戰卽退耶又數萬之眾出塞有數萬之眾爲援否耶糧道雖
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
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卽塞下之
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心有禾黍
桑麻業產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
宜有必奮然且迫於兵刃伏於死生往往怯以煩督責令
驅之於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
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
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眾爲三歲之期春夏馬
瘦爲虜弱則我蒐於套秋冬馬肥爲虜強則我守於邊三年
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不
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
於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

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
報復我也六萬之眾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
盼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覆之也兵家勝
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
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
敗而遜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
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有功年來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
競以爲宜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
向壕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
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往城諸邊本
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
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閒不離住牧一旦欲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
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欲奪其子處
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牆次移
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知何遠空套以出
沿河三百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
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曠望哨守不與焉誠恐
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況我邊去河千里一年之食
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
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
餉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事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
其有極孰能逆睹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猝遭疾疫套地之
復此其時乎其在於今獨當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

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

十二月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春正月甲寅朔

左都御史宋景卒諡莊靖

景江西奉新人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一時搢紳咸推重之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直隸吳江人端亮有節操晉掌銓曹搢紳方望其丰采乃

未及有所建立士論惜之

改刑部尚書聞淵為吏部尚書

罷郭宗舉令回籍聽處

上曰郭宗舉昨歲虛張虜警亟請禁兵今歲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為薊州而設胡乃輒扣賞銀為募兵費若夷人獲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四

三

功國有常典復違例濫擬陞賞殊輕肆不堪邊寄令革職貶

庫餘銀覈實以聞

祭酒程文德請選進士為博士等官命已之

吏部言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礙若進士奏願降除國

學者酌量除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等官一體考選風憲詔

可

總督山西翁萬達會議邊防修守事宜

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透遞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二

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了角山透遞而北東歷中北二路

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

陽河透遞而東北歷中二路抵東路至永寧四海冶實一千

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遍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

極邊也山西者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接至平刑關

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為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

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

北為順天之界歷白羊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

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

夷險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之前難守者北路而山西之最

難守者西路也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偏關以

北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

荆寧雁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邇年以來大虜屢寇

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固未有不經外邊

而能入內邊者是以議者有唇齒之喻門戶堂奧之喻蓋以

是耳其形勢之大略如此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四

三

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而併守之議尤今所謂善經也而擬邊

之兵今亦似難遽罷也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一度工費其

守邊八事一慎防秋一併兵力一重責成一重徵調一實邊

堡一明出塞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

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

畜畱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

陞賞一許供億一省財用兵部覆議上曰茲修邊守邊調兵

諸議具見總督撫鎮諸臣竭心邊務俱如擬行

命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孫承恩吏部侍郎兼學士張治為會

試考官

取胡正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張春胡正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張居正殷士儋等二十六人爲庶吉士

夏四月逮繫山西巡撫孫繼魯於詔獄

時總督翁萬達以本鎮修守事宜動有扶制阻撓上亦惡之故也繼魯耿介自負居官以清節著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比任巡撫志氣盈溢言動肆肆人謂不祥未幾竟械死詔獄

致仕南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諡文莊

欽順江西秦和人學術純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爲師心頓悟之學者欽順爲之反覆辨正其說甚且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者矣所著有困知記諸書甘茹清素凡出處取與必欲印有成憲嘗以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爲教晚年不下樓數載以終見名臣

明太政纂要 卷五十四

五

白草番蠻稱亂都御史張時徹副總兵何卿勦平之

北虜款塞求貢詔勿許

是時陝西有覆套之議將督兵出塞故力調貢議云

革南京提督糧儲都御史

山東監平逮繫巡撫都御史何鼐於詔獄

五月特授夏朝慶爲尙寶司丞

初大學士夏言一品再考廢一子中書舍人以無子未承恩命至是請以繼孫朝慶承廢上以言輔政多年忠勤懋著考滿恩廕俟誦有子

曾銑驍虜出塞以捷聞

先是三月中套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樵採銑方鳩兵繕塞爲虜所擾乃蒐選銳卒督之出戰凡

斬首二十七級生擒一人脫脫虎餘斃於矢石者甚眾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移帳漸北開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虜遂遠徙不復敢近塞

虜寇延安等處曾銑命將劫營虜遁去

先是二十五年虜十萬騎以七月二十五日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保定安化諸處殺掠男婦八千四百四十四人諸軍禦之不能卻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塞劫其營斬虜一百一十一級生擒虜一人虜聞之始遁去

戶部請覈實宜大所修築邊牆

翁萬達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衝之地耳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大中北東各三路蓋量地衝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但臣等耳目心思不逮

明太政纂要 卷五十四

五

耗蠹之弊誠不能免乞命部屬官二員稽查出納並查往年公費戶部覆修邊非本部職掌禁革奸弊亦非司官事所請不可允上曰兩鎮修築邊牆幾八百里請發銀僅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比於前時無事歲耗帑銀百餘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意題覆雖意在節省言實非是以致邊臣有此論奏部臣不必遣督撫等官宜盡心供職不必過自疑阻

六月倭寇寧台以朱統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閩浙等處地方

秋七月議定官吏丁憂起復例

吏部奏舊例起復官除例限外違限兩月問罪辦事官吏在部丁憂回籍十年之上起送到部者行查人情多不便請於起復官照九年考滿官例違限一年者送問二年之上告有

事故者行原籍查回定奪其辦事未滿丁憂官照省祭事例服滿不必起送補辦各執引在籍候取選勘合至日本處官司勘明送部免其行查就令補辦滿日收選詔如議

吏部右侍郎王道卒

道山東武城人潛心理學其持論不苟同於俗多所著述士林重之

工部尚書甘霖卒

霖四川富順人敏給能集事性傾校卑倭初由郎署六七年卿二遂躋宮保雖以工役加恩亦詔事權倖所致其欲利無厭不復顧廉恥嘉靖中年上深居不視朝百司政多徇賄爲霖與兵部尚書張瓚禮部尚書嚴嵩吏部許讚皆賊私狼籍爲清議所斥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勒禮部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致仕

初吏部左侍郎缺例用翰林院資深者推補吏部推國子監祭酒王道補之道卒乃擬桐及佐名上給事中呂時中言該部初擬桐成名矣緣忿爭並舍之而用道今復用桐是實爭也何以抑躁競崇恥讓給事中徐需御史艾朴又言桐成名互相詬訾成隙用實佐復效覬覦惟恐先之宜俱釋勿用而別選雅望者上是其言俱令致仕而以尚書淵猷私受囑推許不公奪俸半年該司官吏令逮赴鎮撫司拷訊已鎮撫司獻上郎中張順臣吏張明獄辭下刑部各賸杖還職

大學士賈誼卒諡文靖

誼河南臨潁人入內閣輔政大獄事挂誤乃引疾乞休居鄉二十餘年以敦厚聞壽踰八十詔有司存問卒贈太保

九月下戶部尚書王果御史艾朴於詔獄論戍邊杖戶科都給事厲汝進等於廷謫邊方雜職

先是給事中馬錫勅王果艾朴私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贓賄勒管庫員外郎余善繼私納低銀上怒下果詔獄果疏辨尋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太常寺少卿嚴世蕃順天府胡奎總督尚書王暉皆有請託蹤迹宜盡法窮治疏入大學士嚴嵩卽上疏自理謂汝進等欲以贓罪污巖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上益怒遂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運副張祿不早意欲與果解釋命錦衣衛俱執至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十俱降邊方雜職張祿不必逮問黜爲民不敘杲朴等發邊衛正大等發極邊衛俱充戍暉爲民善繼降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令鎮撫司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刑部前銷辨驗計虧折一千三百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通該吏武村並銀匠唐眞等作弊侵銀狀以聞詔行該省巡按御史逮祿等追補後杲竟死戍所公論以爲枉

閏九月命故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子融襲爵與半祿優給以朝輔弟朝弼爲都督僉事督令掛印充總兵官代鎮雲南一應重大事務命巡撫官協同處分朝輔夫人陳氏奏朝弼亦弱齡未堪專閫故有是命

冬十月樹皇考聖製碑亭於小孤山廟中

先是皇考舟次小孤製詩一篇匾畱祠中至是刻詩於石建亭藏之廟故土民私建爲小姑神女像不應祀典命改用木主題小孤山之神賜廟額曰小孤山廟令有司春秋致祭又聖母先年舟過遣致供果畱龍盤三綵盤九卽用所畱盤定

式龍盤一素食二麥餅綵盤果五蔬四加羊一豕一爵一帛
三著爲令

十一月皇后方氏崩

令陝西重囚遵前旨審辦從輕

是歲都察院發大辟囚欽依決單誤以陝西已奉旨辯釋者
二人矜疑發遣者三人列名其中巡按陝西御史盛唐以前
後詔旨異遵行不便陳上以請疏下刑部議謂當從先旨審
辦從輕因言今在外有司用意深刻雖節經言官指陳本部
題覆率應虛文無改苛政審過罪囚奏奉欽依饒死者卽遵
照釋遣毋得仍執決單故行奏擾是時陝西已將各犯審釋
發遣矣原非有意必殺執決單爲辭者刑部以失在都察院
不欲明言故支離其辭諉罪於外如此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天

總督曾銑同撫按官疏陳邊務十八事復上營陣圖八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曰買補
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
多備火器曰招降用閒曰審勢度時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
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孽裔奏下兵部覆言
銑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其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
後集議銑復上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
車戰圖曰駐兵逐戰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
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上覽而嘉之令所司一併議奏

十二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病卒

子宏漢方五歲宣府同知鄧文值阮如桂等奉遺言輔宏漢
領其眾遣使告哀請封已夷目阮敬作亂欲立其壻莫敬典

等文值等不能制因立莫登庸次子正中統海陽海東二府
正中復爲阮莫所敗與其族莫大明等走欽州乞照難目投
降事例給糧卹養提督兩廣軍務侍郎張岳等以聞事下兵
部尙書王以旂等言正中等宜暫給養安置內地敕守臣查
覈彼中事有無安輯及先年頒給敕印何人奉守具實上聞
上允之

總兵官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捕

以總督曾銑論鸞貪縱酷虐恣爲不法故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春正月戊寅朔

大學士夏言罷

逮曾銑黜爲民命兵部尙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

兵部議上三邊防守急務七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天

一陝西延寧三鎮芻糧缺乏而延綏尤甚乞發太倉銀十萬
兩助之三鎮軍士逃故者眾宜行句補一延綏邊界難於修
守宜查余子俊所築垣舊址相度修復其曾銑所費銀一十
七萬三千兩有奇責巡按御史覈實具報一三鎮戰馬數缺
請以本鎮地畝椿朋銀蜜夏以太僕寺貯庫銀及彼處椿銀
買馬延綏如去年例再給本色馬四千匹以備秋防一延寧
二鎮官少事繁乞各增設兵備官一員駐劄花馬池神水縣
與固原兵備協理軍務一招降用閒禦侮上策請發銀二萬
兩預給總督王以旂聽其隨宜支費多方招撫得旨兵備不
必設招降遵舊旨行銑修邊支費銀未有冊報卽令巡按御
史勘實具奏無隱餘皆如議

改南京戶部尙書趙廷瑞爲兵部尙書

二月欽定孝烈皇后陵名曰永陵

命兵部尚書趙廷瑞不管部事提督團營軍務

三月翁萬達繪上三鎮邊關形勝之圖

萬達言大同古雲中地捍蔽中夏爲雁門諸關所倚重蓋甚要焉祖宗以來山西有兩班官軍分布協守大同歲爲常嘉靖庚子辛丑閒虜越大同蹂躪山西守臣不能推原其故遽議掣回班軍專守宣雁又多增參遊兵馬添設壯丁亦如宣大紛紛擺邊關務之繁公私之費倍往昔矣意豈以大同爲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山西巡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宣雁防秋之兵而併力大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徵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且宣雁之守止列於紫荆居庸諸內地而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不知重大同者慮內地棄大同者守山西也臣維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定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爲前卻耶臣敢繪修完三鎮邊牆而以邊關形勢冠於首簡進呈聖覽所有未盡事宜開列如左一宣府北路龍門雲州一帶新築邊牆以內膏腴土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增築寨堡營房聽其居住一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並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治永寧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邊餘銀給之一三鎮已築邊牆宜責令守巡隨時繕葺巡按御史閱視損壞者重懲一山西邊牆所宜聚兵防秋者僅百里耳近以大原岢嵐平路延安

增設四員將領募軍各三千名歲費轉輸恐不可繼乞行撫

按詳議先汰去其尤甚者北樓口遊擊所駐地方策應未便亦應更置一山西分大同邊牆一百四十餘里防秋糧草見屬山西供億隔關召糧不便稽查請斷自明年以山西客兵銀兩扣給大同司其供億便一大同大邊遠墩及牆內煙墩不係緊要者當革宣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宜悉減撤移墩軍駐牆上敵臺哨望乃修葺城房屋量給荒田令其攜家住種一各鎮塞垣既固若守臣不能禦虜責有所歸今後虜或潰牆突入各照信地一應領兵大小官員俱坐以失陷城寨律其餘過賊觀望失誤軍機者不分主客各坐以臨陣退縮及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律疏下部覆得旨允行既而山西撫按官議革平路二營參將而以守備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二員代之其所部募軍三千名選其精壯者半附入平路衛所每遇防秋量調赴邊大原岢嵐官軍及北樓口遊擊則仍其舊云

戊戌龍皇后親蠶

原任總督陝西軍務都御史曾銑依交結近侍官員律議棄市先是正月陝西澄城山崩命刊刻復套前諭給諸臣再會疏以聞上於復套議已心疑矣會銑被逮兵部右侍郎范鏞左都御史屠儵等奉旨參奏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罪會驚先被銑劾亦疏自理因劾銑虜入延安殺死居民數萬定邊營境外覆沒前哨指揮鄭哨等軍俱匿不以聞而剋取軍餉鉅萬密遣男曾消託其所親蘇綱爲之行賂當塗以故事入不發銑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欲以自解

嫉臣與之異議百計攻臣鸞此疏蓋嵩筆也得旨曾滄蘇綱並下錦衣衛逮治銑出邊覆軍隱匿不報及所科索扣剋諸軍事情其選公正給事中及錦衣衛千戶各一員亟往勘實以聞已命給事中申价千戶李永往會給事中齊譽論銑罪上詰其不早爲黨奸負國降外任至是鎮撫司鞫上言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滄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用謀姦妄議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俱如咸寧侯仇鸞所計上曰令從重議處蘇綱發煙瘴地而充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京問已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池者斬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願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罪律議擬以聞於是乃斬銑於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略初爲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會廣患棘因不次見權膺專閫之寄然銑躁迫無經遠宏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難爲其所注措率多誕漫巡撫山東聞虜入太原上疏請移山東兵戍關西者內守臨清爲時所笑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關隴之閒蕭然煩費矣時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承上指謂其非計說既行就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上怒銑甚實無意殺言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爲銑所劾奉旨下詔獄鸞上書闕下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裏作姦覲圖大福及鎮撫司

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橫鸞不法以及於誅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

夏四月致仕大學士夏言逮至京下鎮撫司拷訊

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據律宜在議能議賢之條其辭未引惟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上謂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復奪茂堅等俸讓之於是竟坐言與曾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三千里

五月致仕兵部尚書戴金卒

金湖廣漢陽人歷官中外三十年有治才以巡鹽採木稱旨得進用然執己氣在本部不久爲言者劾去至是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三

黜中書舍人方莊爲民

莊大學士方獻夫姪也以獻夫蔭爲中書舍人比獻夫死二子繁榮幼莊代爲行喪以乾沒家財爲叔母夫人馬氏所訟故黜之

六月贈故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諡文襄

削周府鎮國中尉勤熨爵爲庶人錮皇陵

勤熨前以奏討祿糧奪祿一年至是復潛至京上疏曰陛下厭棄萬幾消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計謨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何如耶數年以來朝儀久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心仁愛災異疊見朝廷不問有罪己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

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疏入上大怒曰上年周王奏其賭博刁潑朝廷不忍加罪姑從寬處今又蔑視君上狂悖彌甚其降為庶人押發高牆安置仍命巡按御史治其輔官罪

以總督翁萬達經略有功廢一子為國子生設總督湖廣川貴軍務討叛苗以張岳為之

秋七月致仕兵部右侍郎潘珍卒

珍婺源人廉直有行誼始終一節其罷歸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論者以為未究其用云

鄭王厚烷上修德講學疏

並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急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謗

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諸欲為為之

致仕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

讚河南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子也以太廟災自陳歸未幾仍起讚視事尋被命入閣即引病乞休疏再上忤旨遂落職歸至是卒讚有治才以名臣子練習國家典故在刑部累上刑法議析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嘗自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拜命之日逡巡退避不獲已始就職然柔巽無大臣節居銓部依違權幸間不能自持至為司屬所制末年頗以賄聞墮其家聲去後以子慎陳請贈少師得諡

西苑奉登嘉穀雙穗七十五本

八月令工部以節慎庫所貯礦銀進用

九月奪山東僉事王燁職

燁以給口離任十月餘始至京因自陳道病違限狀都察院議當罰贖上曰燁領敕憲臣山東抵京十日程耳令違限十月以上而無途中患病公文其更與吏部詳議之於是部院復請重治詔革燁職閒住仍令自後各處領敕官員撫按不許輒令離任違者聽該科糾奏

特廢談相子文明為國子生

故事在京三品以上官係雜流出身者即考滿不得議廢相再三陳乞特許之

冬十月少師大學士夏言棄西市

言江西貴谿人與大學士嚴嵩同鄉同在政府以權勢相軋言初罷歸嵩盡斥去言親黨在朝者言含怒及復用位仍居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軋

嵩上亦斥去嵩黨以相復然嵩柔佞深險雖心銜而言貌益敬言亦以氣凌之及言因復河套事失上意嵩遂暴言短言曾銑開邊釁皆言主之上怒捕繫銑詔獄然無意殺言也會蜚語流禁中者謂言去時怨望有訕謗言於是上益怒遂坐銑交結近侍例並言斬之或以蜚語亦嵩所播或曰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然其事秘世莫知也言豪邁有雋才縱橫辯博初在諫垣以言事受上知比贊更郊禮遂荷特眷上性聰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旨方張爭敬用事時無敢抵牾者言每事與之鬪競上以為不黨因厚遇之竟至大用然其人才有餘而智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由無忌憚也上浸不能堪稍以違旨裁之言不為懼久之上益厭屢加叱咤尾斥來去無復待相臣禮言亦不以為恥末

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恩怨人皆側目視之及爲嵩所誣構遂致身首異處天下雖以此惡嵩而亦以言爲不學不知道足以自殺其軀而已

十一月命巡撫浙福都御史朱紉爲巡視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費宋卒諡文通

宋江西鉛山人寧庶人宸濠潛畜異志求復護衛宋與從兄大學士宏極言其不可予遂忤權倖意褫職罷歸上御極用薦復舊職至是疾作歿於官

大同文化爲男

陞閒住朱隆禧爲太常寺卿致仕

隆禧以考察黜會秉一真人陶仲文之太和山卽邀至其家以所藏方書託之代進於上上悅命以白金綵衣賜之隆禧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四

美

既受賜因自赴闕陳謝意圖畱用上以考察罷問官例不得復令加秩致仕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四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正月壬申朔

遣兵部左侍郎范鏹經理邊關諸隘

下榆林衛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李珍獄坐死

珍初以爲事官與延安衛都指揮田世威寧夏衛指揮郭震皆爲總督曾銑所任用珍遂以戰功起徒中爲今官銑敗將校多得罪於是逮珍等於詔獄羅織其事謂珍嘗減軍餉萬餘送銑子至京餽遺珍被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誣服以果銑子至是法司請論死其侵盜官銀繫親屬監造田世威郭震亦論成

二月陝西饑發太倉銀四萬兩振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十

併停徵臨洮鞏昌等府衛稅糧有差

給事中王德沈東楊允繩疏陳簡輔臣錄遺佚二事

疏略謂自古帝王無有不慎選良弼以臻至治者頃該大學士嚴嵩題稱內閣辦事缺人詔令推堪任者五六員以聞臣仰見皇上思得命世之佐以副側席之想甚盛心也竊惟輔弼之臣必行履忠貞器量弘博者始足以當其任若文言飾貌而迂疏不適於用強學博辯而執拘不通於時外飾廉隅而中藏貪肆陰懷蠱毒而陽爲脂韋此天下之大愆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病國殃民使不早辨而誤用之以致僨事雖加遣斥亦無益矣昔唐肅宗用楊綰爲相一時大臣聲樂騁從率皆減撤宋哲宗相司馬光外夷戒飭邊吏慎勿生事此得人之證也且國家盛治必英才彙進而後可成昔虞周之際

百揆庶牧悉皆忠良疏附禦侮罔非吉士頃者每遇廷臣員缺輒患得人之難豈古今若是異哉良以進拔之途未廣遺佚之賢尚多固有志節足以表世而嘉遜自藏才猷可與濟時而掄揀未逮或以二卵遂棄千城之用或失東隅莫收桑榆之功故不充任使耳伏望皇上俯念機務重任簡自宸衷敷求正人置諸左右仍敕該部博稽公論薦舉遺賢或特賜超擢或遇缺填補務求舉惟其人才稱其用無使庸流下品乘機倖進則股肱惟良庶事可康矣章下所司

戊申大同朔州地震

命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陞國子監祭酒李本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參預機務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命紀錄山西先後巡撫楊守謙蘇祐及副使張鎬

先是巡撫守謙議於偏頭老營一帶興舉營田謀之副使張鎬諸所指畫方有次第守謙俄調延綏乃上疏請留鎬久任山西以終其事鎬已及考滿詔加參政銜仍畱任至是且二年餘而營田之利大興計秋穫幾當帑銀十萬邊關穀價頓減十五於是巡撫蘇祐疏陳其績請超擢鎬並錄其文武小吏分理勤事者守謙亦疏薦鎬忠勤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等邊土亦可耕候牆修築臺竣工亦欲舉營田如山西例疏俱下戶部覆言山西二年營田之利公私委積有餘內帑巨費亦既少節今自遼東至固原沿邊卒戍可耕可守請通行各該撫臣一如山西例講求區畫務盡地利以佐軍儲果有成績時加敘賞其守謙祐宜賜褒嘉以風有位鎬及諸文武

將吏宜行吏兵二部紀錄擢用詔從之

詔魏錦衣衛指揮同知鄭璽職開住

革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坐營管事奪定西侯蔣傳惠安

伯張鏞署都督僉事孫堪俸各二月

南嶺劇賊蕭鐵古等巢悉平

撫臣龔輝具奏賞勞有差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巡按直隸御史王楠勘上大同禦虜諸臣功罪

先是戶科給事中張秉壺會楠勘上宣府東路失事狀言虜

自九月初十自鎮安堡兩河口入境經雲州赤城深入永宣

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懷永之閒流血成

川積尸滿野游騎南掠至岔道達嶺關輔震動主客兵將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慮四五萬竟無以一矢向虜者獨保定韃都指揮劉淮等永

鎮堡一挫虜前鋒耳諸將自趙卿而下負國殃民之罪真擢

髮不勝數其督撫兵巡等官翁萬達孫錦馮時雨等均有地

方之責罪亦難辭詔兵部會同都察院分別情罪具覆悉如

秉壺議得旨翁萬達降降二級趙卿降二級革任閒住孫錦

降一級調外任餘逮治至是楠以大同禦虜狀聞言虜以八

月寇大同遼鎮虜等堡伏其眾先以二十餘騎來探指揮顧

相以千餘騎迎敵伏發被圍於彌陀茨林墩總兵周尙文聞

警督參將呂勇游擊李梅等及男君佐君仁等出邊與賊戰

解圍顧相與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百戶利貞先已戰死

尙文轉戰逐北次野口賊伏蘆草溝突出我師殊死戰斬虜

一大酋賊大挫引去尙文又伏兵邀虜歸路敗其殿後卒因

差次諸臣功罪請加懲勸詔復總督翁萬達俸並巡撫詹榮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尚文准以功贖併貸其子君位等三人所犯軍罪餘陞賞有差賜死事相奉愷貞各二級經三級仍各陞襲其子如例

加總兵官周尙文太保陞翁萬達爲兵部尙書仍總督

先是正月間大同偵虜酋俺答等糾眾將由去秋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趙卿怯懦恐不能當虜乃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尙文代卿至二月十一日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翰唐臣張淮等俱戰死全軍皆沒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窺東及寧川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關南大震游擊王鎬大同游擊袁正遇虜於隆慶州橋南與戰卻之士氣稍振虜移營南向周尙文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四

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參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於曹家莊轉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四擐其旗賊氣稍沮會萬達督山路參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東虜不測以爲有大兵至遂結營東遷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馳出岔道簡參將孫勇兵千餘迎賊於大淖沱敗之遂與尙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於永寧大兵馬營虜狼狽夜從黃家黑峪北遯於是萬達以捷聞因敘諸臣當賞當卹當治當原等狀會同巡按御史王柄復劾趙卿歐陽安王臣等罪疏具下兵部覆稱虜近驚甚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民受其荼毒我兵積怯已成不振今茲諸將能挫敗其鋒使之狼狽出奔蓋數年所未見所宜略過論功用作敗戰之氣風示諸鎮得旨周尙文翁萬達進級輔臣嚴嵩

應一子爲中書舍人兵部尙書趙廷瑞進太子少保餘恤賞有差安等逮訊尋以尙文疏請推恩將士以圖後效命兵部亟議賞格

乙酉皇太子冠尋薨

年十四諡莊敬

給事中張秉壺上備邊要務十事

一修險要一設屯堡一選戰鋒一造戰車一用步兵一習火器一議失機一酌功罪一詰姦細一任守將疏下兵部議其言多可采第南北二山諸口固宜急修而東北二路大邊亦不容緩宜以居庸外懷來黑峪諸口及東北大邊付督臣翁萬達黃花鎮以東諸隘付經理侍郎范繼議之視其緩急以爲功次其屯堡失守但宜坐以將領不揀之罪難與守備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設同科戰鋒之選近以奉詔罷革不須召募第於本鎮正奇遊援諸營嚴爲簡拔揮將教演則所在皆爲精卒詔從部議夏四月罷河南巡按張坪布政使紀常

參議李洛僉事李延康各奪俸三月以徽府奏其修理府第遲延三年故也

崇陽王顯休有罪賜死

初顯休擊奉國將軍顯榜立死撫按官以聞詔太監黃錦刑部侍郎傅炯錦衣衛鮑瓚往按其事悉實獄具法司議覆以請得旨顯休毆死從兄罪惡深重令撫按會同該府官勒令自盡榮清顯樺顯葉禁錮高牆餘悉如議

兵部覆左侍郎范繼所議經略關隘事宜

一朝河川宜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濬濠設橋以

爲外屏西南山對處各設敵臺一控中流龍王師坡二寨之中加敵臺三座俱設卒戍之一薊煙邊鎮宜於五里塚划車嶺井連口募日各等地各設墩臺惡谷紅玉谷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東路諸口宜令宣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宜令居庸將領分修遇警互相策援一居庸東中北三路諸隘正城女牆墩臺鋪舍亟宜修補請發帑銀及馬價給之一潮湖川提督宜加爲守備選所轄諸營卒百人隸之白馬關石塘嶺各提調官亦選所轄諸營卒三百人隸之神堂井連二口選委能將各募勁卒百五十人戍之以固本川之守又增副將於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以及鎮邊城一路官軍督練及秋赴關扼險以固居庸之守改橫嶺把總爲守備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塞懷來之路一古北迤西並居庸關

之分所部士馬於各邊城以備內外之援一紫荊倒馬戍兵及保定河間班軍介冑不備宜每關量給鎧甲戎器以壯軍容且本關之守西北爲急而東南爲緩宜撤東南之卒分布西北以厚其防一新改常屯白石之兵舊皆茂山衝番土京操之數向因防秋畱戍例有行糧自改常屯遂罷其給今宜令分番更戍自七月至十月在關戍守仍給行糧餘月歸伍罷給一埠平縣之次溝村南接龍泉東連倒馬中有銀鑛愚民嘯聚爲亂宜設次溝巡檢不時稽察議入悉從之總又言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一薊鎮所轄燕河營大平寨馬蘭谷密雲四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一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宜設敵臺四墩臺四敵樓一舖房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請下撫臣括諸司贖錢存備修邊者給之一薊遼隔絕千里應援不便欲移建昌營遊擊於山海關以石門等四寨官軍一千五十九人隸之以備調援一三屯燕河大平馬蘭四營共缺軍五千七百七十人請給帑銀募足馬匹缺且過半請以寄養馬匹補充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諸口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林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飭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附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又諸路提調舊無部兵請選各營尖兒手三百人屬之以備守援其分地稍近者宜併省之墩軍破軍當合力爲守兵部覆建昌營官軍屯駐已久一旦移置恐拂人心石門諸寨兵亦不宜分莫若增置能將一員於山海關募軍三千屯駐聽薊遼撫臣調度以

援燕河更選舍餘及山海衛正軍共五百人屬守備以固城守所缺軍騎發太僕寺馬價銀三萬五千八十兩付之募軍撥附近州邑寄養馬匹如其軍數其諸將領分守者畫地堵日與游擊往來馳突總兵居中調度各守信地毋假按伏及選家將以冒行糧至論併省提調之員合墩軍礮軍之守請下守臣議覆從之

詔禁省直錢糧額外多取令御史加意綜核

因都給事中羅崇奎之奏而議之也

總督宣大尚書翁萬達上言邊計

大略謂邊鎮京師屏蔽設險守要惟在審形勢酌便宜而已蓋天下形勢重北方以鄰虜也而我朝則都幽薊偏東北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數警也近時則急隆永夫虜之爲患猶泛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八

濫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隄諸隄悉成則漸尋隙漏諸隄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之隆永矣昨歲禾突於鎮安今歲狼顧於滴水淫尾以歸驛首不解安得不爲之寒心哉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北東二路限於才力開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閒素稱險峻朵顏支部巢處其外向能爲我藩籬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必不以險遠者自阻而朵顏支部復爲所迫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數倍矣試以二路邊軍計之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據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備疏虜潰外防則隆慶永寧之閒倉皇騷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薊輔內城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夫宣之北路谿谷僻仄地產貧瘠往

年不數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而無所於利近乃入寇至再者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耳內設重垣虜計斯沮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但當厚爲之備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在馬榮而南邊巡前卻於谿谷僻仄之閒而我內垣之守愈堅攻不可驟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復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尋常切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於人謀者也臣往來相度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築牆三三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所可守者止循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九

爲更改俱修新牆一道北路外邊補修剝修務期通完又自永寧墩歷鴈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爲剝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爲近邊即與東路新牆連而爲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具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謹將經費工役事宜條爲五事一處夫役班軍四萬人請令山西保定撫臣各籍所屬民夫萬五千人給以資糧委官督領刻期赴鎮一計工費當役七萬人度支費銀四十三萬六千六百有奇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及本部缺官柴薪銀不足以帑銀給之一移將領宣鎮二路不必增兵第移本鎮副總兵於永寧城移永寧參將於四海冶兵馬愿從者聽否則就近交兌不足從宜選補副總兵專督回操軍騎巡徼山陵官將自

參守而下許會總兵調度一議戍卒北東二路邊兵單弱不便分戍當令朔州兵備召募三千益之一備戰車永隆懷保地勢平夷可車戰前保定巡撫劉隅勦戰車數千輜置之覆地無所用宜取三之二運赴本鎮則費不加賞而戰守之備足疏下兵部覆議得旨俱允行

方山王府奉國將軍知縣知口有罪賜死以殺奉國將軍知縣故也

五月命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回部管事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尙文卒

尙文陝西西安人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閒謀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其

總兵涼州築東牆募力士伏度口持竿鉤殺套虜悉中肯綮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十

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惟尙文數當虜有功沙城懷來二捷績尤奇絕蓋近時名將也卒年七十有五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賜祭葬如例

禮科給事中沈束爲故總兵周尙文請卹典詔廷杖錮於獄

丙戌直隸鳳陽淮安地震

兵部侍郎詹榮疏陳預處防秋十事

一詰京操以振國威一飭兩關以肅內邊言宜於喜峰口等處各增夜不收十八人出邊偵探尖哨六人馳操一飭三鎮以固藩屏言獨石滴水崖永寧四海治宜塹山築壘嚴兵遠探以預其防一飭遼左以固東藩一廣將才以備任使一明賞罰以示勸懲一裕芻粟以實邊塞一裕餽餉以壯兵馬一先機警以伐敵謀詔悉如議其調用長槍手並漢韃兵至期

更上議以聞

六月詔免隆慶永寧滴水崖諸處秋糧仍發太倉銀一萬兩振之

又以水災免鳳陽等府及各衛所稅糧有差

宣府修築松樹君子二堡成

下世襲五經博士曾質粹於按臣逮問

初詔訪曾子嫡派永豐縣質粹慮嘉祥縣曾守仁爭襲乃與其父積慶約襲官後以所賜供祠田產均分後背約訐訴有司以賜地量分守仁質粹復誣奏守仁奪賜地巡按劉瑤覆

勘質粹言多誣並得其爲狡狀故有是命

命廣西桂林分巡道副使兼理撫夷

太保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十一

元尙永康大長公主奉金符迎上於興邸及上卽位眷遇隆渥卒賜祭葬如例贈左柱國諡榮恭國塔封侯贈官不以軍功自元始

陝西延川縣雨雹

秋七月壬申直隸懷安府地震

張岳條上會兵討夷事宜

陞雲南巡撫顧應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山東巡撫駱顯爲大理寺卿

八月詔兩京戶工部太僕光祿及省直司府諸邊各造歲徵歲收歲儲簡明冊進覽

是時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括

捕百姓嗷嗷海內騷動給事中張秉壺以爲言戶部覆議因有是詔

詔蔭總督王以旂一子爲國子生

總兵王繼祖陞總督同知巡撫楊博陞副都御史先是正月套虜自西海還掠永昌鎮羌等處甘肅總兵樊繼祖督諸將禦卻之四月虜復犯鎮羌永昌鎮山丹等處參將蔡勳游擊馬宗援等三戰三捷前後斬虜首一百四十餘級奪獲馬畜夷器無算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於肅州城北威遠等處於時未築城堡會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境外詔守臣經略巡撫楊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修葺威遠並金塔寺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三

古城添築白煙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具諸番皆稱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遂與約自後惟望朔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於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上深喜之以旂博恩有成命乃陞儀勳俸各一級餘頒賞有差給事中鄭廷鵠上言征處崖州黎賊事宜

言瓊州諸黎盤踞山崗而州縣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田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曩黎俗以悍力相雄不相聽命乃今渠魁要脅椎牛歃血人人保其約結與官府抗矣曩賊每出戰人挾數矢比矢盡力窮輒獸奔鳥伏今則鳴鉦擊鼓覩郡縣僭名號矣曩賊見大兵有羣縛於旗鼓

下以服招者今則誘之不能攜其心卻之不能分其勢反致傳箭鄰村一時嚮應殺人數千膏血徧野驕不可招矣臣以狼臂雖張其技有限蟻封雖密其險可夷謹以先事所當圖揆後事所當經略者各條三事乞下之當事諸臣從事焉一崖黎三面郡縣惟東面達郎溫嶺鄒二崗賊岐實當萬川陵水之衝崖賊被攻必借二崗東江以分我兵勢計須先分其兵攻二崗而以大兵經搗崖賊彼此自救不暇則殲滅可期一傳聞賊首那燕已入凡陽搆集岐賊此必訛言搖惑以堅諸部助逆之心宜開示安慰之用解狐疑之黨一黎無奸細而能知我軍機動靜則內轄土舍實爲之由各土官以貪暴失黎眾心故此輩反右黎而仇我防杜轉移不可不慎至於發軍與眾所費不擾者功之數不可預定此皆先事所當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三

揆者也一獻馘之後請招集新民定以束約興學官置子弟嚴挾弓持械之禁以漸易介鱗而衣冠之久當與內地無異矣若復眞之不爲經略恐兵興無寧期往事可殷鑒也一隋唐郡縣輿圖可攷今多陷入黎中宜悉行恢復並以德霞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盡建州縣設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水以達昌化道路四達井邑相望非徒懾奸銷萌而王略益開拓矣一軍威既振宜建參將所於德霞聯絡州縣許以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猶有異志者或遷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潯山蠻故事又擇仁明慈惠之長久任而安輯之則瓊人受萬世利矣此皆後事所當經略者也疏下兵部覆其議甚當詔悉允行

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上廟講上切責之

希顏以往年所著廟議及周禮廟祧並知府李本郎中王載所爲廟制攷議並裝潢成帙進覽上不悅

九月免浙江嘉湖二府秋糧有差

以水災也其起運錢糧准於布政司庫銀借支仍令有司多方振濟

虜寇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戰卻之

掠萬全左衛總督郭宗舉督諸將禦之賊虜駐沙嶺堡結營東向總兵官趙國忠與虜相持於沙嶺堡賊大營遷次而西參將趙臣等尾及之會大同總兵陳鳳副總兵林椿游擊焦澤張騰等各以兵合追至錫兒嶺賊伏發力戰自辰至酉臣騰各被槍會大風雪虜退還營次日復戰斬一首首虜眾自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十五

萬全右衛額垣出境

冬十月以災傷免順天眞保河大等府及中屯等衛稅糧有差詔湖廣川貴總督撫鎮諸臣協討貴州諸苗

建寧夏衛儒學於花馬池

十一月戊辰孝烈皇后祔廟

敕諭禮部曰朕惟帝以后承乃本乎經常之道禮以義起則觀乎會通之宜朕孝烈皇后淑德懿行久正中宮比緣內難救朕於危厥功大焉永懷明衛之忠宜篤推崇之典頃者宜逝條及再期禮當廟祔惟是太廟九室皆滿正義即當奉仁宗祧蓋后位即朕之位序也今宜藏主於皇妣之側每遇享居本次正設位儀品祝不必及庶於位次既明情義攸協凡朕所以報后之功本是仰承天眷之隆凡在臣民勿得異視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予告
總督侍郎郭宗皋疏陳邊防

一請增造宣大山西等處戎器一議選眞保河順四郡射士六百人及山東青沂二州槍手四百人一稍寬出境之禁許邊臣多方募遣以探敵情兵部議覆從之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春正月丙寅朔

甲子戶部會計去年歲用爲錄以獻

因言太倉歲額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去歲合節年解欠及括取開納事例共入銀三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視額加贏及計一歲之出至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視歲徵增一倍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今支二百八十餘萬蓄積僅餘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十五

五年蓋因連年成邊募軍儲費不次增添而內外請乞紛紜罔知節縮故財計詘乏一至於此請行在京並各督撫等官將一切財用通融均節庶幾漸復國初十分餘三之舊疏入報聞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問卒
問武進人深沈廉靜歷官所至有聲始終無玷士論重之

舉計典厲汝進削籍
汝進原爲戶部都給事中以論劾嵩父子降雜職矣尙街之假大計罷其職搢紳側目不敢言

二月湖廣巡撫林雲同革職
御史李廷春先任石首知縣有貪聲雲同曾以法笞之及廷春行取選道雲同發其在任贓私請罷斥廷春亦撻拾雲同

事以自理詔俱令回籍聽勘後三年勘覆兩皆無實詔以其
忿許俱革職

命大學士張治吏部侍郎歐陽德爲會試考官

取中傅夏器等三百人是年策題有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
無之問嵩深銜之

三月廷試賜唐汝楫姜金和呂調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以汝楫與首相有連故得第

浙江巡按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夏四月逮巡撫胡纘宗於詔獄黜爲民

初河間人王聯任陽武知縣會駕幸承天纘宗委聯供事行
殿役不辦冒咎之尋爲御史陶欽夔以贓罪劾罷深恨之聯
性兇狡嘗坐毆父良論死久之父告息詞保候又坐殺人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七

死以是憾其先後御史胡植馮璋張治等刺知上喜告許謀
計動宸聽以脫己罪乃摺纘宗迎駕時有穆王八駿空飛
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爲引虞周不祥事陰肆詛謗且言
屬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夔劾之植等慮聯以纘宗詩
聞間乃相率羅織抵以重辟其詞多誕謾凡意所不悅悉構
入之若都御史劉隅參政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賈應春推官
蔣珊知縣郭咸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淮
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當冬至日詐充常朝官闌入闕
門於班中聲冤奏之上覽疏大怒趣命錦衣衛分差官校械
繫纘宗等至京下三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實據纘宗詩
全章皆頌語非詛謗乃識上其獄聯仍坐原殺人罪朝策詐
假官當斬纘宗等宜赦勿治疏入上不悅於是刑部尙書劉

劄等具疏引罪上曰纘宗詩既曰稱頌何又有淚不磨語禮
部都察院參看以問是時上意且叵測嚴嵩爲之申釋聖怒
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劄黜爲民三法司堂上官各奪俸法
司官逮鎮撫司拷訊纘宗錦衣衛杖四十爲民
封陶仲文爲恭誠伯

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壺疏論之尋准仲
文辭

兵部條上邊務十事

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荅小王子部落
盤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朵顏三衛數引
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逼黃花鎮部議一飭營關以
嚴內治二飭邊鎮以固藩籬三務實政以嚴邊防四廣儲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七

以實邊塞五時餉饋以安募卒六重犒賞以激將士七開使
過以策奇功八開受降以殺虜勢九急撫綏以固人心十正
軍法以振紀綱詔如議行

詔軍犯以輕重權遠近

嘉靖初更定充軍之制最是既而有司行不如法遠軍逃亡
過半且累解人給事中俞鸞言與其投之必死之地不若少
寬其法因而用之宜以罪之輕重權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
省擬配如省內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邊遠
極邊亦可依類遞配兵部覆議從之

貴州苗叛陷印江縣及石阡府

重修大明會典成

六月罷鎮江府駐劄總兵官

詔取沐鞏母子來京

鞏朝輔子紹勳孫爲朝弼所忌紹勳妻李氏以奏未幾鞏病故朝弼乞留母侍養部議已之

閏六月虜寇大同總兵官張達擊虜敗績及副帥林椿俱死之連繫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於詔獄並廷杖謫戍邊

初大同之敗宗皋耀各奏張達林椿二將雖歿於陣而虜亦旋退官軍被傷者少已得旨住俸視事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其二子傑俊以血戰潰圍得全宗皋等不自席蓐軍幕彰明奮敢之忠乃敢欺誑彌縫死何以見達椿生何以謝傑俊乞明示賞罰以昭激勸上嘉禹公明正直詔達二子俱蔭械宗皋耀杖於廷耀死杖下宗皋戍遼東邊將戴綸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死 案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六

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以果稍刺刺作聲以軟語提攜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兒曠選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迹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一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鵠鵠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

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窰武雁門三關語其地則窰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邊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混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巢莫非要守雁門警備於是爲急矣嗟呼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敕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九

起丁憂兵部尙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召開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

萬達家廣東恐奔命不及故先遣祐往兼攝之趣錦亟撫鎮令定議大臣卹典

例雖應得而行業未著者以次遞降其罪過昭彰者不復給又諸皇親或妃嬪父母兄弟弟祭葬宜分別裁定以重恩典節財用上曰文武官如議皇親自宜從厚照舊行

秋七月順天巡撫王汝孝奏捷令御史覆實以聞汝孝言五月中薊鎮邊外夷酋猛可等犯馬蘭谷鮎魚石等處閏六月中又犯河坊等口等處官軍前後斬首共一百二十一級乞褒賞有功及優卹死事者兵部覆汝孝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令巡按覆實報可足舉也汝

孝憤朵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寇邊雖再失利去然遂通連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潰防而入蓋諸夷爲之嚮導云

改刑部尚書李士翱於戶部

御史曾佩奏戶部則言軍多缺伍弊在額外加贏兵部則言民多逋負弊在額內虧耗乞行諸司詳議上謂國用空乏內則由有司催徵之不時外則由邊臣支用之無度積弊非止一端令戶部即以佩疏集廷臣議處以問戶部尚書潘潢等議言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稅課等項通融計算哀多益少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上曰帑存空乏邊計奏討不已茲當求處之之法是議含糊未見處分其再會官許查各項弊端務求定論潢乃更列九邊兵馬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壬

錢糧爲十七事以上上曰是議乃浮濫未有定處於是科道葉鏗馮章文章劾潢漫漶不切時宜潢亦上疏謝罪上謂潢職司邦計乃偏執自用命調南京以士翱代之

詔逮巡視浙福都御史朱執至京訊鞫執自殺先是執奏海夷佛狼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擊之於老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俟覆實論功二十八年四月御史陳九德疏論執專殺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上從之革執職命科臣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勘奏前賊乃滿喇伽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人往來海中販鬻番貨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畱人貨疏問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

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行誅殺濫及無辜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言都指揮僉事盧鏗海道副使柯喬等下巡按御史提問竟論死執爲人清廉勇於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爲之肅清馬溪之戮雖張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執竟坐憂恐未就訊仰藥而死公論惜之

革提督崇文門稅課主事

詔覆征山海關稅

自中土出者山海收六分遼東四分自遼東入者遼東六分山海四分每季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抽稅其遼東八里鋪錢罷勿收從王汝孝奏也

八月加嚴嵩上柱國辭以其子世蕃爲太常寺卿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壬

未幾刑中徐學詩論嵩父子當罷斥嵩乞放世蕃回籍上以嵩老令子世蕃假隨任侍親

戊辰虜入通州尋犯關京師戒嚴

先是謀者言虜駐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數處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地平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即爲烏舉如竟不可恃請固京師集廷臣議戰守畫召郡國兵入衛宜急疏發即身馳往通州邊虜令毋西夜登陣則虜已闌入薄州城而軍蟻附之矣時京兵少壯者已悉遣餘僅老弱多總兵提督太監所役占不能軍檄兵入衛不時至上大驚詔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集天下武試生至口以從詔都御史商大節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合坊甲保伍列諸門而都門不啟

時禮部尚書徐階上議一請釋繫獄將官如戴綸李珍麻隆曾鎮歐陽安如張達例授以兵馬一請宥遼東緣事劉大章周益昌陝西緣事時陳一關廂居民驚走入城者宜安插驍健者募爲兵一京軍不可割營城外急召仇鸞兵厚俸廩令兼督城外軍大抵以大同人馬爲先鋒以京軍助大同聲勢詔皆議行時巡撫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率師入援馳至曰極知不敢然京師急義固不得避也上大喜遣中使賜賚徹御膳飲食之進兵部左侍郎詔列營崇文門外是日聽調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安虜營白河東分遣遊騎散掠枯樹等村落去城僅二十里總兵仇鸞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楊守謙朱楫等兵營於東直門外時援兵既集議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謂宜移京營入備內營於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尙書丁汝夔亦請量以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俱報可時上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中貴人爲媼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度而郭於是吏部尙書夏邦謨等言人心洶洶之時非上御正朝見羣臣不足以繫眾望揚武威侍讀敖銑等謂倥偬之際諸司章奏浩繁恐傳答不時因而誤事御史黃如桂等謂守門大臣不宜閉門隔絕內外仇鸞等請急辦援兵餼糧增設塘馬於薊州等處飛報軍情錦衣衛都督陸炳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卽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餽餉不繼宜趣令兵部發兵救援戶部發銀充餉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蓋之日巡按王忬紀功過以聞上然之乃切責戶部

奪俸戴罪計處兵餉送各營而懸賞格獲虜首一顆者陞世襲都指揮使賞銀千二百兩獲虜首一顆者陞一級賞銀百兩能者不顧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超陞二級上御便殿出虜書命階集廷臣議當許貢與否羣臣相視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聲曰此何必問問則奸臣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虜大入震宮關臂抗我吭而迫之乃許貢邪與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己詔追錄故都督周尙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束出之獄指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尙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囁嚅言姑寬虜予貢而出之徐議守未晚貞吉怒眾叱之爭之堅錦衣衛經歷沈鍊申趙語時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言以聞上心壯貞吉言宜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以激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入自爲戰但得一首級卽賞銀一百兩逗畱觀望不戰者誅無赦上嘉其壯猷卽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時階持屨議弗予貢鸞陽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上命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會虜掠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院別墅在西山者壯麗甚尤苦之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虛張聲勢得死虜首六級獻至守謙兵迫虜營而陣虜騎三數輩旅進退誘我師欲從守謙恐陣動持不擊而中貴人請趣護西山又守便宜急京師持不行於是環哭相告言守謙兵去賊僅數武憚避虜不擊見國危急見生民荼毒罔

念聞怨詛之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明日御奉天殿敕諭羣臣又以科道王德等言令開門聽民出入上念通政使樊深條上禦虜七事皆廷臣所已言者惟言仇鸞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乞密遣近臣承制詰之上以深隱攻仇鸞遂黜爲民是日虜退趣白羊口大將軍鸞故以軍乏糧望戶部詔以李士翱革職胡松住俸俱戴罪候處駱駝謝蘭孫膺各奪俸五月會御史姜廷頤劾都御史王儀與參將劉錦忤亦言儀縱士卒凌虐大同軍上遂以忤代儀而以歐陽安爲參將代領錦軍大同軍者鸞所將入援兵也素無紀律往往詐稱遼陽軍入民間虜掠軍捕得捶之繫通州獄上謂大同軍卒先入援縱有罪出於饑疲令免窮治送大將軍收撫於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尤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甚於虜乙酉上念虜跳梁逮侍郎楊守謙同尙書丁汝夔於午門外訊鞫而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已虜剽得金泉子女無算意欲滿乃遁至清河迤北分掠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等處上命大將軍嚴護陵寢仍按捕近京羣盜乘機剽掠者許便宜行事毋待部檄丙戌京師解嚴邦瑞請歸路御史呂光詢亦言上然之分遣郎中王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營督戰丁亥虜至白羊口虜以白羊口狹恐罹邀擊遂擊其半由高崖口鎮邊城等處半由昌平東北口舊路出鸞軍猝與虜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殘爲所獲賴載綸等救得免是日殺兵部尙書丁汝夔梟示妻流子戌邊詔大將軍鸞盡督宣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獨大言厲姦外爲

容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傍晚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名追捕實無一當虜虜所至書牆壁閉曰仇鸞免送戊子虜出橫嶺口趣懷來川總督蘇祐宣大巡撫趙錦李良督兵邀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生擒三人己丑虜眾盡出塞虜人馬飢乏皆不能軍鸞等德白羊之敗竟不敢偪但尾送至石匣城又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諸將有功者大同游擊王祿斬首十七級獲馬十二匹於懷來山西游擊柴紹奪回男婦二百四十人於昌平縣督九聚襲虜於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至八十餘級或云詐割死虜及平民首級云 案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安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翁萬達輩亦以爲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爲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爲之主既大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爲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使戎馬飲於郊圻腥膻聞於城關乃請朝廷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自此之後議募兵議增餉輒軒使者旁午於道又調各鎮之卒戍薊鎮而兵愈弱爲一切苟且之政以斂財供費而民愈困乃執政者不深惟主辱臣死之義猶泄泄沓沓益恣其私政以賄成士由倖進十餘年閒海內騷動愁嘆之聲盈於閭里猶賴主上威明總攬乾綱未至失墜祖宗德澤固結民心靡有他故不然天下之禍不可勝言矣

降左諭德兼御史趙貞吉爲廣西荔波縣典史

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願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怒罵曰汝權門人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伴薦貞吉使出城齎銀勞軍時虜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兵二部官皆得罪恒撥銀不能時發而諸軍分屯相去各數里貞吉僦民車致銀幣所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無所出恐後時乃齎敕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比復命遂得罪貞吉舉動率易無當於事然其忠憤激烈當眾心皇皇疑懼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亦足壯云

命取用何棟聶豹二臣

從徐階言也

九月更議營制以仇鸞充京營總兵官總督三營

上命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總兵官一員各營用協

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臣一員詔趙威寧侯鸞還京兵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會議京營興革事宜大略言京營之制其始正合大小教場訓練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專備征守之用三千營司寶蘇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至正統末年邊方多故尚書于謙以五軍營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官軍團操爲十二營立爲舊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其三千神機之軍亦閒選入團營而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之名行之既久勁兵良將又復稱之至弘正閒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團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候各邊奏請待報起行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於今日則兩官廳之兵未必精而臨時苟用充數者多矣是營日分而愈弱軍愈選而愈弊臣等切思營爲名軍爲實若軍數充足雖一營可也皇上洞燭

弊端盡復祖宗之舊聖謨深遠臣等謹推廣德意係爲六事一議併團營以復祖制二議足軍額以充營伍三議點視官員以便查理言巡營科道一年一易舉劾將領以備黜陟仍添差司官四員佐之四議革內臣以清宿弊五議選邊將以壯士氣六議處班軍以便防秋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請令於五月中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十一月中掣回休息不必更番得旨如議已而仇鸞至京復請損益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守備奇兵備征上皆從之尋從鸞言革巡視京營官

降鄭王厚烷爲庶人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五

烷讀書能文好爲詭激大爲諸宗所忌盟津王子祐檣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會進萬壽表烷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殿壇祐檣遣使進香厚烷反作四箴連珠以諷上怒下其使者於獄祐檣乘閒許奏厚烷招亡逃兵與妖人李剛謀爲不軌厚烷亦許奏祐檣擅稱長子僧繫玉帶逼殺良民等事詞連厚烷祐檣詔遣謝馬謝詔等會勘至是詔言厚烷謀反無驗然信惑羣小所撈有二仙廟育才等館皆上僧無狀而又掉弄章句規切至尊法當首論祐檣縱惡殃民厚烷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上命法司再勘降詔數厚烷罪降發高牆祐檣等削削有差詔以原任編修趙時春刑部主事申機添註兵部專管營務從王邦瑞奏也

趣起復尙書翁萬達回部管事

詔改京營提督官爲總督京營戎政

鑄戎政印給鸞贊理文臣曰協理戎政不給關防

選各邊鎮銳卒衛京師

鸞議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千人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人延綏加家丁習戰者一千人及應援宣大遊兵二枝俱限五月至京因舉總兵王黼副總時陳參宿崔麒等十三人堪用調兵將領部覆以不權時勢漫行調取命使四出非計之得也臣等熟計莫若因鸞說而善用之宜大寧每鎮令撫按官量調三千人延綏加家丁通事五百人諸鎮中甘延獨遠宜令二月起行五月至京餘各留駐本鎮待報赴調上從部言鸞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是後邊兵益弱京營將統兵在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天

邊者反爲邊人苦矣

詔修通州新城

從僉都御史王忬請也

大學士張治卒諡文毅

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嘗典南畿試一主會試二皆有聲稱入內閣年餘遂病猶強起尋加太子太保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立撰治殊不自得遂邑邑病及卒上頗不悅又以會試策題發權臣重臣之問忬元輔嵩致初諡文隱隆慶改元乃更諡云十一月郎中尹耕奏戰守大計八事

一宣府西路邊牆三百餘里請議增飭一薊州舊邊止是堵口虜登高俯瞰仰支爲難宜相度險阨務令左右無卑可以

瞰我又潮河川無牆可守宜夾河爲牆數里河中石灘沙淺之處量設墩臺數所一分邊以定守請於薊宣千二百里之邊酌量險要分爲數區區設參將一員令其經畫修築事竣即令防守彼知工自己督則經畫必周知邊自己守則修築必固一節勞以養銳請令守邊之兵無事歸堡休息以逸待勞有事及登牆盡力拒敵仍嚴哨探之賞罰一清查直隸軍舍及民間壯勇調赴京北山東槍手調赴通州一請以各處人馬豫定約束分地操演遇虜入逆一嚴立軍法主將戰沒坐營把總官斬把總戰沒管隊官斬管隊戰沒全隊俱以軍法痛決一設險清野使虜入無所利俱允行又作塞語凡十篇其略曰嗟夫由國初至於今虜勢之強弱萬不同矣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天

蓋胥肩屏息而喘伏恐後也爲中國極盛已東勝之守內遷開平之餉道不繼馬真起擊胡騎數臨虜寢寢強焉及英皇旋輪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俺荅虜我丁口登我叛人眾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方其始也有乘屏馬持木兵而陣者矣伺隙則入兵出則走繼也振擣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眾剽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視我眾蔑如殷數百騎以羈全營分千騎以震零堡然所破者僅百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知集眾漸知貴口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

之鄉而鄉敵臺不設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虜之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知貴口矣知集眾矣而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策閒好而難交以至虜用騎而眾我用步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虜日擾山西真保迫四關廂以搖我而我勒燕然搗賀蘭一不置諸口也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下敗則恥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而虜志擄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幸而有志焉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昔周人之為謀也伐大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而覆宗周漢人之為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天明大政纂要

子下殿而犬羊食人唐人之為謀也經碛北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邑而焚宮闕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輸幣割鎮而亡蔑矣故大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碛北都護唐之形勢燕雲靈武宋之形勢此其體也乃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則豈非形勢之大同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國之都燕也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為稍孤其視東漢宅雖已失全險宋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為遠過之矣故京邊京後最急宜大次之榆林宣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大寧不可悔則京後重垣宜設也宜遠不可合則花當朵顏之交構宜

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築而京後之防不一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乘寧雁之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餽輸搖明者所燭在未然況已著乎故垣宣大是也完宣大而並垣京後其急也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急其急也悉力宣大然且置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閒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為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已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井田南東其畝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為塞自阡陌開而溝澮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自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衰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為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三端王霸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築防禽獸也洪水也夷狄也三者之不害則垣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垣也始皇之城塞也不失之畫而失之行非其過為慮而過為之督責也誠停不急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迫酌勢乘便期以再世而要於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垣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自馬邑而上谷北平於時為緩今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隣矣故臨洮朔方復於今為緩而京後最急慮版築之屢興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噴言也則啗以微

資土可築則築石可剏則剏磚甃繼施灰礮必謹自居庸抵於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頤阻者也今不城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蓄舉爲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輦輪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徧天下天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益不堪也行者無憩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懼而亂且亡乎故晁錯爲漢畫尙募徙而尤謫戍重入奴婢入粟而輕爵鬻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今爲今謀也不難何也昔秦旣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觀休養旬奴遠塞無戍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里垣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斂期以一二歲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大眾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而君爲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毒其患切矣國家自三駕而來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自天子以至度支念憂之已深矣無得而非其上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又徙而實邊邊土苦惡當徙者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

墟而責之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廩未實徙口盛而轉運益增始憂坐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不肖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富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旣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揭家而耕塞田矣況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旣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甕具春列櫓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偶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廬統之以一將將爲一解步平勒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邏彼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伐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疲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攜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而欲畱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旣畱而復令於軍曰願恆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趣者利也歲月乘塞不數旬而處室有不願攜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不願畱者乎旣增室養又給冬絮移額廩已又有田以爲產有不願恆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勞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爲秦謀募郡國之人吾卽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審其

易知其非難則塞可成而乘塞可久也昔晁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以其耳旗幟以其目賞罰以其心三者由皇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息者吾知之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填然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息者乎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戰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教弓之士某也習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舉將而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諸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某奪祿其贖金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呵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校法耶故嘗爲畫曰將授之兵則練息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金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飢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火器者偏矣一日與司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而更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偏矣又旬而與勇力者若諸技擊者適野試亦如之技擊者若謂勇力者又偏矣由是某也良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拙疾與其器之良稍良將無不心具之問其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

是之謂練習兵以是爲式是爲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謂教將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是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陞王邦瑞爲兵部尚書

以翁萬達未至故陞補之令萬達聽別用

十二月置三輔經略大臣

兵部言官地地分宜有專責駐昌平者以拱護陵寢爲先而旁爲密雲居庸之聲援駐通州者以本州河西務爲信地而外爲薊州順義之聲援駐易州者以經略鎮守紫荆等關爲職凡保定都撫所轄之邊悉聽會同整飭於是降翁萬達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守易州起僉都許宗魯守昌平及通州王忬爲三輔經略使明年二月達以考察自陳上責其少奮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五

書

效力之忠令閒住已疏謝又責其疏中失禮頭爲不敬駭爲

民

詔以大慈恩寺故址爲射所

從錦衣衛陸炳奏也

張岳破諸苗砦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三十年辛亥春正月己丑朔

逮錦衣衛經歷沈鍊於詔獄杖發口外爲民

鍊論嚴嵩父子十不法納將官之賄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諸藩失職二也攬吏部之權姦賊狼籍三也索撫按之常例民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五也妒賢疾能中傷善類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振移財貨騷動驛路八也爲閭閻臣滿九載無一善狀九也不能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臣實若門吏大事面白嵩而後取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臣謂自今考察不先除此三人雖日退貪墨之吏無庸矣今日之事能阻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一

詔給西番諸族勘合

先是御史劉嵩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河州西寧等諸族大馬番給以金牌沖卜鸞單等十七族族小馬少給以勘合未受職事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集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尙書王以旂亦以爲言部議國初置金牌信符頒降西番令鈴制其黨納差撥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爲北虜所據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復遷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齎符比號今番族變詐不常北虜鈔掠無已脫給而

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本在得茶各番以茶爲命不得茶病且死矣誠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寧與勘合每歲以爲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於號召而於文移革去交易之名使效差發之誠以正國體至於受職承襲必勘明彙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諸夷向風矣詔如擬始不用金牌

二月署兵部事尙書王邦瑞罷以趙錦爲兵部尙書邦瑞以條陳安攘大計一曰安中國之大本二曰決戰守之大計三曰飭九邊之大防四曰振京營之大政上以其爲慮文塞責罷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二

命撫處遼東屬夷

先是仇鸞言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虜徙避夾牆宜撫回原衛駐牧如憚歸亦宜安插上命總督何棟等計議至是棟等謂朵顏三衛夷人國初各有分地朵顏分在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邊外駐牧泰寧分在廣寧境外福餘分在開原境外邊河左右駐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住三岔河泰寧夷人屢以仇殺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其遼東屬夷苦虜患者多係二衛部落夷性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第節年遭虜屠掠終不外附宜加撫處令其懾誠圖報禦虜有功者許奏請陞賞如朵顏例詔曰可吏部尙書夏邦謨罷以李默爲吏部尙書三月詔准歲開北虜馬市二次

虜酋俺答自去歲十一月間由宣府求貢朝議不准入春請益數屢叩宣大各邊陳款其子脫脫復率十餘人詣宣府寧虜堡暗門呼通使出攢刁爲誓求貢市贈通使馬二匹畱其夷虎喇記等四人爲質未幾又縛送我叛卒朱錦李表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撫蘇佑等以聞略曰去年虜酋犯順皇上赫整六師將以出塞問罪其畏威一也虜自犯順歸人畜多死間多怨懷其悔罪二也虜甚嗜中國貨物掠則利歸部落求貢則利歸酋長其貪利三也小王子者俺答之姪俺答桀驁久不聽約束而恥爲之下茲求歸順將假朝廷官爵與姪爭雄其慕名四也下兵部會議伏鸞等議謂永樂成化間皆常設馬市於遼東以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諸夷今酋求開馬市畱使爲質縛叛示信似宜比照遼東例暫爲允行覆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三

議入上意未決問嚴嵩嵩言一年准開二次爲宜上然之令召文臣原任侍郎史道赴大同經略武臣以京營參將徐洪往乃於四月開馬市於大同錦羌堡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市竣遣虜質四人還加給延綏軍餉銀二萬四千兩有奇宣夏抽補新軍餉銀二萬三千四百兩延綏挑選家丁通使餉銀九千三百兩俱歲爲例五月宣府設馬市於新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白腰卜郎台吉委几兒慎台吉凡五部入市易馬二千餘匹又命史道徧歷延寧經理市事道因言俺答前赴市甚恭中休於邪黨蕭芹喬原等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曲處得宜尙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掩答爲雄其分駐宣府境外把督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枝一有煽動卽爲門庭然眉之災視吉囊三子散處河西僻隅

者不可同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臣奉命西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敕當事諸臣毋泥常法亦不得執以目前虜情小小出入錯銖相較因而坐失大機仇鸞復言虜素多詐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爲羈縻之術延寧遙遠虜情逆順不足爲輕重宜仍令史道於宣大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續蕭芹等虜既不肯發宜重爲賞格縛芹源者予百金餘妖三十金彼其喝城之術既又不念又虜惟利是圖亦可以剷除妖氛永絕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佑以聞詔俱下兵部議虜人當以戰守責諸將史道宜畱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芹等宜用鸞所擬賞格懸構詔悉允行會延綏鎮巡官張遇等亦言本鎮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爲限鎮北距紅口峽僅九里外卽虜巢地多平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四

漠不可恃花馬池界在延寧兩鎮之中有邊牆可倚宜合二鎮同立市於此總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詔發銀四萬兩給用大臣不必遣令總督尙書王以旂酌議乃立延寧馬市於花馬池地方十二月以旂等以延寧馬市完報凡易馬五千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東部落終市無譁涉秋及冬三邊絕警兵部覆議以今歲九邊功收不戰良以馬市羈縻之故宣大督撫及在內文武諸臣業已加恩請賚陝西三邊總督撫鎮及各鎮大小奔走疆事者上命陞賞以旂等有差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奏罷馬市謫邊方雜職

疏略曰通朝議許開北虜馬市臣請陳其不可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美名也索賞講和上何以解列聖之怒而下紓百姓之怨此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頃皇上屢下北伐

之命乃一旦改爲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爲市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既開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和市既成將士日偷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將句引爲禍開邊方交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有思亂之心今聞國威不足以制虜必羣起爲盜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調兵已半年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我不能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墜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也互市無已我財日匱不爲國家深長計十不可也臣念彼爲說以欺陛下者有五其說或謂外開馬市而內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一不如意勢必敗盟如曰修武圖戰則固無藉此爲兵其謬一也有曰方今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缺馬夫馬爲征虜計耳如互市可無事又安用馬況虜安肯以良馬易我乎其謬二也有曰暫許市馬漸將通貢可爲永利不知亦苟且目前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償其費貢則彼徒手取重利其謬三也有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不知醜類日眾市馬之利足盡供其眾乎不足則安肯守小信而自困其謬四也有曰與其勞師動眾征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漸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噫損國威養寇亂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始矣其謬五也疏入上謂此事邊臣奏已久又集廷臣議繼盛胡不早言及遣使已行乃肆瀆奏沮撓邊機搖惑人心令錦衣衛執赴鎮撫司杖而訊之已乃黜爲陝西狄道縣典史

命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子宏漢襲父職護守敕印

宏漢嫡子莫正中等乘其幼陰謀奪官屬范子儀等助之賴官目黎伯驪等擁兵防護正中計窮乃亡入中土奉旨安插子儀亦潛住永寧等處久之侵擾內地詭詞犯亂宏漢蹤迹漸莫可曉已而宏漢上表稱貢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獻功並請歸正中以全親睦上命兩廣鎮撫官再勘至是周延等具言宏漢倫序既明應襲其擒獻逆賊范子儀具見恭謹宜加獎賚正中俟宏漢承襲有年然後遣歸聽其處分詔從之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

浮圖峪草廠火

五月

六月增設神機營坐營官一員

專理火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六

詔汰革內府各監局人役冒替老弱者

以財用缺乏從科臣劉體乾朱伯辰言也

令開墾寧夏鎮荒田

時巡撫張鎬言墾田七百三十餘頃請以都指揮趙廉管理

之

致仕應天府尹孫懋卒

懋浙慈谿人行誼端潔居官有惠政清操和易甚爲鄉人所

稱

調山西副使尹綸於京師

從趙錦薦也令統民兵五千備調用

貴州苗賊龍許保就擒

先是湖廣叛苗許保等既破思州執其知府李允簡以去復

糾諸寨殘苗隨湖廣兩山苗突入平頭司欲攻石阡府不克
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伏兵貓兒岡邀擊之斬獲大半奪
其輜重殘苗益懼參將石邦憲乃購粟四等順苗麻得盤等
誘許保擒之總督張岳以聞詔即於貴州梟示然龍許保與
吳黑苗實未獲也朝議遂譴然謂苗實未平岳虛張欺誑詔
切責之奪其右都御史職至三十一年十一月邦憲等破羣
苗於貓兒岡餘苗震懼悉束身聽撫俄而生縛龍許保以獻
其八月湖廣兵討諸叛苗平之岳以黑苗未獲懲前思州事
未敢報次年八月邦憲以秘計購新黑苗子所居新地寨中
覆首以獻苗患自是遂熄捷報詔三省巡按覈實功罪以聞
令九妃同一享殿

時禮部侍郎陳文德奉詔相睦妃何氏瑩域奏言宜與宜妃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七

包氏靜妃陳氏同窆上曰祖宗成法常守王制亦當遵古世
婦御妻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爲七室
所司如諭奉行

增修通州城完

元江盜那鑑殺雲南布政使徐樾

逮都御史商大節繫詔獄論死

秋七月詔收錄各處勇敢赴京願報效者

從大學士徐階言也時各處勇敢之夫自備戰馬戎器率家

丁赴京其人馬率驍壯可使故議收錄結五團操

八月定馬市規

時虜既易段布復請殺粟史道兩上疏謂宜權宜假借以慰
虜眾朝議洵宣大督撫蘇祐何思等恤於利害並疏言不

可仇鸞皇惑變前說嚴嵩亦如鸞言兵部議虜變詐要求不
可准令大將及鎮巡官一意以戰守爲事詔令史道回京自
是虜眾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

大同妖犯蕭芹張攀龍呂明鎮王得道等伏誅

芹等以白蓮教出入虜地會馬市成恐於黨不利乃爲逆表
進俺答謀以左衛獻之張攀龍等就擒虜至城門開乃引去
芹復誑虜謂能喝城使塌故虜復入右衛試其術不驗未幾
虜遂執芹明鎮及芹子蕭得玉來獻得旨芹等十二人爲首
者凌遲梟示邊境財物妻子沒入從惡死從仇鸞史道等陞
賞各有差是舉也大同妖黨略盡獨首惡喬源邱阜劉景陽
未獲後數歲乃大爲邊患云

仇鸞請征討影克哈哈赤上從總督何棟議已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八

棟之議曰影克哈哈赤乃朵顏夷酋中國授以都督都指揮
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今中國方患胡不宜復啟夷
釁逼之合勢益我強敵且進勦必須深入山徑陝險林木叢
密功力難施糧運不便一入險地難保萬全縱使一鼓成功
然本鎮邊外草肥水煖南窺饒甸僅隔一牆朵顏犬羊也以
居此地係我屬夷即有反復爲患尙小北地虎狼也若使據
此恣其狂噬禍將何極如果剪除朵顏邊地曠遠我軍亦難
住守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實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爲計左矣及審連年句虜實係哈舟兒陳通事構煽二虜咸
中國通逃狡猾凶忍惡逆滔天罪在不宥容臣等多方擒捕
以正國法部議以棟之言爲是從之
九月改進士官分送誥敕房辦事

嚴嵩奏改禮部主事張天復兵部主事徐學詩爲吏部主事
吳蘭郭東藩大理評事陸從大爲禮部主事吳國倫嚴杰爲
中書舍人分送兩房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史道致仕

時科道會劾乃上疏求退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
裨益邊計聖鑒自晰其有目疾乞休似非得已上覽奏不悅
曰史道盡心邊事有功無罪爾職司擬未有定論乃一一以
煩主則爾等所辦何事道令竭忠協理尚書李默等各降俸
一級已道再疏乞休許之

吏部尚書李默罷

以推張臬謝仔儒爲遼東巡撫不稱旨卽罷之

改萬鎰爲吏部尚書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九

十一月朵顏逆酋哈舟兒陳通事伏誅

舟兒甘州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年俱被掠陷虜久
之逃歸中路爲朵顏衛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
各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允更名昂灰時時引虜於各關
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爲害幹堆板卜等喜
之遂令舟兒冒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節年侵犯
黑谷關石塘嶺等地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謀犯京東
遣頭目伯顏打喇探邊州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移駐劄
白廟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乃詐傳虜兵西返以緩我邊備俺
答遂由鴿子洞黃橫榆溝入犯畿甸擄獲甚富虜德舟兒等
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資之今歲虜以求開市舟兒
等往來虜營誘煽不遂乃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十萬眾入

寇以恐喝內地京師爲之戒嚴仇鸞刺其奸狀奏下都督何
棟乃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待舟兒等出獵將由關外回因以
計誘而擒之械繫赴京詔三法司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
狀遂俱磔於市傳首梟示各邊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榮山海衛人庚戌春兵部尚書缺榮以疾辭署印是時邊事
孔棘上疑其避事免官其秋虜犯都城本兵被極禍議者謂
榮以智免職歲遂卒榮初以定大同亂知名及撫大同軍民
甚安之同時翁萬達周尙文與榮皆一時之選繕倥倥治軍
實虜憚不敢近迨榮等去大同遂無歲不被虜侵暴邊郡爲
擾矣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甲申朔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十

右都御史魏有本卒

有本餘姚人爲人精敏有吏才而卑諂近利時論少之

虜侵大同

於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上以
問大學士嚴嵩嵩言鸞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上不
許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爲大言自解嵩知上寵信深不可
開亦欲因事出之暴其敗非爲國深遠計也

廢大學士嚴嵩孫紹慶爲中書舍人

紹慶世蕃幼子生八年矣時嵩以二十八年宣府奏捷恩請
移廢許之

戶工二部奏上京邊備虜銀數

戶部銀計自二十九年十月起迄於是月諸項支費共八百

餘萬工部銀計工食料價共三十四萬五千兩上以費用過多疑其中必有虛冒侵剋者乃分遣給事中王國禎曹禾御史徐紳陳觀衡各勘實參劾以聞

二月詔掣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

是時虜並塞駐牧邊墩反在虜外而人月給糧二石仇鸞言徒費無益第滋交通漏泄等弊不如盡掣之惟守三邊近墩傳報烽火便報可

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敕原任侍郎陸杰提督工程

虜入大同指揮王恭禦死之

上曰恭忠可嘉其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爲正千戶祠祀卹典令禮部議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主

大將軍仇鸞奏上京城內外軍戰守之數

京城九門九千城外八營二萬四千城上巡者四千出戰一萬二千五百轉弱爲強軍一萬八千昌平州截殺六千護糧二千西山防守三千聽調一萬二千推拽火車備兵二萬城上坐鋪外衛官軍五千七百二十五人得旨如擬其京營出邊轉弱爲強軍仍候臨時奏遣

械繫大同總兵官徐仁參將張騰等詣京考試

兵部上裁革武職條例

一各衛所官有陞至都督指揮以上後坐事革任但許食祖職俸流職俸盡革其起廢官亦如今職支俸冒前俸者革一內外衛所試職署職官惟遇例實授者如故有署職獲功正宜實授而冒陞者傳乞越陞者皆減革一武舉署職遇例賞

授加俸後來所陞職級過於所加及折色改支本色者皆改正一內外衛所官有年六十以上或例無承襲或功次宗枝未明而匿不以言者一體查革一遵舊制所獲北虜一人南賊三人者陞一級以詐得者革一騰驤等衛力士舊有定額閒有因事發充又若兄爲校尉而弟爲力士甚則一家三五役及二三輩者革有因缺年久吏書以奸徒冒名者革報可罷馬市

詔斬夷人了頭智於大同傳首各鎮

大同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暴虜屢傳言求開市如初無敢應者至是復遣前開市時夷人了頭智來求市且云不允則大舉入寇通事官林叢蘭者故與了頭智善乃誘入境縛之智曰殺我易耳第恐中國自是無寧期矣於是總督侍郎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主

蘇祐以擒獲功問叢蘭時以他事充軍因詔釋其罪云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

吏部請申明告就遠方之例

言其初本爲舉貢淹滯者而設行之既久而入貲鑽刺之徒皆得旁緣他徑循例銓除非朝廷重惜名器之意自今請每歲五月一行告者惟舉貢二途方准收選餘不得行奏優詔如議

虜寇遼東備禦官王相死之

按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恭寧三衛分地世官互

市通貢在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普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東產也卽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渤洞鴨綠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物尤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綫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爲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命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古

起侍郎歐陽德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十月德至京階解部事

議分薊鎮爲八區各一參將領

按薊燕京左輔也右會州地國初卽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爲外邊靖難後凡夏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大寧餘福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人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迤北果肆內侵參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

導虜人直通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略有四焉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爲適中之地以古北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鎮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卽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荆倒馬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爲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爲天險紫荆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爲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逸萬騎馳聚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朵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塞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眞我兵之戰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馬懋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爲家事者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古

夏四月定禦虜賞格

令諸邊壯士有願於軍前立功者得不時錄用仍懸示賞格獲賊一人官一級賞銀二十兩不欲官者賞銀五十兩招來強壯漢人一人賞銀五兩三人官一級以上遞加得虜中知名人官三級賞三百兩得虜大酋來獻者爵以伯爵萬兩漢人在虜能持虜頭來歸者賞視此所獲馬蓄盡以給之妄殺冒功者死首捕者與斬獲同賞從大將軍勸請也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於南京
添設兩淮浙江等處巡鹽御史一員

從戶部請也給事中何雲雁言鹽法之舉廢不在官之加設
與否願所以督責之者何如耳臣愚以爲欲鹽法毋壞當專
責之御史欲御史不失職當令都察院第其功能之殿最戶
部稽其歲入之盈縮而賞罰勸懲之其都御史勿設便上曰
鹽法都御史吏部如前旨精擇堪任者以聞其推用不當及
各官奉職無狀者爾等指實舉奏

復原任大學士許讚官

從其子禮部員外僉請也

六月大將軍仇鸞請調京營軍戎宜大薊鎮不許

鸞請以轉弱爲強軍六枝往上曰此事卿等但就營中教練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勿令之外鎮時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稍裁制之以節收
其權鸞憤不知懼也

文選郎中白璧罷爲民檢討梁紹儒調外任

以給事中袁洪愈論劾之也既而萬鎰葛守禮等各上疏引

罪俱畱用紹儒乞以原職致仕許之

秋七月暫設巡視浙福大臣改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忬爲之視
師勦倭寇

先是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關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
皆主於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直諸奸索之急謝氏
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
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
縣官倉皇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朱執下令捕賊甚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又令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
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遂句引
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風登岸動以倭賊爲名其實
眞倭無幾是時海上昇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逃
竄室廬爲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至是破黃巖大掠象山定
海諸處圍城中縱掠七日乃去於是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
奏倭寇焚劫地方狀而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言
海洋不靖由朱執得罪後裁革巡視都御史顧三省軍民無
所統轄故也乃改忬巡浙福地方而仍敕許便宜調發兵糧
臨陣按軍法從事巡按御史毋得干預撓沮於是並設分守
浙直參將各一員以瓊崖參將俞大猷中都留守湯克寬爲
之大猷溫台宣紹等處克寬福興泉章等處俱聽忬節制明
年二月改忬巡撫浙江及福興泉漳地方三月忬督兵破倭
寇於普陀諸山會汪直句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
艘蔽海而至南台宣嘉湖以及蘇松至於淮北濱海數千
里同時告儆賊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參將俞大猷
以舟師攻之始去四月又劫掠溫台宣紹蘇松等處至十月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寨登岸流劫殺千戶葉巨卿
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山知府董士弘糾民兵
獵戶與棟等合勢圍賊殲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
有眞倭阻風汎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搶掠江南候去來假
稱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士弘擊之引去擒賊
數人皆眞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於探泥灣等處凡再戰
禽賊四十餘人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東揭陽等縣人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明年七月改忬巡撫大同於是張經總督浙直閩廣等處軍務凡一應兵食俱聽其便宜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於是給事中王國禎等議上禦倭方略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爲非疏下兵部覆言海嶼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定巢可以遣將出師攻而取之海嶼賊乘風飄忽瞬息千里急之則遁去乘閒則復來有非兵力所能取必者臣聞汪直本徽人故與浙人徐惟學李大用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富爲官軍捕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收之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么黨黃佐之故事懸以重賞使之歸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王爵以示之弱也上以國禎等言爲是令總督張經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時經議調廣西狼兵及湖廣民兵尙未至而蘇松自十月後新倭繼至者又萬餘人經告急請調承順宣慰司彭明輔保靖宣慰司彭蓋臣各率所部三千人赴蘇松勦賊許之十二月兵部尙書嚴豹等言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比者倭寇作難調兵選將設官增備三年於茲始設提督於浙江等處繼加提督於蘇松巡撫又設提督兼理將官自副參守把而下增設二十餘員調募客兵近至徐邳山東遠至廣西湖廣所費各不下數萬又起原任總兵沈希儀何卿各帶家丁打手一千自是大兵肆集滅賊有期顧在督撫諸臣協謀共濟耳況蘇松密邇甯都襟帶江淮萬一搖動梗塞爲患不細乞申飭督撫嚴行守令預築城

堡掘坑塹整軍置械固守要害團練土著招撫脅從其餘各副參守把等官明賞罰之條屬交通之禁兩司及府州縣官可用者畱之不可用者調之去之甚者以軍法從事至於督撫罔功則巡按御史覈實糾劾客臣等從實參究以章憲典豹初盛稱南北戰功請上詣玄受賀遂階一品及是以警報日聞恐被譴責故爲此言規脫己責云

八月裕王景王初出閣講讀

命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裕府講官拱與檢討陳以勤伴讀改國子監助教尹樂舜鄭守德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舍人吳昂吳應鳳景府講官翰林院檢討孫世芳林燦伴讀改國子監助教潘靜深邢臺縣教諭李秀俱翰林院待詔侍書中書舍人叢怨吳自成

大將軍仇鸞寢疾詔收其制敕將印鸞殂追殯鸞尸梟其首父母妻子皆棄市籍其家

先是鸞數在上前畫策調兵禦虜皆無效上心厭之會諸鎮告警鸞病不行兵部尙書趙錦乃奏收其兵權大學士徐階因密疏言鸞通虜誤國狀上覽之大驚命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陰令人詐鸞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遮縛之乃悉發鸞初鎮大同與虜私通要約鸞遣虜貨幣諸物虜亦遣鸞前輩持此爲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懼事發逃入虜中欲勾引入犯具狀以上聞上大怒卽命炳會同三法司擬罪於是法司奏富鸞謀反律當追戮奏入得旨鸞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

臣家爲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者發遣發配有差驚少讀書能文頗有勇略然其人貪戾險復累鎮兩廣甘肅所至輒與督撫大吏相訐奏既殺會銑起典重鎮會庚戌虜騎薄京城四方援兵無至者驚一軍獨來故上甚壯之驚又多言云能出塞驅虜上以是愈益愛信特拜爲大將軍領中外諸軍寵任於羣臣無比久之其說皆不售嘗一出軍大同竟靡有所獲而還又馭軍無紀縱所調邊兵侵暴京師居民人心洶洶流言日聞上始厭惡之稍稍裁抑而驚不爲悛改益肆貪縱故及於禍所謂寵臣不忠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與乃法司當之以謀反則非其實矣

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改孫禕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陞京營遊擊將軍時陳爲都督僉事俱提督軍務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九

九月致仕大理寺卿葛浩卒

浩浙江上虞人爲南京御史坐論劉瑾謫爲民瑾誅乃起知邵武府陞陞至大理卿致仕卒於家浩居官以直節顯及家居杜門讀書內行甚修時論許之

諭閣臣議上戎政當改正者

大學士嚴嵩徐階李本覆言臣等仰惟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二字乃驚之自稱誠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聖制以正備二兵爲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餘人正兵尙未足況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爲強者已奉明詔罷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故事軍器當藏之內府有警則給事已復納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十

以戒不虞也昨驚建議得自製用失祖宗防微深意宜收貯庫如舊關級一欽定戎鎮應無首領官六房掾史驚欲專擅乃奏請設官鑄印凡事不關兵部任私滋弊宜亟行裁革一各營將官皆驚所自擇多賄進者宜令兵部分別才能大加斥汰一各都司班官賈逃及行糧侵耗之數宜詳覈一驚以京營各邊將且調邊兵非經久之術乞下本兵議一往者京師所募民兵四千驚並入營中軍民雜居事體非便當議改上答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於是兵部覆奏並條營制事宜以上一議革戎政應首領及入衛將領京營職銜一京營班軍驚所以得賈逃者有二一則班軍與京軍約十四五萬混同操演易於影射一則工部不時借役得以藉口宜令吏部專註待警入援在延綏寧夏者每歲以二月赴通中地聽總兵調用七月移駐懷來保安等處與遼東軍同入關聽提督分布防秋未可盡撤一招募民兵付前參將左瀨就民兵教場訓練其加增糧餉宜量減一京營將領每秋防畢聽巡視科道舉劾本部戎政大臣考察去留戶部所收草場子粒銀共一萬三千九十餘兩宜盡發兵部貯庫出納之際令戎政大臣籍記備查一各營費馬甚多宜通查官軍定以有家者爲馬隊無家者爲步隊老幼不堪者不得一概兒馬一大同原設大邊二邊墩軍已百九十年雖有與虜通者而我軍實藉爲耳目驚皆撤還宜趣令守臣議得旨允行

提督軍務時陳上言禦戎之策

曰守爲上戰次之今各鎮入衛兵歲有一十八枝所費不貲

其多聚於古北口而不可用莫若分兵省費之爲善也臣與提督侍郎孫瀚議以遼東甘肅寧固延綏八枝邊兵分別奇正以爲戰守以二枝駐石匣營一枝駐密雲二枝駐昌平州一枝駐懷柔縣二枝駐通州如此則虜不得南內地自固矣又宣大二鎮畿輔藩籬議者皆言兵調過關是棄門戶而守堂奧也宜復其故盡掣京營兵還使外拒永寧紅門四海治內扼浮圖峪紫荆倒馬等處關則兵勢聯絡內外相應而費用亦減民力蘇矣上曰縱虜入內逆賊之爲也卿言是其如議行

罷刑部尚書應大猷

先是有盜太倉庫銀者管軍員外汪有執主事李仁杖而釋之侍郎孫瀚劾有執等故縱當重論下刑部問大猷奏當贖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主

罪還職不如贈言給事中孫允中遂並劾大猷徇私廢法因請遣官巡視銀庫而正有執等罪上乃黜有執爲民奪仁俸三月命歲遣科道官巡視銀庫著爲令以大猷寬縱失法司體令自陳狀罷之

黜署戎政府右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相爲民

其子繼詔熙敬以大同鎮川堡等處帶功陞賞爲給事中凌汝志所劾疏下兵部覆念如汝志言上怒命錦衣衛捕杖關下黜之繼詔熙敬付巡按御史逮問具奏

冬十月南道試御史王宗茂劾嚴嵩八大罪

上怒其志肆妄言誣詆輔臣尋降爲平陽縣丞

謫趙錦戍極邊董懋中口外爲民

初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兵仇鸞有力焉時懋中爲職方司

郎中與鸞表裏爲奸亦曲意奉之及鸞敗給事中郭鎰追論錦前諂事鸞如議開馬市議分團營皆阿指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敗形已露乃稍示抵忤持兩端以自解懋中雖陞光祿寺卿然爲職方時朋奸鬻爵不可一二悉近者蔣應奎唐國相輩皆以鸞黨冒功明正國法錦懋中罪浮應奎等數倍而斥罰未及何以示大公於天下疏入上曰鎰所言是故處之如此

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二王行大婚禮

禮部疏奏累朝親王婚禮洪武年間以父婚子皆行禮禁中將之國而後出外府弘治宣德間以兄婚弟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今二王婚禮似當從皇祖之制行於禁中得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主

於各府行禮其制詞裕王曰承宗荆王曰承家蓋歐陽德筆云又定成婚後回門之禮曰內官先將禮物至妃家王與妃儀仗道從如常儀王先行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行妃從之王至廳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與妃父母前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禮畢王中坐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即至中堂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坐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詔如擬

陞楊繼盛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卒

萬達廣東揭陽人任廣西副使時畫贊督府蔡經討平土舍破左江斷藤峽猺蠻有功陞浙江右參政改廣西與平莫登庸之亂稱首功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遷兵部

左右侍郎兼倉部御史總督宣大發宗室充灼叛謀擊虜通去擢右都御史己酉春虜入宣府逼居庸萬達督戰破卻之以功陞尚書召入本兵以父喪回籍庚戌秋詔奪情起宣大總督會虜入寇京城本兵得重譴詔復改兵部尚書萬達方在籍病疽結廬墓間聞命單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上日夕俟萬達至意遲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懼失上旨不爲申理遂貶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勞瘁病益劇以京察自陳乞賜罷終喪制上怒疑其避事免歸至是復起爲兵部尚書命至卒萬達幼穎異五歲能誦書性剛介坦直篤於忠孝處國事若其家南北征討諸所討盡深遠周至無不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其料敵甚審臨敵每以身先士卒虜當之輒失利故所至即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威略著聞庚戌之變上欲趣萬達會高子世蕃擅權賈獻萬達強執乃乘上怒媒孽之竟坐廢憂懼而卒隆慶初追諡襄毅至今言者稱嘉靖中年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

歟者萬達一人而已

十二月發光祿寺少卿馬從謙煙瘴充軍
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食甚所乾沒內帑銀以巨萬計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誹謗不忠狀上命遣從謙於鎮撫司訊鞫上竟以從謙誹謗發極邊衛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臣罪免罪從謙遂死杖下直道之難如此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扑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於午門外罷爲民

初思忠議孝烈皇后不當祔廟上心銜之後吏部屢以資序

擬陞悉不允至是科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上摘表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何文體思忠懷欺不臣逆理久矣遂杖一百黜之科臣悉奪俸云
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十大罪五大奸下繼盛於霜獄論死

言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借朝廷之威恩行自己之愛惡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嵩於世蕃口將聖諭及所進揭帖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皇上所行之善盡出於彼掩皇上之聖明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嵩令子世蕃代票又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嵩欲令孫圖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巡按先將長孫嚴劾效忠冒兩廣奏捷功叨陞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獻部其後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鶴皆世蕃象養乳臭子也而假報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主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大僕寺少卿五大罪也世蕃受仇鸞銀三十萬兩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嵩以不戰誤國而又以死貽丁汝襲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蒙聖明洞察

用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此專黜陟之大柄入大罪也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九大罪也嵩爲輔臣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皇上之左右皆嵩之閒諜其姦一也嵩欲阻塞天下言路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皇上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是皇上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嵩於進士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行取之列又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選

選熟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有材望者俱網羅門下凡各官稍有怨望早爲之斥逐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其姦五也大學士徐階荷皇上之知遇宜陰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羣臣於嵩畏威懷恩故不必問皇上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問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上怒謂其因諂官懷怨撻拾浮言恣肆瀆奏且本內引二王爲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

鎮撫司拷訊問官以疏辭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獄具詔杖一百繫獄待決居二歲竟死西市天下共冤而憐之命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知貢舉官

入院供事以禮部官有二王婚禮故也

提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張岳卒謚襄惠

岳福建惠安人初以進士授行人率同官諫毅皇帝南巡杖闕下謫官上登極復職出爲廣西浙江提學撫治鄖陽總督兩廣召改刑部尋進右都督鎮草銅仁諸苗叛詔以岳視湖廣川貴師岳謀度苗情謂撫守非計乃大集土漢兵檄諸將分道進剿斬獲以數千計會有思州之敗詔奪一官未幾盡殄首惡龍許保等功未上而岳卒其後兵部覈上其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吏

逮繫巡按御史趙錦於詔獄勒爲民

時錦巡按在外因日食上言嚴嵩怙恩寵以張威權假刑賞以行愛憎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周舍皆先關白而後具題清要之秩優厚之地非其私人賄客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必先賂削士卒以行賂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爲擬議體勘之官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心灼其冤抑而不敢申理至於宗藩勦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諡亦惟視賂之厚薄以爲遲速子奪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閱而後問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酬謝朝覲公委給由之饋遺奇珍異彩水運陸輸以爲常而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蓋有臣所不忍言者至於醜虐驕橫固聖心之所軫慮而封疆之臣竟無

以制其死命者亦由閣臣行私邊將用倖以招剋爲得計以營求爲材能賞罰不當紀綱大壞雖有百萬之眾何益於事哉疏入遣官校逮繫詔獄久之乃削籍爲民

二月庚戌冊封李氏爲裕王妃王氏爲景王妃

李錦衣衛副千戶李銘女王東城兵馬司指揮王相女

以聶豹爲兵部尚書

逮繫武選司郎中周冕於詔獄黜爲民

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效忠冒功事詔兵部查明具覆於是冕言臣奉詔查嚴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報捷乃詐添之名姓功次皆妄買之首級必進係嵩之鄉曲陳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毛

否送軍門而且添捏姓名以無爲有是大壞祖宗之法者且自嵩始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之壟斷罔利謂非有所效尤耶臣職掌所關不敢隱默上謂此事已下部覈冕乃不候處分肆行報覆錦衣衛其執法鎮撫司拷訊以聞罷冕爲民兵部尚書聶豹遂以世蕃所囑冕疏草稿具復嵩乃自上疏乞免鵠官上優答嵩因諭部臣曰爾等謂茲事無礙朕知矣第輔臣懇辭宜特允之以慰其意

命大學士徐階翰林學士敖銑爲會試考官

取中曹大章等四百人

加都督陸炳少傅兼太子太傅支伯爵俸

三月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月選張四維王希烈姜寶孫鋌孫應鰲等二十八人爲庶

吉士鋌吏部侍郎陞之子也爲忠烈公孫

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王以旂卒謚襄敏

以旂江寧縣人由進士歷今官前後禦虜擒斬以千計其所營建塞垣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至是卒賜祭葬如例贈少保

廕一子爲國子生

虜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力禦寇延綏副總兵李梅力禦皆死之

城京師南郭

夏四月

五月革昌平易州經略大臣

革屯牧營田鹽法都御史

六月令禮部會議王府庶人口糧則例

部言如成化十三年例則過多如嘉靖四年等例則過少今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天

當視中尉歲米減三之一歲給米七十石妻妾子女及使女皆食其中不必計口更給庶人口糧既定則擅婚者減庶人三之一得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得三十五石增損適中矣至於妾媵之數宜如律年四十以上無子者乃聽娶妾有子則否議者又謂限其妻妾不若限其子女竊以爲限其人數又不若限其口糧今宜備查見在庶人傳生者食糧名數自今爲始除子女未出幼者從父及女將出嫁者給嫁資從夫養膳外其子應請口糧者查其父生子多寡三子以上者無論長子眾子並與半給若止一子二子俱與全給傳世以後半給者如故全給者仍查其父生子多寡定擬如前庶幾下有一定之志上無難繼之恩通行各王府著爲例此後有違例妄請者坐之奏可

詔予庶人台法恩典諡贈

嗣慶王肅撫爲父台法乞復爵及祭葬諡禮部尙書歐陽德覆奏言竊照台法先饋真鍮銀幣助爲逆繼欲謀殺撫鎮成其私已復溺愛少子賤其嫡自非朝廷體念宗室律令昭然妻子且不免於緣坐矣今已病故自宜循革爵庶人之例撥地安葬豈宜輕率陳奏但念慶王業已蒙恩得襲祖爵而台法止稱庶人諸銘旌題主入廟俱爲未便子爲父乞急不擇同則不得已之情似可矜察如蒙皇上念慶王襲封伊始雅意爲善姑用父以子貴恩典追贈台法以伸其情仍伸赦加勉若善名靡終父愆罔益則國法可畏天寵無常仍敕翰林院查諡法與台法素行相應者奏請爲諡則法與恩兩不廢奪矣奏可會諸王府中尉女求封德覆奏言臣伏讀祖訓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无

王六世以下有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後不及焉夫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其獨略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疏遠若一概授封給祿非惟勢有不能及而恩固亦不能周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僅比六世孫則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兒女既有歸則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既足爲恩固不必強其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纔百二十有七位爾而當時本色祿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六千石秦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三

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中分之無滿萬石者當是時祖宗豫計蚤慮已如此況今天派日衍征租有限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矣其數多國初百五十倍後尙未艾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萬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未嘗豫計者如山西存畱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畱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卽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尙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官吏俸給軍士糧餉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奏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之數限外所生止給冠帶口糧台瀚亦郡王也豈獨不欲富而言此亦以宗室缺乏勢須俸給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懷缺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隔國計無計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許其如民間應科舉商吏各治生爲兩利也況中尉女本祖訓不載當國家經費無措之日而欲盡授封給祿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今秦晉等府中尉女於皇家爲袒免而下親不宜復封奏可於是始損中尉女封但稱宗婿不甚乖舊例而通計所省天下固數萬不啻也於是經國者寢寢議立宗學得比民業制舉事矣補廢唐龍孫廷佐爲國子生以其子汝梅登第援例乞補故也令議定宗室越關事例

晉府方山王府奉國將軍表觀以越關革爲庶人禮部議宗室來京無問事情輕重俱發高牘奏詞立案爲法未免過嚴若酌量行勘具奏論治行法漸至過寬而越關日眾計其驛遞需索所得倍於歲祿及勘又從末減是以無復畏憚請自今越關者先革爲庶人然後行勘情有可原則爲請復仍查所過需索減祿示懲如無迫切事情不啟各王不告有司輒聽撥置而來者盡法如例奏可

秋七月申明總兵督撫職守

從三邊總督賈應春言也總兵以鎮守爲職而巡撫則贊理軍務至統攝調遣又總督事也今宜申明職守如督理不周調度失宜總督任之防守疏虞軍餉不繼奸弊不釐責在巡撫若訓練不精兵革不利士馬不强至於畏縮殘害罪在將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官其有推鋒破敵奮勇血戰之功撫臣不得同其實如撫臣身督戰陣躬冒矢石及設策出奇指授方略者則議賞以爲任事者之勸兵部覆議俱如其言從之

黜吏部尙書萬鏜及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爲民

時撫治鄖陽員缺鏜會推通政使趙文華可任伯辰隨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彰不宜復站臺憲有旨令別推而以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訐言通政使在朝廷之上左右將事例不推外今鏜意在黜臣又嗾所親言官論劾斯必去臣而後快且鏜前爲右都御史後以侍郎起用進尙書乃通計前倖考滿事涉欺罔又以不得一品怨望上遂怒鏜並伯辰黜之而雷文華供職如故

八月河南盜起

師尙詔率眾掠歸德府及柘城縣十月平

九月虜由大同入寇山西巡撫趙時春及戰敗績

虜由平虜衛入縱掠八角堡忽謀者報曰虜騎去北兩舍許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擅甲欲馳逐總兵李淶等固止之不可攘臂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時春棄眾而奔淶與其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愈輝皆戰死淶所將全軍皆沒時金倉皇投一墩守哨卒以繩引之而上乃免虜尋引去

詔以慈烏翔集宣付史館

江西左參政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提督副使李夢陽述於文集可考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其事神異宜錄付史館禮部議覆詔可

冬十月

十一月秦王懷琬奏宗堦有志科舉者詔許之

王言宗堦各府冠帶謝恩免其赴京仍聽自便不必隨眾朝參有司以禮相待復其雜徭如有司科舉者聽就督學試詔如議行

虜薄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禦卻之

復以李默爲吏部尙書

十二月南兵科給事中賀涇條奏拱衛畱都七事

一議事權凡地方有警南京兵部會推知兵大臣一員在江南則居新江口等處在江北則居滁和等處居平調度相機勦捕二簡官軍各營軍士宜汰其老弱補以精壯仍選謀勇

者爲把總無事常行訓練有警徵調防期所司以時閱視許動支地租營房銀稿賞三潛地濠南京通濟等十三門兵馬通衢有爲民居妨礙者折毀神策等三門濠河有填淤者濠治四肅門禁南京城守門軍士原給器械宜專官查驗整理五詰奸細京城內外及徐滁和地方宜編立保甲嚴行稽察六處操船水軍戰船宜做沙船改造其鐵衛樓船當量存之七重應援池河新營所轄飛熊三衛敕巡視官聽鳳陽撫按官調遣上從其議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壬寅朔

康妃杜氏薨

妃裕王母也禮部上喪禮儀注上曰焚黃乃制命非王可行其仍以常禮從事部覆奏皇妃焚黃儀傳譌已非一日蓋自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累朝所生皇子及親王或司禮監官行禮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參用上尊諡之儀而未思賜諡爲制命其祭文稱皇帝遣諭與上尊諡迥然不同也今既奉旨以常禮從事當改易議賜祭禮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上報可令著爲定規後裕王嗣統乃追尊妃曰孝恪皇后云

詔停邊事選例

降文選郎中楊載鳴爲福建將樂縣典史

初安慶府推官郭來朝以三年滿當給由撫按官因使奉萬壽聖節表入京既行忽稱疾棄表歸會文聞行取之報乃就道於是巡按御史閻東徐斌金剛交章劾來朝棄置表文不敬并數其任內貪暴無狀不當濫與行取之選得旨尙書默任在來朝行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該司郎中

職在專理欺蔽爲奸雄雜職外用於是載鳴貶典史云
二月禮部定靈府享祭議

部言靈府宸濠既以反誅其大宗宗廟已毀小宗支屬猶存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建今諸宗室各執一說紛紜奏擾在樂安則曰惠王小宗之胄在建安則曰獻惠有服之孫在弋陽長子多現則執父管理故事一定不移雖言各有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分臣等竊謂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乞令每遇歲時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節各府同差儀賓一員詣享殿致祭其祭品卽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惟獻正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各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羣王配食其祭儀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令南京刑部尙書顧應祥致仕

初應祥奏三十二年重囚應決之數比得報已過冬至二日應祥輒以奉旨在前便宜論決時南道御史李尙智爲監刑官事竣聞人言非之則大悔乃與給事中賀涇交劾應祥始既遷延奏報以誤行刑之期繼復任情自恣以傷元陽之氣吏部覆應祥徒知遵命爲重而不知冬至之後例當復請與監刑官均當以過誤薄罰得旨應祥既有疾許致仕該司郎

中劉一中與尙智不早據例請奏各奪俸三月
英國公張溶祭玄嶽還復命

自言當祭時天氣清明和風披拂方初獻神殿南香鑪峯忽
出五光殊彩四燭至祭畢始隱隱徐沒云

贈故戶部尙書張潤太子少保諡恭肅

潤山西臨汾人端雅有度居官一志奉公所至有聲績而剛
正自持屢蹟不變其德字恂恂恭讓好禮鄉人至今稱之

三月改屠大山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
務兼巡撫應天

初吏部請以方任代黯未任以憂去復以陳洙去代上命大
學士嚴嵩同吏部尙書默詳議可否默因言蘇松巡撫所轄
一十二府州地遠不便兼轄況當軍興之際調兵轉餉難責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一人請添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責之勦賊而令巡撫洙專
督一餉上曰總督與巡撫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
議以聞於是默等退復與兵部諸臣計之皆言兵餉兩分行
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務都御史例令提督
巡撫合爲一人庶專責而績效可見其都御史洙暫令回籍
候補上以爲然因改大山於應天應天巡撫兼提督自大山
始

廷杖戶部郎中劉爾收黜爲民

時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請許民間得用小錢兩枚覆議抵
廷廷鈺奏其謂朝廷自不惜財視如泥沙而但責戶部撙節
致上怒故有此處

吏部上言救荒四事

停通欠清獄囚懲貪墨戢暴橫得旨俱如議行
詔鎮守雲南總兵官沐朝弼襲封黔國公

初朝弼父紹勛娶夫人李氏無子妾賀氏生朝輔朝弼紹勛
卒朝輔襲爵生子二人融鞏夫人陳氏出也朝輔卒融鞏尙
幼詔許融承襲優給授朝弼都督僉事代鎮其地未幾融鞏
俱亡母夫人李氏奏請襲爵下撫按官勘實許之

禮部尙書歐陽德卒諡文莊

德江西泰和人字度宏粹華學務以真知實踐爲主接
引後進如恐不及其才具敏贍施於有政率當事理協人情
措畫所及即可傳之永久在禮部嘗議建儲二王婚禮雖時
與上意忤然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裕王母康妃薨德草喪
儀如憲廟淑妃例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王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五

諸妃附葬孝潔皇后陵側者也德復損益二儀行之而特起
園祠奉康妃以葬如禮時海內士大夫方想望風采及卒士
論甚惜之詔贈太子少保賜諡祭葬如例未幾廢其弟昱爲
園子生故事身後錄廢惟閣臣有之至是以德子銘慶請錄
其父侍直勞特准予不爲例

夏四月詔以大興隆地爲射所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大慈恩地錦衣衛奏請作射所金聲鼓
擊未宜也第宜幽靜改建玄宮而列以大興隆地爲射所何
如嵩等以上諭示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覆言大興隆地逼近
禁城恐金鼓之聲日徹御前不便卽今安定門外有廢東西
官廳等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徙於此而以本衛
射所遷於民兵教場其大興隆故地俟臣等漸次平治以先

年射所原立神祠移建於中崇奉香火及爲演象點視撥差之所得旨允行

京師外城工完各官陞賞有差

已革任兵科給事中朱伯辰以倡議功准冠帶閒住

五月

六月議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

初漕運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愆期皆坐鎮江以南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帥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以爲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巡撫夫法苟有利於民雖乍興乍革不嫌多事也上曰管河郎中既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運道事宜仍責成巡按如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壬

兵部議覆雲南撫按孫世祐等言土官傳襲例

蓋因其先世有功亦國家羈縻邊徼以夷治夷之法比歲保勘承襲俱不及時蓋外則苦入京之煩費內則虞各族之伙爭故土舍多無爵秩遇警征調其部卒多莫肯用命乞照弘治以來土舍襲職納米折銀之例量徵其數每石當銀五錢若從三品宣慰使富者原納米八百石今增二百石該銀五百兩次者原納米五百石該銀三百兩自知府而下至檢校典史驛丞鹽課司副使以次遞加輸布政司彙奏承襲免其赴京布政司每歲輸銀於部轉發太僕寺貯以繫馬其貧甚者稍從減而富厚能赴京者仍循舊規其或先世有罪而爲之後世者請襲則視前所增倍之行至四十年終止詔可

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鄧景和等入直撰文

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禮部右侍郎吳山皆贊玄修也上輪補臣仍擇侍從文學之職不之直祇撰述於是景和等五人乃以文德等應詔

八月進徐階武英殿李本文淵閣俱大學士

命嚴嵩子工部侍郎世蕃添註本部管事

嵩辭以世蕃非科目出身不當與聞部事上嘉其誠懇許之贈故案明知縣唐一岑爲光祿寺寺丞立祠祀之

並廢其子爲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岑決計徙居而本所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一岑且戰且罵將諸梗議謀事者遂爲亂軍所殺以陣亡不報於撫按官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壬

之其事始露云

增造南京新江口兵船二百艘

先是新江口額設船四百艘以操江都御史潘珍奏減其半至是魏國公徐鵬舉以海寇生發請改沙船增復額從之

九月原任禮部尚書黃綰卒

館浙江黃巖人大同軍亂後反側子猶攘臂鼓嘯人心洶洶代王請遣大臣安集上命綰往綰撫輯流亡分別善惡悉索其倡亂黨與誅之還奏請旨毋憂服闋即其家拜禮部尚書撫諭安南未行落職閒住至是卒於家綰有文學明習國家故事博辯捷給吏幹亦敏贍故雖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爲忝然其傾狡善變不專一節初以講學取聲譽比議禮見舉朝不悅復首鼠避去事定乃揚揚自負力附張桂鏞所

憎忌在尚書以隱語撼大學士楊一清公論惡之及夏言有寵復附言而非張孚敬迹其終始真傾危之士哉

南京右都御史王熾卒

熾黃巖人年八十餘抗直敢言尹畱都有惠政民立生祠祀之

下文華殿辦事工部右侍郎譚相獄

相浙江嘉興人以書得幸用先是乞假歸葬上諭以事畢亟返既而屢稱病緩期上惡其違命遣官校逮送法司論死逾年斬之

奪原任宣大總督蘇祐巡撫侯鉞職爲民

祐等逮至各上疏自辯法司驗問其前後章疏皆虛文塞責無幹濟實心俱黜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美

罷提督軍務時陳回備閒住

下大同副總兵馮登參將郭宸朱雲漢等巡按御史問初岳懋敗後登等坐視不救至是言官劾陳年老志滿不堪重任因追論登等故有是命

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謚恭肅

浹江西南昌人歷官吏部時禱祠事典會有以箕仙進者浹上疏切諫忤旨求去遂削籍歸至是卒浹少有志節自守甚嚴持議侃侃恬於寵利始終進退有古大臣風卒後十二年會隆慶改元始復官賜祭葬

革駙馬都尉鄔景和回籍爲民

初景和既奉旨入直會當撰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上不悅時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進香引禮間有旨罷景和入直

景和既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銀幣景和與馮景和心不自安疏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使臣得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屍銜環結草之報上大以爲恨乃摘疏中裹屍字謂以不祥語詛上怨訕失臣禮法司遂擬黜景和爲民從之

以倭亂罷浙江今年歲貢魚鮮

命給世襲五經博士曾質粹土田人戶

質粹既紹先賢曾子後因援顏孟二代例請給供祀土田守家人戶詔有司如例子之

冬十月妖賊呂鶴等就擒

鶴與巨富皆太原人初以左道惑眾富叛降虜酋俺答用事鶴回竊伏應州城使其黨賀彥英等出入虜中與富通至是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早

彥英自虜中還爲張朝部卒所縛盡得其姦狀總督許論遣官捕鶴及其黨楊通臧大臣俱獲之事聞下兵部議鶴等句虜入犯宜卽付巡按御史訊決從之

命張經爲右都御史專督軍務

剋期平賊不許怠緩以南京吏部尚書周延代經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一月追錄採淘港陣亡指揮劉勇

千戶孫升胡應麒撫李繼孜義勇官徐恭各升襲贈級命有司立祠如例並恤其從軍死事者家參政許天倫副使周臣免降調各奪俸半年時李逢時等既得罪兵部覆言天倫等皆山東鹽軍官員無地方之責獨都指揮盧鏜僉事任環堂坐而鎧已戴罪殺賊環歷戰有功四臣俱在應議之列乞

姑宥其罪而卹錄死事諸臣又言禦夷之法惟戰與守然必
守定始可議戰民聚始可議守據險始可聚民今東兵既挫
復調廣西武昌等兵征調愈多則民愈困民愈困賊愈不止
乞敕守臣講求據險聚民之策招集崇民等縣沙船練習水
戰毋專恃調兵得旨島夷四掠地方實由逆徒勾引各有司
未能多方擒捕以至猖獗日久蘇松府衛州縣諸掌印捕盜
官俱當逮問以時方用人且俱令停俸戴罪立功自贖沙兵
沙船付任環招集督令殺賊其贍錄死事官兵俱如所擬天
倫等姑奪俸畱用

賜湖廣川貴總督馮岳敕令其制度容美十四司

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把隘土官向元楫累世相仇元楫幼
世爵伴以解讐爲名遣女嫁之謀奪其產因誣元楫以奸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聖

司恐激變令自捕元楫下獄世爵遂發卒盡俘向氏並籍其
山場土田皆沒入之久之撫按知其謀實與元楫對狀世爵
不出陰聚眾自備與羅炯叛舍黃中等通於是湖廣巡按御
史周如斗奏請移荆南道分巡於施州衛以便控制掣同廣
西清浪等處輪戍官軍以實行伍疏下督撫馮岳等議施州
地勢孤懸不可久居戍軍亦非一時可盡掣但當移荆瞿守
備於施州九永守備於九谿仍申明舊制以上荆南道分巡
官更替巡歷至於世爵驕橫有司力不能攝治而獨久繫元
楫甚爲不平今宜出元楫於獄假督臣節制容美之權問世
爵抗違之罪若再不悛卽繩以國法兵部覆奏從之

逮儀制司郎中薛靜杖於廷黜爲民

奪員外陳全之主事賈衡吳仲禮俸各半年先是冬至彙進

賀表復寫三十二字上覽之怒詔禮部查參該司官吏以聞
靜等伏罪遂皆被譴

十二月戶部覆刑部侍郎陳儒言委官勘實大同屯地

定爲上中下分數上等等起徵本色中等折色七錢三等三錢
山西河南運糧量地之遠近險易以定本色折色之例兵馬
按伏防禦出百里之外者過五日者許支行糧臨陣對敵遭
罹鋒刃者雖在五里百里內亦准支給其付總兵馮登駐營
近地冒支行糧遊擊高尙古折支軍餉多所乾沒宜論治如
律詔俱依擬尙古奪俸半年登下所司逮至京問

廢故大學士張孚敬子遜庸爲中書舍人
革河南副使茅坤職開住

以御史陳善治追論其原任廣西僉事時貪淫不職故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六

聖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春正月丁酉朔

左都御史屠僑卒諡簡肅

僑浙鄞縣人歷官四十餘年以清正著且有節居常退遜若不勝臨事屹不可奪至是卒於官賜祭葬如例贈太保二月應天巡撫周琰言禦倭有十難有三策

其十難謂去來颺忽難測海涯漫衍難守水陸句錯難戰鬼蜮變詐難知盤據堅久難備居民柔脆難使土地瀉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芻糧匱乏難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據上海陳前馬迹諸險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蒼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間來則擊之去則擣之制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一

人而不制於人上也以沙船五百送哨於蘇州海口選土兵萬餘列肆於松江之護塘俟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蘇松輕舸五六百艘遊哨於黃浦吳松大湖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更請調狼兵土兵漳兵畱淮浙餘鹽銀十萬兩或借南贛軍餉銀九萬兩爲糧賞之需兵部覆奏從之

罷開膠萊新河議

御史何廷玉先請疏濬新河詔遣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又言當相勢度力而處乞下工部酌其行止故得旨報罷定京官給假者例

不作缺限回籍兩月還任但遷墳營葬與送子者不一若任其遷延殊非政體宜如京官養病例勘明准放員缺銓補待

事畢原籍官司具實起送赴部如違限三年之外者照例革職

調程文德爲工部左侍郎

初文德奉詔供撰玄文上疑其所撰暗有欺者會南京吏部尙書缺吏部以文德名上上意文德欲自脫也愈疑之遂命調是職已具疏辭有瞻望闕廷徬徨躑躅欲去不忍之句上謂其猶懷欺訕命黜爲民

罷兵部尙書聶豹回籍閒住

是時南北多事上深以爲慮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諉不當上意惟秋末輒類舉各臣報捷疏請謝玄祐上初亦悅之爲發大賚再舉頗厭傳諭輔臣切責令陳勦平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削俸二級至是上諭在直入臣曰兵正年衰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二

勝重任卿等可傳諭之嵩等傳聖意令彼自爲進退於是豹乃引疾乞休上特令閒住去

三月陞楊博爲兵部尙書

陞巡撫大同王忬爲本部左侍郎總督薊遼保定

令速赴鎮不必候代其大同巡撫事行總督許論暫理

命趙文華行禱祠且視師

初文華條陳備倭便宜首言海有神請禱上信之用嚴嵩薦遣文華以行三月至松江祭海神是時倭賊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漕二處爲巢經冬涉春新倭且日至縱橫肆掠週回數百里間焚屠殆徧水路兵無敢近如崇德知縣蔡本端且坐失陷城池謫戍矣至是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郡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名承總督張經調至狼兵輕

進嗜利聞倭富於貨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暴朝夕冀倖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趨經檄狼兵勦賊經曰賊狡且眾今檄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卽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得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沚等往擊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俱死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分眾掠常熟江陰村鎮駕舟去海突犯嘉興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蠡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擊之賊奔走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諸軍共擒斬首功一千九百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眾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蓋自有倭來東南用兵此其第一功也餘倭屯川沙渚者分掠泗涇御史屠仲律上禦寇五事一絕亂源言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此所謂亂源也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之弭盜之本當邊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竊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立而亂源塞矣二防海口言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絕險而徑度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灣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獐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

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了港則寇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遞迹於大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獐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了港楊威馬迹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關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於短莫若恃海船臣聞倭之入也蓋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釣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疏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三則守令請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土爲殿最請以用兵之弊陳之前軍未啟而先聲已聞其弊一宜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主客雜聚不能別識其弊四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法令姑息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我兵勞役枵腹待斃其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地狹人眾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能效其所長其弊十弊不去雖頗牧操刀責育執戈亦莫能濟矣沿海如沙民鹽徒打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効用於私室而不樂名於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鄉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也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情相宜以振

作鼓舞之必有術矣兵部覆其議悉當詔允行而新倭復大至倭舟三千餘艘眾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蘇州青村所攻城不克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自青村外若南沙諸處悉有賊至泊岸即焚舟散劫官兵稍稍逼之乃合勢犯蘇州陸涇垣及婁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孫志臣被殺賊遂中分其眾爲二一由齊門北馬頭而北轉掠墅闔長州五六等都一由胥門水濱而南轉掠吳縣橫塘等鎮戛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時文華初欲願指經經自重不能相下文華遂疏經本足辦賊以家閭避警故囑暗縱不擊且惑於參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至上以問嵩嵩對俱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五

宜與克寬俱逮京鞠訊以懲欺忘經克寬遂並得罪尋陞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琬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會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聞兵部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閻望雲顧宏潞袁世宗等因言經異懦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掃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誤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後視成績與否從而待經加罪未晚也上覽疏大怒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間嵩嵩言此事臣昨問臣徐階臣李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慘聞見甚真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文華忘身殉國巡按宗憲勇敢有膽略親甲臨戎以致克捷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但宗憲功同希亦賜

一賞功者勸罪者懼矣上乃諭禮部賜文華宗憲銀及瓦氏幣有差文華發疏時永保兵已至浙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文華疏有云徵兵四集未有進兵之期蓋以兵機貴密經以文華宗憲輩洩洩不輕與言耳今戰勝嵩乃詭言文華宗憲合謀督令押戰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然狼土兵實服經威名經被逮眾志即泮渙周琬楊宜皆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犯日深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爲也會賊縱火自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遯蘇松兵備任環等與總兵俞大猷永順官舍彭翼南等進攻陸涇垣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賊舟三十餘艘賊奔潰文華上疏報捷謂前月倭犯嘉興城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酒擊敗之大猷率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又敗之於王江涇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六

斬千餘人參政任環又敗之於常熟斬首一百五十級焚其舟二十七艘而金山衛等處斬獲亦不下二百賊眾蕩平有期矣兵部言據此捷報兵威稍揚人心正奮然在浙江則餘黨未遯在松江則舊巢猶在宜乘勝逐北以靖地方請先賞將士用命者上命賞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四人銀幣有差適倭寇常熟知縣王鐵鄉官參政錢泮死文華復疏陳倭夷出沒之形並劾巡撫周琬總兵白汧僉事董邦政等縱寇喪師使零賊奔潰餘孽復振因言巡按御史胡宗憲才智異常安危可寄宜亟付以大兵兵部覆如其議上責琬統重兵不能擒斬逸賊致驟將損師本當逮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琬俸褫汧及邦政職充爲事官宜戴罪殺賊宗憲候論功之日不次超擢文華仍奉命督師參奏債事者勿畏避倭進江陰蔡涇聞

知縣薛禦賊死倭還侵吳江任環俞大猷督水陸官兵邀擊於平望等處斬首七十九級生擒五人餘賊奔還嘉興搶民船出洋任環俞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頭山擒倭首灘拾賣及從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是日倭舟有被海風飄回者舟壞餘賊五十餘人屯嘉定縣民家任環以耆兵攻之不克傷者三百人乃投民宅焚之賊盡死上聞周琬疾李天寵嗜酒廢事勒爲民改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代琬陞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天寵仍敕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督察軍務關防馳賜之南陵倭流劫至蕪湖直趨南京其酋衣紅乘馬張黃蓋整眾犯大安德門我兵自城上以火銃擊之賊沿外城小安德門夾岡等門往來窺覷會城中獲其所遺謀者賊乃引眾由鋪岡趨秣陵關而去御史葉恩胡宗憲論天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七

龍謨軍機詔差官校逮天寵詣京訊適張經湯克寬逮至京經上疏自理曰四月二十日永順保靖兵至其日巢倭四千餘突犯嘉興臣即委參將盧鑑督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仰湖開道趨平望以扼賊路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斬首九百有奇焚溺者無算賊氣遂偃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倭斬且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使積年劇寇頓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二臣並論死八月倭自南京秣陵關至溧水縣楊林橋典史林文景率兵迎遏不能禦署印縣丞趙珠臣棄城走賊遂由小北門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流劫溧陽趨宜興至岳亭越武進縣境抵無錫慧山寺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泚墅關都御史曹邦輔督各官兵

圍之文華復陳防海五事一復更番出洋之制二總兵既屯海上須藉舟師三浙直地勢相連互爲唇齒宜設正副總兵官一員分駐金山臨山會要之地似沿海一帶軍伍不充請鑄現募鄉兵萬人歲給半糧免其他役給田屯糧倣古寓兵於農之意五拒海功與戰勝內地者異宜厚其陞賞兵部覆其議俱可行但鄉兵萬人給半糧當議所出恐江南役已繁重未免紛擾事宜寢上從部議會邦輔檄董邦政以沙兵擊泚墅關倭寇殲之此賊至紹興高阜逃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直犯甯都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千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八十餘日追及楊林橋乃就殲文華大集浙直兵大攻倭寇於淘宅指揮郡昇姚泓直隸兵千戶劉勳俱敗死是時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爲恨現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八

調兵四集謂淘宅寇及柘林餘孽可取浙江巡撫胡宗憲因言寇不足平悅其意遂悉簡浙兵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約應天巡撫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勦定期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來迎衝浙江諸營皆潰我濟沈於水及自蹂踐死者甚眾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三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邦輔以勦滅泚墅關倭寇聞總督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參董邦政雖有斬獲功然實故違節制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淘宅臣與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勦而曹邦輔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避難趨易乞加懲究疏下兵部覆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蘇州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淘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使合爲一以流劫者之懷

悍濟屯聚者之蟻結未免益復滋蔓難圖乃今蘇州之寇勦滅無遺洵宅之寇自然勢孤氣阻驅除爲易今第宜令董邦政戴罪自効務洵宅之寇亟行除絕俟事平之後總覈功罪然後賞罰可施也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聞蘇寇且滅趨赴蘇欲攘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恚乃以洵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參之復喉宜排邦政宜心知邦政功而重失文華意欲矛盾若此會給事中夏棡論文華欺誣巡按趙孔昭亦以洵宅敗聞而文華又論邦輔昧緩急無紀律乃令申飭文華秉公視師邦輔策勵供職是時調至客兵太多督撫乏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兵遂恣睢暴肆不伏約束西陽兵初與山東兵參將尙允紹幾被殺至於出戰自爲進退既敗卽大譟奪舟徑歸至蘇州文華獨慰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九

諭之不敢詰也光祿卿章燠疏言倭患之熾其原不在於外中原之雄傑爲之謀主也土著之姦爲之嚮導也窮民爲之役使也有是三者然後能深入長驅惟所適而莫之遏今軍興且四年矣庶務草創法律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紛亂臣謹條八事今軍門督撫分閫列旆下至文武庶僚紛然建諸將之視郡縣傳舍也兵將之相視途人也如是則其赴戰兒戲耳此統兵之制未定者一也平時之節制卽臨陣之紀律今諸軍目不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晡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劫掠或殺平民報功甚者爲賊內應此馭兵之制未定者二也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侮勢緩則厭棄而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按名籍募

而來來而去而去而無兵則又復募道路繹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也當發難時臣嘗有言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客兵今壯士死於行陣頑民逸而從賊始欲用鄉兵散客兵假令客兵已遣賊眾乘城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難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厭爲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兵有營伍則口日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百貨之所散豔侈俗之所浸淫遂令山樵埋變爲紈袴狼狽鄙野咸習歌舞淫靡流行死亡枕藉此屯兵之制未定者六也古者行軍動眾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狹邪之徑至於斷港危橋單舸片槳或褰裳而渡或泗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斥埃止無堅壁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十

往往履危機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此行兵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饗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在城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東南無重關阻隔無高山瞭望波濤混濊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壖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故議守者莫要於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賊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則不必持久破之必矣疏下兵部議謂增邑設官事涉紛擾其所云築城繕堡及所未定八事實切事務請行督撫諸臣議處從之文華又上區畫海防三事大要言松江宜守浙江宜攻福建宜撫而所謂守與攻者在籍開田給兵屯種以阨險阻所謂撫者請增設經略及總督專官兵部覆言戰守撫相須爲用均不可廢三省皆然其

言卿官領兵恐督責不便給兵田百萬畝未審何所從出恐
滋紛擾閩中更置專官亦非其時俱礙施行罷文華疏乞還
京許之 案文華初奉命至浙適廣西田州等狼兵調至其
土官婦瓦氏等知倭有厚蓄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總督
張經進兵不從則上書痛詆之及湖兵至經進戰王江涇大
捷竟以文華前讒被逮代之者為周琬楊宜皆庸鷲無遠略
由各兵漫渙賊勢益熾文華激獎瓦氏亟戰亡其卒十七人
無尺寸功文華大沮及蘇州殄滅流倭文華欲擅功後期洶
宅遭颶餘倭可取以自飭乃大集浙直水陸兵四面攻之大
敗兵傷將亡甚眾浙直再進兵皆不克副使劉燾巡撫曹邦
輔僅以身免文華始知賊未易圖即有歸志乃十一月川兵
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據言水陸成功江南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上

清宴臣違闕日久請歸供本職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
舊巢及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來者日眾東西破軍殺將
羽書咨至文華乃以寇息聞其欺誕若此明年正月福建倭
寇流入浙江界與錢倉寇合原任畱守王倫容美土司田九
雷等兵扼之於曹娥江賊不能渡還走官軍追及之於三江
民舍連戰斬首二百級復追黃家山盡殲之是時參政任環
詔奪情任事史際翰米五千石助軍餉詔陞尚寶卿與四品
服色致仕死事知縣鐵贈大僕少卿鄉官泮贈光祿寺卿各
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知縣錚贈光祿少卿廕一子為國
子生俱各賜祭一壇立祠祀死所又論浙軍禦倭功罪奪參
將盧鐘職副使孫宏軾許東望俸各戴罪立功卹錄死事守
備劉隆等陞襲贈廕有差是役也賊不滿二百顧深入溫台

紹三府歷五十餘日始平被殺虜者無算於是督察趙文華
巡按趙孔昭巡撫胡宗憲總督楊宜各上其事章下兵部覆
請有宗憲罪鎗等量罰死者事係官軍當陞襲係有司及生
儒當贈官祿廕上皆從之於是隆等各陞子孫實職一級何
常明畢清謝志望各贈大僕寺丞廕一子為國子生胡夢雷
金應陽各贈州同知給其子冠帶已總督楊宜復言功出容
美宣撫應襲田九霄及命給之冠帶○年五月趙孔昭上王
江涇平倭功次趙文華胡宗憲保靖宣慰使彭蓋臣承順宣
慰應襲官舍彭翼南遊擊鄒繼芳指揮王柱孫敖副使陳應
魁劉懋孫宏軾參將王繼洛僉事王詢及閒住右通政呂希
周等各陞賞有差

夏四月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上

五月延綏巡撫王輪奏言耗財之弊有五
藩祿歲增借移軍餘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賤
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盡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
調遣行糧加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允員五也上是其
言

六月詔查覈邊鎮錢糧

戶部尚書方純奏宣大二鎮一歲軍餉已費二百五十餘萬
猶稱不足據先任大同巡撫王忬奏聞本鎮食糧官軍八萬
八千餘名昨追賊至山西境山合總副參將等官軍有一萬
三千餘皆僅守城堡宣府巡撫劉廷臣亦奏聞本鎮官軍八
萬有奇每遇出戰合奇遊兵五路援兵各不滿三千之數則
可見各鎮兵馬固有籍無名有名無實亦有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營伍日耗餉金日增乞敕二三督撫之臣協力匡畫爲國家長遠計弊所當革則浮議勿恤法所必行則眾怨勿避精技勇以足營伍聚出納以節軍儲庶於然眉之急可以紓耳不然內彈外詘臣不知邦計之所終也上是之

秋七月馬邑生員張憲自虜中歸

言虜酋俺答承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兵富日夜導虜爲鈞梯攻城造舟渡河靜樂等縣妖人虛山佛及應州呂鶴等陰爲內應欲奪左右威遠三城自立爲主以接俺酋入寇總督許論上其事上從之以憲爲所鎮撫仍賜銀三十兩憲自五月爲虜所獲俺答令其主馬籍因知馬數又賞送置邱富營積得其謀在虜中凡二月得閒奔歸

八月致仕撫治鄧陽副都御史于湛卒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吉

給事中楊允繩奏請根極弊源以新將習而弭寇患

允繩言海寇與邊患不同北邊所患胡也若海寇則十九皆我中華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驅率者耳夫患在胡則事重於外攘患在中華之人則事重於內修此不易之理也近來督撫之令不能行於官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團保甲則不嚴委之以理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養容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不尊權不重耶亦有由矣蓋近來督撫之臣蒞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京師權要大者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所題送揭帖則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深榮名英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庇如此數遂不貲然大率此等銀

兩在省取諸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既爲之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司自知非法接受亦視顧既入牢籠實難展布則其玩愒陵夷亦奚怪也且官司所以賂媚督撫又皆取具於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煩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苛其不削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閒指一科十推庸削髓卽令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子遺待盡之民尚猶日苦掊剋侵削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而已朝廷張官置吏本以禦寇安民今反以殃民致寇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洞悉弊源在內敕之緝事衙門在外敕之風紀臺察則令駟補參劾仍敕各部大臣令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比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心宏濟時艱其紆民難此則澄亂源平倭寇之要道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吉

也疏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報可

詔留巡撫蘇松常鎮御史周如斗再歷一年

從其士民請也

詔勒南京兵部尚書王時徹侍郎陳洙俱致仕

時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京城狀聞參劾之故罷之

時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京城狀聞參

劾之故罷之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詔南京歲時百官朝賀仍以魏國公徐鵬舉爲班首致辭時鵬舉被劾罷守備任撫宣侯朱岳代之遇朝賀輒據班首位鵬舉不能平疏請於朝岳亦上疏言狀禮部覆權者一時之任使班爵者不易之定分鵬舉元勳世臣爵列上公雖已革任未嘗革爵況係欽定班首見今奉祀孝陵先後之序昭

然甚明請以鵬舉充班首如故報可

勒令南京御史文希儒開住

先是希儒掣放應天府石灰山關河下鹽船縱胥吏抑勒受財御史金制以其事聞劾希儒貪縱敗紀乞再斥究詔奪希儒職令南京吏部都察院覆奏制囑託不遂挾私誣害詔令南京吏部都察院覆奏制囑託無驗希儒罪止關防弗密當薄罰得旨希儒用不謹例開住初希儒疏下吏部尙書李默覆奏令制回籍聽勘詔不許

九月虜寇懷來

冬十月裕王第一子生

禮部請告於郊廟社稷詔告天下令文武羣臣稱賀上曰此所具儀太孫之禮也豈可不候君命第遣官奏告玄極寶殿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五

又奉先殿羣臣不必稱賀頒詔無謂已之

罷掌詹事府吏部侍郎閔如霖玄撰

時文武羣臣以皇第一孫生各具疏稱賀俱報聞上覽如霖疏謂中有謗語下旨責問之如霖引罪詔降俸三級止供本職罷其玄撰以翰林院侍講袁煒代之

奪何卿沈希儀職回衛開住

巡按周如斗論其昏耗衰軟一籌莫措故也

紹興知府劉錫逮至京誦戍

錫性亢傲不達爲趙文華所憎會鄉官御史錢鯨遭倭見殺文華遂用爲錫罪言其媚功縱寇及其逮至竟發邊衛充軍殺原任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於市經任江南有功爲趙文華所誣捕大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

而奪其位繼盛因劾嚴嵩父子法司承風旨文致死罪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百有餘人詔決九人而經等悉與焉

案張李之冤文華與嵩之罪不容誅矣而公殺諍臣自繼盛始前此如馮恩如楊爵如沈束輩猶得保首領於行間或投遠戍而止後此則楊允繩郭希顏俱肆市而沈練亦羅織不免矣夫三尺用以平庶獄而召問二王一語何關旨以是麗法亡論臯繇泚頽卽張杜羅吉見當亦指咋舌走矣當時理官豈皆豺豕而甘廝隸於雄奸使忠愍諸公長吟就剗科道諸臣曾不聞有漚誠抗章一鳴其冤權臣之驚又可想見嗟嗟言之徒爲於邑越數年而世藩棄市無亦天道之好還與案繼盛妻張氏上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洩仇鸞逆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六

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前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更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汚日夜籠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其所豈惜一回宸顧下垂覆

益億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効命之鬼以報皇上臣在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疏入不聽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潘璜卒

璜婺源人文學行誼修飭士論重之

十一月陞操江副都御史史褒善爲南京大理寺卿

尋以給事中楊巍論劾罷還原任

定甲役鋪戶事宜

初巡城御史黃正色奏革夫役等八事掌錦衣衛事陸炳亦請處鋪戶均甲役革鋪長以恤民窮俱下都察院會各衙門議奏至是集議一均甲役謂嘉靖七年定擬勦戚司禮監各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七

衙門近侍掌印官與在京籍貫文職四品以上錦衣衛堂官凡自居房屋悉免編僉京籍文職四品以上致仕者同各監局少監監丞與京官文職五品以下當朝官武職錦衣衛千戶百戶各衛指揮當朝官並驍衛指揮千戶鎮撫免房一所餘皆編僉文官五品以下者致仕同各衛指揮千戶奉御長隨東廠錦衣衛校尉大舍舉人監生免本身並門房三間各衛見任千戶錦衣衛總旗帶俸間住指揮千戶侍衛將軍生員醫生天文生鑄印局儒士免本身並門房二間各衛間住帶俸等官止免本身又法久弊生規避太多編審不均宜清查每月總甲僱直銀若干每門房一門出銀若干以撤計總足用卽已不得多斂收銀之人不得徧累又行各城御史案月稽查斂撤之數有餘則貲不足則補妄費則嚴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六

加懲治二處鋪戶京師富室少富者不宜倖免貧者不宜濫及嚴計不宜苛刻給價不宜後時三革鋪長謂一鋪既有總甲復設鋪長徒增煩擾請罷之四均鋪舍謂總甲以鋪舍爲定鋪舍以人戶爲準如房多人眾則役省費輕房少人稀則役煩費重今宜定每鋪以若干人戶爲則其人稀者聽其彼此通融或以人戶撥補或以戶分併一五省卯酉盤詰私鹽東有張家灣西有蘆溝橋各巡檢司關隘其緝訪奸細自有兵番等役不必責之總甲又正陽門提督城河原有守軍每月三卯徒爲妨民錦衣衛西司房並東廠工部街道每日報事亦非事體自今地方有水火盜賊殺人等項始許傳報其餘皆免六革夫役警鋪總甲專爲夜巡而設不宜以供私役除郊祀并會審押囚疏溝渠通水利巡邏舉場等項外不得概撥七革雜役各衙門官員送迎五城總甲鋪戶出器用又查點總甲俱令供硃墨筆紙爲無名科斂此後並宜釐革八禁豪橫京師之民或有指官豪勢要玩法生事爲夜巡所執反行奪辱及強買強賣暴橫不能拘禁者聽巡視御史據法究治抗違者奏請議上詔俱允行鋪戶納過錢未償值者戶工二部查明以請

敕部臣無概覆邊臣報功疏

給事中邱預達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乃歲以爲常實非舊典請下御史案覆列狀奏請上然之

詔申明用兵事權

科臣孫潛言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軍令委靡戰陣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四

境殘破罪坐郡縣檢案無實功罪不明或昧事機強人從己以致撓敗罪坐督察上從其言

山西陝西河南同日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震而不止河渭泛漲華嶽終南山鳴河清數次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民八十三萬有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南京國子監祭酒王惟禎同日死焉其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南京刷卷御史曾佩發邊戍

初佩刷卷事竣繳冊有奏啟二本上責問啟本為何佩以舊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元

制對上曰奏啟自東宮薨後非淺近失措此必有說錦衣衛即執付鎮撫司嚴訊以聞鎮撫司以佩不諳憲典覆下法司擬罪坐佩違例宜黜為民上以所擬太輕令從重別議於是改議謫戍邊衛詔可仍杖而遣之

虜入遼東大掠義州諸處

詔設南京振武二營

用兵部初議選南京各衛餘丁補正軍三千以都督段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孝陵衛餘丁共三千以豐潤曹松領之拱護陵寢各開營場專操練南京兵部尚書張鑑言福建都指揮黃鎮四川衛納級指揮劉顯西贛衛指揮謝敕三人勇略素聞可教練軍士請徵赴畱都從宜委用報可給事中楊允繩下詔獄論死

降御史張巽言為河南武陟縣丞改光祿丞胡膏為四川重慶府通判時允繩與巽言巡視光祿疏論膏收鴛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其侵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云玄典隆重所用器物不敢徒取充數前月子鸞嫩小故全收老允繩憎取太精斥言諸事不過齋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修如此上覽其疏大怒詔錦衣衛逮膏允繩等俱送鎮撫司從公嚴治不得畏避鎮司具獄辭上上以該衛不逮巽言詰問掌衛事左都督陸炳責其放脫以直贊宥之其右都督朱希孝以下各奪俸三月允繩等送法司逮問擬罪於是刑部尚書何鰲等奏允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者絞引例發邊衛充軍膏妄費受贓為民得旨允繩依律處絞繫詔獄仍同御史巽言杖之廷巽言降二級與膏俱調外任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三

右都御史楊守禮卒

守禮山西蒲州人爽朗有大度才具敏達所至著有聲績其襟宇冲曠不屑為世俗態晚年見時事乖異忘情山水閒以詩酒自娛鄉人殊敬慕之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春正月辛酉朔

兵部尚書楊博憂去命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許論回部管事命江東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

總督楊宜請調河南等兵

章下兵部請獨調河南其邊兵畱以備虜

二月命仍以巡視福建海道屬浙江巡撫

畱章渙別用

陞修撰全元立為南京侍讀學士掌院事

侍講袁煒爲侍講學士撰文如故初南京掌院缺煒當補閣臣以其方直文撰乃改擬元立上謂煒列名在先特旨用煒煒辭乞以原官供奉上悅因稱其供事勤敏令陞秩畱用而令元立行

罷總督右侍郎楊宜

時海警甚熾徵川廣湖貴及閩浙河南上東兵畢集宜袖手無一策且懲於張經之敗詔奉趙文華極其卑懦故文華稍厭之然亦未嘗怒也時文華計以宗憲易宜正月中文華入京上諭嚴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即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徵兵四集若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罷宜以宗憲代上深以爲然特詔罷之

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引年乞休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三

命操江副都御史史襄善量調九江安慶官軍防守京口口山等處

添設把總指揮一員領之初上從部議以南京營兵不宜出戍悉令掣還及是江北俱被倭自京口以西至南京各關隘戍守盡仰給外兵不敢發京營一卒於是應天常鎮守臣各稱不便兵部乃復爲請於近兵龍潭觀音港秩林洎化四處量發營兵與在城民兵戍之京口去京遠者聽便宜調別衛協因有是命

逮吏部尚書李默下刑部獄論死

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前言零寇將滅爲不實屢以問嚴嵩嵩曲爲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懼是時默與嵩爲異同文華自江南旋忤睢暴戾公卿多被凌侮無敢抗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三

竟病死獄中默博雅有才幹以氣節自負初由吏部擢家卿旋忤旨罷去久之上念默召復其官時官邪賂彰文武吏輻輳嚴氏所吏兵正卿唯唯受成而已默自以受上特知毅然與爭行止其氣甚壯然默褊淺頗僻在銓省好以愛憎軒輊人又頗私鄉舊明以恩威自歸以是士論亦不甚附及爲文華構陷代之者爲吳鵬歐陽必進率闖茸垢濁公爲嚴氏開騙局遂至公道沮塞中外困敝人心乃復思默而憐之矣

命大學士李本詹事尹臺爲會試考官

取中金達等三百二十人

命大學士李本暫署吏部事

三月李本歷疏大臣衰庸當罷者
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葛守禮刑部尚書陶尚德

戶部右侍郎艾希淳刑部右侍郎鄭大同工部左侍郎郭鑒
南京右通政何雲雁南京鴻臚寺卿王南大僕寺少卿張秉
壺南京大僕寺少卿陳邦修光祿寺丞邱秉文巡撫副都御
史張煊郝維嶽汪尚寧僉都御史張鶚翼其十五人得旨行
中守禮尚德鑒致仕希淳雲雁調外任大同等閒住西京科
道官亦要職其一體考察以聞

李本奉詔考察不職科道官共三十八人

不謹給事中黃謙郭綸等南京御史龐俊等浮躁給事中李
幻滋吳國倫夏弼南京給事高鶴御史王正色何廷珪南京
御史徐弼等不及都給事中王鳴臣御史林應箕張守蒙等
得旨罷黜降調如例御史口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嵩子世
蕃專恣貪婪政以賂成趙文華一出江南公私匱竭刑賞倒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七

重

置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鋤排異已以攝
眾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所黜雖多聞其不稱
然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斥無遺故公
論爲之不平云

許論以江南新場餘倭未平上言二事

一請精選嵩虛徐沛之兵爲輕兵又調募邊兵及廣兵俱倚
角賊巢之傍爲重兵每戰則以重兵結寨自固而遣輕兵更
出肆之其餘不足用者爲充兵可復還故鎮一將領職任未
明請如各邊例總兵則曰鎮守副總兵則曰協守遇警則不
拘水陸皆得從宜調度其體統視巡撫得節制各路參將視
兵備節制守備以下州縣佐貳不得與參將抗禮詔如議行

顯陵宮殿成

改工部尚書吳鵬爲吏部尚書

以許論爲兵部尚書

廷試賜諸大綬陶大臨金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成國公朱希忠主進士恩榮宴

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

時會推文華上悅曰文華齋誠祭海受命督察宜有恩獎此
推甚爲得人其陞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以賞訐發不臣
之功

夏四月逮戶部郎中金九齡下法司訊治黜爲民

坐廷試時私人禁門爲衛士所執故也

改裁革巡視都御史章煥撫治鄖陽

令嚴訥李春芳革口俱玄撰文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七

西

自是官詞林者多舍本職而驚玄撰以希進用云

五月敕建眞武殿於齊雲山

令兩廣河南湖廣歲進葛八百匹

倭寇甚命工部尚書趙文華提督浙江軍務

先是巡撫胡宗憲請遣使諭日本國既奉俞旨遂以寧波府
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是可願還言初是定海開洋爲颶風
飄至日本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峰等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
俱死諸島夷不能統攝須徧曉諭之乃可杜其入犯誠令中
國貸其前罪得通貢互市願殺賊以効遂留蔣洲傳諭國王
疏下部覆言汪直等本我編民既稱効順立功自當釋兵歸
正乃絕不言及而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未易量
也其互市通貢姑俟蔣洲回日人情保無它變然後議之疏

入報可會倭攻慈谿破之知縣柳東伯走殺鄉官副使王鎔知府錢渙等大掠而出軍民死者數百人未幾復攻慈谿時兩浙俱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阜林間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按趙孔昭以聞詔總督胡宗憲亟圖剿寇方略各處調兵巡撫官有留滯不發者罪之佐擊將軍宗禮帥兵禦倭於崇德三里橋之役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衝忠義官霍貫道俱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論者謂兵興以來用寡敵眾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徐海等亦病創氣奪未幾遂就禽矣上聞倭患日縱疑文華初言殘倭無幾旋當清蕩屢詰問乃攻李默誹謗爲脫罪地上果大悅陞文華尙書加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五

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左撰上不允及是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數至於是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上復諭嚴嵩以南北人物事情再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嵩知上鑒其欺辭窮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後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寇滅可期上乃改令文華以往會宗憲遣使諭賊首徐海陳東令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復畱攻一日始退屯乍浦於是巡按御史周如斗劾僉事董邦政督戰退縮乃降邦政爲蘇州府同知仍戴罪勦賊未幾宗憲以四月中清水窪等處捷聞稱邦政及總兵俞大猷功邦政得免戴罪仍送吏部擬陞四品職級大猷復祖職時邦政聞左遷報已移病先歸部疏未

及上如斗復論其怨望託病之罪乞加重處得旨東南多事之際若遷謫官概因託病議罷反遂其私令亟催赴任如再遲延以法治之六月操江副都御史史襄善駐蕪湖聞倭自浙西突至卽以是日馳往徽寧避之賊渡江陰過狼山直抵瓜州至揚州寶應大掠皆江防地官軍無能禦者於是南科給事中張師戴論劾襄善巽軟失事遂坐免倭寇攻浙江仙居縣陷之賊乘勢趨台州副總兵盧鏜及把總艾升等引兵擊之於彭溪鏜擒斬二百餘人七月宗憲奏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歸後常一敗倭寇於舟山再敗之於厯表又遣其黨說諭各島相率効順中國方賴其力乞加重賞兵部覆兵法用閒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從中制今所請當假以便宜使之自擇利害而後奏請詔可是時浙西寇惟陳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五

所部最强久擾新場既而徐海後至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聞使至海麾其退遽退東不得已從之於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推知其情乃乘閒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巢用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獲被虜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及之沈其舟無一人得還文華宗憲阮鶚以捷聞時浙東僊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矣是時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莊聽撫索船索賞進退未決其部眾無所得稍稍出城擄

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永順兵自乍浦至是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眾劫掠為辭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沮深塹自守為迎戰備信好既絕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籍死於是浙直倭寇悉平慈谿知縣柳東伯以士民不肯築城得免罪為民九月文華等奏上梁莊功次文華令還京加少保十二月獻倭俘賊首陳東等伏誅明年三月據定海縣舟山倭寇平宗憲阮鶚俞大猷陞賞有差

六月造帝眞殿

秋七月

八月詔採芝採龍涎香

時採芝採銀採香之命並下使者四出官司督取急於星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天

論者咸歸罪陶文仲顧可樂云時宛平縣民張巨佑得芝五本獻之上悅賚以銀幣自是臣民獻芝者紛如未幾廣東布政司進龍涎香一十七兩

駙馬都尉鄔景和乞寄籍原衛許之

杭州火

徽王載瑜有罪廢為庶人銅皇陵國除

載瑜自其父厚燭凶虐暴戾稔惡有年中州之民如墜塗炭第以希旨奉玄德賜眞人金印怙恩肆恣無敢誰何撫按常一發其私輒被重譴故其惡愈甚竟以壽終及載瑜嗣爵猶然縮眞人印益恣淫虐築萬歲山於府中亭其上曰演武環以月河募壯士激舟河中自臨觀之又私建大小殿廊百餘間墳墓七十餘家庫官王章諫不聽杖殺之前後所殺無辜

二十餘人嘗微服私行詐稱張世德直抵南京轉至鳳陽為邏者所獲羈留三日走免載瑜自知所為不道恐得罪仍密置騎驛伺京中動靜久之其惡侵尋上聞上心惡之會強奪民耿安女為妾所告匿不肯發於是河南巡撫交章言狀因及其越制僭竊包藏禍心諸不法事坐革祿俸三之一奪所賜恭王印章以其事下撫按覆勘俱有驗上乃命廷臣會議其罪議上報曰載瑜姑革爵降為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載瑜間命乃先殺其嬖妾自縊而死

虜寇喜峰口諸處

冬十月馮岳平湖費苗

虜寇遼東總兵官殷尙質遊擊將軍閻懋官禦戰死

十一月詔免大學士嚴嵩廷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天

仍賜肩輿入直時嵩年七十餘上念其老故特優之

以大同擒斬妖叛總兵江東巡撫楊順等陞賞有差

賞虜中逃歸生員安計國銀三十兩授所鎮撫張邦奇山西

威遠衛千戶應襲叛降虜酋俺答使隸降人邱富部下會副

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王浩兄弟入虜說富降富以

問邦奇曰朝廷方懸賞格購捕汝往則遣之擒耳富恐乃移

大青山後給浩殺之勳脫歸謀復弟贊伺邦奇至邊詐以貨

物與市陰伏甲執之呂仲佑靜樂縣人習妖術與趙全等為

黨亦謀入虜中事泄就擒安國朔州人被虜入俺答部下至

是逃歸入徧頭關虜酋錫臘率數十騎追之為田世威哨卒

所殲督撫官以問因有是命

十二月山東官兵討劇賊王思仁等平之

思仁青州府益都縣民善騎射輕財好施鄉里呼爲賽宋江嘉靖三十四年坐事爲怨家所告縣官捕之急思仁遂聚眾謀夜襲府城事泄不果因流劫昌樂安邱諸城莒州等處諸亡命惡少歸之眾三百人至是撫按官檄海道副使陶大年等督兵勦之思仁懼遂變姓名潛走會其黨趙詞等爲官軍所獲乃言思仁所在因並執之餘黨協從者散巡按都御史劉采以聞因陳各官功罪詔斬思仁等二十二入陞大年俸一級

令浙直團操鄉兵禦賊

不得輕調客兵時承順保靖兵自浙江平倭還驕甚無復紀律所過肆掠商民緣江上下多被焚劫御史屠仲律以聞故有是令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完

趙文華條陳海防六事

一弛海禁謂濱海細民本籍採捕爲生後緣海禁過嚴以致資生無策相煽從盜宜令督撫等官止禁通番大船其餘各聽海道官編成排甲稽驗出入照舊採捕二一事權操江御史出身駐劄而聽効於巡江御史既失居重馭輕之勢金山副總兵卽舊之備倭總督乃無會哨江北之權錢糧仰給巡撫兵船無所分屬卒然有警難以調度請以江海之防分爲三節自南京至儀真爲上節責之操江衙門而會哨於儀真自儀真至狼富三山爲中節責之常鎮儀楊參將會哨於狼福而巡江參轄之自狼福至金山衛江海界爲下節責之通州蘇松參將把總而金山副總兵常川會哨巡江御史兼轄之三畱班軍謂鳳陽中等舊衛所官軍專爲護守陵寢而設

至永樂間責發軍糧正統己巳之變赴京班操今倭患猖獗止存老弱守城兼以連歲水災民逃軍竄防守不敷請以江北各衛所官軍俱暫畱彼處防守四足兵餉謂水陸各兵缺行月糧乞畱漕糧三千二萬七十石分貯要地充十萬客兵七八月之用仍查催未完軍餉糧銀處補五治孽本謂浙江省頃以倭寇增設總督又加巡撫勢如持衡未免偏重謂改浙江都御史於福建駐劄漳州巡歷福興諸郡將沿海通番之民責之撫處六舉遺才謂地方多故負才遺佚之民有扼腕思奮者如原任翰林院編修唐順之右中允秦鳴夏暨參政胡松翁大立周相副使李文進等俱宜錄用以濟時艱疏入下所司覆議俱從之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正月乙卯朔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手

改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於福建

其浙江巡撫事務命總督胡宗憲兼理從文華請也

賜故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祭葬諡恭簡

邦奇陝西朝邑人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陣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毛詩末論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爲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二月都督陸炳劾奏太監李彬罪

侵盜帝眞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券僭擬山林大不道宜置之法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祇御用等物律與其黨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

其貨銀凡四十萬有奇金珠寶不可勝計

三月

夏四月虜酋把督兒等人犯永平等處副總兵蔣承勳力戰死之

承勳賜祭葬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死所祀之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諡恭靖

希周直隸崑山人學行醇篤性恬於勢利居官守正在南京吏部以考察庶官忤執政意令再考乃上章自劾去

丙申奉天等殿門災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外左右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三

廊盡燬至次日辰刻始息

詔暫設朝儀於午門

上有事於郊廟社稷

告災也

詔工部修飾端門外東西廊房給六科中暫住

五月遣虞衡司郎中戴懋查驗各處大木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總督四川湖廣採辦大木改戶部侍郎張

舜臣於工部提督大石窩採石

嚴嵩言先年採木用大臣二員一在四川一在湖廣貴州但

木產多係三省連界彼此互爭採買反致嫌隙彼時節已倂

爲一員今差去大臣專在荊州適中去處總理而以時巡歷

三省會同各巡撫官計議採辦又添設郎中二員副使二員

分省專理聽大臣節制從之

詔築蘇家口至塞離村敵臺

兵部尚書許論言薊鎮外鄰大虜拱護京師陵寢其形勢與他鎮異然而他鎮皆設有重關如大同三邊陝西之固原邊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一入邊卽聞其門戶漫無阻隔臣早夜思之惟口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塞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一十里內張家灣至通州北塞離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可據爲守惟塞離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密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守之令提督官率所部邊兵與京師營守其地庶幾可以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上命廷臣集議又令撫按官相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三

其地方之所宜會議皆同詔允行

六月裁革鴻臚寺等衙門官員

鴻臚寺額外序班八員五城額外副指揮各一員併壩上二

十四馬房倉主事六員爲三員併營管三河子粒主事於通

州客兵主事帶管革雲南陝西山西各司添選主事各一員

京倉經歷六員通倉經歷二員明智坊等五草場並黃土等

四馬房倉副使各一員攢典各一名壩上等五馬房倉太倉

銀庫副使各一員戊子等七庫副使十員牛房倉副使一員

倭寇淮揚遁去

先是四月倭寇劫海門縣五月進犯天長都司沃田把總邱

君龍禦之皆敗死亡其卒百七十人賊遂入縣劫掠已乃由

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其在寶應

者因掘縣北土瀾泄上水河入乃駕舟溯東鄉由鹽城入廟灣出海居數日開洋東遯兵備副使于德昌督水陸兵擊倭於安東縣參將劉顯率苗兵直前衝賊親斬其渠賊首眾披靡諸軍鼓譟繼進賊走爭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首五百餘級賊多焚溺死者眾乃駕舟奔遯退泊於雲梯關至刀門港遁去

揚州備倭參將王介參兵備副使馬慎

介言慎沮撓軍機侵削兵餉又言慎令馬公子奪已所斬賊級爲功馬公子者尙書馬坤子也疏下兵部都察院慎革去任回籍馬公子下巡按御史逮問並勘介疏中情實具奏介姑令戴罪勦賊從之

授服闋庶吉士姜寶爲編修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秋七月福建廣東撫臣各進龍涎香

福建十六兩廣東十九兩有奇

八月詔不許多立家丁名色

總督京營戎政顧寶請給京營副將所招選家丁行糧戶部覆言家丁支糧原非舊例蓋先因邊將收養邊人慣習夷情者爲哨探始有家丁名色而京營中以庚戌虜患添設邊將因沿爲例當時事出倉卒未可遂爲故事今將官收養家丁亡慮六百餘人仍欲例外索餉此非所以重國計也第令可下兵部會戎政大臣及巡視科道官嚴閱所以招選人員果有膂力絕人弓馬熟嫻慣經戰陣堪以訓練者方許收用副總兵十人參將遊佐各七人月支糧一石外其餘不必另置家丁名色以滋弊端疏上從之

虜寇雁門

勒令工部尙書趙文華回籍養病

以刑部尙書歐陽必進代之是時上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慄然卒無應理劇才不能奉上旨上滋不懌且稍聞其連歲視師江南贖貨殃民要功債事之詳欲黜免之重違嚴嵩意乃先諭問嵩門樓辦料何遲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爲回護言文華因冒暑南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管理須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未知上意也於是工部疏請如嵩指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亨管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吏部推擇以聞吏部乃以掌通政事工部侍郎盧勳及嵩子世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郎掌尙寶司事也上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暫命侍郎署印賜假靜攝旬月上曰趙文華既有疾其令回籍養病即推勳能堪任者以聞吏部以必進應詔上疑其年老以問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尙健上乃用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語

令浙江布政司咨示都督源義鎮等轉諭日本國王

先是總督胡宗憲爲巡撫時奏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諭日本至五島遇汪直毛海峰先送可願還洲畱徧諭各島至豐後阻畱轉令僧使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鎮具咨送回被虜人口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長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請罪頒勘合修貢護送洲還及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僧清授附舟前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官商潛引

小島夷眾義長等初不知也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宣諭日本日已歷二年乃所宣諭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有進貢等物而實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罪無所追但義長等既以進貢爲名又送還被虜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義宜量情其使以禮遣回令其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國王將倡亂各倭立法鈐制句引內逆一併縛獻始見忠款方許請貢疏下禮部言來使宜優資遣回如宗憲議其宣諭一節詔仍詳議具奏禮部以請報可時中國方困胡議賜日本敕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部尙書歐陽德曰祖宗朝未有敕付鄰國宣諭之事於虜防至深又日本素稱貪狡習悖驚原非請封受冊頒歷朝正之國先朝數事頒敕曉諭俱未見有輸誠悔謝之奏至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七 貢

嘉靖初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璉等以去聖怒赫然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懇請優容許貢彼亦未將宗設等執送宋璉等護還迹其素性如此恐未可徒以言語化誨而震疊之也止不遣

九月革趙文華職爲民

謫其子錦衣衛千戶懌思邊戍上既稔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聖旦所典停封事期八月終止懌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在朔日吉期外矣上以爲故冒吉期不敬君上至矣文華黜爲民懌思發邊衛充軍因詰禮科失糾令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鄭國賓給事周殷大操經守陳麟楊乾亨命錦衣衛執詣端門外杖之俱黜爲民上以文華江南諸

不法狀示大學士嚴嵩且諭以勿因弟子掛念嵩惶恐對文華平日任情作事不令臣知昨歲南征獲功臣爲之喜不意近日人言其過失事端誠如聖諭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皇上不加誅誣曲從寬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全之德臣係師生不能規正又不能早知以告皇上臣不可解所以日來惴惴懷懼非掛念於彼也初文華憑藉嵩要結上寵既修睦毗殺張經慘李天寵陷李默又再出江南人畏如豺狼及攘將士之功旋而奏凱驕橫滋甚與嵩子世蕃比周作惡根盤蒂固朝野以目憂其爲禍賴聖明燭其奸一旦毅然去之若發蒙振落中外鼓舞稱快焉

授服闋庶吉士姚宏謨爲編修
祀大學士顧鼎臣於其鄉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七 貢

鼎臣蘇州崑山人崑山初無城鼎臣始議建之比歲倭奴入寇東南諸郡無城者悉遭屠戮而崑山獨多所全濟鄉人追思請建祠邑里以示崇報守臣以聞報可

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於宣府市

先是庚戌虜犯都門騰書求貢上命文武羣臣集議而鍊語稍侵執政大臣已復抗言嚴嵩父子入將帥貽誤國大計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誣詆大臣著發口外爲民編籍宣府之新安堡鍊自負狂直倖倖不得志乃開書院招四方遊士與相講論公議朝政得失凡遇摺紳往來必斥毀嚴氏父子或時馳馬至居庸關下南望戟手唾罵繼以慟哭人咸以爲顛又傳檄京師欲起義以清君側之惡是時趙文華既得罪嵩父子疑懼思以自保會有人以鍊狀來告者嵩父子益懼

欲殺鍊以緘口乃授旨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故檢校以賂嚴氏進用且邊事日壞方以嵩父子爲庇覆聞旨卽勃然以殺鍊爲已任以語巡按御史路楷昭以事成嵩且酬京擢楷已許話時捕獲蔚州衛妖人閻浩楊口夔等皆以白蓮術蠱惑出入遠近虜地與邱富喬源等爲奸辭所引及株蔓甚眾順因與楷謀卽以此陷鍊誣浩等師事鍊浩等煽妖作奸句虜謀逆咸鍊教詔之因並構鍊子襄諸不法事具獄辭奏之請誅鍊浩等而賞諸有功者疏下兵部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尙書許論依違自顧竟悉如順楷覆議之得旨令巡按御史卽時斬決鍊等逮子襄充邊遠軍廩順一子爲國子生巡撫張鎬三品服俸楷俟京堂缺陞用

明大纂要

卷五十七

五

罷撫憲侯朱岳等守備太監郭敬任回京聞住奪兵部尙書張鑾俸三月下知縣劉以貞等南京法司問

冬十月玄嶽諸山獻芝千有餘本

賜故應天府府丞朱隆禧祭葬

隆禧先以方術幸詔加禮部左侍郎致仕至是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上曰隆禧與朕有調護之功宜特與之不爲例

十一月胡宗憲以擒獲海寇汪直等聞

直本徽州大賈狎子販海爲商夷所信服號爲汪五峰凡貨賄賈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驟嚴海埔人乘機局賺倭人貨數多倭責償於直直計無所出且憤恨海埔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難之比入則大得利於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往遭傷損有全島

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咎直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汪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以其眾屯五島州自保澈靈波人號毛海峰宗滿號碧川謝和號謝老與王清溪皆漳州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爲奸利者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人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犒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直等大喜奉師卽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等亦大喜乃喪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求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於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甚恐競言其不便巡按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敗侮於是朝聞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可異乃先遣澈見宗憲問曰吾等奉詔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五

來將以息兵安邦謂宜信使遠返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卽販疏小舟無一近島者公其給我乎宗憲委曲諭以國禁固爾誓心無他澈以爲信而夷目善妙等見前總兵盧鏜於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凡詭之直心不信曰果不欺可遣澈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卽遣之直索中國一貴官爲質於是以前指揮夏正詣其舟至黨乃並前後往官役朱尙禮畱之直始輕身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故爲款言令自繫按察獄待命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充沿海邊戍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聞於事機力以爲未可而江南人洵洵言宗憲入直善妙等金銀數十萬爲求通市貸死宗憲聞而大懼疏遣還之盡易其辭言直等實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

死實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除餘黨直等惟廟堂處分之時直等三人來畱激謝和在舟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巨測請嚴敕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爲不梗於是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揚言責中國背約出怨讟語遂支解夏正尙禮等遁歸賊移舟據舟山爲固宗憲仍以好言挑之令盡縛送中國人將與善妙等爲市夷已狎知誑之然冀微倖萬一彼此以危言相支調云事聞蒙敕獎勵下按臣覈諸効勞人功次遷延三年不上宗憲乃自列狀以聞奉旨宗憲加太子太保仍贈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夏正贈都指揮使贈一子正千戶世襲元珂等各以差賜賞

虞酉辛愛黃台吉夷婦桃松寨來降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禿

桃松寨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領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宣大總督楊順自謂爲奇功致之闕下辛愛僂答子其士馬雄於諸部且克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恚凡殺守舍及其親屬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兩駱駝相易否則糾眾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於是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笈言此酋恥失雙且甘心於我土卽今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敕令該部釋審桃松寨收領哥等請爲從長議處以弭邊患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順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邱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於是遣桃松寨收領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

收領哥攜桃松寨自西陽河夜逃出寨西走陰告之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寨下召其諸婦環視磔裂之刺心血徧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於是虜狎知順等無能散牧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

加原任主事史際爲太僕寺少卿任其一子

十二月致仕工部尙書蔣瑤卒諡恭靖

瑤浙江歸安人自御史陞荊州知府有惠政民祠祀之累官工部侍郎尙書四郊工成加太子少保引年致仕瑤瑤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揚州時武宗南巡至郡雙倖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爪擊之瑤不爲動已武宗出漢得巨魚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瑤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簪以進曰臣府庫無自辦此耳武宗笑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七

早

而謂之曰中貴人傳旨徵求百端悉地方之產瑤奏某物產某處某物萃某所俱非揚有也武宗詰曰苧白布亦非揚產乎瑤不得已進苧五百匹其強毅有執如此歸十年餘至是卒年已九十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春正月庚戌朔

命戶部發銀十萬兩濟大同之急

大同自納虜婦桃松寨之降虜酋圍困左右威平四衛日急於是總督楊順上書告急總兵龔業巡按路楷亦言城中勢甚倒懸危在旦夕上聞而大駭命戶部發銀遣才幹郎中謝教督運濟之

鄆縣民王金獻芝山

聚芝百八十一本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名曰仙應萬年

芝山以祝聖壽上悅賚以金帛

二月戶部尚書方純條上便宜七事

明大政纂要卷五十八

一

是時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計二百萬兩有奇舊規以七分經費每存積三分備兵以爲常嘉靖己酉以前歲支最多不過二百萬兩而其少者乃僅至七八十萬及庚戌虜變後每歲調兵遣戍中外所增兵馬數多餉額增倍及乙卯丙辰開而宣大虜警益急一切募軍振卹等費咸取給內帑歲無紀極故嘉靖三十年所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三十一萬五百三十一萬三十二萬四百七十二萬三十三萬四百五十五萬三十四萬四百二十九萬三十五萬三百八十六萬三十六萬三百二萬計太倉歲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敏財賄增額派括賦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入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地方奏

明大政纂要卷五十八

二

留且請免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諸軍興徵發停格卽歲入二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庭之賞給齋殿之經營上時以半夜出片紙徵取無敢延頃刻者會大同右衛告警邊臣奏討日急尙書方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條便宜七事其一議處各邊存積鹽引欲將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存積未中者照依原價每銀一錢加三分召商納銀太倉特行起掣其二議處各邊開派鹽引願改納折色者許量增分數不爲例其三議處南京倉糧暫借三年改折一半轉發太倉銀庫濟邊其四議處南京本色通賦改追折色通限一年內完解違限不完者仍追本色其五議各處拖欠本部錢糧通限一年內完報其六議處各處鹽課鹽稅悉輸本部發邊其七議處贓罰事例稅契民兵等銀疏入得旨大同右衛危急此策但可備將來之用不堪應卒且門工未完工部贓罪銀亦不宜遽請鹽引並折糧等項如議行因切責純等謀國不忠令再議明日純等請先發太倉日逐續收庫銀五萬兩及紫關新城倉浮圖峪等客兵米二萬石兼程運至大同以濟急用又本部題准空運監生俱送吏部搭選

三月調御史唐自化爲大理寺評事

自化催糧山東還薦按察司僉事周世遠益都知縣張鵬皆循謹稱職俄而二臣爲巡撫傅頤所劾吏部左給事中劉贊糾其舉劾互異下吏部都察院覈狀覆言自化偶以一時承遣其各官賢否所問未必得實當以頤言爲是上然之世遠調簡僻鵬間住自化不諳憲體改別衙門用

蜀府承煥堯

逮繫楊順路楷許論罷方鈍改南京用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言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自蒞鎮以來所請帑銀無慮三十餘萬而該鎮兵食虛乏虜患猖獗順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即如桃松寨者虜中一逋逃淫婦耳順既失策納之又輒矜示朝廷比點酋喝脅又駕言易我妖叛失體損威臣民無不歎憤而巡按御史路楷受其賄金七千秘不以聞至於首級楷既驗有炙疤痕又多幼小乃曰賞疑惟重兵部尚書許論亦雷同附和奏之順遂叨世廕隆典無章甚矣昨遇春推撫臣醉臥不出他可知也疏入降旨楊順路楷錦衣衛遣官校逮繫來京問其總督事令兵部侍郎江東急去暫理許論令爲民方鈍改南京用已乃起原任兵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部尚書楊博代論改刑部尚書賈應春於戶部代鈍

陞鄭曉爲刑部尚書

福建提督阮鶚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繫來京

鶚狡誕貪縱原無應變才略初以講學要取虛譽既督學浙江諂奉趙文華胡宗憲文華遂奏設福建提督以鶚爲之鶚在閩不措一籌而極意以自豐殖諸所加派動千萬計歲時納厚賂嚴世蕃所爲根盤計至是御史宋儀望疏發其奸給事中劉佑繼又奏其十罪上覽疏大怒遂命械治之既逮至嚴嵩爲請於刑部尚書曉不能堅執博其罪職上詔黜爲民黜遼東巡撫副都御史蘇志皋爲民先是虜入遼陽廣寧志皋不發兵救援且妄報首功剋減軍餉給事中張益劾其狀故黜之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董傳策並以論劾大學士嚴嵩謫戍烟瘴

時來論嵩輔政已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手又私令其子世蕃入直爲之票擬章奏納賄招權凡邊臣莠先入世蕃後達嵩所遠則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近則楊順吳嘉會皆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官帑以資奸竇給事中袁洪愈張燈御史萬民英亦屢及之矣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以今日邊事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於官邪官邪由於謀國之不忠紳疏曰臣竊觀國家有三大政皆嵩父子壞之督撫將帥始進不擇其才行賞不論其功修邊築堡不覈其實而國家防邊之政壞矣錢糧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父子及其家奴承年而國家理財之政壞矣嵩既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四

以虎狼之威得世蕃爲爪距取朝廷名器爲己騙局而祖宗二百年來所培養忠臣節士之氣又至嵩父子壞盡矣傳策疏曰陛下試檢之嚴嵩家當有富於內藏者吏兵兩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故俗呼文選郎中宋爲文管家職方郎中方祥爲武管家探木侍郎劉伯耀提督尚書趙文華所侵盜官銀以巨萬計皆航浮卒輓歲時浸潤天下藩臬諸司相與則而效之驛遞爲之騷然公帑爲之耗損有君無臣誠可惋惜陛下何愛一嵩父子以快天下之憤增三軍之氣乎時大學士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意忌之時來與紳皆階門生也傳策松江人與階同鄉而時來又先任松江推官疏入嵩大疑階密奏三臣同日構陷必有人使之且時來已遣使琉球欲藉口自脫得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矣

時來原非真心爲主本誠朕事玄意政故先言一二遠臣以
及首輔此必有主使同計者又日久奉使不行輒以亡命自
代假此沽名錦衣衛其逮送鎮撫司嚴行訊鞫同紳與傳策
各追究主使之人以聞已而三臣遞對詔獄百方掠訊備極
楚毒竟不言主使者曰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爾鎮撫司
乃以紳傳策相爲主使併時來俱以誣罔成獄獻上詔俱發
烟瘴衛所充軍

夏四月黜原任大同巡撫朱笈爲民

視原任大同總兵龔業職罷副總兵王尙忠還原衛而以致
仕參將尙表代領副總兵事時右衛被圍六月餘笈以候代
離任業以養病臥家獨尙忠在鎮御史樂尙約言其廉雅有
餘而勇略不及尙表因並劾笈業避事負恩狀故有是命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浙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

鹿獲於舟山

大同右衛圍解

比桃松寨來降虜又聞參將尙表運餉入城乃移大營內牧
俺答駐右衛城西南黃台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各去城三
舍許由是內外斷絕斗粟束芻不復能進城中亦無一人匹
騎得出重圍者尙表初以閒住官運餉而入既爲虜遮遂竭
力爲城守計尙表來攻輒擊卻之及被圍久虜聞及妖叛人等
日往來城下爲言恐嚇導以殺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一
搖動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選集主客兵
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悉拔帳北遷東等遂以是日入
右衛城所運糧凡四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

皆感泣呼聲震地自以爲再生也初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
於嚴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督宣
大知彼中事狀甚明請問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故設
爲難詞欲上自棄之上聞言益憂念亟亟爲措餉爲發兵爲
更易文武大吏賴聖意所嚮百司凜凜趨事而虜尋引去尙
書楊博以右衛解圍聞上喜徵侍郎江東還賞總兵張承勛
李賢巡撫楊選副總兵尙表等銀幣有差

五月命尙書楊博留鎮視事

從給事中張學顏之言令其專意綜理右衛也

總督尙書楊博條上十事

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荊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
道以絕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羊房神池諸處牆塹以絕虜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六

入山西之路一選練兵馬一修築堡寨一經理隘口一申明
職守諸邊獲功不惟巡按御史毋得與賞雖本兵何與焉蓋
勛功罪者御史也擬賞罰者本兵也一寬假文法言邊方之
弊大概有三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一痛革殺降一
久任將領一嚴禁私通一查處軍器疏入下所司覆議報可
六月禁在京諸司不得各自受詞

刑部尙書鄭曉等言故事在京官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
法司問斷各衙門有應問者亦參送法司不得自決比來事
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甚有私抵賄以爲利者且
其間拘禁箠楚或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良善苦於紛
拏奸頑喜於詐害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庶
政體歸一抵罰亦不至乾沒疏上得旨時南京上元縣有越

獄之變南京刑部尚書馮岳亦言各衙門濫受民詞不送法司議決故淹禁日久至於生變請盡錄繫獄囚隨重輕決遣之而嚴有司侵官亂法之禁曉因覆其奏以請報可

逮參將周現至京論成革其世襲

現故總兵周尙文家丁也尙文死居總兵徐仁幕下會開馬市現以素習虜情得承遣往來至是分守拒門助馬等堡偏近虜營總督尙書楊博疑之以爲此輩視虜本同一家今乃令之守險拒虜戰必不力急則反爲虜用上然之命錦衣衛捕送法司從重治罪既而法司勘其通虜原係公差但拔自行伍中冒濫官賞宜革奪耳乃發遣

令議遼陽海運

總督劾遼侍郎王忬奏遼東三面直虜爲西南隅山海一關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七

通道京師卽今歲大稔斗米八錢民饑死者什八九議振議錫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開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其若乘其勢而導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策也又言宣大遼東俱係京師支輔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止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一帶抵昌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等處起運錢糧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一帶抵金州遼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彼處海道官覈實計處以聞

令建橋設關於峽江以禁廣鹽

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贛吉三府改行

廣鹽惟南昌等府仍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輕舟疾槳所在而集如袁州臨江瑞州三府皆私食廣鹽撫州建昌廣信三府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誦巡撫馬森因上疏極陳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禁遏廣福私鹽之路仍盡復淮鹽原額稍增至二十七萬引收其稅課以足國平其時估以通商報可

巡撫南贛都御史周藩子告起原任都御史何思代之盜殺原任安慶守備黃佐於江中

巡按御史董觀等以聞且言江防汗漫守臣易於推諉請以池州府及安慶守備並聽九江兵備道節制上從之

改遼東苑馬寺卿駐劄金州

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八

通海禁議也

秋七月驛兵部左侍郎吳嘉會爲民

前總督侍郎致仕何棟冠帶閒住初嘉會爲御史萬民英論劾下獄候勘至是給事中袁汝寔御史凌儒自劾鎮遠報論嘉會前後修邊冒破銀十數萬又嘗索撫賞銀於三十六州縣一時庫藏爲之盡空因並劾前總督何棟楊博張祉今提督王忬等欺罔之罪詔刑部會兵部議而鄭曉等覆言諸臣罪有輕重故有是處

命給雲南銅鑄錢如例

上以雲南產銅不宜惜小費以虧用故也

御製承天府元祐宮碑

命工勒石其詞曰承天府爲我皇考睿宗獻皇帝疇昔分封

之地惟皇考化行江漢皇妣慈孝獻后婉美任姒二聖長發其祥誕育躬躬祇奉上天明命繼承大統君王億兆於茲有年朕念斯地慶源所自特啟建元祐宮以崇真安聖中爲元祐寶殿後爲降祥殿最後爲三洞閣左爲宣法右爲衍真其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祉門鐘鼓二樓拱侍環列我太祖成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崇奉玄元倦惟承天朕實肇基於此承皇考豐芑之貽者惟玄元之祐是賴謹效法皇祖式建新宮又設官以領焚修降敕以諭羣下給田以贍道官禮無不周事無不備永安二聖在天之靈丕延宗社億千萬年之祥則玄功昭揭於無疆而朕承祿襲慶實有既耶謹記已建碑亭二座左勒御製紀成文右勒護功敕諭仍賜左右額曰保祚延禧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九

謫楊順充軍降路楷邊方雜職

初刑部論順死楷爲民及稱該科劾楷受順金七千同爲欺蔽果其事有徵卽罪不止削籍此須勘明乃可重坐上命繫順楷獄遣兵科給事中鄭茂往按之初法司論順楷罪已定遣茂往勘者楷受金一事耳是時大學士嚴嵩與其子世蕃深以順楷之殺沈鍊爲德兼廢其職賂當順楷初逮時右衛勢正危急上怒方盛欲寬假之不敢故緩其獄遣茂出勘似若以所坐爲輕而欲重之者及茂勘諸事悉爲辯豁惟參語重劾之法司乃更予輕比順免死楷猶通籍由是士論大譁咸知出嵩父子意當其事者爲刑部尚書鄭曉云

汝王祐棹薨無嗣國除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條上言邊防八事

一曰審要機使之畏威懷惠者治大同之要機鼓舞奮飭者治宣府之要機也二曰慎選用邊將非大罪惡不輕更易非積戰功不遽陞擢彼知責萃於已不可遽脫不得不勤其官矣三曰厘巡歷今之鎮巡官往往深居簡出卽如大同左右二衛自三十七年以前曾一至其地乎又如獨石馬營等處巡歷之迹累歲不聞夫充國未至金城不敢遽度方略馬援欲入隴右先已聚米爲山今智略不及二子而欲坐畫此虛語也四曰明戰守總副參遊其責在戰操守守備其責在守五曰攻火器頃陛下發佛朗機神槍等器於邊而所司不得其用之之人宜遴選卒伍專其教導六曰清耗蠹征騎之行料已給而月料尙未扣除勘合填註自由而季終尙未繳報此客兵耗蠹之由也兩鎮之兵以一衛而分數處以一名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十

更數人在司鎮者參遊不得而知在參遊者守操衛所不得而知也按月支糧徒以各衛所名籍存耳而其逃亡者戶部亦不得而知也隨營給散惟寄於衛所營司而其侵冒者司道管糧亦不得而知也故糧之數不減於前兵之日用損於舊此主兵耗蠹之由也今欲釐客兵之弊請戒鎮巡勿輕遣發仍與戶部各置立格眼冊用印鈐蓋在鎮邊則親自收執紀其督發往返之期在戶部則分遣倉場紀其關支多寡之數月終一會季終一考虛調者罰冒支者追庶幾按伏之弊可革乎至於主兵則當稽其營伍就近改撥永爲定額庶幾影射之弊可革乎七日申禁例今邊政壞而妄報首功者不止大抵多於堡寨攻毀之後虜騎方退之時取吾創殘以爲首功甚有曠畝崖谷之中誘人而撲之者請下法司以故殺

論或立爲極邊烟瘴充軍之例管隊以上俱痛罰治入日卹周殘自飛輓不行各邊中人之產俱充富商捐貲賠納而管糧等官又漁獵之軍民犯罪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百數銀至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囊飭將吏精白之節重貪墨無良之罰此急務也

九月選陳氏爲裕王繼妃

陳監生景行女也

唐順之薊鎮閱視還朝

順之七月內奉命閱視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因還奏言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鷺卽今薊鎮之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士

也以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卽見在守邊者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徒糜餉不濟緩急之用今權宜其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以爲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卽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盡練更議免調耳軍額既曠練習又疏所據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職悞事之罰疏入得旨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則督撫官所幹何事兵部從實參勘以聞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併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議王忬等三臣當降罰上曰馬珮已革任王忬歐陽安姑降罰二級畱用督府將領見卒實練之務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士

期以三年有成計功行賞否則科臣參劾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嚴嵩對祖宗時祇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並未調邊兵入內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各邊有警皆發京軍而往至正德七年劉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始調許太卻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至京扈武宗南巡識者憂云使此輩入窺京軍單弱必驕橫輕內地矣隨有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庚戌後逆黨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八枝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卽撤還至王忬卽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佈擺守各邊牆去歲則又將邊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犯遼搶殺一空調邊兵入內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

相因循爾順之又條上薊鎮兵食九事其爲補兵言者凡六其爲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

冬十月禮部彙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詔有徑尺以上者仍廣求以進

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勦賊時順之已擢太僕少卿以宗憲言乃復陞右通政協贊浙直兵務仍與宗憲共事

十一月詔械繫應天巡撫趙忻至京降三級調外任

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吳江縣知縣曹一麟俱逮至京訊鞫先是忻行部至松江會金山軍亂鼓譟露刃直抵松江城下之方解時崇明戍軍亦以索餉不獲縛海防同知周魯署印判官薛仕四之教場數日給事中蘇景和聞之乃上疏劾忻淫

酬食墨松賞激變狀疏入上怒乃命逮忻等問之已逮至下
法司問言忻等皆以催徵過刻行事乖方致招物議未有貪
縱實迹忻乃得降調敏政降三級一麟爲民

十二月詔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祿錢糧

每月一進揭帖御覽時寺歲用銀以三十六萬計上意必有
乾沒下禮部問狀乃諭內閣嚴嵩對曰臣聞冒費之弊大端
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僞
一內府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或其事已而酒
飯尙支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買磁器數多既
而光祿寺卿盧宗哲等總括一歲中費出之款籍上之上復
論內閣曰光祿之所費來文內無細問之數皇壇之用並日
辦品物另是朕前銀兩豈在該寺錢糧額內侵冒明矣今後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主

祇令將逐日支費每月具一揭帖進覽可焉嵩對臣查得會
典光祿寺內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監察御史一員
照刷具奏一款內府上寶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
開寫某日於光祿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
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自今若查覈會典舊規
申明舉行則諸弊自可革矣上乃降旨諸書宗哲等命添差
御史一員月籍該寺支費進覽自是歲爲常經費亦少省矣
盧宗哲尋以疾乞致仕許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癸酉朔

詔祀故瑞州府知府宋以方於旌忠祠

旌忠祠在瑞州祀故討賊被害周憲者以方死逆濫之難至
是其孫一范奏請故命耐之

二月令計處調兵事宜

江西撫按官何遷鄭本立奏浙福徵調廣兵往返咸取道江
西既漫無名數可稽又未有專官部領以致所過騷然有同
寇攘乞行總督浙福及提督兩廣軍門計處疏下兵部覆言
自興兵以來征調四出在山東則調民兵鎗手在直隸則調
保河民兵及山西遊兵在河南則調毛葫蘆及睢陳兵在湖
廣則調永順保靖容美麻蔡等土兵沿途騷擾慘不可言宜
行各撫按官將調遣事宜悉心計處報可

命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李機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嚴訥爲
會試考官

取中蔡茂春等三百人

令在直隸臣等日支光祿寺酒饌一卓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西

嚴嵩等言昨詔遣御史一人閱嚴光祿寺錢糧二月之間省
銀二萬一千二百餘兩若每月遞減歲可省十七八萬兩然
在直諸臣日賜酒饌三卓計銀二兩有奇臣等在直之費請
悉停上曰卿等奏省自近始准日支一卓

三月詔巡撫順天俞都御史王倫降二級調外任

治其虜入潘家口罪也

請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朱爰成邊

初宣大總督楊順與巡按御史路楷宣府巡撫張鎬戚朋比
爲奸策獨不與同及桃松寨之事策與順又大相失順等乃
譖之嚴嵩乘大同右衛危急斥免爰未及代而順楷已奉旨
被逮人皆爲快及鄭茂勸楊順事還乃令法司招詞連爰與
順同罪至是及逮至竟以楊順所坐坐之輕釋順楷爰比朱

笈嵩父子不足錄已賢如鄭端簡不免以三尺爲媚寵具惜哉

廷試賜丁士美毛惇元林士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繫俞大猷黎鵬舉來京訊治

初柯海倭之出海宗憲陰實縱之故不督諸將要擊及倭既出舟山卽駕帆南泛泊於浯嶼焚掠居民且經年至五月乃開洋去此卽前舟山寇隨汪直至岑港者也毛海峯復移眾南嶼建屋而居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瑚遂劾參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皆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於瑚故委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夏四月丙午裕王長子薨

嚴嵩等言親王之子曰世子今若稱長子是與羣王之子同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八 五

也乞特賜追封庶於典禮爲合上命追封爲世子其葬祭視世子已封者例

福建新倭大至

且多齎攻具先攻福寧州城經旬不克移攻福安縣破之其沿海諸邑若長樂福清等境悉有倭舟是時廣東流倭往來韶安漳浦開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尙屯嵵嶼加之新寇徧福興漳泉諸處無地非倭矣

詔安置倭僧清授於四川寺院

初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臣至寧波未幾總督胡宗憲所遣生員蔣洲復以僧德陽至俱上書求貢市朝議未允令量賞遣歸未行而汪直就擒岑港泊諸夷遂結艘以拒我師焚德陽舟山所居道隆觀合勢開洋去清授原不與諸舟同

來又居定海七塔寺至是尙羈留未遣宗憲疏言倭情已可見清授不必遣還然畱之浙西非宜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四川各寺安插兵部議覆從之

令刑部侍郎楊大章致仕

大章者大學士李本幼時業師也聞其貪鄙行誼無取徒以本故致通顯及老憊猶貪戀不去忽奉聖斷斥逐士論快之倭攻淮安巡撫李遂親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江北倭寇平大戰於姚家莊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家莊我兵縱火焚莊賊死者二百七十餘徒餘賊奔陳家莊我兵復追斬七十四級賊以餘眾退保廟灣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兵擊於印莊等處敗之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洲斬首七十八級賊奔新河口遁入民莊我兵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八

六

以火攻之復斬首二百十六級賊悉焚死無一人得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悉殄惟廟灣大夥處險固守不出我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遂以白溝涇姜堰之戰賊已奪氣策其必奔廟灣遂令諸將星馳進上適山東兵至乃分布犄角屢致克捷先後斬獲從倭賊首級八百一十八夥生擒一十六名自倭患以來未有若此之大捷也上聞而悅之先賜敕獎勵有功人員行按臣嚴實議賞聞倭自鄧莊敗後沿海寬舟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於小園劉家橋白駒沙等處各有斬獲賊勢餒困頓會雨乃奔劉家莊就食我兵四面圍之值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爲顯所攘噴噴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眾不和乃檄江北諸兵盡屬之顯軍政旣一遂勉期進兵顯率所

部先登各營選鋒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共斬首三百一十四級賊奔白駒場我兵追擊又敗之於七竄及茅花墩共斬首四百餘級賊眾盡殄九月兵部覆遂平倭功次言本年江北倭前後四起一自楊樹港撤港盧潭港岸一自周龍港登岸俱併爲一夥約三千餘人自白蒲挫敗由沿海流至姚家蕩追殺殆盡其殘孽四五百餘又在廟灣節次殺傷死亡過半所餘不及三百乘雨逃遁自廖角諸山港登岸約三四百人至曹家堡潘家莊勦賊盡絕一自清墩港登岸約六百餘人至新河口亦勦殺盡絕以四月初一日開警至五月二十三日蕩平僅止五旬上深嘉諸臣功詔廢子陞賞有差

五月詔逮繫薊遼總督王忬來京鞠治

七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巡按御史方輅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蓋承嚴嵩指也

改總督尙書楊博巡撫薊遼

命秋防畢日回部

倭寇崇明官軍出海擊敗之

崇明縣三泖沙倭賊合夥踵至官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夥總督侍郎胡宗憲以捷聞詔賜宗憲並視軍情右通政唐順之各銀幣宗憲等又言三沙倭賊流突江北參將邱陞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臨難奮勇竟隕鋒鏑請厚加卹典以慰忠魂僉事熊梈前罪常愆後功足贖又言今後死事之臣以有功而又能死事爲一等雖無功而能忠於所事者次之勤爲可錄而事適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機愆事身雖故仍須顯奪請定比例死事之條立爲輕重畫一之法兵部議覆上從

其言邱陞比照宗禮事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指揮僉事世襲立祠死所歲時致祭賃梈不究

六月改南京戶部尙書馬坤爲戶部尙書

秋七月令倉場侍郎每兩月一具進呈御覽

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此始從給事中龔情言也

致仕南京禮部尙書閔如霖卒

如霖浙烏程人謹厚有文以撰玄失上旨南遷尋罷疑同鄉

學士董份陷之竟鬱鬱而卒

八月致仕刑部尙書何熬卒

熬浙山陰人清正直諒有古大臣風士論與之

九月致仕刑部尙書劉訥卒

訥河南鄆陵人故尙書璟之子正德丁丑進士授寧國府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六

官武廟南幸訥署蕪湖縣事中貴索饋不得執繫詔獄罷官上卽位復原職尋擢御史歷陞工部尙書改前職會任邱王聯告訐獄興株連摺紳四十餘人訥悉覈實以聞聯伏法因蒙譴歸卒年七十有七

冬十月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卒諡文恭

文德浙永康人以編修楊名論吏部尙書汪鋌連下詔獄謫信宜典史令安福有惠政歷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尋加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簡撰玄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會推南京吏部尙書上疑文德欲脫撰玄調前職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爲謗訕削職爲民及卒貧無以殮文德篤學修行稱爲儒者然好談當世之務人亦有頗議其迂者雖嘗自以其學未究於用而識者亦

恨其遇之怪史稍貶之誤矣後贈禮部尚書

設廣東廣寧縣

隸肇慶府提督王鈞巡按御史潘季馴等奏邇者撥扶黎諸巢實四方亡命淵藪糾盤流劫比比爲地方害雖時加勦蕩旋復聚結蓋由山峒深僻奸盜易匿致然今當大籌定之餘宜爲地方善後之計請於潭圖地方開設縣治分割四會縣太平柑欖大園等地方十一團隸之設縣官建儒學如裁減例用以據險守要防遏夷酋仍於龍口水立屯田千戶所移四會後千戶所官軍並肇慶二衛中前二所屯軍駐彼耕種移金溪巡檢司於雙車圃以控龍口之東而厚集兵卒於南綏輔之移扶溪巡檢於扶落口以防龍口之西而厚集兵卒於鸞鷲坪輔之俱改屬新縣庶便彈壓詔俱從之賜縣名曰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九

廣寧

樂平王府庶人偕誣有罪賜死

革其子輔國將軍旭桐爵誣暴戾不孝幽其母毆斃之梟亦淫兇相濟撫按官奏聞故有是處

召揚博回部管事

十二月博應召回部辭兼憲職從之

復原任兵部尚書許論職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勸遼

十一月詔以朱熹婺源建安子孫並世襲五經博士奉祀

熹原籍婺源後遊宦移家建安兩地皆建有祠宇國朝官其一入爲五經博士世襲奉建安祠上登極有請官婺源朱氏子孫奉祀如建安者許之乃以朱熹爲五經博士然未有世襲旨也至是聖老請授其子鎬禮部議官以奉祀祀既世承

則官亦應世授詔從其議

詔緝捕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稱雄傑羣聚數十人號爲打行聚火圍誑詐剽劫武斷坊廂開應天巡撫翁大立訪諸惡少名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及十月大立攜拳來蘇州駐劄諸惡少益懼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攻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其妻子踰牆遁出諸惡少乃縱火焚衙廡大立所奉敕諭符驗及令字旗牌一時俱燬諸惡少復引眾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卻之將曙諸惡少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官司道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上命大立戴罪嚴督剋期殄滅以靖地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方知府王道行知縣柳東伯等住俸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逮

查勘倭情給事中羅嘉賓條上海防四事

一定督撫駐劄謂總督必所據適中乃可相機調度一禁專

泥信地言該將領若遇賊勢重大攻劫城池不論遠近星馳

赴援如執信地爲詞不行策應者論罪一修要害衛所一重

臨海府分宜溫猶有海道總兵兵備參將而台州一府未嘗

設官總理請行軍門督令分巡僉事駐劄台州後有銓授將

駐劄地方分管道分填註文憑以示責成部覆報可

勒令懷仁王府庶人聰澄自盡
懋先以罪發高牆遺其母張氏及子俊悅居府母以貧故售其府第懋尋有歸忿怒其母幽之溷廁損其飲食妻竊與之

食泄益怒操挺逐母拊擊之致斃事聞詔撫按勒令自盡
復故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大學士職

初鑾被論削籍尋卒至是其子汝忠援例陳乞吏部覆請量
復原官上念其直贊效勞特允之

十二月授故長蘆伯周大經子世臣爲錦衣衛指揮同知

大經祖或以孝肅皇太后弟封襲已再世至是始從例降授
贈故蘇松兵備右參政任環爲光祿寺卿

命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祭仍廕一子爲原籍衛所副千戶
環山西長治人由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府同知倭寇犯境環
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敗之前後俘斬甚眾以功陞僉事
加副使左參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織其名晉
必死賊賊猝犯蘇諸城門皆閉郊關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號泣環按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母喪
守制遂不起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祀以報其
功故有是命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正月丁卯朔

唐順之條上海防善後事宜

一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於海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
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宜當預防一固海岸謂賊至能禦
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諉事以致
深入今宜爲約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
罪內地有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往歲但坐地
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併坐賊所從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
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

賞一圓海外謂沿海通逃之徒爲賊嚮道者甚眾宜嚴行守

臣多方招徠以消禍本又古者兵交使任其閒自葉宗滿得
罪而人以使絕域爲諱宜量爲賞減並開日本國通貢之途

一定軍制謂宜急練土著必不得已而調募且先取土著如
處兵沙兵之類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

之一鼓軍氣謂宜責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
將之氣武將臨陣時閒取漬校逃卒斬一二人以新士卒之

耳目一復舊制言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列港嵎
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即其故也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

多浙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
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約時修舉

一別人材文官舉海道副使譚綸等劾台州知府黃大節武
官舉總兵盧鏗等劾狼山副總兵曹克新一定廟謨言邇者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吳松定海開水卒呼糧轉官劫獄此履霜之漸請行各守臣
預議招撫化諭之略疏入下所司覆議令克新聽調大節閒
住餘俱從之

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糧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
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五錢及馬坤爲南戶部尚書奏減
折色銀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冊必
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
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事事比歲大侵米
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
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振武營者南兵部尚

書張鑒以海警冊設者也初議選各官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方趨健然京卒怯脆選者不及十一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是日晨集將赴操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尸於市痛加詆辱仍大呼脅兵部尚書張鑒求賞鑒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如爾所欲眾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越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當據此間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復求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則不可得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給銀一兩以補減折糧餉眾始散於是南京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等以該營兵變聞

議鑒庭竹當更代鵬舉當留用何綬請止裁得旨令鵬舉策勵供職庭竹閒住鑒致仕綬降三級徵還其營軍散練之法仍行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於是論叛軍罪首惡周山等論斬繫獄滕彪等二十三人發戍邊衛

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以疏請安儲見殺

時希顏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怨大學士嚴嵩謀因事構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關市中悉揭匿名帖言嚴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羣情已遂上疏略曰臣竊一時報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而不自安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

也不必疑於王論二王以母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則君相信儲可得安也二王同處京府智與年長防不預設則譏隙所由萌聖明早斷時敕王就國則兄弟相同而儲可得安也儲宮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則父子相體而儲可得安也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禮部勘詳上不悅曰若因其言祇管郊廟告行何如於是嵩等復言當令禮部會三法司議上復諭嵩曰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爲儲帝誰可建摘疏中建帝之說令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藍璧等劾希顏怨望傾險大不道法司擬當惑眾律上從之詔所在巡按官即時處

斬仍傳首四方梟示 按史稱是時東宮雖未正位然中外咸知人情所屬定議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欲以片言之閒別疏君臣父子兄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立四親廟議爲公論所絀及既罷猶爭之至再上輒優容之希顏因自謂身雖廢退可以危言奇計徼倖大功上卽怒必不致遂死及詔下方從容宴客御史卽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俱不及訣其首置南昌天寧寺至隆慶二年四月其子禹臣奏得收葬論者謂祖宗列聖神靈陰藉其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乃追議卹錄溢矣

宣大總督張松疏議宗室二事

其一議婚姻以免怨曠大同去山西會城五百餘里自鎮國將軍以下子女婚封勘給起文止令巡撫衙門掛號儀賓保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勘亦止由司府文給徑啟代王轉奏不必復由各郡王府及布政司其一議遷徙以便居處言本鎮密塞垣城郭狹隘各宗室野處不就有司約束易於爲非宜如先年襄垣等王分封故事移數府於代遼蔚渾等州以絕禍本疏入報可

勒令誠意伯劉世延閒住

先是南京兵部尙書張鑒奏革五府屬衛軍餘替役收糧等事部議已報允既而世延以掌右府事欲復之草疏示魏國公徐鵬舉鵬舉見其詞多牽引鑒陰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於疏中獨遣人入奏鑒上章辯誣歸過鵬舉鵬舉大以爲恨亦上章自理謂世延本以私怨欲革指揮朱元任與鑒不合乃假復職掌爲辭自洩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爲署其名也上俱下其章於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閒

住鵬舉等各協心供職無妄生嫌疑致壞國體

三月贈故太常卿管祭酒事敕銑爲禮部右侍郎

銑江西高安人卒於任

禮部論琉球齋回詔冊有五不可

先是上遣給事中郭如霖行人李際春往琉球冊封至福建風阻未往會其國遣陪臣正議大夫蔡廷會以謝恩入貢至因稱受其世子命以海中風濤叵測倭夷不時出沒恐使者有他虞獲罪上國請如正德中封占城國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自同本國長史梁炫等齋回詔冊不煩遣使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以聞上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每國王嗣立必遣侍從之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遞受冊命則是委君貺於草莽其不可一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廷會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失小國事大之禮而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賊爲梗使臣至淮安撫按暫爲畱住館伴俟事寧卽遣貢闕下占城國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使者齋回敕命乃一時權宜且此失國之君也造無稽之辭以欺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特倭夷之警風濤之險耳不知琛寶之輸納夷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敕然其王沙古卜洛猶懇請遣爲蠻夷光重且廷會非世子專命又無印信文移若遽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爲至榮以先拜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誰任其咎其不可五也乞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便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聽其

入貢方物其謝恩表文俟世子受封之後遣使上進庶中國大體以全而四夷觀望可肅上從部議

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清理兩淮兩浙山東長蘆河東等處鹽法初戶部議遣主事一員詣淮浙理鹽課得旨報允至以主事黃乾行名上上曰鹽法久弛非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年遭耿九疇王瓊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往理報可吏部乃舉懋卿明年十月懋卿條陳八事以上一定鹽法請盡將餘鹽開邊則邊商困餘鹽外再收浮鹽則內商困乞今後鹽引一正一餘兼發正鹽赴邊報中餘鹽納司解部一議引價謂邊商不便守支往往賣引內商苦彼勒減引價故報中日少今後邊商持勘合赴運司時即令內商照引通融派撥一查空引謂奸商不繳舊引展轉販賣以致新引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毛

不行乞遵限年之法千引以上十年千引以下五年支盡離場截角開除踰限者以私鹽論一預造引謂邊商不樂報中由運司關引太遲今後各運司計歲用鹽引幾何預赴南京戶部刷印輪次給商爲便一委專官謂准儀二所商僧賄同官吏私賣私買朦朧搭單預堆越掣奸弊日出宜每年分委運同運副監督掣賣按季開報歲終易之一繳退引謂有司追繳退引每年不及三分之二者逮問不及三分之一者降調全無者罷出一查通關謂各場虛出通關致有日久私販盛行宜申明律例限完銷繳一薄振濟謂兩淮兩浙廣東俱有振濟惟山東長蘆獨無宜照例每鹽一引納銀一分以卹

速察酒沈坤拷死獄中

南道御史林潤等劾奏新改國子監祭酒沈坤居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鑾斷其兩手糾眾防倭指不知名人爲敗卒梟首示眾霸開官店將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妻孥私忿屬官監禁母舅占家貲逐弟賃民房並及其住南監折毀饌堂爲私宅器用等事上覽其疏惡之詔褫坤職爲民乃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訊治坤素跌宕負氣不能諸俗鄉里人多不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督率鄰里保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眾坤遂以軍法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撻笞之故居民雖賴以保全而彼其撻笞者亦遂生怨憾中有給事中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素與坤有卻又性險狠遂與諸生撰爲謠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天

構之於御史林潤疏劾之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鑾者固無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士論冤之

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諡襄敏

贈工部尚書珩山西石州人行履修潔器識宏遠尤博綜羣籍爲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謂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

兵部尚書楊博條上弭盜六事

一南北諸郡連歲兵荒民於公賦外有修邊買馬治河等項額外之征是重困也宜禁之一民之爲盜非得已宜令各撫臣榜諭凡脅從者悉令歸業貧甚不能歸則許入籍投軍所司卽與收伍一京城饑民已荷聖恩發振救卹其遠方赤子

請行各撫臣便益發廉振貸一凡巡捕職官所領軍丁民快各具名咨部隱匿賄賂者重坐之一責成監司守令勤行巡歷慎固封守縱賊不捕者計其多寡治罪一申明賞格凡巡捕有功者各遵舊例實行陞賞以示激勵疏入詔允行

詔聽與緬酋并噠喇更始
先是緬酋并噠喇者忿先是紀歲爲孟密土官思眞與養土夷思倫所殺欲報之會思眞與其子思漢物故嫡庶忿爭并噠喇乘亂乃納思漢次子思琢爲婿遣歸孟密奪其兄思宋印而因假道攻掠孟養乃西諸夷以復前仇又使其黨卓吉侵孟密境後卓吉爲思眞婿猛乃頭目別混所殺噠喇怒自將兵攻別混父子擒之仍結致龍川平崖南甸三土官欲爲亂既而規知內地有備又慮他夷襲其巢穴乃遁歸於是鎮明太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巡等官上其事兵部言噠喇已畏威遠遁朝廷但當宣示恩威與之更始仍傳諭各土夷不許交通結納詔曰可令應天巡撫翁大立回籍聽用

以給事中曾濂劾也

夏四月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初與羅洪先建言忤旨遂廢屏家居十年□□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上命趙文華經略因薦之亦欲以兵試之嵩起爲南兵部主事尋陞職方員外郎中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改通政司右通政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辭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

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翕然慕之既以事勢艱難亟欲垂功名以自效不二年間開府淮揚然亦少所建立以卒論者謂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於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而乃以邊功難之若嚴氏者豈真有惜才爲國之心哉按史多貶詞恐失其實矣

命宣大總督張松回籍聽用陞保定巡撫葛緒爲副都御史代之

御史耿定向劾吏部尙書吳鵬

言鵬以天官爲己私物凡百司例當遷陞者其始也必白白以賄其既也必謝謝以賄其歲時必有慶賀問安慶賀問安以賄姑不瑣論諸述其數事與人之較著者如鵬婿董份主考而詔中試羣目昭然已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蔡茂

明太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春止得兵部而詔反得禮部予奪之謂何其誰能說之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前吏部司屬李一科白壁皆賦墨著聞爲御史林騰蛟給事袁洪愈所說亦淹滯者數年以此箝制言官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晏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貴緣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之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爲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爲奸利乞墮登壘攘臂肆行是爲天下貪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蔡克廉病夫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置之北祭酒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爲養病之所而大學是播惡之區矣此臣之不足於

鵬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鬧市甚而盈筐書帕顯然投於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報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戡穢臣恐卽不反脣亦不免腹誅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章上尙書鵬及翰林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上命鵬竭忠供職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皆覆畱用從之罷刑部尙書鄭曉開住

降左右侍郎趙大祐傳頤各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冤得投牒通政司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禁民越訴凡法司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不得輒發曉聞知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亦載近京人犯等聽法司問理率大祐等上疏論存仁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義論曉等欺罔上下其章於都察院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八

三

會該科勘議未上曉等疏辯上責其不候處分先行辯瀆且言前者周山等作亂咎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奉旨未減疏進無一子疏□□曰執法終屬自尊乃黜曉不許再用而奪大祐等俸仍□□今一應詞訟在外者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不許再行爭擾

追賜岳懷王厚熙諡

王睿宗皇帝嫡第一子上兄也未名早薨上御極追封岳王諡曰懷王上念王不置每歲時齋薦於宮中以未名不便登錄故諭禮部賜今名云

復設都御史一員提督南京糧儲

改督漕右副都御史章煥爲之初營軍之亂侍郎黃懋官以南糧不充節縮太過至於生變及是給事中郭斗因言糧儲

缺乏弊由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視不理積逋巨萬宜如舊例專設憲職任之且請略倣京曹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歲遣戶部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敕監兌給事中馬出圖亦言南糧自尙書方純議折後軍無見糧怨詭始起乞再復本色便詔俱從之五月添設整飭應天六府兵備副使兼參議兼督蘇松等府糧儲

從南京兵部議也

陞編修王學顏姜寶爲廣東四川提學僉事

南京國子監司業馬一龍予告

六月特予大學士李本移贈本生父母

南京兵部尙書孫陞卒諡文恪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八

三

贈太子太保陞浙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也爲人孝友敦厚父燧死宦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宦字亦不爲人作壽文□□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不談人過蓋篤行君子也子鑰鋌鏐鑠皆先後舉進士至通顯

附兵部侍郎魏謙吉赴任道卒謙吉狂率無賴不類衣冠士其居官始終所至無一善狀淫暴拊剋若餓鷹乳虎至於錐刀乞索卽市井人羞言之屬時政汚濁遂致卿佐卹典隆備士論譁然

秋七月總兵劉漢等襲板升破之

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由玉林舊城而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邱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

千頃接於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教妖術誘導之入寇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法中國甚被其害是時虜酋俺答引眾西掠且二年間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於是大同總兵官劉漢謀之巡撫李文進及原任總兵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爲中國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綠游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李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人馳進漢與副總兵趙苛參將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裹糗疾馳昧爽於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眾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堡矣會虜騎大至我兵乃引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退自馨亦脫走擒其弟自橋及其母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算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迭戰且卻還與大營合虜眾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都御史葛綽以捷聞上聞而嘉之亟命兵部議賞典於是漢等陞賞有差

戶部左侍郎石永卒

永廣平府威縣人鯁介廉靖歷官以風裁著所至肅然時方尙通士多喪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嚙然不受變流俗歿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爲貞士矣

都御史章煥上經略中原疏

略曰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今羣盜合爲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人而妖人以羣盜而劫眾罔倏無常不可

蹤迹此今日之大患也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二收梟僞三修城河四察險隘五時巡歷六選良吏七處宗藩八議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爲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爲目前倖免之謀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斂煩急貪吏肆行水潦游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羣爲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於黃河於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亦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傳言爲訛卽皆解散無復蹤迹蓋亂之萌也方煥巡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倪心益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雖多迂漫然足考見當時之事勢焉

八月胡宗憲獻芝草百白龜二

上自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賜宗憲銀五十兩全鶴衣一襲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禮部因請謝玄告廟許之

致仕戶部尙書賈應春卒

應春眞定人歷官三十載以慷慨任事其居家以長者稱鄉人咸愛重之

設江西興安縣

隸廣信府先是上饒弋陽二縣之閒有橫峯憲者滅四方民流寓其閒以陶爲業苦窳偷生無所積聚一遇凶年輒鼓譟行劫郡中官吏遠不能制居民苦之至是撫臣何遷請割二縣治設縣其中以便彈壓戶部覆可從之

附禮部尙書顧可學卒可學無錫人初以進士歷官參議病免且十年覬進用無蹊徑矚上好長生乃納重賄嚴嵩所言能凍童男女洩爲秋石服食卻老有驗嵩薦於上詔遣使賞

金幣卽其家賜之可學乃入京謝恩得畱用累陞至今官然
惟帶空銜支俸凍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
葬予告歸卒於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術被召端明雖
貴幸頗自知恥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甚復通苞苴
囑托諸司有不從卽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路彰廉恥道
喪然以搢紳而甘廝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報吝則可學爲
甚焉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詔褫其官公論快之

九月調原任巡撫延綏副都御史董威爲南京大理寺卿

威薦慶陽知府孫續廉明可大用續尋以貪污爲撫按御史
李秋所劾於是給事中梁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請下所司
覈實吏部覆言續治行無取惟催科一事乃其所長據法則
執秋言是威但取一長似亦無他詔除續名而以威薦舉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實令調南京別用然大理乃九卿長官舊例率取巡撫之稱
職者陞用威在延綏賊私狼籍士論不齒徒以厚賄素結於
嚴氏父子反因調得陞倒植甚矣當時曾無彈章惜夫

冬十月黜中書舍人劉芬爲民

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王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
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尙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
大言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趙王厚煜縊薨

王讀書好禮有賢行嘗構樓獨居妃妾俱不得入及是獨小
蒼頭一人侍寢起爲捫足見王縊於牀下大驚呼王妃張氏
子成臯王入視已絕越三日撫按官始知王薨爲自縊馳疏
以聞明年二月成臯王戴垓以王自縊狀聞歸罪於彰德府

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詔械汝礪等至京拷問論汝礪成
極邊時雨罪死仍械還河南斬之長史李愚等戍罰有差遣
官護王喪輟朝三日諡之曰康初三十九年六月洛川王翊
錡奴與民爭田時雨撻其奴錡訴於趙王時雨不爲屈寬
論奴充軍十月二十八日湯陰王府奉國將軍厚燾厚燾與
汝礪求需祿糧汝礪不與而囚其奴厚燾等復以告趙王王
令厚燾詣府求釋汝礪辭不見見時雨時雨復以語侵之是
夜王暴薨於思訓樓中翌日長史以王病薨牒報府臣哭臨
如禮時外議洶洶或言禍起宮闈述且及成臯王王懼乃始
與長史李愚等以自縊訃聞因稱時雨汝礪威逼王致死法
司論罪如律其實胡錡厚燾事至微淺時雨等未嘗侵王第
王素性仁柔鮮斷薨之前數日侍兒有見王咄咄自語如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五

所恨者殆爲妃與成臯王然其事秘外人莫知也王本以慙
忿自縊乃罪時雨等時論寬之

命成臯王戴垓管理趙王府事

初趙王厚煜在時世子世孫俱卒以世孫子常請封爲趙世
曾孫至是王薨世孫夫人奏曾孫年幼未能攝國因舉江寧
王厚煉及戴垓俱堪管理府事上從部議暫令戴垓保護幼
孫候年長襲封之日回府

十一月械繫都御史章煥至京訊治遣戍邊

初煥自淮安改督儲會城工未完且漕運總兵參將俱赴京
會議因畱數月督漕運過淮乃發仍假道過家於是南京給
事中馬負圖等言國家近以畱都兵變復設督儲憲臣又就
近移煥於其地無非速爲根本計耳煥不畏簡書遷延半載

向未有視事之日乞亟賜罷斥以懲怠玩疏入上以煥徒事
談論意本欺誘特命逮送法司擬罪於是刑部奏煥繁言讀
聽當坐衝突儀仗妄奏訴律得旨發邊衛充軍煥有文學其
上經略中原疏俱言妖盜並興寢成大患頗抱憂時之志第
其中處畫空疏又當一統全盛之時而為經略中原之語亦
非所宜言者上心厭之至是遂得罪竟死戌所

補廕故新建伯王守仁子正億為錦衣衛左副千戶孫承學為
國子生

先是守仁以軍功廕一子為錦衣衛副千戶後三年考滿復
得例廕其子為國子生時守仁未有子以姪正憲承廕千戶
未幾正憲因輸粟為王府典儀而正億廕入監讀書至是正
億願授武廕圖報效而以承學補國子生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七

陶仲文卒

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祈禳小術初以吏員為遼東海
州庫大使歲滿當遷守選京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元節者
江西龍虎山道士也以方術得幸於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
得召見一歲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
知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尋又加少傅餘
如舊食正一品俸俄進兼少師加號神霄紫清閣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教事勳階光祿大夫
柱國又兼食大學士俸尋進食伯祿已實封恭誠伯歲食祿
米一千二百石官其子世恩為秉一真人至是有疾請告歸
遂死於家悉錄其平生所得賜資金幣衣帶俱獻還於朝上

問而深憫之加贈特進大夫諡榮康惠肅賜祭十壇如致一
真人邵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仍給齋糧麻布與其子世恩為
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符咒方稱上意驟恩寵自戊戌以
後上不復視朝輔弼諸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
至賜坐與語稱之為師賜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
等前後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復贈諡賜賻恩眷有
加自古方士所未有也隆慶改元始奉遺詔追尊仲文官世
恩亦削爵

兵部尚書許論獻家藏白玉螭真蹟一卷

詔停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俸令戴罪刻期剿賊

燕山東人僧健勇敢善騎射素無士行亦鮮取眾應變之略
遭時氛墮遂冒開府歷觀其前後疏章皆滑稽誕謔恬不知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三

恥真小人之雄也

十二月掌錦衣衛事左都督陸炳卒諡武惠

炳浙江平湖人祖輝以尺籍隸錦衣衛獻皇帝之國安陸選
充儀衛司總旗輝之子松得事上於潛邸上入繼大統松用
從龍功累官至都督僉事炳松之子也中武舉曾試授副千
戶積功陞至指揮僉事己亥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
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上出於火上識其姓名即拜都
指揮掌衛事累陞前職及是暴卒上深悼之贈忠誠伯賜諡
乃命兵部官其子繹為本衛指揮僉事左都督朱希孝經紀
喪事護其家炳性黠多智數善迎合上意由列校驟躋公孤
出司巡徼入典直贊自郊廟以至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寵
即勳貴大臣莫能望也任豪惡吏為爪牙多布耳目銖兩之

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者卽撈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巨萬豪侈自奉營別宅十餘所皆崇□□第分置姬妾其中紉綺寶玩所在充斥供張不移而具炳□□處其閒東西惟意又置良田宅於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是時上數起大獄炳頗保護無辜所全活亦眾又折節廣交以籠取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奸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褫其子繹緒等官籍其家

禮部條上景王之國禮儀

部言皇上欽承祖宗大制諭景王之國乃以父命子與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親命諸王事體相同比之列聖以兄命弟者有閒臣等倣倣先朝故事皆奉天門陛辭而行今景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羈

遠違聖慈乞令前一日王與妃恭詣御前面辭行五拜三叩首禮祇受皇上訓命禮畢王與妃詣母妃前行四拜禮出辭裕王至府內行四拜禮裕王亦送景王至府內行兩拜禮次日景王仍詣大朝門前行陛辭禮啟行又國初諸王之國百官俱送江關候王登舟而返以後此禮不行惟先一日詣王府拜辭而已今景王承皇上親命之國禮宜從其重者乞令文武百官先一日詣王府行辭禮至次日各具朝服侍班候王行禮畢出易吉服送至崇文門橋南候王轎過而回則國典人情庶爲兩盡報可

陞編修趙祖鵬爲湖廣僉事

祖鵬以女妻都督陸炳席其權勢因大爲奸利士論恥之炳卒祖鵬遂外補

陞景府左右長史李績高岱正四品服色俸級從景王請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八

罕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八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四十年辛酉春正月壬戌朔

謫原任都御史游居敬充邊遠軍

初居敬請勦東川阿堂奉旨令會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不候會勘即調土漢兵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鄕之雲南承平久一旦兵暴動督趣嚴急賦斂百出諸軍衛有司土官土舍乘之爲奸利由是人心嗷嗷遠邇騷動巡按御史王大任言於朝曰逆堂奪印謀官於法在所當誅第彼猶仗朝廷之印以約土民冒祿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差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與安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屬有罪居敬乃信其一偏之辭敢違三省會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九

勘之明旨□□大罪以蹈不測用冀不可必成之功恐生意外之患且外□□皆謂居敬入九鼎重賄欲爲之雪怨兼受各土官金銀及攘盜帑積皆有實迹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勦趣三省諸臣亟如前旨勘上撫勦所宜戢兵時動爲便疏入詔吏部會都察院參看言居敬輕率當奪職爲民上謂雲南非他處比特命械繫居敬至京訊治居敬既被逮大任因併論黔國公沐朝弼身爲鎮臣漫無可否參議林一新督餉無狀參政宋國華副使黎遵訓徐楚沈橋馭兵無紀而遵訓先通夷賄釀成費端尤宜首問其都司參將等官潘雄曹宗岱等七人及知州郭大治俱有罪黔國公沐朝弼復上疏自理委罪居敬疏俱下兵部覆朝弼兩疏論列情在可原居敬首禍及諸臣均宜問得旨有朝弼奪國華楚橋俸三月下一

新遵訓及雄等八人於御史問會居敬逮至拷問實無他贓法司乃坐居敬擅調軍馬者律請戍邊

戶部議處景府歲給祿米

部議處歲給祿米萬石派湖廣德安等府徵本色其京支祿米三千石仍派蘇常等府期以三年住支並歲給食鹽千引茶三萬六千斤從行官校如例支半年俸銀以資路費俱報可

二月都御史周延卒

延爲人峭直清介寡言笑居官執法不爲矯矯聲清節自持始終不變士論重之

吏部左侍郎茅瓚回籍養病

時瓚以足疾久不視事上曰此左侍郎似不可無官理政瓚

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九

二

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肢體末疾今且愈矣乞暫予告數月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令回籍調理乃用袁煒代之

三月刑部侍郎趙大佑等覆勘伊王典樸不法事實還報

先是給事中龔情至河南訊王左右被劾罪狀皆服奏以聞王報辯謂龔事林騰蛟陷之乃命大佑同錦衣衛指揮萬文明等覆勘大佑等言王聽承奉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教誘以修理府第爲名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儒學文昌祠及法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官街五道抑買民房一百餘家又遣軍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內使僭稱東廠緝事鈎索小民過失所建府第闢造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環城江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鸞騰光宮

殿百花臺乘風御氣閣凡一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內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金贖繫永寧知縣謝魯拷掠逼跪殿門傳旨責問俱有實狀如撫按言第知府張柱指揮李夢孫等不能委曲善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辯不服亦不能無罪疏入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議上言伊王奢縱淫虐俱於祖訓有違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民第舍俱各退還添設廠鋪及私建槐椿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娶婦女應當給主並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具撫按詔從之張柱李夢孫等俱降調吳希周蔡朝等各逮治發遣有差大祐等又言伊府原額護衛旗軍□□名今多至一萬六百五十餘名儀尉司校尉六百名今多至□千六百餘名宜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如正額存畱守衛宿衛仍每名量存供丁三名餘發洛陽縣收籍編入圖甲納辦糧差如遇正丁供丁故絕照數徵補兵部議覆從之

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禮部尚書吳山冠帶閒住

鵬在吏部凡百進退一聽命於嚴世蕃卽遇方小吏無敢自專者充位而已公道久壅賢否倒置中外人心無不鄙薄憤恨之山直諫有時望既以救護日食忤旨上大不悅嘗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懼以不言得罪遂以山與鵬併劾奏之是時鵬方睦於嚴氏上亦殊無意罪鵬疏入乃與山並罷存公議也然亦嚴氏爲歐陽必進計耳改都御史歐陽必進爲吏部尚書陞吏部侍郎袁煒爲禮部尚書

陞浙直副總兵劉顯爲署都督僉事

代徐珏管振武營事從給事中魏元吉言也

夏四月工部尚書劉麟卒諡清惠

麟南京廣洋衛人觀政工部時有劾壽寧侯下獄者麟輒上書論救之以此知名歷知紹興府以嘗忤劉瑾除名瑾敗起知西安府歷擢刑部侍郎至今官諫織造忤旨致仕歸會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閒住居浙之長興餘三十年閉門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其自守介然而不爲畛域以是人尤敬之卒年八十有七

陞禮部儀制司郎中白啟常爲尙寶司卿吏部驗封司郎中

一爲南京尙寶司卿

定番僧入貢人數並給賞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四

初四川威州保縣金川等番僧每三年一貢例用五百五十人其來已久至嘉靖三十六年禮部據會典中所載永樂初例裁其四百人至是復當貢例該寺演化禪師遣都綱番僧郎吟等仍五百五十人來貢執稱自永樂間敕本寺禪師卅十監藏貢方物一百五十分其各寺寨則都綱莽葛刺等十四寨方物一百四十分護守鐵圍山界黃毛答子隘口都綱領占叫下十三寨詔守撤回山相連雜谷都綱野舍藏下十三寨認守大雪山隘口共五百五十分原非後來增添乞准如舊守臣以聞祇令郎吟等五百五十人入京餘四百人畱境上待命禮部請以會典額內百五十人給全賞餘四百人既稱各有認守地方亦准給賞於中各減絹二匹詔可降調文選郎中周良爽提學御史于業於外任

吏部給事中胡應嘉劾奏良窳業貪黷異常廉恥掃地請並罷斥奏入上命錦衣衛捕良窳及業拷訊以聞尋俱降級調外任

五月大學士李本以內艱去

母楊太夫人卹典詔加祭一壇所司治葬仍遣馳驛護歸東川叛夷阿堂爲其營長者阿異所殺

其子阿哲就擒哲時年八歲堂所冒姓爲祿哲謀奪土官者也巡按雲南御史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印悉爲土官私擅標署實迹從公改正訪祿氏的派土人所信服者而立之招撫流亡振卹傷困並議所以處阿哲者部覆報可阿堂既誅索府印不獲人疑爲水西安萬銓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五

匿及至明年六月屢勘印實亡失而祿位近派悉亡絕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於是撫按官雷賈陳瓚請以采襲祿氏職姑予以土府同知銜令祿位妻寧著署理俟采長以府事歸之後來果能撫輯其眾仍進襲知府其東川府印不獲請別立府名更鑄新印給寧著護守以防奸僞疏下部覆得旨府名不更餘如議

御史唐繼祿以早霜條上修省十事

一曰撫綏流民二曰捍禦邊境三曰亟銷驕縱四曰經畫賦斂五曰痛抑侈靡六曰調停催科七曰權宜振卹八曰裁革納級九曰量免入覲十曰黜罰姦庸其黜罰姦庸一事欲令京官俱自陳其餘聽部院考察去雷疏入報可

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回籍聽用

閏五月詔巡城御史每年終會本舉劾各城兵馬

時南城兵馬周于詩以侵盜車輛工費事覺爲管工給事中劉畿所糾因有是命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諡恭簡

楷廣西桂林人入仕三十年孤立寡交然亦無忤性寡嗜好居第僅避風雨日閉門靜息讀書其中卒年七十二歲特予嚴嵩妻夫人歐陽氏卹典

上諭問臣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卹典後不爲例部覆當視故事從厚上然之乃賜諡祭三壇所司分治喪具遣官護送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旋者嵩乃以情言於上設爲兩難之辭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在側上乃特旨畱侍養令不必守制喪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六

令嵩孫鶴護歸

調尚寶司卿白啟常爲南京光祿寺少卿許給會試舉人及應聘考官勘合

雲南撫按官以近例裁革開支請給本省會試舉人及鄉試考官勘合兵部言各省新科舉人例應起關仍照會典遵行其聘取考官亦係公務宜如順天府事例一體應付從之

六月都給事中梁夢龍等疏請以講讀史職典機務上不悅龍等言我朝有講讀史職典機務者蓋惟在於得人耳乞俯念政本特敕吏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疏薦五六人取自宸斷而品秩之上覽奏不悅曰所奏言講讀史職者今爲誰其指實奏聞夢龍等因惶恐陳謝言一時敷陳實據所見言之非敢妄有指擬上曰此所奏原非爲國第欲窺測沮閒耳夢

龍奪俸半年餘都給事中二月給事中一月

刑部尚書馮天馥回籍閒住

以給事中張廷柱劾其庸鄙故也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護

禮部尚書袁煒言臣聞之太平日有不食月或避之或五星潛其下或涉交數淺則不食或德之休明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今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任懼忤上以爲然

八月南京御史林潤劾鄢懋卿貪冒五罪

需索屬官餽送巨萬罪一受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虐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羨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得旨照舊供職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七

兵部尚書楊博以六事獻

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今虜止是永邵保尤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答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一請先敕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激其馬使賊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其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於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其區處督撫官不得通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四海治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

策應但虜馬不能入關卽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馳赴援不必候調疏上悉允施行

禮部尚書孫承恩卒

承恩直隸華亭人贈太子太保

九月太原知府□惟一被劾調任去

惟一在郡潔已任事節財愛民歲饑設法振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雁門山西總兵王懷邦率眾避入會城其軍士剽掠於市惟一執而捷之驅其眾出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御史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山西巡撫孟淮貪穢無忌三關舊用平陽澤潞民壯防秋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虜入懷邦以是挾惟欲上書發其奸准乃諭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准大恚乃劾惟一調任太原士民如失怙恃時晉王上疏稱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畱之上覽之不悅且訝其難封啟本以進下禮部參奏因降勅戒諭王令省改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八

兵部尚書楊博議上薊鎮十事
一言各區主兵雖有總副參遊等官爲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爲之監督督撫無時閱視之仍以贖緩優其犒賞且久任兵備以責其成一言陝西三鎮客兵久疲而延綏尤甚宜將延綏遊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他仍舊一邊兵既欲漸撤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一請遣戶部侍郎一

員量兼憲職轉理昌薊二鎮主客軍儲一請稽核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兵使習知險易毋以更番易地一兵家之法先則制人宜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牆爲固一屬夷向化則懷之以惠作奸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之帑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制及貧軍一山海關一片石等地距薊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令督餉郎中隨宜酌處本折兼支一請搜簡廢棄將領用之練兵禦虜以收使過之效議入上俱從之惟督儲侍郎罷不遣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盧紳卒

紳陝西咸寧人性誠懇務修實行故居官所至雖無顯聲而去後恆見思其孝友恭儉關中人悉以爲楷云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九

冬十月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詔三省夾剿

先是安遠招撫新民葉槐及龍南岑岡舊賊李文斌各擁眾攻縣治掠民居巡按段顧言上其狀言安遠之賊起於知縣章彬以墾從賊巢同病死疑其中毒遂用奸人王招等計燔軍門檄集兵攻之反爲所敗槐以故益驕龍南之賊激於鎮守同知李种輕聽奸人王本之誑奪李文斌妻弟之婦以歸李文彪怒發兵圍縣時知縣張淑祥參將谷賜俱以事至府間便觀望不前均宜治罪又南贛諸巢惟葉槐爲最盛惟文彪最久其所部各不下萬餘人今益肆驕橫近巢居民靡不附自軍門而下一應公役皆有奸宄竄迹請敕軍門嚴爲禁戢以警人心疏入得旨谷賜奪俸三月彬种及招等巡按御

史逮問具奏淑祥降邊方雜職會流賊入江西界者十餘曹其萬安泰和之寇由會昌等處入殺副使汪一中等及官民六百餘人廣昌宜黃崇仁之寇由宜化石城入殺五百餘人會瑞雩贛興國永豐等處之寇由福建武平入殺二百餘人爲同知袁株等所敗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殺五十餘人官軍與戰於河均大敗之玉山永豐之寇推總兵袁三等爲渠帥殺虜二縣人至二千餘臨安東鄉金谿等縣之寇由長汀轉掠石城而入有眾萬餘殺官民七千四百餘人被虜者二千五百人參將劉顯敗之於陽湖乃零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鑾及居民二百餘人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前山塔灣李廖坊龍池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虜千餘人前後爲官兵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十

所敗散走貴溪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而張璉者本饒平縣之烏石村人以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害賊鄭八蕭雪峯黨後鄭八死璉與雪峯分部其眾而璉爲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降給以冠帶璉益驕甚與峯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訟言剿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於是巡按江西福建御史段顧言李廷龍各以江西鶴朝敗因言贛州一府爲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相繼激變而撫臣漫不省聞以致今日寇石城明日寇瑞金又明日寇南安寇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矣罪當坐南贛而江西閩廣觀望失援之責亦不能辭疏下兵部議覆上謂諸臣失事重大

楊伊志令革任回籍聽勘張元冲住俸同劉壽俱戴罪平賊汪一中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賜祭葬立祠王應鵬及百戶唐鼎陳策各贈官陞襲如例乃命浙直總督尚書胡朝宗兼節制江西又准暫起用譚綸領浙兵殺賊時汀贛巡撫陸穩言饒平大捕程鄉等盜賊之生其故有二蓋數縣僻居山鄉憲臣巡歷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誅求民不堪命因而橫戈四出以逃須臾之死一也倡亂之徒飽欲而歸鄉里羨慕以爲生計莫利於此故雖良民亦皆率從二也盜賊難剿其故亦有二軍門權輕威令不行凡附近有司不過遣人問賀呈遞憲綱一冊至於一切練兵給餉事宜檄之不從促之不至一也道府各官計日遷轉盜起不卽撲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榮之冠帶許其立功二也守巡兵備等官如副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十一

使邵棟陳柯參議馮皋謨僉事金淵等請照浙江副使譚綸等例但加俸銜畱聽軍門委用不得別補府縣正官亦俟夾剿事畢方許離任俱從之明年二月江西撫按官奏請會四省會同剿寇兵部尚書楊博覆奏用兵事宜一請嚴捕首惡貫脅從者聽其自相擒來降給空名告身三百道於軍門充賞二汀邵建寧等處乃賊入江西要路宜令各守臣遇賊合擊使無奔逸三御史段顧言差雖已滿而知兵任事請畱之紀功贊畫四請借支南雄商稅湖州鹽稅又畱兩廣南贛軍餉佐費五調兵所過騷擾地方宜專委風力守巡官督押犯者治以軍法詔悉如議顧言畱監兵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坐營指揮王毫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督賊失利歸罪於毫震得執毫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

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至教場閱操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而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始議大征張璉言臣已調集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剿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巡撫福建游震得駐漳州南贛副都御史陸穩駐永定得旨如擬五月命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贛參將俞大猷副之一應戰守事宜悉聽二臣會同督撫官協謀剿賊仍令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兼核廣東功罪以聞於是於六月間建設伸威鎮於江西興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而改參將俞大猷爲協守副總兵陞寧國府知府方逢時爲廣西副使整飭兵備俱駐本城備盜罷南贛參將改設守備一員添設把總三員分駐要害悉聽副總兵兵備節制又以陸穩言設平遠縣治於程鄉之太平營大猷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十二

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眾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兵萬五千人疾走柏嶺嶺瞰璉巢而軍穩又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舉受擒其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者巡撫胡松請合剿浙都司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虜而西則遣千夫扼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自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北奔夜脫戎服釋兵仗爲賈人裝乘間奪船欲入湖出江而松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以爲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算多矣廣東以捷聞兵部請以賊首張璉蕭峯雪檻送京師獻俘正罪

上復諭閣臣曰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趙文華以假冒功績
朝廷而火若夫平一國或用其儀今此大逆草竊初因臣下
欲災患多出以欺誹君上今爾輩定伐果就擒矣可卽就彼
刑之首梟三省以雪民怒爲正於是論提督兩廣侍郎張臬
等功陞實有差復論江西勦平流賊功罪陞胡松兵部右侍
郎巡撫如故其陳柯譚綸段願言謝鵬舉等陞實有差諸寇
既平獨程鄉巨賊梁宣林朝曦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久
之不定大猷引兵夜襲懼先遁東洲與官兵遇於武平伏發
就擒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
攻巢克之斬積山首惟朝曦未擒據巢不下率其黨從銀場
坑間道出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乃計遣主簿梁
維棟入城中招安因而說散其黨朝曦窮急棄巢遁廣東官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主

軍追擒於陰那山並其弟朝敬等於是潮寇悉平而龍山賊
蘇阿普龍岩縣人故賊首藍松山范繼祖之黨初松山旣爲
程鄉縣所擒阿普懼求降同知鄧士元受之安置其黨於龍
岩漳平二縣間然劫掠如故旣而阿普爲龍岩人所擒漳平
人欲要以爲功相競於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
以拒官軍久之會繼祖亦敗阿普勢窮龍岩知縣劉源湧乃
懸重賞購執之斬首以徇自是山寇悉平

調吳情廣東市舶司提舉胡杰廣平府通判

以給事中邱岳論情程文已傳布而屢更易杰同事不能校
正故也

湛若水曾孫壽魯奏乞其祖贈官不允

吏部覆言若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允其請上怒曰若水

僞學亂正昔爲禮部參劾此奏乃爲之浮詞誇譽其以狀對
於是尙書歐陽必進等惶恐謝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
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尙書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
月驗封司郎中降俸二級員外以下各一級惟左侍郎嚴納
在直不問

敕令戶部侍郎劉大寶趙貞吉閒住

時會推督餉以霍驥往兵科都給事中張益言稽查糧餉者
戶部之職本部左右侍郎劉大寶趙貞吉廷臣舍弗推而以
僉都御史驥應詔惟二臣才識不逮故公論去之也宜以居
位不稱職例令致仕從之

十一月加袁煒太子太保改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辦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古

命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郭朴同部管事

尋命吏部尙書歐陽必進致仕改朴爲吏部尙書兼官如故
辛亥夜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文皇帝舊宮也自壬寅宮闈之變上卽
遷御於此不復居大內是夜火作禁衛皆不救乘輿服御及

先世寶物盡毀上暫御玉熙宮

十二月致仕南京工部尙書王學益卒

學益江西安福人

協理戎政兵部尙書王邦瑞卒

邦瑞河南宜陽人歷陞兵吏部侍郎庚戌虜薄京城奉命巡
視九門兼掌兵部印提督團營條陳守禦五策虜退上疏請

更營制遂定爲三大營卽以邦瑞爲兵部尙書協理戎政時

仇鸞爲大將欲節制九邊主將邦瑞力持不可因上疏劾鸞跋扈不道鸞陰中之詔奪其官以冠帶領職已罷爲民家居十年會戎政缺官上特起邦瑞於家協理至是卒於官爲人嚴毅有執器識甚偉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節著云

贈故江西副使汪一中妻宜人程氏爲淑人

命有司建坊立祠祀之初一中旣陣亡程氏痛其夫死於非命扶柩至家絕口不食而死巡按御史王喬以聞故有是命命左都督朱希孝入直西苑

仍令親率官校環衛大原都四面及西安門葛縉亦令率官兵入衛於是鎮遠侯顧寰自以職典京營當一體効勞援縉例請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五

詔重刻衛生易簡方書傳布天下

此先臣胡濙所進者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丙戌朔

陞嚴納爲禮部尙書

改李春芳爲吏部左侍郎

以禮部右侍郎董份掌詹事府各兼官如故

給事中鄧棟言薊鎮所以致弊有十

棟奉詔查理薊鎮軍需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冒之數以巨萬計還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尙書許論調度失策管糧郎中閻光潛劉勃出納不明之罪而所以致弊之故有十大略言虛填籍伍濫收家丁偵報不以實調遣不以時主兵或代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門卑官承盡食軍閫之餉

商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浪費不可勝數皆當痛革疏下戶部覆如棟言得旨令論閒住光潛勃各奪俸半年其餘侵盜官軍各監追逮治有差

出原任巡撫宣府副都御史遲鳳翔於獄調外任用

鳳翔初以給事中曾廷芝劾其貪酷行巡按勘至是報所劾事多誣但舉動乖張不諳邊事故刑部覆請量調以全器使令護送沐朝輔妻陳氏還南

朝弼奏臣故兄朝輔之喪已歸葬南京二姪融章又相繼天歿今寡嫂陳氏畱居府第鬱鬱不樂乞送還南以便祭掃臣以租入奉之詔從其請令撫按官護送仍給養贍田產

令大學士袁煒吏部侍郎董份爲會試考官

取中王錫爵等三百三十人是歲煒承恩特賜金綺御膳於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六

棘院份亦與焉蓋異數也

三月辛卯免生子二

四月甲戌瑞免又生子六月瑞免又生子四七月瑞免四又各生子二

督餉侍郎霍驥總督楊選奉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言薊州當發銀五萬七千二百兩有奇密雲當發銀十八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當發銀四萬九千八百兩有奇其主兵已有餘糧不煩帑銀但當趣徵各處民運濟之因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自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客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其間冗濫

不敢謂其盡無而究其大端則增兵之耗十居六七八何也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參遊守節年添設不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往者在邊止於秋防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軍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邇蒙皇上屢降明旨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月糧全資民運而各省逋欠動逾萬數其弊在軍有四在官有六攬收誣騙於奸民逋欠抗違於巨室批關展轉於虛文侵欠觀望於蠲免此四者軍家之蠹也會派爽於成限徵斂失於及時比併混於無等覈蠲微之不實稽註銷之欠嚴追逋負之無法屯租之弊猶之民糧武弁不職甚於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請自明年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繁則以民運責成巡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七

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繁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田于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新敕賜之重其事權仍令歲終參劾先司府而後州縣庶人不怠玩宿弊可釐疏入戶部覆驥等言皆是其督催民運屯糧則巡按御史已更新勅屯田御史原有專敕惟山東河南巡撫救中未載當增入之上從其議定改折糧銀違限降黜例

自今年始四月終不完者同正月無糧例府州縣官各提問住俸半年五月終不完者同二月例各提問住俸一年六月終不完者同三月例各提問降二級七月終不完者同四月例不分多寡並布政掌印管糧一體提問各降二級送部別用俱監兌官巡按御史查參詔免山西民兵入衛

初山西民兵歲以三千人入衛至是總督楊選言其老弱不堪濟緩急令人徵銀五兩輸之薊鎮以充修理軍器練軍犒賞之費詔然之

增添茶馬司於甘州

令其多方招商中茶招番易馬仍以四川保寧茶課全徵本色助之從巡撫副都御史鮑承廕議也

廷試賜徐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歲兵部尚書楊博都御史潘恩以子中試辭讀卷不許特用吏部侍郎李春芳不爲例後一甲三人同爲閣臣益盛事云

夏四月乙卯上初御萬壽宮

舉迎恩大典五日羣臣上表稱賀又以工完免各處加派料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六

銀

陝西鄠縣故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

上大喜詔授金太醫院御醫仍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備豈非上玄之賜乃命公朱希忠告太廟羣臣上表稱賀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憲卿予告

行至東平卒是秋三殿成追敘採木勞贈都御史詹一子爲國子生

五月詔罷今年庶吉士選

是時仕路混濁賄賂公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亦競以賄營求貧者稱貸爲資有持券入貸於司禮大監黃錦者錦密以聞上聞而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方立陛前候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也

嚴嵩致仕

御史鄒應龍劾奏嵩子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於交通賄賂爲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黠狡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畱侍養令其子鵠代爲扶視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妾屢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決其目矣至於鵠視祖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九

母喪有同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括剋日棘政以賂成官以賂授凡四方小大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外則欲應彼無厭之求內則欲償己賣官之費如此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街以爲人臣凶橫不忠孝者戒嵩受國厚恩不思報國而溺愛逆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顯貨教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卽請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並爲言官欺誑戒疏入上曰嵩小心忠慎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卻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替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有司歲給祿米一百石資用疏內有名各犯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

盡忠言事當有特加吏禮二部其擬官以聞先是嵩見張璠

夏言以議禮驟貴乃從諛與獻帝稱宗廟太廟上從之眷遇日隆人言難入自徐學詩王宗茂謫趙錦趙建楊繼盛沈鍊死吳時來張紳董傳策成而朝野側目言者屏息嵩又結納諸閹專伺上意密白之朝夕數十至俱得重賞以故嵩得以將迎獲上意至是上聞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鬼神懸判吉凶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由此漸疏嵩凡軍國大計悉諮之大學士徐階嵩不與聞階日親用事外廷多知之者故應龍奏入遂稱旨尋用吏禮等部議以應龍爲通政司左參議下世蕃等於法司擬罪於是法司坐世蕃烟瘴衛分鵠鴻龍文邊遠衛各充軍牢錮於獄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俟追世蕃賊完擬罪詔俱如擬特宥鴻爲民蓋上猶念嵩故也後始元逮至瘐死詔獄鴻業冬俱論充戍嵩既得罪上追思贊玄功意不憚乃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上曰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及矯稱詔旨諸不法狀道行遂下詔獄論死

詔在京文武官四五月南京文武官四八月俸糧仍折支絹布六月總督宣大江東以保全邊堡十說進

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與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陸行陣七

也信賞必罰入也厚卹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又惟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功效者務爲粉飾之計憚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圖過疑懼者又逡巡遜避不能盡試其所長臣今已勉帥諸臣同心勦力務祛夙弊惟陛下寬其文法使得少效萬一疏下兵部議覆從之

貴州巡撫趙錢言二事

一言貴州額糧僅及十萬一切軍需盡仰給於四川湖廣而有司自分彼此無悉心催辦者乞行兩省撫按官嚴督所司校其多寡完欠以定賞罰一言重慶府添設通判專住龍泉督催口州稅糧邇來不樂夷地動求別委請行撫按官嚴申職掌毋復他委陞遷之日其任內糧完方許離任報可

慈谿知縣霍與瑕聞住涪安知縣海瑞調簡辭用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主

與瑕瑞俱抗直不阿上官而瑞尤甚初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裝五綵與令十二女子昇之令長以下見懋卿皆膝行蒲伏跪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銀飾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路懋卿領之而已比至涪安供張甚薄瑞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從懋卿雖怒甚然知其不可屈爲斂威去而密嗾御史袁滄媒孽其短至是遂與與瑕俱得譴其後懋卿滄俱以貪罷與瑕瑞乃得伸白敘用云

萬宗鄢懋卿間住降萬虞龍爲四川僉事

因御史鄭洛論宗等皆朋比奸賊不職故也

秋七月

八月戶部尙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以獻之

上喜卽命給價銀七百六十兩尋以耀用心公務與欺怠者不同加太子少保初大內災中人有密收得龍涎香者至是會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購之禁中用聖節建醮日上之遂大稱旨云耀初以賄結嚴世蕃致位入座其典邦賦以賦穢著聞及是世蕃既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詭遇以要結上知爲固位計益小人患失如此

詔重錄永樂大典

初文皇帝命儒臣彙萃秘閣書籍分類類載以便檢考爲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其帙甚鉅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卻悉按韻索覽凡案間每有一二在焉及三殿災上聞變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是書遂得不燬上意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主

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乃諭大學士徐階選善楷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分錄而命高拱等校理之

盧溝西南隄壞命工部尙書雷禮往視之

禮還言修築事宜謂盧溝橋東西有大河從麗園莊入直沽下海沙泥淤塞十餘里稍東有岔河從固入直沽下海地勢稍高宜先疏濬大河令水歸故道然後繕築長隄其決口地早土浮水深流急人力難施而西岸有故隄約長八百丈宜按遺址繕築仍委幹局官九人分爲九區併力責成又言橋東西岸築口不堅當俟決隄工完之日加工繕治報可

九月更奉天殿等名

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昭

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奉天門曰皇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是日百官表賀詔告天下又改乾清宮右小閣名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門曰義平閣臣因請大赦天下上曰赦乃小人之幸彼拽石運木者伊誰受賜與遂罷赦

令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致仕

調其子禮部主事允端於南京工部初允端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改禮部給事中張益言允端自登第後徧謁公卿之門乞哀干進無所不至故尙書郭模爲擇善地以處之允端無足責也思爲法紀首臣模秉銓衡重寄乃一則爲子擇官一則爲官擇地以開奔競之門如士風政體何疏入得旨模因恩父子同任法司而調允端非徇私者恩年老令致仕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重

允端調南部用

工部左侍郎劉伯耀等並革職

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寺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副都御史張雨廣西按察司副使袁應樞右春坊右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材並罷伯耀女適大學士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驟進好名色取仁而行違其撫江右時厚飲以遺嵩父子欲致崇應汝霖雨貪肆不檢啟常匿喪還光祿寺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黑塗面供其驢笑汝楫先任吏部尙書唐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託至是嵩敗伯耀等爲刑科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爲吏部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爲刑科給事中陳瓚所劾同

時罷去初嵩專政日久年耄而智昏又日夕奉上玄修卒無暇盡委機務於其子世蕃蕃狡黠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世蕃卽援據已事參綜陳說嵩以爲才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世蕃故兜修無賴既竊國柄遂明目張膽大啟賂門凡中外文武吏無論大小遷授上下一視賂入爲軒輊一時狡佞無行之士若趙文華耶懋卿萬榮董份及汝楫輩咸朋黨交通爲關節因而各張騙局於外債帥墨吏羣然趨之擇官選地取如探囊朝求暮獲捷若應響文華懋卿嘗一奉使撫按以下咸望塵拜於道左供費賂膏血餽遺竭帑藏遂使紀綱陵夷廉恥掃地邊備懈弛閭閻困敝夷虜交侵盜賊蠭起則嵩縱子爲非任用輩小之故也賴上明聖一旦拔去巨奸如大明當空陰沴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重

屏伏向時假借氣勢鼓煽聲利之徒咸翩翩去位朝宁爲之一清焉夫以懋卿之幹局份之文學楫之門第使其持身克慎恬靜自守皆可以坐致通顯乃不自愛重甘心爲市井奴隸之行卒之身名俱辱爲世所羞稱後來者可以鑒矣

原任國子祭酒鄒守益卒諡文莊

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逾年告歸與士人談中庸歎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邪積疑莫釋十四年謁王文成於虔臺論辯反復幡然有悟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始應詔復謁文成於越請益月餘旣別文成公有以能問於不能之歎大禮議起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作諭俗文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學者講授其中

陞南主客郎任滿歸與邑令文德程大史舉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興起薦起南考功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祭酒以嚴立教士習一變九廟災詔諸大臣自陳又上疏倦倦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災爲祥語甚懇切遂落職念明道覺人爲吾儒分內事一意以興起斯文自任其容冰玉皎潔其言平易融徹而至誠惻怛藹然有天地生生之心其論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爲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肫肫鴈鴈合德天地爲極致居鄉念細民利病如痾瘵厥躬凡平賦省役振饑卹患之類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邑人蒙惠愛戴不啻所生卒年七十二隆慶二年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詔贈禮部侍郎賜之諡

冬十月給事中邱樞劾翰林院檢討吳可行等

樞言可行浮競不協眾望原任南昌知縣今陞吏部主事劉應峯原任江西巡按御史今陞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南京太僕寺少卿鄭本立大理寺丞吳遵俱以諂事權門躡躑華要乞加竄斥吏部以可行紳才識可用覆請之而擬應峯本立遵降調得旨可行准畱用紳降俸二級令策勵供職應峯遵調別任用本立降一級調外任

裁革常鎮兵部副使

及松江府添駐海防同知二員以海寇漸熾故也其常鎮兵防諸務令蘇松兵備兼領之

以南寧北氛未靖命戶兵二部計處

兵部尚書楊博覆言南方之孽在廣東則張璉蕭雪峯林朝曦王伯宣謝高山子李逢時黃景政詹世旺徐東洲在福建則詹春呂尚四江一峰蔡錦塘許陸使鄧惠銓在江西則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俱已相次擒滅林朝曦見在立功李文彪近行勘處廣賊袁三等皆殘寇易勦蕩平有日北方之氛則薊鎮防守爲重而宣大山山西遼東陝西三邊宜各爲來春之備在薊鎮則檄總督楊選等將應畱及入衛兵馬各區主兵加意整飭在宣大山山西三鎮須發銀四萬餘兩補戰馬騶操臣料各邊已俱有備至於行之實與不實效與不效則聞外督撫之事容臣等察其不職者以名聞戶部尚書高耀亦覆言當議處者八事一南直隸山東歲解馬匹銀每匹銀三十兩及發邊每馬止發銀十二兩尙畱十八兩乞改送太倉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銀庫發邊充買馬牧馬之用一光祿寺除每年額派銀外本部加雜銀六萬八千六百餘兩禮部牲口銀二萬四千二百餘兩工部油紅銀七千八百餘兩後因該寺足用雜糧銀已畱備邊餉則禮工二部亦當扣還一應天府廣積庫見有後湖里書銀五萬五千六百餘兩除里書工食紙張存畱一萬五千外其餘應解部濟邊一各處提編均徭銀通欠數多乞嚴追解部一四川節年解鹽課銀二十三萬六千有奇須歲量畱採木銀十萬五千有奇今採木已完請查取前銀抵補鹽課餘仍查解一督催各處應解贓罰一裁省驛遞銀定限每年於上半年完解毋許延緩一各處額派錢糧及本部開納事例會議條陳等項銀兩往往催徵不時無濟於用乞行各撫按嚴行所屬依期徵解疏入俱允行

江西提學副使韓弼棄官歸

以爭辯文廟兩廡牌座與撫臣胡松具疏自劾按臣陳志謂曲在弼請奪弼職而甯用松吏部覆議從之

御史林潤上言宗藩大計

潤言嘉靖初議者謂洪武中河南開封惟一周府今郡王已增三十九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計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今距嘉靖初又四十餘年矣所增之數又可推也故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石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石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壬

享將軍以下至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而詬有司守土之臣不惟懼辱且懼生變故官司困於難供宗藩病於不給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室蕃衍無休時是可爲寒心哉今議者或言當令天下親王皆如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皆二千石或云郡王而下定中半折支如京朝官例儀賓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親王袒免而下則從庶人之例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遽削於今日而惟定制於方來或云定子女之數以杜詐冒或云開應舉之途弛商賈之禁言人人殊臣以爲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仍頒諭諸王示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有限費出不經其陳善後之策

然後通集眾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疏下禮部議從之

十一月勒令應天府尹孟淮南京大僕寺丞張春閒住

淮先任巡撫有貪聲春以翰林院侍讀坐論改官至是給事中楊銓追劾二臣行義久虧不宜復玷班行因有是命

命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求法士及秘書

儆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任北直隸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未幾各加俸一級至四十三年十月還京詔俱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二臣所得法秘數千冊及法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皆贊書庸術無驗上特以名收之冀遇口真故大任等得驟遷秩等俱賜居第於京師然亦不深注意云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壬

命錦衣衛械繫胡宗憲至京問

於是浙江罷總督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巡撫之既械至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三呈上玄錫瑞數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非專爲國羣謀朋害大臣罷斥者不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俱不早言今日乃言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汪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卻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令閒住

詔兩淮餘鹽銀仍以六十萬兩徵解

先是兩淮餘鹽銀額徵六十萬兩三十二年新開工本鹽引增至九十萬鄔懋卿復增至百萬限每半年解銀五十萬商人苦之曾有旨趣徵春夏二季銀巡鹽御史徐爌上疏言祖

宗兩淮鹽法曰口股日存積日水鄉共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以二百斤爲一袋商人赴場報中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以後每引納粟米二斗五升下場開支四散發賣雖律法甚嚴止以犯禁科罪而所獲贏資置之不問良以商人挾貨萬里出百難得一生以爲我足邊計當時諸邊不勞而積貯足邇年以來增添迭出算及毛髮大都較之祖宗朝相去倍蓰正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一興必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且加以割沒以虛包斤數則折入秋毫矣悉卿因見掣鹽沮滯故欲一切爲疏通之法而不知前鹽有掣無售一時徵歛似若奇功而商人困苦亦至此極矣今議者徒以前定之課不虧遂指爲例臣查得前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秤掣之後卽爲催督此單不足則預借下單之銀下單不足則質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三

當引目又不足則鬻產同籍又不足則悉口庫帑若挑河等銀盡借節年所積不罄不止戶部但知有銀解到而不知銀之所自來皆剝肉補瘡者也往歲行鹽之地如江西之南贛袁吉已奉題開湖廣之衡永郴寶攬食廣鹽河南之南汝二府止存舞葉二縣是地土漸狹不如昔往歲粒米狼戾錢貨流通而今疊告凶災民且不給糠粃是生計漸窘不如昔當此之時不稍加寬恤安知將來不並六十萬而盡虧耶又有可懼者年來產鹽各場皆沒於水煎燒之所蕩折離居徵銀入倉甚費縲絏臣使至境招徠竈丁稍稍復業若必欲取盈百萬之數官必追商商必追竈臣恐復業者一人而逃者數十人也乞敕戶部盡蠲加額以後每年仍以六十萬徵解庶商竈樂趨可以經久疏入部議亦以爲然詔可

至日甘露降於顯陵之松柏樹

先是上嘗思慕獻皇帝獻皇后乃以冬至日奉安二聖神几於象一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於陵樹

十二月勒令副都御史方廉冠帶開往

廉以銀五兩饋給事中邱檉檉奏之故有是處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正月庚辰朔

逮河南道御史凌儒杖爲民

儒舉贊善羅洪先等上以其市恩賣直故逮之

丁酉甘露復降於顯陵松柏

二月以倭寇陷興化府罷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回籍聽勘

令總兵官劉顯戴罪剿賊逮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至京問

罪

明大政集要

卷五十九

三

三月陞參政譚綸爲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設湖廣黃安縣

割麻城黃岡黃皮三縣地隸之從巡撫都御史張雨奏也

改嚴訥爲吏部尙書陞李春芳爲禮部尙書

夏四月廣東進龍涎香六十二兩有奇

禮科都給事中邱岳請刊定輿都志

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夾攻倭寇於平海衛殲之

倭自先年十月初犯福建其自浙之溫州來者則合福寧連

江登岸海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灣來者則

合福清長樂登岸海賊攻陷玄鍾所及延及於龍岩松溪大

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與總兵劉顯等

既連破賊於林墩港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

倭自福清東營灣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眾始攻興化城不克及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弔月至是城守卒勞罷賊瞰其懈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恒擾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悉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遂入據府治是歲二月攻陷平海衛都指揮歐陽深戰死是時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至則城已爲賊所破顯大兵留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於屢戰倭新至勢眾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賊隙事聞罷巡撫游震得詔起參政譚綸總督軍務劉顯令戴罪剿賊時副總兵俞大猷自嶺至秀山而副總兵戚繼光提浙直兵未至上怒督府失專城責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洶洶欲旦夕攘驅爲愉快慮不顧其難大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猷念賊本客入我城爲死地又數盈萬人習戰官軍主也在我野爲散地數不盈萬不習戰若迫堅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餒彼逸我勞是舉主客勝負之形而反之也一跌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曠日持久彼且欲越我欄而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餓我飽而我師得犄角而取之勢可使無子遺且賊速戰勝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利運之我師日益戰必勝而賊將遁無所之故敵以戰爲守而吾必以守爲攻於是畫地鑿溝爲營柵令東西通海爲固守規賊挑戰不應閩士大夫訟且詬病之以爲怯也大軍合而顯與大猷邀擊賊於連浪破之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掠之斬首四十九級賊焚舟還屯平海繼光督浙兵與顯夾攻大破平之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於是提督都

御史譚綸以平海大捷聞言賊自興化破城後乘勝攻陷平海據之我兵方議大征會長樂縣新倭自福清渡江謀趨平海營總兵俞大猷劉顯遮之於途擒斬幾盡餘黨俱悉入海平海賊聞之始懼欲逃爲官軍所扼不得出乃移營諸林以南時副總兵戚繼光自浙江應調至臣素知其勇略使領中軍顯左軍大猷右軍及戰繼光先進薄賊巢左右營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死戰皆灼爛巢中積屍及鬻無一人得脫者因敘諸臣功以繼光居首顯大猷次之募兵督戰如副使汪道昆參議萬民英又次之登先陷陣如把總胡守仁等又次之邀賊助陣如義士許朝光劉文敬又次之而二司府縣等官萬衣等之給餉紀功屯兵分守均宜敘錄至於江西巡撫胡松南贛巡撫陸稔浙江巡撫趙炳然調兵赴援之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亦不可泯原任巡撫游震得指授於去任之日參政翁時器放死於戴罪之時勞績並著固不當以昔日之過而盡掩其功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綸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繼光署都督同知仍舊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並顯大猷等各陞賞有差時器仍逮京從公問擬明年二月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日繼光引兵馳赴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洋斬首數百級墜峯谷死者無算餘眾尙數千奔漳浦縣之蔡丕嶺繼光分其兵爲五哨身自持短兵徒跳緣崖披荆棘而上迫壘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擒斬又數百人於是閩寇悉平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漁舟入海三月廣東官軍擊破於潮州蓋先是歸善縣盜五端溫七既破參將謝敕兵未幾溫

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殺賊自效端卽所爲花腰蜂也
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降都御史吳桂芳至因使爲前驅
嘗賊官軍繼之圍倭於鄒塘四面舉火一夜連克三巢焚
斬四百餘人六月官軍又大破寇於惠州海陽縣是時兩廣
南賴各軍門徵調漢土兵大集乘其初至急擊之賊懼悉奔
崎沙甲子等灣奪漁舟入海遇暴風舟皆覆溺得脫者二千
餘人畱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帥官軍四面圍之相守
且二月賊食盡欲走報効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大浦寮窰口
以待之賊至伏發賊乃大驚擾克寬斬其梟帥三人參將王
詔等兵繼進賊遂大潰擒斬一千二百餘人各嘯軍前後所
得零賊又一千餘人於是餘倭無幾不復能軍散遁入山藪
各兵乃分道搜之時譚綸疏言入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海海中諸夷惟倭爲中國患舊矣故中國於海防爲特嚴洪
武中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中以侍郎焦弘景泰中以尙書
薛希璉當是之時戰艦如雲旌旗相望重地防守則惟烽火
門南目山灣嶼三寨而已近倭夷發難海防盡廢於是募民
艦設舟師以禁禦迄十年而用不效者以慮患過深爲備大
廣五寨外分守十有六灣勢寡力分而然也今宜復五水寨
之舊寨設水兵二千二百人船四十隻五寨通爲兵萬有千
人船二百隻定爲五大艦而以五把總將之以舊設烽火門
南目山灣嶼三艘爲正兵增設同山小埕二艘爲奇兵而又
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以防之賊少則使自爲戰賊眾則合
力夾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爲元功擊去賊次之來不擊致賊
登岸各以其信地爲罪俱屬總兵總督各監軍道督之未汎

之先則總會南臺整飭訓練汛期且至則分地哨防汛畢復
集則總格有經聲勢嚴重而海防十可得五六矣惟是知兵
之將世不多有而治標之事難執一方將得人矣監督憲臣
非得素所同心之人與之始終其事則所見互異動相矛盾
豈能有成也哉兵備副使汪道昆副總兵戚繼光雅志匡時
協誠任事去秋今夏屢建奇功誠得令繼光充總兵鎮守福
建九郡一州而敕道昆監全省軍其三路參將悉改守備而
以繼光所部偏裨曉暢軍事屢立戰功者補之平居則將識
士情兵知將意有事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事而合營團
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實有用臨汛而盡地分守則水陸
備於多算而戰有成功惟上裁自是東南之患始息 按倭
方首難時將士見賊輒奔北劉將軍顯精悍善技擊實首挫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四

其銳其後閩浙士大夫各往往推戚將軍爲尤功及當事戚
者亦往往推戚機神變化爲莫測也
五月朴刑科左給事中陳瓚於關廷削其籍
以疏陳黜遺奸求遺賢二事爲上所不悅故也遺奸指南軒
遺賢卽凌儒所薦羅洪先等故令錦衣衛如儒旨奉行
詔許莫宏漢嗣都統使職部牒俟親詣南關授之
先是嘉靖二十七年安南期當朝貢會福海死其子宏漢攝
國事遣使目黎光賁等備方物修貢至廣西南寧府守臣以
聞禮部以其名分未定止來使南寧府而令守臣移牒安南
覈所當襲者越三年勘明授宏漢都統使職當親詣鎮南關
領部牒值其國內有亂諒山道阻宏漢久不至光賁等畱南
寧且十五年偕來軍從物故大半宏漢乃懇祈守臣爲之代

請詔許光賁等入京修貢其宏瀛職公牒仍俟親至關授之
六月戶部進貓睛祖母碌等石四百五十塊

用銀四萬七千八十餘兩

方士趙添壽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曰茲所進法秘皆出眞傳特授添壽爲道錄司右演法仍
給冠帶敕遣還鄉已添壽復以法秘進乞畱寓靜虛觀爲上
祈祝上納其所獻令遵前旨趨歸

秋七月詔撫按官不時參劾所屬之貪肆者

不待復命有迹者以名聞聽本部分別處治從大學士徐階
言也

八月詔定南直隸操巡信地

先是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言南京兵部會官集議自今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五

宜定信地以闔山三江口爲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
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兵部復請行
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操江僉副都御
史不得復有所與

癸亥裕王第三子生

李妃生也後登極改元萬曆

九月嚴嵩乞恩放子世蕃上不許

嵩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鴻俱赴戍所在千里
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
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鶴侍養已恩待矣不許
虜寇遼東總兵楊照追虜於塞外死之

巡按黃襄以聞贈照少保左都督廕一子爲指揮同知世襲

仍賜諡立祠照忠勇負氣起家偏校以敢戰知名撫士卒有
恩故咸樂爲之用初以罪廢家居屬時污濁凡邊將無不由
債帥進者照自分永棄會嚴世蕃敗朝廷以人望用照由是
感激知遇誓以死報起廢數月間三戰三捷竟隕於陣其義
烈足稱焉

詔網齊庶人可淵於皇陵

並其弟可湖於間宅禁住可淵與生員陸應陽有隙乃詐殺
其奴以陷應陽可湖助之事覺爲南京巡城御史張士佩所
糾故有是命

改南京提督糧儲都御史爲總督

令在外各省司道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俱聽舉劾從糧儲都
御史萬虞愷請也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美

令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致仕陞河道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
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
中陳懋觀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軍旅才乃薦桂芳
代之且言閩廣道里隔遠不便兼轄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
巡撫上從之因有是命

冬十月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

祖鵬初爲翰林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誕不檢
與族弟馴有卻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並其他不法事
得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江按臣勘報鵬自
獄中上書奏辯謂馴實其家人以負責通逃仇家因而嗾之
妄奏所引東業有誹謗語乃永加王所者仇家私竄其名欲

以陷臣奏入上怒復令移置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熙及熙子賢造賢選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爲奴錙之致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臣復葬其妾於宋妃嬪宮之側縱弟鵬冒報軍功及事竟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舁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地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語怨訕尤非人臣禮因論熙坐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於是法司言祖鵬罪當斬詔可仍錮之詔獄候決

虜犯薊鎮京師戒嚴械總督楊選棄於市

先是五月薊鎮古北口遭哨卒四人出寨爲朵顏夷人撲捉以去俄而夷酋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並縛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則擁原撲哨卒病老虎者至牆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虜酋辛愛之義妻父也總督薊遼侍郎楊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縛癘老虎數其罪而釋之並初執諸夷悉遣出關獨留通漢要以其子入質候子至乃遣還自後令其諸子更迭爲質半年一代選因馳疏以聞自謂方略且爲諸文武臣請資部議亦以爲良策上乃賜選及巡撫徐紳等銀幣有差至是虜擁眾自牆子類磨刀峪潰牆入犯選以聞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入援以總督尙書江東統之其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敕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虜人掠順義三河等處又分兵圍下店諸將胡鎮及趙濬孫順等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圍鎮等數重

鎮遣間使告急有旨命祝福星馳赴援仍令江東急發兵策應未至而鎮等敗濬順死之鎮潰而出總督宣大尙書江東總兵馬芳等及各路入援兵俱至詔發馬價銀五十兩犒之上命逮繫總督楊選及備邊都御史徐紳並楊選等下詔獄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密雲斬首三十餘級奪馬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上令江東查入撈功胡鎮溫景葵同巡按董堯封查本鎮功分別等第來聞於是東上入援兵前後斬虜首七十九級以大同總兵姜應熊爲首功自副總兵麻祿而下分爲四等鎮景葵堯封查上薊鎮兵前後斬虜首二百九十九級以古北參將郭琥爲首功自入衛追擊楊縉而下分爲三等東仍敘宣府總兵馬芳原任總兵劉漢護守京陵功鎮等仍敘通州知州張守中平谷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三

縣知縣任彬守城劫虜功請悉加敘錄疏俱下兵部議覆今歲薊西之警虜酋辛愛把都計我兵十月解嚴糾眾突入乃總兵胡鎮邀其初至奮擊於孤山總督江東顧其情歸追剿於石匣中間大小接戰不下一二十陣使醜虜帶死扶傷瘡災宵遁誠爲二百年未有之功上令江東加太子太保廕一子爲國子生胡鎮郭琥各陞三級楊縉石玉李季世綸等各陞賞有差趙濬贈都督同知廕一子爲正千戶世襲仍立祠祀之孫順失事死節聽按臣查處是役也虜營初動驟卒於一日前得其情知將窺牆子嶺我當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偵其難入則紿總兵楊選謂虜欲由潘家口進選信之乃引銳往赴虜遂乘間自牆子嶺入時兵部所徵各路兵先後悉至若宣大遼東則傾鎮來援分屯灤東西皆按伏

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入境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回通州遣領標副總兵胡鎮同總兵孫順遊擊趙濤等會濤西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圍濤東諸將傳津等於鄭官屯急攻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邀擊斷其眾為三順濤皆死鎮身被數創會楊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鎮出遂大掠濤東諸縣邑村鎮所殺擄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上特命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等壁順義不敢追虜輜重既去以精騎殿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塵尾之虜至鴿子湖參將郭琬預伏火器待之以礮木滾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窰兒等處是時虜厭欲且疲極失道眾亂兵法所忌乃諸將竟無敢發一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完

矢者賊去乃稍取零騎及失道罷憊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健馬十七在是而功能止此矣初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選等由是諸臣益懼每日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以移惑視聽上雖厚賞錄東鎮守而本兵竟不以涓勺及之蓋神鑒深遠矣於是論薊鎮失事諸臣罪斬總督楊選於市梟首示邊妻孥流徙巡撫徐紳論死繫獄副使盧謚參將馮詔胡燦遊擊嚴瞻俱謫戍邊初錦衣衛具上選等失事狀詔下法司議罪法司議選等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斬謚等三人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律謫戍邊衛奏入不報乃改下選於詔獄拷訊選不承句虜止服杖質通軍事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以此議罪

刑部尚書黃光昇遂言通罕結親幸愛原為境外奸細選乃令其父子輪置監內致通虜謀是選實敗之也宜依境外奸細入境探聽事情接引起謀律斬仍請不拘常法即將論斬妻子流二千里以為人臣不忠者戒上遂命會官處決梟示妻子如擬安置紳乃繫獄詔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豈堪拒盜其有死同贈等發邊衛軍初癩老虎之撲殺哨卒也選誘執通罕杖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為質至是虜人邊人遂稱為通罕句致歸罪於選左右家薊西者遂以其言聞上和以虜入怒甚有意即誅選故用以為罪然無意並及其妻子也時法司不職遽坐學戮之科至隆慶初始原之十一日致仕吏部尚書聞淵卒諡莊簡

明大政纂要

卷五十九

平

數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夷險不踰有古大臣風其為吏部值大學士嚴嵩當國頗相牴牾雖未幾竟引去然功名頗損於初議者惜之

選宮女

凡三百人上諭禮部曰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皆預教讀書習於禮法今缺久矣故選女子為此

十二月令定盜礦者律

從撫治鄖陽吳桂芳言也刑部議覆自今凡盜掘礦砂者俱比盜無人看守准竊盜論每金砂一斤折鈔二十貫銀砂一斤折鈔四貫銅錫水銀等砂一斤折鈔一貫並贓分首從論罪凡非山洞捕獲者分為三等以持杖拒捕為一等不論人贓多寡輕重及初犯再犯者首從俱戍邊殺傷人為首者斬

雖不拒捕若聚眾及三十人盜礦至三十斤以上爲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爲首者戍邊爲從者枷號三月論罪發落如人已及數礦雖不及亦坐此例若人與礦俱不及數或礦雖及數而人未及數爲三等爲首初犯等枷號三月照罪發落再犯亦戍邊爲從者止照罪法落其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惟據見獲論罪不許展轉指攀仍刊入條例示爲遵守報可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乙亥朔
虜犯遼東

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眾萬餘犯一片石黃土嶺參將白文智據牆禦之晝夜急攻不克已而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督遊擊董一元等兵至協力拒守賊知我有備復轉攻山海關不克乃遁

增築甕城於重城永等七門

二月詔削伊王典模爵鋼皇陵

典模自都御史張永明奏發其惡其後御史林潤給事中邱岳相繼言之凡遣科臣及大臣往勘者二備得非法狀上初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一

猶曲宥之革其祿米三之二令毀其僭越宮殿歸所強奪良家子女悉出撥置羣小付有司論如法旨凡三四下至停河南撫按官倖督趣之典模迄不奉詔於是巡撫副都御史胡堯臣巡按御史顏鯨會奏伊王兇頑成癖無復人心放縱怙終盡忘臣禮其僭擬天居希冀非望節經中外諸臣參奏亦已甚明至如逼殘民眾炮烙人屍則如陳大壯之幽冤立致滅門骨肉都盡則如聶氏等之慘刻其搶攘良人之妻女則如周氏小補姐等至四百餘口強占官民之房屋則如方城王滿倣等至三千餘間其詐騙民財則如張學記吳江等三萬餘兩其流毒不止及於士民雖如雙流郡主咸寧郡主骨肉之親亦據其娣媵而破其家其遺殃不特偏於郡縣雖如蒯姬祠龍王廟天津古橋東漢諸陵亦毀其遺址而剪其木

植護衛儀衛餘丁奉旨革奪乃榜示遠近拘令赴府供役一如其舊七月中有錦衣衛官校勾當陝西公事道經洛陽即擁至該府傳呼河南府衛官吏朝服入接故用黃紙一封捧藏於內竟不開讀眾問何詔即令府校宣讀爾輩若有亂言即應斬首眾皆錯愕而退王父子乃大張宴樂酣飲達旦官校歡呼聲震四外故裝疑局搖惑遠近又遣官校張禮等至雲南估製鑲鎧皮甲而於該府鳩匠假造甲冑六百副槍三千杆鑄打火炮佛郎機數百座一日父子戎裝率其宗儀校從控弦持戟千騎前驅出城至河南衛教場演武竟日放大將軍等火器而還此其舉動乖張形迹不軌不可不亟爲之處且私闖宦侍林柰李賜等三百有奇皆冒挂宮錦充初班行招集亡命周兒董堂等百有餘輩皆給與職銜披以冠帶

刀交其胷道路以目惟望亟賜宸斷割恩正法疏入詔禮部會三法司議宜如徵王載堦事例上令姑革爵爲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其撥置人等論死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典槓既敗有司籍沒其貲封府庫候旨及巡撫遲鳳翔奏以伊府產祿易銀充各王府祿糧及軍民振濟之用上從之其徵入內庫者違禁寶器及銀八萬兩而已

湖廣荊州府知府徐學謨等赴部調用

初荊州府有沙市綰轂要路商民多占宅其中以居貨物於是景府諸官校啟王強收爲業學謨禁勿予第議每歲以銀二千兩輸之時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於道皆橫甚佃農漁戶不利屬本府往往棄業而逃沔陽州同知阮自嵩漢川知縣昌應會不能禁王怒因特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爲之主下法司覆勘因令三臣俱赴部調用

韓府宗室越關至陝西會城索通祿

巡撫副都御史陳其學以聞初韓府分封平涼歲徵祿糧銀六萬兩有奇至是宗室繁衍占名者千餘人歲祿糧銀增至十萬五千餘兩歲額不及其半故節年積逋至六十餘萬有奇平涼故遷地鮮生業土風獷悍故宗室視各王府尤稱無賴往韓王融燧有憾於巡撫裴紳縱諸宗凌轢之諸宗因乘機毆辱知府邵大爵朝廷以其人眾寬之至是諸宗益橫悍羣聚入會城環巡撫陳其學鼓譟詬詈其學爲此不啟門者數日諸宗乃掉臂奮腕橫肆閭里開公行搶奪百姓恒擾競言王子反以至巷無行人長安爲罷市其學檄布政司借發各項銀四萬七千餘兩及疏下奉旨復括各項銀三萬一千

兩解送該府而各宗顧益狂暴撞擊留會城不肯去於是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庵疏言其狀上怒切責融燧令嚴加鈴束下各宗輔導官及撥置諸奸於御史問令分別諸宗首從從實奏聞已承庵奉旨敷上首惡奉國將軍融燧為庶人禁住閒宅其餘各奪祿米二月融燧降敕戒諭之

詔停戶部郎中催償錢糧運差

註選京倉主事五員通倉三員俱以三年為限滿日回部裁革經歷六員

巡撫宣府副都御史楊巍予告

武定州土舍鳳繼祖聽撫

初繼祖既逐索林據州治巡按御史孫用請討之詔下撫按議會副都御史敖宗慶代任乃集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英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四

眾潰繼祖乃逃避江外鎮巡官議晉土兵二千名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將之守武定是時武定民為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驚索林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繼祖乘虛復入武定於是鎮巡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獻贖罪銀一千五百兩願分普渡河外四莊自贍承奉約束鎮巡官許之巡按王諍遂以其事聞且敘世科等及副使殷正茂等功請賞其罪令支俸如故兵部覆上其議許之

閏二月禮部覆南道御史史官所陳京直鄉試事宜

一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以別嫌疑一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員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參之教官以便覺察一謄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此三事專為兩京鄉試而設其各

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上六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巡視按檢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才望內簾官無令外簾干預去取一申明各處科舉名數照原解額每舉人一名取應舉生儒二十五名一中式之文務從簡實凡浮靡冗雜詭僻不經悉行黜汰仍參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解原卷到部以憑稽查不用公據得旨各省鄉試俱照舊規令監臨官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命嚴訥李春芳董份俱直西苑

如動輔臣例

福建汀漳二府盜與江西寇合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

三月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張袞卒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五

袞直隸江陰人上追念其經筵史局效勞特賜祭一壇給全葬

扶溝縣民盧欽詣闕獻其孫女

詔納入宮賜欽父子銀幣復其家

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為指揮僉事

附祀鄉賢廕其子為冠帶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天申晉江縣學生從軍至冠帶把總先是賊犯興化泉州衛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禦之陷伏中俱死事聞詔先卹錄深下二人事於巡按勘報至是覆實乃有是命

沈束妻張氏上願代夫囚疏

疏曰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性妄冒建

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喪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焚焚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餽粥無資欲畱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縛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觀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入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可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六

銜結圖報無窮矣疏入不報

夏四月令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張鑑回籍聽用

陞太僕寺卿鮑象賢爲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之鑑在山東行均田保甲之法又募民間墾荒田民多不便者於是吏科都給事中趙均等交章言其舉動煩苛更張無漸羣情惶駭恐生亂階乞亟罷鑑而別選老成持重者往代故有是命

貴州撫臣吳繼徽招土酋楊珂降之

先是都勻府平州長官楊進雄貪殘兇忍土民苦之進雄初無子以其兄楊祿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疏珂珂怨望進雄欲殺之未果乃盡奪珂產並其父子逐之珂用事久得土民心一旦見逐遂與羣苗爲亂據唐宿國再攻進雄各疏訐

奏詔下撫按官勘處副都御史趙武以進雄不法失眾逮之獄檄獨山土酋蒙繼武禁諭珂令歸命而許司民更土爲流以安之治安計不便乃陰許以司轄六洞地賂繼武借兵自護繼武乃發兵攻珂斬首二百級復平州珂走廣西泗城繼武遂耕墾六洞地六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久之繼武兵疲轉餉亦不繼於是珂得復據平州然創殘之後不復能軍矣及是繼徽遣都勻府推官胡校招之許以不死先降其父楊祿及苗長四人珂自縛詣軍門降六洞遂安至是繼徽上其功且請改土官爲流以絕後患兵部請就陞胡校爲本府同知而賞繼徽及總兵石邦憲等且令宣諭珂與六洞之民及議善後事宜以聞報可繼徽等各賞銀幣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七

五月更定邊方督撫官考績例

僉都三年滿陞副都副都陞侍郎俱如舊其陞陞在常數之外者如僉都廢子副都給二品服俸誥命止許行之極邊仍候臨期奏處其山西保定陝西近邊之地不得概給或雖係極邊而任內功少亦不得給止以考滿應得恩典雖曾以別項軍功蒙恩相等亦准重加若三年之內帶有別俸通理者必邊俸居三分之一方得題請時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楊宗氣考滿吏部擬陞右副都御史仍舊巡撫而不及廢子因請少更舊法使邊臣不得援特恩以爲例從之

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

左右或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于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

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賀表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六月

秋七月程鄉等處羣盜松山余大春范繼祖等就擒

松山大春皆廣東大埔人初松山起兵屯三河溪口大春屯古野各有眾數百既而大春與松山眾合流劫漳延興泉諸郡官追擊急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化為都司耿宗元等所敗還趨漳漳平龍巖聲言聽撫緩我師因漸歸程鄉北溪舊寨南贛巡撫吳百朋知其詐乃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黨賊爲內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顏若愚所擒大春逃匿銀溪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章良辰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十餘人束身歸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八

漳平縣請降亦被執惟蘇阿普逃去事聞詔賞百朋銀幣若愚等各陞俸一級松山等斬首梟示仍令嚴捕蘇阿普等以靖地方

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令前道督撫官分定起數

每起無過百人各都司選委官舍押送其經由驛遞各先期委通判一員催辦車馬廩糧驗批應付回日仍依到館起數先後挨發辭朝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代之

致仕吏部尚書夏邦謨卒

邦謨四川涪州人巡撫應天總督糧儲以勦平海寇秦璠黃銀之亂加俸一等均江南賦額丹陽民尤德之爲立生祠召入掌戶部改吏部尚書致仕卒於家

加江南左布政使趙希夔俸一級

時希夔三年考滿吏部以王親例不得內轉請加俸一級上許之且命著爲令凡布政係王親者一再考俱遞加俸一級三考陞一子一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初授散官再考致仕者准正二品陞授散官三考准正二品加授散官非王親者不在此例

八月兵部奉旨集議京營實政因條十事

一核操練之實言練兵之法有合有分今主將入營僅舉合操未暇分練也宜令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總閱之餘日諸將自練一核戰守之實言邊兵主戰主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於東北二方用車營八枝西方用二枝去城一二里爲營其戰兵六枝遣副將四人屯城隅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九

參佐二枝許聽近京急調然亦不得輕發一核將領之實言諸將宜重繩以法一核軍士之實言兵在練亦在選固有選時強壯而練時衰病者今去選半年矣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一核議論之實宜黜異議以考成績一核火器之實一核兵車之實一核守城之實一核彈壓之實一核哨探之實皆言不時修理職具分部卒伍以爲城守策應偵報之用詔務實舉行

九月令諸司勿支食鹽

舊例官民戶口食鹽皆給口納鈔自行闕支在京各衙門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其來久矣然吏藉官司勢往往倍從收運恣爲奸利近歲錦衣衛官校乃至連巨舟數百艘塞河而上沿道私販車運馬馱莫敢詰捕鹽法爲之壅滯巡鹽

御史乃請令運司具百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毋許別夾帶諸役亦毋得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於是錦衣之私販頓息乃各衙門吏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餉之費悉其所出每多坐累貧者至棄役逃去至是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尙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有司遂停食鹽不支惟十三道歲支如故

改思州府知府袁大輪爲尙寶司司丞

大輪大學士燁之姪也燁無子以大輪承蔭至是外捕援例乞量改京秩許之

賜延平府死事同知贈參議奚世亮祭葬

初世亮署興化府印會倭寇大至城陷被殺已贈官錄廕矣至是其妻復請祭葬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十

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同籍守制條陳善後六事

一議將言自古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乞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隨宜委用如守備胡世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乞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一議食言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於朝廷者多矣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一寬海禁言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漁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言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奸請立縣於河埤東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言本省郡縣宜慎簡甲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概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疏入下所司議覆俱允行惟

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官再議以聞

尙寶司卿靳弘以母老乞歸養許之

疏通潮河水達於通州

更駕小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爲便利且僦運費什七此總督劉燾功也

廢故營州死事省祭官孫鏗一子爲國子生

先是三十三年鏗寓居松江會倭亂鏗自具弓劍帥壯士百餘人擊賊於南匯敗之追奔至封門射殺十餘人創數十人賊退屯石湖橋鏗乘勝深入陷重圍中戰死事聞已得旨贈光祿寺署丞矣至是御史陳瑞乞加敘廕兵部覆請從之贈故秀州巡檢黃尙正爲太僕寺丞

廢一子爲國子生先是四十年六月流賊犯龍泉縣尙正引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十一

兵禦之殺賊一人奪馬一匹追奔千里爲賊所執潛遁所養子黃進還約官軍爲內應及期官軍不至尙正密入賊帳斬渠首三人眾驚亂縛尙正肢解之黃進聞變入營號哭亦遇害至是守臣以其事聞因有是命

冬十月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教職充之

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禎交章摘發順天科場奸弊言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壻給事中曹棟復言戶部尙書高羅薦屬官主事陳洙爲考官託其子高堂遂得中式而外簾爲之關節者卽宛平縣丞高燦耀之親弟也蹤迹顯然人所共指宜論如法疏下禮部查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充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文可俱

准中式耀元佐洙俱不坐煤以始不引嫌調外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爲分考官皆就近選人得預擬故浮議獨多而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於是禮部復以初議不便白上罷之仍行提學御史徐纘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

詔拓舉場前地

令生徒便於出入官校便於防檢其臨入試時除監場御史外增遣巡城御史二員先於場門外檢閱以進著爲令

更定歲貢法

令天下督學官每歲嚴加考校如正貢考不稱則起次貢次貢考不稱則起次貢以下者廷試如有一省發回五人以上者提學官降級別用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張岳陳時宜六事

一議祿糧以安宗室今其若少寬嚴例令各從士農工商之便其有驕縱不法者卽以凡民之罪罪之至於宗女宗壻並使之廩食於官臣以爲國家待同姓太苛待異姓太濫哀多益寡亦疏通祿糧一術也一辨誠僞以端士習今講學家一入蒲閣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一有爵位稍尊者巧言雄辯者參言其間眾皆唯唯而莫敢發善乎宋儒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川舍之門慎之而已一公輿論以蓄真材伏覩大明會典保舉人才令臣下各舉所知奉職無狀者併坐舉主乞敕吏兵二部於文武選司置立文簿每月上旬給各司官人一扇令雜舉所知記籍之是謂日采每月類集呈堂而雷副

於各司因以參互見聞是謂月會季終則大會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舉尤異者數人備錄所長選司受而藏之是謂時計歲十二月備舉四時之收錄併各撫按所薦舉及外官以事至京有所稱列者悉書舉主之名具奏質成是謂歲成遇有員缺部臣獻其可否皇上定其去留卽濫舉者無所容其私矣一遏奸宄以作士氣今之從政者皆務老成厚之名事涉利害輒深避不肯爲詰之則曰有舊規在嬗嬗之習成剛介之氣沮士風不振其源坐此臣以爲羸縮轉移莫切於銓曹輔翼維持莫先於言路今考察屆期宜痛加振勵其有挾私構誣希圖中傷者盡法窮治吏部不得執此以擬去留言官不得據之以恣論劾一嚴部差以肅官守頃懷私者往往營差取便假道求歸而兵部爲甚蓋各衙門之差或以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賦或以審錄或以關津或以詔令事非得已惟獨兵部以給散武官誥命歲取二人焉其他齎送軍單查理軍冊者又不知其幾也乞勅吏部自今京官有再考秩滿者許如例請告一切浮差悉行停寢有違制乞歸遷延許科臣指名參究一止開納以議兵餉開納事例今之所以久行未罷者不過以官卑祿薄無甚害耳不知此途一開朝上粟而夕拜銜眞如執券以取寄強良豪右者恣其稱貸以收倍秤之息且鑽刺之習足以汚銓曹憑藉之謀足以撓選法孟浪之費足以傾財產是公私兩失矣若謂標兵不可乏餉則何不盡罷各處民壯徵其直以給軍而須此開納市販之術乎疏入下所司覆議俱可惟止開納一事戶部以邊餉不充請先罷加級乞運例餘仍舊時尚書楊博在本兵岳所言譏切博事博聞甚

不平乃執奏任俊等推用出於至公誥命諸差自有舊例若軍單軍冊實未嘗遺官也武臣承襲臣自主之吏胥不得與何所庸其搏噬岳謂廷臣中獨臣最爲不肖臣又何顏冒居榮次乞容罷歸思過上以博素忠於爲國優詔留之已而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末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始有言官之諤諤近乃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悻悻不平者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語蓋侵博也

田坑賊首梁國相程鄉賊黨邱萬里等俱就擒

梁國相等者本南韶故盜梁寧之子寧誅國相請降至是復叛約三圖賊首葛口榮等謀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

古

先其未發奇妻子於會昌縣而身自帥鄉兵擊之賊連敗乃縱反問於會昌城中言化已沒化妻計氏自刎化追賊益急卒擒之於石子嶺至是撫臣並上計氏守節狀詔旌其門曰貞烈立祠祀之程鄉賊黨邱萬里等作亂已久饒平知縣管惟乾訂擒之於九峻山

奉詔提學御史徐熿查革京學冒籍生員

熿因檄宛大二縣會同本學教官大集諸生於明倫堂清查冒籍當革者五十餘人時諸生中多稱議熿考法苛細洵洵不服及是愈怒遂梓執委官於坐視其衣冠仍擊傷生員任子玉等事聞給事何起鳴歸罪於熿因劾其僞學多言久失士心熿倉皇自辯詆起鳴爲邪黨得旨奪俸二月

是年原任翰林院贊善羅洪先卒諡文恭

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常歛目端坐見王文成傳習錄玩讀忘寢已丑廷試詣皇御批其策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賜進士第一授修撰尋丁父憂苦塊蔬食三年不入室一日讀楞嚴經得聞之旨遂覺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孔孟與同志切劘召授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職家居削迹城市辭受以義人絕私干親賢問學攜謙求益初猶誦詢人才吏事凡天文地志典儀禮制邊防戰陣及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年五十乃絕意仕進闢洞洞中號曰石蓮謝客榻坐不出戶三年又嘗聚友於玄潭之雪浪閣四方學者益眾家故窳宅舍漂沒撫院馬森檄取所當卻坊餽數千金助構室竟力辭邑賦冊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宿患頓息其學始致力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

五

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脫徹悟於仁體嘗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氣習作梗要得消磨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又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亦不見動靜二境又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自然不羣非可倖致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雖未及王文成之門而尊信發明其功甚鉅年六十一卒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且賜諡異數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春正月己亥朔

景王堯

王諱戴圳上第四子母靖妃盧氏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十八年二月封王四十年二月之國湖廣德安府至是堯年二十九妃王氏無嗣計聞諡曰恭遣中官王臻迎柩歸葬西山處其宮眷於京邸給妃王氏養贍祿米歲一千五百石並原賜寶坻玉田豐潤等縣苑洪橋等處莊田一千五百二十餘頃福順吉慶二店稅銀仍給之是時有牛氏者景府護衛軍襲天保妻也天保卒牛氏誓偕死粒米不入時有義之者爭舍糶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木美言婦泣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乏事而婦始長絕

二月命吏部侍郎掌詹事府事高拱侍讀學士胡正蒙爲會試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 夫

考官

取中陳棟等四百人先是御史李邦珍鮑承庵等條上革弊四事一試卷臨期票給以防洗改腳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留朝觀官挨次點驗以防冒替代筆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按檢及攙先落後不循序進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參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軍選官晝夜巡邏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是科陶大順與子允洵同中

丙子上疾有瘳

先是辛亥上不豫百官奉表起居至是瘳詔陞太醫院使徐偉爲通政司右通政仍掌本院事

命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查革該庫奸弊

先是供用庫火管庫內臣暨盛與其黨盧天保王朝用等捏

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司禮監少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堯封嚴查實數以聞岳等查覆該庫被火原非貯香之所俱係盛等侵匿妄報又前此盛嘗私縱家人及其兄暨忠等出入庫中與積年商攬李欽等盜鬻香料等物宜一併追賠治罪其該庫錢糧今後悉照光祿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一查然後奸弊可革疏入上大怒下法司擬罪當盛等俱盜內府財物律詔如所擬

詔湖廣衡州府江西吉安府仍行廣鹽

三月大明門內西千步廊火

裁革通州倉兼管輒廠主事一員

廷試賜范應期李自華陳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 七

逾月改進士許國沈鐸王弘誨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南道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

先是潤言龍文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問既至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乃總挈潤前後奏詞成獄識之言世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朝廷之威刑乃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濫之以歛貨於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壙必先科剋銀兩多則數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

輒偏索重貨擇地置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以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忠害迄今數載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句倭內訌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行十萬金世蕃所擬爲授官凶蕃典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於醫官彭孔邪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廨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册造違式第宅縱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陛下曲赦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乃快快懷怨望安居分宜足跡不一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謾言詛咒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

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陰延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殺攝制眾口龍文亦招集耳目通倭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衛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誦伺其父嚴嵩奏祈釋戍欺罔不忠按世蕃所犯死罪非一而觖望誅上尤爲不道請同龍文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贖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償銀解部其間強占民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料索等贓及叛亡朋謀等情與其豪奴嚴珍一等窩藏強賊陰殺刺客奪人妻女房產田土等事

宜悉下江西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上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祇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於是光昇等復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憤得旨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盜用官銀財貨家產各按臣嚴拘二犯家丁盡數追沒入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嵩並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爲民於是江西按臣助勦彭孔及嚴氏家奴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按世蕃一兇罔豎子耳其濁亂朝政本以嵩得政日久上末年深居西內崇事玄修不復與外庭相接故得掩蔽聰明盜弄威福乃至帝國帑竭民膏而不足滿其裕壑塞公道悖官常而無所用其忌憚即其罪狀宜

坐奸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迺潤疏指爲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非正法也比籍沒報至嚴氏貲財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徵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然矣後七月詔戶部言嵩國大蠹其贓銀宜以一半官用一半濟邊金銀珠寶玩好首飾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如無林潤並撫按有司處追補於是戶部先進在京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珠五十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候江西解到續進詔該庫驗收仍令江西揚州二處贓物速行追解八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世蕃江西家產數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百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鑲玳瑁等帶一百二十條金鑲珠玉帶條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

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二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場二萬七千三百餘畝餘若珍珠寶石並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之家及諸嘗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詔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塞盡數還官其餘器皿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寄受之家如原任大理寺卿萬家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歷熊襄同知趙濂等朋比爲奸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贖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檢邪濟惡今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尙爲逆本惟聖明裁斷上曰嵩已處置矣萬家等依擬田地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店房但有租利俱畱巡按及南贛軍門爲兵餉邇來有司變價田產往往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二三其令籍送戶兵二部稽考餘俱允行十一月巡按王汝正籍沒龍文家財銀十四萬二千二百餘兩尙欠銀五萬兩部議將見完銀兩一半官用一半濟邊未完者仍嚴督追解報可明年正月江西巡按御史成守節籍上嚴嵩家藏勅諭三道誥命三十幅敕命三軸御筆詩一軸欽賜大道歌一軸御筆詩賦三道御筆珍藏二冊副三本御筆珍藏二封聖諭五十六軸聖諭一百七封欽賜銀牙圖書各一面俱沒入內府

夏四月大學士徐階懇辭上柱國恩命

階一品九年外又歷六年秩滿特加恩賚廕一子爲尙寶司丞而階具疏力辭故允之案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

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閭閻敘門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品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章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貼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瑋以下皆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虛設而養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也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尙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尙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尙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

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亡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其語曰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也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萬厯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謂爲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先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陞潮州府同知王化爲廣東副使
盜劫鎮江金壇縣庫

及鄉宦曹大章家殺傷二十餘人巡按御史溫如璋以聞因
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參同知盧江知縣陳頤正等及兵備副使耿隨卿等失事罪
詔停隨卿俸一月盧江等下巡按御史逮治

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叛官軍討擒之
命嚴訥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學士

在內閣同元輔階辦事訥仍暫掌吏部事
起郭朴仍爲吏部尚書改董份爲禮部尚書

時朴以守制未滿請候終喪趨命上優旨促之六月朴赴召
至京疏謝份以工部改也

大學士袁煒卒諡文榮

煒浙江慈谿人撰文甚稱上旨後以次遷掌南京翰林院煒
疏願留上悅擢侍讀學士甫數日手詔進禮部右侍郎尋加
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會日食陰雲不見煒言不宜行

救護禮部卿吳山不從竟循例救護上以是不悅山而煒爲
導上山旣罷卽留煒太子少保代其任數日召入直南郊禮
成疏請祈雪雪降上益悅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入閣輔政尋加少保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
學士前後恩賜廷臣中鮮有其比至是引疾歸行至安山卒
卽聞贈少師

五月虜中板升降人李自馨等叩邊請率眾歸降

總督江東以聞兵部懼有後患不敢主議請行督撫計處詔
可
罷雲南鑄錢
先是每歲將戶部鹽課銀二萬兩鼓鑄嘉靖通寶已而錢法
壅滯公私交病於是雲南巡按御史王諍言鑄制錢不行恐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蓄積未通所致且利少費多不若且徵銀解部部覆停止鑄
錢之說宜從第今錢法所以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近議折
錢每一分准錢七文京師用錢無窮而宣課所收有限遂使
奸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濫惡相雜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
煩而錢愈滯自今准折宜從民便不必定其文數宣課司收
稅各衙門折俸且俱用銀上從部議

詔執奸人胡大順等及太監趙楹付法司並論斬

先是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賁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
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
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
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名曰
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卻疾不老命其子王玄隨妖人何廷玉

齊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王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極獻之藍田王原任西鐵柱宮道士以進法秘授官同萬象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懽極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王尤甚今宮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又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不若如前治之以法之爲正也上悟乃詔錦衣衛速大順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楹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辭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密疏匪殿樞中伺間訴上前爲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與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王玄俱論斬錮於獄楹尋斃獄中六月妖人□鎮張朝用伏誅

鎮滄州人朝用商河縣人皆宗白蓮教妄爲幻術妖言以惑眾私勸廟宇行宮四十五所四方無賴禮拜歸附無慮萬餘人晝夜傳法誦經男女雜沓天津兵備副使黃中發卒掩捕收鎮朝用誅之並捕其脅從數十人餘黨皆散禮部尚書董份黜爲民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周相致仕份以戶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論劾相以工科都給事中李

邦義論劾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康朗開住

以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劾其貪縱易節故也

命酌定封贈之典

吏部奏今外臣方面以下必限以三薦但南北畿輔地近而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開有巡鹽御史其遠者必二三年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均平公溥之道請今後外官三六年考滿凡中差御史並總督衙門題薦仍限三次之上係巡撫巡按薦舉者勿拘次數本部查訪治□□□與題請詔可秋七月改秦鳴雷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總校大典八月薊鎮邊外屬夷夜潛踰箭桿嶺至黑石莊劫掠守臣以聞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獻白兔

賞以金帛

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等並獻頌祝聖壽

原任大學士守制李本禮部尚書爲民董份吏部侍郎致仕

茅瓊各以頌祝萬壽聖節

重建萬法寶殿

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

先是言者嘗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浙江巡撫劉畿言寧波舊額市舶司聽其貿易征船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居民侵利起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欲議復不知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禮部覆御史顏鰲冊封議

自今冊封親王及親王妃擬勳戚中老成端謹者一人爲正使以翰林院坊局六科尙書及卿寺五品以上官副之世子郡王及各妃則以翰林坊局六科尙書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正使以部寺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其致祭親王改差卿五品以上官或本部司官仍如舊例以四月初旬傳制遣官冊封正副使一體定限違者參究著爲例奏可

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

其妻徐氏以子自命方六歲奏言孤寡恐族黨所欺請賜降勅如其先世元君董氏董氏者前真人張畱綱母也畱綱死其子元吉始生勅封董氏爲溫順柔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事仍選本山道士四人充贊教掌書等官協助行事徐氏據以爲請詔特許之仍賜永緒卹典如其父彥頤之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壬

致仕南京刑部尙書顧應祥卒

應祥浙江長興人嗜書無所不窺其最自喜者九章句股法訓能以人法窮天巧贈太子少保

陞福建副使姜寶爲南京太常寺少卿

勒令太常寺少卿陸光祖開住

御史孫丕揚劾光祖險佞自肆敢以一部屬官竊朝廷之權使九卿科道帖然聽命中指數事謂了子監助教任賢已陞鳳陽府同知命下而私改揚州懌吏部侍郎朱衡之察其奸則詭辭而出之南部曲護同年任惟鈞等雖科道交章論之竟不罷官宜顯黜光祖爲人臣竊權者戒章下吏部言光祖銳於任事性氣稍偏宜令策勵供職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江東卒

東山東朝城人

大學士徐階陳保邊之策

階言保邊固圍莫過於預防昔安引觀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諭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於豫庶無大失博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部每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明旨重將權而文官結黨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又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也上報日將官執權恐亦難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壬

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仍聽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飢餓且總兵爲地方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於抗禮參遊爲領敕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卑屈太甚今之將才誠莫逃於聖鑒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薺至此尙可責以用力耶夫人心公則一體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於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矣冬十月陞林樹聲爲太常寺卿管南監祭酒事起原任副都御史譚綸巡撫陝西

工部右侍郎張□卒

○山西石州人孝友樂易其居官所至以廉稱

貴州叛賊阿利等伏誅

先是龍山諸苗憑險擁眾劫奪龍里衛印格傷官軍總兵官石邦憲巡撫都御史吳維楨督兵備副使祁靖參將安大朝會兵剿之殺數百人生擒利等餘黨悉解散

令錦衣衛執胡宗憲來京詰問

先是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內援自擬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逮仍匿龍文所及龍文伏誅巡按御史汪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上疏獻之因言宗憲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天

而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實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指何嚮矣使六一得亡南走倭恐江南之事其大可慮者又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並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嫉忌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許事情行巡撫操江僉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死獄中詔免勘

十一月奪原任御史黃廷聘職閒住

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山以盛氣臨知縣陳安安不能平發其裝中所擱金銀貨物甚夥廷聘惶恐遜謝乃復還

之事聞京師指紳以爲異都御史張永明劾其執法贖貨大壞憲體遂坐斥

逮繫山西巡按御史張楨

楨言往者嚴嵩與其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寘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鄉乞赦過錄用疏入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至京問

奉安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位於玉芝宮

十二月革原任參政劉應箕冠帶爲民

箕初以巡按御史黃廷聘論劾閒住會廷聘賊敗應箕因乘間將廷聘陰事自辯都御史張永明惡其險詐無恥奏當重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元

論故有是命

南京兵部尚書李遂予告

定新建萬法寶殿名

中曰壽慈左曰福舍右曰祿舍

斬妖人李應乾等傳首示眾

應乾陝西甘泉縣民自稱唐之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妖言符讖惑眾陰約拔升叛人邱富及各處羣盜通虜番語欲謀不軌匪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柁府中私製號旗刻傷印封拜其黨與約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睦柁爲內應事洩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昨城王府無祿宗室睦柁所棲厚遣遣之既窮無所歸並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奏聞下法司擬罪擬應乾等傳首以徇其黨與各以輕重遣發逃者行各官司

緝捕睦私賜死睦樓發高牆禁住

改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譚綸於四川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春正月癸巳朔

四川妖賊蔡伯貫等就擒

降其眾七百餘人伯貫大足縣人本以白蓮教誑眾其後從之者日盛遂挾眾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連破合州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巡按李廷龍以聞請治僉書陳寶麟巡撫劉自強玩寇失職之罪詔革寶麟任充爲民官立功贖罪而停自強及守臣等俸自強以地方有兵事照例給巡撫旗牌討賊賊以妖誕相誑惑雖羣黨響應所在遽起然實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貫懼還走大足舊巢官軍破巢擒之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手

餘黨悉降伯貫舉事凡三十六日而滅捷聞會自強陞戶部

右侍郎上從部議先令自強開俸候代至之日還京伯貫等

訊實處決其餘功罪下巡按御史行勘以聞

開化礦賊攻婺源縣破之

罷俞大猷命戚繼光兼鎮閩廣

時湯克寬已陞狼山副總兵因廣寇未平復留繼光節制

候功成之日方許離任

二月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以指斥乘輿下詔獄

言上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修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戾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

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

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

非大清明世也如修醮所以求長生也陶仲文陛下以師呼

之仲文則既死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 按瑞疏

譴而意忠非故欲批逆鱗以沽直者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

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畱中數月餘

會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瑞雪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衛捕

送該司嚴行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已而該衛識具獄辭

法司擬大辟上竟畱中不下蓋聖意淵矣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鈞卒諡恭簡

鈞奉化人篤實清謹始終一節士論稱之賜祭葬

祿原任通政呂希周御史嚴杰副使茅坤知府潘仲驂冠帶黜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壬

爲民

希周等皆浙江嘉湖人罷官家居橫甚仲驂尤淫縱鄉人苦

之巡按御史龐尙鵬行部至其地廉得諸人不法狀悉收捕

家人子弟置之法乃上言仲驂等既解位失勢與齊民等而

猶敢肆虐里中此徒挾冠帶爲重得以出入公庭故細民莫

敢誰何苟非痛裁抑之恐爲一方無已之害章下吏部議覆

因有是命

罷南幸議

上諭階曰朕病十四月矣茲欲南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

此朕原受生之地必然奏功階奏聖躬久未平宜加意靜攝

臣昨奉諭仰替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國計蓋已亥迄今

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勝長途勞頓聖躬

今邊境多虞兵馬積弱而六飛遠狩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出外能無驚擾此其大可慮者於是上乃罷南幸議猶時念郢中不置云

遣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

時尙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於呂孟等湖以防潰決河道僉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爲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雷城故道給事中鄭欽請遣官勘視開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行功罪報可於是起鳴奉旨往勘言舊河之難有五謂黃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園等以不貲財而投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雷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蹙裳無路十萬之眾無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濟四也夏秋雨潦大降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內多舊隄高岸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故尙書朱衡言其必可□□成運□□□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阻滯然既建堤欄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隄五里山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委任得人培築高厚必無不可措力之理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舊河宜如季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俱合上意乃決詔勒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未幾工科都給中王元春奏朱衡倖工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

海運故道是時衡開新河自茶城至雷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入八月開工垂成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坦平並無關阻於是羣議寂然吏工二部乃覆諸臣疏謂河工既有成績衡宜畱用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未幾總理河道潘季馴以憂去吏部言治河尙書朱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工業有緒宜卽以河道事使衡兼之待遷轉之日仍設河道都御史報可

史館諸臣纂修承天大志成

禮部請刊布中外仍以興都新名並事績纂入一統志中易故安陸州之號詔可

三月罷撫治鄖陽僉都御史陳志令閒住

志先爲御史巡按江西代歸家至崇安遇盜亡其四篋建寧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三

府□□維京時署□事爲捕獲而還之志猶有恚色維京大以爲恨至是維京入官禮部廳言志前所失篋爲盜發中悉金寶且有賂藉二扇計不啻數萬金志故無潔稱遂爲給事中何起鳴所追劾乃罷職

土魯番馬速叩關請貢許之

先是番王沙速壇潛掠北虜部落中流矢死馬速其弟也擁眾嗣立乃遣人求入貢詔下禮部議言馬速以弟繼兄名義甚正況隴夷稱貢理無拒絕第其種落實繁若概肆要求則關右未免騷然煩費宜明與之約今後各番族務遵原定年分入貢毋得執此爲例報可

以南京太常寺少卿姜寶爲提督膳黃右通政

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張岳爲禮部右侍郎

添注管事岳先爲禮科給事中請修承天大志至是書成蓋特恩云其纂修諸臣以紀中誤有脫簡第各資銀幣有差不復論敘

補廕大學士徐階姪徐琳爲國子生

琳階故弟陳之仲子也長子玘未及入監而卒至是復請補廕許之

詔罷應天按臣劉以節浙江按臣張科令簡任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言鄭陽僉都御史陳志先任巡按貪污不職並言御史劉以節按應天張科按浙江各徇私納賄舉劾失實通宜罷斥時志已革職詔罷科以節開任因勅

都察院自後御史差滿回道務加考察以肅風紀

命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武英殿文淵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夏四月閩廣官兵擊海寇吳平於安南大破之

先是平謀犯福建把總朱璣協總王毫引兵擊之海中賊掩

至圍官軍數重璣毫俱陷沒事聞詔閩廣鎮巡官嚴督兵將

夾剿各官功罪候勘議會平自陽江島嶼羊戰敗奔安南提

督侍郎吳桂芳檄安南萬寧撫司發兵征剿遣參將湯克

寬都司傅應嘉等以舟師會之夾擊平於萬橋山下會暮大

風我軍用火攻燒平所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官兵

生擒賊眾及斬首共三百九十八人於是桂芳及汪道昆各

以捷聞道昆報稱吳平已生擒桂芳獨以爲平素號稱賊必

不肯自投傅應嘉等以就顯戮疏並下兵部楊博等覆言

據閩廣諸將續報則平已死桂芳止以初聞不實復有此疑

今各道兵費日久倘賊已蕩平而復內自猶豫非計之得也

請令廣東御史嚴查吳平果係自溺餘黨悉平卽具列兩省諸臣功罪奏請賞罰並議安南助兵剿賊之功上從部議平餘黨陳新老林道乾等復窺南灣議者以南頭參將去海洋遠不便彈壓欲以南灣別設參將募重兵守之侍郎吳桂芳以爲灣中地險而腴在勝國時設兵戍守其後戍兵卽據之以叛此所謂禦盜而生盜覆轍昭然不如置守備於柘林以澄海潮陽二縣兵戍令往來南灣及河度門等處備盜而以南頭參將及該府捕盜官節制督察之便報可

改胡松爲吏部尚書

調戶部主事丁一中於外任

一中監放彭城衛軍糧折色銀於靈濟宮委指揮李敏百戶焦純散給純敏侵沒千餘兩諸軍大閱歐純一中奔避事聞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詔兵部同法司鞫問發純邊方立功降敏職二級治亂軍爲

首者三人調邊衛一中調外任

革誠意伯劉世延爵令開住錮復勿用

奪掌中書舍人事禮部員外郎李鍾及晉府長史俸各一月

鍾以表賀晉王新塢以請封疏俱有脫誤字世延以軍政自

陳功伐乃爲引疾疏疊數百言語涉怨訕俱爲禮科給事

中辛自修所劾因言人臣祇懼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

疏競爲縟豔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

晦甚且以伺察爲能至以鄙褻醜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

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

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參治上深然

之乃詔以章奏俱務簡明質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

五月詔議吏部都察院報名廷參諸禮

凡各衙門官考滿過都察院者自翰林院講讀史官外率報名行庭參禮後吏部郎中憑籍事權往往不遵規約自郎中張濂廢報名禮郎中陸光祖又廢庭參禮都御史張永明憤不能平乃揭示司務廳申明舊規未幾郎中胡汝貴以考滿誣院恣縱如故於是永明備列儀節奏聞上為詔諸司遵守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乃先指永明口口兒報名廷參乃過院否即止不來永明上疏言之又言良輕薄無狀當罷其九卿詣司屬門揖亦非禮典當改正良亦上疏辯上不直良詔奪俸二月而令禮部會同禮科詳議部院謁見禮儀以聞於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覆奏永明議是自今考滿官見都察院一如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卿翰林等官由吏部後門者自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奏

今亦不得徧指四司報可

更定每歲委官修理倉廩之例

用戶部主事一員同工部修倉官互相稽察

六月罷福建巡撫汪道昆回籍聽調

中允陳謹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歐謹出解之為亂挺所傷臥病月餘卒時汪道昆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聞之因劾道昆先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又素行貪污不檢眾心不附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行於士卒益養成桀悍之氣白晝大都之中賊虐近臣恬不為請亟罷道昆然後按治諸驍軍以法疏入上從部議罷道昆回籍聽調而令巡按御史陳萬言捕首惡把總曹一麒等萬言以屬監軍副使金瀚瀚恐生變乃白萬言待一麒護客兵歸日捕之一麒等乘閒

脫身亡久之不獲萬言以聞瀚坐奪俸一月

秋七月給事中魏時亮陳言安民之要六事

一計民生以須長治今四方多盜皆緣民貧而吏不恤宜責守令以養民之實政責撫按以率屬之大體災傷之地尤宜存逃戶以召新集蠲通賦以啟歸心免初科以安流移廣招佃以開荒土酌常平義倉之制定贖緩備糴之規一軌民行以化末俗請行保甲之法立旌善之坊一重舉劾以彰勸戒一定遷賞以嚴責成宜復舊制久任超擢一慎除授以謹付託請慎簡守令限年六十以上不除守五十以上不除令嚴保舉連坐之法別遷除土俗之宜立轉官候代之例一重君命以肅臣紀奉旨事務速宜奏繳迺有司往往廢格不行故主澤壅而民隱不得上聞自今有所題請必嚴下所司刻日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奏

奉行疏入上是其重君命之言並餘事俱下所司覆議以聞

是

於是吏戶二部覆時亮言皆可行重君命一節尤得上令下共之意請以本部奉旨未經奏繳者一一咨都察院嚴行催督得旨奉旨施行事務各官久不報完顯屬怠玩其通行各部限半月開送都察院類查奏聞

詔開灤河通運永平

庚戌虜患後燕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三十萬石有餘而該郡土虜歲修不給稍稍水旱水路絕無商販全待挖運前巡撫溫景葵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詔繼任巡撫耿隨卿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河青河為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里至紀家莊入海自紀家莊至天津衛四百二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

百二十里沿途有延津河小沽大沽河中流遇風可以引避
宜於紀家莊修建倉廩自天津運粟於此用小舟轉載灤河
達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覆報可自是
每歲通漕省國費十二澇東諸邑漸稱饒足云

八月南贛副都御史吳百朋請討三巢賊首

先是廣東和平縣岑岡賊首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
賊首謝允樟下歷賊首賴清規自三十五六年間相與結黨
構亂號爲三巢時時劫掠近巢郡邑前後俱奏請剿無慮十
餘疏以倭患方棘廣福多故不暇及也至是文彪已死其子
珍與謝賴二賊勢益昌熾每期分道四出攻城掠邑眾且數
萬於是百朋決意討之上疏曰三巢之中如謝允樟等已質
其妻子帖命李珍江月照等畏威駭喙不敢妄動惟賴清規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

天

糾同熱水賊首徐仁標汶龍賊首王鳳陽胡坑賊首胡應川
小石保賊首吳璠大石保賊首楊明甫洪保賊首劉喬嵩信
口上里賊首袁尙信廣東龍川羊右寨賊首李世柏饒鏡寨
賊首宋伯容等跨據江廣六縣恃眾負固逆命如昨故議用
兵必先自下歷始惟陛下專付臣以討賊之任不效治臣之
罪疏下兵部覆議三巢毒流兩省固王法所必誅百朋志銳
討賊不煩調兵方略已定本部難以遙制即令督蔡文李祐
等相機圖之錢糧行戶部計處從之

命建紫宸宮

九月命建龍飛殿於承天府

古田擒賊韋銀豹等降

時銀豹等久據古田與諸獍分其地爲上下里之居銀豹兩

犯省城獨下六里人從之提督軍務吳桂芳因其間遣典
史廖元入上四里招降諸獍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於是銀
豹勢孤亦請降桂芳即以古田平間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
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本縣主簿
候其政成即擢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
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今諸獍雖納款犬
豕之性難保其終爲地方長久之計莫如稍重將權別選材
勇堪任者代門崇文鎮守仍許其便宜行事兵部覆從其言
於是革崇文職聽調改設總兵一員加都督職銜兼制柳慶
諸獍廖元陞擢俱如擬

右給事中魏時亮劾都御史張永明

吏部以永明素稱清謹受賄事不實詔供職如故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

天

降檢討吳可行一級調外任

調翰林院修撰范應期南京別用以給事中辛自修魏時亮
御史李輔劉則勅可行險橫當罷斥劉並劾應期居鄉爲人
請託致養婦含冤死事故有是命

安撫羅山寨賊黃中功罪

先是四十四年四月四川賊黃中據羅山寨劫掠奉雲萬三
縣官軍討之不克巡按御史鄭洛言川貴二省自分彼此而
湖廣諸道勘處延宕以致賊久不服乞令撫臣協心督率所
屬剋期會剿毋得仍前推調詔從之而楚撫諸臣主於撫功
罪久不決給事中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乃上言賊
巢在楚蜀之交警殺之害在蜀不在楚故蜀必主於剿楚必
主於撫蜀主於剿然大兵數舉未盡得利仍遣千戶魯景葵

監生陳一言等往寨招撫楚主於撫然間謀雖行首惡未出仍督宣撫彭異南舍把彭宗賢等進兵攻殺兩省撫勦互用於是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不之蜀而之楚者以結怨在蜀蜀必殺之無怨於楚可求生耳今議者徒見楚實得賊妄置低昂雖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其奏捷也在楚則曰撫之功賊黨俱散而推功於蜀在蜀則曰勦之功諱言於撫而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黃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以就撫推兩省持論不決故降人積爲疑懼潛有異謀而四川南津之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因此藉口以證撫者之爲是皆非公言也臣謂兩省撫勦相資功當並論支羅餘民既已聽撫惟一寬恩亟處而地方無事矣兵部議覆兩省諸臣身在功罪之內故其言私給事中舒化身在功罪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罕

之外故其言公今黃中既誅當悉放其妻子弟姪並諸黨以慰小夷之心全國家之信至於兩省撫勦二議原未相悖仍令巡撫譚綸楊豫孫會各巡按御史從實勘奏不得偏信所屬仍前爭辯致誤機宜報可

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

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西山口坡羣盜以四月初八日劫戒壇御史鮑承賡上疏言自來妖賊本爲一途如近京之馬相呂愷河南之呂應元四川之蔡伯貫其初並挾邪道鼓眾遂成大患殷鑒不遠不可不懲兵部因請嚴遊僧惑眾之禁從之

尋南京禮部尚書尹臺職爲民

時御史王同道劾臺貪污不職故有是命

詔暫設廣東巡撫

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奏兩廣舊各設巡撫一員後因提督開府蒼梧而巡撫遂廢今地方多事請復設巡撫於廣東其廣西總兵官原以流官都督爲之後改用勳臣與督撫同駐梧州爲重地方煩擾且今恭順侯吳繼爵綿劣不足任事宜召令回京仍選用流官移鎮廣西會省吏部覆如其言詔暫設廣東巡撫改提督軍門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西地方召吳繼爵還京以總兵官俞大猷代之

冬十月詔潛環香河轉漕太平等寨軍餉

河在豐潤縣從順天巡按鮑承賡奏也

請原任大理卿萬宗充邊軍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衛軍下刑部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罕

侍郎鄧懋卿於巡按御史逮問

都御史張永明予告

令馳驛歸永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能振肅紀綱是時文選

郎胡汝桂都給事胡應嘉鼓煽黨與雌黃朝政公卿多畏避

永明不爲撓遂爲魏時亮所醜詆竟不安而去公論惜之

復設鎮守廣東總兵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

遂豐城人丰姿瑰偉博學有才諳尤長於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人意表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營兵變賴遂指揮鎮定之嗣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益驚悍無狀幾於決裂比遂典西樞卽寂然羈靡中蓋其戡定之略類如此

陞譚綸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西

吏部尚書胡松卒諡莊肅

松滁州人累陞南吏部尚書改今職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賜祭葬松潔己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之者知爲正人莊士其蘊藉春容不爲崖異而嶢然不染於俗有大雅風焉在吏部以拔淹滯破資格爲己任諸司事皆躬親綜理竟以積勞致疾而終

改南京禮部尚書王廷相爲左都御史

扑郎中何以尙下詔獄

以尙疏言海瑞以逆耳之言仰干天聽乃蒙聖度優容置之不問堯舜所難也近忽執付有司詔旨嚴急中外惴惴相與杜口結舌以瑞爲戒願陛下渙發德音曲貸瑞罪以開齊直之門上覽疏大怒詔錦衣衛杖一百下鎮撫司獄晝夜用刑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星

鋼禁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於獄發爲民按史稱以尙揣知上無重罪瑞意故疏乞貸之以爲名高疏所言多謬悠疏誕又自叙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敬事立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是又欲誑道希合爲自解地惟上聖明深燭姑重譴之如此然沈束之獄因是而出是疏亦不可謂無功矣

發御史王時舉口外爲民

時舉論劾刑部尚書黃光昇不諳律例如內犯李永以訴事冒突乘輿本與死比也乃擬爲眞犯王相私關平民者三本無生條也乃擬爲矜疑向非聖明獨斷則永爲含冤之鬼而相乃出押之虎矣宜勅令致仕以爲人臣故出入者戒疏入上以永係內犯怒時舉輕出肆言故發口外光昇令供職如

故

命兵部尚書楊博爲吏部

閏十月黜御史方朝新爲民

朝新疏言黃河與北虜之患自古有之今豐沛之區閭閻爲河而又興都有陵寢之憂鳳宿有冰雹之厄河南等處有饑饉流移之苦臣意堯之澤水不烈於此矣各邊將情卒驕虜至輒懦懦觀望而又宣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等處有礦徒竊發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今司獻納者日以獻頑祥言瑞應爲利罔而尸疆場者惟以報虛捷忍實衄爲長計臣愚以爲儆戒斥罰之法在今日不可盡廢而陛下於此災變之會亦宜鏡古察今戚然自責期與一二大臣共圖化理則天意可回災變可熄而盜賊可弭也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星

怒其狂瀆黜之

令監兌主事督催積逋

以南直浙江江西湖廣積逋未完更賜勅各監兌主事令其督催額派及條議事例銀限歲終完解不及四分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降俸二級六分者降俸一級八分者削籍爲民黜曲阜世職知縣孔弘廊

初衍聖公孔尚賢入弘廊賄保爲知縣弘廊貪肆諸宗惡之至是以私怨發其從兄弘貧奸利事弘貧亦發其納賄求保狀並許尙賢奢僭不法數事巡按御史韓君恩坐弘貧論成而參尙賢弘廊素行不孚法當並斥因言曲阜知縣專使公府保舉故有行貨濫舉之病今宜於保舉時令會同族屬擇可者四人送兗州府試以理事治民策論仍取二人送撫按

覆試奏請銓補上從其議黜弘廊切責尙賢驕縱不法之罪而貰之

兵部尙書許論卒

論靈寶人前吏部尙書進之子戶部尙書讚之弟也博學強記蚤年以才自負欲有所建樹不屑於籍世閥積階級也嘗著九邊論其商較虜情綜劃戎計鑿鑿多石畫於時名稱籍甚北虜庚戌犯畿內起受家兵寄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任他職然值嚴氏當國邊將多債帥且憑藉與援無可與戮力者上以邊事責文臣督撫官往往以失事陷極辟論年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籍其典本兵一聽世蕃指揮盡諾而已故其晚節殊爲清議所不滿云

十一月都給事中胡應嘉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四

一言拱拜命之初卽以直廬爲狹隘移其家屬於西安門外賁夜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不籲天所佑冀護康寧而拱乃私運直廬器用於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爲心拱疏辭曰臣蒙皇上隆恩進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四重爲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榮幸以爲奇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皇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尤爲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於臣每見亟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閒論臣忌臣之人直而乃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

才情態反復如此惟皇上裁容得旨令拱供職如故按史

稱應嘉傾危之士時上體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講官應嘉畏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疏入會上病未省不然禍且不測矣拱自入直撰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左應嘉又階同鄉拱

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承望兩人隙釁愈構互相根排小人交構其間幾致黨禍實應嘉一疏啟之云

重修顯陵陵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睿宗獻皇帝陵

先是工部侍郎顧璘請更題如長陵碑製上報可既止之至是都督蔣華謂碑題與廟號不合不可示萬世請更定乃更今稱云

南京吏部尙書王用賓予告

令馳驛歸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五

十二月改四川龍州宣撫司爲龍安府

先是巡撫譚綸言宣撫薛兆乾悖逆伏誅薛氏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創建府治改設流官知府同知推官及照磨司獄官吏其原設宣撫司副使僉事通判兆芝降爲知事俱世襲令轄生熟夷不得與有司政事土民散處蠻夷利保等處者悉入版圖且割保寧成都二府所屬江油石泉二縣並青川所隸之而總隸於川西安綿道戶部覆如其言乃詔易今名云

設四川隆昌縣

縣在瀘州富順榮昌縣之中屬敘州府先是三州縣中有驛曰隆橋居山谷間爲盜淵藪設重慶府通判一員督軍守之至是守臣建言設通判不如設縣治令事有專統可以責成

然後地方無患部覆從之

上疾甚還大內明午崩於乾清宮

是日輔臣徐階等啟請裕王入主喪事王舉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黑角帶由東安門入內外官員謹宿衛作梓宮辛丑小殮以次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天殿報訃音於宗室諸王頒遺詔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拳拳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日久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日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啟朕衷方圖改轍遽爾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益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哭

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饌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爲重不可違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並土官俱免進香郊祀等禮及於祠拜祭享各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凡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尙體至懷用欽來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寅大殮

壬子裕王即皇帝位

明年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爲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

禮部會議大略言罷貂璫之出鎮而宿弊革於朝廷剪勳戚之內訌而隱禍消於宗社英莫大焉恩無掩義蠹政者雖貴必誅斷以定謀干紀者雖親必戮殺孰踰焉博學多聞精思作睿此聖之極也號令羈馳聲聞具達此神之至也閭性道則敬一有箴四箴有註上接精一之傳敦綱常則明倫有典明堂有問顯是尊親之道即文王之允文不是過矣攘戎夷則狼煙息警鯨海澄波征叛逆則舊服南交蕩除羣盜定營制以作六軍徵將材以備九伐即成湯之聖武蔑以加焉報祈歲舉振貸時施慎獄屢屢於欽恤課吏嚴黜乎貪殘所謂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聖

必世之洪仁也奉獻廟極追崇之典侍慈宮竭就養之誠躬卜吉兆於純山肇舉曠儀於大享所謂不匱之大孝也維茲眾美之具臻實皆剛德之克就臣等稽之前代武帝克弘炎祚廟曰世宗光武再造漢家號稱世祖矧我大行皇帝萃萬善之精腴備百王之軌範博採羣言遠徵往牒宜天錫之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用昭天下之至公垂徽稱於罔極臣等稽首謹議 案上隆準修輯威容若神性明斷多大略識達治體正德之末政在權幸盜賊蜂起海內騷動上方龍潛藩邸深鑒其弊及入踐大統乃赫然發命誅除巨奸革鎮守內臣清汰冗濫諸凡弊政以次盡罷海內欣欣若更生焉大禮議興廷臣各執所聞見並起而爭其稱引漢陶故事者附麗尤眾上覃思禮典考

會國經斷以人倫天序爲主本而折衷於孔孟然後羣疑渙然微稱宗祀之儀始定禮官奔走受成命而已嘗念國家太平百餘年而禮文草創未應古始乃悉按三禮舊文摘按疑義與時制不合者自郊丘百神分合正配之位以及陵廟烝嘗帝后耕蠶先聖賢崇祀諸禮皆約會經義內斷於心廩廩追三代而上之論者謂明興以來文治之盛未始有也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殿亭榜額皆取洪範無逸名之所著敬一箴四箴註及欽天記頌諸篇大抵淵源於虞廷之執中伊周之顧諟而纂言屬意直抒自得往往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初年勤於政事每日一問省兩宮延見羣臣外退而思維得失孜孜以敬天恤民爲務或雨暘稍愆則宵分露禱深自譴責貧民無告者爲設糜食之施藥療之詔書數下每言及有司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哭

酷刑苦役上干天和一篇之中必三致意焉尤重邊防四方有警許所司不時奏白親自籌決內則更營制戡叛兵將吏功罪一切無所賈假用能北掃胡氛南靖海沴妖民豪酋旋發旋殲益實繇廟謨先定云親禮儒臣平臺召對西苑賡歌藹然如家人父子然終不少假借以威福羣臣雖素貴有寵者不敢以隱情疑事嘗試上前如大學士張孚敬尙書霍韜並議禮首臣才名藉甚上指孚敬則曰不愛惜人才指韜則曰偏執必壞部事乃二臣人品心術卒如上言其他勳戚近侍朝爲肺腑暮或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霆雖四荒萬里之外廓如也上神功盛德不可縷指綜其始終大要以嚴覈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政以安靜飭邊防其於稽古考文之事尤爲美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

德故功成制定天下浹和海內翕然稱中興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忌辰侍臣竊窺聖容慘怛承享精虔無不泣下者晚年畱意玄理築齋宮於西內居之乃宸衷惕惕惓惓以不聞外事爲憂批決顧問曰無寧曷故雖深居淵穆而威柄不移升遐一詔悔艾尤深真可謂神聖不世出之主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

哭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穆宗莊皇帝

帝世宗第三子孝恪皇太后杜氏生也在位六年壽三十六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

壬子上即皇帝位大赦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命欽天監造元年大統曆

詔以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中

瑞先以諫立修事被杖下獄論死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
亟釋之復爲兵部主事明年正月陞尙寶司丞

丙辰行大禋禮於太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丁巳朔

戊午上御宣治門視事
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吏部奏通政使樊深都給事中邱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
用敬左給事中陳瓚給事中吳時來周怡沈東顏存仁趙軌
張選袁世榮御史何維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檳凌
儒申仲王時舉馮恩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紳董傳策劉
世龍唐樞寺正母德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
是日遂除瓚時來於吏科軌禮科世榮兵科儒登高浙江道
檳湖廣道錦維柏河南道仲山東道時舉山西道紳傳策刑
部俱原職餘皆以次擢用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
致仕如尹相魏良弼俱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司參議馮恩大

理寺丞母德純劉世隆俱尙寶少卿未幾復除周怡沈東於
吏禮科

詔命恤錄建言死事諸臣

吏部言諸臣中建言死者其等有二戮死者爲一等應復職
贈蔭厚加諭祭若員外郎楊繼盛左中允郭希顏錦衣衛經
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
若太僕寺卿楊最編修王思給事中薛宗鑑何光裕裴紹張
原御史浦鏊曾紳葉經主事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敘凡
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屬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左侍郎
唐胄都御史李璋學士豐熙修撰楊慎編修楊名檢討王元
正贊善羅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都給事中張紳張侃
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啟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二

朝方一桂員外劉魁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
僉事章綸凡二十八人至如尙書熊浹諫止仙亭御史楊爵
彈擊權倖二臣無罪止黜然其忠義風節爲世共仰又當與
杖死者一體恤錄上從其議於是贈浹少保仍賜祭九壇謚
恭肅繼盛希顏鍊允繩各賜祭一壇又贈繼盛爲光祿少卿
謚忠愍蔭其子應尾爲國子生希顏子禹臣仵瑜子寶俱錄
爲國子生明年二月又以御史郝柰之奏詔建繼盛祠於保
定府賜名旌忠令有司春秋致祭

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曰定志二曰保位三曰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
儉七曰攬權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

丙寅上始釋衰服素翼善冠麻布袍素腰絰御宣治門視事

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享之制

禮部遵詔議上一郊祀之禮謂天地分祀昉於周禮圓邱方邱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為分然皇考之更制即太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太歲仍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地祇已從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一祈穀之禮謂禮稱元日祈穀於上帝其詳亦不可考國家先農之祭即祈穀之遺意自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皇考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未安臣等竊以為宜罷祈穀之禮止於先農壇行祀為當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並行耕籍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行一大享之禮謹考祖宗朝原無此禮嘉靖十七年皇考舉明堂大典以季秋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諱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每歲惟於禁內玄極寶殿遣官行禮亦未嘗於郊壇親祭也臣等議得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但自皇考祀睿宗則為嚴父自皇上祀睿宗則為皇祖若今日仍奉睿宗配帝似與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

安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一社稷之禮天

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大社大稷而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祖宗朝皆無之國初大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句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庸別議至於西苑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為止宜照舊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罷一陵葬廟祔之禮我國家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惟元配始得升祔恭惟孝潔皇后為皇考元配禮應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先年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未有本室暫祔奉慈殿側以事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以祔廟又奉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並配非祖宗舊制若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四

因孝烈皇后先祔而使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況孝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皇考升祔太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於別所仍於皇考發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后梓宮於永陵與聖母梓宮同日祔葬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當以次列祔其二后尊諡乞敕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冊寶庶名分正而典禮全矣上以禮官會議允當命如議行之

命修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恭上尊號加諡元配李氏為孝懿皇后

尋定孝恪太后享祭供膳儀以孝懿后祔其歲五享及薦新忌辰行祭悉準孝穆太后制日膳如太廟奉先殿儀又諡裕

世子爲憲懷太子藍田王爲靖悼王追封長女爲蓬萊公主
次女爲太和公主

禁民間放鎗

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葛守禮等

兵部右侍郎郭宗皋都察院副都御史林雲同右僉都御史
曹邦輔布政使鍾卿副使曹金立敬僉事謝廷蒞等俱起
補

復除吏禮科給事中周怡沈東原職

禮部請立皇后太子

上曰立后事可行皇子年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罷西苑兼督部臣

先是先帝於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總督倉場戶侍郎同司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五

禮監督理農事收其子粒貯恆裕倉以供大祭案盛至是禮
部以禁地農作出入非便宜止令該監督理少存重農省艱
之意其戶侍督農舊衙宜省從之

建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

初金以修煉貢緣真人陶仲文于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
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文彬申世
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及
以金石藥進御倣得選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
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至是以道詔逮鞠皆伏法

戶部尚書高耀等各以考察自陳得旨高儀等供職耀致仕吳

三樂趙鎧改用

黜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大任姜儆

刑科都給事中徐公達言二人前以御史訪求法秘蹤致清
華今方士劉文彬等已正法二人不宜追罪吏部覆奏大任
等原奉旨訪進法士似無希覬但巡按時甚有物議宜黜得
旨革職開住

奪徐果職

果以官匠修建厯工部尚書至是以考察自陳下吏部議都
給事中王元春等劾其以匠役官正卿子文燦傳陞錦衣衛
指揮世襲皆濫名器壞政體並宜黜吏部覆奏從之未幾太
監李芳發其修葺溝橋侵銀事逮付法司追贓發遣

鄧懋卿有罪戍邊

初懋卿任刑部侍郎與大理卿荆案皆諂附嚴世蕃奸賊狼
籍嘗以巡鹽都御史徧歷郡縣所至騷擾及橫索有司饋遺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六

無算貪黷恣肆士夫側目世蕃敗有司籍其家嘗寄案數萬
金事頗洩懋卿復給取案金二萬案抵罪詞連懋卿竟坐充
軍

詔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

革道官金中剛等太常高士職號毀籍仲文墓碑坊牌田宅
並收中剛及陶世恩玉印五牙印一銀印一銅印十
徹西苑大內高玄等殿闔明等閣玉熙等宮

諸亭臺扁額各建齋醮宮殿初議盡毀禮部惜其材費請止
去扁從之

己卯萬壽聖節免百官賀

以皇考梓宮在殯也免各王府及天下諸司進表慶賀

黜吏部都給事中胡應嘉爲民尋以原職調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於先朝拱頗銜之至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憤謫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大學士徐階郭樸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首犯禁例擬旨黜之臺諫諸臣疑出拱意謂拱修故怨挾階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章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等交章論救階奪於眾論亦自悔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階上之嫌隙從此開矣然應嘉爲人傾險奸士論亦薄之

陞張居正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殷士儋爲翰林學士掌院事陞海瑞爲尙書司丞

命科道官王治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

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給事中張憲臣劾之得旨詔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七

書所載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道官查理未載者不得概查敏等勿論至六月治等上清查數因劾內官翟廷玉馬尹等乾沒之罪詔屬司禮監治罪

詔因秦溝開新河以漕

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總理尙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澗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開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碣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放故道臣等仰體

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卽欲潛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漁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之餘微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墮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能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隄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衡議上曰可乃鑿舊渠深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八

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導之出飛雲橋使盡入秦溝自甯城至赤龍潭又五十里凡爲開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盡通河工成衡又議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隄界新河是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隄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又於曹縣上下築樓水壩修掃壩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皆從之於是敘治河工加衡太子少保進俸一級八月工料左給事中吳時來論治河未審者三其略曰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

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宜急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究以南費縣鄒滕之水注焉以一隄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儲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隄益以啟閉之開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慎也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汪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朱衡計處以聞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向書衡故多大言昔既弄彼三沽而爲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許雖兼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河西隄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也今欲開新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勑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賁樓至龍溝城未易稱塞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於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暨芻裏溝諸處爲溝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

而去沙河又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由之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開塘築隄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畱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馬家橋開旋就傾圯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鄒臣巡按御史提問且誠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蹈前轍而都給事中馮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田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隄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匯下流以西注既濤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勝則懼衝旱則俱凌此中流之患可慮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丈啟閉之節蓄洩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上下地勢居高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上命以其疏示衡令熟計衡執前議合決河深廣之而增卑培薄於是新河就而西隄亦成三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又言新河勝舊河有五利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滯則洄故漕以東皆有水匯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壅此先臣宋禮之紆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

陽湖爲蓄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雷城其湖地退難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

二月定遼東總兵四時駐劄

從遼東巡按李叔和奏也言遼東一鎮三面鄰虜而以河之東西爲界春夏秋宜備河西冬河冰既合宜備河東總兵官爲全鎮保障當審緩急策應今乃坐鎮西河而以河東委副將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其虜掠不爲之所是秦人之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銳之卒豈眞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土

隆冬之時移鎮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兵部覆奏從之

贈故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諡端簡

賜祭二壇遣官造葬復以巡撫鳳陽時禦倭功蔭其子履準爲國子生

賜諡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爲襄敏吏部侍郎董圻爲文簡兵部侍郎陶諧爲莊敏

冊妃陳氏爲皇后

以登極加恩提調講讀及侍從藩邸諸臣

陞大學士徐階子瑛爲尚寶少卿加大學士李春芳郭樸俱少保舊講官大學士高拱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陳以勤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內閣辦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殷士儋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其餘王凝尹樂舜劉奮庸吳自尚周維藩吳自成等陞陟有差階等具疏辭恩命上各加褒勉不允辭

釋原任四川按察司僉事趙祖鵬爲民

鵬初爲編修結姻權貴頗爲士論所鄙及罷官族人趙馴訐奏祖鵬作詩謗訕自以宋代子孫僭擬踰等及侵奪寺宇田地諸不法事詔徵下獄論死至是刑部奏以語言妄誕坐重辟不無可矜遂釋之

議錢法

戶部奏錢法之弊有三嘉靖初稅課皆徵錢俸給貿易皆資錢其後鋪戶濫取惡錢以充俸鈔及稅課專徵銀又民間止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土

用制錢不用古錢於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疏闊私鑄者多真偽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謠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宜禁僞錢及濫惡其本朝制錢並先代舊錢俱宜聽民開兼行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重者罪之詔從其議

加恩藩邸侍衛直宿報事廠衛官校

朱希孝孫鉉張大用李永譚宏白一清各蔭陞有差

加恩內臣

司禮太監黃錦加祿二十四石蔭一弟姪爲錦衣指揮僉事從龍太監梁鈿李芳加祿三十六石各蔭一弟姪爲錦衣指揮同知王木馮保等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辭新命爲姪

浦乞復都督銜仍僉書錦衣衛事下兵部議會錦死得寢已
太監滕祥等復爲浦奏且乞授其姪保等六人爲錦衣官爲
錦守墓仍令斌等三十人充御馬監勇士以示存恤上皆許
之科道嚴用和管大勳陳聯芳張楨等交章言浦前以不職
罷不當復而保等欲藉守墓冒官職斌等以廝卒借勇士名
糜廩餼皆不宜聽兵部覆請得報允

贈故副總兵黃演爲都督同知

先是虜犯延綏小芹河演死之至是以科臣請卹錄命立祠
享祀加祖職三級蔭一子正千戶世襲

裁革內府匠役工完陞秩官

此太監李芳奏也時冒御者以百數吏部議謂用閒住及裁
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後有貢緣乞陞者聽部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參治從之是年八月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六百六十二
員有逃亡者虛其數量擇革內堪役者補

以景雲殿奉孝烈皇后專祀

尋更名弘孝殿

罷玉芝宮歲時享祀

日供膳如舊初先帝特建廟奉睿宗升祔太廟因罷其祀四
十四年舊廟柱芝更名玉芝宮欽定祀享禮儀命日供膳如
內殿歲暮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上卽位詔下禮部酌
議禮部議請罷免止存日供之膳上以出自皇考孝思復命
詳議儀等乃極言我朝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
祫則止行於太廟大小節辰及列聖考妣忌辰則止於內殿
未嘗有併祭者國有大事或告於太廟或告於內殿亦未嘗

有併告者今於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列聖皆一
祭一告而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先帝行之則以爲豐於
禰廟未爲不可今睿宗於皇上爲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
遠而列聖近而先帝皇上將何以處之至於日供之膳則有
可言者謹考南京奉先殿原奉太祖以上列聖神位迨北京
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
安神位之所而特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爲睿宗
原廟近又設有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如舊奉
設而悉罷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並有事奉告之祭上從
之然南京奉先殿乃高皇帝聖靈所寓又遷主於北故仍存
日供以見如生之意今以睿宗視之則有閒矣故議者謂玉
芝供膳猶爲贅云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古

起趙貞吉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戶部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數目略
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臣等仰體皇
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敕監寺衙門永爲遵守
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奉行得旨各項錢糧依擬
減派各該撫按其嚴察有司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酌定昌平密雲糧運事宜

先是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派漕糧徑運該鎮邊軍便之已而
運軍告困仍改通倉空運奸商猾吏因緣爲奸米至腐爛不
可食總督劉燾請復改運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空運則蠶
弊雜出爲邊軍病徑運則轉般甚難爲運軍病宜通融立法

自今年爲始將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赴兩鎮自後
年分循次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
至牛欄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
陸路交車戶接運仍付各運官上納從之

三月戊午夜木星逆行守亢宿

降原任光祿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禮科給事中周世選劾工部尚書雷禮以私忿中傷廷
言出爲僉事且列禮罪狀宜罷禮奏言廷言推陞左吏部非
臣所能與緣世選與廷言及胡應嘉爲朋比死友每聚坐夜
分雌黃時事動詆先帝營建謂臣逢迎其他指摘皆不根請
與世選廷鞫以明心迹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楊博等覆奏
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紀儒臣乃猶以外補爲嫌舉動乖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五

刺非清朝所宜有宜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山陵重事正
屬經理不宜聽其求去上命降廷言外任而畱禮視事如故
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四事

一議宗廟之禮以隆聖孝謂先帝追崇獻皇大備尊稱誠萬
世不刊之制至於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有當議者蓋獻
皇雖貴爲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
帝並列雖視爲武宗之叔父然營北面事武宗而今乃設位
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與獻皇廟廟之後
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爲獻
皇附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遷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
惟陛下敕廷臣博考詳議務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
帝大孝二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三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

業四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章下所司
提督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

一兩京主考官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貢一同考官宜令廣
取正備卷如未稱責令再閱或付別房覆校主考仍自搜閱
落卷毋避嫌壘一初場分經收校閱二三場宜更易品訂
毋令偏重初場致遺積學真材一時義體製浮蔓宜嚴立程
式字限五百一揭曉之日宜以中式硃墨卷發提學官查驗
鈐封解部以防偽濫一監生字號宜與生員一體彌封取數
仍如舊額已而御史陳聯芳亦言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兩
京同考閱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學爲去取毋以
考官爲額數分房爲次第禮部議覆俱允行是科去皿字號
監生中式甚少考官王希烈孫挺謁文廟被沈應元等遮訴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六

語不遜事聞逮治爲首七人如例發遣尋改爲民後有旨令
監生編號如舊行將以調停後來也

封杜繼宗爲慶都伯李銘爲德平伯

繼宗大興人以孝恪太后弟封祿一千石累加二百石銘莊

皇后父封祿一千石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辭不允

逾月再以疾辭許之

命禮部酌議一切應免謝疏

議在京文武官遇冊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其聖節正旦冬至
止於丹陛前致詞稱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恩廷謝者俱
不得具本稱謝南京並在外五品以上衙門及各總兵官凡
遇三大節進表慶賀照常例行或值冊立等大禮例應慶賀

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撰表齋進其總督撫按俱不得違例進表稱賀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及各處總督巡撫官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論劾用或軍功受賜邊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廷謝仍許具疏三司將佐等官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即與並謝不得另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為浮蔓之詞不遵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降掌太常寺事禮部侍郎師宗記為本寺少卿

少卿魏承詔袁好禮為寺丞宗記等皆以道流致列卿御史王得春劾其目濫宜罷下吏部議謂宗記等素習祝贊之事請姑降級敘用今後卿及少卿有缺皆於科目中推舉從之

命纂修世宗皇帝實錄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七

以成國公朱希忠監修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為總裁高儀趙貞吉林樹聲潘晟殷士儋為副總裁姜金和等為纂修官

贈故刑部左侍郎劉玉為刑部尚書

賜祭一壇有司治葬諡端毅初玉以大獄罷士論冤之至是以恩例卹錄故有是命

夏四月戶部覆御史劉翹條奏鹽政四事

一調停商鹽言鹽丁積負鹽課奉詔蠲免商人先已報中無從支給宜將鹽課如舊追徵其鹽丁貧乏者別議優恤一議處食鹽言在京官吏食鹽宜令各衙門公處腳價自行關支一清查鹽丁言近者鹽丁貧苦往往竄名軍伍中宜行各督撫將召募軍丁嚴行查勘如係鹽丁不得收伍一嚴禁私販

言權貴射利者指以內監等衙門為名宜行向膳御馬二監今後啖馬涼鹽及魚蛤等鹽止許易買商鹽不得入場販載一切指稱者聽所司擒治其豪右窩藏及皇船夾帶者官兵設法搜捕重則巡按御史劾奏以聞從之

南科道岑用賓尹校等以京察拾遺論大學士高拱

上以聞臣無拾遺例旨下切責用賓等命拱供職如故

詔罷翔鳳樓工

從都給事中馮成能等言也命以紫極等殿財收貯別用陞邱樞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禮部尚書高儀等請冊立東宮不允

重修承慶大典成

進徐階正一品俸少保兼太子太保李春芳郭樸少保兼太子太保高拱少傅兼太子太傅陳以勤太子太保張居正禮部尚書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七

命停止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進獻

從給事中何起鳴言也進鮮船騷擾及太常寺一切宿弊並

禁之

禮部尚書高儀請召見閣部大臣咨詢治道

上報可然竟寢不行

詔復駙馬都尉鄧景和原職

景和在先帝時入侍直贊意頗不樂先帝覺而遠之後於謝

賞疏引馬革裹屍語詔下法司問狀削職至是科道張鹵陳

聯芳疏其忠直無罪乃復職

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從之

一正一真人不當復令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止本身照泰和伯陳萬言例著爲令甲一衍聖公遇有親喪宜令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候服起送承襲服內免其入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參酌禮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止少卿而止秩滿止許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員缺宜於本省或鄰近運轉令刻期赴任一府縣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參政知縣歷二三滿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允行

改殷士儋爲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刑部尚書黃光昇致仕

追贈故新建伯王守仁爲新建侯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九

諡文成賜祭七壇都督周尙文爲太傅諡武襄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諡文定吏部尚書喬宇爲少傅諡莊簡各祭五壇禮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諡文莊祭二壇戶部尚書王杲爲太子少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爲太子少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葬少詹事王佐爲禮部侍郎兼都御史朱方爲副都御史各祭一壇南京禮部侍郎呂柟爲禮部尚書諡文簡大學士石瑤爲少保改文介追奪尚書顏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諡誥命及仆其諡祭等碑奪侍郎張電誥命從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學等言也

平虜衛地震

五月詔臨清廠免漕運船帶磚

詔復故大學士楊廷和等原職贈官贈諡蔭有差

廷和諡文忠贈太保王廷忠諡肅敬肅保諡貞襄皆贈少保梁才諡端肅贈太子太保徐問諡莊裕林俊諡貞肅吳廷舉諡清惠皆贈太子少保曾銑諡襄敏楊守謙諡恪愍商大節諡端愍皆贈兵部尚書孫繼魯諡清愍贈兵部左侍郎鄒守益諡文莊禮部侍郎羅洪先諡文恭贈光祿寺少卿仍蔭廷和一子爲尙寶司丞銑守謙大節繼魯各蔭一子爲國子生尙書劉詔贈太子少保侍郎程文德贈禮部尚書汪俊贈兵部尚書翟鵬復尙書職張漢復侍郎職又以給事中岑用賓言賜唐肖祭一壇給葬之半罷放江西副使汪一中專祠及其子蔭以御史陳省言追奪故副都御史盛端明贈諡誥命勒原任文選司主事閒住

虜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之戰於西山虜遁去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十

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著爲令

降御史齊康二級調外任

初康以高拱屢被論劾疑徐階主之乃疏論階儉邪貪穢專權蠹國狀復言先帝往欲建儲堅執不可及皇上登極階懷疑懼遂屢稱病以營上意又與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春芳亦乞休上皆溫旨答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張樞交章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諸法司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足多者康博噬善類其罪又浮於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復逞辯以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尙書楊博

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乃重謫康而諭雷階
大學士高拱懇疏乞致仕許之

時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奏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持
論稍平者勸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其他詞不勝憤輒
目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尙至請上方劍誅拱巡按御史在邊
方者轉相倣效拱稱病乞休疏屢上上恩禮有加拱終不出
上知拱不可留乃報許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
行人護送

遣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頒卽位詔於朝鮮

六月釋高牆禁錮庶人克獎等

並庶人聰解等家屬還本府有司給養贍米如例

命南京工部解織造餘積料銀濟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戶工二部未解者悉停止應天府仍追徵准明年料價

詔天下暫免決囚

詔革大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時御史陳省劾祥七罪兵部覆言宜罷上是之已而用監丞

劉進得都給事中歐陽一敬諫而更用監丞柳朝仍兼分守

兵部尙書郭乾執奏乃改給朝提督大和山關防不兼分守

乙亥夜月犯畢宿左右股北第一星

紫荊關雨雹免陽和高山二衛屯糧

陞海瑞耿定向爲大理左右寺丞

秋七月陞職方司郎中周冕爲太僕寺少卿

追復吏部尙書李默原職仍賜祭

罷南京振武營諸選募孝陵衛餘丁

凡千餘人分隸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同正軍操備身終勿補
各將官家丁及前尙書李遂調淮陽民兵五千餘人俱散遣
之諸悍卒銷除矣

命侍郎趙貞吉暫攝國子監事

時御史方新追論祭酒胡杰往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
罰異乞並黜都給事中王治等言杰卽無他業已爲人指數
恐其慙於講席得旨改杰別衙門用杰不自安再疏稱疾求
去許之

八月幸大學行釋奠禮

贈故尙書彭澤等官

澤贈少保諡襄毅何孟春贈禮部尙書諡文簡楊最贈副都
御史諡忠節各賜祭葬顏頤壽贈太子少保石金喻希禮贈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光祿寺少卿故貴州提學副使蔣信復其官

復故總制薊遼右都御史王忬官

因其子世貞上書訟父冤也

降太常少卿周怡爲山東僉事

怡上疏陳五事上以爲抗違命降之然其言亦迂誕

增築宣府鎮城

叛賊黃勇伏誅

此遼東鎮臣以計擒者

召譚綸戚繼光入京

吳時來言綸繼光俞大猷皆知兵宜召來京使專督練邊兵
以省諸鎮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才宜於南且老矣綸與
繼光惟上所用故召之

贈故員外郎申良爲太常少卿給事中張達常泰右春坊周鈇俱光祿寺少卿

先是吏部議卹以光祿少卿馬從謙及良等名上上不許復引例奏請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中貴人撓之於是科道王治龐尙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上以從謙所犯比子屬父律終不允惟申良四臣追贈云

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國營尋罷之

兵部尙書郭乾執奏謂國營之制起於景泰經先帝裁革盡復二祖三大營之舊官有定員不用內侍上不聽科道歐陽一敬孫枝韓君恩等各上疏力爭章下輔臣反復言內臣委無國營可坐事體有礙施行上從其言

虜寇薊鎮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由界領口羅漢洞潰牆入大掠昌黎等縣時宣府報西虜黃台吉擁兵窺伺陵後南山兵部以聞上命總督劉燾總兵李世忠巡按耿隨卿東禦土蠻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又遣京營參將陳良佐防護陵寢總督王之誥自雁門還駐懷來巡撫曹亨自保定移兵通州以備之

大學士郭樸乞致仕許之

令馳驛歸初龐尙鵬論樸負才使氣無相臣體上不聽而凌儒復詆其父喪奪情母老忘歸於是樸求去益力章三上乃得允然樸爲人長者儒之尋端力攻時以傾危目之

蔭原贈光祿署丞孫鐔子尙恩爲國子生

鐔松江賈人嘗糾集山陝諸商協力禦倭先帝嘉其節故賜卹今蔭其子

冬十月癸未夜金星入南斗

御史耿定向上明學術正人心疏

時定向尙在南畿未抵大理任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陞卒

陞以奉命勘估皇陵修理工役至鳳陽病卒爲人醇謹有清譽嘗預修大明會典同考會試者二主考應天鄉試提調禮部會試各一訃聞上以陞沒於公事贈禮部尙書諡文僖祭葬如例

逮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巡按御史路楷下獄論死

先是錦衣衛經歷沈鍊疏請誅嚴嵩謫發保安州爲民嚴父子銜之會順總督宣大嚴以鍊屬順殺之適虜犯大同諸衛堡殺掠甚眾順不能禦反縱兵妄殺被虜者冒報首功鍊不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五

平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順亦恨鍊遂與楷謀誣鍊以交通妖賊閻浩句虜寇邊當斬阿嚴氏父子意使參議朱天俸僉事許用中文致成獄鍊竟坐死士論冤之無何順以虜入應懷不能禦又殺平民冒功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楷亦以順黨不能實奏並逮至京法司言順守備不設爲賊所陷論斬楷奏事不實□□嚴氏深德之順竟免死謫戍振武衛楷降雜職邊方用嚴氏既敗鍊以遣詔蒙卹至是科臣陳瓚追論順侵匿振恤銀及盜邊儲銀七千兩路楷與共殺鍊謫戍未盡其辜鍊子襄亦爲父訟冤乃命逮順楷下法司及錦衣衛言天俸用中下巡按御史提妻于流二千里並追其所盜贓銀天俸用中下巡按御史提解來南京問時法司及錦衣衛言天俸用中雖阿順楷意殺

沈鍊然非其本謀不過委靡阿私宜稍從末減得旨有死發邊衛充軍明年四月楊順死獄中

十一月癸亥大祀天地於南郊

親郊之典久缺不講上初嗣服卽命禮官綴葺舊章行之稱快觀云

以海瑞爲南京右通政

十二月河南右參議謝廷蒞予告

賜何塘諡文定復夏言吏部尚書職

復故戶部尚書萬鎰等官

副都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郎中胡璉主事余禎等亦復原官仍加贈鎰太子太保潮兵部侍郎俱賜祭葬璉太常少卿弘化時柯禎俱光祿少卿諸臣皆先帝時以建言得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董

罪者鎰以諫百花酒爲趙文華誣奏褫職潮以勘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郭勳罷弘化以諫採珠採木削籍時柯璉禎並以議大禮廷杖下獄璉禎杖死時柯編伍至是江西撫按任士懋蘇朝宗奉遺詔疏名以上故有是命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辛亥朔

詔允永平海運

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鎮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於計不便卽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糧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兼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

民運及大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還薊州上從之

詔革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

張氏自東漢建武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號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視之魯之子元忠卽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開始賜各真仙觀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奉改爲上清觀元正中始封正一教主真人主領符錄事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張永緒以淫縱聞衛益衰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且隱稅逃役公行吞噬無功有害宜永爲裁革禮部覆守臣言請革其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上從之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美

命擇日具儀以聞

議革浙江水陸官兵

兵部覆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奏浙江水陸官兵應革者八千人歲減兵餉銀一十四萬餘兩止徵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給存留官兵又寧波既設海道副使兵備事可以兼攝其紹興兵備可省令寧紹台分守參議移駐紹興台州兵備僉事兼分巡三府至於寧紹台參將各防禦信地仍聽總兵官居中調度上皆從之

改萬士和爲禮部右侍郎

黜給事中石星爲民

星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熬山之事既不可追酒色之害實當深警二曰講聖學願卽將經筵及時舉行三曰勤視朝願

從此日出視朝以周知民情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願於尋常章奏三日而下兵機之事則不時進覽五曰廣聽納言陛下下詔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言觸忌諱怒而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違聖旨怒而黜之爲民伏望陛下召還二臣俾復舊職仍諭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六曰察讒譖間有一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遂怒目切齒欲行中傷惟皇上深燭其情於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疏入上怒以爲惡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爲民按星所言皆切時宜然事關乘輿又波及中貴自來未有能免者而時論則疑之矣徐文貞稱賢相胡不聞力救也給事中王璽等言內庫之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毛

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其在

內者有四曰鋪墊常例曰守門科剋曰茶果餽儀曰棍徒需索誣騙得旨俱如議行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

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爲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附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熟細梗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以後歲辦止照成化弘治年間例米萬一千五百石鹽十三萬斤上嘉其節惠愛民從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梯卒賜祭葬如例

楊清修剛介生平一節士論與之

論山西石州被虜功罪

先是九月虜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尙留壁石

州聞出精騎抄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又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集議防虜之策階等條上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申軍令重將帥練軍兵繕城堡團民兵處久任廣招納儲人材理鹽法擇邊吏凡十三事上皆報行而邊臣不能用致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後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死者過半皆杖馬筴徒步歸所擄獲多不能盡載往遺棄於道浸尋踰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軍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從王之諾之請趣令西援雖無救於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情歸或頗有所獲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者昧於機宜反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殊可恨也虜既去汾石申維岳始約孫吳兵進戰及虜出岢嵐東北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田世威終不敢戰之諾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天

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倂董噓兒黑里器及他老幼疲弱類以掩襲得之獨方振一與虜遇九月逐虜於嵐縣晉明村稍稱敢戰而已事聞上命奪鎮撫總督等官俸令回籍聽勅而逮繫維岳及世威劉寶王學謨至京鞠之下御史勘實至是御史王漸勘上因劾之諾等罪推振月功下法司會議法司以地方遠近兵力眾寡分別議罰請首治維岳世威寶及總洛學謨債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隆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嵐州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方等收斂不早罪又次之之諾等守南山難於遙制吳失於應援而眾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總洛學謨謫戍邊春芳下賢降三級

之詰降二級聽用吳落職充爲事官管事雲龍宗方時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御史提問以聞振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礪兒黑里器等俱斬以徇時邊臣懼柔忘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乙酉皇第四子生

聖駕親祭先農耕藉田

壬辰開經筵

命大學士李春芳掌詹事禮部尚書殷士儋爲會試考官

取中田一儁等四百人

減江陰縣歲進子鱉魚之數

縣歲例進新子鱉魚萬斤路遠數多不堪上用光祿卿趙錦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无

請自今止貢五十斤餘皆折色從之

改新陞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爲禮部尚書

初貞吉以起廢詔曰侍講讀時年六十餘然氣壯甚議論侃

侃輔臣薦其可大用上心屬焉及遷以南京吏部右侍郎林

嫌代一日上手詔諭輔臣調嫌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

添註詹事府與尚書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

貞吉不允

命鄒應龍唐繼祿龐尙鵬分理各省直鹽屯

應龍總理兩浙福建二運司雲南廣東各提舉司兼理江西

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貴州湖廣等處鹽屯繼祿總理河東運

司陝西花馬池四川提舉司兼理宣大山西陝西四川等處

鹽屯龐尙鵬總理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江北山東蘇

遼保定河南等處鹽屯各給總理鹽屯關防賜之敕

丁未上詣天壽山謁諸陵

庚戌駕還京

三月陞洪朝選鄭世威爲刑部左右侍郎吳時來爲南院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姜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辛酉冊立皇子爲皇太子

上御奉天殿傳制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原職

陞譚綸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內閣已取定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儁矣奉旨易二甲進

呈前三人驗月改長春及沈一貫張位李維禎等三十人爲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辛

庶吉士

丙子幸南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上欣然欲觀階等奏止不聽

是日駕至則荒莽沮濕宮館不治上亦悔之遂命還蹕

命太監李祐往督蘇杭織造

工部及科道孫枝郝杰各疏乞罷遣官不聽 按己巳二月

詔以太監陳洪所呈花樣續發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四工

部科道皆以民力難堪爲言上不允御史賀一桂劾洪惑上

病民蠹政謀利下所司四年二月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

造段匹數至十餘萬工部復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爲易新

派不如責舊逋之爲速上頗然之乃令加派數中惟供御用

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准歲造額六年二月詔遣內臣往蘇

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夏疏請停止不允於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遺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夏四月追尊承天府元佑宮田

宮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千七百餘金至是從撫臣劉愨言追奪之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

贈侍郎王道爲禮部尚書

謚文定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謚文簡太僕寺卿李舜臣賜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祭葬如例

五月令薊鎮練遊兵仍募烏銃手於浙東

總督都御史譚綸疏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乘障日設險然計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散布於二千里之間率畫地數丈而守以一軍虜數以十萬眾攻我一面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車戰不過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軍異召募之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又無馬料自非酌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

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畱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尙以臣與戚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又可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燕趙之人素驕驕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地方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眞定遊擊下民兵一枝眞定等府健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爲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尙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共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於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密雲營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永平兵備僉事三屯營屬薊州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營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禦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三

躡潰入亦願陛下少追罪誅聽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臣等罪安逃哉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烏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勒習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兩者聽惟陛下裁擇疏下兵部主綸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該鎮總參遊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並受繼光節制本官仍受總督節制府州縣官不得阻撓違者聽綸參奏處治給以敕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浙江募寧紹台溫金衢等處烏銃手三千人給善器恤其家屬優其資川付杭嘉湖參將胡守仁原任參將李超將之而北無語

如部議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先是嘉靖初守仁已受封會忌者媒孽其事異議紛然遂見劾奪上卽位始命江西撫按官勘覈向來功狀至是以聞下吏部會廷臣議皆謂守仁勘定禍亂之功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績尤偉當時爲忌者所抑大功未錄公議咸爲不平今宜補給誥券令其子孫世世勿絕以彰

朝廷激勸之公從之

賜原任山西巡撫僉都御史趙時春祭

時春初選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嘉靖九年以建言革職十八年薦起除翰林院編修十九年復以建言革職二十九年薦授兵部主事歷僉事副使巡撫山西被劾去隆慶元年復薦起未及用卒於家時春爲人沈毅慷慨敢於任事又習騎射有將略時重其才都御史王崇古爲請祭葬部議時春四品未考滿以軍功特予祭一壇

詔移改三關將官以便防禦

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爲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牆不守遂與虜鄰三關邊隘皆虜必犯之地也然鎮城尙在內地虜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南

則憂大舉偏老一帶迫近虜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又有套虜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宣武在忻代偏崙之中既有總兵官駐之東西有警便於策應至如老營堡遊擊宜移駐馬站河西守備宜改爲參將駐灰溝營水泉營防守宜改爲守備以便防禦其募軍買馬費請發太僕銀二萬五千兩給之上曰可

原任光祿寺丞胡膏以罪擬死

先是胡膏侵冒官鷄銀四百兩爲巡視給事中楊允繩所劾膏誣奏允繩毀訕玄修先帝怒下允繩獄論死而膏謫四川重慶府通判稍遷同知尋以贓敗至是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其奸詔下御史逮問膏論斬前所侵冒銀還官沒入其田宅服器都察院具獄得旨如擬

令變賣種馬之半

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從太常少卿武金言

六月停差真定抽木內臣

歲令府佐領之給金牌勘合十道

秋七月敕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堯相勘問遼王憲薨罪狀

詔杖有罪內使爲首者發邊戍

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梓學道眾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時吏部尚書楊博向錦衣衛陸曰此君責也陸乃命校尉識認眾乃解臺省不能平交章論奏司禮監問計於徐階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重

言內監合先發庶可輕處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爲首者一百發煙瘴地充軍餘各杖六十充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諳事體調外任

給事中魏時亮言天下有三大患

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告匱也藩封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勅立宗學教之禮養祿厚能振施貧宗者以聖書勞勉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地力有限宜令就近散處或給以沒入閒田使之自耕代祿而花生滋冒者則當重罰削之條優首告之賞此百世計也邊餉莫急於屯鹽近遣大臣經理當令專主塞下久任而責成功今府庫空虛百姓困窮近議盡籠天下貨財悉輸入府內以充旦夕之用銖兩不遺甚非地方之福也但當重舉効之典嚴連坐降

罰之令則恤民足國無遺策矣戶部覆奏屯鹽專主塞下誠分遣初意當如科臣言近來有司不務清賦而但徵撫字之名令奸人得以乾沒宜嚴其禁錢法履行屢罷鉅轂之下尙多阻革宜從民便禮部亦覆行其宗藩一事上俱從之

總督宣大都御史陳其學等上言防秋事宜

言國家禦夷狄與盜賊異盜賊生發恐其蔓延其圖之也當急若北虜乃吾之敵也非吾之敵自古以來中國之敵也當知大勢大機所在所謂大勢者京師是也所謂大機者宣大是也往時邊臣有議復河套者不知漢唐都關中以河套爲急我朝都燕北以宣大爲重宣大者即漢唐之朔方也山西與大同東西聯亘本爲一省大同苟有重兵虜必不敢越山西而東故宣大安則京師安矣兵部覆言其學策可用宜行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美

三邊總督王崇古及總兵馬芳等會查宣大山西榆林四鎮兵馬之數並議抽選之法委任責成務臻實效應用軍餉緩則奏請急則預借本鎮官銀具數抵補得旨如議行

調給事中張齊於外任

齊劾大學士徐階事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階所贊成及世宗崩乃手草遺詔歷數其過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會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背而攻之階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階略不省聞惟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上曰徐階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誣姑調外任用於是大學士徐階疏辯求罷大略言修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煖臣見先帝宸居無所又係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諫止亦無所追其餘三

端如齊所奏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行而臣等遇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開行之力與不力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先帝所頒遺詔草雖具於臣手然實代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淺薄欲於文字之間成先帝之盛德贊皇上之新政是以有蓋愆成業端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先帝之失也臣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開勸諭調維固亦多矣其後事敗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於外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先帝秉公道以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齊之意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才薄德無補聖時當累疏求退矣茲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毛

益何顏立於百僚之首伏乞聖明削奪以謝言者疏入上令卽出視事不必再辭階再疏乞休得允旨左都御史王廷等乃發給事中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時有鹽商楊四和者故與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革餘鹽等數事皆窒礙難行爲大學士徐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父索金蹤迹頗露齊內慚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名蹟亂無狀宜正刑典疏入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鞫實以聞

大學士徐階再疏乞休上許之
命馳驛遣行人護送歸有司歲給夫八名月給廩六石仍賜

誅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傅應嘉

巡撫塗澤民巡按御史王宗載劾奏應嘉受賄縱海賊吳平罪當斬上命卽其處會官斬之

禁內臣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貨

從南京兵部劉采言也

八月雲南叛酋鳳繼祖伏誅

先是繼祖與尋甸土舍鄭茲爭襲參政盧岐疑使使諭解不聽反執殺岐而發兵圍武定府城不克還襲敗通判胡文顯周良卿等兵備僉事張澤死之知府周賁等率兵迎擊於法岡波亦敗滄瀾兵備副使楊守魯等乃大集土漢兵與賊遇於會姜里連戰破之賊潰走至雞羅山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官軍追及之因縱反開入賊中購以重賞於是賊黨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事聞上命賞巡撫呂光洵總兵沐朝弼等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毛

陞楊守魯一級是役也土官助戰效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官縣丞王一心陰與繼祖合約爲內應會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上仍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世仕送監讀書

都給事中何起鳴條上四川茶鹽二事

謂保寧府一州三縣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如嘉靖中舊例改徵折色或解藩司爲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所設甘州茶馬司當爲裁革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并坍丁逃舊者有販納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擾宜酌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墾丁廣開小井以備舊數而保寧重慶嘉定潼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嚴立禁防使奸商不得影射官吏不得誅求得旨允行

虞錄降人白春等

初大同妖人邱富者入虜中教爲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亡命之眾每入寇輒使前驅爲嚮導邊民苦之上卽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等五人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各率眾來歸上嘉之命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於邊外以招降

復誠意伯劉世延爵

世延既廢後南京科道岑用賓等交章薦之世延亦上章訟過俱下吏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有開國靖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大故可棄上從之故有是命

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堯

一省議論謂宜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丁鹽部院等衙門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一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望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一重詔令謂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

不行鈔到各部概行停閣一切視爲故紙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嚴立限期責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一覈名實謂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驚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倖僥倖直者以忤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罕

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尙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乞敕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例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母得概行復職濫給恩典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以爲殿最母得炫於聲名母盡拘於資格母搖之於毀譽母雜之以愛憎母以一事概其平生母以一眚掩其大節一固邦本

謂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逋欠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可也一飭武備謂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才力以撫養關戰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

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

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操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即虜入犯亦可不至大失臣又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以聞於是都

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款一慎政令自今凡遇大政大款先行九卿科道會議仍照閣臣令其參酌眾人見聞稽之本朝故事應否舉行明白具奏更望行止決於一人用舍公平天下一專責成十三道掌道御史於中差大差□道御史內揀用限以一年不得更差使之看詳刑名檢閱章奏一振士氣糾察之任風紀所關宜試事考言察微詢著慎其始進責其後成倡直言敢諫之風抑貪昧渙浚之陋一銷勘合今後凡奉有欽依勘合務要刻期完報若係司道遲延者撫按官參究巡撫官不依期完報者科道官參究巡按官不依期完報者都察院參究一公激揚今後御史復命薦舉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不過七八員或五六員薦詞止以四五句爲率不必長篇累牘應効之人尤

須先其大姦毋徒以州縣府佐等官充數如有薦舉方行而旋以事敗官箴已敗而故爲容隱者考察回道之日奏請黜退一慎防檢御史出進原來卷扛須令有司檢點不得多增行李鄉官往來止將廩米分送不得濫行饋遺一懲貪酷係酷者照新例處治係貪者即非枉法亦嚴行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爲民一端風化邇來以童生而叢毆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司非毀師長連珠偏布於街衢報復讎嫌歌謠遂鉞於梓木宜行所在提學官申明臥碑嚴加飭治疏入上命務著實舉行兵部議覆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尙存六十萬有奇其逃者若能設法清補原額亦可盡復至於團練之法當令各邊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其

一議食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到則必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議施行其一議將言將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遇有虜報移檄郡縣轉相告諭各率鄉兵乘機防守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其一議守城堡言虜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聖

臨牆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得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宜量助之其一議整飭京營言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歲久逃亡者眾見存僅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竄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數報冊有名者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句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從實操練季終會同巡視科道官視勤惰以聞至於大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免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望自隆慶二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後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陟之次第一以考較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之等差但有老弱卽行汰易上曰然大閱既有祖

宗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宜與戎政官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內來聞餘悉如議務實行之戶部覆議固邦本言用財當經理者有十其一言兵餉之費倚辦屯鹽二政廢弛未可遽復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皆令人粟於其邊其一言貴豪隱占人丁逋負租稅一切重役悉苦貧民而吳中尤甚宜敕各巡撫官申嚴法紀禁戢豪強期以賦役均平毋有偏累其一言驛遞勘合詐冒數多宜加檢察各處坐船撫按官不得過二隻外官方面以上京官科道部寺行人中書以上方許乘坐餘悉禁之其一言各府州縣送迎上司不得額外增編早卒及糜費供張其一言士民服用僭侈當痛繩以禮法其一言勸課農桑令崇本業其一言各省錢糧請置格眼號紙歲終類報布政司類報本部以此別其才否其一言京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聖

衛軍士及順天府食糧孤老多虛冒者宜悉查汰其一言奸猾軍民有將田宅投獻王府者宜行有司驗契追奪募民佃種收租以補祿糧其一言各省進解錢糧多被奸徒攪納以致侵欠宜令巡視科道等官嚴法捕戢上命從實舉行

九月鑄給鳳陽管倉主事關防

工部尙書雷禮引疾乞休許之

禮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嫌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覽疏不悅令致仕去然禮在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上初卽位攻之者甚眾及自知不滿於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國之道也

冬十月江西撫臣劉光濟奏以袁州府屬沒入嚴世蕃田土充

南贛軍餉從之

並請寬租額歲徵折穀銀六千四百餘兩後五年九月命以變賣嚴世蕃田產銀兩輸江西南贛二軍門充餉

裁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遼王憲卿有罪削爵降爲庶人鋼高牆

國初洪武中遼簡王植始封於遼東永樂初改封荊州簡王子貴煖嗣六傳至憲卿性暴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隆慶元年以湖廣巡按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追奪嘉靖中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一既而巡按御史邵光先後上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等奉敕往勘具得其實章入下禮部會同多官審治革爵禁鋼刑除世封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星

汰水兵

操江僉都吳時來言京軍之外因倭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宜量畱一千七百餘人分守要害餘悉罷遣諸郡舊徵兵餉銀兩並免編派兵部覆議冗兵既汰而中軍把總等冗員亦當查革詔曰可

十一月獨石邊外三百里襲擊虜騎於長水海子

令江西南贛撫臣協議剿撫萬羊山寇之策

江西萬羊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地舊稱盜藪各省商民嘗流聚其間以種藍爲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劫鄉民羅萬家會南贛巡撫張紳初任遂令萬安營守備董平督兵往捕之兵至因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遂拒敵官兵江西巡撫劉光燾檄分巡湖西道撫諭各兵以紳令追捕益急巡按江西御

史顧廷封遂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紳勇於任事不能與光霽協謀故紛紛至此兵部覆議令光霽紳協議剿之策毋各偏執已見以致誤事從之

令議處恩廕官陞遷

吏部奏恩廕官員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順天應天二府治中俱得轉遠方知府其次者亦宜量陞開散衙門如五府都事得陞兩京太僕寺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順天應天府治中得陞鹽運司同知既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銜填註中書科辦事再加三考得加服俸運同得薦陞至運使及行太僕苑馬寺少卿間亦得陞布政司參政尋旨依議行

命錦衣衛逮閒住太監李芳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吳

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尙書毛愷言芳供事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疏入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十二月都給事中魏時亮上三劄

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愛者在民瘼能爲民紓憂者在郡守今宜慎重其選果有治行超卓者卽陞兩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異一日養士言各省提學官須擇學行兼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酒或量改翰林一曰久任言內外官有能修舉職業□□□□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吏部覆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職務緊要如祭酒巡撫左布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皆久任之資望既深仍量加職級

以示風勸議上從之

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

江西撫臣劉光霽奏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願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遞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十年一差出驛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至

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承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級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

償所好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救之使盜也今募吏充歲加腳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泡爛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卽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難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末僉都御史龐尙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副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囑囑望會卒官民巷哭甚哀光霽繼之奏下可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秋役優免里甲不免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一

哭

以里甲爲差按慶厯間天下初更倭夷廣寇如新出湯火而國家嚴綜覈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蒸民洗然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里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覲覲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愉快至於此然唐楊炎以大厯中科索爲夏秋二稅宋王安石變差役爲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免役法及國初賦里甲錢具嚴法外科索之禁乃事久而弊生今天下理大物博四差編派諸目視國初里甲業且增

十倍矣夫極盛熾豐之候輕重正反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然安所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而里甲之值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令具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善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已之公費外有不敢抗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其數內浮其出求屢而已矣夫人情重於用己之所有輕於用入之所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完

一分若幾釐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亦間有之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蟲臂則鼠穴潰決之端等諸蟻孔後此且千百年於卻慮豈有極哉議時者曰吏各隨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疏爬之不其然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

避之今欲聚斂而謀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一

辛

明大政集要卷之六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爲人博大和雅勤於政事歷官中外俱有能聲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而大祐病竟不起時論惜之

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議薊鎮事宜

光言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遠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用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一

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韃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處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特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懾服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大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並鼓旗幟

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衡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薊騎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然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於臣所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囂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二

關御史便是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等官詳議可否以聞於是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覆議曰繼光所論兵事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二曰設副將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日議班軍二曰清查衛軍三曰句補逃軍四曰廣召募五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繼光練兵犒賞請今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尙未能充實

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逋延宜以時趣納並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畱之本鎮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論議曰繼光所論兵多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卒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卒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為始其失機誤事與避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十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為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三

耳疏入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齡來說

總兵馬芳乞寢已廕為田世威劉寶贖罪不許

先是石州之敗世威寶既下獄論死至是芳有功廕一子千戶芳上疏言世威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致敗遂置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尚可願寢臣廕子之命為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因劾芳恃功黨私兵部言石州之役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尚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令策勵供職而繫二臣毋赦上然之

工部尚書朱衡上節省議

言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乞皇上親發訓辭俯容臣等隨事執奏上是之因命所司督通省費悉如衡言

戶部覆甘肅巡撫王輪所奏禁虛名寬虛稅二事

虛名謂查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者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額以病民者二事有傷天和俱宜禁止上是其言

御史詹仰庇疏請慰問中宮

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疏請時加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遷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卻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眾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四

都察院疏覆刑部尚書毛愷大理少卿王諍等議

都御史王廷言買休賣休律分別犯奸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之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部則為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擬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此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更惟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修理頽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銀一請罷納粟事例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

薦四川閬中舉人傅太內江舉人趙蒙古可備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數查明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自拘提下禮吏二部覆議俱從之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和言也

駙馬都尉鄔景和卒

景和性恬雅好文廢居岷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爲上稱引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蓋戚畹之賢者云

築薊昌二鎮墩臺

總督譚綸言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四百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五

餘里乘障疏闊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三萬五千兩兵部馬價一萬五千兩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要計得旨允行明年二月綸上言築城墩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境百年利乞錄效勞將吏功得旨綸與劉應節戚繼光等陞賞有差

裁革南京遊兵部司並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各一員

從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也

三月改貴州新遷程番府爲貴陽府

鑄印給之

敕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開住

以其子昌祚暫領鎮事候勅明承襲時朝弼嫂陳氏復以疾爲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鎮務遣宣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就陳氏辨驗情實另行議處於是兵科給事中張鹵亦以爲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領鎮事可否俟上裁決上以爲可許故有是命

夏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尙鵬請纂造會計錄進呈御覽

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蹙

民生重困不惟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六

亦不及知也乞敕戶工二部會查祖宗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之校尉廚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漕河之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於項下改填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朝夕置之座右並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絀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撙節而變通之疏下戶部議聞

鑄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五月陞編修王錫爵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廣東叛將周雲翔等伏誅

先是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官軍禦之無功耿宗元御下素嚴乃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於教場雲翔等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殺之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梓以所俘具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梓解紛無略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畱不前按察使張子弘監督無狀乞並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梓等俱住俸戴罪剿賊時雲翔等亡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嶺巡撫張紳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七

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共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禽其倭酋一人從倭百餘人奪歸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禽之捷聞上命陞賞八月論功陞劉燾左都御史塗澤民熊梓俱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督撫如故俞大猷陞都督李錫郭成俱署都督同知餘各陞賞有差

杖御史詹仰庇於關中削籍

仰庇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租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為名陰入私橐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每月備查應畱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查陞下前取戶部銀乃盡以供造鼇山修理宮苑等費使羣小得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為民

禮部覆議儀制郎戚元佐所陳宗藩事宜

元佐言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大破常格早為區處則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仍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定強者劫奪於郊衢弱者竄入於輿阜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開作不典法多園土之煩辟有勅盡之慘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草創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矣國初親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八

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亦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填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宗支入玉牒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今歲供輸之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宗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且國初親王之祿五萬他絹段茶鐵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祿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於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三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久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

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一體任用陞轉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難悉遵行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以調瑟乎臣不揆狂陋敢僭擬五事上請惟陛下裁擇一限封爵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而先帝未允臣謂生于不必限封則可限今國朝歷世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隆矣除初封親王姑就例襲封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所封宜立爲限制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執襲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九

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如慮其力不能謀生宜量爲給貲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之衣巾與各子俱給銀二百兩則或仕或不仕咸無虞失所倘其中更有遊蕩廢業者則譬諸家有不育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如此則出城郭如國之明禁何哉然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蓋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交易憤爭將刑之乎亦一切貸之乎臣謂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法耳今宗室有過不治以有司是導之亂也且問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

所不爲匿名執役甘心捶楚若顯拔搢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一議繼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其守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爲親王之得封謂其爲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耳夫子孫相繼世富貴故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卽以本支奉祠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爲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請自今有絕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卽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臣觀祖廟之制親盡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十

則祧在祖宗且然而於卑屬乃祿及租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爲榮寵合將俸米免給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爲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一百兩出自將軍者八十兩出自中尉者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爲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宗女宗壻除以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服婚資一體聽其自便一

議冒費查得冒妄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一議擅婚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再行覆請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假捏名色人各不同彼既不肯自首而奏鈔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喪殯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今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舊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自便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庶宗室有資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土

之路而國家垂永久之圖矣疏入上下其章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內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容臣等再會廷臣熟議上請宸斷施行上從之

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
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長蘆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一引有奇存積兩浙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長蘆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用常股甘肅鎮兩淮八萬八千九百引兩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兩延綏鎮兩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兩浙七萬四千三

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兩寧夏鎮兩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宣府鎮兩淮一十萬四千四百一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兩大同鎮兩淮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兩遼東鎮兩淮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兩固原鎮兩淮一萬九千五百一十四引兩浙七千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薊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惟甘肅鎮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惟甘肅者三錢長蘆俱二錢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開中以備發邊支用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土

六月兵部尚書趙炳然卒

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閏六月

秋七月造朝殿掛鐘及龍山鐘

先是奉旨預造工部執奏今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宜停止興作以應天心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陛下方當恐懼修省何暇爲觀鐘遊宴之舉即謂朝殿掛鐘不可缺則因其敝

壞稍加修葺取該監錢糧足矣上乃罷鼇山而令更新朝鐘之敝壞者

太常寺卿陳慶請申明部寺職掌

慶謂本寺非禮部所屬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不署名禮部言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為侵擾則戶部之於錢糧兵部之於土馬皆為侵擾矣疏並下吏部及是吏部覆言太常所掌乃祠部一事固不可概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上從之

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諡文懿

景淳為人醇謹以學行聞歷典試多獎拔士論稱之

令沐昌祚為都督僉事暫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御史劉思賢奏以為不便行事故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七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

一懲酷刑一慎議獄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滯言有司牽泥成案憚於平反又多引嫌卻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為伸理至發遣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榜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銜冤茹痛莫此為甚自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實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時疏釋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得旨淹禁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為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八月罷東西巡關御史

令巡按御史兼領其事

命趙貞吉入內閣辦事

釋田世威劉寶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上忽傳諭所司釋之俱充邊衛軍令立功自贖蓋三輔臣意也

巡青給事中宋良佐以四事奏

牧軍勇士太濫草料侵冒太甚牧場地租多逋戶部止以牧馬地租不必奏差主事管理其他革弊事宜皆如良佐所奏又言御馬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然會典云御馬監芻糧官為置場收納是隨地冊設何嘗分內外哉惟陛下斷然以良佐之奏為必可行相等之言為必不可信奏上上命悉如舊行

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

從大學士張居正奏請也是日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古

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諠譁違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觀稱慶以為曠典云

刑科右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旨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吏因公行威舞文析律一則以贓罰為名多受民詞以陰濟其貪一則干譽悅名之士務苛察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一則威嚴恐喝令民誣服而不敢訴一則長吏教化不先使民棄仁誼而死財利故獄訟繁興刑部覆奏報可

冬十月裁革河南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一員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通判各一員沔池縣丞一員原武縣主簿一員歸德汝寧南陽三府知事檢校各一員歸德府睢州陳留封邱扶溝商水沈邱河

陰汜水寧陵永城夏邑虎邑虞城考城柘城十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汝寧府稅課司鈞州稅課局積倉大使各一員十一月令戶部奏開納例銀入數

傳諭令奏元年以來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先後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僅十萬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尚欲補給上曰開納銀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歲戶丁料草鹽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體乾等復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軍折俸布常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計所入不能當所出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言國家備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五

邊之制在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蔚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益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眾矣其今用芻餉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端姑置不問

南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嚮晦不入宮闈其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其四風紀之臣當備員久任其五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益廣言路令匹夫皆得自陳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是非不拘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積弊之習其九而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其十修撰編檢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備書修爲日歷疏上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於是吏部補問禮於南京國子監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因南道御史傅龍論其叩壇請撰左文科道請中宮還位儀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六

不中請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宜阻格不行所指雖有未當儀奏辯奉旨慰留而儀終不安故力求去以儀典禮效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

陞殷正茂爲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田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軍餉兵部以爲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廉使正茂爲之

十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爲民

儀以部糧至京陞南京倉大使意不能平乃託奏文選司員外郎滕伯輪營私不公及僉都御史溫如璋兵備副使何東序眞定知府陳奎賁緣乞陞狀上以儀挾私妄奏下法司逮問法司奏儀所犯宜編置口外詔爲民

令廠衛密訪百官

都給事中舒化等言祖宗設廠衛以捕盜賊訪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廠衛不得與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制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枉設由此網及忠良殆貽善類是非顛倒陛下將安從乎且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眾目睽睽非盛世所宜有也惟上幸追寢成命以一政體安人心御史劉思賢等亦以爲言上俱付所司知之

汰錦衣衛冒濫官旗

黃浦等一千一百一十五人降革減替有差從科道官議也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教習庶吉士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七

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邵永春論劾總理屯鹽右僉都御史龐尙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乞賜罷斥吏部議覆尙鵬才堪策勵宜畱用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畱專事掩飾敢爲欺詐於是博上疏自訟請解職上以博引罪令致仕奪該司官俸半年勒尙鵬閒住屯鹽事務行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

按拱以青宮恩以少師入內閣出筦吏部則輿樞內秉大鈞顯兼萬歷初張居正亦以青宮恩入內閣身都師相口代天言天下震焉蓋職業崇於中書體統尊於公孤儼然周宰漢相上矣

杖尙寶司丞鄭履淳於闕下繫刑部獄

淳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恭默三禩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既懲趙普美從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善類既失於振揚厲階陰啟乎閹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便任私門堅不可破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消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贊夷爲闕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上以履淳假借陳言妄議朝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太

廷懷姦生事命杖一百繫獄

降巡視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尙衣監右少監黃雄者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體日私出徵子錢與居民鬪鬪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旦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旨輒拘繫內侍官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爲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聖治關

繫不細惟陛下幸乞宥松以光聖德不聽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擁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而聚之爲營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尙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於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營兵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合無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訓練各程其能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拜印而命將於閫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上令與廷臣從實會議以聞久之乃集議東閣下惟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營練兵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都給事張鹵言給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九

事中邵廉及魏體明御史尙德恆仍各上疏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尙書霍冀以爲然乃上議曰法未至於大壞者無貴於紛更議有涉於異同者則當從乎眾議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折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當欽承而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於營制之更張而在於將佐之得人操練之如法似皆探本之論臣等參酌羣言竊論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於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十

機每營共爲十枝惟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敕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開未盡事宜聽新任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得旨營制既經多官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奪魏國公徐鵬舉祿米尋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爲民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子曰邦瑞常襲封鵬舉愛其嬖妾鄭氏子邦宣欲立之先使人納賄嚴世蕃所詭爲鄭氏請封已而議遣邦宣送監習禮謀於兵部尙書劉采采以爲不可鵬舉卒送邦瑞邦宣知事不就乃亟具金寶首飾邀誠意伯劉世延於鴛峰寺世延受之密以書賂祭酒姜寶寶疑

不決會有助教鄭如瑾者故爲舉人時頑薄無行至是亦陰入邦寧賄證世延語於寶所寶遂戒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禮部尚書林燦怒不爲報郎官王世懋陰佐之而鵬舉因遂留邦瑞不遣居無何副使馮謙私候寶盡發如瑾與邦寧相結約語寶劾如瑾章下南京法司鞠問於是世延事亦發反移牒至刑部言已與徐氏世懋未嘗與鵬舉廢立議詞甚倨悍吏不敢詰惟如瑾坐革職爲民鵬舉奪祿米一月鄭氏追奪詰命邦寧及其黨罰治有差如瑾既得罪恨寶發其奸乃密使邦寧黨揚言寶與世延同受邦瑞賂爲馮謙所訐而嫁禍如瑾以自解於是南京科臣王禎言世延受重賂於邦寧而爲之畫策寶受密語於世延而爲之駁查皆營私亂法罪當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訊報不詳止坐一如瑾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三

塞責乞並罷吏部覆請令植寶世延同籍聽勘後南京法司希高拱旨坐寶贓千金而爲如瑾辯雪於是寶爲民植世延開住如瑾復官然禎之論寶原無贓私語士論頗未平云

令海瑞仍巡撫應天府

刑科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汙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於片紙尺帛開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

附內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部臣劉體乾執奏京庫錢糧以片紙取之無姓名印信真僞難辨臣責典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乞慎中旨以防欺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以進

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魏國公徐鵬舉卒

南京太僕寺卿殷從儉上言禦侮之策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獫狁而獫狁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出時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議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以犬然臣當講求禦之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導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謀誘求並勸勿殺則首惡必盡成禽矣又各獫狁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三

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良惡使眾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之下別立土官男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獲寇卽他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採行之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張鑑卒

鑑以病篤乞歸得俞未行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節行高

潔士論稱焉

兵部尚書霍冀致仕

先是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給事中楊鎔論冀旨報留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言貞吉有四憾於臣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疏辯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

戶部四十餘日而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處警暫緩旬日尋即舉行此時臣初入閣第附名疏末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何至爲臣所誘趙尙失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銘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蓋自知賊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勇於造無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近臣必待辯明然後請乞骸骨耳願將銘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上覽疏不悅降旨讓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許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三

有詔勉畱而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冀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銘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稱簋盥不飾之義且尙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上手詔褒答是日銘辯疏亦置不問

詔盡復夏言原官仍賜祭葬諡文愍

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贈刑部尙書

鈞爲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

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命應天巡撫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陞僉都御史朱大器爲副都代之先是給事中戴鳳翔疏論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

謠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壯之工食議處驛遞則仇視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疏下吏部覆議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兩京他秩故有是命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拱言宜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禮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關邊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補尙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司屬始兵部司屬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而又議以陞格如邊方兵備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五

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閒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頻年累歲常受苦辛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防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職

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疏入上褒答如議行

三月改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驗封司主事一員戶部雲南江西二司員外郎各一員禮部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川司主事一員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都事一員通政司右參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國子監博士學正各一員太僕寺寺丞一員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佐之

夏四月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樺爲周府宗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重

載堂趙府宙順唐府載壘崇府各如例從河南撫按官舉也鄭府及方城萬安建德等官宗室鮮少各以其教授司之諭行錢從民便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五月調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於外任

初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論時來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及行取及任淺者毋概列名薦中

杖都給事中李已於闕下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吾德言近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俱不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洵洵咸謂陛下詔書不信

無所適從臣竊惜之上怒已沾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監候吾德黜爲民至八月刑部尙書葛守禮等因科臣舒化等疏請而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奏請末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例又無復再問之條乞將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宥已狂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放眾余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裁革廣東巡撫

改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廣東巡撫事先是都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久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居上游之地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美

勢若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騁事勢牽挽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嘗以一提督用之則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則不足況號令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推宜革撫臣復歸提督御史蘇士潤亦言之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充總兵官賜之制敕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等覆奏宣陽侯夫人張氏至滇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兄嫂陳氏兩夫人於公館俱自翊年老多病仍願留滇終養其素助朝弼爲惡者惟將繼未獲爾於是吏部以朝弼子昌祚襲職爲請上許之朝弼罪姑令執送蔣鑑白贖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等陞遷

從掌吏部事高拱言也。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西臨縣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靈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開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係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疏入上答悉如議行

前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從之
合擇遠方有司正官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二 壬

多皆坐有司不肖所致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參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流遷謫者得肆於民上則地方猶可爲也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爲準上從之

迫斥原任巡按浙江御史龐尙鵬爲民

降原任布政李盤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貞元僉事王宇各
二級坐尙鵬等在任時驗解段匹多粗絁不堪故也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大春患浙士剽竊乃以己意割綴經傳爲試題禮科左給事中章甫論其謬妄故罷之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四疏乞致仕許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初謚文隱至是以湖廣撫官稱其公忠亮直物望所歸而隱之一字乃違拂不成之義於治生平未協故有是命
建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黜爲民

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承芳見之疑有奸使收繫鞠問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乃先奏言死者初入內時偃臥無恙因念禁中非外人臥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治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繫者勿問戶科右給事中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秋七月禁章奏浮汎鋪綴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戒有司慘刻用刑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二 壬

刑部尙書葛守禮等言我國家稽古制律例惟五刑笞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卽罪大惡極眾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期又三覆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凡有訊鞫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按官如有仍前照例降級爲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隱者事發並治且律條具在義例昭然而各官數未講讀既不知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教下監司以實舉行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熟讀講解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

摘取律例數條令其覆誦解釋以定銓選次第上是其言
始註選河南山東糧道參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凡到部在三年之外雖稱三年內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病致仕奏可

勒令戶部尚書劉體乾開住

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大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勒開住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燾

以都給事中溫純發其通書賂遺故也

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優詔許之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五疏乞休許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无

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

坤時年八十餘矣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汰歲餉浮甚者

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

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畱者一歲所入京師百餘萬而

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

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

倍於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

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一十萬有奇不足九

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

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

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遽舉第以近年一二鎮

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

年止一萬乃今至一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

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七萬又

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

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

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

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

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

以進惟陛下留神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

賞糜費溢於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

奏上聞上然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城通州河西務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手

九月改南京吏部尚書吳嶽於兵部尋致仕

詔先帝時建言被譴者毋得概行卹錄

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先朝以大獄得罪故吏科都給

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

職聽用俊民賄官廕子至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

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到部承廕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

以爲非宜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行己之私臆恐天下之

人直以悖逆爲當然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

心以開久塗之耳目疏入上曰大禮斷自皇考可垂萬世諫

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乃不加甄別盡行

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

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炳當先帝時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世蕃既已就戮而炳乃得保首領以富厚遺子姪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家獄既具刑部乃上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戚里按匿家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賊匿嚴紹庭於家狡獪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會三法司議開棺戮屍削奪官爵籍沒其產追贓還官諸疏內有名者如炳弟大常寺少卿煒宜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遠戍邊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罰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發原籍爲民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二

三

充軍

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興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能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略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

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是之

南京致仕戶部尚書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

嶽歷任南京吏禮部尚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人風士論重之

詔祀故禮部尚書歐陽德於鄉

時江西撫按官言德文章行業爲世所重其門人後學相與祠而祀之宜詔有司歲時舉祀以從人望禮部覆請上特允之

命以方士王金等獄詞宣付史館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

明大政集要

卷六十二

三

思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謂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畱不美之名於人間伏望敕下法司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發給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誣於後世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奏金傲文彬世恩守忠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人世文稱習兵書亦非正術俱應爲從論第世文未冒陞賞守忠入京未久稍宜末減發原籍爲民金傲世恩文彬可編置口外所流妻子應赦歸詔如議

詔復京營舊制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而用三文

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部覆如純等言請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參遊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冬十月許加派江南兵餉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裁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問明言各兵業有安居遺之適以滋盜乃復命從議選畱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主客兵二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主客共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沙王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銀十二萬一千有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宜稍加派以安眾心事下兵部請畱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上報可

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

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娶增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胡女與之甘心焉那吉志心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酋於中國亡繫也總督都御史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餽飭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優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重

要束陽申其抵牾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

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邊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眾而吾以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老傷孫突南走計中國患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眾南叩邊索之邊臣言把漢那吉已部送北京乃予官職收養今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引兵卻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重

職貢祈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爲主置爲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遣於是繫逃逆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吉勒令南京禮部尙書吳山南京刑部尙書黃光昇致仕

是時山與光昇皆以時望起用方屢辭待命未卽之官給事中韓楫等以爲遷延不敬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吏部覆議山等果病則人已殘廢亦難適用故並罷之時謂楫專承望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詔京營協理大臣設館教習勸習以儲將材

從御史趙可懷議也

掌都察院事大學士趙貞吉疏止科道考察

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躁妄上千聖怒以致嚴論今因此一人遂波及諸臣並及四年以前眾心洶洶人人自

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概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阻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也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嚴致黨人之罪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於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是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願收回成論特加寬赦疏人上報已有諭

詔准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奏縉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彙

親裁且肅府初封甘肅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卽選擇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上不聽竟封王蓋太監陳洪入其賄爲與援部議不能奪也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請與都察院同考察京官

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部事考察科道奉旨專行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爲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事上是之於是奉旨與都察院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給事中鄭大經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政劉思賢何其賢張樞周希旦浮躁淺露者八人給事中陳瓚王謨劉東星岑用賓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校傅寵才力不及者十人給事中顧弘潞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賞趙嚴周以敬王圻顧廷對張問明高甲得旨黜

降如例

十一月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

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橫以議改京營爲變亂奏保嚴清爲欺罔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五月內乞歸展墓未得方擬再疏會大學士以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虜警臣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畢大祀禮成百工休沐計披悃誠辭未及撰而韓楫之論劾又至矣夫楫言官也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拱意不合益拱欲藉手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在考察數果何人以此言告之乎楫又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彙

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上以拱權太重故重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尙喋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彌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任以樹眾黨使後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爲例上手詔令貞吉致仕賜馳驛歸

命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葛守禮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左侍郎孫鏗卒

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俘

初趙全與邱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伏誅邱富叛降虜全懼乃率其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富降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田作招集中國亡命頗雜漢夷居之眾數萬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爲酋長邱富死全等益用事數引虜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麟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制度擬於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亦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毛

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爲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畱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爲質乃得全等於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等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

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詔改部屬爲科道官

改授主事張思忠等給事中侯居良等爲監察御史思忠宋

之韓俱吏科宋應昌李貴和俱戶科程文紀大綱俱禮科蘇民牧烏昇俱兵科丁懋儒陳三謨俱刑科張博劉伯燮俱工科居良浙江道任眷元江西道周思充福建道暴孟奇河南道桂天祥山東道陳文煥山西道舒龍陝西道行人李采菲四川道杜化中廣東道大理寺正王元貴李純朴俱廣西道汪文輝張憲翔俱雲南道蘇民望馬三樂俱貴州道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時科舉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而士爭門入都指揮王國光呵止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又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縣有素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於是南科道官有言吏禮二部覆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吳

二人中試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俱以不職調用奏報可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銘

從其請也明年正月以十區賜慶都伯杜繼宗十五區賜固安伯陳景行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隆慶五年辛未春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麟等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與觀者宴於禮部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貪酷者下御史按問是年不謹內有副使顏鯨人異之隆慶改元後屢經薦剡詔復其職至辛卯將起用而告卒矣賢者悼焉

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詔百官及來朝官朝東宮於文華左門

從大學士李春芳等請也

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十

皆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其末言大臣任已獨斷即有闕失孰從問之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要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滄厚之俗章下所司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勒令原任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冠帶開住

時來已調雲南副使矣都給事中韓楫劾其不職吏部覆奏

如楫言故落職

以舉人趙蒙吉爲國子監學正

大學士貞吉弟也先是祭酒姜寶特薦之乃授是職

刑科左給事中曾東光開住

先是東光以言事狂悖不爲公論所容所論亦竟報罷東光

益快快遂發狂疾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言東光疾作不能供職請回籍調理上特黜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皇親李旺

計二十二頃八十七畝

冊封皇四子玑鏐爲潞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取中鄧以讚等四百人

三月冊封王氏爲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容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都給事中韓楫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

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敕吏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

祖親枝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二

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郡縣主已故者一體

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覆請

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推用詔報可

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一正體統謂按臣不當令屬官考註藩臬二修本務謂肅官

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冤滯宜力舉其職諸細故毋得侵三慎

訪察四簡受詞五完勘合六公舉劾無論出身惟覈名實又

必無俟出境以啟他議七覈查盤一委官毋過三處八倡節

儉上嘉其議令從實舉行

廷試賜張元忬劉誠鄧以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踰月改趙用賢趙參魯吳中行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起致仕禮部尚書楊博高儀於家

高拱奏博可任本兵儀可任東宮輔導及實錄副總裁請令
二臣各以原官典司前務故有是命
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先是總督王崇古言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
且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答
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姪而凡慎擺腰永邵卜哆囉
土蠻等酋又多其本統親支也俺答於諸虜爲尊行力能合
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
焉第俺答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
善而內親王台吉適王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
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即不來則失俺把都酋
之助其勢自破姑即今秋入寇但能整遼左不敢南窺矣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三

俺答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
言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息邊民
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
惟陛下與諸臣計之耳發譯字生一人赴臣所候其表至譯
之無觸忌諱乃敢奏章下兵部言事體重大崇古所奏獨憑
一二夷使之言未有僉同之慮宜更會鎮巡詳議乞封通貢
用何規制封疆內外用何界限開市有先帝明禁可復行否
卽如今議已要我不燒荒不搗巢他日復要我不修邊不設
倘橫索難繼之物人心玩愒卒有意外之虞何以善後務計
萬全然後候請旨集議恭候宸斷至於邊備宜益加謹其搗
巢捕虜姑暫停止以候議定時都給事中章甫端等亦言國
家大計講不厭詳乞敕崇古毋徼近功而忽遠慮且崇古威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四

名久著宜加秩久任以責成功上皆然之於是崇古等奏上
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
中俺答擁眾入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將兵出塞無功懼患潛以金幣媚
虜仍許請開市以逞已責當是時開市之請非虜本心故不
旋踵而叛盟肆掠先帝震怒始置於辟嚴爲之禁明旨具在
臣等敢冒請以千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
固多殺掠乃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
苦之是虜固非昔之強也頃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闕
下復約其弟姪並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
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刺蠶食西番慮我軍
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
復請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元廣寧互市之規此
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先帝在亦必俯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輒聚灰塞
門乘城之譏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
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
不能逆覩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
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遵先帝之
禁旨責虜詐之難信卽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卽以遣降之
恩不犯宜大土蠻及三衛必歲糾俺酋父子爲聲援以窺薊
遼則吉能子弟實免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
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
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而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

守不猶愈於終歲馳驚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剋減馬價而稱兵夷酋虜封王亦有大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一議錫封號官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撫賞之費一議歸降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疏下兵部奏請刊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上裁未幾都給事章甫端張國彥給事朱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與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徐文壁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皆以爲可許張洛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爲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李棠極言可許兵部尙書郭乾清於聖議不知所裁條爲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疏上上以爲未當令部臣議以問兵部奉旨再議請以崇古議俺答王號餘酋授部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月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擅出及他事仍執初議且言事在邊疆之臣知之亦惟邊疆之臣能之今日之事以及時內修爲良圖以久任責成爲要務又言套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上允行之諭崇古悉心經畫務求安安仍督率鎮巡官等益嚴武備不得懈弛以致疏虞於是封俺答爲王崇古等又言會議封貢與原議未合者三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既尊而不與封職之榮入貢之賞必發憤而爲寇他日糾俺答窺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大故封貢之議吉能不可獨拒一也嘉

靖初吉囊盛強爲九邊之患自吉囊死且二十年部落既分生齒日眾而各鎮又多畜丁壯搗其巢穴終歲不能寧居其所需於中國者段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炊爨之需今與之衣而不與之器虜衆何能自贍或謂鍋爲兵刃所出不可資虜不知虜雖得鍋不能鍊鐵否則如遼東開原建寧以廣鍋爲市蓋廣鍋不受炒鍊或可倣行此互市之議陝西必不可已二也主兵以養主兵誠不可減客餉專備春秋有警調遣兵馬之費今虜既款則調遣可罷探哨可減其討賞濫賞在臣等自知撙節但守市遣使出入往來非此無以示好故臣請於客餉中勦支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費或給商販令易貨充市以濟公私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三也章下兵部請行陝西總督戴才勘議可否其廣鍋行督撫親驗戶部覆撫賞動支客餉如議上從之於是授酋虜昆都力哈黃台吉爲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即俺答弟把都兒也於是諸酋解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而中國通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卽以之爲市口有深創矣當是時上告郊廟昭武功至加資帷幄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闢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覩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庭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

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其願則狂獗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資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卻其請而斬使者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或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願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此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懾服百蠻況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之德威於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驁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於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既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句引之黨卽有沈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則我得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弛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敕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敕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廟堂得坐勝之策矣疏入上嘉納之亟令所司議行因條八事一宣府南山一帶如總督王崇古前議不必先期駐守防秋畢日有所贏財另項收貯其戶部年例銀仍令歲給如故以備緩急一各邊城堡惟宣府稍完大同次之延固甘肅則半傾矣宜令官民隨便修築務求堅善一訓練兵馬大操不如小操合操不如分操宜責令守巡兵備官悉心考覈不得徒具彌文一工部軍器多不堪用今議發銀聽各邊自造請下所司評定可否一屯卒逃亡苦於賦重請令各邊以甘

肅爲例屯地久荒者永不起科近荒者十年後起科一鹽法之弊起於有司多派斗頭以致官商多困倉庾日虛宜設法疏通以復國初飛輓之舊一邊軍缺馬俱令籍數上請以憑給發馬價一民亡入虜中者行所在多方招撫若有沈幾密畫不妨徑自酌處得旨依擬仍令從實舉行

夏四月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

工科給事中龍光等請暫停止以蘇民困報聞

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請曉諭今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日端趨向二日崇節儉三日

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上然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

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先是古田獍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九

賊攻劫會城戕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正德中朝威伏誅銀豹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與黃朝猛據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正茂與遷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其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從寇者六百六十餘所正茂之功居多捷聞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其諸有功當錄者命巡按御史勘聞於是遷正茂等條上善後事宜一設兵備參將各一員彈壓其地一設千戶二員百戶四員旗操軍四百人以嚴提備一龍門隘都狼隘牛河三處宜樹柵立堡立營防守一芟伐林箐夷其險阻每二十里建一遞鋪以恤民充之一古田既改爲州夫馬廩給請以桂林所屬柳浦建安橫塘等

驛分撥一版圖既復宜分里隸各鎮殲絕各獍遺田候踏勘處分其復業聽撫獍民編立里保糧則從輕並禁州官科擾改弩一布政司貯軍需宜時加稽覈專備古田無得那借戶兵二部覆奏上皆從之然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自己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證之已捷聞矣其後稍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桂蹤迹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致之麾下六月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械銀豹赴闕下得旨械豹令正法命御史治元等罪並覆桂等功狀以聞遷等有勿問九月磔銀豹並斬其孫扶獍於西市傳首夷方

授陝西舉人呂讚爲國子監學正

以撫按官張祉等交薦其孝廉故也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十

敕督學諸臣兼詢德行

從御史陳文煥奏也

改瓜州土壩爲閘以便漕州

從工科給事中張博奏也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春芳疏凡五上上察其誠懇優詔褒美賜馳驛遣行人曹詵

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漢陽知府孫克弘削籍

克弘者前大學士徐階同邑人也遭其家人孫伍至京師或妄傳爲階所使給事中韓楫宋之韓計欲尋端批根以中階伍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臥內襲執之大索資裝求陪事爲左驗而伍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

謂階子璠等侵盜本府起解錢糧各坐以不法並盡捕階家人畱住京師者雜考治之御史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竟其事執伍等送法司因奏克弘貪緣陞還當罷狀並極言詆階克弘坐斥於是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蹤迹階事爲奇貨矣

六月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
學顏濟寧州人爲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以三品未考滿賜祭一壇給半葬

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冤

並論都御史王廷刑部尙書毛愷等阿黨肆意比附成獄請法司更訊亟爲昭雪已而刑部尙書劉自強覆奏齊所犯絕無事實廷愷追奪原職乃補齊通州判官

令庶吉士趙用賢等同修撰張元汴等翰林院讀書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士

自嘉靖丙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業至是始復故事云

定官生除授陞遷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者率多出爲雲貴兩廣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既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如果稱職則遞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禮部請議定宗藩事宜

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給事張國彥等奏也大略

言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財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數百倍矣天下歲貢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又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今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供輸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吝不變通者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少變是待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於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士

倒施乎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待慶遠諸谷諸王俱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制祿已無定矣永樂間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帝頒祿已變更矣爲今日計國家財力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給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蓋審時酌變爲國家經久之圖莫有過於此者伏望皇上諮求長策容本部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覆如違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卽請大集廷議恭候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法守上報可

詔舉人才德出眾者與進士一體陞取

詔行太僕苑馬寺及運司官稱職者與布按司一體陞遷

按此二議皆出拱意柰之何其不果行也

詔罷膠萊河役

時給事中胡價等奉命勘視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餘里親視其利害也臣嘗潛分水嶺驗問獻祈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汨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聚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用爲渠不知潢源所聚皆以下流壅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三

滯之故設能滲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連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偏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臣請亟罷其事並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勿使今日既誤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按山東平慶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漕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古

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並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爲正題會同都御史李世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瀆水通漕閘道但南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把浪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卽空舟尙不能行況古路溝未能通地脈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兩去沙僅二尺路止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隄約水障沙不知海口之隄用土則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都給事中謂流來之沙旋挑旋壅況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帶水則成稀泥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足恃秋防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秋七月令教職及雜流官得就近地銓補

賜故少詹事黃佐諡文裕

廣東撫按李遷趙煊言佐志行端毅學問宏深故諡

八月旌表順天府烈婦張氏

生員翟思榮妻也夫亡絕粒者二十一日卒科道請表揚之令緝拏指稱吏部驅騙者

先是王三聘輩假稱高拱外甥表姪騙財有證拱自訪獲送刑部問遣至是疏乞嚴禁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定徵賦不及數降俸格

以見年爲止徵當年卽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議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原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若地方凋敝殊甚許撫按覈實定限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取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五

許吉能同俺答入貢

總督陝西都御史戴才因上互市事宜一改延綏市廠於紅山邊牆閣門之外修復寧夏清水營舊廠開市之日列卒守之以防不虞一發延寧二鎮椿朋地畝等銀大小二池鹽課銀一萬兩及陝西鎮椿朋馬價銀五千兩收買貨物待虜入市一發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輸之延寧買馬上皆從之九月山東守臣言安集遼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海島潛住遼人遼東每年勾攝既不可得而山東虛文羈縻終非永圖今議一定分管青州諸城縣分管齊堂島萊州府膠州分管靈山島行棧島卽墨縣分管福山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橫島掖縣分管芙蓉島登州府文登縣分管劉公島寧海州分管崆峒島青島宮家島蓬萊縣分管沙

門島長山島大行島龍磯島墨山島小咀島黃縣分管桑門島三府共二十島遼人附居者皆籍而撫之二嚴保甲保長朔望詣州縣受事歲報戶口之數三收地稅各島見耕地八千三百八十六畝宜比寄莊事例畝量稅銀五釐以備巡察海道備倭都司修船之用四查船隻各道遼人漁販船隻大則稅銀二錢小則一錢二分各輸州縣以備修船敢有擅用雙桅遠泛海洋或近高麗者罪無赦五平貿易遼人既爲編氓宜與土人均平交易不許入夜私交以生他釁亦不許貨違禁物六專責成安緝撫綏富責成海道及都司乃有統紀七修哨船海禁日弛乞令將所造海鵬船十艘遛船八艘及時修理八杜續逃各島安插既定遼人避事亦有續逃者宜令遼鎮重禁金州等處人毋復越海上從之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六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明職掌

上命兵部尙書楊博等再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古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昔監軍之職故職任不分則尸視無代庖之理職任太分又恐非同舟共濟之義今應箕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爲巡按各州縣勘功官所持故設此論以自別於將官不知各處巡撫亦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官自處及至有事乃欲自異得乎今斟酌所議自後沿邊沿海鎮巡官宜令各遵敕書行事遇有地方功罪通查職掌一體酌量論賞行罰其總兵官臨陣有功則敘功在巡撫之上若退縮愼事虛冒錢糧罪坐總兵而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及臨警坐視不共贊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按參劾視失事大小爲差不得概及鎮巡勘事官令隔別差委上從

之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其神主序於先儒呂祖謙之下

詔燬陳建所緝資治通紀

從給事中李貴和言也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崇古及巡撫劉應箕楊綵孟重總兵馬芳趙奇麻錦等陞賞有差

冬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有差

效勞總督戴才巡撫邵光先張惠總兵雷龍謝朝恩等各賞銀幣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七

大學士殷士儆致仕

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資緣入閣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於是士儆請益力上慰而

至再及是始允賜路費銀鈔幣馳驛歸廩夫歲給如例

詔以徐學謨復職敘用

學謨前爲湖廣副使巡按雷稽古劾罷之至是撫按汪道崑等言學謨事皆風聞無實不當罪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一修險阻一練兵馬一收胡馬擬春首發宣大山西各馬價

銀萬兩聽軍前易馬一散逆黨謂款虜數萬仰食板升收穫若招徠太速恐啟戎心宜用間緩圖一積錢糧謂宜俟一二年後虜果無警方可漸損客餉以給主兵一理鹽法謂邊商

報中日算由大商占引抑困之故宜責各運司嚴法禁治一開屯田謂宜移山西屯田僉事於代州專理三關及大同鎮屯務一整器械謂禦虜之器獨湧珠大礮最能及遠乞發工部銀萬二千兩分給各鎮增置疏下所司議俱從之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疏陳六漸

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 按此亦事有必至知言哉

虜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於卓山等處大破之

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酋首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副其他夷器無算成梁及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副總兵趙完等各陞賞有差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六

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炯俱奪職

時給事中雒遵自邵河勘工還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於漕司缺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炯等之罪也至於

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若令季馴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溜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從新溜坐視陷沒方且騰章報功罪滋大矣工部覆如其言故令冠帶閒住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

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科道張書劉世曾疏

請節省報聞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從維薦薦也

命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王宗沐奏也因革漕運協同參將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如糧船到淮後期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暨舵工派母令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另覓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軍諸般壯戶丁照額發運不許募無賴代充仍五船編甲互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得妄行勘奏其撈獲餘米監收官別貯先支得旨如議行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尤

令山西右參政孫枝左參議查鐸開住

時萬壽聖節二臣不肯入賀為巡撫楊綏所劾故黜之

禮部覆陳輔導東宮事宜

先是科道張國彥等議上下部議尚書潘晟覆言獻議雖殊大意有十日慎選宮僚日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簡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欽崇正訓曰躬垂聖教宮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人上請久任左右近侍在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關儲教者在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於燕閒之際質問所業時加訓迪則惟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一月設新寧州

屬廣西南寧府從殷正茂奏也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吏部言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本部更加諮訪亦不拘行取超擢他省不得援例從之

甲午皇太子行冠禮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度支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選東宮輔導官僚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等帳房

革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開始流往宣府邊外與史夷雜處遂因撫之以為外藩然非故屬夷以故往往為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兌奏言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請於近邊開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史夷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平

俾頓老小其壯丁悉聽近邊住牧是東路又設重險以夷禦夷一利也潛消虜謀二利也另堡安插免夷漢雜居三利也築堡規制止可安插老小家財其壯丁帳房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人等為之稽防姦偽啟閉堡門既預弭其跋扈之謀又羈縻其飛揚之志四利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夷與史夷自相依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為外藩車夷既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制馭不可不謹事下兵部已命總督等官遣使詰問真實責令遣還如占愆不發先革車夷撫賞並酌處機宜上是其議

三月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劫安義縣庫知縣曾知經為民署分守方良署俸降一

級

戊子皇太子出閣講學

黜南京管倉主事張振選開住

因禁外屬抗違上官時南戶部尚書曹邦輔奏振選抗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故愴夫之在庶寮者託爲輿援以語言相構肆意排陷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敢恣其胸臆卽未必有輿援者亦皆以違拂爲風采而妄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官望乃曲爲護庇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臂吻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上官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護庇引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三

爲私人者聽部院科道參奏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致仕

先是給事中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上慰問之同官賈待問匡鐸等亦攻之晟三疏求去乃得許按之韓淺鄙狠愎內陷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士大夫多側目視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害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

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於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如海利者入關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皆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管先臣邱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勢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於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三

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閭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於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間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防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海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遷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

於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請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通計船四百三十六艘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並折糧減存班匠等銀解用一議官軍宜分派淮大台溫等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以九人赴運以三人扣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一議防範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天津海口水淺舟膠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糧百石給水腳銀二兩九錢其輕齋銀先期委官由陸路解赴督糧官收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三

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安神明疏下部覆如議於是海運行而議者籍籍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刊滌功止達九河畿藩荒服惟薄海固古聖帝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價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十百人之生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殆難言之矣又廢棄百年事未會而難安顧燕爲皇都獨議漕國家歲漕四百萬石爲京師命而經絡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員官也喉嚨曰員官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口方築隄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

戎然計獨在保漕馬中丞卿有言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遠盡姑爲紓目前計乎蓋其慮也

尙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

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畱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按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爲久不徙官有快快心更相與詆訾之過矣

安慶官軍亂詔械指揮張志學等至京鞠治

志學與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軍糧事愈恨之遂與指揮馬員圖張承祖李舍餘馬應舉等及家奴屯卒四百餘人開城大譟圍府舍欲殺志隆守備楊遇春不爲禁洵洵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尙書王之誥等奏聞乃遣官校逮志學等而赦屯軍脅從者已而南守備太監張引言志隆稽誤月糧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五

激變軍士又擅離職守潛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國法乃並逮志隆於京師訊之

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

疏言前聖體遠和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入日叩頭而出是敢於自尊無人臣之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盡善類一空三也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起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卽於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心腹凡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畱不恤清議益權之重過於嵩而其引用匪

人排斥善類亦甚於嵩七也如副使董文采餽以六白金即陞爲河南參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八百金即取爲東宮侍班因權納賄賄迹大露八也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論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句虜無辜見殺比順精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指千金強辯脫死罪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至於太監陳洪之間住出自宸斷拱與洪密嘗諷令言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惟聖威所致拱乃揚言於人而歸功於己十也疏入上責大楚妄言命調外任按大楚所論內亦有中拱之病者然是時疑者謂出張居正意而受曾省吾指故不數年而大楚爲江右巡撫居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重

死而大楚遂罷云

九卿大臣科道等官並上疏留大學士高拱

時拱辯且辭上已慰諭褒美未嘗聽拱去而諸臣連章保留

識者以爲諂云

夏四月降尙書卿劉奮庸爲興國知州

奮庸自建言後眾排端尋之謂其怨望高拱故言有譏刺及

大楚疏出皆指目爲邪黨給事中涂夢桂乃極詆奮庸而程

文又盛頌高拱摘大楚疏一一辯析之得旨奮庸降調大楚

爲乾州判官時識者謂夢桂等朋比卑諂公犯名義云

應天府丞邱有崑革職爲民

巡按御史姚光泮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原任苑馬卿韓子

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有崑亦入其重賄賄迹頗著吏部請

罷有崑其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逮問具奏從之

詔准魏國公庶子徐邦瑞襲爵

命禮部尙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詔復故總督兵部尙書胡宗憲職

給事中劉伯燮上言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

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淺疏宗憲依附權

勢糜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

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賄賂

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爲邊臣勸宜稍加恤錄故有是命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檢討沈位以奉使冊封舟遇暹寧與鎮等爭道鎮等率諸酋

卒毆位死僨運御史張憲翔以開給事中馮時雨等亦乞盡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美

法以銷亂萌故命巡按及僉運御史逮問如律

五月工部尙書朱衡會議瓜州建開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十四里後徭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

里又調他衛軍屯守許自占田懇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

民籍日減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聘以古田賊平清丈田

畝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

賜虜酋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總督王崇古爲俺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封忠

順王例其二請許貢使入京比於三衛每酋貢使二人總督

大酋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八人貢馬三十匹其三請給鐵鍋

講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尙未可爲兵器器鍋生粗每十斤煉

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易新其四請撫實虜中親屬布
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
以爲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舉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
五不可凌虐驛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內館穀閣略
虜如不逞損威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也今來雖少後必漸
多如水穿寶勢難即塞五也宜令通事代爲之進便吏科維
遵等亦皆言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宜
如崇古議鑄給凡表章俱以印進其貢使入京僉謂不可第
故事夷人入京必欽賜筵宴簡命勳臣以待且厚其賞今順
義王使至邊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給令本領具欽賜筵
宴總兵待之如禮其議廣潞二鍋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以
銅鍋代之宜令總督市給其虜酋親屬及窮虜之賞不可以
印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壬

久宜總督審畫一之法勿靳勿濫如各鎮原議上從之乃賜

己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是時上疾已急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顧之屬託甚至蓋
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庚戌上崩於乾清宮

翌日發喪頒遺詔

秋七月丙戌上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
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九月壬寅葬昭陵

按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改元以來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
作謂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除煩節冗恤困疏冤獎遺逸汰

檢邪供膳減省掖庭嚴肅近侍有犯盡法無貸言官觸怒終
蒙釋遣舉大閱之禮以討軍實申失律之誅以正戎章是以
窮廬大漠之長貢使不絕嘯峒憑林之孽傳車自詣雖言者
數請修御便殿召對故事皆未之許然端凝厚重不殺自威
優崇輔弼羣力畢收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
之教爲長久治安之計蓋清靜化民庶幾漢帝寬仁馭下比
迹宋宗雖享國六年而貽謀宏遠矣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三

壬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三終

跋

吾宗嶽南先生世居州之毘塘距余家十里而遙少時與族人游詢訪先生著述罕有傳者後見四庫提要所載知有明大政纂要一書求之藏書家弗得光緒十七年奉召入都馮仲梓編修光通舉鈔本贈余云視學閩嶠購之書肆見卷中將纂輯名知譚氏故物也余得之喜甚閱卷首有莆田劉氏珍藏印記案提要載萬曆韓修撰序云方壺劉侍郎曾捐俸刻之而國朝求遺書天下浙江採進仍爲先生稿本今刻本不可見劉氏本不知從何傳鈔展轉歸余母亦先生一生心力所在不可泯沒冥漠中有默相呵護者邪攷之前代用國朝事實編年冊白宋司馬溫公稽古錄三李續通鑑長編繫年要錄繼之泊乎明世厥體實繁少可推重先生是書以纂要名固不能如三李

明大政纂要

跋

之詳瞻然事皆舉要論必折衷竊以爲當在豐城雷氏烏程朱氏兩大政記之上先生事蹟附著明史袁洪愈傳爲南京御史時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官門置鐵牌詔勘訊謫雜職其令萬安永豐有惠政任順天府丞以廉能稱撫四川時播州初亂先生獨持撫議謂不忍毒數萬生靈邀上賞見州志本傳其性情正大風節凜然不愧特立獨行之君子此書推詳國是洞貫端委惟熟練掌故所以經濟具有本原而於本朝諸臣賢否忠奸侃侃論斷不少回屈非其人品之高邁而能若是乎今有明一代事實官私諸書雖已粲然大備間取參校則是書亦有詳略互見足資考訂之處其議論親切尤不可掩梓而傳之非徒以振鄉風光族乘也書凡六十卷起洪武訖隆慶後闕數朝則本朝人編年之書大都如此余頻年宦遊苦

乏編摩之暇因以屬王益吾祭酒張雨珊太守於湘中棗既成迺備述其緣起云爾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歲秋七月

誥授光祿大夫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兩廣總督兼署廣州將軍石牀

族人鍾麟謹跋

明大政纂要

跋

二

明大政纂要六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譚希思撰希思茶陵人萬厯甲戌進士官至四
川巡撫是書所記自洪武元年至隆慶六年凡大
事皆編年紀載每帝皆有論贊卷首載萬厯己未
修撰韓敬序有云侍御方壺劉公持斧畿輔捐俸
刻之是此書向曾刊刻今鈔本卷首仍存巡撫直
隸監察御史印則當爲未刊以前藏本其中多塗
乙增損之處似卽希思之原稿也



ZW

21101000541924